二十四史全译

新五代史
全一册
二十四史全譯

新五代史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棟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新五代史
（全一冊）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普棟莊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 48 字數 1,198 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0-3/K・93
定 價 全套 88 冊 12,000 圓
《新五代史》1 冊 15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繫。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錄

顧問 周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陽法魯
主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南史》 楊 忠
《魏書》 《北史》 周國林
《周書》 《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 《新唐書》 黃永年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遼史》 《金史》 曾崇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審 (按姓氏筆塚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維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崇莊
黃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者 (按姓氏筆塚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孟潔 文師華 尹波
王永強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樸 王洪濤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瑞 甘露 石世華
田 曉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飛飛 吕玉蘭 由瑞安
朱小健 朱其寅 朱邦鶴 朱 玖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廉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範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曉明
余讓成
孟美菊
周信炎
胡和平
海毓域
秦良明
袁明望
倪其心
郭松柏
郭聲波
張海青
張賢容
陳小盟
陳東有
陳鴻彝
馮建民
彭久安
葉樹發
雷巧玲
董彥耘
楊麗嬌
鄭文瑞
趙望春
趙飛
劉友林
劉瑛
龍德壽
盧偉
魏達純
蘇文英
龔祖培
李燦卿
吳大逵
邱居里
尚俊生
周國林
胡茜
凌左義
馬幸民
袁敏
徐奇堂
郭盛娥
張文楷
張耕
張艷雲
陳小監
陳捷
陳俊道
曾慶莊
黃永年
喻建生
賈二強
楊世文
解冰
鄭利華
趙瑞全
劉玉才
劉琳
賴玉勤
錢兵山
譚漢生
蘇保榮
李培芬
吳洪澤
何本方
易敏
周勤
段塔麗
高華平
馬秀娟
孫力平
徐郭齊
張立生
張國艷
曹亦冰
陳正宏
陳蔚松
崔文印
曾晉芬
黃壽成
鈕衛星
費國偉
楊玉芬
漆永祥
趙二冬
趙慎修
樊善國
劉廷捷
劉智
陽萬鈞
鮑道蘇
嚴學軍
顧永新
李國祥
吳鴻
何宗旺
虎維鐸
周曉薇
姚偉鈞
唐光榮
馬美信
孫湘雲
許紅霞
郭鳳花
張和生
張猛
曹道衛
陳可
陳曉華
崔玉生
楊洪林
黃鳳顯
舒雅麗
賈燕子
楊玉芬
寧德衛
趙立偉
趙澤光
歐昌俊
劉建梅
劉漢東
韓結根
謝紀鋒
羅超
顧全芳
李夢生
余光煜
武建宇
卓達營
祝尚書
紀志剛
唐建金
馬秋芊
孫雍長
郭士模
郭劍英
張怡青
張萍
曹霜霜
陳芳嵐
陳曉強
崔澐
閔慶定
黃毅
焦董
楊昶
廖振佑
趙伯陶
趙燕
樂秀拔
劉虹
劉韶軍
盧仙文
戴訓超
羅會同
顧志華
李鳴
余和祥
屈超立
周少川
胡迎建
紀德君
唐瑛
馬啓俊
郭立傑
郭撫眾
張昇
張傳重
陸三強
陳乘才
陳曉蘭
崔曙庭
超茶英
黃曉琴
賀嗣真
董恩林
楊海峥
廖強
趙清永
熊焰
劉小文
劉敏芝
劉曉光
盧華巖
薛平栓
羅維明
龔汝富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說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並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实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並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於或小於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佇”、“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佇”。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氷”。
③“毎”、“嗨”、“ IsActive”、“臥”、“歿”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歿”。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於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說明：

鼍（異體字）
廄（規範字）

①“編草結鼍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鼍”指草屋，與“廄”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廄”。“廄”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箴閣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箴”指植物名，即青葑，而“箴”不具有此義，故不改“箴”為“箴”，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箴諸四海襦焉”（《晉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箴”讀 yān，“箴諸”指茂盛的樣子，為固定詞組，故不改“箴”為“箴”，而保留原字。同樣，“箴諸”一詞中的“箴”也不改為“箴”，而保留原字。

齋（異體字）
費（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齋”指懸掛，與“費”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費”。
②“傷誠善之無卒兮齋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齋”指懷抱，與“費”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費”。
③“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齋”通“費”，與“費”詞義不同，不可改為“費”，須保留原字。
④“齋以董棣”《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齋”通“費”（齋），指調配，與“費”詞義不同，不改為“費”，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為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i，指禱，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為“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i，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糅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為“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為“厘”而保留原字。
字。

擎（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擎訪追贖（《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擎”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為規範字“拿”。
②“不聞擎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擎”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為“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擎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楊安傳》）
此句中的“擎”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為“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炤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晝”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二。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為“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炤”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啞（異體字）
啞（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啞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啞”讀 dié，“啞血”指血流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啞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啞”。故將此處的“啞”改爲規範字“啞”。

②“始與高帝啞血盟”（《史記·呂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啞”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啞血而定從。”其中“啞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啞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未將“啞”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別于上例中的“啞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啞”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驅（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駄畜產遠逃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駄”指駄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駄”。
②“至相駄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駄”通“駝”，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駄”，故
將此處的“敘”改為“殿”。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為複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為《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佔《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於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內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為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table>
<thead>
<tr>
<th>體(髀)</th>
<th>岔(毆)</th>
<th>黎(藜)</th>
<th>檜(禮)</th>
</tr>
</thead>
<tbody>
<tr>
<td>瓜(誌)</td>
<td>蓋(蓋)</td>
<td>累(繩)</td>
<td>善(繕)</td>
</tr>
<tr>
<td>腦(頭)</td>
<td>剛(剛)</td>
<td>料(剝)</td>
<td>魚(釣)</td>
</tr>
<tr>
<td>養(養)</td>
<td>話(詠)</td>
<td>婦(婦)</td>
<td>塩(塩)</td>
</tr>
<tr>
<td>豈(怎)</td>
<td>殺(殺)</td>
<td>極(極)</td>
<td>疏(踴踊)</td>
</tr>
<tr>
<td>蹭(蹭)</td>
<td>罐(瓶)</td>
<td>驢(驢)</td>
<td>搜(搜)</td>
</tr>
<tr>
<td>誇(誇)</td>
<td>駭(騖)</td>
<td>攬(兩)</td>
<td>愍(憤)</td>
</tr>
<tr>
<td>嘉(嘉)</td>
<td>侯(亥)</td>
<td>裸(藕)</td>
<td>鎖(鑰)</td>
</tr>
<tr>
<td>醜(丑)</td>
<td>齋(齋)</td>
<td>美(嫩)</td>
<td>路(路)</td>
</tr>
<tr>
<td>弐(弣)</td>
<td>無(無)</td>
<td>滅(威)</td>
<td>析(棟樑)</td>
</tr>
<tr>
<td>榮(榮)</td>
<td>悻(獰)</td>
<td>數(術)</td>
<td>竄(憧憧)</td>
</tr>
<tr>
<td>侄(侄)</td>
<td>僉(姉)</td>
<td>禍(臁)</td>
<td>甦(甦)</td>
</tr>
<tr>
<td>姒(姫)</td>
<td>殲(殲)</td>
<td>頭(頭)</td>
<td>淇(桅)</td>
</tr>
<tr>
<td>普(普)</td>
<td>撫(撫)</td>
<td>瓢(瓢)</td>
<td>鳥(鳥)</td>
</tr>
<tr>
<td>紅(紅)</td>
<td>數(數)</td>
<td>盡(盡)</td>
<td>隙(隙隙)</td>
</tr>
<tr>
<td>登(登)</td>
<td>麗(麗)</td>
<td>撤(撤)</td>
<td>璇(璇)</td>
</tr>
<tr>
<td>櫻(桿)</td>
<td>鰲(鱻)</td>
<td>恐(懼懼)</td>
<td>燕(鴻)</td>
</tr>
<tr>
<td>貓(貓)</td>
<td>鞠(鞠)</td>
<td>鍵(鍵)</td>
<td>腰(腰)</td>
</tr>
<tr>
<td>斗(鬥)</td>
<td>絕(絶)</td>
<td>森(森)</td>
<td>燦(爛)</td>
</tr>
<tr>
<td>陡(陡)</td>
<td>訂(詫)</td>
<td>蛙(蛙)</td>
<td>喱(嘍)</td>
</tr>
<tr>
<td>捏(捏)</td>
<td>果(果)</td>
<td>麥(麥)</td>
<td>睦(睦)</td>
</tr>
<tr>
<td>鈴(鈴)</td>
<td>攪(攪)</td>
<td>纍(纍)</td>
<td>腑(腑)</td>
</tr>
<tr>
<td>蛍(蠟)</td>
<td>銜(銜)</td>
<td>擒(擒)</td>
<td>可(可)</td>
</tr>
<tr>
<td>蜂(蠶)</td>
<td>雷(蠔)</td>
<td>潛(潛)</td>
<td>輿(輿)</td>
</tr>
</tbody>
</table>
另外“秈”為“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秈”作消耗、消耗時可改為“秈”，如“士卒多秈，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秈”可改為“秈”。
“秈”通“秈”指昏亂時不改為“秈”。如“天下秈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秈”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為“秈”，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秈”（《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為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聃”統一為“聃”，“冉丘”、“冉丘”統一為“冉丘”。“晁錯”、“晁錯”統一為“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為“涼”、“況”、“峯”、“兗”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為“長孫無忌”，《新唐書》為“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為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雍、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為“異”、“棄”、“災”、“傑”、“淚”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臥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為“第”之訛，故校改為“第”。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為“俎”之訛，故校改為“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為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為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祇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為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別，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為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錄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為橫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校。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錄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為此，我們以百衲本為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錄、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說明如下：

（一）關於紀表志傳
《二十四史》作為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為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內容一般分為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粱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別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別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看，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閱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為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說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吳志》分為上下兩帙，前有刻《吳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為《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別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书有了可能，成为当时流行的出版形式，因出现了从宋淳化年间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间刊刻的《十七史》。应新体式的需要，记载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间史事而分刊的《魏书》、《蜀书》、《吴书》至此合三而一，并且命名为《三国志》。我们今天看到的二十四史分刊有三种：一为武英殿本，一为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一为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国志》是影印宋绍兴重刻本一仍其旧外，另外两种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从一至六十五卷统一排目，只是文前标题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为：魏志卷一（顶格），武帝卷（另行，前空二）；中华本为：三国志卷一（顶格），魏书一（行末），武帝纪第一（另行，前空二）。我们发现了中华书局所选版本的《三国志》标题形式最适于横排本的编辑。与其称“纪”，而且“纪”的序号与“传”的序号衔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纪第四、后妃传第五。这与其他各史纪与传各自排序号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国志》目录考中第一条已说明：“……惟《三国志》既无本纪之称，并无列传之目……，今考其悉遵魏晋书例，不书纪传等字……”依此为证，我们按殿本去掉《魏书》中的“纪”，这样编排标题，全书就统一了一。《魏书》、《晋书》、《唐五代史》版本形式依次无二，因无注释支持，虽然是例外，也只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开官修史前为后的唯一一部私修史，体例与他史不同，自有他氏的主张，且历代版本都如此，我们也不便改动。

（二）标题序号

由于二十四史中书成书、刻成的年代不同，各版本编排标题的设置、形式甚至同一标题在各本中的具体内容或有不同。暂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标题而言（它有似现代出版物中的章节标题），我们所见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为单一内容的，如纪传部分传主占单卷、志书部分每卷只单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现卷目内容标题；纪传部分一卷多传主、志书卷题下有分级内容的，卷标题在各本中出现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数史卷把这级标题标于文前，有些只在文内；还有文前，文内皆无这级标题的（如《新五代史》列传）。我们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华书局点校本所藏各史粗略统计了一下，全书列传部分把传主之名设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国志》（宋绍兴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庆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晋书》、《旧唐书》、《元史》、《後漢書》、《隋書》；中华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晋书》、《隋書》。志书的状况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诸史中某些志书出现文内标题，中华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这七史志书文内亦有标题出现。百衲本各史志书中各卷文内标题有时无很不统一。此外，还有各种体例不一的情况。史书作为历史遗存，不是一世一时一人之作，出现这些现象都可以理解。但是从丛书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地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為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為“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為“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為“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闑（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為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為“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為“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為：“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為：“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另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為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為六級。

三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為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刪，三本俱無，又沒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只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任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至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說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最初“別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由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新五代史》全譯出版說明

《新五代史》是歐陽修繼薛居正之後所修的紀傳體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全書七十四卷，包括本紀、列傳、考、世家、年譜、附錄六個部份。由於前有薛居正主修的五代史，所以，歐陽修《五代史記》問世後，人們便將薛氏的五代史稱為《舊五代史》，而將歐氏的五代史稱為《新五代史》，或稱歐史。

歐陽修重修五代史的原因大致有二：不滿於薛居正《舊五代史》的雜亂失實；不滿於舊史之義例。他說：“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跡，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蕊。”於是“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由於此書為其私人所修，他死後，朝廷微其書，於熙寧十年（1077年）頒布，與薛史併行。

《二十二史札記》在論述歐陽修撰修《新五代史》的取材問題時談到，歐史雖多取材於薛史，但採徵廣博，並不專門依據薛史所載。五代各朝史料還都存在，可供歐陽修發掘使用。歐史《郭崇韜傳》下有“梁輕”如下，說明除實錄之外，歐陽修看到的還有宜底一類的原始記錄。此外，歐陽修與《新唐書》所用的大量史料，同時也成為編撰五代史的資源。歐陽修還適當採取小傳、筆記之類的記載，補充《舊五代史》所缺的史實。他還注重收集家傳資料，如他在《王彦章畫像記》中提到，訪得“公孫素所錄家傳，購多於舊史”，所以歐史的《王彦章傳》，就能夠比《舊五代史》寫得充實。

《新五代史》開始編寫的時間，沒有明確的記載。從歐陽修寫給尹洙的信中，可以瞭解一個大概的情況，他在景祐三年（1036）的信中說：“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傳，不足以累正史。⋯⋯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並漢、周，修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歳之議。其他列傳書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急，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新五代史》初稿成於皇祐五年（1053），這一年歐陽修寫給梅堯臣的信中說：“聞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在至和元年（1054）寫給徐無黨的信中說：“《五代史》，昨見曾子固（曾鞏）議，今欲重釐改換，未有了期。仍作註，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註尤難。此須相見可論。”這時當是與曾鞏討論之後，又對全書包括註文作了系統的修改。修改本何時完成，沒有明確記載。據嘉祐五年（1060）歐陽修所上《免進五代史狀》，雖然提到“鉅次未成”，“全然未成次第”，尚須“精加考定”；但同時修《新唐書》的人已確知《新五代
《新五代史》全譯

史》已經修改成書，所以當時與歐陽修共同在唐書局的范鎮等人，奏誦朝廷取歐著《五代史》草本付唐書局繕寫上進。因而嘉祐五年（1060）可以看作是《新五代史》完成的時間。不過，歐陽修卻採取了審慎的態度，還要進一步“精加考定”。以上史實說明《新五代史》從景祐三年（1036）開始寫，到嘉祐五年（1060）修改完成，前後歷時二十四年之久。

《新五代史》記事時間斷限與《舊五代史》基本相同。上起後梁開平元年（907）朱溫稱帝，下到後周世宗顯德七年（960）北宋滅後周，前後共計五十四年的歷史。這裏略去了唐末軍閥混戰的許多史事，而對於十國的史事記載得比《舊五代史》更為詳細且相對集中。

《新五代史》是紀傳體正史中除《史記》外唯一的一部“本紀”、“世家”、“列傳”、“志”、“表”五種體例全備的史書，全書共七十四卷，分六大部份。其中《本紀》十二卷，記五朝帝王事；《傳》四十五卷記各類人物事；《考》三卷；十國《世家》十卷，及《十國年譜》一卷，記十國事；《四夷附錄》三卷，記四周少數民族事。它將“志”稱“考”，將“表”稱“年譜”。但嚴格地說，《新五代史》雖有兩篇考，具備了志的形式，但還很不全面，應有的志都沒有，與完善的紀傳體史書在體例上還有的差距。

歐陽修把五朝的紀、傳綜合編排，按時間先後次序排列。列傳部份一律採用類傳的形式，分立名目，多為前史所不備。這是《新五代史》在立目編排上與其他史書顯著不同的特點。

歐陽修記十國事，採用司馬遷在《史記》中創立的“世家”名稱，是比較得體的。他把十國一律入世家，每國一卷，與其後所作的《十國世家年譜》相聯繫，把五代和十國的關係從時間上統起來。

《新五代史》有《司天考》二卷和《職方考》一卷。這是《新五代史》的“志”的部份。實際上就是《舊五代史》的《天文志》和《郡縣志》，其他都略而不志，這不能不說是它的一大缺憾。

《新五代史》的“表”為“年表”，以年為縱列，以國別為橫排。縱列以千支紀年，稱為《十國世家年譜》，實際上是整個五代十國的年表。歐陽修改“志”為“考”，改“表”為“年譜”都是針對“五代十國”的特殊情況所做的修訂。

歐陽修將《舊五代史》中的《外國列傳》改稱《四夷》作爲附錄從《列傳》中分離出來，敘事較《舊五代史》更為詳細。記敘周邊少數民族的事跡，並非以人物為繩，詳史將其併入列傳部份，實屬不當。歐史將其作爲附錄處理是比較可取的一種做法。

歐陽修以“專仕一朝”為標準立五代諸臣傳，被歐陽修列為五代全臣的人物祇有76 人。這部分列傳是歐陽修傳統道德觀念的集中體現，用意在於表彰節義貞烈之士。一行傳是歐陽修為表彰符合某一傳統道德規範的人所做的專傳。另外，伶官和宦官也是五代政治軍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類人物。如五代後唐莊宗，史稱五代豪傑之士。惟其喜愛音曲，以致愛居及烏，無限制地寵信伶官，甚至封伶官為刺史，參與一朝的軍機國政，以致誤國。對此歐氏專設《伶官傳》，並在其序中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中涉及位勢多朝的臣子145 人，其中在梁、唐、晉幾朝均起過重要作用的裴迪、孔循等15 人是《舊五代史》中沒有的人物。

《新五代史》有它自己顯著的優點：

一、義例嚴謹。比如，寫帝王本紀時，所遵循的則例是：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
二、文辭簡約。作法孔子作《春秋》書法，敘事則寓褒貶，行文則求簡約。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說：“不閲史外，不知史之簡也。史書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

三、較少回護之筆。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僅僅參考了實錄和《舊五代史》，“旁考互證”，進行了大量的改訂工作，兼之他修新史之時，已是北宋中期，和五代各朝人的關係已大為減弱，回護之處也比舊史要少。歐陽修更反對讎緯之學，《舊五代史》本紀中記載很多祥瑞、災異之事，歐史一概刪而不載。他取消了自《漢書》以來相沿不變的《五行志》，而代之以《司天考》，專記天象及自然災害，而“不書事應”。

《新五代史》雖以嚴謹著稱，但在材料的取捨上，行文的繁簡上卻有許多不當之處。他為追求簡約，後去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內容，如在本紀中，各代的詔令，不分主次，一概刪而不載，未免有些顧此失彼。另外，書中前後抵牾和錯亂奪衍之處也偶有所見。

《新五代史》成書後，遂與《舊五代史》並行於世，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學者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多採用薛史。宋南渡以後，歐史遂享盛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自此，《舊五代史》棄而不用，而《新五代史》卻獲得至尊地位。

《新五代史》歷朝皆有刊印翻刻。北宋熙寧年間已有刻本印行。以後的主要版本有：元大德《十七史》本、明南監本與北監本、明楊慎評刊本、毛氏汲古閣本、清代武英殿本、新會陳氏重刻本，圖書集成局活字本，覆汲古閣本，商務印書館百衲本等版本。影江安博氏僑樓藏宋慶元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所收；影殿本，《二十五史》所收；影南宋慶元刊本，仁壽本，《二十五史》所收。

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的點校本《新五代史》，是當前的最佳版本。此本以百衲本（影印南宋慶元本）為底本，參校現存多種版本、抄本、註本，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對《新五代史》進行了糾誤補缺。

本全譯本《新五代史》，以百衲本為底本，以中華書局的點校本和武英殿本參校。對於原文中傳主交代不清或層次不明處，則依殿本文字補齊。如卷十四“正室劉氏，次妃曹氏，皇后劉氏……”，不知所云為誰，依殿本改為“太祖劉太妃，簡皇后曹氏，莊宗神 regulates 皇后劉氏……”等。另外多卷的範傳標題加了序號。如雜傳十八卷，原標題為“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編譯時則改為“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十九”。

《新五代史》全譯主編：曾棗莊。譯者：田農、曾廣、刁忠民、郭齊、郭聲波、曾棗莊、李文澤、楊世文、吳洪澤、王曉波。
## 新五代史目錄

| 卷一 | 本紀第一(梁)  | 末帝德妃張氏          | 91 |
|      | 太祖朱溫(上)  | 次妃郭氏               | 92 |
| 卷二 | 本紀第二(梁)  | 太祖兄 太祖子         | 92 |
|      | 太祖朱溫(下)  | 廣王朱全昱           | 92 |
| 卷三 | 本紀第三(梁)  | 朱友誼                | 93 |
|      | 末帝朱友貞    | 朱友能                | 93 |
|      | 莊宗李存勗(上) | 朱友誡                | 94 |
| 卷四 | 本紀第四(唐)  | 朗王朱存              | 94 |
|      | 莊宗李存勗(下) | 朱友寧                | 94 |
|      | 明宗李嗣源    | 朱友倫                | 94 |
| 卷五 | 本紀第五(唐)  | 邯王朱友裕            | 95 |
|      | 莊宗李存勗    | 博王朱友文            | 96 |
|      | 明宗李嗣源    | 庶人朱友珪            | 96 |
|      | 莊宗李存勗    | 康王朱友孜            | 97 |
| 卷六 | 本紀第六(唐)  |                      |    |
|      | 明宗李嗣源    |                      |    |
| 卷七 | 本紀第七(唐)  |                      |    |
|      | 慘帝李從厚    |                      |    |
|      | 廢帝李從珂    |                      |    |
| 卷八 | 本紀第八(晉)  |                      |    |
|      | 高祖石敬瑭    |                      |    |
| 卷九 | 本紀第九(晉)  |                      |    |
|      | 出帝石重貴    |                      |    |
| 卷十 | 本紀第十(漢)  |                      |    |
|      | 高祖劉知遠    |                      |    |
|      | 隱帝劉承祐    |                      |    |
| 卷十一 | 本紀第十一(周) |                      |    |
|      | 太祖郭威      |                      |    |
| 卷十二 | 本紀第十二(周) |                      |    |
|      | 世宗柴榮      |                      |    |
|      | 恭帝柴宗訓    |                      |    |
| 卷十三 | 列傳第一    |                      |    |
|      | 梁家人傳      |                      |    |
|      | 大祖母文惠皇后王氏  | 太祖子               | 107 |
|      | 大祖元貞皇后張氏  | 李存乂               | 107 |
|      | 昭儀陳氏      | 李存昇               | 107 |
|      | 昭容李氏      | 李存發               | 108 |

| 卷十四 | 列傳第二    |                      |    |
|         | 唐太祖家人傳 |                      |    |
|         |                      | 太祖劉太妃         | 99 |
|         |                      | 貞簡皇后曹氏     | 99 |
|         |                      |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 100 |
|         |                      | 淑妃韓氏           | 101 |
|         |                      | 德妃伊氏           | 101 |
|         | 太祖弟         |                      |    |
|         | 李克讓         |                      |    |
|         | 李克偽         |                      |    |
|         | 李嗣弼         |                      |    |
|         | 李嗣肱         |                      |    |
|         | 李克恭         |                      |    |
|         | 李克寧         |                      |    |
|         | 太祖子         |                      |    |
|         | 李存乂         |                      |    |
|         | 李存昇         |                      |    |
|         | 李存發         |                      |    |
|         | 李存發         |                      |    |
|         | 李存發         |                      |    |
新五代史

卷五

唐明宗家傳 .......................... 108
李繼岌 .................................. 108

卷五

唐明宗家傳 .......................... 113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 113
昭懿皇后夏氏 .......................... 113
明宗宣憲皇后魏氏 .................... 113
明宗淑妃王氏 .......................... 113
愍帝哀皇后孔氏 ...................... 116
明宗子 ................................. 116
李從璟 .................................. 116
秦王李從榮 ............................. 117
明宗侄 ................................. 121
李從璨 .................................. 121
李從璋 .................................. 121
李從溫 .................................. 122
李從敏 .................................. 122

卷六

唐廢帝家傳 ............................ 123
廢帝皇后劉氏 .......................... 123
廢帝二子 .............................. 123
李重吉 .................................. 123
李重美 .................................. 124

卷七

晉家人傳 .............................. 127
高祖皇后李氏 .......................... 127
太妃安氏 ............................... 131
出帝皇后馮氏 .......................... 131
高祖家人 ............................... 132
石敬威 .................................. 133
石敬賢 .................................. 133
韓王石敬暦 ............................. 134
楚王石重信 ............................. 134
壽王石重乂 ............................. 135
石重睿 .................................. 135
陳王石重杲 ............................. 135
石延煦 .................................. 135
石延寶 .................................. 135

卷八

梁臣傳(上) ........................... 153
敬翔 ..................................... 153
朱珍 ..................................... 156
李唐賓 .................................. 157
龐師古 .................................. 158
葛從周 .................................. 159
霍存 ..................................... 161
<table>
<thead>
<tr>
<th>目錄</th>
<th>3</th>
</tr>
</thead>
<tbody>
<tr>
<td>張存敬</td>
<td>161</td>
</tr>
<tr>
<td>符道昭</td>
<td>162</td>
</tr>
<tr>
<td>劉轄</td>
<td>163</td>
</tr>
<tr>
<td>董彥卿</td>
<td>163</td>
</tr>
<tr>
<td>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td>
<td></td>
</tr>
<tr>
<td>梁鳳傳(中)</td>
<td>165</td>
</tr>
<tr>
<td>康懷英</td>
<td>165</td>
</tr>
<tr>
<td>劉郫</td>
<td>166</td>
</tr>
<tr>
<td>劉遂凝</td>
<td>169</td>
</tr>
<tr>
<td>劉遂雍</td>
<td>169</td>
</tr>
<tr>
<td>劉遂清</td>
<td>169</td>
</tr>
<tr>
<td>牛存節</td>
<td>169</td>
</tr>
<tr>
<td>張歸霸</td>
<td>171</td>
</tr>
<tr>
<td>張歸厚</td>
<td>172</td>
</tr>
<tr>
<td>張歸弁</td>
<td>173</td>
</tr>
<tr>
<td>王重師</td>
<td>173</td>
</tr>
<tr>
<td>徐懷君</td>
<td>173</td>
</tr>
<tr>
<td>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td>
<td></td>
</tr>
<tr>
<td>梁鳳傳(下)</td>
<td>175</td>
</tr>
<tr>
<td>楊師厚</td>
<td>175</td>
</tr>
<tr>
<td>王景仁</td>
<td>177</td>
</tr>
<tr>
<td>賀瓊</td>
<td>178</td>
</tr>
<tr>
<td>王檀</td>
<td>179</td>
</tr>
<tr>
<td>馬師勳</td>
<td>180</td>
</tr>
<tr>
<td>王虔裕</td>
<td>180</td>
</tr>
<tr>
<td>謝彥章</td>
<td>181</td>
</tr>
<tr>
<td>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td>
<td></td>
</tr>
<tr>
<td>唐臣傳(一)</td>
<td>183</td>
</tr>
<tr>
<td>郭崇韜</td>
<td>183</td>
</tr>
<tr>
<td>安重誦</td>
<td>189</td>
</tr>
<tr>
<td>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td>
<td></td>
</tr>
<tr>
<td>唐臣傳(二)</td>
<td>197</td>
</tr>
<tr>
<td>周德威</td>
<td>197</td>
</tr>
<tr>
<td>符存審</td>
<td>201</td>
</tr>
<tr>
<td>符應超</td>
<td>203</td>
</tr>
<tr>
<td>符應軒</td>
<td>203</td>
</tr>
<tr>
<td>史建璜</td>
<td>204</td>
</tr>
<tr>
<td>史臣翰</td>
<td>205</td>
</tr>
<tr>
<td>王建及</td>
<td>206</td>
</tr>
<tr>
<td>唐臣傳(三)</td>
<td>213</td>
</tr>
<tr>
<td>符習</td>
<td>213</td>
</tr>
<tr>
<td>烏震</td>
<td>214</td>
</tr>
<tr>
<td>孔謙</td>
<td>215</td>
</tr>
<tr>
<td>張延朗</td>
<td>216</td>
</tr>
<tr>
<td>李嚴</td>
<td>217</td>
</tr>
<tr>
<td>李仁矩</td>
<td>219</td>
</tr>
<tr>
<td>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td>
<td></td>
</tr>
<tr>
<td>唐臣傳(四)</td>
<td>223</td>
</tr>
<tr>
<td>朱弘昭</td>
<td>223</td>
</tr>
<tr>
<td>劉延朗</td>
<td>225</td>
</tr>
<tr>
<td>康思立</td>
<td>228</td>
</tr>
<tr>
<td>康義誠</td>
<td>229</td>
</tr>
<tr>
<td>薛沂卿</td>
<td>231</td>
</tr>
<tr>
<td>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td>
<td></td>
</tr>
<tr>
<td>唐臣傳(五)</td>
<td>233</td>
</tr>
<tr>
<td>豆盧革</td>
<td>233</td>
</tr>
<tr>
<td>盧程</td>
<td>235</td>
</tr>
<tr>
<td>任閔</td>
<td>236</td>
</tr>
<tr>
<td>趙鳳</td>
<td>239</td>
</tr>
<tr>
<td>李襲吉</td>
<td>242</td>
</tr>
<tr>
<td>張憲</td>
<td>242</td>
</tr>
<tr>
<td>藥希甫</td>
<td>244</td>
</tr>
<tr>
<td>劉贊</td>
<td>245</td>
</tr>
<tr>
<td>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td>
<td></td>
</tr>
<tr>
<td>晋臣傳</td>
<td>249</td>
</tr>
<tr>
<td>桑維翰</td>
<td>249</td>
</tr>
<tr>
<td>景延廣</td>
<td>251</td>
</tr>
<tr>
<td>吳巒</td>
<td>254</td>
</tr>
<tr>
<td>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td>
<td></td>
</tr>
<tr>
<td>漢臣傳</td>
<td>257</td>
</tr>
</tbody>
</table>
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周臣傳 .......................... 269
王朴 .................................. 269
鄭仁誔 ................................ 272
扈載 .................................. 272

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死節傳 .................................. 275
王彥章 .................................. 275
裴約 .................................. 277
劉仁瞻 .................................. 278

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死事傳 .................................. 281
張源德 .................................. 281
夏魯奇 .................................. 282
姚洪 .................................. 283
王思同 .................................. 283
張敬達 .................................. 285
崔進宗 .................................. 286
張萬迪 .................................. 286
沈斌 .................................. 286
王清 .................................. 287
史彥超 .................................. 287
孫晟 .................................. 288

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一行傳 .................................. 291
鄭通 .................................. 292
張應明 .................................. 293
石昂 .................................. 293
程福賢 .................................. 294
李自倫 .................................. 294

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唐六臣傳 .................................. 295
張文蔚 .................................. 296
楊涉 .................................. 296
張策 .................................. 297
趙光逢 .................................. 297
薛賔矩 .................................. 298
蘇循 .................................. 298
杜曉 .................................. 299

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義兒傳 .................................. 303
李嗣昭 .................................. 303
李繼鈞 .................................. 305
李嗣本 .................................. 306
李嗣恩 .................................. 307
李存信 .................................. 307
李存孝 .................................. 308
李存進 .................................. 310
李存璋 .................................. 310
李存賢 .................................. 311

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伶官傳 .................................. 313
敬新磨 .................................. 314
李進 .................................. 315
史彥瓊 .................................. 316
郭從謙 .................................. 317

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官者傳 .................................. 319
張承業 .................................. 319
張居翰 .................................. 321

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雜傳(一) .................................. 325
王鎔 .................................. 325
張文禮 .................................. 328
羅紹威 .................................. 329
羅弘信 .................................. 329
王處直 .................................. 332
劉守光 .................................. 335
劉仁恭 .................................. 335
<table>
<thead>
<tr>
<th>卷四十</th>
<th>列傳第十八</th>
<th></th>
<th>5</th>
</tr>
</thead>
<tbody>
<tr>
<td></td>
<td>雜傳(二)</td>
<td>341</td>
<td></td>
</tr>
<tr>
<td></td>
<td>李茂貞</td>
<td>341</td>
<td></td>
</tr>
<tr>
<td></td>
<td>李從曄</td>
<td>344</td>
<td></td>
</tr>
<tr>
<td></td>
<td>韓建</td>
<td>344</td>
<td></td>
</tr>
<tr>
<td></td>
<td>李仁福</td>
<td>347</td>
<td></td>
</tr>
<tr>
<td></td>
<td>李彝超</td>
<td>347</td>
<td></td>
</tr>
<tr>
<td></td>
<td>韓遜</td>
<td>348</td>
<td></td>
</tr>
<tr>
<td></td>
<td>楊崇本</td>
<td>348</td>
<td></td>
</tr>
<tr>
<td></td>
<td>高萬興</td>
<td>349</td>
<td></td>
</tr>
<tr>
<td></td>
<td>高允諤</td>
<td>350</td>
<td></td>
</tr>
<tr>
<td></td>
<td>高允權</td>
<td>350</td>
<td></td>
</tr>
<tr>
<td></td>
<td>溫韜</td>
<td>350</td>
<td></td>
</tr>
<tr>
<td>卷四十一</td>
<td>列傳第二十九</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雜傳(三)</td>
<td>353</td>
<td></td>
</tr>
<tr>
<td></td>
<td>盧光稠</td>
<td>353</td>
<td></td>
</tr>
<tr>
<td></td>
<td>謝全播</td>
<td>353</td>
<td></td>
</tr>
<tr>
<td></td>
<td>雷滿</td>
<td>354</td>
<td></td>
</tr>
<tr>
<td></td>
<td>鍾傳</td>
<td>355</td>
<td></td>
</tr>
<tr>
<td></td>
<td>趙匡凝</td>
<td>356</td>
<td></td>
</tr>
<tr>
<td>卷四十二</td>
<td>列傳第三十</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雜傳(四)</td>
<td>359</td>
<td></td>
</tr>
<tr>
<td></td>
<td>朱宣</td>
<td>359</td>
<td></td>
</tr>
<tr>
<td></td>
<td>朱瑾</td>
<td>359</td>
<td></td>
</tr>
<tr>
<td></td>
<td>王師範</td>
<td>361</td>
<td></td>
</tr>
<tr>
<td></td>
<td>李罕之</td>
<td>363</td>
<td></td>
</tr>
<tr>
<td></td>
<td>孟方立</td>
<td>365</td>
<td></td>
</tr>
<tr>
<td></td>
<td>王珂</td>
<td>366</td>
<td></td>
</tr>
<tr>
<td></td>
<td>王瓌</td>
<td>368</td>
<td></td>
</tr>
<tr>
<td></td>
<td>趙犨</td>
<td>369</td>
<td></td>
</tr>
<tr>
<td></td>
<td>趙昶</td>
<td>369</td>
<td></td>
</tr>
<tr>
<td></td>
<td>趙珝</td>
<td>369</td>
<td></td>
</tr>
<tr>
<td></td>
<td>趙巖</td>
<td>370</td>
<td></td>
</tr>
<tr>
<td></td>
<td>洪行襲</td>
<td>372</td>
<td></td>
</tr>
<tr>
<td>卷四十三</td>
<td>列傳第三十一</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雜傳(五)</td>
<td>375</td>
<td></td>
</tr>
<tr>
<td></td>
<td>氏叔琮</td>
<td>375</td>
<td></td>
</tr>
<tr>
<td></td>
<td>李彦威</td>
<td>376</td>
<td></td>
</tr>
<tr>
<td></td>
<td>李振</td>
<td>377</td>
<td></td>
</tr>
<tr>
<td>卷四十四</td>
<td>列傳第三十二</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雜傳(六)</td>
<td>385</td>
<td></td>
</tr>
<tr>
<td></td>
<td>劉知俊</td>
<td>385</td>
<td></td>
</tr>
<tr>
<td></td>
<td>丁會</td>
<td>386</td>
<td></td>
</tr>
<tr>
<td></td>
<td>賀德倫</td>
<td>387</td>
<td></td>
</tr>
<tr>
<td></td>
<td>閻寶</td>
<td>388</td>
<td></td>
</tr>
<tr>
<td></td>
<td>康延孝</td>
<td>389</td>
<td></td>
</tr>
<tr>
<td>卷四十五</td>
<td>列傳第三十三</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雜傳(七)</td>
<td>393</td>
<td></td>
</tr>
<tr>
<td></td>
<td>張全義</td>
<td>393</td>
<td></td>
</tr>
<tr>
<td></td>
<td>朱友謙</td>
<td>395</td>
<td></td>
</tr>
<tr>
<td></td>
<td>袁象先</td>
<td>397</td>
<td></td>
</tr>
<tr>
<td></td>
<td>袁正辭</td>
<td>398</td>
<td></td>
</tr>
<tr>
<td></td>
<td>朱漢賓</td>
<td>399</td>
<td></td>
</tr>
<tr>
<td></td>
<td>段凝</td>
<td>399</td>
<td></td>
</tr>
<tr>
<td></td>
<td>劉玘</td>
<td>401</td>
<td></td>
</tr>
<tr>
<td></td>
<td>周知裕</td>
<td>401</td>
<td></td>
</tr>
<tr>
<td></td>
<td>陸思鐸</td>
<td>402</td>
<td></td>
</tr>
<tr>
<td>卷四十六</td>
<td>列傳第三十四</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雜傳(八)</td>
<td>403</td>
<td></td>
</tr>
<tr>
<td></td>
<td>趙在禮</td>
<td>403</td>
<td></td>
</tr>
<tr>
<td></td>
<td>霍彥威</td>
<td>404</td>
<td></td>
</tr>
<tr>
<td></td>
<td>房知溫</td>
<td>406</td>
<td></td>
</tr>
<tr>
<td></td>
<td>王晏球</td>
<td>408</td>
<td></td>
</tr>
<tr>
<td></td>
<td>安重霸</td>
<td>410</td>
<td></td>
</tr>
<tr>
<td></td>
<td>王建立</td>
<td>411</td>
<td></td>
</tr>
<tr>
<td></td>
<td>王守恩</td>
<td>412</td>
<td></td>
</tr>
<tr>
<td></td>
<td>康福</td>
<td>413</td>
<td></td>
</tr>
<tr>
<td></td>
<td>郭延魯</td>
<td>414</td>
<td></td>
</tr>
<tr>
<td>卷四十七</td>
<td>列傳第三十五</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雜傳(九)</td>
<td>417</td>
<td></td>
</tr>
<tr>
<td></td>
<td>華溫琪</td>
<td>417</td>
<td></td>
</tr>
<tr>
<td></td>
<td>蒋從簡</td>
<td>418</td>
<td></td>
</tr>
</tbody>
</table>
見傳(十二) ........................................ 451
王峻 ........................................ 451
劉岳 .................................................. 510
馬紹 .................................................. 511
崔居倫 .................................................. 513
崔悦 .................................................. 514
李倹 .................................................. 515
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雜傳（十八） ........................................... 517
和凝 .................................................. 517
趙裴 .................................................. 518
馮玉 .................................................. 519
盧質 .................................................. 519
呂琦 .................................................. 521
薛融 .................................................. 522
何澤 .................................................. 523
王權 .................................................. 524
史圭 .................................................. 524
龍敏 .................................................. 525
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雜傳（十九） ........................................... 527
李崧 .................................................. 527
李鱗 .................................................. 529
賈緯 .................................................. 531
段希堯 .................................................. 531
張允 .................................................. 532
王松 .................................................. 533
裴皞 .................................................. 533
王仁裕 .................................................. 534
裴羽 .................................................. 534
王延 .................................................. 535
馬重績 .................................................. 535
趙延義 .................................................. 537
卷五十八 考第一
司天考（上） ........................................... 539
顧德欽天曆 ........................................... 543
卷五十九 考第二
司天考（下） ........................................... 565
卷六十 考第三
職方考 .................................................. 573
卷六十一 世家第一
卷六十二 世家第二
南唐世家 ........................................... 607
李昪 .................................................. 607
李景 .................................................. 610
李煜 .................................................. 618
卷六十三 世家第三
前蜀世家 ........................................... 621
王建 .................................................. 621
王衍 .................................................. 628
王宗弼 .................................................. 631
王宗壽 .................................................. 631
卷六十四 世家第四
後蜀世家 ........................................... 635
孟知祥 .................................................. 635
孟昶 .................................................. 640
卷六十五 世家第五
南漢世家 ........................................... 645
劉隱 .................................................. 645
劉䶮 .................................................. 646
劉玢 .................................................. 649
劉晟 .................................................. 650
劉鋂 .................................................. 652
卷六十六 世家第六
楚世家 .................................................. 655
馬殷 .................................................. 655
馬希聲 .................................................. 658
馬希範 .................................................. 659
馬希廣 .................................................. 660
馬希萼 .................................................. 660
劉言 .................................................. 662
周行逢 .................................................. 663
周保權 .................................................. 664
卷六十七 世家第七
吴越世家 ..................................... 667
钱镠 ........................................... 667
钱元瓘 ......................................... 672
钱佐 ........................................... 673
钱俶 ........................................... 673

刘继恩 ........................................ 698
刘继元 ........................................ 699

卷七十一 世家第十一
十国世家年谱 ................................. 701

卷七十二 四夷附录第一
契丹(上) ...................................... 707

卷七十三 四夷附录第二
契丹(下) ...................................... 721

卷七十四 四夷附录第三

卷六十八 世家第八
闽世家 ......................................... 677
王审知 ......................................... 677
王延翰 ......................................... 678
王鏻 ........................................... 679
王继鹏 ......................................... 681
王延羲 ......................................... 683
王延政 ......................................... 684

卷六十九 世家第九
南平世家 ....................................... 687
高季興 ......................................... 687
高从海 ......................................... 689
高保融 ......................................... 691
高保昆 ......................................... 691
高繼冲 ......................................... 691

卷七十 世家第十
東漢世家 ....................................... 693
刘旻 ........................................... 693
劉承鈞 ......................................... 696

南詔蠻 ......................................... 740
咩何蠻 ......................................... 740
昆明 ........................................... 740
占城 ........................................... 741
新五代史卷一

本紀第一（梁）

本紀，因為其有表現，本原其所始起而
紀表其事以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
本其所自來，故事志之，見其起之有漸
有義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
所貴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朱溫（上）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
宋州閭山門溝里人也。其父誠，以
《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
存、温。誠卒，三子貧，無能為生，
與其母傭食個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
才能，然為人頗長者。存、温勇有力，
而溫尤凶悍。

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
濮，存、溫亡入賊中。巢攻亳南，存
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為東南面行營
先鋒使；存陷同州，以存同州防禦
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
賊。溫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
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
客謝鍾說溫曰：“黃巢起於草莽，幸
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
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
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
復，是唐德未盡於人也。且將軍力戰
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
背秦而歸楚也。”温以為然，乃殺其
監軍嚴實，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
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左金吾衛大將
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

本紀，沿襲舊有名稱，推求它的開始而依次按時間
順序記載事件的經過。即皇帝位以前，記事詳盡，推求
它的產生，故委曲而詳備，可看出它的開始有漸進有突
變。即皇帝位以後，記事較略，地位尊，責任重，對他
的要求很高，故所記的事簡略，祗有簡略纔可立為法
度。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宋州閭山門
溝里人。他的父親朱誠，在鄉里教授《五經》，
生下三個兒子，名叫朱全昱、朱存、朱溫。朱誠
死後，三個兒子很貧困，無法維持生計，與他們
的母親在臨潼縣人劉崇家做傭人為生。朱全昱沒有
其他才能，但為人頗有長者風度。朱存、朱溫勇
武有力，朱溫尤其凶悍。

唐僖宗乾符四年，黃巢在曹州、濮州起兵，
朱存、朱溫逃入賊衆。黃巢攻亳南，朱存戰死。
黃巢攻下京城，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前鋒使；攻
陷同州，以朱溫為同州防禦使。這時，天子在蜀
中，各藩鎮會聚兵力攻討反賊。朱溫多次被河
中王重榮打敗，多次向黃巢請求增兵，朱溫的
中尉孟楷加以扣壓而不通報。朱溫的門客謝鍾勸
朱溫說：“黃巢起於草莽，幸唐朝衰亂，不過
是趁機攻取它罷了，並沒有什麼功德足以興起為
王的基業，難道能夠與他共成大事嗎？現今天子
在蜀中，各藩鎮的軍隊逐日聚集，來謀求興盛恢
復，這表明唐朝的功德還未為人所厭惡。況且你
在外奮力作戰，而庸人在內控制，這就是章邯之
所以背棄秦國而歸順楚國的原因。”朱溫認為他
說得對，於是殺掉監軍嚴實，主動歸順河中，通
過王重榮投降唐朝。都統王鐸根據皇帝制命任朱
溫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
全忠。中和三年三月，任命朱全忠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四月，由汴州出兵破巢，收复京师。五月甲午，全忠入居宣武。是岁，黄巢出蓝田关，陷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叛附于巢，遂围陈州。徐州时溥为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统，会集东末各镇的军队援救陈州。陈州刺史赵犨亦遣兵于全忠。及至是，河东李克用下兵大行，度河，出洛泽，与并州兵会击巢。巢已败去，全忠及克用追败之于郾城。巢走中牟，又败之于王满。巢走封丘，又大败之。巢挺身东走，至泰山狼虎谷，为时溥追兵所杀。九月，天子以全忠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卢郡王。光启二年三月，进爵为王。义成军乱，既其节度使安宝儒，推牙将张骏为留后，师儒来奔，杀之。遣朱珍、李唐寓陷滑州，以胡真为留后。十二月，改封朱全忠为吴兴郡王。从黄巢死起，秦宗权称帝，陷陕、洛、墉、孟、唐、许、汝、郑州，遣其将秦贤、卢瑭、张晊攻打汴州。秦贤驻军于板桥，张晊驻军于北郊，卢瑭驻军于万胜，环绕汴州修建了三十六个营垒。王见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于东方，而求救于兖、郓。三年春，珍得万人，马数百匹以归。乃击秦贤板桥，拔其四栅。又击卢瑭、张晊，破之，攻水死。宗权闻唐、张晊等败，乃自将精兵数千，栅北郊。五月，兖州朱瑾、郓州朱宣来赴援。王置酒军中，中席，王温起如厕，以轻兵出北门袭汴，而张晊不备，咥不意兵之至也，兖、郓之兵又从而合兵，遂大败之，斩获首二万余级。宗权与晊夜走，赐朱温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命朱全忠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四月，各路藩镇的军队攻破黄巢，收复京师。黄巢败走蓝田。七月丁卯，朱全忠回到宣武。这年，黄巢离开蓝田关，攻陷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叛附于巢，于是包围了陈州。徐州时溥为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统，会集东末各镇的军队援救陈州。陈州刺史赵犨也向朱全忠请求救兵。时溥虽是都统而不亲自统兵。四年，朱全忠就自己统兵救赵犨，率领各镇的军队击败黄巢的将领黄黑龙，尚让等。赵犨因朱全忠对自己有恩德，开始附属于他。这时，河东李克用等兵下太行，渡过黄河，出洛阳，与东末各镇的军队会合攻打黄巢。黄巢已败走，朱全忠及李克用在郾城追上并打败了他。黄巢败走中牟，又被王满打败。黄巢败走封丘，又大败。黄巢挺身东走，来到泰山狼虎谷，被时溥追兵杀死。九月，天子以朱全忠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许郡王。光启二年三月，进爵为王。义成军叛乱，驱逐节度使安宝儒，推举牙将张晊为留后，安宝儒来投奔朱全忠，被杀。朱全忠派遣朱珍、李唐寓攻陷滑州，以胡真为留后。十二月，改封朱全忠为吴兴郡王。
文德新元正月，王入淮南，討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新為節度使。德新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為襄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新為副。

三月庚子，僖宗崩。天雄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彦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樂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敏攻之，於是大敗張詡，斬殺二萬多人。秦宗權與張詡乘夜逃走，經過鄭州。在城中大肆殺掠後纔離去。秦宗權到蔡州，再次派遣張詡進攻汴州。王聰聰張詡重來，登上封禪寺的後面山岡，望見張詡的軍隊經過，派遣朱珍跟隨他，告誡說：“張詡看見我軍，必定停止前進。望見他停止前進，應當趕快返回，不要與他作戰。”不久，張詡看見朱珍軍在後面，果然停止前進。朱珍就馳馬回來。王命令朱珍帶領軍隊躲在大樹林中，而自己率領精銳的騎兵到張詡軍的東面，埋伏在大墳地中間。張詡軍停下吃飯，吃完飯，撿起旗幟，急速攻擊朱珍。朱珍的軍隊稍稍退卻，王引兵橫殺出來，把張詡的軍隊截成三段而攻擊他們。張詡大敗，抽身逃走。秦宗權大怒，殺了張詡。為秦宗權防守的河陽、陝州、洛州的軍隊，聽說蔡州精銳的軍隊都在汴州被殲滅，於是各自潰散離去。故而諸葛亮的將領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來歸附。十月，天子的使臣來到，將功碑賜給王。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雲、鄆，誘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鄄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駿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為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瑋為留後。瑋之揚州，行密不納。
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時溥已為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領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下都統，且欲激溥怒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路，楚州刺史劉巖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州，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繡還徐州。溥怒，又要隱以兵來，果出兵拒之。朱珍于渴康，大敗之，取其豐、鄭二縣。遂攻徐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將帥攻徐州。

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棄于臨梁。淮西牙將申棄執秦宗權，折其足，將襲送京師；別將郭璠殺棄，秦宗權以兵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瑾獻俘于京師，表郭璠准西銳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為東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軍而旋。

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為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揚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乱。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

大順元年春，遣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復歸于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冤朐，不及而還。過汴，駐軍于北郊，王遂用業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遁而免，訃其事于京師，天子知黃在汴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王厚之以賜，濬為汴請代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為不可興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許之。五月，以濬為太原面行營都統，王為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打敗了河東兵。

五月，行營的兵馬攻討蔡州，包圍蔡州一百多天，未攻克。這時，時溥已任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領行營而時溥仍稱都統，王於是上書，論時溥攻討蔡州沒有功績而不罷免都統職務，並想以此激怒時溥興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叛亂，楚州刺史劉巖來投奔，接納了他。到王的軍隊攻蔡州未攻下，回軍，想攻打徐州，於是派遺朱珍指揮几千軍隊東行，聲稱送劉巖回徐州。時溥因王上書論說自己而憤怒，又聽說朱珍帶兵來，果然出來抗拒。朱珍在吳康作戰，大敗時溥，奪取了他轄下的豐、蕭二縣。於是進攻宿州，攻下了。朱珍在蕭縣駐屯，另外派遣師古攻打徐州。

龍紀元年正月，師古在呂梁打敗時溥。淮西牙將申棄捉住秦宗權，打斷了他的足，用艦車送往京城；別將郭璠殺了申棄，奪取秦宗權來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瑾到京城獻俘，上表奏請以郭璠為淮西銳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為東平王。七月，朱珍殺了李唐賓，王入蕭縣，捉住朱珍並殺了他，於是攻打徐州。這年冬天大雨積水，不能駐軍而回。

初，秦宗權派遣他的弟弟秦宗衡在淮南攻占土地。這年，秦宗衡被他的將領孫儒所殺。孫儒在揚州攻打楊行密，淮南大亂。楊行密敗走宣州，孫儒入揚州。

大順元年春天，派遣師古到淮南進攻孫儒，大敗而回。四月，宿州將張筠又以宿州歸附時溥，王親自率兵攻打他，未攻克。閏初，黃巢兵敗逃走，李克用追趕他，追到冤朐，未追上回來。經過汴州，在北郊駐軍，王在上源驛設酒宴請李克用，晚上却以兵攻打他。李克用逃走，在京師訴諸此事，天子知道是朱溫不對而勸他們和解。到這時，宰相張濬私下與汴州交往，王給他豐厚的賄賂，張濬就勸汴州請求討伐河東。唐各大臣都認為不應該動用軍隊。張濬挾持汴州的力量，請求更加堅決。天子不得已，允許了。五月，以張濬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為東南面招討使。然而王沒有親自攻討，祇是以兩千
兵，以兵二千屬進而已。進屯于陸地。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潞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之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求之，皆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于陸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戰于內黃，大敗之，居於元城，羅弘信來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 IconData。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

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又敗之于鉅野。兖之郓州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三年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于子落落，遂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靈師古克郓州，王如兗州，以朱友裕為留後。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為兗州留後。九月，攻淮南，靈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朱瑾先擊清口，靈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於渾河，瑾又敗之。王懼，歸師。
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军节度使。四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五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六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七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八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九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十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十一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十二月，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取之。

光化元年三月，天子命王兼天平军节度使。四月，派遣葛从周攻打置之山東，奪取了宜州、益州、磁州。置之山東與他的父親趙德諱時來附，置之山東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派遣葛从周、盧懷英攻置之山東，奪取了宜州。隨州、鄂州。置之山東請求議和，遂停止進攻。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投降。二年，幽州劉仁恭進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援救魏，在內黃打敗劉仁恭。四月，派遣葛从周攻置之山東，沒有攻破。七月，李克用攻取了澤、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為留後，其將朱簡殺李璠來降。以簡為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葛從周攻劉仁恭之瀋州，取其潞州，及劉仁恭戰於老鴨堤，大敗之。八月，晉取潞州。王如瀋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於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珙來送款。進攻定州，王珙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官劉季述作亂，天子被囚禁於東宮。

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李相，天子復位。封王為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晉，破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還。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

自劉季述等被殺後，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誅宦官。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官韓全誼等亦因恃以為助。天子與崔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内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謀所以誅宦官。
﹝太祖朱溫（上）﹞

謀劃誅殺宦官的辦法。崔全海等非常恐懼，白天黑夜面對面哭泣，想謀害崔胤以求保護自己。崔胤知道計謀泄露，事情危急，就假托君命降下詔書，召崔胤入京殺宦官。十月，王率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七萬軍，到達河中，攻取同州，於是以崔胤為將，韓建出降。崔全海等聽說崔胤的軍隊將要到來，就以岐州、邠州倉儲保衛天子的軍隊劫持天子出奔鳳翔。王於是上書諭說崔胤之所以召他入京的用意。天子憤怒，罷了崔胤的宰相之職，自為工部尚書，詔崔胤兵還鎮。王引兵入，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耀、涇四州降。崔胤奔回華州。二年春，王進軍入表中，攻金州、絳州。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沁、壺、隰、隰城大敗，不克而還，汾、沁、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率敗，遂圍之。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勍襲鄜州，虜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餓餓。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晦等二十人，殺其首，示眾軍，約出天子以解甲。天子出幸鄜州。崔胤使者馳召崔胤，胤托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懐其非是，子來為我辨之。”天子遂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為天子執禮，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為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諸忠守正功臣”，以耀王為諸道兵馬元帥，王為副元帥。王乃留友寧為護駕指揮使，以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親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

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
其將劉邯襲掠梁兗州。王已回梁，四月，如郫州，遣朱友倫攻青州。師範敗之於石樓，友倫死。九月，楊師箋敗賀人於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邠亦降。友倫撫廬，墜馬死。王怒，以為崔胤殺之，遣朱友謙殺廬于京師。其與友倫撫廬者，皆殺之。

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宫以待。

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並徙長安民入東。天子行至陝州，王於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銜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黃門十數人，打球供奉、內圍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穎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懼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炤本復附於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炤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暐等行弑，昭宗崩。十月，王遣胡廷訓於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殺蔣玄暐，殺楊炤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七月，天子使來，賜王“迎駕紀功勳”。

王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為不可。遣楊師箋攻之，取其唐、郢、復、鄖、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箋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箋取荊南，荊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攻打壽州，未攻

將領劉邯攻占梁兗州。王已回梁，四月，入郢州，派遣朱友倫攻打青州。師範在石樓打敗了他，朱友倫戰死。九月，楊師箋在臨朐打敗了青州人，奪取棣州，王師箋以青州投降，劉邯也投降了。朱友倫撫廬，從馬上掉下來摔死。王很憤怒，認爲是崔胤殺的，派遣朱友謙在京城殺了崔胤。那些同朱友倫撫廬的人，都被殺了。

自從天子奔赴華州，王請求把首都遷到洛陽，雖天子未允許，而王仍命河南張全義修建洛陽宮以等待遷都。
州，以攻曹州，不克。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为之玄宗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为魏王，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信、天平、梁国、天雄、武顺、何通、河阳、义武、昭武、武定、秦宁、平卢、匡国、荆南、武安二十一军为魏国，得九锡。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王益怒，遣人告密使董玄晖与何太后私通，杀玄晖而焚之，遂弑太后于寝宫。又杀宰相柳瓒，太常卿张延范被车裂死。天子诏以太后故停郊。”

三年春，魏州罗绍威杀其牙军，来假兵以虞变，王为发兵北攻刘仁恭之澶州，兵至而绍威已杀牙军，其兵之在外者皆叛。据贝、衡、澶、博州，王以兵悉杀之。遂攻澶州，军于长芦。刘仁恭求救于晋。晋人取澶州，王乃旋军。”

三年春天，魏州罗绍威图谋杀他的牙军，来借兵防边。王为他发兵向北攻打刘仁恭的澶州，军队经过魏州而罗绍威已杀牙军，魏州之外的牙军果然都反叛了，占据着贝州、衡州、澶州、博州，王派军全部杀了他们。于是攻打澶州，在长芦驻军。刘仁恭向晋求救，晋人攻取澶州，王回师。
新五代史卷二

本纪第二（梁）

太祖朱温（下）

开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命御史大夫薛贻矩来慰劳军幕。宰相张文蔚率百官来獻进。

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戊辰，大赦，改元，国号梁。封唐主为濟陰王。升汴州为開封府，建为東都，以唐旧都为西都。廢京兆府为雍州。賜東都酺一日。契丹阿保機派使符韓梅老來。

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為侍郎、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浚海、契丹遣使来。乙酉，兄全昱为廣王，友文為博王，友珪即郢王，友璋為福王，友貞為均王，友微為建王，伯友於衡王，友懿為惠王，友誇為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大府卿敬翔为使。是月，澶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晉人戰，敗績。

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為皇帝，號為皇后：皇高祖貙號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諡曰文宣；曾祖茂琳諡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諡曰光孝；祖信諡號昭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諡曰文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諡曰文惠。

八月丁卯，同州生蝗蠻。廢州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命御史大夫薛贻矩来慰勞軍幕。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獻進。

夏四月壬戌，朱溫改名為朱晃。甲子，即皇帝位。戊辰，大赦，改元號，國號曰梁。封唐主為濟陰王。升汴州為開封府，把它建成東都，以唐的東都洛陽為西都。廢京兆府，改名為雍州。賜東都大聚飲一日。契丹阿保機派使符韓梅老來。

五月丁丑初一，封唐宰相張文蔚、楊涉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贻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浚海、契丹派遣使者來。乙酉，封哥哥朱全昱為廣王，子友文為博王，友珪為郢王，友璋為福王，友貞為均王，友微為建王，伯友於衡王，友懿為惠王，友誇為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大府卿敬翔為使。是月，澶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同晉人戰，敗績。

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秋七月己亥，追尊祖父為皇帝，祖母為皇后：皇高祖貙諡號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諡曰文宣；曾祖茂琳諡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諡曰光孝；祖信諡號昭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諡號文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諡曰文惠。

八月丁卯，同州生蝗蠻。廢州

八月丁卯，同州生蝗蠻。廢州黄河變清。
黄河清。
九月，括馬。
冬十月己未，講武于繁臺。
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軍、髡黥刑徒。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鄭于西都。弑濟陰王。
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
三月壬申朔，如西都。丙子，如懷州。丁丑，如澤州。戊寅，封鴻臚
卿李崧為國公，爲二王後。壬午，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為澶州行營招討
使。癸巳，改卜郊。張文蔚薨。
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
王鉉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
侍郎張凝為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壬子，至澤州。
五月己丑，澶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嘗人戰于夾城，敗績。戊戌，立
唐三廟。契丹遣使者來。
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
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己酉，
殺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漢谷，敗
之。
秋九月丁丑，如陕州，博王友
文留守東都。
冬十月丁未，至自陝州。
十一月癸巳，張策罷，左僕射楊
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己亥，以仲國公為三恪，
鄭國公、韓國公為二王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
燈以祈福。庚寅，享于太廟。辛卯，
有事于南郊，大赦。丙申，群臣上尊
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二月壬戌，講武于西苑。甲子，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
九月，搜求馬匹。
冬十月己未，在繁臺演兵。
十一月壬寅，赦免亡命背叛的軍人、受髡刑
黥刑的犯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
在西都卜日子的吉凶以舉行郊祭。弑濟陰王。
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
三月壬申初一，入西都。丙子，前往懷州。
丁丑，前往澤州。戊寅，封鴻臚卿李崧為國
公，作二王的後代。壬午，匡國軍節度使劉知
俊為澶州行營招討使。癸巳，另行卜舉行郊
祭的時節。張文蔚逝世。
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
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為刑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到達澤州。
五月己丑，澶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同嘗人在
夾城作戰，戰敗。戊戌，爲唐立三廟。契丹派遣
使者來。
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為西路行營
招討使以討伐岐。己酉，殺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師
範，殺了他的整個家族。丙辰，劉知俊同岐人
在漢谷作戰，打敗了他們。
秋九月丁丑，入陝州。博王朱友文留守東
都。
冬十月丁未，自陝州到達東都。
十一月癸巳，張策罷任，左僕射楊涉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己亥，以仲國公為三恪，鄭國公、韓
國公為二王的後代。
三年春正月甲戌，入西都。又燃燈求福。庚
寅，在太廟祭獻。辛卯，在南郊祀天，大赦天
下。丙申，群臣奉上尊號，稱作睿文聖武廣孝
皇帝。
二月壬戌，在西苑講武。甲子，延州高
萬興背叛岐來投降。
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諧遣使來朝。甲戌，如河中。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潁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

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州、鄜州、坊州。

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

六月庚戌，劉知俊收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於岐。辛亥，入陜州。乙卯，翼王朱友諫為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於岐。丹州軍亂，遂其刺史宋知驥。

秋七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炯，炯奔於岐。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乙亥，至自陜州。甲申，襄州軍乱，殺其留後王産。房州刺史楊虔叛附於蜀。

八月辛亥，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房州，執楊虔。

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己卯，聞豫于西苑。

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煇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為綠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楊涉免職。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伏誅。

冬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

十二月，懷英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破于昇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丁未，講武于榆林。

二月己丑，閱稼于穀水。

秋八月甲寅，入陜州。河南尹張
宗庭留守西都。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

九月己丑，至自陝州。辛亥，搜訪賢良。

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鉅、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晋，晉人救趙。

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庚寅，赦流罪以下囚，求危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

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第。

秋八月戊辰，閩績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興安軍場。

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閨。庚子，如魏州。張宗奭留守西都。

冬十月丙子，大閱于魏東郊。

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玭使于蜀。甲子，如魏州，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鵬、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僑。戊寅，如報州。

三月丙戌，屠邊疆。丁未，復如魏州。

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戊寅，如西都。

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己下囚。罷役徒，禁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蘇賜矩薨。

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

都。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討伐岐州。

九月己丑，自陝州至洛陽。辛亥，搜訪賢良人才。

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攻趙。趙王王鉅、北平王王處直叛變依附晉，晉人救趙。

十二月癸酉，頒布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同晉人在柏鄉作戰，被打敗。庚寅，赦免流放罪以下的囚犯，徵求直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臣來。

五月甲申初一，大赦天下，更改年號。癸巳，覲臨張宗奭府宅。

秋八月戊辰，在榆林閱視軍糧。渤海派遣使臣來。戊寅，在興安軍場進行大規模閱兵。

九月辛巳初一日，到文明殿，入閨。庚子，入魏州。張宗奭留守西都。

冬十月丙子，帝在魏州東郊大規模閱兵。

十一月，高萬興攻取鹽州。壬辰，帝自魏州到京。乙未，回鶻、吐蕃派遣使臣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玭出使蜀。甲子，前往魏州。張宗奭留守西都。途中駐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鵬、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僑。戊寅，帝入貝州。

三月丙戌，毀棄疆域，屠殺其百姓。丁未，又入魏州。

夏四月己巳，自魏州至東都。戊寅，入西都。

五月丁亥，遣行德音，死罪以下囚犯減罪。放免服役人工，禁止屠殺及捕獲動物。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蘇賜矩逝世。

六月，皇帝病危急。郢王朱友珪謀反。戊寅，皇帝駕崩。
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後唐以来，皆以为僞也。至子諭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或譁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恶，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獎篤也，非《春秋》之志也”。子應之曰：“是《春秋》之志也。魯桓公武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為君。此予所以不僞僞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僞篤乎?”曰：“惟不僞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没其實。其實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著也，書其著。其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涉。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恥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絶其之者，不著其善善惡之旨也，惟不僞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子不僞僞之旨也。”

唉，天下的人厭惡梁已經很久了！從後唐以來，都以梁為僞朝。到我諭定編次五代歷史，獨不以梁為僞朝，而議論的人或譁笑我很不符合《春秋》的主旨，認為“梁有重大的罪惡，應當加以誅絶。反而升作正式朝代，這是褒獎僞朝，不是《春秋》的意旨”。我回答說：“這是《春秋》的意旨。魯桓公殺隱公而自立，宣公殺子而自立，鄭厲公殺世子忽而自立，衛國公孫剽逐衛君衎而自立，聖人在《春秋》中，都没有不以他們為君主。這就是我之所以不以梁為僞朝，是用的《春秋》的義法。”“那麼《春秋》也褒篤僞朝嗎?”回答說：“祇有不僞四位以上四人的君主地位，在這裏纔表現出《春秋》的旨意。聖人在《春秋》中，用意深刻，纔能勸勉告誡都很切實；所說真實可信，然後纔能善惡昭彰。想要在後代使他們的罪惡顯著，就在於不僞僞真實情況。實際上曾是君主，就記載他是君主。實際上是篡位，就記載他篡位。分別記載他的真實情況，使後代相信它，那麼四位君主的罪惡，就不可能掩蓋。使作君主的人不能掩蓋他的罪惡，然後人們知道惡名無法逃脫，那作惡的人或許能停止作惡。這就叫做用意深刻而勸勉告誡都很切實，所說真實可信然後善惡昭彰。桀、紂，不需等待貶他們的王號，而萬代都共同厭惡他們。《春秋》對大惡的君主不僞僞的原因，就在於這不妨礙善善惡的主旨。祇有不僞僞真實情況來使他罪惡顯明，為後代所相信，記載他曾作君主而不能掩蓋他的罪惡，用以使人停止作惡。能懂得《春秋》的這種意旨，然後纔知道我不以梁為僞朝的旨意。”
新五代史卷三

本紀第三（梁）

末帝朱友貞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為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為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弑，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貶帝之罪歸之。以王為東京留守、開封尹，敬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為崇政院使。

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巋至東都，王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新州，見楊師厚計議此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僞為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迫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為。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為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為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為主，王乃遣人詣象先等。庚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晉見殺。象先遣趙巋持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體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
是月，皇帝即位於東觀，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
三月丁未，更名鍾。
夏五月，楊師厚取澶州。
秋九月甲辰，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
四年夏四月丁丑，賈於賛為萊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曹公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
三月丁卯，趙光逢罷。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分其相、澶、衛州為昭德軍，宣徽使張筠為節度使。已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邠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
夏六月庚寅朔，晉王李存勗入于魏州，遂取德州。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
十一月乙丑，改元。耀州溫昭圖叛于岐，來附。
是歲，更名鍾。
二年春二月丙申，楊 فلا罷。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𬩽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奔于滑州。晉人取衛州、恆州。捉生都將李霸反，伏誅。
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于晉。
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于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寔叛附于晉。
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晉人取滄州，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于京師。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

這月，皇帝在東都即位，重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的官爵。
三月丁未，改名為朱鍾。
夏五月，楊師厚取澶州。
秋九月甲辰，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
四年夏四月丁丑，賈於賛為萊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曹公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攻討他。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
三月丁卯，趙光逢罷。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軍節度使，分其相、澶、衛州為昭德軍，宣徽使張筠為節度使。己丑，天雄軍叛亂，賀德倫反叛並依附晉。邠州李保衡反叛岐州，前來歸附。

夏六月庚寅初一，晉王李存勗入于魏州，於是攻取德州。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謀反，被殺。
十一月乙丑，改元號。耀州溫昭圖在岐叛變，來歸附。
這年，改名為朱鍾。
二年春二月丙申，楊 فلا罷官。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𬩽及晉人在故元城作戰，失敗了，逃奔到滑州。晉人攻取衛州、恆州。捉生都將李霸反叛，被殺。
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反叛歸降於晉。
秋七月，晉人攻取相州，張筠逃奔到京城。安國軍節度使閻寔反叛歸附於晉。
八月丁酉，以太子太保退休的趙光逢被任命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晉人攻取滄州，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逃奔到京城。晉人攻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戰死。
冬十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瑗出使契丹。
冬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張瓘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卯，至自西都。
夏四月己酉，尚書吏部侍郎薊遠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巳，趙光逢罷職。
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瑋殺其將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癸亥，瑋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績。
是歲，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于晉，亳州團練使劉郢為兗州安撫制置使以討之。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濮陽。
秋八月乙未朔，開封尹王瓊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冬十月，劉郢克兗州，張守進伏誅。
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霍延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己亥，降死罪以下囚。乙巳，尚書左丞李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
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泰寧軍節度使劉郢討之。
秋七月，陳州妖賊竝乙自稱天子。
九月庚寅，供奉官何公遠為契丹歡好使。
冬十月，竝乙伏誅。
龍德元年春，趙將張文禮殺其君
銓，來乞師，不許。
三月丁亥朔，禁私度僧尼。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冬十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瑗出使契丹。
冬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張瓘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卯，至自西都。
夏四月己酉，尚書吏部侍郎薊遠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巳，趙光逢罷職。
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瑋殺了他的將領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癸亥，瑋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績。
這年，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反叛歸附晉，任命亳州團練使劉郢為兗州安撫制置使討伐他。
五年春正月，晉駐軍於德勝。
秋八月乙未初，開封尹王瓊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冬十月，劉郢攻克兗州，張守進被處死。
十二月，晉人攻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霍延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己亥，死罪以下囚犯減罪。乙巳，尚書左丞李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
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泰寧軍節度使劉郢討之。
秋七月，陳州妖賊竝乙自稱天子。
九月庚寅，供奉官何公遠為契丹歡好使。
冬十月，竝乙被殺。
龍德元年春天，趙將張文禮殺了他的君主王
銓，來請求援軍，不許。
三月丁亥初，禁止私度僧尼。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叛。
夏五月丙戌朔，德新攺元，降流
罪已下囚。

秋，赦友能，降封房陵侯。天平
軍節度使戴思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冬十月，思遠及晉人戰于戚城，
敗績。

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
安。

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
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克淇
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
晉，來附。

夏閏四月，唐人取邢州。

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
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

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
使。先鋒將盧延孝叛降于唐。

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
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唐
人取曹州。盜賊據國寶奔于唐。戊
寅，皇帝崩。梁滅亡。

夏五月丙戌初一，降恩詔，更改年號，流放
罪名以下囚減罪。

秋，赦免朱友能，降封為房陵侯。天平軍節
度使戴思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冬十月，戴思遠同晉人在戚城作戰，被打
敗。

二年春正月，戴思遠攻襲魏州，奪取成安。

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打衛州，捉住
滑州刺史李存儒。戴思遠攻克淇門、共城、新
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晉來歸附。

夏閏四月，唐人攻取邢州。

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北面行營
招討使，攻取德勝南城。

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盧
延孝反叛降唐。

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同唐人在
中都作戰，戰敗而死。唐人攻取曹州。盜賊據
國寶奔唐。戊寅，皇帝崩。梁滅亡。
新五代史卷四

本紀第四(唐)

莊宗李存勗(上)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故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

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從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迫之，及於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隴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

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領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龐勛，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

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射中雙兔，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他的先人本來叫朱邪，是西突厥人。到了後代，其中一族自稱沙陀，而以朱邪為姓。

唐德宗時，有一位朱邪盡忠，居住在北庭的金滿州。貞元年間，吐蕃贊普攻陷北庭，把朱邪盡忠遷徙到甘州，並使他成為奴僕。後來贊普被回鶻打敗，朱邪盡忠與他的兒子朱邪執宜向東逃走，贊普大怒，追趕他們到石門關，朱邪盡忠戰死，朱邪執宜獨自逃走歸附唐朝，唐讓他居住鹽州，隸屬河西節度使范希朝。范希朝改任鎮守太原，朱邪執宜跟隨他，住在定襄神武川的新城。他的部落有上萬的騎兵，都驍悍英勇善於騎馬射箭，叫做“沙陀軍”。

朱邪執宜死，他的兒子叫朱邪赤心。唐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領十八將在徐州攻討龐勛，以朱邪赤心為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由於跟隨攻破龐勛的功績，任命為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叫李國昌，因此納入宗室冊籍。沙陀向來強盛，而李國昌仗恃軍功更加驕橫恣肆，懿宗很憂慮。十三年，改命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李國昌稱病拒絕受命。

李國昌的兒子李克用，尤其善於騎馬射箭，能仰臥射中一對野鴨，擔任雲州守捉使。李國昌已經拒絕朝廷命令，李克用於是殺了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合幽州、并州的軍隊攻討李克用。盧簡方到達嵐州，軍隊潰散，從此沙陀侵奪掠奪取代北，成為邊患。
明年，僖宗即位，以谓前太原节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釣為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之。拜克用大同军防御使。

居久之，國昌出擊項部，吐渾赫連鐸率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閘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釣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

乾符五年，沙陀破遮廬軍，又破蔚州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張，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大谷焉。

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於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遂還。可舉追至薊魚嶺，大敗之，琢軍復擊，又敗之於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達靼。

克用少馳騁，軍中號曰“李鵠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勵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輿中，群豪皆服以為神。

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達靼，承制以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銃。節度使鄭從蘭與之

第二年，僖宗即位，認為以前的太原節度使李業對待沙陀有恩，而業已死，於是以他的兒子李釣為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用來招撫李克用。授李克用為大同軍防禦使。

李克用任大同軍防禦使後不久，李國昌出軍攻擊項部，吐渾赫連鐸襲擊破振武軍。李克用聽到這一消息，從雲州前往迎接李國昌，而雲州人也閉閘拒李克用回雲州。李國昌父子沒有地方可去，於是掠奪蔚州、朔州一帶，得兵三千。李國昌進入并防守蔚州，李克用回軍占據新城。僖宗於是任命赫連鐸為大同軍使，以李釣為代北招討使，來攻討沙陀。

乾符五年，沙陀攻破遮廬軍，又攻破蔚州軍，唐兵多次打败仗，沙陀從此更加勢盛，北面據有蔚州、朔州，南面侵犯忻、代、嵐、石等州，直至大谷。

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同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攻擊沙陀，李克用與李可舉在雄武軍相抗。李克用的叔父李友金以蔚州、朔州投降李琢，李克用聽到這一消息，立即回軍。李可舉追到薊魚嶺，大敗李克用，李琢軍夾擊，又在蔚州打敗之，沙陀軍潰散，李克用父子逃入達靼。

李克用從小驍悍勇猛，軍中稱為“李鵠兒”，一隻眼瞎，富贵之後，又叫“獨眼龍”，他的威名蓋過整個代北。他在達靼，時間很久，鬱鬱不得志，又常常害怕達靼人謀害自己，於是時時跟隨達靼各豪傑射獵，或在樹上掛一根針，或立一馬鞭，百步之外射中，各豪傑都服他，認為他是神。

黃巢已經攻陷京城，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派遣沙陀先前投降的人，與吐渾、安慶等共一萬人赴京城救援。來到絳州，沙陀軍叛亂，大肆掠奪後回來。陳景思考慮到沙陀軍除了李克用沒有人能統領，於是以詔書把李克用從達靼召來，根據朝廷制詔以李克用為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節度使。李克用率領蕃漢萬人從石嶺關出軍，經過太原，要求發軍銃。節度使鄭從蘭與之
錢千緱、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

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

三年正月，出兵河中，進屯乾坑。黨怒驚曰：“弼兒軍至矣!”二月，敗黨於石堤谷；三月，又敗趙璋、尚讙於良田坡，擒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授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䴙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西，以邢、洺、磁三州自別為䴙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

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侵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讙於太原，又敗黃鬆於西華。巢先走至澶，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脱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三百里，至於冤朐，不及而還。

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邀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銨滅之，匿克用床下，以水謂其父且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鶴等，隨風習，絢尉氏門出，遂軍中。七月，至大原，詔其事於京師，詔加兵於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給他一千緱錢、一千石米，克用大怒，放任軍隊大肆掠奪後回軍。

二年十一月，陳景思、李克用又以步兵、騎兵一萬七千人赴京城。

三年正月，兵出河中，進駐乾坑。黃巢叛黨大驚曰：“弼兒軍至矣!”二月，在石堤谷打敗了黃巢的將領黃 localVar，三月又在良田坡打敗趙璋、尚讙，三十里內到處是尸首。這時，各鎮的軍隊都會聚在長安，在渭橋大戰，黃巢軍敗走入城，李克用乘勝追擊，先從光泰門入，在望春宮昇陽殿作戰，黃巢軍被打敗，向南逃出藍田關，京城平定，李克用的戰功為第一。天子授李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李國昌為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李國昌死。十一月，李克用派遣他的弟弟李克修攻打䴙義孟方立，奪取了澤州、潞州。孟方立逃至山東，以邢、洺、磁三州另設為䴙義軍。黃巢向南逃到蔡州，收降秦宗權，於是攻陳州。

四年，李克用以五萬兵救陳州，從天井關出，沿道河陽，諸葛爽不許，於是克用軍從河中渡過黄河。四月，在太康打敗尚讙，在西華打敗黃 localVar。黃巢且走且戰，來到中牟，臨近黃河還未渡，李克用追上了，黃巢軍受驚潰退。將到封丘，又打敗了黃巢軍，黃巢脫身逃走。李克用追擊，一晝夜追了三百里，追至冤朐，未追上，還軍。

經過汴州，在封禪寺休整軍隊，朱全忠在上源驛用酒食款待李克用，晚上酒宴結束，李克用酒醉酣睡，朱全忠的伏兵發起攻擊，放火燒房舍。李克用的侍者郭景銨滅了燭，把李克用藏在床下，用水澆醒他並告訴燭難。正好天下大雨，澆滅了火，李克用找到隨從薛鐵山、賀回鶴等，藉閃電的亮光，繫着繩子從尉氏門縫，回到軍中。七月，到達太原，向京城訴說此事，請求對汴州用兵，派遣弟弟李克修帶領一萬人屯駐河中等候。僖宗進行調解，因破黃巢有功，封李克用為隴西郡王。
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樞與宦官田令孜有隙，徙重樞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鎭。重樞使人告克用曰：“天子詔重樞，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議之。”因僞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

僖宗既不肯行，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樞，敗玫於沙苑，遂攻京師，縱火大掠。克用出居於兗州，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助天子，不及，得襄王煴，推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之，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皆宜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譚王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

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

大順元年，李克用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薊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皆請因其敗代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處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為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為副使。

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於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克用戰於陸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兵大掠晉、绛，至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樞與宦官田令孜有矛盾，命王重樞改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令李克用以兵護送王處存到鎮。王重樞派人欺騙李克用說：“天子詔命王重樞，等到李克用到達，與王處存共同誅殺他。”於是僞詔書給李克用看，並說：“這是朱全忠的陰謀。”李克用相信了，八表上表請求討伐朱全忠，僖宗不同意，李克用大怒。

王重樞既不肯改鎮兗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伐王重樞。李克用反而派兵援助王重樞，在沙苑打敗了朱玫，於是進犯京城，放火燒房，大肆掠奪。天子出京住在興元，李克用退兵屯駐河中。朱玫反而率兵追天子，未追上，得到襄王煴，迫使他稱帝王，屯駐在鳳翔。僖宗考慮到只有李克用可以攻克朱玫而又不能使他聽命，當在長安攻破黃巢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李克用友善，於是派遣議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李克用，並說明楊復恭的意見，讓他進兵攻討朱玫等。李克用假裝答應而不進軍。

第二年，孟方立死，弟弟孟遷繼立。
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懇切，天子為之引咎，優詔答之。

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剋連鎭於雲州，圍之百餘日，鎭守逃走。八月，大軍於太原，駐營烽火，連舉，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鎭於鎭州。王鎭用欄山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河，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破之，克用夜林中，橋其馬曰： “我世有太原者馬不嘶。” 軍僞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敗敵，克用還軍邢州。

景福元年，王鎭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敵於康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鎭，戰於新市，為鎭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李克用之兵，克用邀入參州，選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克用求援於王鎭，克用兵於本州，命以書招鎭，而急攻其平山，鎭懼，遂與李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

乾寧元年三月，李克用提兵平陽，李存孝詐殺，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威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

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珙用符立珂，珙稱李茂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始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既而許珙立珂。茂貞等怒，三千兵犯京師，聞珙兵起，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史王璠。珙，珙弟，珙以珙相立者。七月，至河中，同州王行約奔於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 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閭
三年正月，昭宗改以張濤為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濁為相，則臣將薦之於廷！”京師大恐，濁遽避之。朱全忠之攻克、鄭，克用遣李存信僱道魏州以拒朱宣等，存信屯於莘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以兵攻之，存信敗走洺州。克用自將擊魏，戰於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城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破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敗去，乃解。

四年，劉仁恭叛燕，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

光化元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洛、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州，延從周于陳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

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澤州，至榆次，周德威敗之于漣漪。秋，李嗣昭復取澤、潞，恩，昭宗出京京門。
三年，鬱昭敗漢軍於沙河，復取涿州，朱全忠自將圍之，鬱昭走，至青山口，遇漢伏兵，鬱昭大敗。秋，鬱昭取懷州。是時，漢人攻鎮定，定州皆絕梁以附於朱全忠。

天復元年，全忠封鬱王。梁王攻下置、鍾、河中，執王珂以歸。鬱失三與國，乃下意書書幣聘鬱以求和。鬱王以言之可取，乃曰：“鬱雖諸盟，書書數疏。”因大舉擊鬱。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陸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自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郢、汾州守將李瑭皆迎梁軍降，鬱人大懼。會天大風，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鬱復取汾州，詔李遘。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沁、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於薊州，梁軍乘勝破汾、澤、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梁軍大疾，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澤、隰三州。

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

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為兄弟。

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劉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陳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強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懾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懐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李嗣昭在沙河打敗漢軍，又奪取了涿州，朱全忠親自帶領軍隊包圍李嗣昭，李嗣昭敗走，到青山口，遇漢伏兵，李嗣昭大敗。秋天，李嗣昭奪取懷州。這年，漢州人攻打鎮定，定州，鎮州，定州都脫離晉而依附朱全忠。

天復元年，朱全忠被封為粱王。梁王攻下晉州、絳州、河中，捉住王珂回來。晉失去三個友好邦，總結向梁寫信送禮，派遣使者求和。梁王認爲晉軟弱可欺，於是說：“晉雖然請求結盟，但書書數疏。”於是以大規模攻擊晉。四月，氏叔琮進入天井，張文敬進入新口，葛從周進入土門，王處直進入飛狐，侯言進入陸地。氏叔琮攻取了澤州、潞州，他的別將自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郢、汾州守將李瑭都望風投降梁軍，晉人非常害怕。恰好天下大雨，梁兵很多人病，都解兵離去。五月，梁又奪取汾州，殺了李瑭。六月，周德威、李嗣昭攻取慈州、隰州。二年，攻晉州、絳州，在薊縣大敗。梁軍乘勝攻破汾州、慈州、隰州，於是圍攻太原。李克用很畏懼，謀劃出奔雲州，又想逃奔匈奴，未下決心，梁軍發生大瘟疫，解兵離去，周德威重新奪取汾州、慈州、隰州。

四年，梁遷唐朝都城到洛陽，改年號為天祐。李克用認為梁是劫持天子而遷都，天祐不是唐朝年號，不可稱，於是仍稱天復。

五年，與契丹阿保機在雲中相會，相互約為兄弟。

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請求援軍。李克用怨恨劉仁恭反覆無常，不想派援軍，他的兒子李存勗勸說：“這是我們重新振興的時機。現當下的形勢，歸順梁的十有七八，強大如趙、魏、中山，都在聽命於梁的。從黃河以北，沒有梁的禍患，梁所畏懼的就是我們與劉仁恭。如果燕、晉聯合起來，對梁是不利的。奪取天下的不顧小的仇怨，而且他常常使我們幹迫，而我們却在他有患難時救他，可趁此時對他施加恩德而安撫他，這是一舉兩得的
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

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

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雁門。

呜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號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疆，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

然子考其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

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豳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葛爾鬱。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没不見。後百五十年，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其兒子朱邪執宜出現在中國，自稱沙陀，以朱邪爲姓。

沙陀是大沙漠，在金翅山之

事，是不可喪失的機會。”李克用認爲對，於是助燕出兵攻破潞州，解除了梁軍的包圍，並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

七年，十萬梁兵攻潞州，用雙重營壘包圍。李克用派遣周德威救潞州，在亂柳駐軍。冬天，李克用生病。這年，梁滅了唐朝，李克用重新稱天祐四年。

五年正月辛卯，李克用死，時年五十三歲。他的兒子李存勗繼立，在雁門安葬了李克用。

唉，時代久遠而弄不清傳承之事是很多的，難道僅僅是史官的疏謬嗎！李氏的先人，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到了後代，別支自稱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他們自己敘述說：沙陀是北庭的沙漠，在唐太宗時，攻破西突厥各部，分同羅、僕骨的人到這一沙漠，設置沙陀府，而以他們的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傳給他的子孫，幾代都作沙陀都督，因此他的後代都自稱沙陀。

然而我考察傳記，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夷狄沒有姓氏，朱邪是部族之號，拔野古與朱邪是同時的人，不是他的始祖，而唐太宗時，亦不曾有沙陀府。

唐太宗攻破西突厥，分散他的各部，設置十三個州，以同羅爲豳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不曾有沙陀府。當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的部落，他們的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十數個部落，是小的部落；又有處月、處密各部，又更小。朱邪是處月別部的稱號。唐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服拔野古，第二年，阿史那葛爾反叛。到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跟隨賀魯在牢山作戰，被契苾何力打敗，就此隱沒不見了。以後一百五十年，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其兒子朱邪執宜出現在中國，自稱沙陀，以朱邪爲姓。
東面，從處月以來就住在這一沙漠中，叫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未有文字傳記。故此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新五代史卷五

本紀第五（唐）

莊宗李存勗（下）

李存勗是李克用的長子。開初，李克用在邢州破孟方立，回軍上黨，在三垂岡設置酒宴，樂師演奏《百年歌》，聞到衰老時的情況，聲音流露出悲哀，宴席上的人都很悲哀。這時李存勗在旁邊，剛剛五歲，李克用捋著鬍鬚，感慨地指著李存勗笑着說：“我將老矣，這是一個奇特的孩子，二十年後，能代替我在這裏作戰吧！”李存勗十一歲時，跟隨李克用攻破王行瑜，派他到京城報捷，昭宗驚異他的容貌，以劔鳴盔、翡翠盤賜給他，撫摸他的背說：“此兒有奇異的外表，今後必當富貴，不要忘記國家。”到李存勗長大後，善騎射，膽勇過人，精研《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

天祐五年正月，立王位於太原。叔父李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僕從力敬諱告李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殺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光州遣軍太原。梁朝兵聞晉有大 szer，德威軍且去，因諱憤。王遂於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嘆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大霧晝瞑，兵行霧中，攻其大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太原，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於神山。
六年，劉知俊叛梁，來求援，王親自帶
領軍隊到陰地關，派遣周德威攻晉州，敗
梁軍千餘眾。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
趙王王镕來乞師，詔諸將皆疑王
镕，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
年正月，敗梁軍千於柏鄉，斬首二萬
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
攻邢州，不下一，留兵圍之，去，攻
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
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
河、淇門，掠新鄉、共城。

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
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詔
師。七月，會趙王王镕於承天軍。
守光稱帝於燕。九年正月，遼周德
威會趙，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晉，
梁軍攻趙，居巢，李存審擊走之。
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於梁來降，梁
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於梁，而
亦陰附於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
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
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於太原，
用其父仁恭於雁門。於是趙王王镕、
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為尚書令，始
建行宮。七月，攻梁邢州，戰千五十
橋，晉軍大敗。

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
魏、博二州叛於梁來附。王入魏州，
行至永濟，詔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
自衛，號帳前銀槍軍。六月，王兼
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濮
州。劉𬩽軍於濮水，王率百騎規其
營，遇劉𬩽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
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濮州，晉軍
與劉𬩽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劉𬩽
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勗于
莘，聲言西歸。劉𬩽聞晉王且去，即引
兵擊晉，攻城東。王行至貝州，逼擊
劉𬩽，大敗之，迫至於故元城，又敗
六年，劉知俊背叛梁，來求援，王親自帶
領軍隊到陰地關，派遣周德威攻晉州，在蒙莊
打敗梁軍。七年冬天，梁派遣王景仁攻打趙，趙
王王镕來求援，各個將領都懷疑王镕有詐，
認為不可出兵，李存勗沒有聽從這種意見，於是
出兵救趙。八年正月，在柏鄉打敗梁軍，斬二萬
首級，俘獲梁的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
州，未攻下，留兵圍邢州，離去，攻打魏。另
外派遣周德威攻占梁的夏津、高唐，攻打博州，
攻破東武、朝城，於是攻擊黎陽、臨河、淇門，
掠取新鄉、共城。

燕王劉守光聽說晉深入攻梁，就大規模整
治軍隊，聲言援助晉，李存勗擔心此事，於是回
軍。七月，與趙王王镕在承天軍相會。劉守光
在燕稱帝。九年正月，李存勗派遣周德威與鎮
州、定州的軍隊會合起來進攻晉，劉守光向梁求
救，梁軍攻打趙，在棟頭屠城，李存審反擊趕走了
梁軍。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梁歸降，梁派遣
康懷英討伐朱友謙，朱友謙重新向劉𬩽稱臣，暗中
也依附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求投降，李存勗
前往幽州，劉守光違背前約不投降，李存勗攻破
了幽州。十一年，在太原殺了燕王劉守光，用
他的父親劉仁恭在雁門祭奠。於是趙王王镕、
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書推舉王為尚書令，開始
建立行宮。七月，晉攻打梁的邢州，在張公橋作
戰，晉軍大敗。

十三年，魏州軍隊反亂，賀德倫以魏州、博
州叛梁前來歸附。李存勗進入魏州，來到永濟，
殺了亂軍首領張彥，用張彥的五百兵士自衛，叫
帳前銀槍軍。六月，李存勗兼領魏博節度使，攻
取德州。七月，攻取濮州。劉𬩽在洹水駐軍，李
存勗率領一百騎兵察看他的軍營，遇上劉𬩽的伏
兵，包圍幾層，突圍出來，喪失七八個騎兵。八
月，梁軍重新奪取濮州，晉軍與劉𬩽在莘縣對陣，
晉軍多次挑戰，劉𬩽閉閘堅壁不出來應戰。十二
年正月，李存勗留下李存勗在莘縣，聲稱西歸。
劉𬩽聽說晉王將要離去，就帶領軍隊攻擊魏，攻
打城東。王走到貝州，回師攻擊劉𬩽，把他打得
大敗，追趕到舊元城，又打敗了他，劉𬩽逃到黎
之，遂走黎陽。三月，攻梁衡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渾州而逃，遂取二州，而邢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徳，以城降。

契丹寇幽州，執握武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

冬，梁謝彦章卒于陽翟。十二月，攻陽翟，王自負轡以壘壘，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距于陽翟，彦章決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梁水擊彦章，破其四壘。八月，大閩千艘，合廬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鎭、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彦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梁軍乘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臨淮，為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廬龍軍節度使。梁王璠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𬩽擊友謙，李存勗敗梁軍于同州。

十八年正月，魏州僧真進獻唐受命寶乾隆。趙將張文禮殺其君懿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予當思之。”

八月，遣趙王王鉉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

陽。三月，晉攻打梁的衡州，衡州刺史米昭投降；攻克磁州，殺了磁州刺史靳昭。四月，晉攻克洺州。八月，包圍邢州，邢州節度使閻寶投降。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渾州而逃，於是晉奪取了這兩個州，而邢州人殺了梁的守將張源徳，以城投降。

契丹侵犯幽州，捉住握武軍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侵犯新州，接着侵犯幽州，李嗣源攻擊趕走了他們。

冬天，梁謝彦章在楊劉駐軍。十二月，晉軍攻打楊劉，李存勗親自率眾軍北渡，於是攻破楊劉。十五年正月，梁、晉在楊劉對抗，謝彦章放黃河水來阻隔晉軍。六月，晉軍渡水攻擊謝彦章，攻破了他的四個寨子。八月，李存勗在魏州大閱兵，會合廬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鎭、定州的十萬軍隊、一萬匹馬，在麻家渡駐軍。謝彦章在行臺駐軍。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趕，在胡柳作戰，晉軍大敗，周德威戰死。梁軍傍晚在土山休息，晉軍重新攻擊，大敗梁軍，梁軍於是在德勝駐軍，建兩重寨子。十六年正月，李存勗兼領廬龍軍節度使。梁王璠攻打德勝南城，沒有攻克。十月，擴建德勝北城。十二月，在黃河以南打敗梁軍。十七年，朱友謙襲擊同州，梁派遣劉𬩽攻擊朱友謙，李存勗在同州打敗梁軍。

十八年正月，魏州和尚傳真進獻唐的受命寶一個。趙將張文禮殺了他的君主懿文禮，來請求依附。二月，以張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李存勗三次辭讓，朱友謙等三次求求，李存勗說：“我當考慮此事。”

八月，派遣趙王王鉉的舊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在鎮州攻打張文禮。史建瑭攻取了趙
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德戰死。十月，梁連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於咸州。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城直來附。十二月，契丹犯涿州，遂寇定州。

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衡州。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王朔領成德軍節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

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為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稹為中書侍郎，同中書侍郎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為樞密使。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

閏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諡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昌、祖妣秦氏皆諡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諡曰武，廟號太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壬寅，李嗣源取鎮州。

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

六月，及王彦章戰于新鄉，敗之。是月，盧程罷。

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

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彦章戰于遞坊，敗之。

冬十月壬申，如鄭州以襲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獲梁。獲翔自殺。丙戌，貶鄭珏為冀州司戶參軍，薊鎮登州司戶參軍；殺州。張文禮死，他的兒子張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德戰死。十月，梁連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於咸州。王處直叛附于契丹，他的兒子王都城直來附。十二月，契丹犯涿州，遂寇定州。

十九年正月，李存審在新城、望都打敗契丹，追賊至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他。八月，梁攻取衡州。九月，李存進在東垣打敗鎮州軍，李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攻克鎮州。李存審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反叛，依附於梁。

夏四月己巳，李存審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為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稹為中書侍郎，同中書侍郎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為樞密使。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

閏四月，追尊先祖及父親為皇帝，祖母、母親為皇后：曾祖李執宜，曾祖母崔氏都諡昭烈，廟號懿祖；祖父李國昌、祖母秦氏皆諡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諡曰武，廟號太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壬寅，李嗣源攻取鎮州。

五月辛酉，梁軍攻取德勝南城。

六月，同王彦章在新的營壘作戰，打敗了他。這月，罷免了盧程。

秋八月，梁軍攻克澤州，守將裴約戰死。

九月戊辰，李嗣源同王彦章在遞坊作戰，打敗了他。

冬十月壬申，赴鄭州襲擊梁。甲戌，攻取中都。丁丑，攻取曹州。己卯，消滅梁。朱敬翔自殺。丙戌，貶鄭珏為冀州司戶參軍，薊鎮登州司戶參軍；殺州。張文禮死，他的兒子張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德戰死。十月，梁連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於咸州。王處直叛附于契丹，他的兒子王都城直來附。十二月，契丹犯涿州，遂寇定州。
李振、趙巓、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

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如洛京。

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繼岌伏誅。繼岌之弟繼岌殺其兄繼岌於潞州。壬辰，畋於伊闕。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鱗鰓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諧諺及大築諺來。庚申，如河陽。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祁於太廟。朝獻於太微。戊辰，享於太廟。

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大赦。癸酉，群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為皇后。

三月己酉，詔訃來。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塗為檢視諸陵使。潞州將楊立反。

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為洺州刺史，內圍獲進封陳德源為洺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大諧諺遣使者來。戊寅，李嗣源克洺州。

六月丙子，楊立伏誅。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

秋七月己酉，如雩山祭天神。

八月，大雨霖，河溢。

九月壬子，置水于城門，以禳災感。甲寅，幸郭崇韜第。丙辰，黑水他們都被滅族。己丑，降下恩詔，死罪囚犯減罪，流配以下囚犯赦免。

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以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派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入洛京。

十二月庚午初一，從汴州到洛京。辛巳，李繼岌被處死。繼岌的弟弟李繼岌在潞州殺了他的哥哥李繼岌。壬辰，皇帝在伊闕打獵。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各鎮進獻鰓鰓貢物。己酉，尋求唐朝宦官。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都遣使臣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諝諺的使臣大築諺來。庚申，皇帝到達河陽。辛酉，從河陽至京。丁卯，七廟神主從太原運至京，祔祭於太廟。在太微宮朝獻。戊辰，在太廟祭獻。

二月己巳初一，皇帝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癸酉，群臣上尊號為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到李嗣源府宅。癸未，立劉氏為皇后。

三月己酉，後祿來朝。庚戌，皇帝賜給跟隨平定汴州及入洛京祭天的立仗軍士以功臣稱號。庚申，工部郎中李塗為檢視諸陵使。潞州將領楊立反叛。

夏五月壬寅，封教坊使陳俊為洺州刺史，內圍獲進封陳德源為洺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大諝諺派遣使者來。丙寅，李嗣源攻克洺州。

六月丙子，楊立被處死。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

秋七月己酉，到雩山祭天神。

八月，大雨霖，黃河泛濫。

九月壬子，在城門儲備水，以祈禱災星消災。甲寅，到郭崇韜府宅。丙辰，黑水派遣使者
遣使者来。

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曄的妻生三男

十一月癸卯，癸丁至伊闍。丙午，

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張全義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毁即

二月己丑，聚餞于新昌。乙亥，

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庚申，

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韬、

五月丁酉，皇太妃懿，廢朝五

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紇為昭宗、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

冬十月壬午，癸癸至伊闍。己酉，

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

十二月己卯，改泰山。癸未，

閏月辛亥，封弟隗存美為卿王，存

來。

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曄的妻生三男

十一月癸卯，癸丁至伊闍。丙午，

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張全義

三年春正月庚子，入東京，毁即位壇為打球

二月己巳，李存勗在新建球場聚眾打球。乙

三月乙未，寒食節，皇帝在西郊望祭。庚

夏四月乙亥，皇帝同皇后一起到郭崇韬、

五月丁酉，皇太妃懿，廢朝五

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紇為昭宗、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

冬十月壬午，癸癸至伊闍。己酉，

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

十二月己卯，改泰山。癸未，

閏月辛亥，封弟隗存美為卿王，存

來。

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曄的妻生三男

十一月癸卯，癸丁至伊闍。丙午，

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張全義

三年春正月庚子，入東京，毁即位壇為打球

二月己巳，李存勗在新建球場聚眾打球。乙

三月乙未，寒食節，皇帝在西郊望祭。庚

夏四月乙亥，皇帝同皇后一起到郭崇韬、

五月丁酉，皇太妃懿，廢朝五

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紇為昭宗、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

冬十月壬午，癸癸至伊闍。己酉，

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

十二月己卯，改泰山。癸未，

閏月辛亥，封弟隗存美為卿王，存

來。

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曄的妻生三男

十一月癸卯，癸丁至伊闇。丙午，

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張全義

三年春正月庚子，入東京，毁即位壇為打球

二月己巳，李存勗在新建球場聚眾打球。乙

三月乙未，寒食節，皇帝在西郊望祭。庚

夏四月乙亥，皇帝同皇后一起到郭崇韬、

五月丁酉，皇太妃懿，廢朝五

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紇為昭宗、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

冬十月壬午，癸癸至伊闍。己酉，

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

十二月己卯，改泰山。癸未，

閏月辛亥，封弟隗存美為卿王，存

來。

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曄的妻生三男

十一月癸卯，癸丁至伊闇。丙午，

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張全義

三年春正月庚子，入東京，毁即位壇為打球

二月己巳，李存勗在新建球場聚眾打球。乙

三月乙未，寒食節，皇帝在西郊望祭。庚

夏四月乙亥，皇帝同皇后一起到郭崇韬、

五月丁酉，皇太妃懿，廢朝五

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紇為昭宗、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

冬十月壬午，癸癸至伊闍。己酉，

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

十二月己卯，改泰山。癸未，

閏月辛亥，封弟隗存美為卿王，存

來。
霸永王，存復薛王，存遜中王，存
入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
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
子二于蜀。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
來。庚辰，殺其弟睦王存又及河中
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乙
酉，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丙戌，
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丁亥，殺李
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
師大、王景、來仁、白奉國，皆滅其
族。

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
樞密使。癸巳，鄭都軍將趙在禮反于
貝州。甲午，敗于冷泉。趙在禮陷鄭
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
軍將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
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
在禮。

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
州守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
衍，滅其族。乙丑，如汴州。壬申，
次亳潁。龍驤指揮軍使姚彦溫以前鋒
軍叛於李嗣源。嗣源入汴州。甲
戌，至自萬勝。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諫
反。

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
新五代史卷六

本纪第六(唐)

明宗嗣源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飲，為雁門部將，生子遨信烈，以騎射事太祖，為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

梁攻京，郢，朱宣、朱瑾求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為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

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州，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歸，謂嗣昭曰：“為公一戰。”乃解鞍弛鎧，憑高為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嗣昭騎犯之，出兵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

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甲器械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鞭以飲嗣源，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渠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騎飲酣，奮韃騃馬，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先世本是夷狄出身，沒有姓氏。父親名飲，是雁門部將，所生兒子遨信烈，以騎馬射箭事奉太祖，為人質樸敦厚，說話很少，辦事謙恭謹慎，太祖把他收為養子，賜名嗣源。

梁進攻兗州、穀州，朱宣、朱瑾請求救兵，太祖派遣李存信帶領三萬軍隊援救。李存信在莘縣遲滯不前，李嗣源另以三千兵先攻擊梁軍，梁軍解圍退去。李存信帶領莘縣很久，被羅弘信襲擊，李存信潰敗逃走，李嗣源獨自斷後而還師，太祖以李嗣源所帶領的五百騎兵賜號“橫衝都”。

光化三年，李嗣昭進攻梁邢州、洺州，兵出青州，遇葛從周的軍隊，李嗣昭大败逃走，梁兵追趕他。李嗣源從小路隨後趕到，對李嗣昭說：“為你打一仗。”於是解下馬鞍，磨礪箭箄，占領高地，擺下陣勢，左右指畫，梁的追兵望見，不知他的用意。李嗣源大聲急呼說：“我捉葛從周，士卒不要動！”於是快馬進犯，出入敵陣，奮起攻擊，李嗣昭相繼進兵，梁軍解圍去。李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脫衣給他穿，並賜藥物，以此慰勞他。從此李橫衝的威名顯赫於四方。

梁、晉在柏鄉相對抗，梁的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甲器械都與馬的顏色相同，晉兵望見都很畏懼。莊宗舉起酒盅讓李嗣源飲酒，并說：“你望見梁軍的赤、白馬畏懼嗎？即使我也膽怯。”李嗣源笑着說：“祇是表面可怕，明天都將進入我們的馬房。”莊宗很高興地說：“你應以氣勢吞掉他。”李嗣源於是舉起酒盞喝乾酒，
犯其白馬，挾二禡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

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懷、領三州。莊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

同光元年，徙鎮横海。是時，梁、唐相拒於河上，李繼璟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璟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襲郢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關河之兵久矣，其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惟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郢州，郢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兼漢馬步軍副都總管。

梁軍攻破德勝南砦，莊宗退保陽劉，王彦章急攻郢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為前鋒擊梁軍，追至中都，擒彦章及梁監軍張漢傑。

彦章雖敗，而段凝恃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禦，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莊宗曰：“彦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州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圖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義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破樓立于潞州。六月，改鎮宣武，兼營漢内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犯濱陽，嗣源敗之于涿州。

三年，改鎮成德。莊宗幸駐，諸

天成元年，郭崇韬、朱友謙皆以譖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群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

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

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群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晦為樞密使。詔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駙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廊，皇帝即位于柩前，易錦衰以哀冕。壬子，魏王繼友薨。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樂譔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

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

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叛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暹。己亥，諫伏誅。

秋七月庚申，安重暉殺殿直馬廷于御史臺門。契丹使梅老遂歸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己卯，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貶韋説為叡州
州刺史，韋執靖為同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陸州，說于合州。

八月乙酉朔，陕州鹽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丁酉，以象笏三十
二賜百官之無笏者。詔命于冷泉宮。己亥，契丹犯邊。丁未，平盧軍節度
使霍彦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儉。甲寅，詔置張志忠為太原少尹。

九月己未，至徐德宮及袁贊豐

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
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使大鬼
主傳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沒骨嫣
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旱，辛亥
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素。癸
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
卿崔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

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
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
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為襄州刺
史，既而殺之。戊戌，山南東道節度
使劉詢為南面招討使，以伐荆南。

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圍，群臣賀
宴。盧臺愛，賜其將烏震。新羅使林
彦來。

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晊等伏
誅。

六月丙戌，任圜罷。庚子，幸自
司馬坡，祭突厥神。

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鄧取
慶、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韋
誨。

八月乙酉，牂牁使宋潮化及昆明
使者來。

九月庚午，胡頭使如遼山來。壬
申，契丹使梅老來。

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
刺史。甲申，流放豆盧革到陸州，流放韋詔到合
州。

八月乙酉初一，陕州鹽石縣百姓高存的妻子
生三個男嬰。丁酉，以三十二隻象笏賜給
各個沒有笏的官員。在冷泉宮察看莊稼。己亥，
契丹侵犯邊境。丁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了
登州刺史王公儉。甲寅，封醫官張志忠為太原少
尹。

九月己未，至徐德宮及袁贊豐的府宅。

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
武衛大將軍李卑晚派大鬼主傳能何華來。辛
丑，契丹派沒骨嫣來告知阿保機去世消息，朝廷
停止三天朝會。旱災，辛亥下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初一，改名為遼。癸亥，端
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為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壬午初一，新羅使臣張芬來朝。西川節
度使孟知祥殺了他的兵馬都監李嚴。丙申，赦免
京城的囚犯。封郭從謙為襄州刺史，不久殺了他。
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詢為南面招討使，
征伐荆南。

三月壬子初一，到會節圍，群臣出錢赴宴。
盧臺叛亂，殺了他的將領烏震。新羅使臣林彦來
朝。

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晊等被處死。

六月丙戌，任圜罷職。庚子，到白司馬坡，
祭祀突厥神。

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鄧取
慶、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韋
誨。

八月乙酉，牂牁使臣宋潮化及昆明
使臣來朝。

九月庚午，胡頭使臣如遼山來朝。壬
申，契丹使梅老來朝。

冬十月乙酉，入見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
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辛丑，德音釋繫囚。是月，傅築於霍彦威。

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

十二月己丑，回鶴西界吐蕃遣使者來。甲辰，畋于東郊。丙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憲謚曰孝恭，廟號惠祖，祖妣劉氏謚曰孝恭昭；曾祖敬謚曰孝賢，廟號毅祖，祖妣張氏謚曰孝賢順；曾祖敬謚曰孝友，廟號烈祖，祖妣何氏謚曰孝友僖；考謚曰孝成，廟號德祖，妣劉氏諡曰孝成懿。立廟于慶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

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思魯來。乙未，孔循罷。戊戌，回鶴使李阿山來。

三月丁未朔，御札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鄭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

夏四月戊寅，延光罷。乙酉，遂征趙遣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五月，契丹禿籁入于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為樞密使。封回鶴可汗王仁裕為順化可汗。

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延隱。

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詐契丹首領楊鳳 Husband。慶州防禦使曹延隱反。

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丁巳，突厥使張慕晉來。

十一月壬午，吐渾使念九來朝。甲午，王建立罷。殷反叛，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戰死。己丑，朱守殷自殺。乙未，殺了以太子太保退休的任圜。辛丑，下恩詔釋放囚犯。這月，傅築於霍彦威。

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朝。

十二月己丑，回鶴西面的吐蕃派遣使臣來朝。甲辰，在東郊打獵。丙午，追尊先祖及父親為皇帝，祖母及母親為皇后：高祖憲謚號孝恭，廟號惠祖，高祖母劉氏諡號為孝恭昭；曾祖敬謚號孝賢，廟號毅祖，曾祖母張氏諡號為孝賢順；祖父樂諡號為孝靖，廟號烈祖，祖母何氏諡號為孝靖僖；父親樂諡號為孝成，廟號德祖，母親劉氏諡號為孝成懿。在慶州建立祖廟。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攻陷平州。

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思魯來朝。乙未，孔循罷職。戊戌，回鶴使臣李阿山來朝。

三月丁未初一，皇帝親筆下令求直言。己未，鄭珏罷職。癸亥，封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鄭克歸州。戊辰，封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

夏四月戊寅，延光罷。乙酉，遂征趙遣使臣來朝。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五月，契丹禿籁進入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為樞密使。封回鶴可汗王仁裕為順化可汗。

秋七月己未，殺了齊州防禦使曹延隱。

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捉住契丹首領楊鳳 Husband。慶州防禦使曹延隱反。

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伐曹延隱。丁巳，突厥使臣張慕晉來朝。

十一月壬午，吐渾使臣念九來朝。甲午，王建立罷職。
十二月，李敬周攻克慶州，竇廷琬伏誅。辛亥，幸康義誠第。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鶩使議撥都督來朝。
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辛酉，晏球獻賂的。趙敬怡賜。丁卯，崔協賜。庚午，至自汴州。
三月丙戌，殺侄從璨。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使撲呂環來求禦饋，殺之。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己已，朝群臣，賀朔。乙酉，詔諡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
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璝。
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來。丁未，吐渾首領然公山來。乙卯，歎項折邇明來。已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
九月癸已，殺供奉官烏昭邇。
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
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閩馬于苑。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為大內留守。
二月，戊戌，黑水兀兒遣使者來。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御營使。癸丑，朝獻于太廟。甲寅，享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為皇后。
夏四月戊戌，安重誨誅河中衛内指揮使楊彦溫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彦稠討伐楊彦溫。辛亥，索自通捉住並殺了楊彦溫。戊午，群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
來朝。

五月丁丑，回鶴使臣薠栗祖來朝。庚辰，回鶴使臣安黑連來朝。

秋七月壬午，訪謁宗子孫安葬處。

八月乙未，封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三司使。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為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高宗來降。乙卯，吐渾康合畢來朝。丙辰，封子從厚為宋王。

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嚈來朝。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

冬十月丁酉，始藏冰。甲辰，賜衛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封軍業。己巳，董璋陷閩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

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賜于太廟。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

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鄜國公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鶴順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來。安重詢討董璋。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

二年春正月戊辰，尹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靼使列六薛孃居來。

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熟、吐渾使康萬琳來。辛丑，安重詢罷。

三月，趙鳳罷。丁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
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诲及其妻張氏、子崇贊、崇緒。
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鶩姑來。
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
冬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者來。辛丑，旌表棣州民邢剎門間。
十二月甲寅朔，除纓冕，初稅農具錢。己未，西涼府遣使者來。己巳，回鹘使安崇思來。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乙酉，渤海、回鹘皆遣使者來。
二月乙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
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
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者來。
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紱襲封鄞國公。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綏州。
六月甲寅，封王建為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斡首領劉哥以其族來附。
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
冬十月庚申，幸石敬塘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遇來。
三月甲辰，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后。
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侄從溫為兗王，從瓊為洋王，從敏為涇王。丙戌，契丹使述骨卿來。
秋七月乙未，回鹘都督李末來，獻白鶴，命放之。
八月戊申，大赦。
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
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
閏五月丁酉，殺掉以太子太師退休的安重诲
及他的妻子張氏、兒子安崇贊、安崇緒。
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鶩姑來朝。
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
冬十一月戊申，吐蕃派遣使者來。辛丑，立
牌坊表彰棣州百姓邢剎一家。
十二月甲寅初一，廢除煉鐵的禁令，開始徵
收農具稅錢。己未，西涼府派遣使者來朝。己巳，回鹘使安崇思來朝。辛未，渤海使臣文成角來朝。党項侵犯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臣拽骨來朝。己酉，渤海、回鹘都派遣使者來朝。
二月乙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同党項在牛
兒谷作戰，打敗了党項。
三月甲申，契丹派遣使者來朝。
夏四月庚申，新羅派遣使者來朝。
五月己丑，二王後代、詹事司直楊延紱封
鄞國公。丙午，孟知祥攻打董璋，攻陷綏州。
六月甲寅，封王建為高麗國王、大義軍使。
孟知祥殺了董璋，攻陷東川。達斡首領劉哥帶領
他的宗族來歸附。
秋八月己卯，吐蕃派遣使者來朝。
冬十月庚申，到石敬塘府宅。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
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戊午，孟知祥使臣朱遇來朝。
三月甲辰，追封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后。
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為潞王，李從益
為許王，侄子李從溫為兗王，李從瓊為洋王，李
從敏為涇王。丙戌，契丹使臣述骨卿來朝。
秋七月乙未，回鹘都督李末來朝，進獻白
鶴，下令放掉。
八月戊申，大赦天下。
九月戊戌，趙延壽罷職。封山南東道節度使
朱弘昭為樞密使。
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職。封三司使馮贇為
馮纂為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

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崩於雍和殿。

呜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三代邪！

予聞長老之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三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官人、伶官；廱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慶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齋，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雨，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谿布賑，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賦，輒賜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謚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

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韋聲色，不樂遊畋。在位七年，於三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豐登，生民安賴以休息。

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從榮父子之間，不以端士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歎恨而終。

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
樞密使。壬申，到士和亭，得病。

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帶兵入興聖宮，未攻克，被處死。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了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在雍和殿駕崩。

唉，自古以來太平時代少而戰亂時代多！三代為天子之王的，都有幾百年，可稱道的，幾個君主罷了，何況後代呢？何況五代呢？

我聽年老的人對我說：『明宗雖出身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義，關心百姓。』在五代的君主中，有值得稱道的地方。他曾晝上燒香，仰頭向天禱語說：『我本是蕃人，哪能治理好天下！戰亂的時間太長了，希望老天爺早生聖人。』從初即位起，就減罷宮人、樂官；廢除內藏庫，四方上獻的物品，全部歸官府。慶壽殿火災，官府修理宮殿，諸加紅色塗漆，他感嘆說：『老天以火災告誡我，哪能更加奢侈！』有一年天旱，不久下雪，露坐在庭中，下詔武德司不應掃雪的雪，說：『這是老天賜給我的。』多次向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說說謝恩賜 bestowed on the officials，於高興地說：『我怎麼配得上，應該與你們做好事，來報答上天。』有貪婪的官吏，就處死，說：『這是百姓的蛀蟲！』以詔書褒謚康澄的官吏孫岳等人，來勉勵訓誡天下。他愛民恤物，因爲他想治理好天下。

他即位時，年事已高，不近聲色，不喜遊獵。在位七年，在五代的君主中，是在位最久的，戰爭大體停息，多年五穀豐收，老百姓確實賴此休養生息。

然而夷狄性格剛果，仁慈而不能明判是非，多次以無罪誅殺臣僚。至於李從榮父子之間，不能考慮災難預先防備，倉促發生事變，結果使李從榮陷於大惡，帝也因此懊悔而死。

正當這個時候，大理少卿康澄上奏疏諫時事，他說：『治理國家有五個方面不值得畏懼，有六個方面極其可懼：日月星運行不合規律不值
得畏懼，天象出現變異不值得畏懼，小人荒誕的話不值得畏懼，高山崩塌河川枯竭不值得畏懼，水災旱災蝗蟲之災不值得畏懼。賢能的讀書人應居不出極可憐，士農工商不守本業極可憐，上下相互屈從極可憐，廉恥之心消失極可憐，毀譽不合實際極可憐，聽不到直言極可憐。”有識之士都讃美康澄的話切中時弊。如李從榮事變，任圜、安重诲等之死，可說上下屈從，毁譽不合實際的弊端。然而康澄的話，難道只是一時的弊病？凡是治理國家的，可不引以爲戒嗎？
新五代史卷七

本纪第七(唐)

愍帝李從厚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姬，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都。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

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官孟漢瓊召王于臥，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癰喪于西宮，皇帝卽位於柩前，群臣見於扵東，復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庚戌，登光政門樓，存問軍民。辛亥，詔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詔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慎為副，中書舍人王弘為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鎔為護軍使，御史中丞楊敏為儀仗使，左僕射廷判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丁卯，禪。

應順元年正月壬申朔，詔朝于廣壽殿。乙亥，諸司僕役皆用北面。戊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來。丁未，朱弘昭、馮道獻錢
助作山陵。

閏月丙午，冊皇太后。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錢緞助作山陵。

二月庚寅，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為副。

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於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為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於從珂，思同棄歸於京師，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於從珂。戊辰，如衡州。

廢帝李從珂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為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年七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梁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

同光二年，為衡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石門軍。明宗封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戍兵自曲陽、孟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是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長，樞密使安重诲患之，乃縞詔河中裨將楊彦溫戍代之。王聞馬于黃龍荊，彦溫即閉門拒之，王止於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

閏正月丙午，冊封皇太后。甲寅，冊封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錢緞幫助建築陵墓。

二月庚寅，視察建築陵墓情況。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叛。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薬彥稠為副都部署。

三月丙辰，王思同的軍隊潰散，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率他們的軍隊反叛，投降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為副使。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反叛，投降從珂，王思同逃往京城，沒能到達，被殺。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反叛，殺了馮贇，朱弘昭自殺，安從進他們兩個的人頭交給李從珂。戊辰，帝赴衡州。

廢帝是鎮州平山人。本來姓王氏，他的家世低微卑賤，母親魏氏，年少守寡。明宗為騎兵將領時，經過平山，掠得他們。魏氏有一個兒子叫阿三，已十多歲，明宗收為養子，取名叫李從珂。到長大後，狀貌雄偉，謹慎誠實，很少說話，而駑駑英勇，善於作戰，明宗非常喜愛他。自從晉軍在黃河沿岸與契丹作戰，李從珂經常立功，莊宗叫他的小名說：“阿三不徒與我同年，他的敢於作戰也類我。”

同光二年，為衡州刺史、突騎指揮使，在石門戍守。明宗討伐趙在禮，從魏回軍向南，李從珂率領戍守的軍隊從曲陽、孟縣馳馬出常山追隨明宗。明宗向南進軍，兵很少，得知李從珂兵在後，軍聲大振。明宗入京即位，任命李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封為潞王。這時，明宗已年老，潞王在各個兒子中年齡最大，樞密使安重诲擔心此事，於是僞造詔書命河中裨將楊彥溫謀害他。潞王在黃龍荊閲馬，楊彥溫就閉城門不讓他回河中。潞王在虞鄉停留井上奏此事，明宗召潞王回京城，讓他住在清化里府宅。安重诲多次請求按
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起王為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

長興三年，為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時典禁兵，為控鶉指揮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賾用事，乃重吉兵職，出為義州團練使。又徙王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為代。初，安重誨得罪黃河中，以從璋為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鎮兵皆潰。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於唐，來降。甲子，次華州，授執誨彥稠。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彦威、陝州康思立叛於唐，來降。己巳，次陝。康義誠叛於唐，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璋。愍帝出居於衡州。

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橋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宫，遂見群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帝即位。丙子，授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五月以賞軍。戊寅，弑鄂王，慈州刺史宋令勸死之。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殺康義誠及張彦稠。

五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諌議大夫韓昭胤為樞密使，莊宅使劉廷朗為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甲寅，賜勸進軍人、宗子官。

六月庚辰，幸范延光及索自通第。

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頴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營官進。

九月，契丹寇邊。

dag 二月戊戌，李愚、劉昫罷職。

dag 二月乙亥，封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昭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侵犯雲州。庚寅，到龍門。早。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罷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為皇太后。

三月辛丑，封武節度使趙延壽為樞密使。

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使。契丹寇邊。

六月癸未，群臣獻計城都馬。

秋七月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朝。劉延皓罷職。

九月己酉，刑部尚書房晟為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為雍王。

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

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為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降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石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

六月癸亥，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大雁軍事。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

秋七月己申，改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石敬瑭。

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來。

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大
败，契丹在晋安包围了张敬達。戊申，前往河陽。

冬十月壬戌，搜求馬匹，徵召百姓为兵。
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勳为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置。
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澆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皇帝崩。

呜呼，君臣之際，可谓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之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悟，故先事而言，則難信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譟區區獨見潰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未族，其隄自兹。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壇，路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愧於重諫矣，哀哉！

唉，君臣關係，可謂難處！聰明的人在未出現苗頭前就有深慮故能預先知道，愚昧的人告訴他禍難即將臨頭而仍不知憂懼。因此，在事變發生以前告誡，即使是忠告而不被相信，事至臨頭纔後悔，那來得及呢？安重诲見見不足道，只看到潞王對國家的危害，而謀劃得又不好，以致遭殺身滅族之禍，裂縫就從這裏開始。到愍帝死，埋於徽陵，只有一個小土堆，過路的人看到，都為他悲哀。假使明宗地下有知，或許有愧於安重诲吧，可悲啊！
新五代史卷八

本紀第八（晋）

高祖石敬瑭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
察穉鴨，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
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
尒起於雲、朔之間，察穉鴨以善騎
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
史。察穉鴨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
得其姓之始也。

敬瑭為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
妻以女，是為永寧公主，由是常鸞明
宗帳下，號左射軍。

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鄴急攻清
丘，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劉所
掩，敬瑭以十餘騎横槊馳擊，取之以
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啖以酥，
啖酥，義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十
五年，莊宗戰于胡柳，前鋒周德威戰
死，敬瑭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
兵。明宗戰胡柳套，楊村，為梁兵所
敗，敬瑭常諫明宗於危。

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
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已所
以不反者。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
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緘諸者兵
家大忌，不如速行。顧得騎兵三百先
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亦得之可
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驅騎三百，
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
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
西還，明宗以敬瑭為前鋒越河水，且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他的父親察穉
鴨，本來出自西夷，自從朱邪歸順唐朝，跟隨朱
邪入陰山居住。以後，晉王李克用在雲州、朔
州之間興起，察穉鴨因善於騎馬射箭，常常跟
隨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察穉鴨生敬
瑭，姓石，不知道他是怎樣開始得到石姓的。

石敬瑭為人沉厚少言語，明宗很喜歡他，以
女兒作他的妻子，這就是永寧公主，從此常屬明
宗帳下，號左射軍。

莊宗已得魏州，梁的將領劉鄴緊急攻打清
丘，莊宗快馬援救，軍隊未來得及擺成陣勢，就
被劉鄴襲擊，石敬瑭帶十多名騎兵橫握長矛奔馳
攻擊，援救莊宗回來。莊宗拊着他的背稱他豪
壯，親手給他酥吃，給酥吃是夷狄看重的，從此
名動軍中。十五年，莊宗在胡柳作戰，前鋒周德
威戰死，石敬瑭率左射軍跟隨明宗重新擊敗梁
兵。明宗在胡柳套、楊村作戰，被梁軍打敗，石
敬瑭常使明宗脫離危險。

趙在禮叛亂，明宗征討，到魏州後發生兵
變，明宗本想自己回到天子那裏，說明自己沒有
反叛。石敬瑭獻計說：“哪有在外發生軍變，最
高將領獨自無事的呢？而且猶豫不決是兵家大
忌，不如急速前進。希望能給我三百騎兵先攻打
汴州，夷門是天下的要害，奪得夷門可以成就大
事。”明宗認為對，給了他三百騎兵，渡過黎陽
作前鋒，明宗於是進入汴州。莊宗從洛陽隨後到
達，不能入，而兵士都潰散離去。莊宗西回，明
宗以石敬瑭為前鋒奔赴汜水，並收集莊宗逃散的
收其散卒。莊宗遇弑，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

在唐政事而急召之。時，諸侯多不奉法，商州陶紀、衞州李載皆以貪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表簡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鎮天下，而以敬瑭為首。

天成二年十月，從幸汴州。為御營使，拜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五月，拜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為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復兼六軍諸衛副使。鎮河陽三城，未行，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瑭疑其必及邠，不欲為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輒復辭行。明宗數黃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瑭為請，乃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副使，乃行。

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愍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青州而去。廢帝即位，敬瑭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眾多，吾當內懸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為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為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士卒。莊宗被殺，明宗入京即位，任命石敬瑭為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

在邠州政以廉潔聞名。此時，諸郡多不守法，鄭州陶紀、衞州李載皆以貪污論死，明宗下詔書表簡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鎮天下，而以石敬瑭為首。

天成二年十月，隨帝到汴州，為御營使，授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仍保留；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稱號。三年四月，改鎮天雄，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五月，任命為駙馬都尉。董璋在東反叛，為行營都招討使，沒有攻克東川而回。又兼六軍諸衛副使。改鎮河陽三城，未赴任，而契丹、吐渾、突厥都入侵，這時，秦王李從榮統六軍，石敬瑭估計他必定遭災禍，不想作他的副手，於是自己請求去抵抗。當詔書頒出，仍未去掉六軍諸衛副使的職務，就再次辭行。明宗多次召見大臣，問誰可以去抵抗，范延光、趙延壽等最後都請派石敬瑭去，於是任命他為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去了六軍副使職務，這纔前去抵抗。

第二年，明宗去世，愍帝即位，加授中書令。三月，改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再鎮太原，來朝京師。愍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愍帝出奔，在路上遇見石敬瑭，石敬瑭殺了愍帝的一百多個隨從，把愍帝囚禁在衛州後離去。廢帝即位，懼疑石敬瑭必定反叛。

天福元年五月，改鎮天平，石敬瑭果然不接受命令，對他的僚屬說：“先帝授予太原老當為，今無故而遷，是疑我反。且太原地險而眾多，吾當內懸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為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為明宗後。廢帝下詔書削奪石敬瑭的官爵，命張敬達等征討，石敬瑭向契丹求援。
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入，與唐兵戰，大敗。散環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為父子。

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薊、遼、雲、武、襄州入契丹。己亥，大赦，改元。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

閏十一月丙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戶部侍郎趙瑋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約及其子延壽叛於唐來降，契丹鎖之以歸。己卯，次河陽，節度使樊從簡叛於唐來降。辛巳，至自太原。盧文紀、姚鏞罷職。甲申，大赦，殺張延朗、劉延朗，赦房暘。

十二月乙酉，如河陽。追降王從珂為庶人。丁亥，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判史鄭玩。辛卯，御札求直言。癸巳，鎮州牙內都虞候祕瓊逐其節度副使李彦琦。同州裨將門鍾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副使李彦贊。辛巳，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反叛降吳。丁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戊寅，兵部侍郎李崧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為公，及隴山公為二王，以周倉公為三恪。

二月丁巳，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

三月庚辰，如汴州。

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趙瑋使于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宗苑使李可

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入，與唐兵作戰，大敗。石敬瑭晚上出北門與耶律德光相見，約為父子。

十一月丁酉，石敬瑭即皇帝位，國號為晉。將幽、涿、薊、檀、順、瀛、薊、遼、雲、應、新、薊、儒、武、襄州納入契丹版圖。己亥，大赦天下，更改年號。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

閏十一月丙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戶部侍郎趙瑋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約及其子延壽叛於唐來降，契丹囚禁他們而回。己卯，到達河陽，節度使樊從簡叛於唐來降。辛巳，從太原至京。將盧文紀、姚鏞罷職。甲申，大赦天下，殺了張延朗、劉延朗，赦免了房暘。

十二月乙酉，進入河陽。事後賤王從珂為庶人。丁亥，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了刺史鄭玩。辛卯，皇帝親筆下令求直言。癸巳，鎮州牙內都虞候祕瓊驅逐節度副使李彦琦。同州裨將門鍾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了他的副使李彦贊。辛巳，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反叛降吳。丁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了齊州防禦使祕瓊。戊寅，兵部侍郎李崧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為公，以隴山公為杞、宋二王後，以周倉公為荀、祝、陳三恪。

二月丁巳，契丹使臣皇太子解里來朝。

三月庚辰，如汴州。

夏四月丁亥，赦免囚犯，減免百姓租賦。趙瑋出使到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獻助國錢。契丹使臣宮苑使李可來。
五月丁卯，皇帝親筆下令求直言。丁丑，追尊先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祿諡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秦氏諡曰孝安元；曾祖鄭諡曰孝簡，廟號肅祖，祖妣安氏諡曰孝簡恭；祖室諡曰孝平，廟號獻祖，祖妣來氏諡曰孝平獻；考紹雍諡曰孝元，廟號獻祖，妣何氏諡曰孝元恭。

六月癸未，契丹遣使夷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箭于義成軍節度使符彥饒。丁未，楊光遠為魏府四面行營都部署。東都巡檢張從實反，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實寇河陽，殺皇子重信；寇河南，殺皇子重乂。

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暎叛奔于吳，不克，伏誅。右監門衛大將軍黃繼英叛降于張從實。義成軍亂，殺戍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寅，戊將奉國指揮使馬元執符彥饒歸于京師，命殺之于赤園。乙卯，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威克汜水關。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暎殺其節度使周瓊，右衛大將軍李金全討之。

八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添都馬。乙巳，赦免死罪囚及張從賓、符彥饒、王暎餘黨。

九月，楊光遠進獻粟米。冬十月辛巳，禁造甲兵。三年春二月戊戌，諸鎮皆進物以助國。

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來。丁丑，禁私造銅器。

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

五月壬戌，皇帝親筆下令求直言。丁丑，追尊先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祿諡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秦氏諡曰孝安元；曾祖鄭諡曰孝簡，廟號肅祖，祖妣安氏諡曰孝簡恭；祖室諡曰孝平，廟號獻祖，祖妣來氏諡曰孝平獻；考紹雍諡曰孝元，廟號獻祖，妣何氏諡曰孝元恭。

六月癸未，契丹遣使夷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箭于義成軍節度使符彥饒。丁未，楊光遠為魏府四面行營都部署。東都巡檢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殺皇子重信；寇河南，殺皇子重乂。

秋七月，張從賓攻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暎反叛，逃奔到吳，未成，被處死。右監門衛大將軍黃繼英反叛，投降張從賓。義成軍叛亂，殺了守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寅，戊將奉國指揮使馬元執符彥饒送到京城，下令在赤園殺了他。乙卯，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威攻克汜水關。壬申，楊光遠攻克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暎殺其節度使周瓊，右衛大將軍李金全討伐王暎。

八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添都馬。乙巳，赦免死罪囚及張從賓、符彥饒、王暎餘黨。

九月，楊光遠進獻糧食。冬十月辛巳，禁止製造鍛甲兵器。三年春二月戊戌，各鎮都進獻物品以助朝廷。

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的使臣翟全福來朝。丁丑，禁止私造銅器。

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造受命寶。
八月戊寅，遣道及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令使。壬午，澶州刺史馮煒降。丙戌，詔御史問選。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令子於契丹。

九月己酉，赦苑延光。己未，歸靜安宮劉守威，金吾倅契官王殷，司天雞叫學生殷暉子契丹。于闐使馬繼業來，回鶻使李萬金來。已乙，赦魏州，蠲民稅。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為樞密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頌來奉冊命，稱英武明義皇帝。庚辰，升汴州為東京，以洛陽為西京，雍州為晋昌軍。戊子，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己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大赦。庚子，封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

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為鄭都。壬戌，除鑄錢令。

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為鄭王。

四年春正月，盜發唐愍皇帝墓。辛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為樞密副使。癸酉，表詔出征，李自倫門閼。

三月乙巳，回鶻使其都督拖里敦來。丙辰，頒《調元歷》。置州戌將王彦忠以懷遠城反。己未，彦忠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

夏四月辛巳，封回鶻可汗王仁美為奉化可汗。甲申，廢樞密使。

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

閏七月壬申，桑維翰罷職。

八月己亥朔，河南都決口。庚戌，進犯涇州，彰義軍節度使張彥澤敗之。執其首領野離羅蝦蟆。

九月丁丑，契丹使粘木孤來。癸未，封李從益為邠國公以承繼唐業。丙戌，高麗王建使其虞候侍郎邢順來。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唐太
宗、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郊。戊子，契丹使遙折來。吐蕃塞延延族來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己丑，回鶿使石海金來。

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

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使李全叛附于唐。

六月癸卯，李昇遣其將李承裕入于安州，李全叛于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裕戰，敗之。丁巳，呂安州，承裕奔于雲夢，全節執而殺之。

秋八月丁酉，閔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閔稼于西門。

冬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來。

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

六月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為興安王，置邸為昌寧公。

二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

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

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蘇同海來。

八月壬辰，如鄭都，開封尹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京內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出使於契丹。

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彥幹使于契丹。丁丑，吐渾使白可久來。河決中都，入于澶河。

冬十月，河决澶、濮、鄆、澶州。山南道節度使安從進反。

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

宗、唐莊宗、唐明宗、唐愍帝的廟宇。戊子，契丹使遙折來。吐蕃塞延延族來歸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初一，下恩詔廢除老百姓的公私債務。己丑，回鶿使石海金來。

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

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使李全反叛，歸附南唐。

六月癸卯，李昇派遣他的將領李承裕入安州，李全逃奔到南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同李承裕作戰，打敗了李承裕。丁巳，馬全節攻克安州，李承裕逃奔到雲夢，馬全節捉住並殺了他。

秋八月丁酉，在西郊觀看禾稼。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了太子太師范延光。

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在沙臺觀看禾稼。

冬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來。

十一月丙子，冬至，開始用二舞。

六月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為興安王，封御邸為昌寧公。

二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免除百姓二年至四年以前的賦稅。

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朝。

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蘇同海來朝。

八月壬辰，進入鄭都，開封尹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京內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出使於契丹。

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彥幹出使於契丹。丁丑，吐渾使白可久來朝。黄河在中都決口，流入澶河。

冬十月，黃河在澶、濮、鄆、澶州決口。山南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叛。

十一月丁丑，任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伐安從進。
十二月丙戌初一，郕王重貴改為廣順尹，改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安重榮戰于秦城，敗之。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順。庚午，契丹使達剌來。

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詳威塞決河于澶州。

閏月，天興蝗食麥。
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為太后。

六月丙辰，吐渾使念成漢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

十二月丙戌初一，郕王重貴為廣順尹，改封為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同安從進在唐州作戰，打敗了安從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叛。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派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同安重榮在宗城作戰，打敗了安重榮。

七年春正月丁巳，攻克鎮州，安重榮被處死，赦免廣順。庚午，契丹使者達剌來。

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詳威在澶州堵塞了黃河決口。

閏三月，天興蝗蟲吃麥苗。
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為太后。

六月丙辰，吐渾使者念成漢來朝。乙丑，皇帝在保昌殿駕崩。
新五代史卷九

本纪第九（晋）

出帝石重貴

出帝石敬德，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貴幼，故重貴得立。

重貴少而謙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重貴為太子，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

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冬，為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滑，留守東京，已而為廣晉尹，徙封齊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於柩前。庚午，使右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為祭於相州之西山。如京使李仁虔使于契丹，契丹使梅李來。丙子，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中書侍郎李光源為副，太常卿崔誥為禮儀使，戶部侍郎、鴻臚寺卿為署事，御史中丞王易簡為儀仗使。己卯，四方館使中書舍人、右金吾衛大將軍梁崇簡使于契丹。

秋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輟朝三日。丁酉，使石德超撲馬于相
州之西山。庚子，大赦。甲辰，契丹使通事来。

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庚申，天平军节度使景延广、義成军节度使李守貞，隨德軍節度使郭譔，進寳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

来。庚午，葬祖宗母於魏縣。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来。

九月辛丑，李守貞為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

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来。庚午，回鶻遣使者来。

十一月，契丹使大卿来。庚寅，葬聖文武孝皇帝于顯陵。己亥，牛羊使董殿使于契丹。庚子，楊高祖神主于太廟。辛丑，楊高祖靈車所過民間租之半。

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遣百餘人迎還。契丹使越使令骨支来。辛未，又遣使野里巳来。丙子，於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

元忠皆遣使附再昇以来。乙，蝗。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奴多來。

二月壬子，景延廣為御營使。己未，如東京，敕廣晋府囚。庚申，次

澶州，赦囚。乙丑，至自鄴都。庚

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庬，焚御

衣、紙錢。

三月己卯朔，趙埜罷。毘昌軍節

度使桑維翰為侍中。辛丑，引進使、

t府卿孟承範使于契丹。蝗。

夏四月庚午，董殿使于契丹。供

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

五月，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捕蝗

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為宋

王。癸卯，馮道罷。甲辰，以旱、蝗

大祥。

六月庚戌，祭蝗于皋門。癸亥，

馬祭祀。庚子，大赦天下。甲辰，契丹派使臣通

事来。

八月戊午，高行周攻克襄州。庚申，天平軍
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隨德軍節
度使郭譔，進寳糧補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

来。庚午，在魏縣安葬皇祖母。癸酉，契丹派遣他們的客省使張九思來。

九月辛丑，李守貞為已故皇帝山陵都部署。

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来。庚午，回鶻

派遣使者来。

十一月，契丹使大卿来。庚寅，在顯陵安
葬聖文武孝皇帝。己亥，牛羊使董殿使于契

丹。庚子，在太廟祔祭高祖神主。辛丑，減免高
祖靈車所經之地百姓的一半租稅。

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獻一百頂帳
篷。契丹于越派遣令骨支來。辛未，又派遣野里
巳来。丙子，於闐派遣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
元深，瓜州曹元忠都派遣使臣隨劉再昇來。有
旱災、蝗災。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派遣烏奴多來。

二月壬子，封景延廣為御營使。己未，進入
東京，赦免亙晉府的囚犯。庚申，到澶州，赦免
囚犯。乙丑，從鄴都到京。庚午，寒食節，在南
莊遙祭顯陵，焚皇帝衣服、紙錢。

三月己卯初一，罷趙埜職。封晉昌軍節度
使桑維翰為侍中。辛丑，引進使、
t府卿孟承範使于契丹。有蝗災。

夏四月庚午，董殿使于契丹。供奉官張福率
領威順軍在陳州捕蝗。

五月，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在中都捕蝗。
丁亥，追封皇帝的伯父石敬儒為宋王。癸卯，馮
道罷職。甲辰，因早災、蝗災大赦天下。

六月庚戌，在皋門祭天求免蝗災。癸亥，供
供奉官七人率領奉國軍在京城附近捕蝗。辛未，以
借為名搜括百姓糧食，藏糧食者殺。

秋七月甲午，冊封皇太后。丁酉，
射于南莊。契丹使梅里等來。甲辰，
供奉官李漢超率奉國軍捕蝗于京城。

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
粟。辛亥，檢民青苗。

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為
皇太妃。丙申，幸大年莊及景延廣
第。

冬十月戊申，立馮氏為皇后。壬
子，畋于近郊，幸沙塲。丙寅，契丹
使通事劉胤來。庚午，括借民粟。

十一月己卯，董殿使于契丹。甲
申，幸八角，閱馬牧。乙未，契丹使
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
青州。辛丑，高麗使使其廣平侍郎徐文
來。

十二月癸丑，給事中趙光範、登
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
使太相來。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
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
滄州。乙卯，陷貝州。庚辰，歸德軍
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契
丹入雁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
使于契丹，至於郾城，不得進而還。
大饑。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周留
守東京，景延廣為行營使。乙酉，北
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議武
于澶州。契丹屯于京城，趙延壽寇南
樂。甲午，劉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
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
丑，劉知遠及契丹僞王戰于秀容，敗
之。澶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

二月戊申，前軍都虞侯李守貞及
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
行營都虞侯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
敗之。
三月癸酉，及契丹戰于塞城，契丹去。己丑，顧州刺史白從淵及契丹戰于水次，敗之。癸巳，籍民為武定軍。

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撫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濼州，赦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安，敗之。辛酉，率僣民財。

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亥，鄭都留守張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為青州行營都部署。

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為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決漬州，環梁山，入于汶、濟。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詠門閥。

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

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為北面行營副都統，鄭都留守馬全節為副招討使。

十二月甲子朔，赦免于虜門。丁已，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

閏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為御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
二月己巳，王復發陽。以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為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丙子，大閱於城北。戊戌，聞馬於鐵丘。戊申，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

三月戊戌，契丹陷邢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敗於城北。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以將孫方諫及契丹皆死战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於衛村，又敗之。

夏四月戊寅，勞旋於咸城。己卯，勞旋於王莽河。甲申，至自漢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

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幸南苑。

六月丁卯，射于繁臺，幸杜威第。甲午，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舞。丙寅，和凝製。馮玉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閻守之于華澤陂。丁丑，括馬。

九月己亥，閻守之于萬龍閑，幸李守貞第。

冬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平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應等來。戊寅，射兔於觀臺。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珪、內軍卿朴藝言來。

十一月戊戌，封王武曰高麗國王。己亥，射兔於皋門，幸沙壩。

十二月丁丑，獻，畋于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祥為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突厥來。壬午，射鴆于板橋，幸南苑。

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為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為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為行營都部署。黃河在漁
為副。河決漁池。大饑，群盜起。

秋七月，大水，北河決揚劉、朝城、武德。

八月辛酉，河溢歷亭。

九月，河決澶、滑、懷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相州，敗之。大雨霖，河決臨黃。

冬十月，河決衛州，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為兵馬都監。

十一月，永清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

十二月己未，杜威為中京道。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于滹沱，敗績，死之。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兔于沙臺。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晉。

唉，余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絶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愛於馮道懷中而托之，出帝豈得立邪？置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則不得立，於是深譴其所生而絶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絶其所生以為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池決口。大饑荒，盜賊群起。

秋七月，大雨，發水災。黃河在揚劉、朝城、武德決口。

八月辛酉，黃河在歷亭漫溢。

九月，黄河在澶州、滑州、懷州決口。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在新興同契丹作戰，打敗了契丹。癸卯，劉知遠在相州同契丹作戰，打敗了他們。大雨連降，黃河在臨黃決口。

冬十月，黄河在衛州決口，丙寅，黃河在原武決口。辛未，杜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為兵馬都監。

十一月，永清軍節度使梁漢璋同契丹在瀛州作戰，被打敗。契丹進犯鎮州、定州。

十二月己未，杜威在中都駐軍。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同契丹在滹沱作戰，失敗，王清戰死。杜威、李守貞、張彥澤率他們的軍隊反叛，投降契丹。庚午，帝在沙壧射兔。壬申，張彥澤進犯京城，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消滅了晉。
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為宋主”，以表明他立為帝不正當，而滅絕天性，以父為臣而給以官爵，來欺騙天下人。
新五代史卷十

本紀第十（漢）

高祖劉知遠

高祖諱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

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知遠為押衙。

漢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衡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相緱繫待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鬥而死，知遠卽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愍帝入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於太原，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功勿棄之。”

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遠詆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盈以爲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初名知遠，他的祖先係沙陀部人，以後世世代代居住在太原。知遠年少時就不 studied，沉著庄重，說話很少，臉紫色，多白眼仁，一副威嚴的模樣。

與晉高祖都事奉明宗，任偏將，明宗同梁人在德勝作戰，晉高祖馬甲折斷，梁兵幾乎追上，知遠以自己所乘的馬給晉高祖，又取晉高祖的馬壓陣而還，晉高祖感激他的恩德。晉高祖留守北京，知遠擔任押衙。

潞王李從珂反叛，愍帝出逃，晉高祖從鎮州到京城朝見，在衡州遇上愍帝，留居旅舍，劉

知遠派遣勇士石敢相緱繫侍奉晉高祖以防變。晉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的人想殺晉高祖，劉知遠簇擁晉高祖進入屋內，石敢與愍帝左右的人格鬥而死，劉知遠就率領軍隊全部殺了愍帝左右的人，把愍帝留在旅舍難去。

愍帝入京自立爲帝，晉高祖再次鎮守河東，不久二人有矛盾，晉高祖將起兵反叛，劉知遠與桑維翰暗中爲晉高祖出謀劃策，輔助他取得成功。晉高祖在太原即皇帝位，以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兼任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晉高祖到澶州，臨別，指着劉知遠說：“這位都軍很勇猛，沒有大變故不要捨棄他。”

天福二年，劉知遠升任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任忠武軍節度使。不久以杜重威代替劉知遠領忠武，劉知遠改領歸德，劉知遠以與杜重威受同一制詔爲恥，閉門不出。晉高祖憤怒，想要罷免他的軍職，宰相趙盈認爲不可如此，晉高祖於是派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到他的府宅宣詔勸諭，
劉知遠接受任命。五年，改為鄜都留守。九年，到京城朝見，晉高祖親臨他的府宅。六年，任命他為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晉高祖駕崩。

劉知遠追隨晉高祖起兵太原，有輔助創業的大功。自出帝登基，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懷疑劉知遠功勳地位已高，晉高祖深有異志，每優待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雁門，敗之於秀容。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資巨萬，良馬數千。

四月，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遵命將王峻奏表契丹，契丹律德光呼之為兄，賜以木拐，虞法貴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拐歸，虞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

二月戊申，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等上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澶州賊首梁職取相州來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職。晉州將藥可憐殺其守將黃從朗及括錢使、謀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陝州留後趙曙、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

三月丙戌朔，蠲河東雜稅。辛卯，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允諫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遂，以其將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

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為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職。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攻取潞州。戊辰，奉國指
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郭翰進討契丹，以Workbook公李從益掌管南朝軍國事。戊申，命徐州刺史李從朗來歸。

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子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于閑遣使者來朝。

是夏，劉昫薨。

秋閒七月乙丑，禁止製造契丹衣服器具。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郫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封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諱諮曰明元，廟號文祖，祖妣李氏諱曰明貞；曾祖諱諱曰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諱曰恭惠；祖僕諱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諱曰昭穆；考琅諱曰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諱曰章懿。以漢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皆不祧。

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討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

九月甲戌，吏部尚書郭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辰，北征。

冬十月甲申，次章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郫都。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更名暘。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

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攻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入檜城，契丹入鎮州。

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郭翰進討契丹，以邸國公李從益掌管南朝軍國事。戊申，命徐州刺史李從朗來歸。

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他的母親。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于閑遣使者來朝。

這年夏天，劉昫逝世。

秋閒七月乙丑，禁止製造契丹的衣服器具。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封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郫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封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劉諱諮曰明元，廟號文祖，高祖母李氏諱號曰明貞；曾祖劉諱諱曰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諱曰恭惠；祖僕諱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諱曰昭穆；考琅諱曰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諱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祖，都不入祖廟。
隱帝是漢高祖的第二個兒子劉承祐。漢高祖即位，任命為右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魏王劉承訓年長而賢能，高祖待他，正望他作繼承人，劉承訓死了，高祖有病，因悲哀而疾病加劇，纔以劉承祐托付給各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喪，殺杜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已，封劉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柩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戱于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

三月壬戌，fts為大行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為副，太常卿張昭為禮儀使，兵部侍郎盧韋為符節使，御史中丞邊蔚為儀仗使。丁丑，李濤罷。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陷潼關。

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緯叛附于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鎮寧軍節度使郭從義為永興軍兵馬都部署。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兵馬都部署。黃河在原武決口。

五月己未，回鶻遣使者來。乙亥，魏州內黃民武進妻生三男。河決滑州魚池。旱，蝗。

秋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鸚鵡食蝗。丙辰，禁捕鸚鵡。庚申，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騎至州刺史王彥徽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貞。

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

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及趙思緯作戰，敗績。
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番篅葛麓斯來。

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椋，滅其族。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

十二月乙卯，改元為通天，大赦天下。丙申，改通天為長壽。丁酉，改長壽為大定。

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誌降。

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西涼府遣使者來。誌。

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誌于京兆。甲子，克河中。

八月，郭從義遣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遣使來獻俘。

冬十月，契丹寇趙、魏，群臣進討都，遼人來攻。契丹陷内丘。己丑，郭威及宣徽兩院使王峻伐契丹。

十一月，契丹遁。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丙午，郭威進討都，遼人來攻。己丑，趙暉獻賊首。

二月甲戌，旌表潁州汝陰民顧溫門闾。

三月乙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

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為天雄軍節度。

六月癸卯，河決原武。

秋八月，達靼來附。

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遷附于遼。壬午，郭威犯應州，庚午，郭威犯應州，曺恭謙為郭威所敗。癸未，郭威反。甲申，郭威於扶風縣。慕容被及郭威戰，敗

冬十月甲申，吐蕃派遣使臣斯番篅葛麓斯來朝。

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椋，滅其族。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於睿陵。

十二月乙卯，改元為通天，大赦天下。丙申，改通天為長壽。丁酉，改長壽為大定。

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投降。乙丑，趙思誌投降。

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朝。西涼府派遣使者來朝。誌。

秋七月丁巳，郭威在京兆殺了華州留後趙思誌。

八月，郭從義殺了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派人來獻俘。

冬十月，契丹進犯趙、魏，各個臣子進獻荊州都。契丹攻陷上丘。己丑，郭威及宣徽兩院使王峻討伐契丹。

十一月，契丹退。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攻克鳳翔。丙午，郭威進獻荊州都。壬子，趙暉獻被殺人的左耳和俘虜。

二月甲戌，賜爵國表彰潁州汝陰百姓顧溫一家。

三月乙酉，寒食節，在南御園遙望致祭。

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為天雄軍節度。

六月癸卯，黄河在原武決口。

秋八月，達靼來附。

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遷附于遼。壬午，郭威進犯封丘，泰寧軍節度使慕容被在七里店駐軍。癸未，在北郊行軍大隊。甲申，在劉子陵行軍大隊。慕容被和郭威作戰，戰敗，開封尹侯益反叛，投降郭威。郭允明反叛。乙酉，
皇帝駕崩，蘇逢吉自殺。漢滅亡。

唉！人君即位稱元年，是很平常的事，古人不以此事為重。孔子未修《春秋》以前，本來已經如此，即使是殘暴昏庸的君主，虛妄欺僞的史書，記事的先後遠近，沒有不是按照月一月一記載下去，這是自然的道理。把一叫作元，也不曾有定法，不過是古人的習慣語罷了。到了後世學問曲解的讀書人，纔開始說孔子記載“元年”是《春秋》的基本法則，於是更改年號為重大事件。

自漢末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幸得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知。漢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未帝已訳友珪，黜其鳳凰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説。至漢高祖建國，勑置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故。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習慣下視致，而置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出帝即位改元，而豈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福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言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新五代史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周)

太祖郭威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皇帝，姓郭氏，邠州languages人也。父簡，事晋為順州刺史。簡盡力於忠，子威少孤，依晉州人常氏。

簡留後李繼鉞募勇敢人士為軍卒，周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鉞奇之。威嘗遊于市，居市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居者，使進幾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居者請其腹訟之曰： "爾勇者，能殺我乎？" 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鉞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鉞叛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鉞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好讀《關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史。漢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隴帝托威及史弘肇等。隴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绾、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隴帝詔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隴帝謂威曰： "吾欲頒公可乎？" 威對曰： "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 乃加拜威同中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皇帝，姓郭，邠州興山人。父親名簡，供職於晉國，任順州刺史。簡盡力於忠，子威少孤，依晉州人常氏。

潞州留後李繼鉞招募勇敢的人為兵，郭威十八歲，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鉞特別看重他。郭威曾在街市遊逛，街上有視之，常以勇猛使街上的人都畏服。郭威喝醉了酒，呼叫屠夫，讓他靠近幾案割肉，割得不合他的要求，就叱詰屠夫。屠夫解開衣服露出肚子說： "你是勇敢的人，能殺我嗎？" 郭威就上前取刀殺了他，一街的人都驚駭，郭威卻很自如。郭威被官吏捉住，李繼鉞愛惜他的勇敢，悄悄放了他讓他逃走，不久又把他召回軍中。李繼鉞叛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鉞被殺，他的軍隊全部隸屬馬直，郭威因寫字算賬補為軍吏。他愛讀《關外春秋》，略知兵法，後來擔任侍衛軍史。漢高祖任侍衛親軍都虞候，尤其親近喜愛他，後來高祖到各鎮，常常讓郭威跟從。契丹消滅了後晉，漢高祖在太原起兵，即皇帝位，任郭威為樞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漢高祖病勢加劇，將隴帝托付給郭威和史弘肇等人。隴帝即位，任命郭威為樞密使。這年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緄、鳳翔王景崇相繼反叛，隴帝派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別征討，很久都沒有戰功。隴帝對郭威說： "我想麻煩你行嗎？" 郭威回答說： "我不敢請求，也不敢推託，只聽從陛下命令。" 於是加授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讓他到西面去督
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

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晝，幙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将士皆歡樂。

威至河西，自栅其城東，思栅其南，文壤栅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壘以護三栅。諸將皆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己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輜轂之，守貞輜轂出擊，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誌、思柴相次降。

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内外，而繼嗣之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王珪、郭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王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蔭賞遍于天下。

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退。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鄜延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鎭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貞節度。促各將領。

郭威在軍隊中，接見賓客時，穿寬袍大帶，到臨陣對敵、廵視軍營時，就用頭巾束髮穿短服，與士兵沒有差別；皇上有所賞賜，就會同眾將詣射，任他們取拿，剩下的都分發給士兵，將士們都很快活。

郭威到河中，自城東建營柵，常思在城南建營柵，白文珂在城中建柵柵，微調五縣丁壯二萬人修築連接三營的壁壘護衛三個營柵。各柵都說李守貞是氣數已盡的賊子，不久就可攻破，不必如此勞費人力，郭威不聽取這種意見。不久李守貞頻頻出兵擊壘連營壁壘，郭威就重新修復。李守貞再次出擊，每次出擊都有損失。過了不久，李守貞城中的士兵糧食都消耗完了，郭威說：“行了！”於是準備攻城器械，定下日期，從四面進攻李守貞，攻破河中城外，李守貞和妻子兒女自焚而死，趙思绾、王景崇相繼投降。

隱帝用玉帶慰勞郭威，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郭威推辭說：“我事奉先帝，見過的功臣很多，都不曾用玉帶賞賜。”接着又說：“我有幸能夠統率軍隊，憑藉漢的威靈打敗賊軍，哪裡是我的功勞，都是因為將相賢明，能夠安定朝廷，存撫天下，而又按時送給軍需，因此我纔能夠用心打仗。”隱帝認為郭威是賢人，於是將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王珪、郭貞固、王章等三人全部召來，都賜予玉帶，郭威纔接受了。郭威又把功勞推讓給大臣，請求給予封爵賞賜，於是加貞固為司空，蘇逢吉為司徒，王珪為邠左右僕射。不久又說：“這些人不過是漢朝廷親近的臣子罷了。漢的宗室、天下各個方鎮，以及邊遠的荆、浙、湖南地區，都没有得到賞賜。”從此賞賜遍及天下。

這年冬天，契丹侵犯邊境，郭威以樞密使的職位率軍北伐，到魏州，契丹逃跑了。三年二月，軍隊返回。四月，任命郭威為鄜延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然作樞密使赴任。宰相蘇逢吉認為不能用藩鎮兼領樞密使，與史弘肇等人爭執不下。過了很久，最終還是作為樞密使赴任，詔告河北各州都聽從郭威調度。
隴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哲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於汴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獻魏。詔書先至汴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遂告威。已而詔威殺殷，威使者亦逃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官魏仁浦謀於闕內。仁浦勸威反，教威易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詐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

十一月丁丑，威述舉兵渡河，隴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彦超、客省使閻基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鸞脫威所屬。鸞脫為威所得，威乃附鸞脫請歸李業等送軍中。隴帝得鸞脱，以示眾等，眾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詣威家屬於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廷渥叛於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秦軍節度使慕容彦超赴於劉子陂，彥超敗，奔於兗州。郭允明反，請隴帝下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於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武隴軍節度使鸞為嗣。遣太師馮道迎鸞於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

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七百逾劉ера于宋州，殺之，其將董廷美、楊溫為鸞守徐州。戊午，次皋門，漢宰相贊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鸞監國。

廣順元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更改年號，國號為周。己巳，上
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帝崩有立於太原。己卯，馮道爲中書令。

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可欲遣使襲貴支五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鶴尼來。

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

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德妃。

五月辛未，追尊先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曰諱曰日和，廟號信祖，妣爲張氏諱曰嚴恭；曾祖曰諱曰明憲，廟號獻祖，妣爲申氏諱曰明孝；祖曰諱曰翼慶，廟號穆祖，妣爲韓氏諱曰翼敬；考曰諱章顯，廟號慶祖，妣爲王氏諱曰章德。

六月辛亥，范質及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貞度、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祿爲樞密副使。

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

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贄之喪。

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攻自晉州。

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

十二月，慕容彦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平侍郎徐逢來。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岳嵐軍。

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海爲樞密副使，翟光德罷。

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在太原自立爲帝。己卯，馮道任中書令。

二月辛丑，西州回鶻派都督前來。丁未，契丹可欲派遣使者襲貴支前來。癸丑，寒食節，在蒲池舉行望祭儀式。丁巳，尚書左丞田敏出使契丹。回鶻派使者鶴尼前來。

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攻克徐州。

夏四月甲午，冊立夫人董氏爲德妃。

五月辛未，追尊先祖及父親爲皇帝，祖母及母親爲皇后：高祖郭惟諱號曰睿和，廟號叫信祖，高祖母張氏諱號曰睿恭；曾祖郭諱號曰明憲，廟號叫嚮祖，曾祖母申氏諱號曰明孝；祖父郭諱號叫翼順，廟號叫義祖，祖母韓氏諱號叫翼敬；父親諱號叫章顯，廟號叫慶祖，母親王氏諱號叫章德。

六月辛亥，范質和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貞度、蘇禹珪被罷免。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德爲樞密副使。

秋七月戊寅，親臨王峻住宅。

八月壬寅，契丹將趙贄的靈柩送來。

冬十月丙午，漢人前來征討，從晉州攻入。

十一月，王峻和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抵抗漢軍。

十二月，慕容彦超反叛。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派遣他的廣平侍郎徐逢前來。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攻克岳嵐軍。

三月丁巳初一，寒食節，在郊外祭祀山川。戊辰，內客省使鄭仁海爲樞密副使，翟光德被罷免。

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海
太祖郭威

都，郑仁诲为大内都点检。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攻克兖州。壬午，赦兖州。

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兖州。

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濬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

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僞朝貢來。

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馬。

三月甲申，封柴榮為晉王。丙戌，鄭仁诲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鏞為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

夏六月，大雨，水。

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

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

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迎神主使。

十一月癸未，契僞使吴詮磨五等來。

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郵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诲為樞密使。壬辰，端午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鏞罷。是日，皇帝崩于德順殿。

為大內都點檢。癸亥，到達曹州，赦免流放罪以下囚犯。乙亥，攻克兖州。壬午，赦免兖州罪犯。

六月乙酉初一，親臨曲阜，祭祀孔子。庚子，從兖州返回京城。

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濬出使高麗。契丹侵犯邊境。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漢，前來歸附。

閏正月丙戌，回鶻使獨僞朝貢前來。

二月甲子，貶降王峻為商州司馬。

三月甲申，封柴榮為晉王。丙戌，鄭仁僞被罷免。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鏞為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

夏六月，大雨，水災。

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前來投奔。

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人前來。

冬十月庚申，以馮道為奉迎神主使。

十一月癸未，契僞使臣吴詮磨五等人前來。

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從西京到京城，太祖在西郊迎接，祔祭在太廟。壬申，殺死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在太廟祭祀。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初一，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號，群臣進獻尊號稱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撤銷郵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僞任樞密使。壬辰，端午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鏞被罷免。這天，皇帝崩於德順殿。
新五代史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周)

世宗柴榮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為
聖穆皇后。世宗初立，以讎厚見愛，太祖遂以為
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識英
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沈
重寡言。太祖為漢樞密使，榮為左監
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遠州
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

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
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遼州刺
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柴榮為樞密使王峻所
忌，俄順三年正月到朝，不得留。既
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
封晉王。是冬，丙申以年正月朔旦有
事於南郊，而太祖過疾，不能視朝者
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
禮，即以王與内外兵馬事。壬辰，太
祖崩，秘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
即位於柩前。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
為樞密副使。

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
卯，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
副敏為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為鹺簿
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開封少
尹權判府事王敏為橋道頓遞使。漢人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原姓柴，邢州龍岡縣
人。柴氏的女兒嫁給太祖，這就是聖穆皇后。皇
后的兄長柴守禮的兒子柴榮，從小跟隨姑姑在太
祖家當長，由於恭謹忠厚受人喜愛，於是太祖把
他當作兒子。後來太祖地位逐漸顯貴，柴榮也長
大成人，外貌英俊奇偉，擅長騎馬射箭，通經
書史籍和黃、老之學，性格沉穩，寡言少語。太
祖為漢樞密使，柴榮為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
守天雄軍，柴榮任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
使。

乾祐三年冬天，周在魏州發兵，侵犯京師，
留下柴榮守衛魏州。太祖入京稱帝，任柴榮為遼
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柴榮一向被樞密使王峻忌恨，廣順三年
正月到京師朝拜，不准他留下。不久王峻有罪被
殺，三月，任柴榮為開封尹，封為晉王。這年冬
天，趙/render的决定第二年正月一日在南郊祭祀，而太
祖患病，很久不能上朝。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在南郊祭祀，勉強完成
儀式，隨即以晉王判内外兵馬事。壬辰，太祖
崩，隱瞞消息不發喪。丙申，發喪，晉王柴榮在
太祖靈柩前即位。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任樞密
副使。

二月庚戌，回鶻派遣使者前來。丁卯，以馮
道為已故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
部尚書張昭為鹺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
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為橋道頓遞使。漢人前來
討伐，從潞州進攻。
來討，攻自潞州。

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壬辰，次澤州，聞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平，敗之。迨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澤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黽伏誅。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

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廟陵。汾州防禦使董希顔叛于漢来附。丙辰，遷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来附。辛酉，取嵐、恆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鞏，叛于漢来附。

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来附，契丹援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略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

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廟陵。庚午，至自太原。

秋七月庚辰，聞稼于南御苑。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使。

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春二月，御札求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誅蜀。甲戌，大敗佛寺，禁民與僧同食而為僧尼及私自度者。

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

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

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來奉。取隴州。

三月辛巳，大赦天下。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往潞州進攻漢。壬辰，駐澤州，在北郊檢閲軍隊。癸巳，同劉旻在高平發生戰鬥，打敗了他。追及于高平，再次打敗了他。丁酉，到潞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黽被殺。壬寅，以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

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廟陵。汾州防禦使董希顔叛于漢來附。丙辰，遷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恆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赴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死他的刺史趙鞏，叛于漢來附。

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背叛漢前來歸附，契丹援漢。丁酉，回鶻使臣因難敵略前來。符彥卿和契丹在忻口交戰，大敗，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戰死。

六月乙巳，還師。乙丑，停駐新鄭，於是在廟陵祭拜。庚午，從太原回到京城。

秋七月庚辰，在南御闕視察軍禮。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使。

冬十月甲辰，殺死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春二月，親筆下令求直言。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誅伐蜀國。甲戌，大規模拆毀佛寺，禁止雙親無人供養的百姓去做僧尼和私自剃度為僧。

秋九月丙寅初一，頒發禁止製造銅器的命令。

閏月癸丑，向訓攻克秦州。

冬十月辛未，攻克成州。戊寅，高麗派遣王子太相王融前來。向訓又攻克隴州。
十一月乙未朔，李毅为淮南道行

营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

州。

十二月丙戌，郑仁誦薨。

三年春正月，增筑京城。庚子，

向别留都东京。壬寅，南征。辛亥，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唐人战于

正阳，败之。甲寅，重进为淮南道行

营都招讨使。

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桥。壬申，

克寿州。甲戌，李景求成，不答。

壬午，景使其臣锺謨来奉表。丙戌，

取揚州。辛卯，取泰州。

三月庚子，内外马步军都军府袁

彦为 pione 部署。是月，取光、舒、

常州。

夏四月，常、泰州复入于唐。

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师

囚。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

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

滁州复入于唐。

八月乙丑，课民种木及韭。

九月丙午，端明殿学士、左散骑

常侍王朴为尚书户部侍郎、枢密副

使。

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

陵。

十一月庚寅，废諸祠不在祀典
者。乙巳，杀李景之臣孙晟。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

囚。

二月甲戌，王朴留守东京。乙

亥，南征。

三月丁未，克澠州。

夏四月己巳，至自澠州。己卯，

放降卒八百归于蜀。癸未，追册彭城

郡夫人刘氏为皇后。

五月丙申，杀密州防禦使侯希

十一月月乙未初一，李毅为淮南道行营

都部署攻伐唐。戊申，王景攻克凤州。

二月丙寅，到下蔡浮桥。壬申，攻克滁州。

甲戌，李景前求和，没有答应。壬午，李景派
遣其臣锺謨前来献表。丙戌，攻取揚州。辛

卯，攻取泰州。

三月庚子，内外马步军都军府袁彦为竹龍都

部署。是月，攻光、舒、常三州。

夏四月，常、泰二州又落入唐人之手。

五月乙卯，从淮南回到京师，赦免京师囚犯。

六月壬申，以恩诏赦淮南囚犯。

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四州又落

入唐人之手。

八月乙丑，责令百姓种树和韭菜。

九月丙午，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王朴为

尚书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冬十月辛酉，在懿陵安葬宣懿皇后。

十一月庚寅，废除不在祀典的祠庙。乙巳，

杀李景的臣子孙晟。

四年春正月己丑初一，赦免不是死罪的囚犯。

二月甲戌，王朴留守东京。乙亥，出征南方。

三月丁未，攻克滁州。

夏四月己巳，从滁州回到京城。己卯，释放

投降士兵八百人回蜀。癸未，追封彭城郡夫人

刘氏为皇后。

五月丙申，杀密州防禦使侯希进。
秋八月乙亥，李毅罷官，王朴為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

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點檢。壬申，南征。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鑠以其州來降。丁丑，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

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洲。

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為界。三月辛亥，李景來賀宴。

四月庚申，在新廟禱祭五室神主。壬申，至自淮南，回鶴、達靼遣使來。

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

秋七月乙西，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

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莆田來。

冬十月丁酉，括民租。

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

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遺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阿辯來。

三月己酉，甘州回鶴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給銅、鐵。秋八月乙亥，李毅罷官，王朴為樞密使。癸未，蜀人送回濮州刺史胡立。

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點檢。壬申，出征南方。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以泗州前來投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鑠以泗州前來投降。丁丑，攻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攻取海州。壬辰，攻取靜海軍。丁未，攻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戰死。

二月甲寅，攻取雄州。丁卯，入揚州。癸酉，入瓜洲。

三月壬午初一，赴泰州。丁亥，又赴揚州。辛卯，到迎鑾。己亥，攻克淮南十四州，以長江為界。三月辛亥，李景派人前來進獻賄賂錢。

四月庚申，在新廟禱祭五室神主。壬申，從淮南返回京城，回鶴、達靼派使臣前來。

六月辛未，釋放投降的士兵四千六百人歸唐。

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計購銅于高麗。丁亥，頒布《均田圖》。

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派遣莆詔散前來。

冬十月丁酉，括括百姓租賦。

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

十二月丙戌，廢除各州縣稅戶、俸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派遣使者前來。辛酉，女真使阿辯前來。

三月己酉，甘州回鶴前來進獻玉器，推辭不受。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止供給銅、鐵。甲戌，出征北
魚。甲戊，北征。是月，吳延祚為左駙衛上將軍、樞密使。

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震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

五月乙巳初，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

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封子宗訓爲順王、宗讓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董訥德來。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

恭帝宗訓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宗讓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順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於柩前。癸卯，范質爲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諡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議爲儀仗使，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濬爲橋道頓遞使。

秋七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僎爲判官。

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曹王，熙鎮羣王。壬寅，高麗遣使者來。

九月丙寅，左駙衛大將軍戴交交使于高麗。

冬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高麗遣使者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遼干位。宋興。

嘻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睦，唐戎克寧而殺存人，從禦，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繼位，立劉方。這一月，吳延祚爲左駙衛上將軍、樞密使。

夏四月壬辰，攻取乾寧軍。辛丑，攻取益津關，設置震州。癸卯，攻取瓦橋關，設置雄州。

五月乙巳初，攻取瀛州。甲戌，從雄州至京。

六月癸未，立符氏爲皇后，封兒子宗訓爲順王、宗讓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董訥德前來。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在滋德殿崩。

恭皇帝是世宗的第四個兒子柴宗訓。世宗登位後，大臣們請求冊封皇子爲王，世宗謙恭地推辭了很久。到攻取北方三關，因病還師京城時，纔封柴宗訓爲順王，當時柴宗訓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恭帝在靈柩前登位。癸卯，范質爲已故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儀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諡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議爲儀仗使，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濬爲橋道頓遞使。

秋七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僎爲判官。

八月庚寅，冊封弟弟熙讓爲曹王，熙鎮羣王。壬寅，高麗派使者前來。

九月丙寅，左駙衛大將軍戴交交使于高麗。

冬十一月壬寅，在慶陵安葬睿武孝文皇帝。高麗派遣使者前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遼干位。宋朝建立。

唉，五代帝王的本紀到此就完備了。但君臣之間的關係，能說得完嗎？梁朱友珪反叛，唐殘害朱克彥又殺死李存乂。李從珂，那麼父子間的骨肉之情還能有多少不斷絕呢？太妃薨而停
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園，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繫靈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復狄矣。可謂亂世也哉！而世宗築區五百六年間，取秦、漢，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內政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殲天下銅佛像以鍛錢，謂曰：「吾聞佛誕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身尚在，何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為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諸其圖法，使吏民先習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法為志意豈小哉！其代母氏，問宰相李毅以計策；後克淮南，出戰疏，使學士陶毅為賛，而盛以錦囊，隨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議其慮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時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新五代史卷十三

列傳第一

梁家人傳

呜呼，梁之罪惡大極矣！自其起盗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并起，孰不欲裁刃於胸？然未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緩，至於洞胸流腸，封若羊豕，楊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遙遠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由此微。《易·坤》之初六日：“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日：“閔家，悔亡。” 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於唐、晉以後，親疏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太祖母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魯王全昱，次曰昭王存，其次太祖。

少寡，撫其三子僑食獻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儷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憫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

梁太祖的母親是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她生了三個兒子：長子是廣王朱全昱，次子是昭王朱存，三子就是太祖。

皇后年輕守寡，帶着三個兒子在諸縣人劉崇家幫工為生。太祖長大後刁蠻無賴，縣裏的人對他都深感頭痛。劉崇憂慮太祖懶惰不勞動，多次加以鞭打斥責，只有劉崇的母親憐愛他，常常親自為他梳洗，告誡家中人說：“朱三不是普通人，
之！”黄巢起，太祖與諸僕亡為盗，
於黃巢攻廣州，為戰死。居數年，太
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
乃遣人以車馬之薊州，迎迎於崇州。
使者至門，後恐trap走避，謂劉氏曰：
“朱三落魂無行，作賊死者，何以至此
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
驚喜泣下，與崇州僑戴以歸，封益國
太夫人。

太祖置酒大夫前，舉觴為壽，
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
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
人也。”後惘然，良久曰：“汝能至此，
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得如先人
也！”太祖咎其故，后曰：“朱三與
汝俱從黃巢，獨死荒山，其孤皆在午
瀆，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
涕泣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
剛性多殺戮，後每誅之，多賴以全
活。

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
“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瀆。太祖
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為穆皇帝，
后曰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
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
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
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
剛暴，亦常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
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怒殺戮，
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
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駕一
介召之，如期而至。

郴王朱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五
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
誅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
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隆使人文友裕
應當好好地待他。”黄巢起兵後，太祖和朱存都
倫跑出外為盗，跟随黄巢攻打廣州，朱存戰死。
過了幾年，太祖背叛黄巢向唐投降，反而以擊潰
黃巢有功，做了宣武軍守將。於是派人率車馬到
薊州，去劉崇家接皇后。太祖的使臣到劉崇家
門，皇后驚慌逃避，對劉氏說：“朱三窮困失意、
品行不好，定已作賊死了，怎麼會有這種地
位呢！”使者一一述說了太祖成為現在這樣的原因，
皇后纔驚喜交加而哭了，和劉崇的母親一起坐車
回去，封爲晉國太夫人。

太祖在太夫人座前懸設酒席，舉杯祝壽，十
分快活。太祖說：“朱五經讀了一輩子書，不
及第，現在有我這個兒子做了節度使，無愧於先
人了。”皇后神色很感傷，過了好一會兒，說：
“你能達到現在的地位，堪稱英雄傑出，但德行
未必能比得上先人！”太祖不明白皇后爲什麼這
樣說，皇后說：“朱二和你都跟隨黃巢，獨自死
於荒遠的山嶺中，他的後代都在午瀆，你現在富
貴了，難道不關心他們嗎？”太祖哭泣告罪，於
是全部召回朱存的子女。太祖性格剛暴，殺人很
多，皇后每每警告他，很多人因此纔活下來了。

大順二年秋，皇后生病，占卜的人說：“應
當返回家鄉。”於時返回。死在午瀆。太祖即位
後，設立四廟，追尊父親爲穆皇帝，皇后爲文惠
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是單州碭山縣渠亭里
富豪人家的女兒。太祖年輕時聘她爲妻子，生下
末帝。太祖顯貴後，封爲魏國夫人。

皇后賢明精悍，凡事都有禮法，雖然太祖性
格剛暴，也很敬畏她。太祖常向她諮詢外間的事
務，皇后的話多有應驗。太祖常常怒殺人，皇
后常給以保護，很多人因此纔得以保全性命。有
一次太祖率兵外出征戰，行到半路，皇后認爲不
應這樣，派一人騎馬前去召回，太祖按期而返。

郴王朱友裕進攻徐州，在五佛山打死朱瑾
的軍隊，朱瑾逃跑，朱友裕沒有追趕，太祖大
怒，解除朱友裕的兵權。朱友裕驚慌害怕，帶領
數名騎兵逃入山中，過了很久，一個人躲藏在廣
脱身自歸，友裕晨駭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捧出，將斬之。後聞之，不及履，至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

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後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後遂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倉然泣下曰：‘前輩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與干戈，而使之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後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校官也。

天祐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未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嬸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病，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為佛詣，未嘗少懈，太祖以為愛己，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為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慎，未嘗去左右。太祖病，床榻方塞，棣折，獨李氏侍側，遽棄太祖衣，太祖驚走，棣折塞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為重功臣。帝為王時，以婦聘之。王那裏。皇后暗中派人去救朱友裕離去魔王回來，於是朱友裕一早就馳馬覓來見太祖，在庭院中俯伏下拜，哭泣著求願一死，太祖很憤怒，叫手下的人把朱友裕揪出去，準備殺掉他。皇后聽說後，來不及穿鞋，奔到庭中扶着朱友裕哭著說：‘你自縛請罪，難道不是想表明自己不是反叛太祖嗎?’太祖的怒怒纔消去，赦免了朱友裕。

太祖打敗朱瑾後，占有了朱瑾的妻子返回，皇在封丘迎接太祖，太祖把這件事告訴了皇后。皇后立即見朱瑾的妻子，朱瑾的妻子行兩拜禮，皇后也答拜，感傷落淚，說：‘兖州、鄭州和司空是同姓的邦國，兄弟之間，因小事動武，卻使我的姐姐落到這種地步；如果汴州不幸失守，我也就同你現在的處境一樣了。’說完又哭起來。太祖被皇后的話打動，於是送朱瑾的妻子去做尼姑，皇后常常供給她衣物糧食。司空，是太祖當時所任的檢校官衙。

天祐元年，皇后因病而死。太祖即位後，追封為賢妃。最初安葬在開封縣潤色鄉，未帝即位後，追加謚號叫元貞皇太后，祔葬在宣陵。皇后死後，太祖纔變得荒淫，最終因此招致災禍。

昭儀陳氏，宋州人，年輕時以美色進宮。當時太祖已經顯貴，旁妻侍妾有數百人，而獨寵昭儀。有一次太祖患病，昭儀和數十個尼姑晝夜不停地做佛事，不曾有一點懈怠，太祖認為她很心疼自己，更加寵愛她。開平三年，昭儀病重為尼，住在宋州的佛寺中。

昭容李氏，也是以美色進宮。她特別謹慎忠厚，不曾離開太祖。太祖患病時，白天睡覺剛入睡，屋梁斷了，只有李氏在太祖旁侍奉，於是拉太祖的衣服，太祖驚醒奔走，屋梁斷了打在床上，太祖很感激她，拜為昭容。都不知道她最後怎樣。

末帝的德妃張氏，父親張歸霸，為太祖做事，是墨的功臣。末帝為王時，娶她為妻。末帝
帝即位，將冊妃為后，妃請侍帝郊天，而帝卒不許郊。貞明元年，妃病甚，帝逮捕冊為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唐莊宗入汴，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五氏慢踞，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於洛陽。

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鵰指揮使皇甫麟曰：“吾，晉世仇也，不可俟彼刀鑊，卿可盡我命，無使吾落仇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殺。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太祖兄 太祖子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黌、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

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黌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封。

友璋初爲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爲幽州留後，末帝時，爲監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黌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朱全昱

廣王朱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

即位後，準備冊封她爲皇后，德妃請求等到末帝祭天之後，但末帝始終未能祭天。貞明元年，她病得很重，末帝嗎忙冊封她爲德妃，當晚去世，年二十四歲。

次妃郭氏，父親郭歸厚，效力梁朝，任登州刺史。郭妃年輕時以美色進宮。梁滅亡後，唐莊宗進入汴京，梁原来的妃妾都哭泣迎拜。賀王朱友雍的妃子石氏很有美色，唐莊宗召見她，石氏騙誣唐莊宗，唐莊宗殺了她。接着召見郭妃，郭妃因懼怕而聽從。不久剃度爲尼，賜名叫誓正，住在洛陽。

當初，唐莊宗攻入汴州，末帝登上建國樓，對控鵰指揮使皇甫麟說：“我是晉的世代仇敵，不能等他們來殺我，你應束告我的性命，不要讓我落到仇人手中!”皇甫麟和末帝相抱痛哭。這天晚上，皇甫麟用刀刺死末帝後，也自殺了。唐莊宗攻進汴州後，命令河南張全義埋掉末帝的尸體，把末帝的頭收藏在太社。晉天福三年，詔太社過去收藏的罪人人頭，准許他們的親屬收葬，於是取出末帝的頭，派遣右衛將軍安崇阮把末帝與妃子一起安葬。郭妃後來死在洛陽。

太祖有兩個兄長：一個名叫朱全昱，一個名叫朱存。八個兒子：長子名叫朱友裕，其次名叫朱友珪、朱友璋、朱友貞、朱友雍、朱友黌、朱友孜，有個養子名叫朱友文。

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朱友珪爲郢王、朱友璋為福王、朱友貞為均王、朱友雍爲賀王、朱友黌爲建王。朱友裕死在太祖即位前，追封爲郴王，而康王朱友孜，是末帝即位時封的。

朱友璋最初爲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在朱友珪稱帝時任邠州留後，末帝時任忠武軍節度使，改鎮武寧軍，與朱友雍、朱友黌一樣，都不知道他們的最終去向。

廣王朱全昱，是太祖即位時所封。太祖和
與仲兄俱存亡為盗，全室獨與其母俱
寄食劉承家。太祖已黃，乃與其母俱
歸宣武，領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
致仕。

太祖將受禪，有司催禦前殿，全
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
否?”太祖宴居宮中，與王飲博，全
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
曰：“朱三，爾富民百姓，遭逢天
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
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
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
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瑤山故里。　
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　
友誼邵王。

朱友諒　
乾化元年，升宋州為宣武軍，以
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株三
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
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
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痛
哭；太祖為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
二年，全昱以疾薨。從衡王友諒嗣
封康王。

朱友能　
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
史，所至為不法，奸人多依倚之。而
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
法，號曰“上乘”，晝夜妖聚，男女
雜亂。奸人母乙、董乙聚眾稱天子，　
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
縣，未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　
謀反伏誅，未帝始疏斥宗室，宗室皆　
反仄。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　
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　
後數月降，未帝赦之，降為房陵侯。

二哥朱存逃亡為盗，祇有朱全昱和母親仍然依附　
劉崇家。太祖顯貴後，纔和母親一道前往宣武　　
軍，領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　
致仕。

太祖即將接受禪讓時，有司人員在前殿作儀　
式準備，朱全昱看了，回頭對太祖說：“朱三，　
你能做皇帝嗎？”太祖在宮中舉行宴會，和廣王　
酒飲賭博，朱全昱酒已喝醉，拿骰子投擲盆中而　
反彈於外，呼叫太祖說：“朱三，你不過是瑤山　　
一個平民，有幸天子任用你為四鎮節度使，有什　
麼對不起你的地方呢？然而你卻毀滅了唐朝延續　　
三百年的國家，我會看見你整個家族被殺，哪裡　　
用得着賭博呢！”太祖不高興，停止宴會。朱全　　
昱也不喜歡住在京城，常常住在瑤山老家。三個　
兒子都封為王：朱友諒為衡王、朱友能為惠王，　
朱友海為邵王。

乾化元年，太祖將宋州升為宣武軍，任友諒　
為節度使。朱友諒進獻一根杆上結三個穗的象　
徵吉祥的麥子，太祖發怒說：“今年宋州大水成　　
災，哪需做這種事！”於是罷免了朱友諒，讓他　　
住在京城。太祖患病住床，朱全昱前來探視病情，　　
和太祖相抱痛哭；太祖因此放了朱友諒，讓他　　
和父親一道東歸。貞明二年，朱全昱因病而　　
死。繼封衡王朱友諒為康王。

朱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到　　
之處行爲不軌，很多奸人都投靠他。陳州的風俗　　
喜好胡亂祭祀和旁門左道，那裏學佛的人，自己　　
建立了一套佛法，號稱“上乘”，晝夜聚集在一　　
起，男女混雜。妖人母乙、董乙聚眾自稱天子，　　
設置各種官吏，起初朱友能放任他們，母乙等就　　
攻打殺劫州縣，末帝派軍隊消滅了他們。自從康　　
王朱友孜謀反被殺，末帝開始疏遠和斥退皇族，　　
皇族都懷有二心，紛紛反叛。貞明四年，朱友能　　
率領陳州軍隊反叛，進犯京師，到陳留，軍隊被　　
打败，逃回陳州，數月後投降，末帝赦免了他，　　
降為房陵侯。
朱友諧

友諧為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為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諧、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

朗王朱存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寔子友宗、友儼。

朱友彥

友彥字安仁，幼聰敏，喜悟不形於色。太祖以充軍校，善用弓箭。運衙內制勝租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友東園宣武。王師圍鳳翔，圍齊州，友彥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彥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友師範，圍博昌，損之，清河為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友彥墮馬見殺。

朱友倫

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在已死，太祖以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水，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澤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鳳翔，晉人乃卻。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東園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伺迎昭宗所為。友倫擊鞬墮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為，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為友倫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謨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

朱友諧為陝州節度使，據諸軍中軍隊叛亂，末帝把他召回京師，和朱友諧、朱友能一起都被囚禁了。梁滅亡時，唐莊宗攻入汴州，都被殺死。

朗王朱存，當初和太祖都跟隨黃巢進攻廣州，朱存戰死。朱存的兒子名叫朱友儼、朱友倫。

朱友儼字安仁，從小聰明機敏，喜怒不形於色。太祖以他為軍校，善用弓箭。後升為衙內制勝租指揮使、龚州刺史。太祖圍攻鳳翔，派遣友友東園宣武。王師圍攻鳳翔，圍攻齊州，朱友儼率領軍隊攻破他們，繳獲戰馬一千匹，殺敵數千人。太祖奉昭宗返回京師，拜朱友儼為建武軍節度使，賜號叫“迎獾毅勇功臣”。太祖再次派他進攻王師範，圍攻博昌，大肆屠殺，清河被屍體阻塞不流。在石樓交戰，軍隊被打敗，朱友儼從馬上摔下來被殺死。

朱友倫從小也是聰明機敏，精通《論語》、《小學》，通曉音律。朱存死後，太祖任朱友倫為元從馬軍指揮使，上表請命於他為右威武將軍。燕人進攻魏州內黃，朱友倫率前鋒趁夜渡過黃河，繳獲戰馬一千匹。李罕之以潞州向梁投降，晉人攻進潞州，朱友倫率兵攻入潞州，俘獲李罕之而回。累遷檢校司空，領譙州刺史。太祖圍攻鳳翔，晉人襲擊梁，朱友倫率領軍隊三萬人到歙山，晉人於是退兵，朱友倫西進和太祖在鳳翔會合。唐昭宗返回長安，任命朱友倫為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朱友倫護衛皇城，窺伺唐昭宗的動向。朱友倫擊球從馬上墜下摔死，太祖大怒，率領七萬軍隊到河中。唐昭宗哭泣，不知所措，準備逃奔太原，未能實現。宰相崔胤派人阻止太祖，太祖認為朱友倫是被崔胤等人殺死的，上奏請求誅殺崔胤等人，唐昭宗沒有允許，於是太祖派遣朱友謐到京師，率兵圍住開化坊，殺死崔胤和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
陳升、閻門使王建廷、客省使王建入、前左僕射張遷。

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侄建武軍節度使友寧、侍衛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朱友裕

郴王朱友裕字端夫，幼習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寛厚得士卒心。

太祖與晉軍黃魏於西華，鄭卒荷矛登城奮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歡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為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郓，友裕以先鋒次斗門，粵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瑾等死者十餘人。

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難之太祖，以爲瑾可迫而友裕不迫。太祖大怒，奪其兵屬留司，以友裕屬吏。使者詐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洩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

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允、鄭，遷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班、閻門使王建廷、客省使王建入、前左僕射張遷。

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提出建議，已故的皇兄存，皇侄建武軍節度使朱友裕、侍衛軍節度使朱友倫，都應當冊封。於是追封朱存為朗王、朱友裕為安王、朱友倫為密王。

郴王朱友裕字端夫，從小擅長騎馬射箭，跟隨太祖征戰，能以人寬厚赢得士兵的喜歡。

太祖和晉兵在西華圍困黃魏，黃魏的士兵肩扛長矛登上城墻斥駕敵軍，晉王派胡人騎兵不斷射擊都沒能射中。太祖回頭示意朱友裕，朱友裕一箭就射中，車中士兵都大聲歡呼，晉王很高興，送給朱友裕最好的弓和一百支箭。太祖鎮守宣武，任朱友裕為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進攻郓州，朱友裕作爲先鋒駐扎斗門，郓州軍隊趁夜攻擊，朱友裕敗逃。太祖從後來，不知朱友裕已被打敗，前面的軍隊和敵軍遭遇，很多人被殺死。太祖行到鄉村中，纔和朱友裕相遇。這時，朱宣在濮州，於是太祖派朱友裕先率領二百人馬前行，太祖後到，和朱友裕去聯絡。太祖突然和敵兵相遇，被打敗而逃跑。敵兵追得很緊，逃到一條大溝前，差點不能脫身，幸好溝中堆有柴草，馬纔得以躍過，梁將李瑾等十多人被殺死。

冬天，朱友裕攻取濮州，接着將時溥圍困在徐州。朱瑾率領兩萬軍隊援救時溥，朱友裕在石佛山打敗朱瑾，朱瑾逃跑。都虞候朱友恭在太祖面前說朱友裕的壞話，認爲可以追殺朱瑾而朱友裕卻不追。太祖大怒，削奪他的兵權歸盧師古，把朱友裕交給法官查辦。使者謊稱詔書送給朱友裕，朱友裕驚恐不安，不知所措，幸虧張皇后教他辦法，纔得以免死。權知許州。許州靠近蔡州，苦於大盜劫掠，民衆死亡流移，朱友裕招回安撫流散的百姓，增加戶口三萬多。

遷任諸軍都指揮使，參加平定兖、鄭二州，回來後仍領許州。崔洪逃奔淮南，朱友裕率兵平定蔡州，街市買賣經營如常。太祖兼鎮護國軍，
以朱友裕為留後。遣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朱友文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為詩，太祖養以為子。

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為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封賞賜過數以供軍實。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官總之，以友文為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

庶人友珪者，太祖初封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慧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德，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常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範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

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大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圖？”友珪乃易衣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勸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離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驚駭起呼

以朱友裕為留後。遷任忠武軍節度使。太祖進攻鳳翔，未能攻克，於是離鳳翔而攻邠州。朱友裕攻破靈臺、良原，攻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來降。後來楊崇本又反叛，太祖派遣朱友裕進攻他，在永壽屯駐。朱友裕因病而死。

博王朱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從小俊美有風姿，好學，善於談吐，發指能書，詩，太祖收養他作兒子。

太祖統領四鎮，以朱友文為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四方征戰，朱友文聚斂財物以供軍需。太祖即位，用過去所領的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徵賦，置建昌官總之，以友文為建昌宮使，封為博王。太祖到西都，朱友文留守東京。

平民朱友珪，是太祖起初鎮守宣武軍，侵奪宋、亳二州間時，和途中婦人苟合所生的。長大後狡猾多智謀。博王朱友文多才多藝，太祖很喜歡他，而他年齡又最大，太祖即位時，還沒有立繼承人，心裏常常欲屬意朱友珪。太祖自從張皇后死後，沒有再娶，兒子們在各地鎮守，太祖要他們的妻子入宫侍奉自己。朱友文的妻子王氏頗有美色，太祖特別寵愛她。太祖久病不起，王氏和朱友珪的妻子張氏，常常專房在房中侍奉太祖。太祖的病稍稍輕一點，對王氏說：“我知道最終不免一死，你去東都，叫朱友文回來，我要和他決別。”大概心中想將後事託付給他。於是對敬範說：“可給朱友珪一個郡，催他去赴任。”於是以朱友珪為萊州刺史。

太祖平常性格剛暴，病後更加喜怒無常，這時被降官的人，隨後必然還會有重處的命令，朱友珪十分恐懼。他的妻子張氏說：“皇帝已經將傳國寶拿給王氏，要她去東都召回朱友文，你現在遭禍了！”夫妻相對而哭。手下人勸朱友珪說：“事情緊急計謀即出，爲什麼不早些爲自己作打算？”於是朱友珪換了衣服，暗中進入左龍虎軍，會見統軍韓勍商量辦法。晚上韓勍派牙兵五百人跟隨朱友珪，混雜在控鶴衛士中進入皇宮。半夜三更的時候，斬斷門閘而進入萬春門，
曰：‘我疑此贼久矣，恨不早杀之，逆贼忍杀父乎！’友珪视隶馬延禕以
剑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剑擊柱者
三，太祖惄，仆于床。盖以剑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相撃
裹之寢中，秘寢四日。乃出府庫，大
賞群臣及諸軍。遣使旨丁昭浦詣昭陵
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
難創業，逾三十年。托于人下，忽焉
六載，中外叶力，期于小康。豈友
文陰蓄異圖，將行大逆。昨二三夜，
甲士突入大内，賊友珪忠孝，領兵屠
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急相驚，彌所
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厥顯，宜
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
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
韓勉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
留後，河中友權毅為中書令。友權
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
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
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慶
文。

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
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
兵入官，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
將逾城以走，不果，遂使馮延ţi進刀其
妻及己。延ţi亦自殺。末帝即位，復
友文官爵，廢友珪為庶人。

康王友文
康王友文，目重瞳子，常竊自
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
德妃薨，將葬，友文使刺客夜入寢
中。末帝方寐，夢人數己，既寤，聞
榻上寶劍謟然有聲，躍起，抽劍曰：
‘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
殺之，遂誅友文。明日，謂趙巖、張
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
疏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
到太祖寢室，侍候太祖的人都跑了。太祖驚恐地
起身叫道：‘我疑心這個賊子很久了，恨沒有
早一天殺掉他，反賊你忍心殺死父親嗎！’朱友
珪親信的官馬延禕用劍刺太祖，太祖繞着柱子
躲藏奔走，劍三次擊在柱子上，太祖精疲力盡，
倒在床下，馬延禕用劍刺中太祖，穿破肚皮，腸
胃流出。朱友珪用墊子將太祖的屍體裹到寢室
中，喪事保密四天，纔打開府庫，大賞群臣和各
軍士。派遣使者丁昭浦拿著假詔書飛馳到東
都，殺死朱友文。又發布假詔書說：‘我艱難創
業，三十多年。登位稱帝，很快已六年，中外齊
心協力，希望天下小康。哪裏料到朱友文暗中
別有打算，準備反叛。前二日晚上，武裝士兵突
然闖進宮內，全靠朱友珪忠心孝順，率兵剿殺叛
賊，我纔得以保全性命。然而病中受驚，生命更
加危急。朱友珪平定逆凶，功勞無與倫比，可以
委任他代掌軍國大政。’然後纔發布喪告。乾化
二年六月十六日，朱友珪在太祖的靈柩前登上皇
帝位，拜韓勉為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
留後，河中朱友權為中書令。朱友權不接受任命。
懷州龍驤軍三千人馬，脅迫他們的將領劉重霸，
占據懷州，自稱討賊。三年正月，朱友珪在洛陽
南郊祭天，更改年號為慶文。

太祖外孫袁象先和駙馬都尉趙巖等人，策劃
和末帝一起討伐朱友珪。二月，袁象先率禁兵
進入宮中。朱友珪和妻子張氏逃奔到北面城樓下，
準備逃越城堵逃跑，沒有成功，命令馮延ţi用刀
刺死妻子和自己。馬延禕也自殺了。末帝即位，
恢復朱友文的官爵，廢朱友珪為平民。

康王朱友孜，眼窩裏有兩個瞳子，平生很
自負，認為應當成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的德
妃死，快要安葬時，朱友孜派刺客在晚上進入末
帝臥室裏。末帝剛剛入睡，夢見有人要殺自己，
醒來後，聽見床榻上的寶劍發出鏗鏘的聲音，一
躍而起，拔劍說：‘將有兵變啊！’於是在臥室中
搜索，捉到刺客，親手殺死他，接着殺死朱友
孜。第二天，對趙巖、張漢傑說：‘差點不能與
你們相見了。’於此就疏遠削弱皇室親屬，而信
呜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逾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著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任趙、張二人，以至於失敗滅亡。

唉，《春秋》的筆法，褒貶毁譽之間，難做到啊！有人問：“梁太祖作爲臣子殺君主，朱友珪作爲兒子殺父親，都是一樣的。贊揚殺君即位，第二年改換年號，《春秋》的筆法，都作爲君主來記載，然而朱友珪未能列在本紀中，爲什麼呢？況且父子的罪惡一樣大，而在本紀中不寫兒子，這就是贊揚他的父親，難道這是《春秋》的宗旨嗎？”我回答說：“著的利害很明顯。朱友珪父親的罪惡，無須等褒貶他的兒子而後彰明，然而末帝的志向，不能不表明。《春秋》的筆法，君主被殺而殺君的人却得不到討伐的，國家的臣子要承擔罪責。我對於朱友珪的事情的寫法，就是用來伸張討伐殺害君主的人的志向的。”
新五代史卷十四

列传第二

唐太祖家人传

太祖刘太妃  貞简皇后曹氏

太祖正室刘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

太祖封晋王，刘氏封秦国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刘氏常从征伐。为
人明敏多智略，颇習兵機，常教其侍
妾骑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黄巢，
遣軍進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
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
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
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
謀保軍以還。遂明，太祖還，與夫人
相飲酌，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
“公本為國討賊，今難事未畢，而遭
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不歎息。不
若歎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

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
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
原，晉兵屢敗，太祖憂憤，不知所
為。大將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
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諒夫
人，夫人問誰為此謀者，曰：“存信
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
耳，安足與計成敗耶！且公嘗笑王行
瑜棄邠州走，卒為人擒，今乃自為此
乎？昔公亡在逕村，幾不能自脱，賴

太祖的正妻是劉氏，代北人；次妃曹氏，太
原人。

太祖封為晋王時，劉氏被封為秦國夫人。自
從太祖在代北起兵，劉氏常常跟隨太祖征戰各
地。她為人聰明機敏，足智多謀，很熟悉兵法，
常常教侍妾騎馬射箭，以助太祖一臂之力。太祖
向東追擊黃巢，同師經過梁國，在封禪寺駐紮。
梁王邀請太祖進城，在上源驛擺酒設宴，半夜率
兵攻擊他。太祖手下先逃脫返回的人，將太祖遭
難之事告訴夫人，夫人面不改色，立即殺掉報告
的人，暗中召見大將，商議保全軍馬而返回。快
天亮時，太祖回來，和夫人面對面痛哭，於是準
備起兵攻梁國。夫人說：“大王本來是為國家征
討賊寇，如今梁國的罪行並未暴露，卻匆忙倒戈
相攻，天下人知道了，沒有誰能分辨是非曲直，
不如收兵返回駐地，親自向朝廷申訴。”太祖同
意了。

後來，太祖攻擊劉仁恭，失敗而歸。梁國派
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年進攻晉國，包圍太原，
晉軍多次被摧敗，太祖憂愁疲憊，不知所措。大
將李存信等人勸說太祖逃到北方邊遠地區，收拾
殘兵，以期重新旗鼓，太祖同意這樣做。進屋把
這個打算告訴夫人，夫人問是誰出的這個主意，
太祖回答：“是李存信。”夫人罵道：“李存信不
過是代北的放羊娃罷了，哪裡配參與商量成敗興
亡的大計！況今大王曾經嘲笑王行瑜放棄邠州逃
跑，最後被人捕獲，如今難道自己也做這種傻事
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敗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乎？”太祖大悟而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

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

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諍，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教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歲時親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子享國無窮，使吾獲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

莊宗滅梁入汴，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諡曰貞節，葬於坤陵。而太妃無諡，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去，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駕至澤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閹敬皇后劉氏 漢封韓氏

莊宗神閹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遼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韓氏，其次后也，初封遼國夫人。

嗎？從前大王在達靼流亡，幾乎不能脫身自拔，幸虧天下多事，纔得以南歸。而今多次失敗的軍隊，潰散逃亡後剩下的已不多，一旦放棄固守之地，誰還願意隨大王呢？北方邊遠地區是可以去得的地方嗎？”太祖如夢初醒，打消了這個念頭。不久，逃散的士卒漸漸重新聚攏。

夫人没有兒子，性情賢惠，不妒忌別人，常常對太祖說：“曹氏的相貌一定會生貴子，應當好好待她。”而曹氏自己也很謙恭退讓，因此兩人相處得很融洽。

曹氏被封為晉國夫人，後來生下兒子，這就是唐莊宗，太祖極看重他，曹氏因此特別受寵。

太祖性情暴烈，發怒時常常殺人，手下人沒有敢站出來說話的，只由曹氏輕言細語，規勸曉諭，往往被採納聽取。到唐莊宗立為太子，事奉曹氏特別周到，他援救趙、攻破燕、奪取魏博，同梁在黃河邊交戰十多年，每年數次驅馬急駕，探望他的母親，人們都稱揚他的孝順。唐莊宗即位後，冊封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去謝太后，太后而有愧色。太妃說：“但願我兒子能夠萬世為國君，假如我死後能在黃泉陪伴先王，就很幸運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唐莊宗滅梁後進入汴州，派人接太后回到洛州，住在長壽宮，而太妃獨自留在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去世。七月，太后去世，諡號稱貞節，安葬在坤陵。而太妃沒有諡號，安葬在魏縣。太妃和太后相互都很體貼尊重，太妃送太后到洛州，哭泣相別，回來後思念太后，以至於身亡。太后聽說太妃病重，想要趕到晉陽探望病情，到太妃死時，又想要親自去安葬她，唐莊宗哭泣勸阻，眾臣紛紛上書請求太后不要前往，方纔作罷。然而太后自從太妃死後，悲哀得不肯吃不喝，過了一個月也去世了。

德妃伊氏

唐莊宗神閹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唐莊宗正妻是遼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再次是皇后，最初封為魏國夫人。
后父劉叟，姓鬍，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豈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及笄，甚有文，莊宗見而訝之。莊宗已為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為壽，自起歌舞，太后歎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大城，得符道昭妻侯氏，獲眾諸宮，宮中謂之“大採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為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下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

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鬍丈人護之。”及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此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招，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僵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

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致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表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癸未，莊宗御文明殿，遣使冊封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冊，乘赤轎，駕軾，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為淑妃，伊氏為德妃。

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後廢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遑遑於世，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皇子的父親劉叟，一臉黃鬍鬚，擅長診病占卜，自號劉山人。皇子生五六歲，晉王進攻魏州，掠成安，副將袁建豐獲得皇子，把她送到宮中，貞簡太后教她吹笙及唱歌跳舞。長大成人後，頗有姿色，唐莊宗見後很喜歡她。唐莊宗做晉王時，太后到宮中來，莊宗擺酒款待，親自起身唱歌跳舞，太后高興之極，叫劉氏吹笙助酒，宴罷，留下劉氏賞賜給唐莊宗。在這之前，唐莊宗在大城間攻擊梁軍，俘得符道昭的妻子侯氏，在各宮中受到獨寵，宮中稱她為“大採夫人”。唐莊宗征戰四方，常常讓侯氏隨軍而行。後來，劉氏生下兒子繼岌，唐莊宗認為像自己，很喜歡他，從此劉氏更加受到寵愛，自從攻克魏博，在黃河邊戰征十多年，祇以劉氏隨軍。劉氏足智多謀，善於迎合唐莊宗的意旨，其他嬪妃沒有人能見到莊宗。

劉氏的父親聽說她已貴隆，來到魏宮中求見。唐莊宗叫來袁建豐詢問此事，袁建豐說：“我當初在成安北塢的土塹俘得劉氏，當時有個黃鬍鬚老人保護她。”將劉叟帶出來給袁建豐看，袁建豐說：“這是這個人。”然而劉氏正和夫人們爭寵，以門第相較，於是大怒說：“我離開家鄉時的情景，大略都還能記起，我父親不幸在亂兵中死去，當時我環繞屍體痛哭後離去。這個鄉間老頭怎麼會到這裏來！”於是下令在宮門口鞭打劉叟。

唐莊宗即皇帝位後，打算立劉氏為皇后，但韓夫人是正妻，伊夫人的位次在劉氏之上，因此感到為難而沒有着手進行。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迎合皇帝意旨，上表稱劉氏應當立為皇后，唐莊宗大喜。同光二年癸未，皇帝至文明殿，派遣使臣冊封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封後，乘着翟羽裝飾的彩車，配備全副儀仗，吹奏作樂，參拜太廟。韓夫人等都忿忿不平，於是封韓氏為淑妃，伊氏為德妃。

唐莊宗自從滅亡梁國，氣焰驕横而百事懈怠，宦官、優伶敗亂朝政，因此皇后得以擅權於宮中，她自認為出身低賤，逾越正常次序得以立為皇后，是得佛之力。又喜好聚斂財富，分別派
尋賞果茹，皆稱中官所售。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官，宮中購山積。惟寫佛書，經路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

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遺中使供俸，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詐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縝不為之禮，詐惠怒曰：“吾有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當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瀕沴河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後率諸子、諸妃拜之，詐惠端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

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多出於道。許州節度使温韜以後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寺，為後驚羨。莊宗命崔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後俱。後之，幸張全義第，酒醒，命下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姪妾出入中宮，問遺不絕。

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賜之。后因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猝然，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税，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臘，數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官畢從，歷伊闕，宿靈龍池。遣手下人經商，以至於市面店鋪中柴草果菜，並是宮中出售的。四方進貢的財物，必定分成兩份，一份進獻給皇帝，一份歸皇后本宮所有，宮中錢財堆积如山。祇有寫佛書，贈送僧尼而不惜。而唐莊宗因此也迷信佛教。

有一個胡僧從于闐來，唐莊宗帶領皇后和兒子前往迎接拜見。胡僧雲游五台山，派遣宮中使者將供應食宿，所到之處全城動。又有一個僧人名叫詐惠，自稱能夠降伏龍。有一次經過鎮州，王縝沒有對他以禮相待，詐惠發怒說：“我有五百條毒龍，我會派一條毒龍掄起一塊石頭，當中的人，都將成為魚鱉。”恰巧第二年瀕沴河發大水，破壞鎮州城門及堤壩，人們都認爲詐惠是神。唐莊宗和皇后帶領兒子、妃子拜見詐惠，詐惠正懼危坐不起，從此士人無論貴賤都去拜見他。祇有郭崇韜不去拜見。

這時，皇太后和皇后與藩鎮勾結，太后之名稱為“詔令”，皇后之名稱為“教命”，兩宮使者在路上絡繹不絕。許州節度使温韜因爲皇后迷信佛教，於是請求用自己的私人住宅作佛寺，爲皇後祈福。唐莊宗數次到郭崇韜、元行欽等人家中，常常和皇后一起去。後來，到張全義家，酒醉耳熱之際，讓皇后拜張全義爲養父。張全義每天派遣姬妾進出宮中，不斷向皇后請安送禮。

唐莊宗有一個愛姬，頗有美色而又生了個兒子，皇后心裏忐忑不安。唐莊宗闌居宮中，元行欽在一旁侍奉，唐莊宗問他說：“你纔死了妻子，準備再娶嗎？我幫你物色。”皇后指着唐莊宗的愛姬說：“皇帝愛憐元行欽，爲什麼不賜給他？”唐莊宗迫不得已，假装答應了。皇后催促元行欽拜謝，元行欽拜了兩拜，唐莊宗起身回視愛姬時，轎子已經出宮了。唐莊宗十分不快，稱病不食好幾天。

同光三年秋，大水成災，兩河百姓四處流亡，京城的賦稅不足，六軍士兵，常常饑死，於是預借第二年夏、秋兩季的租稅，百姓憂愁苦悶，在路邊哀號哭泣，而唐莊宗正和皇后沉迷於打獵游樂。十二月己卯臘日，在白沙打獵，皇后帶領皇子、後官傾巢隨行，經過伊闕，住宿龜
洞，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貴民供給，壞什器，撤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亡竄山谷。

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棓。占星者言：("聞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 宰相詣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何我欲!" 宰相論于廷臣，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駱鍾及皇孫子滿喜置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官中所有惟此耳，諸卿以給軍!" 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賑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

莊宗東幸汴州，從駱兵二萬五千，及至軍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至太半。至潁子谷，道路狹隘，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達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 對曰："陛下與之大戰，得者亦不感恩。" 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 軍士叱容哥曰："致君君至此，皆由爾輩!" 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不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 乃投水而死。

郭從謙反，莊宗中矢，傷甚，臥於睿賢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官進酒醋，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城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與存渥奸，及至大
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諡曰神閔敬皇后。

自唐末鬱亂，後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浴、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宜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弑，後官散走，未守殿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者，由是專幸於莊宗，守殿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官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封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俘。

李存渥通奸，到太原後，纔削髮為尼。唐明宗入朝即位，派人賜皇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諡甄號神閔敬皇后。

自從唐末鬱亂以來，後宮的制度不完備，到唐莊宗時，後宮的嬪妃尤其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浴、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宜一等，其他名號，不可勝數。唐莊宗被殺後，後宮的嬪妃流散逃亡，朱守殷進宮時，選得三十多人。號國夫人者，由於曾被唐莊宗寵愛，朱守殷不敢留下。唐明宗即位後，全部讓唐莊宗時的宮女回家，只有夏氏無家可歸，於是因爲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和她同姓，因此讓夏氏回到他家，後來嫁給契丹突厥李贊華。李贊華性格殘酷狠毒，喜歡殺人，婢妾稍有過失，常常加以刀剎火炙之刑。夏氏懼怕，請求解除婚約，於是削髮為尼而死。而韓淑妃、伊德妃都住在太原，晉高祖反叛時，被契丹俘獲。

太祖弟

唐自朱邪得姓而為李氏，得國而為晉，得天下而為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絕。太祖四弟曰：克讓、克倫、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李克讓

克讓，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道官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用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衛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暄、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雁門。明年，太祖復
李克讓

克讓字崇遠，從討盧綰，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雁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據州，孟方立還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讓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讓性僪奮，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責咎之。克讓懼懼，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

李嗣弼

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投于虜。

李嗣肱

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梁太祖圍蓺縣，嗣肱從存審救蓺，梁軍解去，嗣肱功為多，超拜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晋，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懷、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李克恭

克恭，初為決勝軍使。克恭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克恭為人簡樸，懸人素安其政，且與其見者皆死。克恭橫暴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懸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絳州，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執于沁水，元審大敗而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懼而出奔，行
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千家。猶乃入漢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李克難

克難，為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
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率辮羌，入破黄巢，克難未嘗不從行。 太祖鎮
太原，以為內外制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
之事，無大小皆决克難。

t

大祖崩，召祿宗侍側，屬張承業
與克難曰：“以亞子屬公等。” 大祖
崩，祿宗告於克難曰：“兒年幼稚，
未通政事，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
當大事。叔父勸德俱高，先王常任以
政矣，敢以軍府煩叔父，以待兒之有
立。”克難曰：“吾兄之命，以兄屬
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
賀，祿宗乃即晉王位。

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
驍勇之士，多養以為子，而與莫邪戰
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為多，故
尤寵愛之，衣服禮節如嫡。諸養子麾
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
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托疾不
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願、存實告
克難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
叔拜侄，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
取之。” 克難曰：“吾家三世，父慈子
孝，先王在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
也！”

克難妻孟氏素剛悍，存願等各遣
其妻入說孟氏，孟氏數以迫克難。克
難仁而無斷，惑於群言，遂至於禍。
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難，克難殺
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
受懼怕而出逃，逃到長子時，被鄉野之人殺死，
叫人把他的頭送到漢州。漢州於是進入漢州，自
稱為留後，以本州之地歸附梁朝。

李克難，為人仁厚孝順，在衆兄弟當中最善
良，事奉太祖小心翼翼，毫不怠慢。太祖與赫連
鐸、李可舉在雲、蔚二州間作戰，後來逃到達
靼，入京打敗黃巢，李克難沒有不隨行的。太祖
鎮守太原，任他為內外制蕃漢都知兵馬使，檢
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的事情，無論大小
都由李克難定奪。

太祖患病，召唐莊宗來身邊侍奉，囑托張承
業和李克難說：“我把亞子托付給你們。” 太祖去
世，唐莊宗去對李克難說：“孩兒幼年喪父，不
懂一點政務，雖然有先王的遺命，恐怕不能夠承
擔大事。叔父的功勳卓著，德高望重，先王曾經
以國政相托，斗膽把軍府大事煩叔父治理，直
到我能夠自立的時候。”李克難說：“我兄長的命
令，把你托付給我，誰敢小看你呢！”於是退至
殿下，面向北方對莊宗下拜數次，口中稱賀，唐
莊宗於是即晉王之位。

當初，太祖在雲、朔二州間起兵，得到的僥
倖勇猛的士兵，大多當作兒子撫養，讓他們去同
英雄豪傑爭奪戰鬥，最終實現霸業，衆養子的功
勞最大，因此特別寵愛他們，服飾禮儀俸祿同親
生的兒子一樣。衆養子手下都統有精兵，仗恃有
功，恣肆妄為，在先王時常被放縱。到新王即位
時，新王年幼，他們有的稱病不上朝，有的朝見
但不下拜。養子李存願、李存實對李克難說：
“哥哥死了弟弟继位，這是古來的規矩。叔父向
侄子下拜，難道合理嗎？人生的富貴榮華，全在
你自己爭取。”李克難說：“我家三代，父親慈
愛，兒子孝順，先王的天下，祇要有人繼承，我
還有什么要求呢！”

李克難的妻子孟氏素來剛烈凶悍，李存願等
人各自派他們的妻子前去遊說孟氏，孟氏多次逼
迫李克難繼位。李克難仁厚而缺乏決斷，被衆人
的言論迷惑，於是遭致災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
過李克難，李克難殺掉他，因而和張承業、李存
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威見太后，告克寧與存審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舒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入、存瓘、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癸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蓋存霸、存渥、存瓘與莊宗同母也，存美、存入、存瓘、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鼋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入睦王，存瓘遜王，存紀雅王。

李存乂

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好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官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為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詔言：“存乂過千郎，酒酣，攘臂號泣，為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並誅千郎。

李存霸

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據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

璋有矛盾，又請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這時龍臣史敬威去見太后，誣告李克寧和李存審陰謀綁架莊宗和太后投降梁。唐莊宗叫來張承業、李存璋，告訴他們說：“三叔父做出這種事，怎麼辦呢？然而骨肉之間不能互相殘殺，我將讓賢來解除我家的災禍。”張承業等請求誅殺李克寧。於是在府中埋伏兵卒，設酒宴大會賓客，李克寧一到，便將他逮捕殺掉。

太祖有兒子八人：唐莊宗是長子，其次是李存美、李存霸、李存禮、李存渥、李存乂、李存瓘、李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癸亥，下詔分封李存美等七人為王。李存霸、李存渥、李存瓘和唐莊宗是同母所生，李存美、李存乂、李存瓘、李存禮四人不知道他們母親的名氏號位。李存美封為兗王，李存霸封為永王，李存禮封為薛王，李存渥封為申王，李存乂封為睦王，李存瓘封為遜王，李存紀封為雅王。

李存乂歷任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的女兒為妻。這時，魏州妖人楊千郎被重用，自稱會墨子的法術，能夠支配鬼神，製造丹砂、水銀。唐莊宗視他為神人，拜他為檢校尚書郎，賜給紫袍，他的妻子進出宮廷，蒙受恩寵，有的士人依附她求得官爵，李存乂和李存渥等人常成群結隊地在他家淫亂。到郭崇韜被滅族時，唐莊宗派遣宦官暗中打探外面的輿論怎樣，而宦官便想殺盡郭崇韜的親朋黨羽以消除後患，因而竊告說：“李存乂拜訪楊千郎時，飲酒盡興，捋袖伸臂哀號哭泣，替岳父喊冤，言辭充滿怨恨。”唐莊宗大怒，派兵圍住李存乂的住宅，將他殺死，同時殺掉楊千郎。

李存霸歷任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李存渥歷任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都住在京城，靠俸祿過活罷了。趙在禮動變，於是派遣李存霸去往河中。李嗣源發動兵變，向京城進軍，唐莊宗兩次到汜水，詔李存霸任北京留守，
李存緒

李存緒，李存節之弟，字繼元，初名校，卒名存節。其父李存茂，字繼武，初名校，卒名存茂。李存緒之母，名符氏。李存緒之妻，名温氏。李存緒之子，名李繼岌，字仲武，初名校，卒名存岌。李存緒之女，名符氏。李存緒之孙，名李繼岌，字仲武，初名校，卒名存岌。李存緒之曾孙，名李继岌，字仲武，初名校，卒名存岌。李存緒之玄孙，名李继岌，字仲武，初名校，卒名存岌。李存緒之玄孙之女，名符氏。李存緒之玄孙之孙，名李继岌，字仲武，初名校，卒名存岌。李存緒之玄孙之玄孙，名李继岌，字仲武，初名校，卒名存岌。李存緒之玄孙之玄孙之女，名符氏。李存緒之玄孙之玄孙之孙，名李继岌，字仲武，初名校，卒名存岌。
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果。至興州，蜀將程恭連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築，
門下，為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柏江浮橋，奔回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
嬴，衍及至綿州，行上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轎至昇仙橋，
素衣、素服，肉袒、掠鬢，群臣哀絰，徒跣以降。繼
 عدد而取翌，當關解縛，焚輋。自出
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
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
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繼岌。
初，唐莊宗遣宦官供奉官李從鱗監
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從軍事。
從鱗等素惡繼岌，又見繼岌專任軍
事，益不平。及破蜀，蜀之貴大臣大
將，自王宗弼已下，皆争以與寶貨、
妓樂奉繼岌父子，而隨王所得，匹
馬、束帛、坐帷、麾幢而已；繼岌以
決軍事，將吏賓客趁走街庭，而都統
府惟大將晨謁，牙門獨然。由是從鱗
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
岌，請留繼岌鎮蜀，從鱗等因言繼岌
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繼岌曰：
“陛下猗侍中如翰林，翰之廟堂之上，
期以天下而制四方，必不棄元
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
莊宗聞繼岌欲留蜀，亦不悦，遣
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
都，繼岌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
嗣怒，從鱗等因告延嗣繼岌有異志，
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
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彦珪
往視繼岌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
知祥未至，所在盜賊聚山林，繼岌方
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
未即還。而彦珪將行，見劉皇后曰：
獲得當地的糧食。到達興州，蜀將領程奉璽率領
五百人馬投降，於是派這些士兵修築關道，以便
讓唐軍通過。王衍率兵一萬人屯駐利州，分出一
半兵力在三泉迎戰，被先鋒康延孝打敗，王衍畏
懼，截斷柏江上的浮橋，奔回成都。唐軍從
文州的小路入蜀。十月己酉，李繼岌到達綿州，
王衍上表求降。丙辰，進入成都。王衍乘竹轎到
昇仙橋，穿着白衣服、牽着羊，用韃繫住頭
領，袒胸露臂，口中銜玉，車上載著棺材，臣子
們穿着喪服，光着腳來投降。李繼岌下車取玉，
郭崇韜為王衍解開韃繫，燒掉棺材。從出兵到王
衍投降，共七十五天，兵器不見血跡，從古到今
用兵打仗，沒有像這樣容易的。然而李繼岌雖
身為都統，軍政號令卻全部由郭崇韜發布。
當初，唐莊宗遣宦官供奉官李從鱗監中
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任典閹。李從鱗等人素
來討厭郭崇韜，又見郭崇韜獨攬軍權，更加不
滿。等到攻破蜀，蜀的貴大臣大將，從王宗弼以
下，都爭相用蜀地的寶物、樂妓供奉郭崇韜父
子，而魏王得到的，不過是一匹馬、一束緞織
坐帷、麾幢而已；郭崇韜每天處理軍中事務，將
吏賓客乘車馬遊行，而都統府只是大將早上前來參
拜，牙門清無聲。因此李從鱗等人憤怒不已。
不久王宗弼率領蜀人進見李繼岌，請求留下郭崇
韜鎮守蜀，李從鱗等人於是說郭崇韜有二心，勸
李繼岌做好防備。李繼岌對郭崇韜說：”陛下猗
仗你如同御，臥山，朝廷奉為上賓，期待你
統一天下，統治四方，一定不會將你這元老丟棄
在蠻夷之地。這件事我不贊成。”
唐莊宗聽說郭崇韜想留在蜀，也不高興，派
遣宦官向延嗣催促李繼岌回師。向延嗣到達成
都，郭崇韜不出來迎接，相見時，禮節更加怠
慢，向延嗣發怒，李從鱗等人於是向向延嗣報告
說郭崇韜有二心，恐怕會危及魏王。向延嗣返
回後，把這些全部說了。劉皇后哭著請求保全李繼
岌，唐莊宗派遣宦官馬彥珪前去窺探郭崇韜的動
向。這時，兩川剛平定，孟知祥還沒有到達，各
地都有盜賊聚集在山林中，郭崇韜正派遣任圜等
人分頭出去招降，擔心以後發生變故，因此軍隊
“臣見延壽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覆襄命乎！”劉皇后以言之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殺崇霽。明年正月，崇霽留任圖守蜀，以待祥之至，崇霽期班師有日。繼岌至蜀，出皇后敕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囀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霽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霽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但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霽等力争，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諸侯，從霽以都統命召崇霽，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霽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撲碎其首。

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赴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鎬截浮橋，繼岌不得度，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救我。”環遂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路而以死。”繼岌面糊而臥，環縛殺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饑，無子。明宗已即位，任圜率諸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

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岌、繼岌、繼岌、繼岌皆為光祿大夫，兼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没有立即返回。而馬繼岌快要出發時，進見劉皇后說：“我看向延壽稱蜀中事態已不可收拾，禍亂發生，將在頃刻，怎麼能三千里往返請示旨意呢！”劉皇后把馬繼岌的話告訴唐莊宗，唐莊宗說：“流言還不知是否屬實，怎麼能夠就讓馬繼岌決斷呢？”皇后因請求未獲准，於是自己作敕命給李繼岌，讓他殺掉郭崇霽。第二年正月，郭崇霽留下任圖守蜀，等待孟知祥到來，郭崇霽約定不日回師。馬繼岌到蜀，拿出皇后的敕命給李繼岌看，李繼岌說：“如今大軍快要出發，沒有任何徵兆，怎麼能做這樣的事呢！”李從襲等人哭著說：“如今有秘令，你如果不行動，假如郭崇霽知道了，那麼我們都沒命了！”李繼岌說：“皇上沒有詔書，只是皇后的手令，怎麼能殺招討使？”李從襲等人爭執要殺掉郭崇霽，李繼岌被迫聽從。拂曉，李從襲用都統的命令召見郭崇霽，李繼岌上樓迴避。郭崇霽進門，登上臺階，李繼岌的侍從李環砸碎了郭崇霽的頭。

李繼岌於是回師。二月，軍隊到達泥溪，先鋒康延孝反叛，據據漢州，李繼岌派遣任圜討伐將其平定。四月辛卯，到達興平，聽說唐明宗反叛，軍隊進入京城，李繼岌想退守鳳翔。到達武功時，李從襲勸說李繼岌快馬趕往京城，拯救內難。行進到渭河時，西都留守張鎬截斷浮橋，李繼岌不能渡河，於是沿河向東，到達渭南，手下人都潰散。李從襲對李繼岌說：“大勢已去，好運不會再來，大王應當自作打算。”李繼岌徬徨哭泣，對李環說：“我已日暮途窮，你應該殺掉我。”李環遲疑了很久，對李繼岌的乳母說：“我不忍心面對大王來殺他，大王如果無法求生，請仆倒等死。”李繼岌俯臥床上，李環將他勒死。任圜隨後到來，把李繼岌安葬在華州西南。李繼岌年輕時因病無生育能力，沒有子女。唐明宗即位後，任圜率領伐蜀的軍隊二萬人到京城，唐明宗安撫慰勞他們很久，並問任圜，李繼岌在哪裏，任圜詳細報告了李繼岌死時的情景。

同光三年，下詔皇子李繼岌、李繼岌、李繼岌、李繼岌等人授光祿大夫，兼校司徒。由於他們都還年幼，因此不封王。當唐莊宗被殺時,
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一人，明宗
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
終，太祖之後遂絕。

太祖的子孫有十一人在世，唐明宗入京即位後，
其中四人被殺，其餘的都不知下落，太祖的後代
於是斷絕了。
新五代史卷十五

列传第三

唐明宗家人传

明宗和武惠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惠皇后曹氏生晋国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滎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

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皇后，諡曰昭懿。

明宗宣惠皇后魏氏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偃奉上皇太后寶冊，諡曰宣惠。

明宗淑妃王氏

淑妃王氏，邠州韓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織故將劉鄴為侍兒，鄴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

唐明宗有三個皇后，一個皇后：和武惠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李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是潞王李從珂的母親；淑妃王氏，是許王李從益的養母。

曹氏、夏氏的家世都不見記載。夏氏没有封爵，在唐明宗登位前就已死去。唐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為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生的兩個兒子都已經封為王，於是追封夏氏為皇后，諡號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最初嫁給平山百姓王氏，生了個兒子已經十歲。唐明宗作騎將時，劫掠平山，得到魏氏母子而回。過了幾年，魏氏死去，安葬在太原。她的兒子就是潞王李從珂。唐明宗時，李從珂已封為王，於是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唐廢帝登位後，追稱魏氏為皇太后，擬議為她修建陵墓，然而太原石敬瑭反叛，於是在京城河南府東面修建陵墓。清泰三年六月丙寅，派遣工部尚書崔偃進獻皇太后寶冊，諡號宣惠。

淑妃王氏，邠州賣面食人家的女兒，相貌美麗，號稱“花見羞”。年幼時被賣給原梁朝將領劉鄴做侍女，劉鄴死後，王氏無家可歸。這時，唐明宗夏夫人已死，正打算另娶，有人向安重
王氏於安重濬者，重濬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郁金甚多，悉以遣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

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櫝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畢乃退，未嘗少懶，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濬、秦王從夔，皆與焉。劉範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托為後計，乃曰："為思泰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於從益自言見泰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泰府，遂與從益私通，從益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益已死，司衣王氏以謂泰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遂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兼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

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飲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處僧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為之凄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誘說起王氏，安重濬報告唐明宗，於是娶王氏為妻。王氏平時得到劉邠銀珠寶很多，全部將其送給唐明宗手下人及其眾內媳婦，人人都說王氏的好話，唐明宗更加憐愛她。而夫人曹氏為人簡淡質樸，常常避事，從此王氏獨受寵愛。

唐明宗登位，商議立皇后之事，而本應立曹氏，曹氏對王氏說："我一向多病，性情又怕煩躁，妹妹應當代替我。"王氏說："皇后，是皇帝的配偶，是最尊貴的位置，誰敢謀取!"於是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淑妃事奉皇后也很恭謹，每天早晨皇帝起床，侍御盥洗梳頭著衣，都是淑妃在一旁照顧，到退朝時，皇帝和皇后進餐，淑妃侍候，待食畢纔退下，不曾稍有怠慢，皇后心裏也更加喜歡她。然而宮廷中的事務，都由淑妃作主。唐明宗患病，淑妃和宦官孟漢瓊在皇帝身邊進出周旋，於是專權主事，殺死安重濬，秦王李從榮，她都參預了。劉範的幾個兒子，都由淑妃的緣故封官拜爵。唐隱帝登位，冊封莊皇後為皇太后，淑妃為皇太妃。當初，唐明宗後宮有孃妃生下一個兒子，令淑妃作養母，這就是許王李從益。李從益的乳母司衣王氏，見唐明宗已老而秦王手握重兵，心中盤算為後半生考慮應把自己托付給秦王，於是說："這孩子想念秦王。"這時李從益已經四歲，又幾次教李從益自己說請求見秦王。唐明宗派乳母領着李從益來往於秦府，於是和李從榮私通，李從榮便讓王氏窺探宮中情況。李從榮死後，司衣王氏稱秦王的確是率兵進宮保衛天子，但卻因為反叛罪被殺，口出怨言。唐隱帝聽說後，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情牽連到太妃，因此心中很不高興，想把她遷到至德宮去住，由於太后平常很喜歡太妃，怕傷她的心而作罷，但從此對待太妃極差。

唐廢帝入宮登位，曾在太妃的庭院中擺酒設宴。太妃舉起酒杯說："我希望告別皇帝出家受戒為尼。"皇帝很吃驚，問是什麼原因，太妃回答說："小兒碰巧得到天命照應，如果大兒不容留，那麼死的時候，有什麼臉見先帝呢！"於是哭起來。唐廢帝也為她感到悲傷，故對她很好。石敬瑭的軍隊進攻京城時，唐廢帝招呼眾人將自
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
燭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
鞠院以免。

晉高祖立，妃自諸為尼，不可，
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
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
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鄴國三
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鄴國公，以奉
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
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
為廟；詔立高祖、太宗，為五廟，使
從益歲時主祠。

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遷洛陽。契
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
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
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
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
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頗妃曰：“明
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
問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
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
與妃俱遷洛陽。

德光北歸，留趙翰守汴州。漢高
祖起太原，將欲北去，乃使人召從
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遂於數陵域
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
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
殿，殿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
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
子母孤弱，為君所迫，深豈福邪？禍
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
丞相，李式、翟光鄴為樞密使，燕將
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
兵千人屬祚而去。

漢高祖得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
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
焚而死。太妃對太后說：“事情危急了，應當稍稍邇避，以等待姑夫。”太后
說：“我家到這個地步，怎麼忍心獨自求生，妹妹好自為之！”太后
於和皇帝一起都自焚而死，而太妃和許王李
從益及其妹藏在鞠院以免於一死。

晉高祖登位，太妃自願請求作尼姑，晉高祖
不允許，於是遷到至德宮居住。晉遷都到汴州，
帶太妃母子一起東行，安置在宮中，高祖皇后像
母親一樣對待太妃。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令以
鄴國三千戶之爵封唐許王李從益為鄴國公，來
接續唐的大統，衣服顏色、旌旗全部依照過去的
制度。太常寺議立唐莊宗、明宗、愍帝三
個祀室，將至德宮作為宗廟；詔令另立高祖、太
宗祀室，共為五廟，讓李從益每年按時主持祭
祀。

晉出帝登位，太妃母子都回到洛陽。契丹進
攻京城，趙延壽所娶唐明宗的女兒已死，於是耶
律德光便為趙延壽娶李從益的妹妹，她就是永安
公主。公主不知道她的母親是誰，平常也為太妃
所撫養，太妃到京城主持婚禮。耶律德光看見唐
明宗的畫像，燒香拜了兩拜，回頭對太妃說：
“唐明宗和我結為兄弟，你就是我的嫂子。”接着
嘲笑說：“現在卻成為我的夫人。”於是拜李從益
為彰信軍節度使，李從益推辭不赴任，和太妃一
起到洛陽。

耶律德光北歸，留下趙翰守汴州。漢高祖
在太原起兵，趙翰打算北歸，於是派人叫來李從
益，將漢境事務委托給他。李從益母子逃到徽陵
境內，躲避使臣，使臣強迫他們東歸，於是任命
李從益掌管南朝軍國事。李從益到崇元殿，趙翰
率領契丹衆將領在殿上參拜，晉群臣在殿下参
拜。衆臣進見太妃，太妃說：“我們孤兒寡母，
被趙翰逼迫，這難道是福氣嗎？災禍馬上就要降
臨了！”於是命王松、趙上交擔任左右丞相，李
式、翟光鄴任樞密使，燕將劉祚任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趙翰留下契丹士兵一千人歸劉祚後離
去。

漢高祖率領軍隊向南征戰，李從益派人叫高
行周、武行德等人至京保衛朝廷，高行周等人都
至，乃與壬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争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書召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時一盂飯酒明宗塚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盧，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歿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諡曰哀。

明宗子

明宗四子，曰：從暔、從榮、從厚、從益。

李從璟

從瑾初名從瑾，為人勇俞善戰，而謙退謹慎。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瑾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母使自疑。”從瑾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瑾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盡，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為己子。

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瑾不去，左右或勸其逃難，從瑾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瑾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嗟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

不來，於是和壬松議僱募燕兵閉城自守。太妃說：”我們亡國幸存之人，怎麼敢和別人爭奪天下！“於是派人上書迎接漢高祖。漢高祖聽說他們曾經令著周入京行衛而行周沒來，於是派遣郭從義先進京殺太妃母子。太妃臨死呼喊說：”我們母子有什麼罪？爲什麼不留下我的兒子，讓他每年寒食節拿一罐飯飯在唐明宗塚上！“聽見這話的人無不悲傷。李從益死時十七歲。

唐愍帝哀皇后孔氏，父親名叫孔循，橫海軍節度使。后爲人處事善良賢惠，生了四個兒子。唐愍帝登位，立爲皇后，沒來得及冊封就遭遇災禍。唐愍帝外出逃亡，皇后有病，兒子年幼，都不能跟隨。唐廢帝入宫登位，皇后和四個兒子都被殺死。晉高祖登位，追贈諡號哀。

唐明宗有四個兒子，名叫李從瑾、李從榮、李從厚、李從益。

李從璟原名從瑾，爲人勇猛善戰，又謙和不爭而謹慎。跟隨唐莊宗作戰，多次立下戰功，任金槍指揮使。唐明宗在魏州發動兵變，唐莊宗對李從瑾說：”你父親對國家有大功勞，忠誠孝順之心，我自然明白深信。如今被亂軍逼迫，你應親自前去傳達我的旨意，不要使他疑心。“李從瑾馳馬到衛州，被元行欽逮捕，將要殺他，李從瑾大叫道：”我父親被亂軍逼迫，你們不能體諒他，我也到了不了魏，讓我去保衛天子！“元行欽纔放了他。唐莊宗欣賞他的豪言，賜名叫繼瑾，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

李從瑾隨唐莊宗入汴州，將士們很多在路上逃跑，唯獨李從瑾不離去，手下人有的勸他躲避災禍，李從瑾沒有聽從。唐莊宗聽說唐明宗已經過黎陽，又想派李從瑾前去聯絡。元行欽認爲不能這樣，於是殺掉李從瑾。唐明宗登位，追贈他爲太保。

唉！沒有父親兒子怎能出生，沒有君主臣子又怎能生存？而世人却說：”忠於君主和孝順父
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
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
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
以其所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
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
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
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
從父。其從於君者，必齋其君曰：
“子不可以射父，顧無與兵焉！”則又
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撿兵而歸我君
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
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
可以為也，盍撿兵而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赦己則
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知
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
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
已矣！從瑾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
死矣。哀哉！

秦王李從榮

秦王李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
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
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
諸衛事。

從榮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儇而謹秘，頗
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
詩飲酒，故舊生薄之，徒日進讒佞
以媚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
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
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
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
經義爾。”明宗曰：“有君臣父子之
親，不能兩全其美。”難道真是這樣嗎？君主和
父親，是人倫道德的根本；忠誠孝順是人臣子女
首重的節操。難道它們不是相輔相成，而又有相
互矛盾的嗎？這不過是取決於出於私利還是出於道
義罷了。從私利考慮則兩者都矛盾，從道義考慮
就能兩全其美。父親率兵攻擊他的君主，做兒子
的人，服從父親呢，還是服從君主呢？回答應
是：“身視所在之地而定，心則服從道義，這樣
就行了。”身在君主旁就服從君主，身在父親旁
就服從父親。服從君主的人，一定要對君主推辭
說：“兒子不能射死父親，希望不要再加入戰
鬥！”然後又涕泗哭著向父親呼喊道：“為什麼
不放下武器回到我的君主身邊來！”君主失敗就
殉君主而死，父親失敗就在服完喪後繼續事奉君
主。服從父親的人，一定要對父親說：“君主是
不能夠射死的，為什麼不放下武器歸順我的君
主！”君主失敗就殉君主而死，父親失敗就等待
君主治罪，因為君主赦免自己，就在服完喪後繼
續事奉君主。古代懂得孝道的人沒有比得上虞舜
的，懂得道義的人沒有比得上孔丘、孟軻的，他
們在處理君臣父子關係上做得十分周詳的，假使
他們不幸遇上這樣的问题，恐怕也不過如此罷
了！李從榮對於唐莊宗，懂得他應遵從的而死得
其所。悲哀啊！

秦王李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的官
銜兼任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三年，調任鎮守河東。長興元年，拜為
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李從榮死後，李從榮在衆皇子中年齡最大，
又掌握兵權。但他為人輕佻而貪婪，很喜好儒
學，學作詩歌，常召集很多文人，作詩飲酒，因
此輕佻淺薄的後生小子，天用阿諛詖媚的語句來
驕縱他的心。自將相大臣以下官員都以此擔憂，
唐明宗很清楚他的惡行卻無法懲治他。有一次李
從榮在唐明宗身旁，唐明宗問他說：“你在處理
軍政事務之餘，喜歡做些什麼事呢？”李從榮回
答說：“有空就讀書，和儒生們討論經義罷了。”
道，然須頌儒儒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講，然尚喜閱之，其餘不足學也。”

是歲秋，封從棗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重，而發爵祿，所以示不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棗朝服，乘輅車，具鹻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

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棗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書不應，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棗入白曰：“臣聞奸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棗出，見范延昭、趙延壽等曰：“諸公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昭等極言，乃加從棗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戰者，皆具鞏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棗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鶻、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唐明宗說：“經書上寫有怎樣做君臣父子的道理，但必須是大儒及正派之士，纔可以近接。我看見先帝喜好作詩，一點用處也没有。你是武將家的兒子，文章非長期練習，必定寫不好，流傳他人之口，祇不過被取笑罷了。我已老了，對經義雖然不能通曉，但還是喜歡經常聽聽，其他的就不值得學了。”

聽年秋天，封李從棗為秦王。舊例，親王受封時不參詣宗廟，然而主事部門迎合意旨，想把禮儀搞得隆重，便建議說：“古代因夏、秋祭祀宗廟而授予爵祿，表示不自己作主。現在接受大封而不告宗廟，不合敬重順從祖先的道理。”因此李從棗穿上朝服，乘坐轎車，配備儀仗，到朝廷接受封冊，從朝廷出來，用車載上封冊，到太廟告祭，京城的人都認爲他很榮耀。三年，加兼中書令。有關部門又說：“舊例，親王上朝的位次在宰相之下，現在秦王地位高而上朝位次低，不相稱。”於是和宰相分爲兩班而站在右邊。

四年，加官尚書令，食邑一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求立李從棗為皇太子。這時唐明宗已病，看到何澤的上書很不高興，回頭對底下的人說：“群臣想立太子，我應當在河東養老了。”於是召集大臣商議立太子的事，大臣都不敢表態。李從棗進來說：“我聽到奸人說，想立我爲太子，我確實不願意。”唐明宗說：“這是群臣的願望。”李從棗出門，去見范延昭、趙延壽等人說：“各位想立我爲太子，這是想奪我的兵權，把我囚禁在東宮罷了。”范延昭等人對此很擔憂，於是加李從棗天下兵馬大元帥頭銜。有關部門又說：“元帥或者統率各道，或者專門治理一方，從前代以來沒有天下大元帥的官名，這個禮儀沒有地方可以考究遵守。請從節度使以下官吏，凡是在軍隊中任有職務的，都佩帶弓箭袋按軍禮在朝廷參見；其中兼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人，初次參見也像這樣，以後准許依照賓客之禮參見。凡是元帥府的文告頒行天下，都用帖子。升朝班次在宰相之上。”李從棗在元帥府大宴賓客，各將都有賞賜：控鶻、奉聖、嚴衛指揮使，每人賞一匹馬、十匹絹；各軍指揮使，每人賞十
言事者請為諸王選擇老師，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賢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諸屬國，非吾所論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易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為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

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極和同，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道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還於雍和殿，宮中皆憔悴。至半夜後，帝褫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溅涎液數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病不朝。

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恷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其使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匹絹；都頭以下，每人貰七匹到三匹。又請求以严厉、捧聖千人為牙兵，每次上朝，以幾百人馬前後簇擁，張弓執箭，在路上馳馬飛奔，看見的人無不震驚懼怕。李從榮又命令手宣僚和各地游士人撰《征淮檄》，陳述他自己平定統一的志向。

言事官請求為眾王選擇老師，以便進行訓導。宰相難其事，於是請李從榮親自選擇。李從榮於是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賢擔任元帥判官。唐明宗曰：“學士字我的代言官，這樣不妥。”李從榮出門怨恨地说：“任命為元帥卻不能指定僚屬，真叫我不明白！”將相大臣看見李從榮的權位日益隆，而又如此輕率疏脫，都明白他災禍將臨，而又沒有敢說的人。祇有范延光、趙延壽暗中有躲避災禍的打算，幾次進見唐明宗，哭泣著請求罷免自己的樞密使，二人都退避離去，於是李從榮的禍事臨頭了。

十一月戊子，下雪，唐明宗去皇宫西面的和亭，得了傷寒病。己丑，李從榮和樞密使朱弘昭、馮道進宮在廣壽殿請安，皇帝不省人事。王淑妃告訴他說：“李從榮在這裏。”又說：“朱弘昭等人在這裏。”皇帝都没有回答。李從榮等人離去，於是把皇帝送到雍和殿，宮中人都痛哭流涕。到半夜後，皇帝突然自己從床上坐起來，服侍照料的人都已離開，皇帝回頭對殿下看守更漏的宮女說：“什麼時候了？”回答說：“四更了！”皇帝當即吐出幾片像肺一樣的肉，流下一口血。看守更漏的宮女問：“皇帝清醒了嗎？”回答說：“我不知道。”過了一會兒，六宮的人都到了，說：“皇帝還魂了！”於是端來一碗稀粥。到天亮時，病情稍稍好轉，但李從榮稱病不來朝見。
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
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釣曰：“聖上萬
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莽。”處
釣具以告從叡，從叡遣處釣語弘昭
等曰：“爾輩不忘族乎?”弘昭、叡
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叔妃以謀
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
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
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不敢決其
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
使爾!”弘昭大懼。

明日，從叡遣馬處釣告馮贇曰：
“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
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
昭、漢瓊等坐中興殿問議事，贇責義
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
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
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主
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
曰：“賊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
即入見曰：“從叡反，兵已攻端門。”
宮中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
“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
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
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
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
下，數敟我危窘。從叡得何氣力，而
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
即以控鶴兵守宮門。

是日，從叡自河南府募兵千人以
出。從叡寡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
惡，其尤所惡者劉贇、王居敏，而所
昵者劉陟、高肇。從叡兵出，與陟、
肇井醜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
謂肇曰：“明日而今，詔王居敏矣!”
因罷兵還北，下據胡床而坐，使人召
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
裏可以居住。朱弘昭等人回答說：“皇宮中都是
你可以居住的地方，你自己選擇吧。”朱弘昭於
是私下對馬處釣說：“皇上身體還好，秦王應當
盡力做到忠誠孝順，不能草草行事。”馬處釣將
這些告訴了李從榮，李從榮又派馬處釣對朱弘昭
等人說：“你們不考慮你們的家族嗎?”朱弘昭
、馮贇和宣徽使孟漢瓊等人入宮告訴王叔妃及商議
對策，說：“這事必須得到侍衛兵的協助。”於
是叫來侍衛指揮使康義誠，在竹林中商議。康義誠
有兒子在秦王府，不敢作出決定，對朱弘昭說：
“我是一個將校，一切聽從你的指使！”朱弘昭
非常害怕。

第二天，李從榮派馬處釣告訴馮贇說：“我
今天進住興聖宮。”又告訴康義誠，康義誠答應
了。馮贇於是驅馬趕來，見康義誠和朱弘昭、孟
漢瓊等人正坐在中興殿問中商議事情，馮贇斥責
康義誠說：“皇上之所以畜養我們這些人，就是
為了今天有用！如今事情危在旦夕，怎麼能由於
兒子的緣故貪前顧後，如果秦王到了這道門口，
皇上怎麼辦呢？我們怎能不斷子絕孫嗎?”孟漢
瓊說：“我這個低賤的命不值得珍惜，我親自率
兵抵抗他。”於是進見皇帝說：“李從榮反叛，軍
隊已進攻端門。”宮中的人都相視哀號哭泣。唐
明宗問朱弘昭等人說：“真有這事嗎?”回答說：
“有這事。”唐明宗用手指着天淚流滿面，很久纔
說：“康義誠自己處置此事，不要使京城混亂。”
潞王的兒子李重吉在一旁，唐明宗說：“我和你
父親出身低賤，直到奪取天下，他幾次在危急窒
迫的時候救助我。李從榮哪來的膽量，敢幹這樣
罪惡的事情！你快率兵把守各門。”李重吉當即
率領控鶴兵把守宮門。

這天，李從榮從河南府率兵一千人出發。李
從榮的僚屬很多，但正直的人他大多討厭，特別
討厭的是劉贇、王居敏，所親近的人是劉陟、高
肇。李從榮帶兵出發，他和劉陟、高肇便軍低聲
商議，行進到天津橋南面時，指着太陽對高肇
說：“明天這個時候，已經殺掉王居敏了!”於
是在橋北駐扎軍隊，下馬靠着胡床就坐，派人叫
康義誠來。然而端門已關閉，敲左掖門，該門也
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素鐵堅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餘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卻。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床下，從益殺之。

明宗聞從榮已死，悲號幾墮于榻，絶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何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任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侄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

李從璨
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誡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施，重誡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東宮使。嘗於會節飲酒，酣飲請賜，重誡秦其事，賜房州司户參軍，賜死。重誡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李從璋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爲捧聖左厢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獻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關閉了，他們在門縫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領騎兵從北面來，立即馳馬返回告訴李從榮。李從榮震驚恐懼，叫人拿來護心鐵在胸前戴妥，親自調試弓箭。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人衝來，李從榮的兵士向他們放箭，安從益稍後撤。朱弘實的騎兵五百人從左掖門出發，正在渡河，後面的軍隊蜂擁而至，李從榮於是飛速逃回河南府，他的判官任贊以下的人都已飛跳出定鼎門，牙兵搶劫嘉善坊而潰。李從榮夫妻藏在床下，安從益殺死了他們。唐明宗諳説李從榮已死，悲傷哽咽，幾乎要從床上掉下來，兩次昏迷後又蘇醒。馮道率領百官進見，唐明宗説：“像我家這樣的事情，沒臉見衆臣！”君臣相視，淚下沾襟。李從榮的兩個兒子還年幼，都隨李從榮而死。六天後唐明宗死去。

唐明宗的兄弟都不載於世家，但有侄子四人，名叫：李從璨、李從璋、李從溫、李從敏。

李從璨當初任右衛大將軍，安重誡當政時，自衆王將相以下都屈己尊崇他，李從璨性格剛烈勇猛，不能稍稍委屈自己，但天性風流瀟灑，不看重錢財喜好施與，安重誡很忌恨他。唐明宗到汴州，命中李從璨作大內皇城使。有一次在會節園飲酒，喝得暢快，開玩笑地登上皇帝的坐床，安重誡上前此事，貶李從璨為房州司户參軍，後賜死。安重誡被誅殺後，下詔恢復李從璨的官爵，追贈太保。

李從璋字子良，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唐莊宗時，率兵戍衛常山，聽説唐明宗在魏州發動兵變，於是以起兵據據邢州。唐明宗登位，命他任捧聖左厢都指揮使，後改任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調任鎮守義成軍。唐明宗到汴州，李從璋準備帶領百姓進獻財物，他的隨從勸阻他認爲不可，李從璋發怒，拉開弓想射
之，坐罪為右驛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幷西郡公。從溫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李從文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服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閻氏大呼於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焚之。

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惟從温、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誅吏薛仁嗣為盜，悉籍没其家財數千萬。仁嗣等詰論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囚之。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

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賊，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妹奸及殺其僕孫漢癸掠其妾，賜死。

李從敏

從敏字叔達，為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顯德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

李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任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為兗王。晉高祖立，又任忠武軍節度使。李從溫為人貪鄙下，常常作天子的器物服飾，族人、賓客勸阻他，他從不聽從，他的妻子閻氏在牙門大喊道：『李從溫想造反，製造天子的器物服飾。』李從溫恐慌至極，於是全部將其銷毀。

唐明宗的兒子八人，到晉出帝時六人已死，其餘李從溫、李從敏還活着，太后常常說：『我僅有一個兄弟，怎能繩之以法！』李從溫因此更加驕橫。曾經誣告親信的官吏薛仁嗣是盜賊，全部記載没收他的家財，價值數千萬。薛仁嗣等人到朝廷申訴，事情交到官府處理，李從溫一一伏罪。晉出帝怕傷太后的心，放過這件事不再追究。開運二年，調任河陽三城，死在任上。

這時李從璋的兒子李重俊任虢州刺史，由於貪財被治罪，也因為太后的緣故，只把他的判官高獻治罪罷了。李重俊又任商州刺史。由於和他妹妹通奸和殺死僕人孫漢癸而占有他的妻子而被賜死。

李從敏字叔達，為人深沉厚重，寡言少語，善長騎馬射箭。最初跟隨唐莊宗，任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唐明宗入位，遷任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參加討伐王都。歷任鎮守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為涇王。漢高祖時，任西京留守，封為秦國公。周顯德元年死，追贈中書令，諡號恭惠。
新五代史卷十六

列传第四

唐廢帝家人傳

廢帝皇后劉氏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滑元人也。后為人強悍，廢帝素懼之。初封沖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

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官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黃而改節，以後故用事，後賊，掠人園宅，在邺下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遂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苑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死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後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

李重吉

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鵰指揮

唐廢帝皇后劉氏，父親叫劉茂威，應州滑元人。皇后為人好强凶悍，唐廢帝素來懼怕她。最初封為沖國夫人，唐廢帝登位，立為皇后。

皇后的弟弟劉延皓，年輕時事奉唐廢帝，做牙將，廢帝登位，拜為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任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劉延皓為人素來謹慎忠厚，顯貴後就變了，憑藉皇后的關係當政，接受賄賂，搶奪別人的園林住宅，在鄴下不體恤軍中士兵，士兵們都很怨恨他。捧聖都虞候張令昭派他的駐軍驅逐劉延皓，劉延皓逃到相州。這時，石敬瑭已經反叛，正用兵打仗，而又發生張令昭的叛亂。張令昭於是閉閘城門，派遣他的副使邊仁嗣請求任命自己為節度使。唐廢帝任張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兼天雄軍府事。不久帝派遣苑延光討伐他，張令昭敗走邢州，苑延光追到沙河，將張令昭斬首，屯駐各軍參與叛亂的三千多人都被殺死。有關部門請求把劉延皓按軍法治罪，唐廢帝由於皇后的緣故，只是削奪他的官爵罷了。

唐廢帝有兩個兒子，名叫李重吉、李重美，一個女兒出家為尼姑，法號幼澄，都不知道是誰生的。

唐廢帝鎮守鳳翔，李重吉任控鵰指揮使，和
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為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愍帝南京。愍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於宋州，幼澄亦死。

李重美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愍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

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懼敬瑭，懼不欲行。聞重美言，以為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說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民間皆出城為藏粟，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棄之避禍，可乎?”因嚴民出。及置兵將至，劉皇后積薪於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俟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鳴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家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害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疏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

妹妹都留在京城。控鶴軍是皇帝的親兵。唐愍帝登位，不願李重吉統領親兵，於是令李重吉出任亳州團練使，讓幼澄住在宮中，又遷唐廢帝到北京。唐廢帝起疑心，於是反叛。唐愍帝派人在宋州殺死李重吉，幼澄也死了。

李重美，小兒時就像成人一樣聰明機敏。唐廢帝登位，從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官職，改任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為雍王。

石敬瑭反叛，唐廢帝打算北征，李重美認為應當慎重，堅決請求不要去。唐廢帝心裏害怕石敬瑭，本不想去，聽了李重美的話，認爲是對的，但劉延皓和劉延朗等人不住地逼迫，唐廢帝於是去河陽，留下李重美守京城。京城之人震驚恐懼，城中居民都出城藏躲流亡，守城門的士兵阻止他們。李重美說：“國家多災多難，不能夠為百姓作主，卻想禁止他們逃避災禍，能這樣做嗎?”於是聽任百姓逃亡。到置兵快到時，劉皇后在地上堆起柴草，準備焚燬宮室，李重美說：“新的天子到來，一定不會露天而坐，這樣做不過是以後勞費民力重建宮室，在死後遭到怨恨罷了!” 皇后認為確實是這樣。唐廢帝自焚而死，皇后和李重美同皇帝一起死去。

唉！一家人的規矩，確實不能不正。禮，正是用來避嫌和明確模棱兩可之處的。太過分了，五代的時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矩都乖離了，宗廟、朝廷中，衆人和祖先靈位都亂了秩序，這可以稱為亂世吧！自古以來不曾有過。唐一個國號而有三個姓，周一個國號而有兩個姓。唐太祖、唐莊宗是一家人，明宗、唐愍帝是一家人，唐廢帝是一家人；周太祖是一家，周世宗是一家。區分他們的家族而認同他們的國號，為什麼呢？依照唐的國號，可見他們是盗取占有的天下；依照周的國號，是讚揚他們禮讓天下。而分別家族，是因爲宗廟左昭右穆的親疏次序不能亂。國號可以一樣，家族不能不區別，這就是用
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以避嫌和明辨细微的辦法。不別梁自文，友文為什麼呢？這是爲了標明災禍的起源，梁太祖的災禍，起自友文，保存他的事迹是用來警戒後人。
新五代史卷十七

列傳第五

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号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怒，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

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后尊號已正，請上冊。”大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后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乾進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

太后為人強敏，高祖常畏之。出帝燕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

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契丹兵，遣張彥澤先攻京城，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且曰：“吾有梳髯之子，欲歸吾族，今當不否？吾戰陣時，失箕軌一乘，今在否？”又問契丹先為軍者及契丹兵、桑維翰等所在。太和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韓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契丹兵之信，
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為其所知，卿為我革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族，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扉門之險；駝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鑠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

旋屬天降衝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嗣前基。謹闘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自繼宗祧，既非典命；輕發文武，輒敢抗尊。自啓疆域，果貳赫怒，禍至神感，運盡夭亡。十萬師徒，望風東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詐，自貽顚覆，上累祖宗，愧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顯霧，常聲雷霆，未聞重錐，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

又為太后表曰：
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彦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井、汾，邁邁屯難，危同累就滅火來到上苑。皇帝叫來值班學士范質，對他說：“杜郎多麼對不起我！從前先帝在太原起兵時，想選一個兒子留守，和北朝皇帝商量，皇帝把這事囑托給我，我一向以爲被他瞭解，你替我起草一個奏章詳細談一下現在的情況，希望他讓我母子倆活下來。”范質替皇帝起草降表說：

孫兒臣重貴上言：不久前唐的國運宣告結束，中原大地失去了控制，命運糟糕到極點，天地傾塌損壞。先人有十里田地，有一支軍隊，戰亂災難接連不斷，力氣用盡，勢力孤單。皇帝公開救助患難，擊潰強敵，興利除害，親自穿戴鎧甲頭盔，深入戰場。頂霜冒露，越過雁門天險；風馳電掣，誅殺中冀盜賊。指揮軍隊，安定天下，氣勢凌跨宇宙，正義感動神靈。不居功自負，於是建立晉國，那麼皇帝公公對晉有創造化育之恩。

不久前碰上天降大禍，先君去世，我遵奉遺願，繼承前代的基業。居喪之初，昏荒迷亂，每有軍國大事，都委托給將相大臣。至於擅自接續宗廟祭祀，既沒有得到同意；輕率發布文告，竟敢抗拒尊嚴。自生事端，果然招致大怒，災禍降臨，神靈不佑，國運殆盡，上蒼不保。十萬將士，一遇皇帝公公之兵就束手投降；億萬百姓，伸長脖子盼望，歸順。我不仁不義，蒙受羞恥，貪生忍辱，自己導致滅亡，連累宗族蒙羞，苟且虛度時光，僥幸留上一命。皇帝公公如果大恩大德，看在過去的分上，稍稍息怒，不誅殺我們，不讓我們祖先的祭祀斷絕，那麼我們百口之家都享受到您的再生之德，大家都會銘記您的無法報答的恩惠，這些雖然是我們的心願，卻不敢奢望。我和太后、妻子馮氏在郊外野地反繫着等待治罪。

范質又替太后起草降表說：
晉朝皇太后新婦李氏上言：張彥澤、傅住兒等人到來，承蒙皇帝阿翁下書安撫。
德光曰：‘可無憂，管取一吃飯處。’

四年正月辛亥，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臥幾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寒凍，皆苦餓。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書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憐耶？’寺僧辭以度僧難度，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稍得食。

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生於聖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梁皇后、漢帝重睿、皇子延熙、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官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膳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了，一朝一夕，難以保全。帝欲發兵，親自到達河東，跋山涉水，跨越艱難險阻。因時調除巨患，於是平定中原，拯救石氏免於滅亡，建立晋朝之國家。不幸先帝去世，兒子繼位，不能承偽友好關係，安定百姓，反而負恩的恩義。多次發動戰爭，騷馬難越，實在是自取憂愁，還能怨誰！如今上任震怒，內外離散，上將羊迎降，六軍放下武器。我們全家受禍，望着日影偷生，正在惶恐迷惑的時候，安撫慰問及時到來，明白地宣示您的恩意，委曲地表示您的寬容，安慰開導反復叮囑，令人精神振奮，神采大揚。如果到已經垂死之命，忽然蒙受再生的恩惠，反省罪過，責備自己，即使九死也不能相報。現在派遣孫兒石延煦、石延寶，獻表請求治罪，向您陳述感激之情。

耶律德光回答說：‘可以不必憂慮，保證你們有吃飯的地方。’

四年正月丁亥初一，耶律德光進入京城，皇帝和太后坐着轎子到郊外迎接，耶律德光不接見，讓他們住在封禪寺，派遣將領崔延勳率兵看守。這時雨雪交加寒冷刺骨，衆人都又冷又餓。時逢僧人對寺僧人說：‘我曾經在這裏賑濟幾萬僧人的食糧，現在難道不可憐我們嗎？’寺中僧人推辭說不知僧行意下如何，不敢進獻食物。皇帝暗中請求把守的人，纔稍微得到一些食物。

辛卯，耶律德光把皇帝降為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為‘負義侯’，遷到黃龍府。耶律德光派人對太后說：‘我聽說石重貴不聽從母親的教誨纔成現在這樣，你可以請求自便，不要和他一起走。’太后回答說：‘石重貴事奉我很周到。他的過失，在於違背先君的意願，斷絕我們兩國的友好關係。然而石重貴這次離去，幸好承蒙你的大恩大德，得以保全生命和家室，母親不能跟隨兒子，又能到哪裏去呢！’於是太后和漢皇后、漢帝的弟弟石重睿、皇帝的兒子石延煦、石延寶等人都隨皇帝北遷，宮女五十人、宦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
六軍士卒多願從，以衛兵三百。所
經州縣，皆設置將吏，有所供養，不
得過。路傍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
兵推阻不使見軍，皆涕泣而去。

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
園，行砂礫中，饑不得食，道宮女、
從官，采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
日，至鎮州，衛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
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
薛超誤我，不令我死!” 又行五六
日，過海州，至東丹王墓，遂延熙
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
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
遂至黃龍府。

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
于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
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
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遷止遼
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
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
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
伏地而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
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
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
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

五月，永康王上冊，取帝所從行
官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
熙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
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
之，以賜禪奴。冊，虜地，尤高涼，
虜人常以五月上冊避暑，八月下冊。
至八月，永康王下冊，太后自駕至薊
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
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
日，遂與延熙俱遷遼陽。人、廚師七人、茶酒司三人、儀鸞司三人、六軍
士兵二十人隨行，用騎兵三百人護衛。經過的州
縣，都是過去生的將領官吏，如有供奉贈送，都
不准送。路旁的百姓父老，爭持羊酒進
獻，衛兵們推拒阻隔，不讓他們看皇帝，於是
皇帝及一干人都哭泣着離去。

從幽州出發行進十多天，過平州，出榆園，
在砂礫石中行進，飢餓時得不到食物，只好派宮女
和隨行官吏，采摘樹上的果子和野菜來吃。又走
了七八天，到達遼州，虜人強迫皇帝和太后對阿
保機的畫像下拜。皇帝受不了這個屈辱，哭著喊
道：“薛超害了我，不讓我死!” 又走了五六天，
經過海州，到達東丹王墓，派兵守墓前去祭
拜。又走了十多天，渡過遼水，到達渤海國的鐵
州。再走七八天，經過南海府，於 是到達黃龍
府。

這年六月，契丹國母將皇帝、太后遷往懷密
州，懷密州在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走
過遼陽二百里，國母被永康王囚禁，永康王命
令皇帝、太后返回遼陽，稍稍供給他們一些物
品。第二年四月，永康王到遼陽，皇帝身穿白衣
頭戴紗帽，和太后、皇后到永康王的帳篷中謁
見，永康王阻止皇帝，讓他穿着一般的衣服進
見。皇帝伏在地上淚如雨下，陳述自己的過失。
永康王讓人扶起皇帝，讓他坐下來，飲酒奏樂。
永康王帳中的伶人、隨從官員，望見從前的君
主，都哭起來，不能克制自己的悲哀，爭相贈送
衣服、藥品。

五月，永康王去薊州，帶走皇帝的隨行官
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以及皇子石延煦。永康王
妻子的兄弟禪奴喜歡皇帝的小女兒，請求嫁給
他，皇帝以年齡尚幼相推辭。永康王派一名騎兵
帶走皇帝的小女兒，賜給禪奴。薊州，是虜人
的地方，地勢特別高寒，虜人常在五月去薊州避
暑，八月離開。到了八月，永康王離開薊州，太
后自己騎馬到薊州進見永康王，請求在漢兒城邊
賜地給他們耕種畜牧，以此為生。永康王帶着太
后，走了十多天，讓太后和石延煦一起都回遼
陽。
第二年，是漢乾祐二年，這年二月，遷移皇帝、太后到建州。從遼陽向東南行走一千二百里到達建州，節度使趙延暉護送出城，並在建州數十里外得到五十多頃田地，皇帝派隨行的人去耕種為食。

第二年三月，太后患病，沒有醫藥，常常仰天而泣，望著近處馬杜重威、李守貞等：“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教爾於地下！”八月病重，對皇帝說：“我死後，焚其骨送遼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逃回者，言數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太妃安氏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系，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為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妃年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吾死為灰，南向謝之，庶幾遣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礫中無草木，乃毁墓車而焚之，載其墟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馮，為州進奏司，居京師，以巧佞為安重勳所喜，以為鄭都尉留守。高祖留守鄭都，得馮歡甚，乃為重胤娶馮女，後封國夫人。重胤卒，有傷，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官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后。是日，以六軍仗衛、太常鼓吹，命百官至西宮，見于高祖陰殿。群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
高祖家人

晋氏始出夷狄而弱，终为夷狄所灭，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究。其可考者有：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孙，而有略有详，非惟祸乱多故而失其事实，抑亦无足称焉者。然粗存其见者，以备其阙云。二叔父曰万友、万造，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升，敬贤、敬晖、敬胤，子曰重贵、重信、重义、重英、重进、重睿、重果，孙曰延熙、延贤。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万友、万造，孝元皇帝生高祖，万友生敬威、敬贤，万造生敬晖，而敬儒、敬德、敬升、敬胤皆不知其於高祖为亲疏也。

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为兄，次其长子也，於高祖属长而亲，然赠官无长於诸弟，而高祖世独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为亲疏，然高祖爱之，养以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齿诸子。高祖叔、兄与弟敬升、子退，皇帝和皇后啖饮，唱歌跳舞，到靈柩前，灌酒祭奠说：“這是皇后的命令，我和先帝不勝慶幸。”手下人都忍不住發笑，皇帝自己也笑得前仰後合，回复手下人说：“我今天做新女婿，怎樣？”皇后和手下人都大笑，笑聲傳到外面。

馮氏既立為皇后，獨受寵愛，將官官尚宫、知闲等皆封拜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彦弼作皇后宫都押衙。其兄李執政，内外用事，置遂以亂。契丹犯京师，暴帝之恶于天下曰：“愛我母於中宫，乱人倫之大典。”后随帝北遼，哀帝之辱，欲求毒藥，欲與帝俱死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终。

晋朝最初出自夷狄而名不見經傳，最終又被夷狄消滅，因此不能詳細考知它的宗室次序的来龙去脉。其中可以知道的是：晋高祖的两个叔父，一个哥哥，六个弟弟，七个儿子、两个孙子，但记载有略有详，不仅僅是由于多祸乱变故而事实亡佚，也是由于很多事不值得称述。但大略记下可考者，以聊胜於无。两位叔父叫石万友、石万造，哥哥叫石敬儒，弟弟叫石敬威、石敬德、石敬升、石敬贤、石敬晖、石敬胤，儿子叫石重贵、石重信、石重义、石重英、石重进、石重睿、石重果，孙子叫石延熙、石延贤。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石万友、石万造，孝元皇帝生晋高祖，石万友生石敬威、石敬贤、石万造生石敬晖，但石敬儒、石敬德、石敬升、石敬胤等人不知道他們和晋高祖是親是疏。

晋高祖是孝元皇帝的第二个儿子，但石敬儒是哥哥，懷疑他就是長子，那麼他对于晋高祖来講年龄为长而且血缘親近，但他贈官反而在弟弟們之末，而整個晋高祖当政的時候只他一人没有得到追封，这又是可疑之處。石重胤，是晋高祖的弟弟，也不知道他們是親是疏，但晋高祖喜歡他，把他作為養子，所以在他的名字中加“重”
世事年中，萬友、萬詠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有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詠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二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為秦王，萬詠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石敬威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岢州刺史。聞唐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諱。

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太傅，並贈敬威以檢校大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德。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德通王，皆贈太尉。敬德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五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為太師，而皇伯敬德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石敬儒
敬儒字和德，少無賴，窺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為飛龍軍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

敬儒性貪暴，高祖為撫賢佐史輔之，而敬儒亦懼高祖嚴，未嘗敢犯字而下與衆子并列。晉高祖的叔父、哥哥和弟弟石敬殷、兒子石重進，都死在他登位前，而石敬威、石敬德、石重胤、石重英，是在晉高祖反叛時死的。晉高祖最小的兒子叫馮六，沒有取名就死了，而舊的說法把石重霄當作最小的兒子，這是不對的。

石氏世代在軍中任職，石萬友、石萬詠職位太低不見記載。天福二年正月，石萬有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任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石萬詠也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任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石萬友為秦王，石萬詠加贈太師，追封為趙王。

石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岢州刺史。聽說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對人說：“有生就有死，誰能避免？我哥哥正幹大事業，我不能夠苟且偷生，蒙受恥辱，被時人笑話。”於是自殺。石敬德當時任沂州馬步軍指揮使，因晉高祖反叛被殺。

天福二年正月，高祖追贈石敬威、石敬德為太傅，並贈石敬殷為檢校太子賓客，也贈為太傅，而石敬儒沒有得到贈官。七年正月，追封石敬威為廣王，石敬德為福王，石敬殷為通王，都贈太尉。石敬儒纔由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任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惟獨他一人沒有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位皇叔為太師，而皇伯石敬儒纔追封為宋王，也加贈太師。

石敬儒字和德，年輕時很無賴，在民間流浪。晉高祖派人找到他，補任太原牙將。晉高祖登位，任命他為飛龍軍使，歷次升遷至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石敬儒性情貪婪強暴，晉高祖替他選擇賢能的官吏輔助他，石敬儒也懼怕晉高祖的嚴厲沒有
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侄安否?” 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願存、鄭溫遇以警之。

契丹犯邊，敬憲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應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為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為威信軍，授敬憲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

張彥澤兵犯京師，敬憲夜走，逾城東垣，墮沙濁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石敬憲

韓王敬憲字德昭，為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為曹州防禦使，以嫉儒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高祖起太原，重英為右衛大將軍，重胤為皇城副使，居京師。開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者得之，並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為子二子，皆贈為太保；並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郯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石重信

楚王重信字守孚，為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彰武節度使張從實發河陽兵討延光，從實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

敢違法。一年多後，調任鎮守保義軍。晋出帝時，加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漸驕橫放縱。御史大夫常常派使者去，一定要問使臣：“小侄子平安否?” 陝州百姓深受他暴虐之苦，於是出帝召他回京城，出帝。由是出帝的叔叔，不能數落，帝只好斥責他原來的跟從都押衙蘇願存，鄭溫遇以警告他。

契丹侵犯邊境，石敬憲隨晉出帝到澶淵，派他率兵駐備汶陽，守衛應家渡，不曾碰見敵軍，因此沒有戰功。開運元年七月，又出任威勝軍節度使。一年多後，晉出帝改曹州為威信軍，任命石敬憲為節度使。在曹州時極其貪暴暴戾，過了很久，將他召回。

張彥澤的軍隊進攻京城，石敬憲趁夜逃跑，跨越東城牆時，掉在沙濁中淹死，當時四十九歲。

韓王石敬憲字德昭，為人厚重剛直，勇敢而多智謀，晉高祖特別喜歡他。晉高祖時任曹州防禦使，以廉潔儒雅著稱，死在任上，贈為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為韓王。兒子石曦繼承他的爵位。

晉高祖李皇后生下楚王石重信，其餘幾個兒子則不知道母親是誰。晉高祖在太原起兵時，石重英任右衛大將軍，石重胤任皇城副使，住在京城，聽說晉高祖起兵，藏在百姓家的井中，被捉到後殺死，這家百姓也被滅族。天福二年正月，晉高祖為兩個兒子發喪，都贈為太保；並贈石重進以原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都加贈為太傅，追封石重英為號王，石重胤為郯王，石重進為夔王。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都加贈太師。

楚王石重信字守孚，為人聰明多智謀而又講究禮節。天福二年二月，由左驍衛上將軍拜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有政績，晉高祖下詔書褒揚他。這年范延光反叛，詔令前任靈武軍節度使張從實領河陽的軍隊討伐范延光，張從實也反叛，石重信被殺，當時二十歲。晉高祖打算贈石
祖欲赠重信大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吾哀之甚，自古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改封憲王。

重信為太尉，大臣引用漢朝舊例，皇帝的兒子沒有做三公的。晉高祖說：“這個兒子行善遭禍，我很為他悲哀，從我開始罷了，哪有先例呢!”於是贈為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為沂王。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改封為憲王。

壽王石重乂

石重乂字弘理，為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石重睿

重睿為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臥內，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實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托道也。高祖崩，竊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侍衛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石重杲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諱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石延煦 石延寔

延煦，延寔，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

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理事，事以一宜者從之，又遣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每詔路航，出帝召航還。

石延煦、石延寔，晉高祖的孫子，晉出帝把他們作爲養子。

開運二年秋，任命石延煦爲鄭州刺史。石延煦年幼小，不能就職理事，於是派一個宦官跟隨他，又選派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官於是獨攬政事，每每叱罵路航，晉出帝召回路航。不久調
已而徙延煦为齐州防禦使。三十年，拜SOAP~SERSONAL~NAI~IAN~AI~VAIL

延煦为齐州防禦使。三年，拜石延煦为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

北用兵，天下旱蝗，民歳死者百萬

計，而諸鎮爭為聚敛，趙在禮obic積巨

萬，為諸侯王最。出帝利其貨，乃以

延煦娶妻于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

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

卿石光贊以職幣一百五十疋迎其

第，出帝幸於禮萬歲殿，所以賜予

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為榮。在

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十

萬。」十一月，徙延煦為鎮保義。

自延煦為齊州防禦使，而延煦代

為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晋，出帝與太

后遣延煦、延対齋降表、玉璽、金印

以歸契丹，而延煦時亦為威信軍節度

使矣。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

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具真

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獲王從珂自

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

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

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出

帝北遷，不知其終。
夫聞聞鄙俚之人之處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虗欺僞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甚於禮義，此覆世之初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譔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譔哉！其簡易明白，不茍不識，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

又以謂為人之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別。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昔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聞聞鄙俚之所為也。

五代，千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間聞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昔氏起於夷狄，以秦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那些里巷粗俗的人對於事情的考慮，也已經夠周密了！然而苟且，竊取，欺誑，虛僞等不可效法的，是小人纔幹的事。祇有聖人卻不這樣，認為做人之道沒有比接續香火更重要的事，這是萬代通行之法而天下共同實行的，何必忌諱呢！所謂兒子，沒有不由父母生下的，因此作爲人的後代，一定有生他的父親，一定有他所繼承的父親，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何必忌諱呢！簡明明白，不茍不識，不欺不僞，可以作通行之法而共同實行的，是聖人的準則。

我又認為作爲別人後代的人承擔的責任重大，因此延長喪期服“斬衰”喪。而之所以不與親生父母斷絕，是出於天性不能斷絕，然而養育的恩情應服從於道義，因此縮短喪期服“期服”喪。服喪，是外在的事物，可以減少，但父母的名義卻不能改變，因此經書上說：“作爲人的後代，應作他的父母祭祀。”從三代以來，擁有天下國家的人沒有不遵守這句話的，但昔朝就不遵守。昔出帝對石敬儒，违背了事父之道，把父親作爲臣子來封爵，不祇是按照理義不應該登位自立，迫不得已斷絕父子關係，大概也是對里巷粗俗的人作爲習以爲常了。

五代，是盜賊戰亂的時代，禮樂制度崩壞，三綱五常的道義斷絕，而先王的制度文章至此破壞無餘了！如寒食節在野外祭祀卻焚燒紙錢，天子却做里巷粗俗之事的例子太多了！而昔朝出自於夷狄，靠篡權背叛奪得天下，九高祖把耶律德光當作父親，而昔出帝就把耶律德光當作祖父而自稱爲孫子，對於親生父親卻當作臣子直呼其名，這難道還能用做人的道理來責備嗎！
新五代史卷十八

列傳第六

漢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

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獻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敕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為皇太后。

帝年少，與小人郭允明、後賛、李業等遊戲宮中，後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

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議於閨門！”邠等
死，周太祖起兵至京师，慕容彦超败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 "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按兵不動，以詔諫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諭。已而議立湘陰公שיא為天子，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詔曰： "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殞年，屬此多難，唯以衰朽，托於終始。戴省來籬，如母見待，感深至意，涕泗橫流。"於時遷後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

高祖家人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贊，高祖愛之，以為子。乾祐元年，拜薊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

劉承勳 劉贊

周太祖已破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諭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曰： "公行良苦！" 太祖意色皆沮，以諭漢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言漢太后權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太后詔曰： "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

後，周太祖起兵攻向京城，慕容彦超在劉子陂被打敗，皇帝打算親自率兵出征，太后制止他說： "郭威原是我們家的人，不是事情危急心生疑慮，怎麼會到現在這地步！現在如果按兵不動，下詔書開諭郭威，郭威必定有話說，那麼君臣的關係，也許還可以保全。"皇帝不聽從而出征，於是遭致災禍。

周太祖進入京城，凡事都稱說是太后的命令。不久議立湘陰公劉贊為天子，劉贊還沒有到，周太祖於是請求太后執政。不久周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着他返回。周太祖請求事奉太后為母親，太后下詔說： "侍中功業偉大，望聲譽顯著，除禍亂，安定國家，百姓諧歌歸心，是注定要肩負國家命運的人，因此軍民都推舉擁戴，億萬人皆大歡喜。我風燄幾年偶然未死，碰上這個多災多難的時代，祇有以衰朽之身，始終托付於你。反复閱視送來的冊文，受到如同母親一樣的對待，感受體會到深厚的情意，不禁淚流箇橫。" 於是遷太后至太平宮，敬加尊號為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去世。

漢高祖有兩個弟弟、三個兒子：弟弟叫劉崇、劉信，兒子叫劉承訓、劉承祐、劉承勳。劉崇的兒子叫劉贊，漢高祖很喜歡他，看作自己的兒子。乾祐元年，拜劉贊為徐州節度使。劉承訓早死，追封為魏王。劉承祐依次登位，這就是漢隱帝。劉承勳任開封尹。

周太祖在北郊打敗漢兵後，漢隱帝被殺死。周太祖進入京城，認為漢的大臣一定會推舉擁戴他，等見到宰相馮道等人時，馮道根本無意奉承，周太祖不得已，見到馮道還要下拜，馮道接受周太祖的下拜就跟平時一樣，慢慢慰勞他說： "你行路辛苦了！" 周太祖心灰意冷，神色沮喪，認為漢朝臣子沒有推立自己的打算，而又是自己立為帝，因而告訴漢太後要求選立一個漢的繼承人。宗室河東節度使劉崇等還活着的有四個人，於是替太后下諭詔說： "河東節度使劉崇，許州
度使貴，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御榻舁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貴，高祖愛之，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貴。道問周太祖意不在貴，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貴，傳太后意召之。

貴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應貴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貴。崇至宋州，貴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貴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貴，已而奪貴部下兵。

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貴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貴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貴客將貴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貴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貴於外館，殺貴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

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貴為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詔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遂當改卜之初，俾庸分土之命，貴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節度使劉信，都是漢高祖的弟弟，徐州節度使劉瓊，開封尹劉承勳，都是漢高祖的兒子，文武百官，請選擇繼位君主來接續帝位。”於是周太祖和王峻進宮見太后，說：“開封尹劉承勳，是高祖皇帝的兒子，應當立為帝。”太后認爲劉承勳久病，不能勝任繼承人。周太祖和群臣請求見劉承勳瞭解他的飲食起居，太后叫人用床抬着劉承勳出來見群臣，群臣一看果然如太后所說，於是共同上奏說：“徐州節度使劉瓊，漢高祖很喜歡他，作爲養子，應當立為繼承人。”於是派太師馮道率領群臣去迎接劉瓊。馮道揣測周太祖本意不在劉瓊，對周太祖說：“你這樣做是出自內心嗎?”周太祖指天發誓。馮道起行後，周太祖對人說：“我一生不對人說謊話，現在卻要說謊話了!”馮道見到劉瓊，傳達太后的意旨讓他回去。

瓊行至宋州，周太祖從澶州為兵士擁着返回京城，王峻擔心劉瓊手下的人生事，派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領七百人馬護衛劉瓊。郭崇到宋州，劉瓊登上城樓問郭崇的來意，郭崇說：“澶州兵變，怕你沒有察覺，派我來護衛，沒有惡意。”劉瓊叫郭崇前來，郭崇不敢進見，馮道出來和郭崇說了幾句，郭崇纔登樓見劉瓊，不久接管了劉瓊手下的軍隊。

瓊行到宋州，周太祖從澶州為兵士擁着返回京城，王峻擔心劉瓊手下的人生事，派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領七百人馬護衛劉瓊。郭崇到宋州，劉瓊登上城樓問郭崇的來意，郭崇說：“澶州兵變，怕你沒有察覺，派我來護衛，沒有惡意。”劉瓊叫郭崇前來，郭崇不敢進見，馮道出來和郭崇說了幾句，郭崇纔登樓見劉瓊，不久接管了劉瓊手下的軍隊。

周太祖用書信叫馮道先返回，留下他的副官趙上交、王度陪同劉瓊入朝見太后。馮道於是先回，劉瓊對馮道說：“我這次回來，仗恃的是你這位三十年的老宰相，因此不疑心。”馮道默默不語。劉瓊的客將賈正等人幾次對馮道虎視眈眈，想對他下手。劉瓊說：“不要草草行事，事情哪裏是他做主的呢!”馮道離開後，郭崇把劉瓊囚禁在外面的客舍，殺死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

周太祖干預國政後，太后纔下詔書說：“近來樞密使郭威，志在安定國家，商議選立國君，因徐州節度使劉瓊為漢高祖的近親，立他為漢的繼承人，於是從藩鎮召回京城。雖然詔命已經下達，然而軍心不歸附，天意在北面，民心沒有向東的。正是另行選擇的時候，使他承受封封土地的命令，劉瓊可以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上柱國，封為湘陰公。”遂以幽死。

初，賈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軍庭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庭美等聞賈不得立，乃開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為徐州節度使，下詔誅庭美等許以刺史，並詔賈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

承勳，廣順元年以病卒，追封陳王。

嘆呼！予既悲湘隴公賈之事，又嘉庭美、楊溫之所為。賈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族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賈以何尚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賈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楊溫之私區為賈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跡，何愧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臣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攻徐州也，周書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當已送款於趙，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惡其忘，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劉信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撫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寇疾，隱帝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

信所至驅諫，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誅剠支

師、上柱國，封為湘陰公。”劉信最終被囚禁而死。

當初，劉信從徐州來京城，令都押牙軍庭美、教練使楊溫守衛徐州。庭美等人聽說劉信没能任為皇帝，於是開關城門抗拒朝廷命令。周太祖拜王彥超為徐州節度使，下詔開關庭美等人許諾讓他們做刺史，又詔令劉信赦免庭美等人。廣順元年三月，王彥超攻克徐州，庭美等人都被殺。

劉承勳，廣順元年因病而死，追封為陳王。

唉！予既悲湘隴公劉信的事感到悲哀，又賜許庭美、楊溫的所作所為。劉信對於漢來說不是嫡親長子，不過是因周氏氏族，怕天下不平而感到為難，因此利用劉信以等待機會罷了。在這個時候，天下人都明白劉信必定不會被立為帝，然而賈庭美、楊溫這樣的小官卻為劉信堅守孤城而死，他們自始至終的作爲，與死節之士相比毫不遜色。然而我從實錄中查考，兩人死的情況不清楚。他們兩人的行為，本來就知道是成不了事的，所看重的是他們的死，然而寫史的人沒有記下來，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當王彥超進攻徐州時，周曾經派人撫慰庭美等人，我收集到四封詔書，都說庭美等人曾經向周表示過忠心，後來畏罪又反叛，然而庭美等人的效忠奏狀也沒有見到，這些都已經不清了。史書上沒有記載的，能不謹慎對待嗎！如果有疑傳疑，那本書的記載就可相信了。我固然稱許他們兩人的忠誠而對他們的用心感到悲切，然而卻不能把他們列在死節之士中，可惜啊！

蔡王劉信，漢高祖的堂弟。漢高祖鎮守太原時，任命劉信為興撫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漢高祖患病，漢隱帝即位立為繼承人，楊邠等人奉高祖臨終遺命，不想讓劉信留在京城，就派遣劉信到鎮所，劉信哭泣着離去。

劉信所到之處貪污聚財，喜好殺人。軍中士兵犯法律的，劉信叫來他們的妻子兒女，當着
他們將犯法者殺其支解，讓他們自己吃親人的肉，面前血流滿地，劉信命奏樂飲酒很自在。

楊珺等死後，劉信大喜，對他的僚佐說：“吾昔為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新五代史卷十九

列传第七

周太祖家人传

太祖穆皇后柴氏

周太祖有四个皇后三个皇妃。穆皇后柴氏，邢州崇山人，和周太祖是同乡，于是嫁给了他。周太祖未成名时，喜好饮酒赌博，行侠仗义，不拘小节，皇后常常劝阻他。周太祖相貌奇特，周太祖登位时，皇后已先卒，于是下诏：“已故夫人柴氏，追册为皇后，谥曰穆穆。”

淑妃杨氏

淑妃杨氏，镇州真定人氏。父弘裕，真定少尹。杨氏小时被选秀入周王府，事王镕。王镕为张文表所杀，镇州乱，杨氏流落民间，后嫁给吴玉光辅，居数年，光辅死。太祖柴夫人卒，闻杨氏有才而贤，遂娶之为继室。太祖方事汉高祖于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其为周后近郊。

周太祖即位，后周显德元年九月，追册杨氏为淑妃。拜妃弟延璋为右飞龙使，延璋辞曰：“臣父老矣，愿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禄大夫，真定少尹。

太祖崩，葬归安。一后三妃皆陪葬，而太祖无后，世宗尝有司言，归安之例，无母继之。周太祖已死，世宗已改葬于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闭门，被围，乃迁妃家而葬之。
貴妃張氏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祖父張記，字資德，兵部尚書。父同芝，字趙五王，為縣令，官至兵部尚書。記大順，鎮州大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王從諧領兵於內，見妃幼弱，憐之，而從諧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

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為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至，累封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铢薦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幽州執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頴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吕。

七歲時，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與諸諸中以歸。潞將妻生女，籍不許，得妃憐之，養以為子，過於所生。及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瑤求人之門，莫知所在。瑤將仕於京師，遇瑤，欣然歸之，年十三。

瑤以姪入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為內職。契丹犯蜀，進超殺于關中，妃棄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為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

妃兄三人：瑤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

太祖子侄

郭敏 郭信 郭守願 郭奉超 郭遜

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
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侄
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
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
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開；第三
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侄守筠贈
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艱，為世宗
避，更名守筠；奉超贈左監門衛將
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

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嫡在友
子之列，尤鍾憐憫之氣。故皇弟贈太
保筠，贈司空信。景運初啟，大年不
登，倖子終鮮，實勤子懷。筠可贈太
傅，追封鄭王；信可徒，杞王。”又
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
筠，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
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
每念非辜，難忘有懷。守筠可賜左衛
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
大將軍。”

住宅，當時張貴妃和幾個兒子郭青哥、郭意哥，
侄子郭守筠、郭奉超、郭定哥，都被殺死。郭青
哥、郭意哥，不知他們的母親是誰。周太祖登位
後，下詔贈已故的第二個兒子郭青哥為太尉，賜
名郭開；第三個兒子郭意哥贈司空，賜名郭信；
皇帝的侄子郭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因“筠”字
聲音接近“艱”字，為周世宗避諱，改名郭守
筠；郭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郭定哥贈左千牛衛
將軍，賜名郭遜。

周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下詔說：“講
禮用以順應人情，加恩用以哀悼死者，何況在兄
弟之間，尤其沉浸於悲傷的感情。已故的皇弟贈
為太保的郭開，贈為司空的郭信，大運剛剛開
始，不能長壽，使我最終失去兄弟，確實讓我經
常想念。郭開可以賜為太傅，追封為鄭王；郭信
可以賞為司徒，追封為杞王。”又下詔說：“已故
的皇堂弟贈為左領軍衛將軍的郭守筠、贈為左監
門衛將軍的郭奉超，贈為左千牛衛將軍的郭遜等
人，當初由於世道衰微，未能享受高齡，每每想
到他們無辜夭折，就難以忘懷而悲痛欲絕。郭守
筠可以賞為左衛大將軍，郭奉超可以賞為右衛大
將軍，郭遜可以賞為右武衛大將軍。”
新五代史卷二十

列傅第八

周世宗家人傅

柴守禮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其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

守禮字克讓，以父柴榮追封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數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呜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唐納無子，則棄天下，窮負之而逃。以謂天下若可棄，不可無至公，葬可棄天下，不可棄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説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喪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撻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收養哥哥柴守禮的兒子作為養子，這就是周世宗。

柴守禮字克讓，因是皇后的親族，拜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周世宗

登位，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退位後，住在洛陽，整個周世宗朝，不曾到過京

城，手下人也沒有誰敢提起這件事，祇是把他當

國舅禮待。柴守禮也很放縱蠻橫，曾經在大街上

殺人，官府上報，周世宗並不追究。這時，王

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人同時在朝任將

相，都有父親住在洛陽，和柴守禮每天來往，想

做什麼就做什麼，洛陽人大多害怕他們而躲開，

號稱為“十阿父”。柴守禮死時七十二歲，做官

到太傅。

唉！父子的恩情太深了！孟子説：虞舜作天

子，而父親瞽叟殺了人，於是虞舜拋棄天下，悄

悄背着瞽叟逃跑了。孟子認爲天下可以沒有虞

舜，但不能沒有公道，虞舜可以拋棄天下，但不

能對他的父親用刑，這是作爲垂教後世之名言的

説法。然而事情本來就有很多不能按意願去做的

的！天子有宗廟國家的重任，百官的護衛，朝廷

規矩嚴密，如果不幸不能悄悄逃掉，那麼怎麼辦

纔行呢？我讀周的歷史，讀到柴守禮殺人，周世

宗放過而不追究，這是由於已經挺身而出，承擔

天下重任，但兒子對於父親的義務也很重大，因

此寧願承擔違背法律的過失，來伸張父子之道，

它之所以符合道義，大概就在於懂得權宜通的
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禽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顯皇、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不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其族。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議曰貞惠，陵曰惠陵。

世宗宣懿皇后符氏

後立皇后符氏，其祖秦王符存審，父魏王府妃。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之女柴氏。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士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使人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必為天下母，吾取天下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柴氏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柴詔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道理。君如對人處事，不過照事情的輕重來處理罷了。刑律執行不嚴謹小，對父親不孝事大。刑律是用來禁止人們為非作歹的，孝道是用來教導人們行善的，它們的宗旨是一樣的，哪個重要呢？加刑於一個人，未必能使天下不殺人，而殺死父親，就滅絕了人道天性，哪個嚴重呢？權衡所說的事情輕重，那麼天下雖然不能拋棄，但對父親也不可以施加刑罰。既然這樣，那麼作為虞姬和世宗這樣的人，應當設法不使顯皇、守禮這樣的人殺人，做到這點就堪稱孝順了！但是如果碰上兩全其美的事情，就應按事情的輕重來處理。周世宗懂得權宜變通，這是很明白的了！

周世宗有三個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道她的家世，因為是周世宗微時娶的。周世宗任左監門衛將軍時，得以封為彭城縣君。周世宗隨周太祖到魏州，后留在京城。周太祖起兵，漢誅殺了她全家。周太祖登位，追封她為彭城郡夫人。周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纔下詔追封彭城郡夫人劉氏為皇后，官府加贊號貞惠，陵墓名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她的祖父是秦王符存審。父親是魏王府妃。皇后家世代為王，出生於高貴的將相之家，為人明敏果斷，胸懷大志。最初嫁給李守貞的兒子李崇訓。李守貞在漢做官，任漢中節度使時，已有二心。有一個術士善於聽人的聲音來判斷吉凶，李守貞讓家裏人出來叫他聽各人的聲音，他聽到皇后的聲音，吃驚地叫道："這是天下的母親！"李守貞更加自負，說："我這兒媳都是天下的母親，我奪取天下還有什麼疑義呢？"於是決定反叛。這時漢派遣周太祖討伐他，過了一年，攻破他的城池。李崇訓知道不免一死，親手殺掉家人，然後輪到皇后，皇后逃跑躲藏，用幕帳遮住自己，李崇訓慌亂中沒有找到皇后，於是自殺。漢兵進入他家，皇后莊嚴地坐在大廳上，看着軍士說："郭公和我父親有交情，你們不要動我！"軍士們見此情景不敢逼迫。
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餘卿。後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哀後
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
天幸，欲使剃髮為尼，后不自曰：
“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骸
為！”太祖於後有恩，而世宗性特英
銳，聞知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
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册爲
皇后。世宗性尤多暴怒，而後嘗追
悔，每怒左右，後必從容自處，漸
為解說，世宗亦隨解，由是益重之。
世宗征淮，后以不宜親行，切
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
暴雨，後以憂成疾而薨。議者以方用
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
宜，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
于新廟，陵曰懿陵。

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
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七子

柴誼 柴誠 柴誠 柴熙謙 柴熙謙 柴熙謙

周太祖聽說後，認爲一個女子能使亂兵不敢冒
犯，很驚奇，對她加以安慰勉勵，送回給符彦
卿。皇后感激周太祖不殺之恩，拜周太祖爲義
父。她的母親因皇后夫家滅亡，而她一人在戰亂
中免於一死，認爲是天幸，想讓皇后削髮爲尼，
皇后不願意，說：“死生有命，這是天意。何必
輕率地毁掉我的容貌鬚頭！”周太祖對皇后有恩，
而周世宗生性尤其英氣勃勃，聽說皇后這樣，更
加把她看得神奇不凡。到劉夫人死後，娶她做
繼室。世宗登位後，冊封爲皇后。周世宗性情
急躁常常暴怒，而事後又往往追悔，每次對手下
人發怒，皇后必定從容自處，慢慢爲
手下人開脫，周世宗怒氣也隨之而消，因此更加
看重皇后。周世宗征伐淮南，皇后認爲皇帝不宜
親自出征，堅決地勸阻他，周世宗不聽。出師
不久一無所獲，又碰上酷暑大雨，皇后憂成疾而
de 死去。議事的人因爲正用兵打仗，請求簡化喪
禮，於是百官在西宮上朝祭吊，三天後脫去喪
服，皇帝也在七天後脫去喪服，安葬在新鄭，陵
墓名懿陵。

後來立皇后符氏，是皇后的妹妹。建國之
初，遷到西宮，稱周太后。

顯德三年，群臣請求封宗室，世宗
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
功德大成，慶流於世，而後議之可
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
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
再思天開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
子左駙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

周世宗的兒子七人：長子叫柴宜哥，其次二
子都沒有取名，接着是恭皇帝、柴熙謙、柴熙謙、
柴熙誼，都不知道他們的母親是誰。柴宜哥和下
面兩個弟弟，都被漢人殺死。周太祖登位，下詔
賜皇孫名：柴誼，贈左駙衛大將軍；柴誠，贈左
武衛大將軍；柴誠，贈左屯衛大將軍。

顯德三年，羣臣請求封宗室，周世宗認爲
建國時間還不長，恩信和信譽還沒有施及百姓，
必須大功大德告成，幸福充滿人間，然後商議這
件事纔行。第二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周太祖的
幾個兒子。又下詔說：“父子之道，聖賢未曾忘
懷，每每想到夭折的情形，更加觸動悲傷的情
懷。已故皇帝的兒子左駙衛大將軍誼、左武衛
大將軍柴誠、左屯衛大將軍柴誠等人，想到往
事，足以傷情，應當增加一個字的封號，再贈三
號的俸祿。柴誠可以贈太尉，追封為越王；柴誠
可以贈太傅，追封為吳王；柴誠可以贈太保，封
為韓王。”在世的皇子都不加封。

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
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
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讜亦拜左騎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
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年八
月，宗讜更名熙鏞，封曹王。熙鏞、
熙鏞皆前未封爵，遂拜熙鏞右武衛大
將軍，封紀王；熙鏞左領軍衛大將
軍，蕭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鏞
卒。熙鏞、熙鏞，不知其所終。

唉！大公之道，是天下共同遵循的。事有是
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
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於魏，漢
遣劉銘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
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銘，銘辭不屈，
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銘辭直，終不及
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
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謫之辭
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
以見周之有愧於其心者矣！
新五代史卷二十一

列传第九

梁臣传（上）

呜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為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二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善書檄，淳朴不華，為人作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

唉！孟子說“春秋的時候沒有正義的戰爭”，我也認為五代時沒有道德始終無瑕的臣子。說沒有，是指沒有一人，而是說很少。我發現有三個為節義而死的人，那些不在朝臣的人，分別按照他們的籍貫地名，作《梁臣傳》、《唐臣傳》、《漢臣傳》、《周臣傳》。其他不在朝臣的人，不能按照籍貫來歸屬的人，作《雜傳》。載入《雜傳》，確實是讓君子感到羞恥的，但僅僅在一代做官的臣子也未必都可貴，請讀者細辨他們的善惡吧！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自稱是唐平陽王敬誼的後代。從小好學，書信檄文寫得很好，乾符年間舉進士未考中，於是寄居大梁。敬翔的同鄉王發任汴州觀察支使，於是前去投靠他。

過了很久，王發沒有地方可推薦他，敬翔客居在那裏生活更加窘迫，只好替人寫奏䇲名帖，流傳到軍隊中。梁太祖素來不讀書，敬翔寫的都是通俗易懂的話，梁太祖很喜歡，對王發說：“聽說你有個老朋友，可以和他一起來。”敬翔見到梁太祖，梁太祖問他說：“聽說你讀過《春秋》，《春秋》上寫的是什麼事？”敬翔說：“只是諸侯爭鬥作戰的事罷了。”梁太祖說：“那上面用兵打仗的方法可以為我所用嗎？”敬翔說：“所謂用兵，在於應付急變，出奇制勝，《春秋》是古代的兵法，不能用在今天。”梁太祖大喜，任命他軍中職務，但這不是敬翔喜好的，於是任命為
太祖與蔡人戰汴郊，遜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遜之晚，動靜親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遜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太府卿。

初，太祖還至殿上，昭宗思衛兵有能撫之者，乃為遜為駙統解，以顧太祖，太祖聞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渦背，由此稀進見。昭宗還洛陽，宴崇勛殿，酒半，使入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托。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遣敬翔出，亦佯醉去。

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遜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遜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懣，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遜為可任。

遜之纂視，遜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官者，乃改為崇政院，以遜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鸞殿大學士。

遜為人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遜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遜亦未嘗顧言，微聞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

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倉極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書妻也，乃以妻遜。遜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遜顧患之。劉氏謂遜曰：‘爾以我昔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館驛巡官。

梁太祖和蔡人在汴州郊外作戰，敬翔時時為梁太祖出主意，大多見效。梁太祖很高興，認爲遇到敬翔太晚，一有事情就向敬翔請教。梁太祖隨從唐昭宗從岐州返回長安，唐昭宗叫來敬翔和李振，登上延喜樓慰勞他們，拜為太府卿。

當初，梁太祖常常在殿上侍奉，唐昭宗猜想有能捉住他的衛兵，於是假裝鞋帶斷了，回頭看

梁太祖，梁太祖跪下替他繫上鞋帶，左右衛兵

卻沒人敢動，梁太祖汗流浹背，從此很少進見。

唐昭宗還往洛陽，在崇勛殿設宴，酒喝到中途起身，派人叫梁太祖進入內殿，準備有所托付。梁

太祖更加害怕，以患病為由推辭不去。唐昭宗

說：‘你不想來，可以派敬翔來。’梁太祖急忙招手叫敬翔出來，也假裝喝醉酒離去。

梁太祖打敗趙匡凝後，攻取荆、襄二州，於

是進攻淮南。敬翔苦苦勸阻，認為剛打勝仗的軍

隊，應當謹慎行動養精蓄銳。梁太祖沒有聽從。

軍隊由光州出發，碰上大雨，幾乎不能前進，進

攻壽州，沒有攻克，而逃跑的士兵很多，梁太祖

纔開始深深後悔。回來後氣憤暴躁，差不多殺盡

了唐的大臣，但卻更加信任敬翔。

梁洛君篡位，多半采用敬翔的計謀。梁太祖

登位後，因為唐樞密院曾經用過宦官，於是改為

崇政院，任命敬翔為院使。升兵部尚書，金鸞殿

大學士。

敬翔為人深沉有雄才大略，跟隨梁太祖用兵

打仗三十多年，大小事情都必定通報他。敬翔也

盡心盡意，勤勤懇懇，晝夜不眠，自稱祇有騎在

馬上時纔能得到休息。梁太祖性情剛烈暴躁難以

親近，有做不得的事，敬翔也從不明說，只略微

提一提，梁太祖省悟後，常常照敬翔的話改變了

主意。

梁太祖攻破徐州，抓獲時溥的愛姬劉氏，很

寵愛她，劉氏是已故尚讓的妻子，於是把她嫁給

敬翔。敬翔願意，劉氏仍然侍奉梁太祖，進出

臥室像過去一樣，敬翔對此很煩惱。劉氏諷諷敬

翔說：‘你以為我曾經失身於賊人嗎？尚讓，是

黃家的宰相；時溥，是國家的忠臣。憑你的門
猶為辱我，請從此訖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奢侈，別置典舘，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

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統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

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業盡失河北，與燕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魏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晝。今晝日益強，梁日益弱，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負，而遣賀瓊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無位，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

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詣朝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變，卿其教我當安作？”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隠？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聞之，必不見聽。請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懼哭。

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謂翔曰：第，都算是委屈了我，請從此分手吧！”敬翔由於梁太祖的緣故，向她道歉，勸阻了她。劉氏的車馬服飾華麗奢侈，另外設置專管謁見的官，和藩鎮交結，權貴們常常依附她，受到的寵信和進言於太祖而奏效者，不在敬翔之下。當時的富貴人家，常常效法她。

梁太祖死，朱友珪登位，因敬翔是先帝謀臣，怕他算計自己，不想讓敬翔擔任要職，於是用李振代替敬翔任崇政使，拜敬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敬翔因朱友珪害怕自己，常常稱病，不曾管事。

梁末帝登位，趙巖等人主持朝政，常挑撥舊臣同君主的關係。敬翔更加鬱鬱不得志。後來，梁全部喪失河北，和晉在楊劉形成對峙，敬翔說：“前從的河朔一半在手，憑先帝的勇武，統率如貔似虎的衆臣，還不能征服晉。現在晉一天天更加强大，我一天天更加削弱，陛下待在深宮中，同一計議大事的，不是身邊惟命是從的人，就是私家的親戚，還能指望成就事業嗎？我聽說晉進攻楊劉，李亞子背著柴草渡水，身先士卒。陛下遇事敷衍應付，墨守條文，以風流儒雅沾沾自喜，而派賀瓊為將領，哪裏能夠抵擋對方的餘勇呢？我雖然衰殘了，但蒙受國家的恩德深重，如果國家缺人，希望自己能夠爲國盡力。”趙巖等人認爲敬翔在口吐怨言，於是沒有理他。

後來，王彥章在中都被打敗，梁末帝感到恐懼，於是令段凝去往河上。這時，梁的精兵都在段凝軍中，段凝有二心，觀望形勢不來。梁末帝急忙召來敬翔說：“我平時常常忽視你的話，現在事情危急了，不要因此怨恨，請你告訴我當如何辦吧！”敬翔說：“我跟隨先帝三十多年，現在雖爲宰相，實際上只是朱家的老奴才，事奉陛下如同夫君，憑我的忠心，怎麼敢有所隱瞞？陛下當初重用段凝，我就爭執過此事，如今段凝不來，敵人已大兵壓境，想爲陛下出謀劃策，小人就來挑撥離間，一定不會被聽取。請求先死，我不忍心看見國家滅亡！”君臣相對痛哭。

敬翔和李振都受到梁太祖的信任，唐莊宗進入汴州，下詔赦免梁衆臣，李振高興地對敬翔

梁臣傳(上)敬翔

155
“有詔洗滌，將朝新君。”敬翔欲入見。翔夜止高麗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撫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 李唐賓
朱珍，徐州豐縣人。少與僕射
朱珍等俱從梁太祖為監。珍為將，善治
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
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
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
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南巢，破
秦宗權，東兵亦潰，未嘗不在戰中，
而常勇出諸將。

to the text
黄去郫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郫人不
出。朱珍诈为降書，陰使人召珍，約
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郫
城門，朱珍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
已入郫城而垂門發，郫人從城上礪石
以投之，珍軍皆死郫城中，珍僅以身
免，太祖不之責也。

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
助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
諸將分居實等略趙州，殺魏豹子軍
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
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
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
屯蘄縣。

唐賓者，陳人也。初為尚讃偏
將，與太祖戰於氏氏，為太祖所敗，
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
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
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唐
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
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
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車騎
追之，交諭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
和解之。

珍屯蘄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
治館既以待。唐賓部將姚郊治館失
期，軍吏督之，姚郊於唐賓，唐賓以
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
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
至薊，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
發，必須明目，冀得少緩其事而圖
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
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
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
獄。因如珍軍，去薊一舍，珍迎謁，
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在等十餘人
離郫州二十里，派精兵挑戰朱裕的軍隊，郫州人
不敢出戰。朱裕假作降書，暗中派人召朱珍，
約定打開城門作內應。朱珍信以為真，趁夜率領
軍隊叩擊郫州城門，朱裕登上城上矮墙，開門讓
朱珍的軍隊入城，朱珍的軍隊進入郫城後吊門起
動，郫州人從城墙上投下亂石，朱珍的軍隊都死
在郫城中，朱珍僅僅免於一死，梁太祖沒有責
備他。

魏博的兵隊叛亂，囚禁樂彥貞。梁太祖派遣
朱珍救援魏博，朱珍攻破黎陽、臨河、李固，分
別派遣諸將於氏氏等經略趙州，在臨黃殺死魏
博豹子軍兩千人。朱珍威震河朔。魏博人殺死樂
彥貞，朱珍纔返回。梁進攻徐州，派遣朱珍先攻
下豐縣，又在吳康打敗時溥，和李唐賓等人屯駐
蘄縣。

李唐賓，陝州人。最初是尚讃的副將，和梁
太祖在尉氏門作戰，被梁太祖打敗，李唐賓於是
向梁投降。梁兵攻萬四方，李唐賓常和朱珍在一起，
和朱珍的名氣差不多，而驍悍勇猛超過朱
珍，朱珍打仗凡遇小敗，李唐賓輔佐他就大勝。朱
珍曾經私下接來自己的家屬安置在軍營中，梁
太祖懷疑朱珍有二心，派李唐賓窺探他。朱珍和
李唐賓不和，李唐賓不能忍受，連夜逃往宣武
軍，朱珍獨自騎馬追上他，二人在梁太祖跟前互
相控告。梁太祖愛惜這兩個將才，讓他們互相和
解。

朱珍屯駐蘄縣，聽說梁太祖將要到來，命令
軍中準備館舍馬房等待。李唐賓部下將領嚴郊整
治馬房超過期限，軍吏催逼，嚴郊向李唐賓訴
苦，李唐賓因此責備朱珍，朱珍發怒，拔劍而
起，李唐賓揮動衣服奔向朱珍，朱珍當即殺掉他，
並派使臣報告李唐賓造反。使臣早到梁，
敬翔怕梁太祖暴怒發生意外，於是隱藏使臣，到
晚上纔見他，以爲即使太祖要採取什麼措施，也
必定等到天亮，希望能夠稍稍拖延時間再想辦
法。天黑後，纔讓朱珍的使臣進見，梁太祖大
驚，但已是晚上了，不能做什麼，敬翔於是慢慢
地爲梁太祖謀劃。第二天，假裝逮捕李唐賓的妻
子兒女入獄。於是去往朱珍的軍隊，離蘄縣三十
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床撲之曰： “方珍殺唐賔時，獨不救之邪!” 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

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富遠，進屯巨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遂揚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為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寶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郴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瑾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棄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燿，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鄴州，臨濟水，師古微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

太祖已下兖、郓，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於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營，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 “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 師古以為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里，朱珍迎見，梁太祖命令武士把朱珍逮捕。衆將領霍存等十多人叩頭為朱珍求情，梁太祖大怒，舉起胡床砸向他們說： “朱珍殺李唐寶的時候，為什麼偏不救他呢!” 霍存等人退下，朱珍於是被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原名從。梁太祖鎮守宣武軍，剛得到戰馬五百匹組成騎兵，就令龐師古統率，跟隨他打敗黃巢、秦宗權，都立下戰功。

梁太祖進攻時溥没能攻克，留下軍隊令龐師古堅守，龐師古奪取了宿遷縣，進駐呂梁。時溥率兵二萬人出戰，龐師古打敗了他，殺敵二千人。孫儒追隨楊行密，攻取揚州，淮南大亂，梁太祖派龐師古渡過淮河進攻孫儒，被孫儒打敗。這時，朱珍、李唐寶已死，龐師古和霍存分別統率他們的軍隊。郴王朱友裕進攻徐州，朱瑾率兵救援時溥，朱友裕在石佛山打敗時溥，朱瑾收拾殘兵逃走。梁太祖認為朱友裕可以追擊却不去追擊，將他的軍隊交給龐師古。龐師古攻破徐州，殺死時溥，梁太祖表奏龐師古任徐州留後。梁軍進攻郯州，兵臨濟水，龐師古拆木搭橋，晚上遣中軍先渡河。朱宣逃到中都，被殺。

梁太祖攻下兖、郓二州後，派遣龐師古和葛從周去淮南進攻楊行密，龐師古從清口出兵，葛從周從安豐出兵。龐師古從微賤時開始跟隨梁太祖，為人很謹慎，不曾離開梁太祖一步，到作將領，出兵打仗時，必定請示行動方案後纔出發，軍中沒有梁太祖的命令，從不妄自行動。龐師古在清口安營扎寨，清口地勢低下，有人請求到高處築柵，龐師古認為不是梁太祖的命令而不接受。淮南人放水淹沒他們，請求的人報告說：“淮南人挖開河堤，上流的水涌來了!” 龐師古認為這是動搖軍心，立即殺掉他。不久大水涌來，士兵不能作戰，龐師古於是被殺。

唉，軍隊的勝敗，豈是容易說清楚的! 梁的軍隊在天下最強大，而吳的軍隊被視為弱小，然而龐師古兩次攻擊吳，却兩次被打敗最後戰死。後來，梁太祖親自率兵從光山出發，進攻壽春，
葛自高騁，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強盛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為理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棄、以弱而勝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緣相？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塲馬，從周扶太祖復駟，與敵步馬傷面，身被數瘡，後將張延壽自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點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

秦宗權掠地為家，及梁兵戰於焦作，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瑾收兵溫青，遇東兵敗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置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沁河。濮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濮州，奮兵攻之，從周不能守，退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子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遷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宣救魏，宣築壘於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壁不出，而張三暗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暗門出擊，敗晉王兵。但也被打敗。大概從高騁死後，唐用梁兼管淮南，於是和孫、楊行密爭鬥，總共三十年中，三次出兵而三次被打敗。最強大的軍隊遇上最弱小的軍隊而結局如此，這是不可以常理解的。兵法中固然有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然而梁怎麼能夠勝過它呢！難道不是恰好碰上了機會嗎？因此說：“武器是兇器，打仗是危險的事情。”能不小心嗎！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年時跟隨黃巢，被打败後向梁投降。跟隨梁太祖進攻蔡州時，梁太祖從馬上摔下，葛從周扶起梁太祖重新駟到馬上，和敵兵步格鬥間受傷，身上也多處受傷，副將張延壽從一旁攻擊敵軍，葛從周纔得以和梁太祖一起逃掉。梁太祖罷免全部將領，祇用葛從周、張延壽為大將。

秦宗權攻掠河南、洛二州，和梁軍在焦州發生戰鬥，葛從周擒獲敵將王涓一人。隨朱瑾在濟青招募士兵，碰上東面的軍隊就作戰，朱瑾招募到士兵返回，葛從周的功勞最大。張全義在河陽襲擊李罕之，李罕之逃奔到晉，召集晉軍攻擊張全義，張全義向梁求兵增援，梁太祖派軍從周、丁會等去救援，在沁河打敗晉軍。潞州馮霸殺掉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濮州，奮兵攻之，從周不能守，退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子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遷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晋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遂出境，斬之。遂從周攻隨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梁祖表從周為兗州留後，以兗、鄭兵攻淮南，出安豐，會臨淮于清口。從周行至潁州，聞帝已死，遂還，至潁河將渡而進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梁兵出山東攻相、衛，從周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任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逃，追至于臨漳，擁之御河，溺死者甚眾。太祖以從周為宜義行軍司馬。大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薦薦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薦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将，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有監軍所得言！且薦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薦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鷹提，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薦，薦為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遣還，敗燕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銘乞盟，太祖表從周為泰寧軍節度使。從縣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

的軍隊。晉王發怒，親自率兵攻擊葛從周，葛從周雖然大敗，但梁兵擒獲晉王的兒子落落，把他送到魏，殺掉了他。於是轉攻兗州，在中都擒獲朱宣，又攻兗州，走朱瑾。梁太祖表葛從周為兗州留後，以兗、鄭二州兵力攻淮南，取道安豐，在清口和師齊會合。葛從周行進到滄州，聞說屬將已死，急速返回，到達沖河，正要渡河時淮南軍追上他們，葛從周也大敗。這時，晉軍出山東攻相、衛州，梁太祖派葛從周征戰山東，攻克洛州，殺死洛州刺史邢善益；又攻克邢州，趕走刺史馬師素；又攻克磁州，殺死刺史袁奉滔。五天攻克三個州。梁太祖於是表奏葛從周兼任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進攻魏州，已經在貝州屠城，羅紹威向梁求救，葛從周和梁太祖會合救援魏州，進入魏州。燕兵進攻館陶門，葛從周率五百人馬出戰，說："大敵當前，怎可回頭！"命令開城門然後作戰。攻破燕軍八個柵寨，燕兵逃跑，追到臨清，把他們堵在御河，淹死的人很多。梁太祖任命葛從周為宜義行軍司馬。梁太祖派遣葛從周到滄州進攻劉守文，派薦薦督察軍事。劉守文向父親劉仁恭求救，劉仁恭遣燕兵援救，薦薦對將領們說："我王要我督察各將，現在燕兵來到，不能迎戰，應該放他們進城，和劉守文的軍隊一起吃掉倉廬中的糧食，讓他們都被困在城中然後攻取滄州。"衆將領都認為這樣很好。葛從周發怒說："軍隊取決於主將的指揮，哪裏有監軍說話的地方！況且薦薦的話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勝敗的關鍵掌握在我心 裏，薦薦怎能對我呢！"於是率領軍隊在乾寧迎接劉仁恭，在老鷹提開戰，劉仁恭大敗，殺敵三萬多人，捉獲將領馬慎交等一百多人，斬獲馬三千匹。這時，劉守文也向晉求救，晉進攻邢、洺二州以牽制葛從周，葛從周急速返回，在青州打敗晉軍。於是隨梁太祖進攻時州，攻克臨城，王銘求和，梁太祖表奏葛從周為泰寧軍節度使。跟隨叔琮進攻晉太原，沒有攻克。梁軍向西進攻鳳翔。青州王師範派他的將領劉郝襲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晊柵，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於於蔡口。

袁稱謂梁太祖曰："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年青時跟隨黃巢，黃巢被打敗後，霍存便向梁投降。霍存作爲將領勇猛，善於騎射。秦宗權進攻汴州時，霍存率三千人趁夜攻破張晊軍的柵柵，又率騎兵攻破秦賢，殺敵三千人，在赤岡打敗張晊。" 跟隨朱珍征戰淄、青二州，又跟隨梁師古進攻時濟，都立下戰功。朱珍和李唐賓雙雙死後，就用潘師古代替朱珍。霍存代替李唐賓進攻時濟，攻破嶂山，霍存捉獲敵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軍進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霍存與戰城下，遂下之。從攻宿州，與霍存遇，戰馬失力，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詩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

梁軍進攻鄭州，朱瑾來救，梁軍將來勸說大祖程遠入鄭州，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倉實。太祖曰："渠來必與時濟俱，不若速在濟也。" 伏兵於靈壁，已而霍存與潘師古逃離，存發伏擊之，遂敗霍存於靈壁，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聞霍存於壁，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有君親間邪！諸君勿復思之乎？" 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因危窘出奇計。

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擊克州，葛從周的家屬被劉𬩽俘獲，劉𬩽對他們很好而沒有殺掉他們。梁太祖從鳳翔返回，於是派葛從周進攻劉_nsec，葛從周從周投降了劉_nsec。梁太祖登基，拜葛從周為左金吾上將軍，因病退休，拜為右衛上將軍，住在偃師。梁末帝登位，拜為昭義軍節度使、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
大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李罕之解圍
去。大祖以存敬為諸軍都虞候。大祖
攻徐、兗，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
從葛從周攻滄州，敗黃仁恭於老鶴
堤。遂攻王鎭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
攻幽州，存敬取其渠、莫、祁、景四
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縣，
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
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
含山，下晉、絳二州，珂降於梁。太
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
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

存敬子仁穎、仁惠。仁惠有孝
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
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穎曉法令，
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卒，贈
秘書監。

符道昭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秦宗權騎
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
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為子，
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
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為秦州節度
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
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為左司
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
授之。

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強，
未敢發，求梁為助。大祖乃悉發魏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勦助紹威誅牙兵。
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遂
將左行邊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
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

道昭為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算，
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
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
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
張存敬和丁會等人救援他們，李罕之撤圍離去。
梁太祖任命張存敬為諸軍都虞候。梁太祖進攻
徐、兗二州，任命李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隨葛
從周進攻滄州，在老鶴堤敗劉仁恭。回軍時在
鎮州進攻王鎭，攻進城中，獲獲千牛數以萬計。
升任宋州刺史。又隨宋將領進攻幽州，張存敬攻
取瀛、莫、祁、景四州。梁進攻定州，和王處直
在懷德縣作戰，大敗敵軍，屍橫殘十多里地。
梁攻下鎮、定二州後，就派張存敬在河中進攻王
珂，張存敬出兵含山，攻克晉、絳二州，王珂向
梁投降。梁太祖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又調
任宋州刺史，尚未到任，死在河中，贈官太傅。

張存敬之子張仁穎、張仁惠。張仁惠很
孝順，張存敬死後，事奉他的哥哥張仁穎，外出
必定告知，返回時必定面見，如事奉父親的禮
節。張仁惠通曉法令，效力梁、唐、晉三朝，曾
經擔任大理卿，死後，贈官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曾作秦宗權的騎將，秦宗
權失敗後，符道昭流落四方無所依靠，後來投靠
鳳翔李茂貞，李茂貞很喜歡他，收為養子，取
名符繼遠。梁進攻李茂貞，符道昭和梁兵作戰，
多次被打敗，於是歸附梁，梁太祖表奏符道昭為
秦州節度使，由於戰亂沒有赴任。梁太祖作元
帥，剛開元帥府，李周彝便以鄜州之地投降，任
命為左司馬，右司馬則一時難以找到合適人選，
得到符道昭稱，就任命他為右司馬。

羅紹威準備誅殺他的牙兵，畏懼魏兵強大，
不敢輕舉妄動，請求梁的幫助。梁太祖於是派遣
全部魏兵讓他們進攻燕，又派馬嗣勦協助羅紹威
誅殺牙兵。牙兵被殺後，在外的魏兵聽說後都叛
亂了，魏將領左行邊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
發動叛亂，符道昭等人跟隨梁太祖全部打敗了他
們。

符道昭任將領，進攻敵人勇猛，但缺乏周密
的謀劃，每次作戰都率先出擊，大多被打敗，李
周彝等人作爲後勤紮能取勝。開平元年和康懷英
等人進攻潞州，修築夾城和蚰蜒狀的壕溝圍困敵
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據

劉據，開封人也。人明敏有威儀，善撫贄。太祖初鎮宣武，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

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鉉和，遣將見鉉，鎭軍不知其意，方嚴兵，提駕一騎入城中，詣鉉以太祖意，鉉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將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錦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鸞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將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齊州，又使將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

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侯、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誅誘誘將之，執殺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將軍。傳

寇彥卿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為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詣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乃悉詣牙軍。

彥卿身長八尺，雄偉方正，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周、劉據、寇彥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馬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人，一年多不能攻克，晉軍攻破夾城，符道昭戰死。

劉據，開封人。人聰明機敏儀表威武，善於出迎賓客入為禮賓。梁太祖剛到鎮守宣武軍時，讓他作客將，派他隨朱珍在淄青二州招募士兵。

梁太祖向北進攻鎮州，和王鉉講和，派劉據去見王鉉，王鉉的軍隊不知道梁的用意，正整兵以待，劉據孤身獨騎飛馳入城，把梁太祖的用意告訴王鉉，王鉉於是遣命。梁軍進攻定州，降服王處直，劉據又一人騎馬入城慰勞。梁太祖圍攻鳳翔，派劉據進見李茂貞商議戰事。唐昭宗召見劉據，問問梁軍的事，對答很合唐昭宗之意，賜給錦袍，拜為登州刺史，賜號叫“迎鸞毅勇功臣”。梁軍進攻淮南，派劉據先去淮口，築築馬頭下浮橋讓梁兵渡河。梁太祖出兵光山進攻壽州，又派劉據在淮北建浮橋，讓返回的軍隊渡過。拜為宋州刺史。

梁太祖登位後，升為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侯、左龍虎統軍，出任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賜賜誘誘劉據手下的將官，把劉據捉去，劉據給劉據戴上腳鐐手銬，送到李茂貞那裏，將其殺死。梁太祖哀悼劉據，賜劉據外叔頭銜。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世代在宣武軍任牙將。梁太祖剛到宣武軍鎮守時，任命為通引官，歷次升遷至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準備殺牙軍，梁太祖派寇彥卿到魏商議事情，寇彥卿私下為羅紹威出謀劃策，於是全部殺掉牙軍。

寇彥卿身高八尺，鼻高臉方，聲音像鐘一樣洪亮，擅長騎馬射箭，喜好讀書，善於窺伺梁太祖的心意，所作所為都符合梁太祖的意願。梁太祖曾經說：“敬周、劉據、寇彥卿三人都是老天特意賜給我的。”喜歡他們到這種程度。梁太祖賜給寇彥卿自己喜愛的坐騎“一丈烏”。梁太祖圍攻鳳翔，任命寇彥卿為都排陣使，寇彥卿騎著
神將也！”

初，太祖與荊人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卒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彦卿奉表追請遷都。彦卿因悉馳徒長安居民以東，皆拆屋為筏，浮渡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呚： “國難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諴陵廟，俸俸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絆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遂人告大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彦卿曰：“汝往請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彦卿復駕至華，即日追昭宗上途。

太祖即位，拜彦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使。彦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駕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彦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彦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上奏彦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彦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

太祖遇弑，彦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誓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未帝即位，徙鎮威勝。彦卿明敏善事人，而恬然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五十七。

“一丈鳥”在陣前來回奔馳，梁太祖看着他說：“真是神將啊！”

當初，梁太祖和崔胤謀劃，打算遷都到洛陽，但唐昭宗不同意。後來唐昭宗逃奔到鳳翔，梁太祖率兵包圍他，唐昭宗逃出後，第二年，梁太祖率兵到河中，派寇彦卿上表逼迫唐昭宗遷都。寇彦卿於是驅趕着全部長安居民向東遷移，將房屋全部拆毀做成木筏，沿渭河順流而下，百姓在路上號哭哭泣，仰天大呚說：“國難崔胤、朱溫讓我們落到现在這個地步！”唐昭宗也回頭瞻望陵墓宗廟，徘徊不忍離去，用俚語對手下人說：“絆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君臣相挽，淚下沾襟。唐昭宗行進到華州，派人告訴梁太祖因何皇后懷有身孕，希望留在華州等冬天過後再走。梁太祖大怒，回頭對寇彦卿說：“你去催皇帝來，一天也不能停留。”寇彦卿又駕到華州，當天就迫使唐昭宗上路。

梁太祖登位，拜寇彦卿為感化軍節度使。一年多後，召回擔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使。寇彦卿早晨上朝走到天津橋時，百姓梁現不讓路，前面開路的士兵揪住梁現扔向橋上石欄將他摔死。寇彦卿進見梁太祖自陳認罪，梁太祖愛惜他，詔令寇彦卿用錢賠償梁現家贖罪。御史司憲崔沂上奏彈劾寇彦卿，請求依法論處，梁太祖迫不得已，罷賜寇彦卿為左衛中郎將。又拜為相州防禦使，遷任河陽節度使。

梁太祖被殺後，寇彦卿提出梁太祖的畫像如同他還活着那樣事奉他，常常對客人談起先朝時事，總是淚流滿面。梁末帝登位，調任鎮守威勝軍。寇彦卿聰明機敏善於事奉人，但依仗寵信作威作福，喜好殺人，常常猜忌別人。死在鎮所，時年五十七歲。
新五代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梁臣傳（中）

康懐英

康懐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兗，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懐英守城，懐英即以城降瑾，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懐英大喜。

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鄆州。懐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懐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裔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界，懐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懐屯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懐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其軍，獨以二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創。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遣京師，賜懐英“迎擊毅勇功臣”。

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懐英擊走之，表懐英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懷英降晋，太祖命懐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懐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時棄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懐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懐英將，懐英為都虞侯。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懐英等軍
授，且击之。已而晋王李克用卒，庄宗召周德威还。太祖闻晋有丧，德威去，亦归洛陽，而诸将亦少弛。庄宗谓德威曰：“晋之所以能敌梁，而彼所惮者，先王也。今闻吾王之丧，谓我新立，不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击之，非徒解围，亦足以定霸也。”乃与德威等疾驰六日至北黄碾，会天大昏雾，伏兵三垂冈，直趋夹城，攻破之。懗英大败，亡大将三百人，懗英以百骑遁归，诣闽数。太祖曰：“去岁轻兵，太卤残食，占者以为不利，吾独建之而致败，非尔过也。”释之，以为右衙上将軍。

劉知俊反叛，奔于岐，以懗英为保義军节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围靈武，太宗遣懗英攻邠寧以牵之。懗英取寧、慶、行三州，还至宜平，知俊袭擊之，懗英大败。徙镇绥化。其后朱友謙叛附于晋，以懗英讨之，与晋人战白徑岭，懗英又大败。徙镇永平，卒于镇。

劉駿 刘遂佐 刘逐雍

刘駿，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死，卒于裨窶，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张蟾嫌，师範为指挥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为好辞召洪，至陵，言其外，命师範於坐上，因使师範攻张蟾，破之。師範表駿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马。

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兗虚，陰遣人分襲靈諸州，其道者皆過誤聞，事不成。駿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兖、郓，以駿從周为兖州节度使，从周将兵在外，駿乃使人负油囊城中，悉视城中虚实出入之所。油者得离城下水

赶到澤州，除任懗英等人的後 breast，并敦促他們。不久晋王李克用死，唐庄宗召周德威返回。梁太祖听说晋有丧事，周德威离去，也回到洛陽，衆将领也稍稍松弛。唐庄宗对周德威说：“晋之所以能够和梁匹敌，而又为梁所害怕，是因有先王。如今梁听说我們的先王死了，認為我剛剛登位，不能出兵打仗，他們的戒备一定很松懈，應當出其不意地攻击他們，不只解圍，也足以奠定霸業。”於是和周德威等人骑马飞奔六天赶到北黄碾，正碰上漫天大霧，在三垂冈设下埋伏，直奔夹城，將它攻破。懗英大敗，損失大将三百人，懗英带著骑兵百人逃回，到朝廷請求赐死。梁太祖说：“去年起兵時，月亮恆食，占卜的人认为出兵不利，我深感不智而導致失敗，不是你的過錯。”故不再追究懗英，任命他为右衙上将軍。

劉駿反叛，逃奔到岐州，梁太祖任命懗英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劉駿率岐州軍圍攻靈武，梁太祖派懗英進攻邠寧來牽制他。懗英奪取寧、慶、行三州，返回時走到宜平，刘駿攻打他們，懗英大敗。調任鎮守康化軍。後來朱友謙反叛依附于晋，命懗英討伐他，和晋軍在白徑巖作戰，懗英又大败。調任鎮守永平，死在任上。

劉駿，密州安丘人。年輕時跟随青州王敬武，敬武死後，子王師範繼位，棣州刺史张蟾反叛，王師範指揮使盧洪討伐张蟾，盧洪也反叛了，王師範假装好言好語召盧洪前來，盧洪到達，刘駘在外迎接，命令刘駘在座位上將他殺死，於是派劉駘進攻張蟾，并打败了他。王師範表奏劉駘爲登州刺史，任命為行軍司馬。

梁太祖向西攻進鳳翔，王師範趁梁內部空虚，秘密派軍隊分別襲擊梁的各個州縣，其他被派遣的人多泄露計謀，没有成功。祇有劉駘一向好讀兵書，有謀略。這時，梁已打败朱瑾等人，全部占據兖、郓二州，任命葛從周为兖州節度使，葛从周在外帶兵，刘駘於是派人暗中在城中賣，詳細偵察城中虛實和進出要道。賣油的人
發現羅城下水洞可以進入，劉鄧於是派五百步兵從水洞進城襲擊，攻破兗州，遷移葛從周的家屬到城外府宅，親自拜見葛從周的母親，很有禮節地安撫他們，照顧十分周到。

梁太祖對唐昭宗遷出鳳翔後，率兵東歸，派朱友寧進攻王師範，葛從周進攻劉鄧。劉鄧用板車將葛從周的母親抬到城墙上，葛母對葛從周喊道：“劉將軍待我很好，和你沒有什麼不同。臣子各自為其主，你要仔細考慮！”葛從周因此暫緩進攻。劉鄧於是在外圍挑選出所有婦女和百姓中老弱病殘不能扛敵的人，疏散他們出城，他卻和年輕力壯的人同甘共苦，平分衣食，堅守待援。城外援軍未到，人心很換散，副師王彦溫越城而逃，守城的人很多也逃跑了。劉鄧於是派人假裝對王彦溫說：“你不要帶太多人出去，不是我平常派遣的人，都不要帶出去。”又在城中下令說：“我派去隨隨副使的人可以出去，其他人如果出城全部滅族。”城裏的人都很迷惑，逃跑的人於是不再繼續。不久梁軍聽說了，果然懷疑王彥溫不是真心投降，在城下將他斬首，於是城中守備更加堅牢。

王師範的軍隊已山窮水盡，葛從周用禍福得失開導劉鄧，劉鄧答應說：“等我的主人投降了，就把城歸還給梁。”王師範被打敗，向眾投降，劉鄧於是也投降。葛從周為劉鄧準備行裝，送劉鄧回梁，劉鄧說：“我這個投降的將領承蒙梁的恩惠沒有被殺，已很幸運了！怎敢騎馬穿裘衣呢？”於是穿着白色衣服騎着驢子回到梁。梁太祖賞賜臉他帽子、衣帶，用酒招待他，劉鄧以酒量小推辭，梁太祖說：“攻占兗州，氣量為何那麼大呵?”任命他為元從都督。這時，梁太祖已統領四鎮，將領都是功臣和老部下，劉鄧一下子以降將身份位居他們之上，衆將領見到劉鄧時，都行軍禮，劉鄧坐在那兒神態自如，梁太祖更覺得他不尋常。

梁太祖登位，劉鄧屢經化遷任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鄧與生節討之，劉知俊逃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永平軍，拜鄧為節度使。未帝即位，領
鎮南軍節度使，任開封尹。

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齊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齊。莊宗入魏，鄠以聞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懼，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驅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圍襲太原。晉兵望梁壁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既不追。鄠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渡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鄠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鑿。　　

久之，末帝以書責鄠曰：“聞外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輳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計!”鄠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鄠必勝之策，鄠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鄠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監督其軍。鄠召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鄠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鄠曰：“一杯之敵猶若此，滔滔河流可敵乎?”諸將皆失色。

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鄠營，鄠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鄠，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鄠等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潛兵至州。鄠果報未帝曰：“晉兵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鄠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
兵稍却，迫至故元城，宗室与符存审等兵二万方阵弃之，即图围阵以击夏人。兵再合，鄯大败，南奔，自黎阳渡河，保滑州。其帝以义成军都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晋，降鄯毫州团练使。

兖州张万进叛，拜鄯兖州安抚制置使。万进败死，乃拜鄯秦CartItem节度使。朱友谦叛，陷同州，末帝以鄯为河东道招讨使，行次陕州，因以书招友谦，友谦不报，留月余待之。于צליח、段凝等素嫉鄯，乃谮之，以为鄯与友谦同谋，故其逗留以待贼。已而鄯兵数败，乃置鄯归洛滨，赐之年，六年，赐中书令。

子遂凝，遂雍，事唐皆为刺史。郑宗王氏有美色，郑卒後，入明宗宫中，是为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郑二子皆被所忌。

潞王从王从凤翔，时遂雍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诸镇兵讨凤翔，战败东归，遂雍闭门不入，悉封府库以待潞王。潞王前军至者，悉以金帛给之。遂王见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无大小皆与其谋。帝即位，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郭元振之子遂清代遂雍为西京副留守。

刘遂清

遂清历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后迁凤州防御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晋开运中为安州防御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丧哀毁，鄉里称之。嘗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为母僕兼行数十里，州人咸以为荣。

牛存节

牛存节字赞正，青州博昌人也。
初名劉，事諸葛統於河陽，贈卒。存
節願其徒曰：“天下滔滔，當得英雄
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
節為人木強忠謹，太祖愛之，賜之
名字，以為小校。

張詠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
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
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
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
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糧以資
軍，撫慰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
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卒城遏後指揮使。

梁軍攻郢，存節使都將王言自船
櫟西北隅擊之，期以日午渡兵逾濠急
攻之。會營中火起，郢人登城望火，言
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
郢西京城門，奪其濠橋，梁軍得俱
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
周敗濠河，存節收其敗卒八千以歸。
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召賀
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
先攻宿，然宿營壘素固，可以據敵。”
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稟徐州下，瑾
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
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
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
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濮州都
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
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濮人
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
府左都押衙。

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
康懷英攻濮州，為行營排陣使。置
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
在河陽跟隨諸葛統，諸葛統死後，存節望著他
的隨從說：“天下大亂，應當選擇英雄投靠他。”
於是率領他的隨從十多衆歸附梁太祖。存節為
人淳樸剛強，忠心謹慎，梁太祖很喜歡他，賜給
他名和字，讓他作小校。

張詠進攻汴州，存節攻破他的兩個營寨。梁
攻進濮州，在南劉橋、范縣作戰，存節功勞
最多。李罕之在河陽圍攻張全義，張全義向梁求
兵援助，梁太祖因存節曾經在河陽做事，熟
悉那裏的小路，讓他率兵擔任前鋒。這年閏饑
荒，出兵之後缺乏糧食，存節用金銀綢緞向老
百姓換取乾糧給士兵作爲食物，打跑了李罕
之。梁太祖進攻魏，存節攻克魏黎陽、臨河，
斬殺魏軍一萬二千人，和梁太祖在內黃會師。遷
任滑州卒城遏後指揮使。

梁軍進攻郢州，存節派都將王言在郢州西
北角的城濠中埋伏戰船，約定中午用船渡兵跨越
城濠，迅速進攻敵軍。恰逢軍營中起火，郢州人
登上城牆觀火，王言伏在城濠中不敢行動，和生
存節失約，存節獨自進攻郢州西面城門，搶
占濠上的吊橋，梁軍得以全部進城，於是打敗
朱宣。隨葛從周進攻淮南，葛從周在濠河被打
敗，存節收容潰散的士兵八千人返回。太祖拜
他爲亳、宿二州刺史。朱瑾逃到吳，召集吳兵進
攻宿、徐二州，存節謀劃說：“進軍一定不會
先進攻宿州，因為宿州的濠溝營壘素來堅固，可
以抗敵。”於是夜半率兵急赴徐州，等到徐州
城下時，朱瑾的軍隊剛到，他們望着飛起的煙
塵，驚慌地說：“梁軍已到，無何如此迅速！”沒
能進攻就離去了。不久梁太祖的使臣來到，向生
存節傳達軍事計劃，和生存節的主意不謀而
合，從此將領們更加佩服他的才能。遷任濮州都
指揮使。梁太祖進攻鳳翔，派人召回生存節。生
存節作爲將領，法令嚴整而又善於贏得士兵的歡
心，濮州送行的人都號哭流淚。歷次升遷至邢州
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

梁太祖登位，拜他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隨康
懷英進攻濮州，任行營排陣使。晉軍攻破夾城
後，生存節等人率領殘兵返回，行進到天井關
天井圍，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乃策馬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晉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遙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城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鄭州留後。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破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壩而有井，知俊叛梁，以竭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病久，欲以渴疲之，存節請割地置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

朱友珪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盧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病，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愷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 張歸厚 張歸弁

張歸霸，清河人也。朱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

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匡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所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時，聽說晉軍進攻澤州，存節顧著將領們說：“我這次出征雖沒有接到其他命令，但澤州是緊要的地方，不能丢失。”將領們都不想去救援澤州。存節命令士兵好好休息，然後說道：“事情危急而不趕去，難道稱得上勇敢嗎！”於是舉鞭打馬當先而行，士兵們都隨他而去。到達澤州時，州中人已經焚燒外城，準備向晉投降，聽說存節來到，纔稍稍安定下來。存節進入城中，協助澤州人守城，晉人挖地道攻城，存節挑選幾十個勇士，也挖地道對付他們，在地道中發生戰鬥，敵人無法進城，晉人撤圍而去。遷任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調任鄭州留後。

同州劉知俊反叛，逃奔鳳翔，於是謂任存節匡國軍節度使。朱友珪登位，朱友謙反叛依附晉，西面和鳳翔相連，存節東西兩面受敵。同州水壩而又沒有井，劉知俊叛梁後，因為缺水不能堅守而逃跑，因此朱友謙和岐兵一起包圍同州，曠日持久，想用缺水來拖垮他們，存節祈禱後選地置井八十口，井水都甘甜可飲，朱友謙最終不能攻克同州。

梁末帝登位，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調任鎮守天平軍。蔣殷在徐州反叛，派存節攻破徐州，因功加官太尉。梁、晉在黃河上相峙，存節患頭痛病，而梁、晉正在苦戰，存節更加忠勇發激，整治軍隊督促士兵，不曾談起他的病情。病情危急，被召回京城，臨死前，存節對他的兒子朱知業說：“要做到忠孝，纔算是我的兒子。”再沒有提到別的事。贈官太師。

張歸邦，清河人。梁末帝娶他的女兒，這就是德妃。張歸霸年輕時和弟弟張歸厚、張歸弁都跟隨黃巢，黃巢被打敗後東逃，張歸霸兄弟於是向梁投降。

秦宗權進攻汴州，張歸霸數次作戰有功。張匡駐紮在赤岡，派騎兵挑戰，矢射中張歸霸，張歸霸拔出箭，反過來射向敵人，一箭射死，並擒過戰馬返回。梁太祖從高丘望見，覺得他十分豪壯，賞賜給金銀織緞，並把自己的馬也賞賜給
弓手五百人伏Inset中，太祖以骑数百兵游兵，过迎栅，逐出兵击太祖，归霸发伏，杀逐兵千人，夺马数十匹。

太祖攻蔡州，将率健急战太祖营，归霸不暇，与徐医科分出东南壁门，击破之，太祖得撤逃出。太祖攻曹州，取曹州，使归霸以兵数万守之，与朱瑾迎战金乡，大败之。又破曹州。晋人攻霸，归霸从葛柔守鄣，战刘水，归霸擒用子落在城与刘水人。又破刘仁恭于内黄，功出诸将右。光化二年，授知邢州。换冀州刺史，拜左卫上将军、曹州刺史。开平元年，拜右龙虎统军、左驱卫上将军。二年，拜河阳节度使，以疾卒。

子汉杰，事末帝为散官，以张德妃故用事。梁亡，唐宗在汴，遂族诛。

弟归厚，字德基。为将善用弓槊，能以少击众。张暘屯赤县，归厚与张暘独战前，战而却，诸将乘之，暘遂大败。太祖大悦，以为骑长。

梁攻时莲，归厚以麾下先进九里山，遇徐兵而战，梁故将陈瓘叛在徐，归厚望见之，瞑目大骂，驰骑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邠王友裕攻stackpath，屯濮州，太祖从后至，友裕徒栅，与太祖相失。太祖率骑击之，太祖乘高望之，骑至大县，归厚度不能支，以数十骑诈与太祖先还。归厚马中矢坠，乃持槊步战。太祖遇中，遣张筠驰取之，以为必死矣。归厚悸被十箭，得骑马乃归，太祖见之，泣曰：“尔在，寿事何几计乎！”使还归宣武。迁右神武统军，历泾、张歸霸。梁太祖派张歸霸督领弓箭手五百人埋伏在低洼处，自己率领数百骑兵作为流动作战，经过张颿摆的栅栏，张颩出兵追击梁太祖，张歸霸出骑兵伏击，斩杀张颩兵千人，缴获战马数十匹。

梁太祖进攻蔡州，蔡州将率健急击战梁太祖的军营，张歸霸来不及请示，就和徐医科分出东南壁门，合战大败蔡州，梁太祖得以撤退离开。粱太祖进攻兖州，郓州二州，夺取曹州，梁张歸霸率领数千士兵守卫，和朱瑾在金乡迎战，大败敌军。又攻破濮州。晋人进攻魏州，张歸霸随葛从周救魏州，在洹水作战，张歸霸活捉李克用的儿子落落，交给魏州人。又在内黄击败刘仁恭，战功在众将领之上。光化二年，授知邢州。调任莱州刺史，拜左卫上将、曹州刺史。开平元年，又拜右龙虎统军、左驱卫上将。二年，拜河阳节度使，因病而死。

儿子张漢傑，跟随梁末帝做过高官，凭借张德妃的关系专权。梁亡时，唐庄宗进入汴州，于是被族诛。

弟弟张歸厚，字德基。作将将领军使用弓箭和长矛，能够以少胜多。张暘屯驻赤县，张歸厚和张暘二人在阵前交战，张暘被刺后撤，衆将领乘胜追击，张颩于是大败。梁太祖大喜，令張歸厚作骑长。

梁进攻时康，张歸厚率部下率先进军九里山，碰上徐州兵发生战斗，梁旧将陈瓘反叛后留在徐州，被张歸厚认出他，瞪目大骂，骑马飞驰，直奔敌军去捉陈瓘，被箭射中左眼。

邠王友裕进攻鄂州，屯驻在濮州，梁太祖随后到达，友裕走走停停，和梁太祖错过。梁太祖结果和鄂州军队伍遭遇，梁太祖登高望见敌军，鄂州兵约一千多人，于是梁太祖和张歸厚率集军直冲敌阵，交战后，鄂州军蜂拥而至，张歸厚估计支持不住，率几十名骑兵护卫梁太祖先走。张歸厚的战马中箭而倒，于是手持长矛徒步格斗。梁太祖回到军营中，派张筠驰马去接张歸厚回来，认为他一定已经战死。张歸厚站身中十来箭，得到张筠的马箭得以返回，梁太祖见到他，哭着说：“只要你还活着，丧失军队又有何关羽
王重師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計略。秦宗權陷許州，重師捨身歸漢，從太祖平洛，攻兗、豫，為拔山軍指揮使。重師善戰齊、魯間，威名顯著。遷揚州刺史。

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築草焚之，重師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遂起，悉取軍中氊氊以水，蒙之於馬，率精卒以短兵突入，重兵隨之至，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時重師為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

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節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節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遂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讑重，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户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

徐懷玉，亳州焦麓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為
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鎮將。

秦宗權攻梁，壁金隴、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又破懷祺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兖、濮，破徐、宿。懷玉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

從太祖攻魏，敗魏兵於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樞師攻揚行密，師攻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旱，乃鑿井治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築板梁，攻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

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於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於澤州，晉人攻之，為陜以入，懷玉擊之罷中，晉人乃卻。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薊州，執懷玉殺之。

雄豪壯士負，在戰陣上十分勇猛。隨梁太祖鎮守宣武，為永城鎮將。

秦宗權進攻，攻於金隴、靈昌、酸棗修築營壘，徐懷玉率領輕騎兵接連進攻，擊敗敵軍，俘殺數千人，升任左長劍都虞候。又在板橋、赤岡擊潰秦宗權，殲滅他的八個柵寨。隨梁太祖向東進攻兗、曹二州，攻克徐、宿二州。徐懷玉遍體刀傷，每戰必勝，得到的賞賜，常用來分給士兵，是梁的名將。他原名叫徐琮，梁太祖賜名懷玉。

隨梁太祖進攻魏州，在黎陽打敗魏州軍隊，於是向東進攻兗州，在金鄉擊敗朱瑾。又隨樞師古進攻揚行密，樞師古在清口被擊敗，只有徐懷玉一軍無恙，隨即收散散兵士一萬多人而回。升任沂州刺史，恰逢連年豐年，於是修繕兵器，整治營壘，為進攻防守作準備。不久樞師築板梁，進攻東部邊境，徐懷玉多次率州中軍隊擊敗他。調任齊州防禦使。

天復四年，率本州軍隊向西迎接唐昭宗還都洛陽，升任華州觀察留後，率兵屯駐雍州。調任右羽林統軍，屯駐在澤州，晉人進攻他，挖掘隧道而入，徐懷玉在隧道中攻擊他們，晉人於是退去。梁太祖時，他歷任曹、晉二州刺史，晉人多次進攻他，徐懷玉始終堅守，在洪洞打敗了晉兵。拜為保大軍節度使。梁太祖死，朱友珪篡位登基，朱友謙依附晉，襲擊薊州，抓獲徐懷玉將他殺死。
新五代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梁臣傳（下）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遂為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三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

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命師厚爲先鋒。師厚攻穀城西社山木有成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攻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鄧、生存等攻破之，久不克。師厚以種兵出，攻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周魏德威攻晉州以應俊，師厚敗於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

是時，梁軍攻趙久無功，太祖病臥洛陽，少問，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梁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趙。

楊師厚，潁州人。年少時跟隨河陽李罕之，罕之向晉投降時，挑選他的部下強健兵士一百人獻給晉王，楊師厚名列其中。楊師厚在晉時，沒有什麼名氣，後來因犯罪逃奔到梁。梁太祖任命他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軍進攻王師範時，楊師厚在臨朐作戰，擒獲梁的副將三十餘人，攻克棣州，因功拜齊州刺史。

梁太祖在襄陽進攻趙匡凝，派楊師厚擔任先鋒。楊師厚攻打穀城西社山的樹木做成浮橋，渡過漢水，攻擊趙匡凝，打敗了他，趙匡凝棄城逃跑。楊師厚進攻荆南，又驅逐趙匡凝的弟弟趙匡明，攻佔最多，拜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劉知俊反叛，攻陷長安。劉鄧、生存等進攻他，很久不能攻克。楊師厚率兵出擊，沿南山進入長安西門，降服守門的軍隊，於是攻克長安。周魏德威進攻晉州來順應劉知俊，楊師厚在蒙坑打敗他，因功升任保義軍節度使，調任鎮守宣義軍。

這時，梁軍進攻趙很久沒有進展，梁太祖在洛陽因病臥床，病情稍稍好轉，就親自率兵向北進攻趙。楊師厚跟隨梁太祖到洹水，夜晚行軍，第二天早晨，到達魏縣，聽說敵軍快到，梁軍潰散混亂不可收拾，過了很久沒有敵軍到來，纔平定下來。不久梁太祖病重，於是返回。第二年梁太祖的病稍稍好轉，這時晉軍進攻燕，燕王劉守光向梁請求救援，梁太祖用進攻趙的
梁太祖怒，自往督兵战，乃破，屠之，进围蓨县。晋史建遣以轻兵夜袭梁军，梁军大败，太祖与守厚皆弃辎重南走。太祖遣宿将，师厚留守魏州。明年初，太祖遇吃，友珪自立，师厚乘间杀魏牙将潘晏、威延等，逐出节度使罗周翰，友珪因以师厚为天雄军节度使。

自太祖与梁战河北，师厚常为招讨使，统领梁之劲兵。太祖崩，师厚遂逐其相，而自立于河上。时魏待牙兵，其帅得以倔强。梁绍威时，牙兵据守，其谋士所计。师厚已得志，乃罢置司枪效节军。友珪遣将图之，召师厚入计事。其相田温等勅师厚勿行，师厚曰："吾二十年不事朱家，今若不行，则见疑而生事，此吾所畏也。"乃以劝兵二万朝京师，留其兵城外，以十余自从，入见友珪，友珪益恐，赐与巨万而还。

己而未帝谋杀友珪，问于赵巖，巖曰："此事成败，在招讨杨公尔。得其一笑受禁军，吾事立办。"未帝乃遣马慎交交见师厚，布腹心。师厚犹疑未决，谓其下曰："方卫王弑逆时，吾不能即讨。今君臣之分已定，无故改图，人谓吾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与君，乃天下之乱，均王佐大义以诛贼，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贼，公将何以自处？"师厚大悟，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见袁象先计事，使朱温以兵屯滑州为应。未帝卒于赵氏先杀友珪。

末帝即位，封师厚为齐王，诏书不

梁末帝登位，封杨师厚为郑王，诏书不称他

行动来牵制晋人，屯驻在龙花，派遣杨师厚进攻

梁太祖怒，亲自前往敦促士兵作战，夺取破巢，攻克梁军，之后进入

进兵围攻蓨县。晋史建遣以轻兵夜袭梁军，梁军大

乱，梁太祖和杨师厚都丢弃辎重南逃。梁太祖返回

东都，杨师厚留下驻守魏州。第二年，梁太祖

被杀，朱友珪擅自登位，杨师厚乘机杀掉魏州牙

将潘晏、威延等人，驱逐节度使罗周翰，友珪

于是任命杨师厚为天雄军节度使。

自梁太祖和晋在河北开战以来，杨师厚常

任招讨使，统率梁的全部精兵。梁太祖死後，杨

师厚就排斥旧有将帅，慢慢有些矜持傲慢，难以

管制。当时魏待牙兵，统帅因此桀骜不驯。梁

绍威时，牙兵都被杀死，魏势力孤单，纔被梁所

制。杨师厚志满意得，於是又重新设立新枪效节

军。友珪暗中想算计他，叫杨师厚入宫商量事

情。杨师厚的幕僚田温等人劝他不要去，杨师厚

说："我二十年没有对不起朱家的地方，现在如

果不去，就會被怀疑而惹事生非，但我看皇上

的为人，即使去，也不會把我怎么样。"於是率

强兵二万人往京城朝见，把军队留在京城外，带

十多信自己，入宫朝见朱友珪，朱友珪更加

恐懼，赏赐金钱财上万放他返回。

不久梁末帝谋杀朱友珪，向赵巖询问计

谋，赵巖说："这件事的成败，关键在于招讨使

杨公。能让他说话句句真实，我们的事立即即

能成功。"梁末帝於是派遣马慎交秘密会见杨师

厚，推心置腹地向杨师厚说明他们的好处。杨师

厚犹豫未决，对他的部下说："当郭王杀父叛逆

时，我没能立即讨伐他。如今君臣的名分已经确

定，无故无故改弦易辙，人们会怎樣说我呢？""有

的部下说："朱友珪杀死父亲和君主，是天下的

恶人，均王依仗大义誅討乱贼，这件事容易成

功。他如果有一天攻破乱贼，汝将怎樣安身呢？"杨

师厚恍然大悟，於是派遣他的将领王舜贤到洛

阳，会於袁象先商量有关事宜，派朱温率兵屯

驻滑州作为接应。梁末帝终于和袁象先杀掉了朱

友珪。
王景仁

王景仁，盧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

梁太祖遣子友倫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倫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倫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倫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倫，以其首報行密。

是時，梁太祖方攻郢州，聞子友倫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聞命示怯，伺梁兵怠，毁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而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矢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阻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

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物，景仁的名字，事情無論大小都要跟楊師厚商量，但景仁心懷憂戚，求稅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盧州合淝人。原名茂章，年少時跟隨楊行密在淮南起兵。王景仁作將領馳勇剛烈而驍悍，誠實簡樸沒有威儀的儀表，面對敵人必定身先士卒，楊行密視他為壯士。

梁太祖派侄子朱友寧在青州進攻王師範，王師範求救於楊行密，楊行密派遣王景仁率領步兵、騎兵七千人援救王師範。王師範提兵背城構成兩個柵寨，朱友寧趁夜攻擊其中一寨，寨中告急，催促王景仁出戰，王景仁按兵不動。朱友寧攻破一個柵寨後，連續作戰不停。快天亮時，王景仁估計朱友寧的軍隊已經困乏，於是出戰，大敗敵軍，於是斬殺朱友寧，拿着他的頭報告楊行密。

這時，梁太祖正進攻郢州，得知兒子朱友寧被殺死，率領二十萬軍隊兼程趕來。王景仁遣閉營書假裝膽怯，等到黃軍鬆懈的時候，破寨而出，飛馳疾戰，酣戰後退出小坐，叫來衆將領一起飲酒，之後再次出戰。梁太祖登上高處望見後，叫來一個青州降兵，問他：“飲酒的人是誰?”回答說：“是王茂章。”梁太祖嘆息說：“如果我得到這個人作將領，天下就不難平定了!”

李虔裕先被梁軍打敗了。王景仁的軍隊撤回時，虔裕急追不放，王景仁估計不能脫身，派遣副將李虔裕率領一隊士兵在山下埋伏，等待敵軍，讓軍隊停下不走，解去馬鞍開始睡覺，李虔裕大聲疾呼道：“追兵到了，趕快跑吧，我李虔裕冒死阻擋他們!”王景仁說：“我也準備在這裏打仗。”李虔裕再三請求，王景仁纔起行，李虔裕最終戰死，梁軍因此不能追上王景仁，王景仁得以保全軍隊返回。

王景仁跟隨楊行密，任潤州團練使。楊行密死後，兒子楊渥從宣州趕來繼位，讓王景仁代他守宣州。楊渥繼位後，返回索求宣州原有物品，
惜不与，遜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米，餒表景仁领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問道歸梁，仍以爲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

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動，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對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大爲歡喜。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兼詔，後數月，思復其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鄂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絶梁僕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六千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爲吉，乃遣親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且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隨顧路窮，登冢大呼曰：“我
賀瑾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便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
“天怒我殺人少邪？”便盡殺降卒三千人，而懷瑾及懷寶等至京師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
獨留瑾。懷瑾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懷瑾欲平青州，以眾曹州刺史。太祖即位，遷濟州刺史。未帝時，
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兵破，賀德倫降
晉，進王入魏州。劉勗敗于故元城，
走黎陽，與、衡、洺、磁諸州皆入于
晉。晉軍取枋劉，未帝乃以瑾為招討
使，與謝彦章等屯于行台。晉軍迫瑾
十里而臣，相持百餘日。瑾與彦章有
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相不
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
疾於魏，以輕兵襲濮州。瑾自行臺騁
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輾重在陣西，
瑾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
威，盡取其輜重。軍已勝，陣無石
山，日暮，晉軍仰攻之，瑾軍下山擊
晉軍，瑾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
勝，夾河為栅。瑾以舟兵攻南栅，不
能得，晉軍行台，以疾卒，年六十
二，贈侍中。有子光圖。

王檀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
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
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絡右副
指揮使。

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
與蔡兵戰板橋，李重義馬陷，為蔡兵
所擒，檀馳取之，並獲其將一人。從
太祖破魏內黃，遷衡山都虞候。後
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
壞，不要殺我！”梁太祖驅馬將賀瑾抓來，同時
捉到何懷寶等數十人，降服他們的士兵三千多
人。這天，大風吹起沙塵遮天蔽日，梁太祖說：
“老天憤怒我殺人太少嗎？”於是殺死投降的全部
士兵三千人，然後捆着賀瑾和何懷寶等人到兖城
下招降朱瑾，朱瑾不讓他們進城，於是斬殺何懷
寶等十多人，只留下賀瑾。賀瑾感激梁太祖不殺
之恩，發誓以生命為梁太祖效力。隨後梁太祖平
定青州，任命為曹州刺史。梁太祖登位，歷次升
遷至相州刺史。梁末帝時，升任左龍虎統軍，宣
義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兵堅，賀德倫向晉投降，晉
王進入魏州。劉勗在舊元城被攻破，逃到黎陽，
與、衡、洺、磁各州皆歸屬晉。晉軍攻取枋劉，
未帝於是任命賀瑾為招討使，和謝彦章等人屯
駐在行台。晉軍逼近賀瑾，僅距十里地築柵扎
寨，雙方對峙一百多天。賀瑾和謝彦章有矛盾，
伏兵殺掉他，未帝莊宗高興地說：“將相不和，梁
就快滅亡了！”於是命令軍隊把老弱病殘的人送
回魏，率領輕兵襲擊濮州。賀瑾從行台追跡他
們，在胡柳陂發生戰鬥，晉人的輜重在戰陣西
面，賀瑾的軍隊快要逼近時，晉軍大亂，梁軍先
殺晉軍將領周德威，全部奪取晉軍的輜重。梁軍
勝利後，在無石山布陣，天黑時，晉軍從山下進
攻他們，賀瑾的軍隊從山下出擊晉軍，賀瑾大敗，
晉於是奪取濮州，築德勝城，在黃河兩岸修築柵
寨。賀瑾派水兵進攻南面柵寨，沒有成功，回師
行台，因病而死，時年六十二歲，贈官侍中。有
一個兒子叫賀光圖。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年少時跟隨梁太祖
作小校，尚讓進攻梁，在尉氏門作戰，王檀勇猛超
過衆將領，梁太祖覺得他很不尋常，升任絡右副
指揮使。

跟隨朱珍往東方招募士兵，多次立下戰功。梁
和蔡州兵在板橋作戰，李重義的戰馬跌倒，被
蔡州兵擒獲，王子馳馬奪回，同時擒獲蔡州將領
一人。隨隨梁太祖破魏內黃，升任衡山都虞候。
又隨朱珍進攻徐州，王檀擒獲將領一人。梁
攻王師範，據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盧州東北面招討使。

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擅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琅琊郡王。

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據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擢為招討監軍，授下兵，入殺兵，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

馬嗣勳，澤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澤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遣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澤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遂大為宣武軍元從押衙。

太祖西征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七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八千人為錦綵入魏，致兵於冀中，聲言助葬。嗣勳營於漢，梁兵不至，從長推何州，梁兵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遂明皆盡。嗣勳討趙禮等。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

王虔裕，琅琊臨沂人也。為人雄勇善射，以弋獵為生。少從諸葛爽起義，幾間，其後為汝州防禦使。兵進攻王師範，王禥率領一支軍隊攻破密州，拜為密州刺史。梁太祖登位，升任保義軍節度使，盧州東北面招討使。

王景仁在柏鄉被打败，晉軍圍攻邢州，梁太祖十分恐懼，打算親自率兵救援邢州，王禥勸阻梁太祖，請求讓自己去抗敵，奮力作戰，終於保全了邢州，因功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為琅琊郡王。

朱友珪登位，調任鎮守宣化軍。貞明元年又調任匡國軍。這時，唐莊宗取魏博，王禥認爲晉軍全部在河北，於是率領奇兵西出陰地襲擊太原，沒能攻克而返回。貞明三年，王禥被授黃州刺史，黃州是漢州的屬地，車兵動兵變，入室殺死王禥，王禥當時五十八歲，贈官太師，諡號忠毅。

馬嗣勳，澤州鍾離人，年輕時在州中作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進攻澤州，刺史張遂遣馬嗣勳持印降梁。楊行密攻打張遂，張遂又派馬嗣勳向梁太祖請求援兵。梁兵還沒到，澤州已經覆沒，馬嗣勳無處可去，於是留下來在梁做事，梁太祖任命他為宣武軍元從押衙。

梁太祖向西進攻鳳翔，行進到華州時，派馬嗣勳入城說韓建，韓建立即出城投降。天祐二年，羅紹威準備誅殺牙軍，向梁請求援兵，梁的公主嫁給了魏，剛剛死去，梁太祖於是派遣馬嗣勳率領長官一千人趕來，梁軍在兵車上，聲稱協助護守。馬嗣勳住在銅崙，夜晚和魏鎮守新鄉的軍隊進攻石柱門，入城接進羅紹威的家屬，嚴加保護。於是又奪取魏的武器進攻牙軍，牙軍不知敵兵從何而來，沒有人能夠防備，殺死牙軍八千多人，天快亮時牙軍全部被殺。馬嗣勳受重傷而死。梁太祖登位，贈官太保。

王虔裕，琅琊臨沂人。為人健美勇猛，擅長騎馬射箭，靠打獵谋生。年輕時跟隨諸葛爽在青、棣二州間起兵，後來諸葛爽任汝州防禦使。
使，率兵北擊沙陀，遂入長安攻黃巢，黃巢敗而殲，巢以罅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許裕隨、興于梁。是時，太祖新立，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族為所撻，而梁未有授將，乃以虛符將典兵，常為前鋒取敵鬬陣，屢戰，取其頑難之，戰于興勝戍，賊撣而東，許裕以功為多，乃表許裕義州刺史。

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敵，大小百餘戰，許裕常有功。秦宗權攻汴南，太祖遣許裕拒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許裕於軍中。

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許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晋圍，入邢州，遇明，立與旗識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遂執許裕于晉，見殺。

謝彦章
謝彦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憫其敏恊，養以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餘眾大盤中，為行陣，備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彦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賀瑫善用步卒，而彦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彦章多而益備。

彦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瑫為北面招討使，彦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彦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非備御之士，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騖，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彦章必率兵向北攻擊沙陀，返回時進入長安進攻黃巢，諸葛亮的軍隊被國向黃巢投降，黃巢任命諸葛亮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攻陷河陽，許裕跟隨諸葛亮投奔到梁。這時，梁太祖剛剛鎮守汴州，黃巢、秦宗權等人正是兵力強盛，梁太祖與他們作戰中多次陷入困境，但梁沒有別的將領，於是讓王遜裕統率騎兵，曾經作爲先鋒在陳、蔡二州間攻擊黃巢，擊除黃巢的幾個據點，黃巢逃跑，梁軍追擊，在萬勝戍作戰，黃巢軍被打敗向東逃跑，王遜裕的功勞最大，於是表奏王遜裕為義州刺史。

黃巢逃難後，秦宗權進攻許、鄭二州，和梁作敵對雙方交界，大小戰鬥一百多次，王遜裕常有戰功。秦宗權進攻汴州南部地區，梁太祖派王遜裕在尉氏抵抗秦宗權，王遜裕戰敗，損失一名副將，梁太祖發怒，把王遜裕拘禁在軍隊中。

邢州孟遷向梁投降，被晉人圍困，梁太祖派王遜裕率精兵一百人飛馳救援，趁夜衝破晉的包圍，進入邢州，天快亮時，在城上樹起梁的旗幟，晉人以為救兵到了，於是撤退。不久晉兵又捲土重來，孟遷拘捕王遜裕向晉投降，王遜裕被殺。

謝彥章，許州人。小時候跟隨葛從周，葛從周欣賞他的機敏聰明，把他作爲兒子撫養，向他傳授兵法，葛從周把一千貫錢放在大盤子中，擺成各種戰陣，向他展示軍隊出入進退的法度，謝彥章全都掌握了。到長大成人後，跟隨梁太祖做騎將。這時，賀瑫擅長使用步兵，而謝彥章和孟審澄、侯溫裕都擅長統率騎兵，孟審澄、侯溫裕率領的騎兵不過三千人，謝彥章的騎兵多而且統領得更好。

謝彥章跟隨梁末帝，歷次升遷至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進攻河北，賀瑫任北面招討使，謝彥章任排陣使，屯於行臺。謝彥章作將領，喜歡禮待儒生，雖然在軍隊中，常穿儒生衣服，一旦面對敵人統領士兵，舉止威嚴，有將帥的儀容，左右馳騖，如風雨般迅猛。晉人望見他軍陣整齊，相互說道：“謝彥章一定在這裏!” 他
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瓊心忌之。呂章與瓊行視郊外，瓊指一地語呂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呂章柵之，瓊疑呂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呂章故與馬步都虞侯朱珪有隙，瓊欲速戰，呂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臨呂章以為將反。瓊呂章士，使珪伏甲殺之，晉澄、溫裕皆見害。

的威名在敵軍中就是這樣有分量。賀瓊心裏產生猜忌，當謝彥章和賀瓊在郊外巡視時，賀瓊指着一個地方對謝彥章說：“這個地方山岡隆起，中間卻很平坦，是築柵安營的好地方。”不久晉軍在這裹築柵，賀瓊疑心是謝彥章暗中告訴了晉人，更加討厭他。謝彥章原來和馬步都虞侯朱珪有矛盾，賀瓊想速戰速決，謝彥章請求穩重行事拖垮敵軍，朱珪於是誣告謝彥章，認爲他將要反叛。賀瓊早上宴懲兵士，派朱珪埋伏士兵殺死謝彥章，孟晉澄、侯溫裕都被害。
新五代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唐臣傳(一)

郭崇韬

郭崇韬，代州雁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材幹見稱。

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韬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

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

梁王彦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彦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彦章爲重砲以絞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彦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鄴州矣，崇韜因曰：“彦章圍我於此，其志在攻鄴州也。臣願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任河東教練使。川人聰明機敏，能應對自如，因有才幹受到稱頌。

唐莊宗爲晉王時，孟知祥爲中門使，郭崇韜爲副使。中門使這個職務，參加管理機密的軍國大事，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在任中門使時相繼受到懲罰。孟知祥害怕，請求外出任職，唐莊宗說：“你想迴避麻煩的事情，應當推薦能夠代替你的人。”孟知祥於是推薦郭崇韜任中門使，郭崇韜很受信賴。

晉兵在鎮州圍攻張文禮，很久未能攻克，而定州王都誘引契丹人前來侵犯。契丹人到達新樂，晉人都感到害怕，打算解圍離去，唐莊宗猶豫不決，郭崇韜說：“契丹這次來，並非救張文禮，而是因爲王都用利益誘誘他們罷了，況且晉剛剛攻破梁軍，應當利用已經振奮的氣勢，不能因膽怯而匆忙撤退。”唐莊宗認爲他說得對，果然打敗了契丹。唐莊宗登位，拜郭崇韜爲兵部尚書、樞密使。

梁王軍中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王彦章包圍了他們。唐莊宗登上營壘，望見王彦章手執長砲斷絕唐軍的退路，心裏不以爲然，笑着說：“我明白他們的主意，他們想打持久戰以便拖疲我。”立即率領手持短劍的士兵出戰，遭到王彦章的伏兵箭射，大敗而回。唐莊宗問郭崇韜說：“有什麼好辦法呢?”這時，唐軍已占領了鄴州，郭崇韜於是說：“王彦章把我們圍困在這裏，
得兵数千，据河下流，筑壁於必争之地，以应郓州之名，彦章必来争，既分其兵，可以图也。然筑壁之功难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战，使彦章兵不得来，十日壁成矣。”庄宗以为然，乃遣崇韬与毛璋将数千人夜行，所过驱掠居人，破屋伐木，渡河筑壁於博州东，昼夜督役，六日壁成。彦章果引兵急攻之，时方大暑，彦章兵热死，及攻壁不克，所失太半，遂趍杨刘，庄宗迎击，遂败之。

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见崇韬，崇韬延之卧内，尽得梁虚实。是时，庄宗素寝，段凝军临河。唐自失德胜，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阳、商州，而李继韬以泽、潞板于上梁，契丹数犯幽、涿，又闻延孝言梁方召诸镇兵欲大举，唐诸将皆忧恐，以谓成败未知。庄宗忠之，与问诸将，诸将皆曰：“唐得郓州，隔河难守，不如袭取魏，而西取商州、黎阳，以河为界，与梁约罢兵，毋相攻，庶几以为后图。”庄宗不悦，退卧帐中，召崇韬问计，崇韬曰：“陛下兴兵仗义，将士疲于战争，生民苦於转饷者，十馀年矣。况今大敌已去，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郓州，不能守而弃之，虽欲指河为界，谁为陛下守之？且唐失德胜时，四方商贾，征输必集， Suppress和，其积如山。自失新城，保杨刘，道路转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既民而敛，不支数月，社豈暇按兵持久之时乎？臣自康延孝来，尽得梁之虚实，此真天亡之时也。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他的目的是要夺取郓州。我愿意带领几千士兵，占据黄河下游，在他必会争取的地方修筑营垒，以策应郓州之名，王彦章一定会来争夺，在分散了他的兵力后，就可以算作他们了。但修筑营垒的事难以一下完成，陛下天天率精兵向王彦章挑战，迫使王彦章不能向东征伐，十天后营垒就修成了。”唐庄宗认为可行，于是派郭崇韬和毛璋率领几千士兵晚上出发，经过的地方驱赶掠取当地百姓，拆毁房屋，砍伐树木，渡过黄河在博州东面修筑营垒，昼夜督促施工，六天营垒就修成了。王彦章果然率兵迅速进攻他们，当时正是大热天，王彦章的士兵被热死，营垒未能攻克，损失的士兵已有一大半，返回奔赴杨刘，唐庄宗迎面攻击他们，于是打败了他们。

康延孝从梁投奔于唐，首先见郭崇韬，郭崇韬把他接到卧室里密谈，全部告知梁军的虚实。这时，唐庄宗驻扎在朝城，段凝驻扎在临河。自从唐失去德胜后，梁兵天天征伐澶、相二州，攻占黎阳、商州，而李继韬以泽、潞、二州贩 вал梁，契丹多次侵犯幽、涿二州，又听说康延孝说梁正在召集各镇的兵力打算对唐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唐的将领们都感到忧虑困惑，认为不能预定胜负。唐庄宗也担忧这事，向将领们询问，将领们都纷纷说：“唐得到郓州，隔一条黄河难以固守，不如把郓州放给梁，而向西攻取商州、黎阳，以黄河为界，和梁商定停战，不要再相互进攻，也许可以靠这个来作为打算。”唐庄宗不高兴，退下在帐幕中，召见郭崇韬询问计策，郭崇韬说：“陛下依仗正义起兵打仗，将士兵在战事中疲于奔命，老百姓苦于输送军粮，已经十多年了。何况如今国家大敌已退，从黄河以北，人人都抬头盼望功成业就而想休养生息。现在得到一个郓州，却不能坚守而放给它，即使想划定黄河为界，谁肯替陛下守住呢？而且唐没有失去德胜时，四面八方的商人，微弱的运输物资必定在此聚集，柴草粮，堆积如山。自从失去南城，保卫杨刘，道路上辗转运输的物资，损失一大半。而魏、博等五个州，秋天的庄稼还没有成熟，榨乾老百姓来聚敛财物，也维持不了几个
唐長驪搗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攻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議，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鄭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

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

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皆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遂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權，詐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偃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官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禍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月，這難道是按兵不動、持久作戰的時候嗎? 我自從康延孝前來投奔後，全部獲知梁軍的虛實，這確實是老天要消滅梁的時候。希望陛下派出一部分軍隊把守魏州，固守楊劉，而從鄭州長驅直入搗毀梁的老巢，不過半個月，天下就安定也!”唐莊宗十分高興地說：“這纔是大丈夫的事業啊!”於是向司天監詢問，司天監說：“年歲不利用兵打仗。”郭崇韜說：“古時候任命將領，鑿開命門而出。何況現在討伐梁的計謀已經決定實施，區區老生常談，哪裏值得相信呢?”唐莊宗當天就向軍隊發布命令，把家屬送到魏州，晚上渡過楊劉，從鄭州出發襲擊汴州，八天後就消滅了梁。唐莊宗論功行賞，赐給郭崇韜鐵券，拜為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舊任樞密使。

唐莊宗和將領們用武力奪取天下，而郭崇韜不曾親臨戰場，只是因謀劃議論取得輔佐帝王創業的第一大功，一身兼任將領，於是把治理天下當成自己的使命，碰上任何事情都不迴避。而宦官、伶人專權，就很不方便了。

當初，郭崇韜和宦官馬紹宏都任中門使，而馬紹宏的官位更高。到唐莊宗登位時，兩人都應當任樞密使，而郭崇韜不希望馬紹宏位居自己之上，於是任張居翰為樞密使，馬紹宏為宣徽使。馬紹宏失去樞密使職務而抱怨不滿，郭崇韜於是設置內勾使，讓馬紹宏擔任。凡是全國通過徵收租賦得來的錢財俸祿，都要經過內勾使。不久因文案賬籍過於繁多，州縣深受其害，於是廢止了這件事，而馬紹宏尤其怨恨。郭崇韜很害怕，對他老朋友的子弟說：“我輔佐天子取得天下，現在大功告成，而小人們紛紛興風作浪，我想迴避他們，回去守衛鎮陽，也許可以避免災禍，行嗎?”老朋友的子弟說：“俗話說：‘騎虎難下。’現在你的權位已經很高，而下面有很多人怨恨和嫉妒，一旦失去你現在的地位，能夠保全自己嗎?”郭崇韜問：“怎麼辦呢?”回答說：“現在宮中還沒有立皇后，劉氏受到寵愛，應當請求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做些對天下有利而又方便百姓的事。然後請求隱退。天子因為你有大功而沒有過錯，必定不會聽隨你離去。這樣一來，在外有
不貪權的名聲，在內有宮中的幫助，又受到天下人的喜愛，即使有謬告離間，哪能動搖你的地位呢？”郭崇韬認爲說得對，於是上書請求立劉氏為皇后。

郭崇韬素來康潔奉公，自從到洛陽後，纔開始接受四面八方的賄賂鈔賄，老朋友和子弟有的提出意見，郭崇韬說：“我官居將相，俸祿和賞賜的財物價值上萬，難道缺少這些東西嗎？如今的藩鎮諸侯，很多是遷過去的將領，都曾是與皇上同生死、共患難的人。現在拒絕接受他們所有的禮物，難道不會產生怨恨嗎？況且收藏在自己家裏，跟公家的倉庫有什麼不同？”第二年，天子在南郊祭天，於是全部貢獻出他所收藏的財物，以便協助賞賜。

唐莊宗在南郊祭天後，就立劉氏為皇后。郭崇韬多次上書自陳已見，請求依照唐的舊例，把樞密使的職務交還給內臣，而一同撤去鎮陽的官職，莊宗以好言下詔不允許。郭崇韬又說：“我跟隨陛下駐扎朝城，設計攻破梁軍時，陛下摸着我的背約定說：‘成功以後，給你一個鎮’。現在天下統一，傑出賢明的人都來到朝廷，我精疲力盡了，希望依照約定退職。”莊宗召見郭崇韬，對他說：“朝城的約定，我答應給你一個鎮，沒有答應你離去。想丟下我，去哪裏呢？”郭崇韬於是陳述關係天下利害的二十五件事，都按照他的意見施行了。

李嗣源任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韬忠武。崇韬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韬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宫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于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

悅，雖有讒問，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
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租賦惜財，陛下豈欲有作，其可得乎?" 唐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崇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 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難可望，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唐宗默然。通達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 由是議間愈入。

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強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托，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所厚養之。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無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自實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濘，橋壞。莊宗止俄問："誰主者?" 宦官曰："屬河南。" 因亟召貫，及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 資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 即下羅貫，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報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他，橋道不修，法不當死。" 資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輅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 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 崇韜查着眉頭不高興，常為租賦重而吝惜財物，陛下既想建一座楼，那能成吗?" 唐莊宗於是派人問郭崇韜說："過去我和張軍在黃河邊對峙，即使是寒冬盛夏，穿着盔甲騎在馬上，都不覺得勞苦。現在住在幽深的宮廷中，有大屋宇遮蔽，卻受不了天熱，為什麼呢?" 崇韜回答說："陛下過去以天下為己任，現在為自己一人作打算，艱難困苦和安逸快活，憂慮的事情不一樣，情勢自然這樣。希望陛下不要忘記創業時的艱難，常常像在黃河邊一樣，那麼就能使大熱天因此變得涼快。" 唐莊宗默默不語。最後還是派王允平建樓，郭崇韜果然直言駁阻。宦官說："郭崇韜的家，跟皇帝的住處沒有什麼不同，哪裏知道陛下多熱呢!" 從此挑撥離間的話越來越地傳到宮裏。

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剛強正直，很為郭崇韜所瞭解。羅貫嚴格要求自己，奉公守法，不接受權貴富豪的請求托付，宦官、伶人有要向他請求的事情，書信堆滿了案桌，一個都不答覆，都拿給郭崇韜看。郭崇韜多次為他說話，宦官、伶人因此對他恨得咬牙切齒。自從過去唐時張全義擔任河南尹以來，縣令大多出自他的門下，張全義像對下人一樣養着他們。到羅貫任縣令時，不屈服於張全義，縣中百姓仗依張全義犯法的人，都依法殺掉。張全義大怒，曾派人報告劉皇后，劉皇后從容不迫地對羅貫辯白，而手下的入日夜不停地一起攻擊他的短處。唐莊宗找不到合適的機會來這件事。皇太后死，安葬在坤陵，坤陵在壽安，唐莊宗到修建陵墓的地方去，而道路泥濘，橋梁毀壞。唐莊宗停車問道："誰主管這個地方?" 宦官說："這裏歸河南縣管。" 於是緊急召見羅貫，羅貫到後，回答說："我本來就没有收到詔書，請責問主管這事的人。" 唐莊宗說："這是你管的地方，還問什麼人!" 立即把羅貫投進監獄，獄中官吏拷打他，打得他體無完膚。第二天，下詔殺掉羅貫。郭崇韜勸阻說："羅貫沒有別的罪，橋梁和道路沒有修好，按法不應當處死。" 唐莊宗發怒說："太后的靈車快要啓程，天子的車馬要從這裏往來，橋梁道路没有修好，你
公，臣等之過也。” 莊宗曰：“賞，公所愛，任公裁決！” 因起入官，郭崇韬随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郭崇韬不得入。遂卒見殺。

明年征蜀，議撓大將。時明宗為總管，當行。而郭崇韬以論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倹。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往往故事也。” 莊宗曰：“繼岌小，豈任大事？必為我撓其副。” 崇韬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勿以易卿也。” 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韬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韬。

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芔，隕送款于崇韬，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韬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芔遷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韬及其子遜廷。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韬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韬，崇韬無以自明，因以事親宗芔及其弟宗渥、宗勲，沒其家財。蜀人大恐。

崇韬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殺。” 繼岌監軍李從夔等見崇韬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遂遣官至延嗣勅軍，崇韬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而從夔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芔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

說他無罪，你們是一夥的！” 郭崇韬說：“羅貫雖然有罪，應當由官府整理罪案執行法律。陛下以統領萬乘大國的尊嚴，對一個縣令發怒，使天下的人，說陛下執法不公，這是我們做臣子的罪過。” 莊宗說：“羅貫，是你喜歡的人，隨你裁決吧！” 於是起身進宮，郭崇韜緊跟唐莊宗，爭論不已，唐莊宗自己闔上殿門，郭崇韜不能進去。羅貫結果被殺。

第二年伐蜀，議譏選大將。當時唐明宗任總管，當去。而郭崇韜因受到誣告處境危険，想立大功作爲保全自己的辦法，於是說：“契丹在北方邊境形威處，不是總管去就不能抵抗。魏王李繼岌，是國家的太子，但還沒有建立大功；况且親王任元帥，是唐的慣例。” 莊宗說：“李繼岌，還是小孩子，哪能擔當國家大事？一定要害我為他選一個副手。” 郭崇韜還沒來得及說話，莊宗就說：“我找到副手了，沒有人能代替你。” 於是任李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軍政大事都由郭崇韜決定。

唐軍進入蜀地，所經過的地方都投降迎接他們。王衍的弟弟王宗弼，暗中與郭崇韜通好，請求擔任西川兵馬留後，郭崇韜答應讓他作節度使。軍隊到達成都後，王宗弼把王衍遷移到西宮，把王衍的嬪妓、珍寶都獻給郭崇韜和他的兒子郭廷誨。又和蜀人聯名上狀見魏王，請求留下郭崇韜鎮守蜀地。李繼岌很恨郭崇韜，郭崇韜無法表白自己，於是藉故殺掉王宗弼和他的弟弟王宗渥、王宗勲，没收他們的家產，蜀人大恐。

郭崇韜素來嫉恨宦官，曾對李繼岌說：“你有攻破蜀地的功勞，軍隊凱旋後，必定被立爲太子，等到皇上死後，應當全部消滅宦官，就是閹割過的馬，也不能騎。” 李繼岌的監軍李從夔等人眼見郭崇韜獨揽軍權，心中已很不滿，聽到他這樣說，都切齒痛恨他，想用什麼辦法算計他。唐莊宗聽說攻破蜀地，派官員向延嗣前來慰勞軍隊，郭崇韜不去郊外迎接，向延嗣大怒，於是和李從夔等人一起設計陷害他。向延嗣返回京師，獻上從蜀地得到的兵馬財物賬單，一共得到士兵
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二百二萬兩，珠玉犀象萬，文錦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
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廷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誅其有異
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遂宦官馬彥
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
后，劉皇后教彥珪婿詔魏王殺之。

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
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没。明
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
其二孫。

唐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
悦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謐弘，革等即
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
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
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
而去，聞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
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
唐威德風論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
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
事唐為將，以騁勇知名。梁攻朱宣於
鄂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

重誨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慎。
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于
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翟彥威
決之。明宗即位，為左領軍衛大將
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 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遂如故。在
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

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
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
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
盡忠勵心，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
三十萬人，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件，糧食
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貫，金銀二百
二萬兩，珠寶、玉器、犀牛角、象牙兩萬件，紛
羅錦絹五十萬匹。唐莊宗說：“人言蜀地為天下
富國，得到的就是這些嗎?”向廷嗣於是在說蜀地
的寶物都進了郭崇韜的腰包，而且誣告郭崇韜別
有打算，將會危及魏王。唐莊宗大怒，派宦官馬
彥珪到蜀，觀察郭崇韜的動作。馬彥珪報告了劉
皇后，劉皇后讓馬彥珪假造詔書令魏王殺掉郭崇
韜。

郭崇韜有五個兒子，其中兩個跟隨郭崇韜死
在蜀，其餘的都被殺。他攻破蜀地得到的財物，
都被登記没收。唐明宗登位後，下詔准許送回家
鄉安葬，把他在太原的舊居賜給他的兩個孫子。

當郭崇韜當權時，從宰相豆盧革、韋悅等人
以下都依附他。郭崇韜的父親名叫郭弘，豆盧革
等人就藉別的事，上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因他
姓郭，於是把他當成郭子儀的後代，郭崇韜也
就自認為是這樣。郭崇韜伐蜀時，經過郭子儀的
墓地，下馬號悽痛而離去，聽見的人很以爲可
笑。但郭崇韜對國家竭盡忠誠，有雄才大略。他
攻破蜀地後，就派遣使臣以唐的威恩德贖論南
詔各蠻族，打算藉此安撫招降他們，堪稱胸有大
志啊!

安重誨，應州人。父親安福遷，事奉晉任將
領，以驍悍勇敢聞名。梁在鄂州進攻朱宣，晉軍
救援朱宣，朱宣被打敗，安福遷戰死。

安重誨年輕時跟隨唐明宗，為人聰明機敏、
謹慎恭敬。唐明宗鎮守安國軍，任他為中門使，
在魏州發動兵變時，所有參與謀劃議論的大計，
都由安重誨和翟彥威決斷。唐明宗登位，任為左
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 他
堅決推辭不接受，改任兵部尚書，依舊任中門
使。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

安重誨自從任中門使後，已受到皇帝的親
近、信任，而以輔佐帝王創業的功臣身份，擔負
處理軍國大事的重要職務，事情無論大小，都要
參加決斷，他的權勢震動天下。雖然他竭盡忠誠
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處，禍福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

重誦書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衛其前導，重誦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廥子軍士桑弘遷，於陝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愷，走馬衛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虛央杖而已。重誦以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

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誦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盩厔。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誦遣人僞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詔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誦恐天下之議，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

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誦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道五穀，重誦祝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誦卻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禽鶩，而仁福違詔獻鶩，臣已知之矣。”重誦出，明宗使遺人取之以入。他日，按屬于西郊，戒左右：“無便重誦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誦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出。

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爽烈，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疎而多殅，坐黨當死，重誦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務費心力，不時對國家有所幫助，但他仗恃功勞炫耀寵信，作威作福，又沒有賢人君子的協助，他一孔之見的計慮，是災禍產生的根源，以至於人臣君主都受到傷害，差不多要被滅族，這就是他可悲的地方啊。

安重誦曾經外出，經過御史臺門前，殿直馬延不小心衝闖了他的前導，安重誦發怒，就在御史臺門前殺掉馬延然後纔上奏。這時，隨行的廥子軍士桑弘遷，於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愷，馳馬衝闖宰相的前導。桑弘遷因罪被處死，安重誦被判鞭打罷了。安重誦由於殺死馬延，於是請求下詔處分，唐明宗迫不得已聽從了他，因此御史、諫官中沒有人敢說什麼了。

宰相任圜判三司，因他職責之內的事和安重誦發生爭執，未能如願，任圜發怒，藉口有病辭職，退居在盩厔。朱守殷以汴州反叛，安重誦派僞詔書駝馬到任圜家，殺掉任圜然後纔上報，詛告任圜和朱守殷合謀，唐明宗都不能問問。而安重誦怕天下人對自己不滿，於是將三司積欠未收的賦稅錢兩百多萬，請求免除，希望因此取悅於人而搪塞責任，唐明宗迫不得已，為他下詔免除賦稅。他作威作福，大多是這樣一些事情。

這時，各地上奏的事情，都是先告訴安重誦然後纔上奏。河南縣進獻吉祥的稻子，一叢五穀，安重誦看了說：“假的。”鞭打送稻子的人並讓他回去。夏州李仁福進獻白鷹，安重誦不接受，第二天，對唐明宗說：“陛下詔令天下人進獻鷹鵰，而李仁福違反詔令進獻鷹鵰，我已拒絕了。”安重誦走後，唐明宗暗中派人把白鷹取進宮中。一天，在西郊試飛白鷹，告誡手下人說：“不要讓安重誦知道了！”宿州進獻白兔，安重誦說：“兔子既陰險又狡猾，即使是白色的又有什麼用呢？”於是拒收而不上報。

唐明宗為人雖然寬厚，但他的性格野蠻，殺人很果斷。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疎而多殅，坐黨當死，重誦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
遭回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令無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違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

重誨既以天下為已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強。然其輕信韓瑗之謗，而絕錢鏐之臣；徒陷於死，而不能去濮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己，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騾動，師旅并興，如投鯨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福所生也。

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呂越而王，自薦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籍壓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錢鏐遣使朝京師，寄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瑗、副供奉官昭遇復使於鏐，而待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死固，止之。及昭遇返謁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弊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鏐氏遂絕於唐矣！

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聞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開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云：‘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反也，得禍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漢鼎，駭駭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氷以金帶雙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復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一死。唐明宗派回鴻侯三馳傳信到回鴻。侯三到醴泉縣，這個縣令來信，沒有傳信的馬，縣令劉知章拿出信封，不能及時供鉦馬匹，侯三於是上奏。唐明宗大怒，把劉知章縛押送到京師，準備殺掉他。安重誨從容地為他辯護，劉知章纔得以不死。安重誨竭盡忠心做好事，也大都是這一類。

安重誨既然以天下為己任，於是打算對內為國家謀劃，對外制制諸侯的強大。但他輕信韓瑗的譏言，而拒絕錢鏐的稱臣；枉自陷害楊彥溫至死，而不能消除濮王之患；李巖一出而知己，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騾動，師旅并興，如投鯨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福所生也。

錢鏐據有兩浙，號稱兼呂越而王，從梁到唐莊宗，常常用特殊的禮節，來束縛並使他稱臣罷了。唐明宗登位後，錢鏐派遣使臣到京師朝見，致信安重誨，禮節很傲慢。安重誨很憤怒，但沒有發泄，於是派他親信的官吏韓瑗、副供奉官昭遇出使到錢鏐那裡。而韓瑗仗恃安重誨的權勢，多次凌辱昭遇，藉醉酒發酒瘋，用馬鞭打他。錢鏐打算將這事上報，昭遇詐稱有辱國體，堅決勸阻了。韓瑗返回時，反而向安重誨謊告說：‘昭遇見到錢鏐，行舞蹈禮自稱為臣子，而把朝廷的事私下告訴錢鏐。’昭遇因罪死於御史臺獄中，於是下令取消錢鏐的官爵，以太師退休家居，從此錢鏐就與唐斷絕來往了。

潞王李從珂任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認為李從珂不是李家的兒子，以後必定造成國家的禍患，於是打算暗中算計他。李從珂在黃龍莊檢閱戰馬，他的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開城門叛亂。李從珂派人對楊彥溫說：‘我對你很好，何苦反叛呢？’回答說：‘我楊彥溫不是要反叛，得到樞密院的命令，要你趕回朝廷！’李從珂跑到虞鄉，飛馬上報兵變。唐明宗疑心事情不清楚，想追查為什麼會這樣，於是派殿直都知范氷拿着有金帶的雙衣、金鞍勒馬賜楊彥溫，拜楊彥溫為绛州刺史，以便誘他來。安重誨坚决請求
出兵讨伐，唐明宗迫不得已，於是派侍衛指揮使蔡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伐楊 الخام温，但告誡説：“替我活捉楊彦温送來，我要親自誅問此事。” 蔡彦稠等人攻破河中，迎合安重誡的意旨，殺掉楊彦温滅口。安重誡率領群臣祝賀，唐明宗大怒説：“我家的事沒完，你們不應祝賀！” 李從珂被罷去節度使，住在清化里家中。安重誡多次暗中宰相，説李從珂有失職守，應當按罪論處，馮道於是請求執法。唐明宗發怒説：“我兒子被壞人中傷，事情還沒有分辨明白，你們説這樣的話，是不想讓我的兒子活在人世間嗎？” 趙鳳於是説：“《春秋》責備將帥的意義，就是用來勉勵做臣子的人的。” 唐明宗説：“這都不是你們的意思！” 馮道等人誠惶誠恐地退下了。過了幾日，馮道等人又拿這事請求，唐明宗回答手下的 人，說別的事情。第二天，安重誡就親自出面談論這事，唐明宗説：“你想怎麼處理，我就隨你 怎麼處理！” 安重誡説：“這是父子間的關係，不是我説的，希望陛下裁定！” 唐明宗説：“我任 小校的時候，吃穿都不夠，這個兒子替我擔石灰，拾馬糞，藉此纔能過活，如今我貴為天子， 偏偏不能保護他嗎？讓他關在家裏，對你又有什麼妨害呢！” 安重誡從此不再敢説這件事。 　　孟知祥鎮守西川，董璋鎮守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誡每事裁抑，務欲制 其奸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 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 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 軍，知祥大怒，斬嚴；又分閩州為保 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 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 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 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 蜀。 　　初，明宗幸汴州，重誡建議，欲 因以伐蜀，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 書李璟得吳堞者言：“徐知誡欲舉吳 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
探子見安重誥，安重誥十分高興，認為應該這樣，
於是拿玉帶給探子，讓他帶給徐知誥作爲憑信，
玉帶價值千銖。開始沒有把這事上奏，後來過了一
年，沒有徐知誥的消息，纔上奏表貶李錫為行軍
司馬。不久薛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
張儉報告事\變，說：“樞密承旨李度徵書
其客邊彥溫云：‘重誥私募士卒，縛
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謀者交
私。’”明宗以問重誥，重誥懼恐，請
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
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誥以安誥
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
君臣相顧泣下。彥溫、李行德、儉皆坐
誥誥。重誥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
“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誥論請
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
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
馮道及諸議代重誥者，馮道曰：“諸公
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紛其僕也。”
趙鳳以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
為樞密使，而重誥居職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
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
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
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誥曰：“事
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誥曰：“此臣
之責也。”乃請行。閩西之人聞重誥
來，皆已動嘆，而重誥行駕數百里，
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克
時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誥抵鳳翔，
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
事左右甚篤。重誥酒酣，為弘昭言：
“昨被讖語，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
得保家族。”因感泣下。重誥去，
弘昭執騎上言：“重誥怨望，不可令
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徵使孟漢
瓊自行督行軍，亦言西人駭駭之狀，
因述重誥過惡。重誥行至三泉，被召
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誥

唐臣傳(一) 安重誥
193
懷，馳趨京師。未至，拜中節度使。

重澤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澤交私，常與重澤陰伺宦官中動息，事發棄市。重澤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遂薦彦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澤子崇緯、崇譽，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澤見之，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陕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澤去就，戒曰：“有異志，則從崇緯之。”又遣宦者使于重澤。使者見重澤，號泣不已，重澤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薦彦稠率兵至矣！”重澤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澤第，入拜于庭。重澤降而答拜，從璋以鐮擊其首，重澤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資，不及數十縵而已。明宗下詔，以其姑鐮鋤，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代吳，以為罪。並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重澤得罪，知其必死，嘆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蠹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書，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宜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

安重海得罪後，知道自己必定被處死，嘆息

唉，做官不能盡職由來已久了！我讀契的告

示的底稿，知道敬翔、李振任崇政院使時，凡是

承秉皇上的意旨，都告訴宰相讓他執行。宰相有

不同意見時而事情應當由皇上決斷的，和雖秉承
有所欲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成其職，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意旨而還允需要再請示的事情，就都記下來送進宮中，通過崇政使上奏，得到聖旨再宣佈下達。梁的崇政使，就是唐樞密使的職務，大概擔負上下通報情況的責任，唐常常用宦官擔任，到梁時為了解除禍患，纔改用士人擔任，在皇宮準備皇帝詢問，參與謀劃計議是有的，但不曾獨自在外面管事。到郭崇韜、安重誨擔任這個職務時，纔恢復唐樞密使的名稱，但權力卻和宰相一樣大。後代沿襲，於是一分為二，屬於文官的事歸宰相管，武官的事歸樞密使管。樞密使的責任既然這樣重大，因而宰相從此就不能盡宰相的職能了。
新五代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唐臣傳（二）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状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稱馬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衙內指揮使。其小字陽五，嘗奏、槖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

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騶將陳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而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服雜華兵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稍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錘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攻燕，圍以火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為人勇猛而足智多謀，望見煙塵就判斷敵軍的人數。他的身材高大，笑起來也不改變臉色，人們見了他，都覺得嚴肅可畏。跟隨晉王任騎將，逐漸升遷為鐵林軍使，跟隨晉王破王行瑜，因功升遷衙內指揮使。他的小名叫陽五，在梁、晉那個時候，周陽五的勇猛聞名天下。

梁軍包圍晉太原，向軍中發布命令說：“能夠活捉周陽五的人委任他為刺史。”有一個勇猛的將領陳章，號稱陳野義，常常騎着白色的馬，身穿紅色的鎧甲以示自己與衆不同，在戰陣中出沒，尋找周陽五，打算一定要活捉他。晉王警告周德威說：“陳野義想活捉你來求得刺史，你看見騎白馬穿紅鎧甲的人，要好好防備他！”周德威笑着說：“陳章喜歡說大話罷了，怎麼知道刺史不該我做呢？”於是告誡他手下的士兵說：“如果看見騎白馬穿紅鎧甲的人，就假裝逃跑躲開他。”兩軍對陣，周德威穿着普通軍卒的衣服混在隊伍中。陳章出來挑戰，兩軍纔開始交鋒，周德威的部下看見騎白馬穿紅鎧甲的人，於是撤退，陳章果然舉起長矛緊追他們，周德威等陳章衝過去後，揮起鐵錘向他擊去，陳章被擊中，摔下馬來，於是被活捉。

梁進攻燕，晉派周德威率領五萬人助燕進攻梁，攻取潞州，升遷周德威為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放棄燕進攻潞州，用火城包圍，潞州守將李嗣昭關閉城門抵抗守衛，而
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逾年。嗣
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
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
隙，吾甚憂之！”王在殤，莊宗新
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
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眾人皆恐。德
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
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遣軍太原，
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
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
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
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
澶、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
王镕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
冬，梁軍至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
將出鎮，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
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
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塇銳
兵，人馬鎧甲上飾以緞繡金銀，其光耀
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勸其衆曰：
“此汴、宋僞販児，徒飾其外耳，其
中不足懼也！其一甲直數十千，擒之
遺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
往取之。”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
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
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
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
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
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
在騎兵，平原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
吾軍於河上，迫壘營門，非吾用長
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
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
“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
吾兵少而臨貳營門，所恃者，一水隅
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無遺矣！不
周德威和梁軍在城外相互對峙一年多。李嗣昭和
周德威素來有矛盾，晉王病危，對唐莊宗說：
“梁軍圍困潞州，而周德威和李嗣昭有矛盾，我
很擔憂他們啊！”晉王死了還沒有安葬，唐莊宗
剛剛登位，殺死他的叔父李克寧，國內還沒有安
定，而晉的主要兵力，都歸周德威統率在外，晉
人都感到恐懼。唐莊宗派人把晉王的死和李克寧
被殺告訴周德威，並且召他的軍隊回來。周德威
接到命令後，當天就率軍回到太原，把軍隊留在
城外，步行進城，伏在晉王的棺木前痛哭得幾乎
氣絕，晉人於是纔安下心來。於是周德威跟隨唐
莊宗再次進攻梁軍，攻破夾城，和李嗣昭和好如
初。周德威因攻破夾城的功勞，被任為振武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祐七年秋，梁派王景仁率魏、滑、汴、宋
等州士兵七萬人進攻趙州。趙王王鎔向晉請求
援兵，晉派周德威事先屯駐在趙州。冬季，梁軍
到達柏鄉，趙州人告急，唐莊宗親自率兵出晉
皇，在石橋和周德威會師，前進到距離柏鄉五里
的地方，在野河北面安營陣寫。晉軍人少，而王
景仁統率的神威、龍驤、拱宸等軍，都是塇銳
的精銳部分，用銅帶金銀裝飾人馬鎧甲，光彩和日光
相輝映，晉軍望見後臉色都變了。周德威勸他
的士兵說：“這不過是汴、宋二州裏來的小商販，
枉自打扮外表罷了，其實不值得害怕。他們的一
副鎧甲價值幾萬，抓到他們恰恰夠我們的運用，
不要只望著嫉妒他們，應當努力上前去奪取。”
退下來卻對唐莊宗說：“梁軍銳不可擋，不能和
他們爭鬥，應稍稍撤退等待時機。”唐莊宗說：
“我率孤軍千里出戰，速戰速決纔有利。現在不
乘勢猛攻他們，讓敵人知道我們人馬的多少，那
我們就無計可施了！”周德威說：“不是這樣，趙
州人能夠守城而不能野戰。我們要取得勝利，有
利的是騎兵，平原廣野，纔是騎兵發揮優勢的
地方。現在我們駐軍在河邊，靠近敵人的營門，不
是我們利用優勢的地方。”唐莊宗不高興，退回
營帳中休息，將領們沒有人敢進見。周德威對監
軍張承業說：“大王憤怒軍隊經過久衰疲。不速戰
速決，不是膽怯。況且我們的軍隊少又靠近晉軍
如退軍鄜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瓘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量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橋。”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鄜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呑營嘗挑戰，自以勃勃兵三千繼之。量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鬥數十里，至於鄜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七六里，注、宏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卻，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公先，可公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速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審糧糗，縱其能審，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皆諫以為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震起，德威鼓噪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軍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鄜迄至于楐鄉，橫尸數十里，量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鄜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拒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逾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駿駿矢石之間。守光駱將軍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

的營門，所倚仗的，不過是一水之隔罷了。假如梁軍得到船渡過河來，我們都沒命了！不如撤退駐扎在鄜邑，引誘敵人走出營壘，騒擾拖疲他們，這樣纔能夠用計謀打敗敵人。”張承業進見唐莊宗說：“周德威這個老將軍懂得用兵，希望不要輕視他的意見！”唐莊宗於是起身說：“我正在考慮呢。”不久周德威抓到梁的散兵，問他王凝仁在做什麼，回答說：“正在造幾百隻船，準備進攻浮橋。”周德威帶著這個士兵一起進見唐莊宗，唐莊宗笑着說：“果然像你料想的那樣。”於是撤退到鄜邑。周德威早晨派遣三百騎兵到梁的營壘挑戰，自己率強兵三千人緊隨。王凝仁發怒，率領他的全部軍隊出擊，和周德威軋轉作戰幾十里地，到達鄜邑南面。兩軍都組成戰陣，梁軍縱亘六七里，注、宏二州的軍隊在西面，魏、滑二州的軍隊在東面。唐莊宗打馬登上高處，望見後高興地說：“平原淺草，可進可退，確實是我打勝仗的地方！”於是派人告訴周德威說：“我應為你打前陣，你隨我前進。”周德威勸阻說：“梁軍沒有準備從遠處來，和我們輾轉作戰，他們來時一定來不及帶乾糧，即使帶了，也沒時間吃，不到中午，人馬都餓了，趁他們快要撤退時攻擊他們，必定取勝。”將領們也都知道是這樣。到未申時候，梁軍的東面揚起煙塵，周德威鳴鼓前進，指揮他西面的軍隊說：“魏、滑二州的軍隊逃了！”又指揮他東面的軍隊說：“梁軍逃了！”梁軍的戰陣騷動，不能重新整頓，於是都逃跑了，因而大敗。周德威從鄜邑追到楐鄉，梁軍橫亙幾十里，王凝仁僅率十多騎兵逃脫。自從梁和晉發生爭鬥，共十幾次打仗，梁軍不曾像這樣大敗過。

劉守光在燕越分自封為帝，晉派周德威率三萬人馬出飛狐進攻他。周德威進入祁溝關，攻取涿州，於是在晉守光包圍在幽州，攻破幽州外城。劉守光開城門拒守。而晉軍全部攻克燕的各州縣，惟有幽州沒有攻克，包圍了一年多纔攻破。周德威因功拜為盧龍軍節度使。周德威雖然身為大將，但常常親自和士兵在戰陣上駿駿。劉守光的猛將單廷珪，望見周德威在戰陣上,
“此周阳五也!”乃挺枪驰骑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侧身少却，廷珪马方驰，不可止，绕其少跨，奋蹬击之，延珪堕马，遂见擒。

德宗与刘hevik相持于魏，夜潜军出黄泽关以袭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骑入土门以騄之。至梁平，遇雨不得进而还。德威与钜会，争趂临清。德威先驰乘，以故庄宗卒能困钜军而败之。

德宗勇而好战，尤锐于见敌。德威老将，常持兵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而以取胜。十五年，德威将燕兵三万人，与镇、定等军从庄宗干河上，自麻家渡入临清，以趋汴州。军驻胡柳陂，黎明，候骑报曰：“梁军至矣!”庄宗问战于德威，德威对曰：“此去汴州，信宿而出，梁军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国荒之，吾以深入之兵，当其必死之战，可以胜，而难与战争。且吾军先至此，兵食虽具，而难克得，是谓以逸待劳之师也。宜按兵而待，使彼既克，又无暇，因其势乏而乘之，可以胜也。”庄宗曰：“吾军河上，终日途敌，今见敌不战，何待乎?”李存勗曰：“公以重兵，吾为公殿。”遂督军而出。德威谓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军而阵：王居中，镇、定之军居左，德威之军居右，而轻重次右之西。兵已接，庄宗率银枪军驰入梁阵，梁军小败，犯重轻重，轻重见著，皆驰走入德威军，德威军乱，梁军乘之，德威父子皆战死。庄宗与诸将相持而哭曰：“吾不

说：“这就是周阳五!”于是举枪飞马追他。德威假装逃跑，估计单廷珪快要追到了，侧身身体稍稍一退，单廷珪的战马正在飞奔，不能停车，让他稍稍过去，周德威举起长矛猛击他，单廷珪从马上摔下，被抓获。

庄宗与刘hevik在魏州对峙，刘hevik晚上暗自派军队经黄泽关袭取太原，周德威从幽州率一千人马进入土门追击刘hevik。刘hevik到梁平，碰上下雨不能前进而返回。周德威和刘hevik向东南前进，争相赴临清。临清屯有粮草，而且是供应晋军那必经之路，周德威先驰马占据了临清，因此庄宗最终未能使刘hevik的军队困乏而被打败。

唐德宗勇猛好战，尤其看见敌军锋芒更加毕露。周德威是老将，常常力求稳重以挫伤敌人的锋芒，因此他用兵打仗，常常窥视敌人的漏洞来取得胜利。十五年，周德威率燕兵三万人，和镇、定等州的军队跟随庄宗到黄河边，从麻家渡入临清，以便赴汴州。军队驻扎在胡柳陂，黎明时，探望军情的骑兵报告说：“梁军来了!”唐德宗向周德威询问战事，周德威回答说：“这里到汴州，不是两天两夜，梁军士兵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那里，而梁人家家庭、国家的希望都取决于这次战斗。我们以深入敌境的军队，面对他们一定能够取胜的战斗，只能智取，而很难和他们硬战。况且我们的军队先到这，准备好粮草营棚，这可叫做以逸待劳的军队。大王应按兵不动，让我们率骑兵骚扰他们，让他们不能修筑营棚，没有时间砍柴做饭，趁他们疲劳困乏的时候进攻他们，就能够取胜。”唐德宗说：“我们驻扎在黄河边，整天等候敌人到来，现在见到敌人却不去打，又做什么呢?”回对李存勗说：“你带着军需先走，我为你殿后。”立即督促军队出发。周德威对他的儿子说：“我不知道会死在哪里!”前面碰上梁军而摆开阵势：唐德宗在中间，镇、定二州的军队在左面，周德威的军队在右面，而军需物资在周德威的西面。两军交战后，唐德宗率银枪军飞驰进入梁军阵地，梁军小败，进攻晋送军需的部队，运送军需的部队看
符存審 符彦超 符彥鏡

符存審字德祥，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壇壇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為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而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之為義州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

從晉王擊李匡俦，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厢步軍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至州，遷忻州刺史、兼漢馬步軍指揮使。又遣趙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薊縣，存審與史建瑭攻下，俘燕軍還，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梁亡，存審為前鋒，屯臨清。晉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鄴相距於薊西。從晉宗敗邢於故元城，聞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復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晉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見梁的紅色戰旗，都驚慌地逃進周德威的軍隊中，周德威的軍隊大亂，梁軍趁勢進攻，周德威父子都戰死。唐莊宗和將領們相抱痛哭說：“我不聽老將軍的話，而讓他們父子倆得到這個下場!”唐莊宗登皇位後，賜周德威太師。唐明宗時，加賜太尉，祔祭在唐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周德威為燕王。兒子周光輔，官至刺史。
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梁遣劉墉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與劉墉百騎河中兵出擊壘壘，陽敗而走，劉墉追之，存審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為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此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

“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閉，斷我糧道，以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鬥鷹。”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壘，大敗之，壘閉壁不復出。存審曰：“劉墉已敗，不如逐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立及牧馬于沙苑，裨以謂晉軍且懶，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

張文禮欲趙王王镕，晉派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軒戰死，最後存審破之。

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曾敗北，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遼，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強遣之。

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

五千年就够了一！於是派符存審分出兵力救幽州，終至打跑了契丹。隨唐莊宗在胡柳陂打仗，晉軍在早晨被打敗，損失周德威，符存審和他的兒子符彥國奮力作戰，傍晚又在土山上打敗梁軍，於是攻取德勝，在黃河南北修築兩個城，晉人把它叫做“雙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

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向晉投降，梁派劉鄩進攻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是派符存審與李嗣昭去營救。河中軍隊少而又弱小，梁人素來小看它，而且沒有料到晉軍迅速趕到。符存審挑選精銳的騎兵兩百人在河中士兵中出擊劉鄩的營壘，裝作敗走，劉鄩追擊，存審再戰，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道這是晉軍，都很吃驚。但河中糧食少而又剛剛投降，人心很動搖，晉軍駐扎在朝邑，將領們都想速戰速決，符存審說：“如果梁軍知道速戰對我們有利，就會在渭河兩邊築營，斷絕我們的軍餉供應線，用持久戰困擾我們，那我們就進退兩難，這是失敗的戰術。不如暫緩進攻顯示弱小，等待機會出奇制勝，這樣纔能取勝。”於是按兵不動。過了十天，觀望雲氣的人說：“天有黑氣，形狀就像鬥鷹一樣。”符存審說：“可以打了！”於是進軍攻擊劉鄩，大敗劉鄩，劉鄩躲在營壘中不再出來。符存審說：“劉鄩的軍隊已被打敗，不如放他走！”於是以士兵休息，派副將王建立及沙苑牧馬，劉鄩認爲晉軍鬆懈了，於是在晚上逃跑，符存審追擊到渭河，再次大敗劉鄩。

張文禮殺趙王王镕，晉派閻寶、李嗣昭等人進攻他，到後就都戰死了，最後派符存審去纔攻破。

符存審作將，有機智謀略，大小一百多次戰鬥，不曾受到挫敗，和周德威齊名。周德威死後，晉的老將只有符存審在。契丹進攻遼，於是任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這時符存審已患病，推辭不願去，唐莊宗派人安慰曉諭他，強行派他去。

唐莊宗滅梁入洛陽，符存審自以為身為大將，未能有滅梁的功勞，怏怏不樂，病情更加
甚，因请朝京师。时是，郭崇韬权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商下，不乐其来而加己上，又询其意，存商答郭氏泣訴于崔韬曰：吾夫於国有功，而於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崔韬愈怒。存商素累，輙不許，存苦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于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觀見天子，奉顧之祿，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崔韬度存商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從存商説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所身中矢鐵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商三子：彦超、彦鏞、彦卿。

彦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殺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彦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彦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彦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彦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守義，罷為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

彦超主藏奴王希全盗其財，彦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彦超出，見殺，贈太尉。

次子彦讚，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邈，追彦讚為帥。彦讚雖之曰：“欲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
見吾於南衛。”乃陰與拱衛指揮使龐
起伏甲于衛內。明日，護等皆集，伏
兵發，誅護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獲
州事與推官周儀。明宗下詔誅其忠
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
沂、饒三州刺史。

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
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
祖起太原，彦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
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彦饒
將親軍，徙彦饒義成軍節度使。

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
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
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彦饒
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彦饒謝不先
告而殺，彦饒曰：“軍士各有部分，
義成兵豈與公所得斬耶？何無主客之
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
彼此！且僅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
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彦饒
不復留之，其麾下大噪，追奉進殺
之，彦饒不之止也。己而屯駐軍將馬
萬等鬪亂，以兵擒彦饒送之京師，遂
以彦饒應延光反狀。行至赤嶽，高祖
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

彦饒與晉初無隙，以一旦之
忿，不能取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
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

史建瑭，雁門人也。晉王為雁門
節度使，其父敏思為九府都督，從晉
王入闔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於
陳州，嘗將騎兵為先鋒。晉王東追黃
巢于兗兗，遷過梁，軍其城北。梁王
置酒上源驛，獨敏思與薛鐵山、賀回
名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驛驛，
梁兵夜圍而攻之。敏思登驛樓，射殺
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
暗中和拱衛指揮使龐起在衛門內埋伏兵。第二天，張諫等人都聚集在衛門外，伏兵出動，殺
死張諫等人，又殺死四百多人，當天發布公告，
令推官周儀管理州中事務。唐明宗下詔誅他的
忠誠和膽略。後來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任曹、
沂、饒三州刺史。

清泰三年，從饒州刺史拜為忠正軍
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在太原起兵，符彥
饒率侍衛兵隨廢帝到河陽。廢帝被敗，晉
高祖任命楊光遠代替符彥饒率親軍，調符彥饒任
義成軍節度使。

范延光反叛，白奉進率侍衛兵三千人屯駐滑
州。士兵犯法，白奉進抓到五個人，其中三個人
是義成軍的士兵，於是全部殺掉，符彥饒大怒。
第二天，白奉進帶着幾個騎兵到符彥饒那裏，對
沒有事先告訴他就殺掉他的士兵表示道歉，符彥
饒說：“士兵各自有屬，義成軍的士兵難道是你
能殺的嗎？怎麼沒有主客的禮儀呢！”白奉進發
怒說：“士兵犯法，怎麼還分你我？況且我已親
自就我的過失道歉，而你大怒不止，想和范延光
一同反叛嗎？”於是拂衣起身，符彥饒不再留他，
而部下們大肆喧嘩，追上白奉進殺了他，符彥饒
沒有制止他們。不久屯駐軍將馬萬等人聽說發生
騷亂，率兵到符彥饒送到京師，於是以符彥饒
策應范延光反叛的罪名上奏。走到赤嶽時，晉高
祖派人殺了他，下詔取消他的官爵。

符彥饒和晉原本沒有矛盾，因一時的忿恨，
没能管好他的軍隊，殺死白奉進已經不是他的本
意，因反叛被殺，更不是他的罪行。

史建瓊，雁門人。晉王任雁門節度使時，他
的父親史敏思任九府都督，跟隨晉王入闔關攻破
黃巢，收復京師，在陳州進攻秦宗權，曾率領騎
兵作爲先鋒。晉王向東追擊黃巢到兗兗，返回時
經過梁，在城北駐扎。梁王在上源驛欄酒，只
有史敏思和薛鐵山、賀回名等十多人侍奉。晉王喝
醉了，在上源驛留宿，梁兵在晚上圍攻他們。史
敏思登上驛樓，射死梁兵十多人，碰上天下大
雨，晉王纔得以和隨行的人一同逃走，從上面吊
者俱去，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殺。見殺。

建康少事軍中為裨校，自實策立，軍，與梁相距於建康，建康已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康所殺，相戒訖時敵
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
越，建康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
薰。晉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
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
威擊其左，建康擊其右，建康皆走，
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

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
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梁
衹、隆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
符存審與建康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
已破梁衹，符存審下博橋。建康分其
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
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
其一，約各取梁衹牧者十人會下博。至
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
一人，縱使逃去，告之曰：‘晉王軍
且大至。”明日，建康率百騎為梁旗
幟，軍其畜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
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
梁畜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
失，其縱而不久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
至。梁太祖夜涉卒去，建康人追擊
之。梁軍棄其糧重鎧甲不可勝計。梁
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
井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
宗入魏博，敗劉裕於故元城，累以功
歷見，相二州刺史。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
建康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
諶。兵傅鎮州，建康攻其城門，中流
矢卒，年四十二。

史匡翰
建康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
繩子逃出尉氏門。而史敬思被梁兵追上，被殺。

史建瑭年輕時在軍中任副校，自從晉降服丁
會後，和梁在徐州相對峙。史建瑭即晉軍的先
鋒。梁兵多次被史建瑭殺死，常常相互詭詐要
開史先鋒。梁派遣王景仁進攻趙，晉軍救趙，史
建瑭率先鋒兵經過井陘，在柏鄉打仗。晉軍組成
方陣，把軍隊分成兩部分：汴、宋二州的軍隊在
左面，魏、滑二州的軍隊在右面。周德威攻擊他
們左面的軍隊，史建瑭攻擊他們右面的軍隊，梁
軍都逃跑了，於是大敗梁軍。因功加檢校左僕射。

天祐九年，晉進攻燕，燕王劉守光向梁請
求軍隊增援，梁太祖親自率兵進攻趙，包圍梁
衹、隆縣。這時晉的精兵都在北方進攻燕，只有
符存審與史建瑭率三千騎兵屯駐在趙州。梁軍攻
破梁衹後，符存審把守下博橋。史建瑭把他的部
下五百人馬分成五隊：一隊到衡水，一隊到南
宮，一隊到信都，一隊到阜城，而他自己率一隊，
約定各自捉獲梁軍割草放牧的人十個到下博會
合。到傍晚，被梁軍數十人，都殺掉了，各隊
留下一人，放他逃去，告訴他說：“晉王的大軍
快到了。”第二天，史建瑭率領一百騎兵打着梁
的旗幟，混在割草放牧的梁軍中，在傍晚叩開梁
的營門，殺死守門的士兵，放火大叫，斬殺幾十
上百人。而梁出去割草放牧的人，各自都碰上
了晉兵，有的已經見不見了，那些被放回來沒有被
殺的士兵，回來後都說晉軍快到了。於是梁太祖
在晚上拔營離去，梁軍人追擊他們，梁軍丟下的
糧草武器不可勝數。梁太祖當時患病，從此更
加嚴重。而晉軍因此能同心協力收復燕，全是他
們兩人的功勞。後來隨唐莊宗進入魏博，在晉元
城打敗劉駿，積累功勞歷任貝、相二州刺史。

十八年，晉軍在鎮州討伐張文禮，史建瑭率
先鋒兵攻克趙州，抓到刺史王諶。軍隊到達鎮
州，史建瑭進攻城門，中飛箭而死，終年四十二
歲。

史建瑭的兒子史匡翰，娶晉高祖的女兒，這
鲁国长公主。匡翰为将，沉毅有谋，而接下以礼，与部曲语未尝不名。历
天雄军步军都指挥使、彰聖馬軍都指挥使。事晋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
防禦使、義成军節度使，所至兵民稱
慕之。
史氏承父學，而匡翰好讀書，尤
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
無倦。
義成軍从事闔激尤嗜酒，曾醉罵
匡翰曰：“近聞張彦澤棄張式，未見
史匡翰新闔激，天下談者未有偶爾！”
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
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
之，從罕之奔晉，為匡翰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鄙邑 野河上，
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搔之。莊宗
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
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
何？”建及曰二百人執旗向梁兵，梁兵
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
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
效節軍。
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荷募塲
壘，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
敗，與梁争土山，梁兵先至，登土山
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
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駱
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
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
言：“潰兵未集，旦暮不可戰。”聞寶
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中，尚能擊
之，況以高而擊之，不可下也。”建
及亦以為然，因白莊宗：“請登高望
臣破敵！”即呼麾曰：“今日所失穀重
盡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駱犯梁陣，
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
就是魯國長公主。史匡翰為將，沉毅有智
謀，而禮賢下士，和部下談話都稱自己的名字。
歷任天雄軍步軍都指挥使、彰聖馬軍都指挥使。
在晉任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
度使，所到之處軍隊和百姓都稱敬重他。
史氏世代為將，而史匡翰喜好讀書，特別喜
歡《春秋三傳》，和學者探討，整天没有倦意。
義成軍從事闔激特別喜歡喝酒，曾醉罵史
匡翰說：“最近聽說張彦澤棄張式，没見史匡翰
殺我闔激，天下談論的人找不到與這事成雙成對的。”史匡翰沒有發怒，倒滿酒罰自己還安慰勉
勵他，人們都佩服他的氣量。死時四十歲。
王建及，許州人。年輕時跟隨李罕之，隨李
罕之投奔晉，任匡翰指揮使。梁、晉在柏鄉打
仗，在郟邑 野河岸邊對峙，鎮、定二州兵把守
河上的橋，梁兵迅速進攻他們。唐莊宗登上高台
望見鎮、定二州兵快要把敵軍打敗，回頭對王建及
說：“橋如果被梁軍奪去，那麼我們的軍隊就危
險了，怎麼辦呢？”建及挑選二百人飛馬進攻
梁兵，梁兵被敗，散去。跟隨唐莊宗在莘縣、
舊元城打仗，都首先登城衝鋒陷陣，累積功勞拜
為遼州刺史，統領銀槍效節軍。
晉進攻楊劉，王建及親自背蘆葦填溝，首先
登城攻克楊劉。隨唐莊宗在胡柳打仗，晉兵被打
敗後，和梁軍爭奪土山，梁兵先到，上山擺開陣
勢。唐莊宗到山下望見梁軍陣地牢固而嚴整，對
他的軍隊喊話說：“今天的戰鬥，占領土山的取
勝。”於是馳馬衝向梁軍，王建及率銀槍軍跟着
前進，梁兵下山逃跑，在山的西面布陣，晉兵於
是奪取了土山。將領們都說：“潰散的士兵還沒
有集聚，短時間內不能打仗。”聞寶說：“他們在
山上布陣，我們在山下，還能擊敗他們，何況居
高臨下出擊，機不可失。”王建及認為是這樣，
於是對唐莊宗說：“請你登上高處看我攻破敵
軍！”隨即對士兵們呼叫說：“今天損失的軍需物
資都在山的西面，為什麼不去拿回來呢！”立即
河上。梁將賀瓊攻其南城，以竹笮繋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不禁者皆有。建及重鎮執署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瓮積薪，自上游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斬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賀瓊解去。

自從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貨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善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疆界間，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韞勇，取之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

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蒲阪，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攀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兩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馳馬進攻梁軍陣地，梁兵大敗。晉軍於是在德勝駐扎，在黄河兩岸修築南北城。梁將賀瓊進攻南城，用竹繩把戰船繫在黃河河邊，晉兵不能渡河，南城甚危急。莊宗在軍營門口堆放金銀銅錢，招募能夠破梁軍戰船的人，以至於吐火不熄禁令的，無奇不有。王建及穿著雙層鎧甲手執長矛叫道：“梁、晉一水之隔罷了，何必施巧計！看我今天如何破敵！”立即用大瓮堆上柴草，從上游放火焚燒梁的戰船，王建及率兩隻船載上穿鎧甲的士兵隨火而去，砍掉他們的竹笮，梁兵都逃跑了。晉軍於是得以渡過黄河，援救南城，賀瓊撤圍離去。

自從莊宗取得魏博後，王建及統率銀槍效節軍。王建及帶兵，喜歡把家財分發給士兵。唐莊宗派宦官韋令圖監督他的軍隊，韋令圖說：“王建及得到士兵的擁護，怕他有二心，不能讓他掌管牙兵。”隨即改任為代州刺史。王建及怏怏不樂而死，終年五十七歲。

元行欽，幽州人。任劉守光的副將，劉守光篡奪父親劉仁恭的權位，派元行欽率兵在大安山進攻劉仁恭並囚禁了他，又派元行欽謀害他的兄弟們。後來晉進攻幽州，劉守光派元行欽在雲、朔二州間招募士兵。這時唐明宗在山北奪占土地，和元行欽在廣遠軍相對峙，一共有八處，唐明宗三次射中元行欽，元行欽拔出箭繼續作戰，也射中唐明宗的大腿。元行欽多次被打敗，於是投降。唐明宗摸著他的背問其酒招待他說：“壯士啊！”於是收為養子。常常跟隨唐明宗打仗，多次立下戰功。唐莊宗攻克魏後，增選勇猛的將領保衛自己，聽說元行欽悍勇好戰，選他做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為李紹榮。

唐莊宗好戰又輕敵，和梁軍在潘州打仗，軍隊被打敗後逃散，唐莊宗剩下三四個騎兵飛馬逃去，梁兵幾百人追上，手持長矛包圍他們。元行欽認出他們的旗幟了，一馬飛馳，舉劍斬斷兩支長矛，殺死一個梁兵，梁軍潰散逃去。唐莊宗返營問罪，抱着元行欽哭著說：“和你共享富貴！”從此對他的寵愛超過了其他將領。拜為忻州刺史。
使。莊宗令群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昭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昭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群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

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遣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事小，可使李昭榮指揮。”乃以為隴都行營招撫使，將三千人討之。行欽攻鄭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敵旨撫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噪。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為五道，眾民車軸，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

是時，邢、洺諸州，相繼叛，而行欽攻藺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

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僖馳詔明宗計事。從僖，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馳從僖，將殺之，從僖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李汴州，行至榮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僖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僖。

史，還武寧軍節度使。唐莊宗在內殿宴諸群臣，暢飲奏樂，談起一生打仗的事開玩笑取樂，而奇怪行欽不在，於是環視左右曰：“李昭榮在誰？”管事的報告說：“奉命宴請使相，李昭榮是散官，不能參加。”唐莊宗很不高興地取消宴會。第二天，立即拜元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此就不召群臣入內殿，但宴武臣罷了。

趙在禮在魏反叛，唐莊宗正遣派大將攻打他。劉皇后說：“這事小，可催李昭榮去指揮。”於是任他爲隴都行營招撫使，率兩千人討伐趙在禮。元欽進攻鄭都南門，用詔書招降趙在禮。趙在禮送來羊酒犒勞軍隊，登上城塲對元欽說：“將士們離開父母多年，沒有得到聖旨准許就逃回家，給皇上帶來憂慮，追悔莫及！如果你開他們說好話，還能改過自新。”元欽說：“天子因你們對國家有功，這個小錯誤必定會寬恕你們。”趙在禮再拜，把詔書拿給各種軍。皇甫暉在一旁奪過詔書撕斷，軍士大肆喧嘩。元欽都上報了，唐莊宗大怒，命令元欽說：“攻破州城那天，不要留下活的！”於是增召各鎮軍隊，都歸元欽統率。元欽屯駐澶州，把各鎮軍隊分成五路，拆毀百姓的車輪、門扉、屋椽做成木筏，渡過長慶河進攻冠氏門，沒能攻克。

這時，邢、洺各州都相繼叛反，而元欽進攻藺都沒有成功，唐莊宗打算親自率兵前去，群臣都勸阻，於是派唐明宗討伐他們。唐明宗到魏，駐扎在城西，元欽駐扎在城南。而唐明宗發動兵變，進入魏後，和趙在禮合謀。元欽聽說了，撤退屯駐衛州，把唐明宗反叛的事上奏。

唐莊宗派金槍指揮使李從僖飛馬召來唐明商量事情。李從僖，是唐明宗的兒子。走到衛州時，唐明宗已經反叛，元欽於是捉住李從僖，準備殺掉他，李從僖請求返回京師，元欽於是准許了他。唐明宗從魏縣率兵向南，元欽率兵趕回京師。跟隨唐莊宗到汴州，走到榮澤時，聽說唐明宗已經渡過黎陽，唐莊宗又派李從僖向唐明宗表示和好，元欽認為不行，因而殺死了李從僖。
唐明宗進入汴州，唐莊宗到萬勝鎮時不能再前進，他和元行欽登上路旁的山頂，擺酒，相飲而哭。有一個鄉下人進獻野雞，問他這個山的名字，鄉下人說：“叫愁臺。”唐莊宗更加不高興，於是罷酒離去。向西走到石橋，在野地上擺酒，唐莊宗對元行欽說：“你們跟隨我很久了，富貴危難無不同甘共苦。現在危急緊迫，卻默默無語，坐觀成敗。我到萊澤時，準備獨自騎馬渡過黃河，親自請求唐明宗，你們各自陳說利害。現在讓我落到這個地步，你們怎麼樣呢?”元行欽哭著回答說：“我原是微賤之人，蒙承陛下撫養，官至將相。危險的時候，不能報效國家，即使死也不能免去罪責。”於是在將領一百多人，都解開髪髻割斷頭髮，放在地上，發誓以死報國，君臣相抱痛哭。

唐莊宗回到洛陽，幾天後，又到汜水。郭從謙反叛，莊宗崩，元行欽出逃。走到平陸時，被鄉下人抓住，送到虢州，刺史石潭打斷他的雙腿，載在囚車上，送到京師。唐明宗見了，罵道：“我的兒子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元行欽睁大眼睛盯着唐明宗說：“先皇帝有什麼對不起你的!”於是在洛陽街上被斬首，人們都為他哭泣。

哎！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未發，諸將未知其故，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晉，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全全

安全全，代北人也。為人健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諸伏。事晉為騎將，數從莊宗用軍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於太原。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於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
諸司工匠登城捍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張起謂承業曰：”太原，置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業去矣！老夫誠懼矣，然尚能為面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詔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撲擊於羊馬城中，損軍驚潰，而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為能，終其世不錄其功。

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也。晉王討黃巢至華陰，聞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鐵林都虞侯，從擊李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厢軍指揮使。明宗為衙內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洺、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契將王安，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鏞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晉州刺史，病風風。

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遷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大尉。

西方鄉

西方鄉，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汴州軍校，鄰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為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

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來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匹登上城牆抵抗，而外面進攻很急。安金全勉強支撐著起來對張承業說：”太原，是晉的根基。一旦失守，大事就完了。我確確實力盡了，但還能為你打敗賊軍。”張承業很高興，把鎧甲武器交給他。安金全穿上鎧甲跨上馬，召集率領子弟和過去的將吏一百多人，晚上衝出北門，在羊馬城中進攻王檀，王檀的軍隊驚慌逃散，而晉的救兵陸續來到。但唐莊宗不認為安金全有才能，有在有生之年都沒有為他記功。

安金全和唐明宗有老交情，唐明宗登位後，拜安金全為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任兩年，召還京師，因病死去。
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鄧因責瑾曰：‘主上破壞性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瑾不答。鄧度瑾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鄧欲殺之，以堅人心。瑾知其謀，取藏其家，鄧無如何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暮收之，莊宗亦為之嗟唏，乃改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命請死於馬前，明宗嘉嘆久之。

明年，荆南高季興反，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招討使，乃拜鄧襄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斥，諸將皆罷，璋亦出兵，惟鄧獨取三州，乃以襄州為鸞江軍，拜鄧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

鄧，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鄧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於獄中。鄧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新五代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唐臣傳（三）

符習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去趙，破梁軍於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殺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置歸趙。莊宗遣之，置號泣曰：

臣世賴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之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趙、衡二州為義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

符習，趙州昭慶人。年少時跟從趙王王鎔入軍，從晉去趙，破梁軍於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在德勝時，張文禮殺趙王王鎔，上書唐莊宗，請求讓符習回到趙。唐莊宗讓符習回去，符習感激哭泣，說：“我家世代住在趙，受到趙王的恩惠，趙王曾拿一把劍給我卻要我自裁，現在聽說趙王死了，想用劍自殺，又想到這樣做最終沒有什麼好處，請讓我攻趙破賊，以報趙王的冤屈。”唐莊宗認為他是個壯士，於是派閻寶、史建瑭等人協助符習討伐張文禮，任符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符習進攻張文禮沒有攻下，唐莊宗任用別的將領攻破了。拜符習為成德軍節度使，符習推辭不敢接受，於是以趙、衡二州為義軍，任符習為節度使，符習推辭說：“魏博六州是稱霸稱王的地方，不應分割來示弱，還能給我河南一個鎮，能夠自己去攻占它。”於是以符習為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符習也不曾攻取。後來調任鎮安國軍，又調到平盧。

趙在禮作亂，派符習率兵討伐亂賊。符習還沒到魏州，而明宗兵變，符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符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留之意未决，霍彥威給符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符習乃決。平盧節度使楊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
僕素為希望所信，假信曰：‘今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慮外患，習不從命，宜增其兵守也。’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請因擒希望詔之，習全家由是獲免。而公複宣告責之，使習家屬不獲免。而公復宣貴有不便何之嚴急，不欲僕復來，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偽登州刺史。公僕不為承命，知溫擒而殺之。後復鎮平卢，徙鎮宜武。

習素為張重準所不悅，其舖言何教之被得，乃以太師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快失職，遂致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

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毅，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重，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稍以功遷裨校，為趙州刺史。習從莊宗去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殺，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奴僕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赴。文禮乃自斬其手，割而與之，縱之習軍。震聞眾皆不忍見之。震一辭而止，激勵自誓，身先士卒。習軍伐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任深趙二州。

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善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
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温戍守盧塞軍。始至而戍兵龍嘯等作亂，規殺，贈太師。

唉！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鴻儀者，可謂忠乎？甚矣，義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尊其貴，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為不為，為之難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鴻儀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悦之。少自吏，工書算，頗知金粟聚敘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領，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也，然民亦不勝其苦也。

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韬用魏博觀察使判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痛不交，謂崇緱曰：“崇緱，北都也，宜得重臣鎮之，非張憲不可。”崇緱以爲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獻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命，而崇緱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緱，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緱，崇緱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緱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

轉運使。唐明宗聽到他的名聲，升拜爲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替房知溫戍守盧塞軍。剛到時戍兵龍嘯等人作亂，被殺，贈太師。
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忌之。憲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糧，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鄭國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鶚，崇鶚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憲，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實之法，賴伶官景進解救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賜“豊財贊國功臣”

謙無佗能，但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塲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遣詔理之。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不列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聞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剌制也。租庸直帖，沿僞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观察判官、推官等名職。以至郵塞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造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産户人；更制括田羊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

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洛市，籍没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

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為鄭州糧料使。明宗克鄭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
長興元年拜為三司使。唐的制度：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管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發，兵戰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樞，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詔租庸使孔諫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為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

延朗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樞亦無所建明。明宗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兵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

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譚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嚴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

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言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行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
建大号于傾官，自詔騁汴，定天下不次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極幽并，南逾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強，風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稱首稱藩。至荆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風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強盛，大國其可無慮乎？”義曰：“契丹之強，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義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王者，皆存而不亡，蓋不欲窮兵鱗武也。”蜀人聞義應對，愈益奇之。

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侈。甚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蜀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冬，魏王繼岌伐西，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虞始，而衍怒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托，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年天子在郫都的宮殿建立國號，從郫州奔赴汴州，平定天下用不到十天，而梁投降的士兵還有三十萬人之多，向東到大海，向西到甘涼二州，向北遼服幽州，向南越閩嶺，四面八方萬里疆域，沒有不向唐稱臣的。而淮南楊氏繼承幾代的強大，風翔李公依仗是前朝舊臣，都還派兒子入宮侍奉，叩頭自稱藩臣。至於荆湖、吳越，準備進獻賦稅，效獻珍奇異寶，希望把自己當做下屬的郡縣，每月都有人來。天子正用恩德安撫他們，用軍威震懾他們，天下大勢，不能不統一。”宋光嗣說：“荆湖、吳越不是我所知道的，至於風翔卻是蜀的姻親，那人反覆無常，能夠信任嗎？又聽說契丹一天天強盛起來，你們大國能不憂慮嗎？”李嚴說：“契丹的強大，和偽梁誰更強？”宋光嗣說：“比起偽梁來弱弱一些。”李嚴說：“唐消滅梁如同摧枯拉朽，何況趕不上梁的呢！唐軍布滿天下，動用一鎮的兵力，就能夠消滅夷虜讓他們絕種。但是天生四方少數民族，不在九州方圓之內，從古代稱王的人開始，都讓他們存在而不管他們，因爲不想窮兵鱗武。”蜀人聽了李嚴的回答，更把他看成奇人。
唐臣傳(三) 李嚴 李仁矩

219

宗以之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

其後孟知祥屈強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怨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斬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違反。

李仁矩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董嚴怒，率衆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蔽而輦走庭中，董嚴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賜之。仁矩還，言璋必反。

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有以制之，乃分東西川之餘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降。李嚴返回，唐明宗任他爲泗州防禦使，依舊任客省使。

後來孟知祥在蜀稱強，安重誨逐漸壓制他，想找一個能夠制服孟知祥的人，李嚴於是請求任西川兵馬都監。快出發時，他的母親說：“你過去首倡攻破蜀的計謀，現在去，可能會死來回報蜀人了！”李嚴不聽從。當初，李嚴和孟知祥一起跟隨莊宗，當時孟知祥任中門使，李嚴曾有過失，莊宗很氣憤，命令殺掉他，孟知祥要執刑的人稍緩一下，進見莊宗說：“李嚴的過失很小，不應憑自己的喜怒殺人，怕會失去士大夫的心。”莊宗的怒氣稍稍消去，命令孟知祥監督鞭打李嚴二十杖，然後放掉他。孟知祥雖然和李嚴有舊交，但討厭他來。蜀人聽說李嚴來，都不是很憎惡他。李嚴到後，孟知祥擺酒從容自若地問李嚴說：“是朝廷讓你來的呢，還是你自己想來的？”李嚴說：“君主的命令。”孟知祥發怒說：“天下的藩鎮沒有監軍，怎麼你偏偏來這裏？這不過是你小子蠻橫朝廷罷了！”立即抓住殺掉了他，唐明宗不能責問這事，孟知祥於是反叛。
光業曰: “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制，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决。’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度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

仁矩至鎮，伺邊動靜必以聞，重誨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苟威乂將兵益戍闗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威乂未至，仁矩已反，攻闗州，仁矩召諸將校問，皆曰: “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我兵，兵未可用，而腹背方急，宜堅壁以待之。守旬日，大軍必至，設當自退。”仁矩曰: “蜀懦，安能當我精鋭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

毛璋，濱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為貝州刺史。

璋為人有膽勇，自晉與張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邁府切諫諭之，乃聽命。

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分建餘黨，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紗飲酒，使其所得屬妓為五常官中之戲子。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崇曄持書往西川，窺其有奸。明宗乃遣人追逮崇曄，并璋下御史獄。崇曄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明宗召見，謂曰: “璋前任藩鎮，除有異圖，及處班行，未聞有罪。”乃停璋

璋說: “朝廷分割我的屬郡，另設節度使，又派兵戍守，這是要殺掉我。如果唐再派一個騎兵進入斜谷，我就必定反叛了！和你從此決別了。”光業暗中把信拿給樞密承旨李度徽看，讓他告訴安重誨，安重誨不省悟。

李仁矩到任，窺伺董璋的動靜必定上奏，董璋更加疑心懼懼，於是決定反叛。安重誨又派苟威乂率兵增加闗州之防守，董光業多次進諫，認為這樣不行，安重誨不聽。苟威乂還沒到，董璋已經反叛，進攻闗州，李仁矩召集將校詢問對策，都說: “董璋有二心很久了，常常利誘我們的軍隊，軍隊不能用，而賊軍的銳氣，當堅守營壘來挫敗他們的銳氣。守十天，大軍必到，賊軍會自己撤退。”李仁矩說: “蜀懦弱，怎能抵擋我們的精銳軍隊！”隨即強迫他們出戰，還没交戰就潰散了，李仁矩被抓住，同他的家屬一起被殺。

毛璋，滄州人。梁末，戴思遠任滄海軍節度使，毛璋跟隨戴思遠任軍校。晉攻克魏博後，戴思遠棄滄州出逃，毛璋獻滄州向晉投降，因功任貝州刺史。

毛璋為人膽大勇敢，自從晉和梁在黃河相對抗，毛璋多次立下戰功。唐莊宗滅梁，授毛璋為華州節度使。在任上常做違法的事情，議事的人懷疑他有二心，於是調毛璋鎮守昭義軍。毛璋本想拒絕命令，他的判官遲蔚諫相勸，他方從命。

毛璋歷任藩鎮，又在華州得到魏王李繼岌攻伐蜀時剩下的財物，既有富又驕橫，更加淫侈奢侈。曾穿着紅袍飲酒，讓他得到的蜀妓在公開表演王衍在宮中看的戲。唐明宗聽說後很恨他，召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說毛璋派他的兒子毛廷嘗拿着信去西川，懷疑其中有奸謀。唐明宗於是派人追回毛廷嘗，把他和毛璋一起投進御史臺獄中。毛廷嘗供稱他們實際上是毛璋的養子，有一個叔父在蜀，準備去探望他，而沒有帶私信。毛璋沒有罪名，官府裁決書: “毛璋以前在藩鎮做官，暗中有別的打算，到朝廷任
見任官，勒還私第。

初，廷贊之謬，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據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赂以滅口。既出而貪 賂於璋，不與，延祚乃詣廳自言，并 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 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 祚以貪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 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 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 煉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 像以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饒 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職後，行爲不檢點。”於是罷免毛璋所任官職， 令其回家。

當初，毛廷贊到蜀，是和他的門客趙延祚一 起去的，到被召下獄，趙延祚常收集毛璋的私事 想上奏，毛璋答應給趙延祚厚禮以便封住他的嘴 巴。毛璋出獄後趙延祚向他索取賄賂。毛璋不 給，趙延祚於是親自到御史臺報告，毛廷贊和毛 璋又被投進監獄，審訊他沒有罪狀。中丞呂夢奇 說：“毛璋以前受過審理，已承蒙昭雪，而趙延 祚由於索取賄賂的緣故，又重新織織罪名。”於 是稍稍寬免毛璋。毛璋供狀上報，有人報告說呂 梦奇接受賄賂審案不詳盡，於是把案子從御史獄 轉到軍巡獄。獄中官吏迎合意旨，織織罪名，毛 璋都伏罪了：答應賄賂趙延祚而沒給，曾把馬借 給呂夢奇但他沒有接受賄賂。毛璋因罪長期流放 饒州，不久令所在地官吏讓他自殺。
新五代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唐臣傳(四)

朱弘昭 阮彝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誶有隙，故常使於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董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

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誶督軍。是時重誶已有隙，遂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誶子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誶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李元瓘之才德，而所以讒聞之端，因泣下。弘昭即上言重誶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誶。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焚營返軍。重誶亦以被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誶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罷為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

朱弘昭，太原人。年少時事奉唐明宗任客將，唐明宗即位，任文思使。和安重誶有矛盾，因此常常使於外。董璋任東川節度使時，於是任朱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死他的監軍李嚴，朱弘昭很恐懼，請求返回京師，董璋不准許，竟對他產生猜忌，朱弘昭對董璋更加坦誠相待毫不疑心，董璋很敬重他的為人。後來董璋有軍事，派朱弘昭入朝，朱弘昭纔得以脫身。升任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

孟知祥反叛，石敬瑭攻伐蜀，了很久沒有戰功，唐明宗派安重誶監督軍隊。這時安重誶已有嫌隙。安重誶到鳳翔後，朱弘昭迎謁他，禮節很恭敬，把安重誶請到家裡，讓他的妻妾侍候飲食。安重誶由朱弘昭厚待自己，酒酣耳熱時，詳細談論蒙受天子厚恩，而受到讒言挑掇離間的原委，因而流下眼淚。朱弘昭立即上奏說安重誶有怨恨之情，又暗中派人馳馬報告石敬瑭，讓他不接待安重誶。正巧石敬瑭因糧餉沒送到，於是燒毀營寨讓軍隊返回。安重誶也因受到讒告被召回，經過鳳翔時，朱弘昭開城門不讓他進去，安重誶因此獲罪被殺。樞密使范延光特別憎惡朱弘昭的為人，罷免他的鳳翔節度使，任為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過了很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

這時，唐明宗已病，而秦王李從榮的禍患露出端倪，唐的大臣們都想引退避禍。樞密使范
延光、延壽日夜輪流進見，哭泣著請求解職離去，唐明宗發怒不准許。延壽讓他妻子興平公主進宮為他說好話，范延光也向漢昭帝、王淑妃為他說話，因此都得以罷官。任朱弘昭和馮贇代替延壽、延光，朱弘昭進見，推辭說：“我這個地位低賤的人，不能夠擔當重任。”唐明宗呵斥他說：“你們都不想在我眼前嗎？我養你們有什麼用！”朱弘昭惶恐不安，於是上任管事。

馮贇，也是太原人。父親馮瑋，事奉唐明宗做守門人。馮贇小時候，因機敏狡黠受唐明宗喜愛。唐明宗任節度使時，任馮贇為進奏官。唐明宗即位，就任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任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

明宗病甚，大臣稀現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並掌機務於中，大臣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其所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人，為人陰諷，好陰密， двигател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鍊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從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漢瓊，鳳翔潞王從河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河由此遂反。

從河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兄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罪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延光、延壽日夜輪流進見，哭泣著請求解職離去，唐明宗發怒不准許。延壽讓他妻子興平公主進宮為他說好話，范延光也向漢昭帝、王淑妃為他說話，因此都得以罷官。任朱弘昭和馮贇代替延壽、延光，朱弘昭進見，推辭說：“我這個地位低賤的人，不能夠擔當重任。”唐明宗呵斥他說：“你們都不想在我眼前嗎？我養你們有什麼用！”朱弘昭惶恐不安，於是上任管事。

馮贇，也是太原人。父親馮瑋，事奉唐明宗做守門人。馮贇小時候，因機敏狡黠受唐明宗喜愛。唐明宗任節度使時，任馮贇為進奏官。唐明宗即位，就任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任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

唐明宗病重，大臣們很少再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專權，朱弘昭和馮贇在宮中共同掌管要務，大事情都決定於這四個人。到殺秦王而立愍帝後，更加自認爲功勞大。而且他們任用的大多是不恰當的人，給事中陳人，為人陰諷，好陰密， двигател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鍊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從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漢瓊，鳳翔潞王從河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河由此遂反。

從河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兄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罪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
子兩人的屍體被丟棄在路上，妻子兒女都被殺了。馮詗有個兒子纔三歲，他過去的部下張守素把他藏起來纔免於死。漢高祖即位後，贈朱弘昭為尚書令，馮詗為中書令。

劉延朗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績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劉延朗任孔目官。初，廢帝即位，徙廢帝為江州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僨偽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濤，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而無常信之。書引濤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濤使語問於神，神語曰：“三珠並一珠，驪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不曉其義，使問濤，濤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濤為館驛巡官。

帝將反，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濤問濤，濤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責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詗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桓帝。帝年少，小人用事，聞聞骨肉，將同生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隆州防禦使相里金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遣，大喜。而延朗謂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遽起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長曰：“張濤神言，豈不驗哉！”由是張濤所調
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

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李専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龔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昭胤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龔及延朗掌機密。

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悦。帝既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颇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薦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専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事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恐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呂光奏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

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鑄運儲糧，遠近勞弊。帝與廷勛等日夜謀議，而專美、文遇逾宿中興殿，召見問難，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高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薦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陵要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怨，帝由此煩怒，罷高祖總管，徙鄭州。廷勛等或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神的話，難道不是應驗了嗎？”從此房忌更加受到親近信任，而專門任用巫師。

唐廢帝即位後，任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李専美為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宋審虔為皇城使，房忌為宣徽北院使，劉廷勛為莊宅使。過了不久，韓昭胤、房忌任樞密使，劉廷勛任副使，宋審虔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任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從此宋審虔等兵，李専美、薛文遇負責外謀劃策，而韓昭胤、房忌及劉廷勛掌管機密。

當初，唐廢帝和晉高祖都事奉唐明宗，而心裏互相都不喜歡。唐廢帝進京即位後，晉高祖迫不得已前來朝拜，而心中很疑慮，想請求回到方鎮任職，又難以開口，於是假裝患病，用艾把全身燒傷，希望唐廢帝可憐他而讓他去。劉廷勛等人多次說石敬瑭可以留在京師，韓昭胤、李専美說：“石敬瑭和趙延壽都娶唐公主，不能無故留一人。”於是又授晉高祖河東節度使而讓他去。這時，契丹多次侵犯北方邊境，任晉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駐在忻州。而屯駐的軍隊突然發生意變，簇擁晉高祖呼叫“萬歲”，晉高祖害怕，斬殺三十多人才作罷。於是唐廢帝更加懷疑他。

這時，晉高祖在北方掌握全部精銳的軍隊，運送糧草，遠近上下都为此勞累疲困。唐廢帝和劉延勛等人日夜商議，而李専美、薛文遇輪流住在中興殿中，召見問難，常常到深夜纔罷朝。這時，晉高祖的弟弟石重胤任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的母親曹太后住在宮中，因而得以窺看皇帝的言行報告晉高祖，晉高祖更加覺得危險恐懼。每次皇帝派使臣慰勞軍隊，就假装手足麻痹不能支撐自己，多次藉此請求解除總管的職務來試探皇帝的想法。這時，皇帝的母親魏氏被追封為宣憲皇后，而墓在太原，有關官吏建議設立寢宮。晉高祖建議說陵墓和百姓家的墳墓混在一起，不能設立寢宮。皇帝懷疑晉高祖想拆毀老百姓的墳墓，給國家帶來怨恨，因此發怒，罷免晉高祖的總管職務，調任鄭州。劉廷勛等人多次說
遂止。

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及數建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數建時亦反，不遂亦反，速將，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數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數建以反誅。數建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

廷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數建事，每屍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廷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賛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數建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遂遣將數騎至白馬坡暗記地，問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廷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

初，廷郎與數建機密，廷郎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納者多得善州，少及無路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數建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廷郎議事，則垂頭瞑睡不省。及晉兵入，廷郎以一騎走南山，不能這樣，而司天監趙延義也說天象失去規律，應當靜肅消災，這件事纔作罷。

過了一月多，文遇一人當班，皇帝在晚上召見他，商量罷免石敬瑭的事，文遇說：“我聽說‘在路旁修建房屋，三年也修不好’。國家大事，由陛下決斷。況且調任石敬瑭他會反叛，不調任他也會反叛，快慢不同罷了，不如事先算計他。”皇帝大喜說：“巫師說我今年會得到一個賢人輔佐我安定天下，你大概就是了！”於是令文遇親筆寫任免名單，半夜下發學士院起草制詔。第二天宣示制詔，文武官員都大驚失色。過了五六天，石敬瑭反叛的消息傳來。石敬瑭上書，說皇帝不是唐明宗的兒子，而許王李從益依次當立。皇帝看了書後大怒，親手撕掉扔在地上，召學士馬胤孫寫答詔，說：“應當用狠毒的話攻擊他。”

劉延朗等人請求皇帝親自出征，皇帝心裏很憂慮懼怕，經常討厭談石敬瑭的事，每每警告人說：“你不要說石郎，讓我心驚膽戰！”因此不想出征。而劉延朗等人多次催促他，纔出發。到懷州時，皇帝在晚上召李崧詢問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皇帝見了他臉色都變了，李崧踩他的腳，文遇纔出去。皇帝說：“我看到文遇就心驚肉跳，想抽刀刺死他。”李崧說：“文遇是個小人，以致誤了大事，刺死他更不好。”纔作罷。這時，契丹已立石敬瑭為天子，率兵向南，皇帝惶恐迷惑不知該去哪裡。派宋審虔率一千騎兵到白馬坡察看戰場，宋審虔說：“什麼地方不能打仗？即使佔領這個地方，誰願待在這兒？不如回去。”皇帝於是返回，自焚而死。晉高祖進入京師，劉延朗等六人都被剝削除名做老百姓。

當初，劉延朗和房胤共同掌管機密，劉延朗專權，各將應當任命封的官的，不按照功次大小排先後，交納賠賠多的人得到條件好的州，交納賠賠少和沒有賠賠的人得到條件差的州，或者很久都得不到，因此人人都怨恨他。房胤心裏很憂慮，但又不能和劉延朗爭執，只好天天吃飽了睡覺罷了。每當劉延朗談論事情，就低下頭假装睡
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
於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
殺。晋高祖聞之常不與延明事，哀
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事晋
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
廣宗以昭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審虔、
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
哉！張遼神言驗矣，然吾知其不為禍
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後者可以
深思焉。廟堂之起，所與謀議者，此
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
者为之議，或有不不敗，況此五六
人者哉！故並述以附延明，見其始終
之際云。

康思立

康思立，本山陰諸郡人也。少為
騎將，從莊宗破梁於城下，戰拔Offsets，累
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歷
崇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
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
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
千五百人，乃與羽林千人屬思同。思
同至鳳翔，軍叛，降於從珂。思立聞
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屬，未及，而
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守
從珂兵據其城，呼曰：“西兵十萬策
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陜
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
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
立初無降意，顧不悅之，徙安遠，又
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統軍。

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
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
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圍柏谷救張敬
覺不祜。到晉兵進入京師時，劉延朗騎着一匹馬
逃到南山，經過他的家，指著嘆息說：“我在這
裹存放錢三十萬，不知歸誰了！”遂於被追兵殺
死。晋高祖聽說房暐常常不和劉延朗共事，哀憐
他，後來又任他為將。一年多後死去。李尭在
晉任大理卿，開運年間死去。當晉快要起兵時，
唐廢帝任韓昭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出任河陽節度使，和宋審虔，薛文遇等人都
不知道他們的結局如何。

唉，禍福成敗的道理，能不引以爲戒嗎！張
遼傳達神的話應驗了，但怎麼知道這不是禍害
呢！我記載的，大概就像這樣，讀者應該深思。
唐廢帝的即位，參加謀議的，就是這五六個人
了。考察他們興亡成敗的規律，即使用聰明的人
爲他們謀劃，也未必能夠不敗失，何況是像這樣
的五六個人呢！因此一併述附在劉延朗傳中，
揭示他們自始至終的際遇。

康思立，原是山陰某部的人。年輕時任騎
將，跟隨唐莊宗攻破梁於城下，在柏樹作戰，積
累功勞升任突騎指揮使。唐明宗即位，歷任應
崇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調任
鎮守保義，都有政績。

潞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唐愍帝派王思同
等人討伐他，康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一千五百
人，於是與羽林兵一千人歸屬王思同統率。王思
同到鳳翔，軍隊叛亂，向李從珂投降。康思立聽
說後，想全部誅殺羽林軍一千人的家屬，還沒來
得及，而李從珂的軍隊已到，康思立於是率捧聖
兵守城，李從珂兵臨城下，呼叫說：“西面的軍
隊十萬人打算立新天子，你們五百人能夠抵抗
嗎？枉自置陜州人於死地罷了！”捧聖兵聽了，
都放下武器，康思立於是打開城門迎接李從珂。
唐廢帝即位，因康思立原本沒有投降的意思，很
不高興，調任安遠，又調任安國，因年老罷為右
神武統軍。

石敬瑭在太原反叛，唐廢帝任康思立為北
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唐廢帝到懷州，派康思立率
護駕的騎兵經過圍柏谷救張敬，未到，而張敬
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士立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師。

康義誠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播騎射事晉王，唐莊宗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兩。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秦王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遂其子事秦王府。明宗死，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贒等皆以不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橋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

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贒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憐閣從榮家資。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詫。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

潞王李從珂在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劍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未，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達。事志在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迎吾兄，遂
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对。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為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負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鬥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不振，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難幸勝，特得虛聲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

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干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军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

我應當率領手下人去迎接我的兄長，讓位給他，如果他不相信我，我就死在他那個地方！”朱弘昭等人驚慌惶恐不能回答，義誠上前說：“西面的軍隊驚慌潰敗，是出於主將膽怯罷了。現在京師的軍隊還多，我請求全部率領他們向西出征，把守潼關，招集逃亡的士兵，爲以後作打算。”唐愍帝認爲可以，到左藏庫，親自賞賜將士每人絹二十匹，錢五千。這時，唐明宗的陵墓還沒有完工，國庫空虛。軍士們對着賈璠揚言說：“到了鳳翔再要一併。”朱弘實見軍士們沒有鬥志，而康義誠全部率領他們西去，懷疑他有二心，對康義誠說：“現在西面的軍隊小敗，卻沒有一個騎兵逃向東面，人心由此可知。不如用現在的軍隊固守京師，他們雖然侥幸取勝，不過得到張虔釗一軍罷了。各鎮的軍隊在後面，他們敢直接來嗎！”康義誠發怒說：“像這樣說，你朱弘實反了！”朱弘實說：“你說誰想反呢？”他的聲音尖厲讓皇帝聽到了。唐愍帝召見他們兩人，他們在皇帝面前爭執，皇帝不能決斷，於是殺了朱弘實，任康義誠爲招討使，率領全部禁軍西征。

唐愍帝逃到衛州。康義誠到達新安時，向李從珂投降。清泰元年四月，在興教門外被斬，滅族。
薑彦稠

薑彦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為銭州刺史。從王晝攻破王都定州，連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僞書書河中指揮使楊彥温逐其節度使遙王從珂。以薑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温有所說，薑彥稠得彥温母殺，將訴之。彦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

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禍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城，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薑稠與晝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薑稠懼，可加約束而緩撫之。使者未至，薑稠遂自牛兒族人白魚谷，盡殺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遂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薑稠今事，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為名，重斬軍士也。”

已而薑稠以禍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軍

天子親自統率的私家軍隊，考察它的名稱就明白了。天子自己任將，那麼都指揮使不過是軍隊的長官罷了。然而自從漢、周以來，這個職位越來越重要，漢有侍衛司護，凡是朝廷的大事都取決於侍衛護。這時，史弘肇任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一同掌管國家大政。而史弘肇尤專權，以至於滅亡。常語說：“涓涓細流，匯流成大江大河。熾熾小火不熄，烈火熊熊怎麼辦呢？”能不警惕嗎？但在這時，地方藩鎮都有自己的軍隊，天子的親軍不過是祇有京師的軍隊罷了。現在地方藩鎮名存實亡，六軍諸衛又日益廢棄，朝廷沒有大將的職務，而全天下的軍隊都是侍衛司的。哪能任都指揮使的人，權勢難道不是更加大了嗎！親軍的名稱，出自唐明宗，後來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也是親軍，都不能考知它設置之初的情況。現在天下的軍隊，分屬這兩個司了。
及遣秦王皇孫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諭彦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
賞彦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
女千餘人。

潞王從珂反，彦稠為招討副使。王
思同兵潰，彦稠與思同俱東走，為
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
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新五代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唐臣傳（五）

豆盧革

豆盧革，父瓊，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

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説為相。說，唐末為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説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説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

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媚妻故諸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説俯仰，默默無所為，唯諸崇媚而已。唐、梁之際，仕官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弟反拜侄、甥者，崇媚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宜革以漸，而崇媚疾甚，果於必行，説、革心知其不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遜人兗延皓改文告天行事，事發，延皓及遜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
鈴崔沂等皆貶，事革詣閹門待罪。由是，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僕濫駭放而貶謫賓從，號聞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唐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亦以罪之。

是年，大水，四方地變震，流民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禾相以食。莊宗以黃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蔣、說。蔣、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於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

董自為相，閔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煉氣以求長生，嘗晝食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而董以說子為弘文館學士，説以蔣子為集賢院學士。

莊宗崩，董為山陵使，莊宗已祔廟，董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趨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詭之子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誅董��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遂俱罷。董貶辰州刺史，説溆州刺史，所在駭驅發遣。宰相鄭珪、任圜三上章，請勿行後命，不報。董復坐諫疏自入，説賣官與選人，貢授商州司户參軍，説夷州司户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己而猶革陵州，説命狀做官，事情敗露後，吳延皓和鍾選官吏的尹政都因罪被處死，尚書左丞兼史部鍾崔沂等人都被貶官，説説、豆盧革到閹門等待治罪。從此一律按新的法律處理事情，往往因非法隨意委派官吏而倒斃他鄉，在道路上悲號哭泣的人，數不勝數。到郭崔霑死後，説説於是讓門人上書為他的事喊冤，而議事的人還是認為他有罪。

這年，大水成災，四面八方都連續發生地震，流亡的百姓餓死的有幾萬人，士兵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采野穀子來吃。唐莊宗天天以此責問三司使孔謙，孔謙不知所措。樞密院小官段徊說：“我曾見前朝舊例，國家有大災難，那麼天子就用朱色書札責問宰相。水旱和乾旱，歸宰相管。”唐莊宗於是命令學士起草詔書，親手書寫，用來責問豆盧革、董説。豆盧革、董説不能回答，只是說：“陛下的威儀恩德流布四面八方，如今西面的軍隊攻破蜀，得到的珍寶價值億萬，可以用來賞給軍隊。至於水災乾旱，是老天常常發生的事情，不值得憂慮。”

豆盧革自從任宰相以來，碰上天下多災多難，而正吃丹砂煉氣以求長生不老，曾吐血幾天，幾乎死去。豆盧革、董説二人各自都任他們的兒子做拾遺，父子同在一個省，人們認為不對，於是改任別的官職，因而豆盧革任韋説的兒子為弘文館學士，韋説任豆盧革的兒子為集賢院學士。

唐莊宗死，豆盧革任山陵使，唐莊宗被祔葬在宗廟後，豆盧革按照舊例應當外出任職，於是回到家中，幾天沒有得到任命，而他的朋友賓客們催他上朝。樞密使安重誨在朝廷上罵他說：“山陵使的官名還在，不等到另外任命，就迫不及待到新的朝廷來，認爲我是聖臣好欺騙嗎！”諫官迎合安重誨的意旨，上疏誣告豆盧革放縱田客殺人，韋説和鄰居爭奪水井有罪，於是都被罷官。豆盧革被貶為辰州刺史，韋説被貶為溆州刺史，一路上用驛馬遣送。宰相鄭珪、任圜三次上書，請求不要繼續加罪，沒有回答。豆盧革又因請求俸祿私財歸自己，韋説賣官給候選的官吏，貢授豆盧革為費州司户參軍，韋説為旌州司
合州，皆長流百姓。

初，詔授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皆賜自盡。

革子昇，說子瀚，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瀚為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盧程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姓為道士，游諸侯間。盧弼舉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同部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

莊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鍇殺子陣，莊宗遣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災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薦胡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書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使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耶！”

莊宗已即位，議除宰相，而盧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户參軍，都在編制外安置待遇同正式編制。不久放逐豆盧革到陵州，韋說到合州，均爲長期流放百姓。

當初，韋說曾因罪流放到南海，受到赦免，回來住在江陵，和高季興成爲知己，到擔任宰相後，常常寫信送錢慰問他。唐軍討伐蜀，高季興請率兵進三峽，唐莊宗同意了，派高季興自己攻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作爲他的屬郡。到攻破蜀時，高季興沒有戰功，而唐派別的將領攻取了這五個州。唐明宗剛即位，高季興多次請求這五個州歸他管，說是先帝同意了的，朝廷迫不得已就把這五個州劃歸他了。到豆盧革、韋說再次被貶官時，於是拿這件事歸罪他們二人。天成二年夏，詔令陵、合二州刺史監督他們二人自殺。

豆盧革的兒子豆盧昇，韋說的兒子韋瀚，都做官到尚書郎，因他們父親的罪被罷廢。到晉天福初年，韋瀚任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任圈

任圈，京兆三原人也。父逢敏，善谈辩，见者爱其容止，及闻其论议纵横，益皆惊异。李嗣昭节度昭义，辟圈观察支使。梁兵破巢城围潞州，逾年而晋王薨，晋兵败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召圈去就之计，圈劝嗣昭坚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庄宗攻破巢城，闻圈为嗣昭守城，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后嗣昭与庄宗有隙，圈数奉使往复，辨释讙讟，嗣昭卒免于祸，圈之力也。嗣昭从庄宗战胡柳，擊败梁兵，圈颇有力，庄宗之曰：“儒士亦破敌邪？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张文礼杀王镕，庄宗遣嗣昭讨

时，朝廷救急建立，百废待兴，嗣昭、豆卢革接受命那，驾子引路遂行，在路上喧闹。唐庄宗至说声音后询问手下，回答说：“宰相的辆子进宫门了。”唐庄宗登上楼看，笑着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似是而非也。”

嗣昭到安州，亲至太原，上下山险，所至州县，驱役丁夫，官吏迎拜，坐拥偏见自若，少付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豫章于以程，程至武庙光宗，府事皆无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圈，庄宗数之，问程某不可。程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视圈曰：“何为壮勇，恃妇家力也！宰相取去州县，何为不可！”圈不复往，夜驰至博州见庄宗。庄宗大怒，谓郭崇韬曰：“此误相此状物，敢辱子九卿！”趣令自尽，崇韬亦欲杀之，赖卢质力解之，乃罢为右庶子。庄宗入洛，程为路障马，中风卒，赠礼部尚书。
之。嗣昭戰死，劉琦代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統子處球等開城堅守，不可下，圍數以禍福誘鎭人，鎭人信之。劉琦棄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謂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劉琦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戒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決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弊，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子送狀乞降，人皆稱處球其言不欺。既而逐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鎭之吏民以書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

其後以鎭州為北京，拜劉琦為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恆愛之心。明年，張崇韬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樞密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崇韬與崇韬素相善，又與其司馬，崇韬因以鎭州事托之，而樞密多所違異。初，樞密議張彭為行營副都部署，樞密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韬領鎭，彭為樞密行營副都部署。崇韬遣使者選去趙王時官人百餘，有許氏者尤有德，彭賠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賠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樞密有隙。同光三年，樞密罷司馬，守工部尚書。

因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樞密攻已於後，乃辟樞密參魏王軍事。蜀滅，表樞密南節度使，樞密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樞密代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樞密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李嗣昭陣亡，任樞密代他統率軍隊，號令嚴明。不久張文禮的兒子張處球等開城門堅守，不能攻克，任樞密多次以禍福利誘鎭州人，鎭州人相信了他。任樞密曾率兵到城下，張處球登上城樓呼謂任樞密說：“城中的軍隊糧食都快完了，而又抵抗朝廷軍隊很久，如果自己在頭上塗泥歸順朝廷，又怕無法承擔責任，希望你哀憐我們，為我們指明活路。”任樞密告訴他說：“拿你的父親來說，固然難以寬恕，但罪罰不殃及後代，你可從輕處理。至於你拒守一年多，殺傷我的大將，一時窘困無路，纔表露誠意，就此看來，你也難免受到懲罰。但坐而待弊，哪裏比得上低頭伏罪？”張處球哭泣着說：“你的話對啊！”於是遣子送狀求降，人們都稱許任樞密的話不騙人。不久別的將領攻破鎭州，張處球雖然被殺，但鎭州的官吏百姓因曾求降，因此得以保全家族的人很多。

後來以鎭州為北京，拜任樞密為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代理留守事，為政有恆愛之心。第二年，任樞密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樞密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任樞密和郭崇韜素來相處很好，又任他的行軍司馬，郭崇韜因而把鎭州的事情交托給他，而任樞密做事多有違背郭崇韜的地方。當初，任樞密的推官張彭為人陰險貪婪，任樞密没能覺察，對他很信任，常常被他出賣。到郭崇韜統管鎭州時，張彭為任樞密謀隱瞞官署的財錢。唐莊宗派宦官挑選過去趙王時的宮女一百多人，其中有一個姓許的特別有姿色，張彭瞞路看管宮女的人把她藏起來。後來事情敗露，召張彭到京師，準備將他治罪，張彭害怕，把以前隱藏官府錢財的賬本全部獻給郭崇韜，郭崇韜很感謝張彭，沒有殺他，因此和任樞密產生矛盾。同光三年，任樞密罷行軍司馬，暫時署理工部尚書。

魏王李繼岌和郭崇韜討伐蜀，怕任樞密在背後攻擊自己，於是召任樞密參與魏王軍事。蜀被消滅後，表奏任樞密為荊南節度使，任樞密懇切推辭不赴任。李繼岌殺死郭崇韜，讓任樞密代替統率他的軍隊凱旋。康延孝反叛，李繼岌派任樞密率三千人，會合董璋、孟知祥等人的軍隊，在漢州敗敗
王先至渭南，自決，圍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圍遂棄才俊，抑絕僑僑，公私給足，天下便之。

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圍與安重诲、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圍意屬李琮，而珏、循雅不欲琮為相，謂重誨曰：“李琮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猶以協對。圍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虚有儀表，號爲‘没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擢用，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矣，相位有幾，豈容益更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任，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天興殿廊下，孔循不麾，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圍，二則任圍，圍乃何人！”围謂重誨曰：“李琮才質，可兼時率百人，而纔巧匠，忌害其能，若舍琮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圍與重誨交惡自始。

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户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圍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辯於帝前，圍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康延孝，而魏王先到渭南，自決身亡，任圍統率他的全部軍隊向東去。明宗嘉獎他的功勞，拜任圍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這時，明宗剛剛殺掉孔謙，任圍因有才能的人，壓制投機取巧的人，公私給足，天下安道。

這年秋，韋誐、豆盧革罷宰相任，任圍和安重誨、鄭珏、孔循等人擬議選擇適合做宰相的人，任圍的意願是讓李琮做宰相，而鄭珏、孔循素來不願李琮做宰相，對安重誨說：“李琮不是沒有文臣的才藝，只是不廉潔罷了！宰相，正直而有器度的人纔足以勝任，太常卿崔協可以。”安重誨認為對。有一天，明宗詰問誰能擔任宰相，安重誨就以崔協回答。任圍上前爭執說：“安重誨不瞭解朝廷中的人，被人選中了。天下人都知道崔協不識字，而空有一副好儀表，號稱‘没字碑’。我因陛下誤加提拔，沒有功勞由幸升官，像我這個不知書達理的人，拿我一個人取笑就夠了，宰相的位置有幾個，難道能夠容忍再增加笑柄嗎？”明宗說：“宰相這個要職，你們再認真考慮。但我在藩鎮時，認識易州刺史韋肅，人們說肅肅出身名門，況且待我很好，安在這個職位嗎？或許韋肅不行，那麼馮書記是前朝的判官，被人稱爲長者，可以做宰相了！”馮書記，就是馮道。議論沒有結果，安重誨等人退下在中興殿廊下休息，孔循不作揖，拂衣而去，邊走邊罵說：“天下事一是任圍說了算，二還是任圍說了算，任圍究竟是什麼人！”任圍對安重誨說：“李琮的才質，可以勝過同輩一百人，而說壞話的人巧言敗壞他的名聲，妒忌害他的才能，如果不用李琮而任崔協為相，那就如棄蘇合丸而取蜣螂丸了。”安重誨發笑而又忍住了。但安重誨最終認爲孔循的話可信，過了一個多月，崔協和馮道都被拜爲宰相。崔協任相多年，人們常常譏笑他的所作所爲，而任圍和安重誨從崔協的事開始就互相仇視。

過去使臣出使四方，都由戶部供給憑信，安重誨上奏請求由宮中發憑信，任圍用舊例和他爭執，沒有結果，於是和安重誨在皇帝面前爭論，任圍聲色俱厲。唐明宗罷朝後，後宮嬪妃上前問
問曰： "與重誦論者誰？”明宗曰： "宰相也。”官人奏曰： "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绐券卒自內出，聞益憤怒。重誦嘗過圍，圍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誦欲之，圍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圍遽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圍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養州。

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誦遇圍與守殷連謀，遣人搆制殺之。圍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圍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既位，贈圍太傅。

趙鳳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謂燕人以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契，遂以守奇為度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鄯州節度判官。晉取鄯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鳳都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張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箋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欲其資財，因請籍没，鳳又上箋言： "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没，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子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

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重誦讀之。重誦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誦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道： "和安重誦爭執的是誰？”明宗回答說： "是宰相。”官女上奏說： "我在長安時，看宰相奏請事情，不曾像他那樣，大概是輕視你皇帝罷了！”明宗因此不高興，而發給使臣的憑信，未見由中發出，任圍更加氣憤沮喪。重誦曾拜訪任圍，任圍讓他吃妓，擅長唱歌而又有姿色，安重誦想要，任圍不給，因此二人更加相互仇視。任圍立即請求罷官，因而罷為太子少保。任圍幾得不能保全自己，於是請求辭官，退居在養州。

朱守殷在汴州反叛，安重誦致書任圍和朱守殷合謀，派人偽造詔書殺他。任圍接到詔命後很平靜，招聚族人暢飲後死去。明宗知道後不加追問，為此下詔書：因任圍和朱守殷通信有怨恨責備的話而治罪。愍帝即位，贈任圍太傅。

趙鳳，幽州人，年長時以儒學出名。燕王劉守光時，在燕人面向刻字塗墨作記號讓他們當兵，趙鳳畏懼，於是剃去頂頭做和尚，依附燕王的弟弟劉守奇藏起來。劉守奇逃走，梁任劉守奇為博州刺史，趙鳳為其判官。劉守奇死後，趙鳳離開任州節度判官。晉攻取廬州，莊宗知鳳名，得到他很高興，任為鳳都學士。莊宗即位，拜趙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唐莊宗和劉皇后到河南尹張全義家，酒酣耳熱，命皇后拜張全義為父。第二天，派宦官讓學士寫箋給張全義，像對父親一般對待他，趙鳳上箋極力主張不能這樣。張全義的養子郝繼孫犯法當死，宦官、伶人希望得到他的錢財，堅決請求登記没收，趙鳳又上箋說： "郝繼孫是張全義的養子，不應有另外登記在冊的財產，就法律上看他的罪還不到應登記没收財產的程度，執法人貪財，不能夠給天下作榜樣。”這時，皇后和衆多小人當權，趙風的話都沒有被採納。

唐明宗是個武臣出身的君主，不熟悉文字，各地的章奏，常常讓安重誦讀給他聽。安重誦也是一個不讀書的人，讀章奏常常不合皇帝的意旨。孔循讓安重誦找儒生帶在身邊，但他們兩人都不
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

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為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衎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誣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誣所殺，而經以誣反。是時，重誣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誣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謊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誣不能對。

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誣欲致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貴將也，此非當為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

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郾。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汹汹。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又幸郾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闕，請罷幸郾，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誣，言甚切直，重誣以白，遂罷幸。

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知道唐的舊例，於是設置端明殿學士，讓馮道和趙鳳擔任。

趙鳳喜歡說直言而性格剛強，素來和任圜相處很好，自從任圜出任宰相後，多次推薦提拔他。當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而署衙又在官中上。第二年，趙鳳升任禮部侍郎，於是有人暗示任圜把學士署衙提升到官名上，又下詔令班位在翰林學士之上。任圜被安重誣殺害，而誣告他謊反。這時，安重誣正當權，即使唐明宗也不能責問他，惟獨趙鳳大哭呼叫安重誣說：“任圜是天下的義士，難道會謊反！而你殺了他，拿什麼向天下人解釋？”安重誣羞愧不能回答。

巫術周玄豹用相法預言人間的事很多都說準了，唐莊宗特別相信他，任他爲北京巡官。唐明宗任內衙指揮使時，安重誣想試探一下周玄豹，於是讓另一個人和唐明宗換了衣服穿，而讓唐明宗坐在下座，召周玄豹來看相，周玄豹說：“內衙，重要的將領，這個人不能夠擔當。”於是指着在下座的唐明宗說：“這個人可以！”於是爲唐明宗說，他以後將顯貴至極。唐明宗即位後，想起周玄豹覺得他很神奇，準備召他到京師，趙鳳勸阻說：“喜好和憎惡，是皇上應當謹慎的。現在陛下把他的巫術看得很神奇而召他到京師，那麼全國的人，都會忙於吉凶禍福這類說法，相互迷惑，爲害不小。”唐明宗於是不再召周玄豹。

朱守殷反叛，唐明宗到汴州，朱守殷被殺後，又下詔去郾都。這時，隨行護駕的各軍正從河南還家到汴州，不顧北行，軍中因此很喧囂。而定州王都認爲天子到汴州誅殺朱守殷，又到郾都是算計自己，於是疑慮不安。宰相率領百官到閥門，請求停止去郾都，唐明宗不聽，人們很害怕，臣子們不敢說話。趙鳳親筆上疏責問安重誣，話說得很直接，安重誣以此上奏，於是去郾都的事作罷。

有一個和尚遊歷西域後，得到佛牙來進獻。唐明宗拿給大臣們看。趙鳳說：“據說水火不能損傷佛牙，請求檢驗這個佛牙的真假。”於是用斧頭砍佛牙，佛牙應聲而碎。這時，宮中施捨
千，因風碎之乃止。

天成四年夏，拜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鰲者，自

其父懷等於樞密學士，而鰲亦許

直敢言，與風素善。及風已貴，而鰲

久不連，自以材名在風上而不用，因

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砥當風，風

心銘之。未有以發。而鰲與故家爭水

實，為安重誡所怒，風即遷鰲秘書

少監。鰲因被酒往見風，風知其必

遁，乃辭以沐髮，鰲話直吏，又溺於

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風，鰲避於客

次，且謁風。風以其事聞，明宗下詔

鰲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

天下冕之。

其後安重誡為邊元邊等告變，明

宗詔元順等人奉詔，具其詐狀，即斬

之。後數日，風為事中興殿，請日：“

臣聞奸人有誣重誡者。”明宗日：“

此屬事，朕已處置之，卿可問問

也。”風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

害，陛下不可以為聞。”因指殿屋曰：

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

所扶持他，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

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

且重誡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

興主，安可使奸人動搖!”明宗改容

謝之曰：“卿言是也。”遂除元順等三

家。

其後重誡得罪，群臣無敢言者，

獨風數言重誡盡忠。明宗以風為朋

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風在鎮所得

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

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

自筮，投蓍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

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

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東...

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擢節度
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
隙，交兵累年，晉王數屈，欲與梁
通和，使襲吉為書詣梁，辭甚辯麗。
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
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躪於明
時”，嘆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
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
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
世。

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
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為副使。
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
其父圖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
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
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
十八年，卒。

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
弼兵部尚書。

張憲

張憲字允中，洛陽人也。為人沈
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
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
記。莊宗即位，拜左衛率校、左軍
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
留守。憲精於吏事，有能政。

莊宗東還，定州王王來朝，
莊宗命憲治瑤場，與都擊鞠。初，莊
宗建號於東都，以瑤場為即位壇，於
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
漢承南、魏除陽壇，至今皆在，不
清泰二年死在家中。

李襲吉，父親李圖，洛陽人，有人說是唐代
宰相李林甫的後代。乾符年間，李襲吉考中進
士，任河中節度使李都的推遷判官。後來離開李
都到晉，晉王任他為諫次令，於是任為掌書記。

李襲吉博學，知道很多唐代的舊事。升任節
度副使，官做到諫議大夫。晉王和梁有矛盾，交
戰多年，後來晉王多次處境艱難，想和梁相互和
好，讓李襲吉寫信向梁說明，文辭十分清晰明
麗。梁太祖讓人讀信，讀到“毒手尊拳，交相於
暮夜，金戈鐵馬，蹂躪於明時”時，感嘆說：
“李公處在偏僻的一角，有像這樣的士人，如果
我得到了，就如虎添翼了！”回頭望着他的隨從
敬翔說：“好好替我寫信答覆。”敬翔的回信，書
法和言辭都不好，而李襲吉的書信，很多在世上
流傳。

李襲吉為人恬淡靜泊，以寫文章自樂。天祐
三年死。以盧汝弼代任副使。

盧汝弼擅長書畫，但文章趕不上李襲吉。他
的父親盧簡求任河東節度使，是唐的名門，因此
盧汝弼也知道很多唐的舊事。晉王死，趙莊宗繼
任晉王，承制皇帝意旨封拜官爵等事都出自盧汝
弼。十八年，死。

趙莊宗即位，贈李襲吉為禮部尚書、盧汝弼
為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洛陽人。為人沉靜少欲，年輕
時好學，會彈琴飲酒。唐莊宗素來知道他的文章
寫得好，任他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唐莊宗即
位，拜為工部侍郎、左軍使，轉任刑部侍郎、兼
吏部銓、東都副留守。張憲精通為官之道，很有
政績。

唐莊宗到東都，定州王王來朝見，唐莊
宗命令張憲修整擊球場，和王王擊球。當初，唐
莊宗在東都建立國號，把擊球場作為即位壇，因
此張憲說：“即位壇，是稱王的人興起的地方。
漢的鄗南、魏的顯陽壇，到現在都還在，不能毁
可毁。”乃别治宫西為鞠场，場未成，庄宗怒，命兩虞侯亟毁場以為場。憲退而嘆曰：“此不祥之兆也！”

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藏兵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庄宗至魏，大怒，責憲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薄有錢三萬緡，庄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彦瓊曰：“我與群臣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彦瓊為憲解之乃已。

郭崇韬伐蜀，薦憲可任宰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苛非其人，則為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知任以一方。”乃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

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懾，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衞，豈非戰敗者乎？宜狥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勤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為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噪，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於於死節之士，得三而失三人焉。薦廷美、楊溫之死，子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於是張憲之事，尤為之痛惜。
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謗、符彥超與憲傳所書皆異，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在禮而請之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説，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謗俱死，及存謗被殺，反棄太原而自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為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為不然。子之於憲因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蕭希甫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有機辨，多穎敏，少舉進士，為琅邪興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推官。

莊宗即帝位，欲以舊制詔，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帷幄使得坐否？”希甫以不答。帷幄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歴事三家，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官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悵怏怏。

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居於魏州，有引漢李陵書以讖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為笑。

明宗即位，召為諫議大夫。是時，義康為義陽節度。希甫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初，希甫以諫議大夫官位，申崇明，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初，希甫以諫議大夫官位，申崇明，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初，希甫以諫議大夫官位，申崇明，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初，希甫以諫議大夫官位，申崇明，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初，希甫以諫議大夫官位，申崇明，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初，希甫以諫議大夫官位，申崇明，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初，希甫以諫議大夫官位，申崇明，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初，希甫以諫議大夫官位，申崇明，上書論義康之非，道其大節，宜正詔命，人皆大笑焉。後為兵部侍郎，又為節度判官，改左散騎常侍。乾祐中，判尚書刑部事。明宗崩，復相之。普泰中，以病請告，貶青州司馬。尋復為刑部侍郎。天福中，復為尚書刑部侍郎。天成二年，轉左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大順初，轉右散騎常侍，判尚書刑部。明年，復為左散騎常侍。
時，復置獄丞，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撲，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奸賊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獄丞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

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獄丞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説頗沮阻之。其後革、説既為安重誚所忌，希甫希旨，諫曰：“革縱田客殺人，而説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説終皆賜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

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遭人夜叩官門上變，白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詐安重誚請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齋一日，群臣皆詣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誚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官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者，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蠻軍衆，貶محك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給贊於床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烹羊同以干糧；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学，舉進士。為羅紹威判官，去為趙鎮使趙巖巡官，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置檢舉箱，任蕭希甫為使，蕭希甫建議說：“自從戰亂連綿不斷，網紀大壞，欺凌侵奪，有勢力的人取勝。大凡搶奪別人的妻子女兒，強占別人的田地房屋，貪官污吏，含冤受刑入獄的人，怎麼能說得完。而一旦設置檢舉箱，投訴的人必定很多，會控告到功臣貴戚，有不能繩之以法的人。”於是從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黎明算起，大辟罪以上的犯人，都赦免他們，這之後纔把檢舉箱展示給衆人。當初，唐明宗想任蕭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説多方加以阻撓。後來豆盧革、韋説受到安重誚的惡嫌，蕭希甫討好安重誚，諫告上奏說：“豆盧革放縱田客殺人，而韋説和鄰居爭奪水井，水井裏有珍寶財物。”有關官吏追究其罪狀，井中只有破鍋罷了，豆盧革、韋説最終都賜官而死。唐明宗賜給蕭希甫一百匹絲綢、三百石糧食，拜左散騎常侍。

蕭希甫性格狹隘而急躁求進，曾派人在晚上敲開宮門報告兵變，稱河堰牙官李筠報告他所在的軍隊謀反，次日早晨，追問沒有這事，殺掉李筠，軍士們到安重誚那裏要求交出蕭希甫要吃了他。這時，唐明宗準備在南郊祭祀，齋戒前一天，臣子們在殿廷上練習禮儀，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誚在月華門外等候上朝，蕭希甫和兩省的官員先進入，馮道等人坐在廊下不起身。出來後，蕭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者，責問宰相，樞密使見到兩省官員怎能不起身，因而大肆辱罵。這天晚上，稱病回家。一個多月後，因告李筠的事情動搖軍心，貶AxisSize州司戶參軍，死在那裏。

劉贊，魏州人。父親劉玭任縣令，劉贊剛開始讀書，穿著青布衫短褐，每次吃飯劉玭就自己吃肉，而另外拿菜餚給劉贊在床下吃，對他說：“肉食，是君主給的俸祿，你想吃的話，就要勸奮讀書謀求俸祿；我的肉食，不是你的食物。”從此劉贊更加努力學習，考中進士。任羅紹威的判官，離開後又任趙鎮使趙巖的巡官，再任孔謙的鹽鐵判官。唐明宗時，屢經升遷爲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做官遵紀守法，權貴豪強
法，權豪不可干以私。

是時，秦王乘秦兵之勝，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言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見，乃拜鄭子為學官，為秦王傅。鄭子曰：“舊事至矣！”

秦王所請王府元士官屬十餘人，頗多浮薄隨風之徒，日獻誇詭以顯王，獨賢從容諫諫，率以正道。秦王常命賓客作于坐中，賢自以師傅，恥與群小比伍，雖操筆為文，有不悦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賢來不得通，賢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於是曰：“元帥判官任賢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賢居其位，賢子皆以正直為王所知，河南府判官司徒謙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詔議參軍高軌王最厚，軌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使秦王得入正道，當待賢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樂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賢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賢亦爭不可，賢等乃免死。於是論高軌，而任賢等十七人皆長流。

初，賢聞秦王敗，即白衣驚駭以俟，人有告賢奪官而已，賢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客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賢長流漢州百姓。漢二十有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縉

何縉，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判官。不能在他那裏謀求私利。

這時，秦王李從榮掌握重兵而驕橫，有不少過失，議事的人請求設置師傅輔助引導他。大臣們怕秦王，不敢決定這事，於時請求秦王自己選擇師傅，秦王就請劉賢，於是拜劉賢為秘書監，任秦王傅。劉賢哭泣著說：“災禍要到了！”

秦王所請的王府元士官吏十多人，大多是輕浮淺薄、傾軋陰險的人，天天諂諛奉承讓秦王變得驕橫無理，只有劉賢從容自若地規勸諫諫，用正道來引導他。秦王曾命令賓客們即席寫文章，劉賢自以為是師傅，恥於和這群小人為伍，雖然勉強提筆，但顯出不高興的顏色。秦王討厭他，後來告誡手下人劉賢來了不得通報，劉賢也不去，每月去王府一次罷了，回來後就閉門不出，不和人交往。

不久秦王果然敗敗而死，唐的大臣們議論秦王的下屬官吏中應當加罪法辦的人。於是说：“元帥判官任賢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賢居其位，賢子皆以正直為王所知，河南府判官司徒謙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詔議參軍高軌王最厚，軌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使秦王得入正道，當待賢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樂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賢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賢亦爭不可，賢等乃免死。於是論高軌，而任賢等十七人皆長流。

當初，劉賢聽說秦王失敗，就穿著白衣騎着駿馬奔向驕橫的罪，有人告訴劉賢是將官罷了，劉賢說：“難道有天子的長子被殺，而賓客奪官者事的嗎，不死就很幸運了！”不久劉賢被長期流放為漢州百姓。漢二十有年，詔令回到家鄉，走到石會關，病死。

何縉，閩人，唐末考中進士。唐莊宗任太原節度使時，徵召為判官。唐莊宗每次出征，都留
何瓊為人聰明機敏，通曉為官之道，外表粗疏簡慢而內心頗為周密。唐莊宗在邺城建立國號，拜何瓊為諫議大夫，何瓊擔心唐莊宗不能成事，請求留守太原。

何瓊和唐明宗有故交，唐明宗即位，召他回京內殿接見他，慰勞他很久，不久何瓊為西川節度副使。這時，孟知祥已有二心，正把副使趙季良當作心腹，聞何瓊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何瓊行軍司馬。何瓊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瓊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瓊，瓊常稱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瓊為司馬，猶延之甚厚。知祥反，罷瓊司馬，置之私第，瓊飲恨而卒。
新五代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晉臣傳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鏡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砚以示人曰：“砚弊則更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

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鉉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詳，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涇陽。

吐渦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渦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
意未决。於是上疏自言素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詔為上位事，至即，謂曰：
“北面之事，方指吾胸中，得與卿此疏，計已去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
祖幸鄭都。七年，高祖在鄭，維翰來朝，徙鎮晉昌。
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詔廷議用事，與契丹絕絕，維翰言不能入，
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
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廷議於河南，
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
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
間，百度濫理。初，李邈為翰林學
士，好飲而多過酒，高祖以爲浮薄。
天福五年九月，詔罷翰林學士，按
《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
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
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
為之。
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路賂，歲積
巨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
馮玉用事，共饗之。帝欲勦黷維翰，
大臣劉昫、李崧皆以为不可，卒以玉
為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
疏。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
太后，請拜皇弟重熙置師傅。帝疾
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
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

契丹王中選，破樂城，太重威等
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
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
帝方議焉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
嘆曰：“豈不血食矣！”

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
終敗於景廷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
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
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
榮，沒有拿定主意。桑維翰上疏陳述不能和契丹
爭鬥的七個原因，高祖把桑維翰的使者召到望
室內，對他說：“北方的事情，正擾亂我的心，
得到這個上疏，我的主意已打定了，可以不愁
了。”桑維翰又勸高祖到鄭都。七年，高祖在
鄭都，桑維翰前來朝拜，調任鎮守晉昌。

桑維翰的權勢日盛一日，四處饋贈的財物，
每年累積不計其數。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
士馮玉當權時，一起說他的壞話。皇帝想立即罷
免桑維翰，大臣劉昫、李崧都認爲不行，最後任
馮玉爲樞密使，不久又任爲宰相，桑維翰一天天
被疏遠了。皇帝飲酒過度而患病，桑維翰派人暗
中稟告太后，請求爲皇帝的弟弟石重貴設置師傅。
皇帝病愈後，知道了這件事，發怒，於是以罷
免桑維翰，任他爲開封尹。桑維翰於是稱腳有
病，很少再朝見皇帝。

桑維翰駐守中選，攻破樂城，太重威等
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
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
帝方議焉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
嘆曰：“豈不血食矣！”

自從契丹和晉結盟，開始時事成於桑維翰，
而最終敗在景廷廣手上，因此從兩軍交戰以來，
凡是契丹方面的書檄文告，都沒有提到這兩個
人的。耶律德光侵犯京師，派張彥澤給太后送
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綸請議母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綸見德光，因謂彦澤圖之，而彦澤亦利其資產。維綸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置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彦澤以驕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彦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綸避禍，維綸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彦澤以兵入，問：“維綸何在？”維綸厲聲曰：“吾，前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彦澤股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維綸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恟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綸。維綸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所白維綸，請赴侍衛司獄。維綸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綸獨死？”崧懼不能對。是夜，彦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綸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綸，維綸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検其尸，信為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貨財悉為彦澤所掠。

景延廣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射。”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邵王友諧，友諧謀反被誅，延廣亡去。後从王章攻打都，彦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倉以身免。

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數以延廣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調任保義，又召信，打聽這兩個人還在不在，可讓他們先來。而皇帝因桑維綸曾張不和契丹絕盟而自已不聽他的話，不願讓桑維綸去見耶律德光，因而暗示張燕澤算計他，而張燕澤也想占有他的財產。桑維綸的相貌怪異，又素來重視威嚴，晉的老將大臣們，見到他沒有屈服的，張燕澤自恃勇猛剛強，每次去迎候桑維綸，即使是寒冬臘月也沒有不汗流滿面的。當初，張燕澤進入京師，手下人勸桑維綸避災禍，桑維綸說：“我作爲大臣，國家到了這種地步，到哪裏逃避死呢！”靜坐府中不動。張燕澤率兵進來，問：“桑維綸在哪裏？”桑維綸厲聲說道：“我，是晉的大臣，自應為國而死，你怎麼能無禮呢！”張燕澤兩腿打顫不敢抬頭看，退下對人說：“我不知道桑維綸是怎樣一個人，今天見了，還讓人如此恐懼，哪能再見他呢？”於是以皇帝的命令召桑維綸。桑維綸出發，遇見李崧，在馬上交談，軍吏上前告訴桑維綸，讓他去侍衛司獄中。桑維綸知道不能免禍，看着李崧說：“你主持國事，讓我桑維綸一人去死嗎？”李崧羞愧不能回答。這天晚上，張燕澤派人將桑維綸勒死，又用繩繫繫在桑維綸脖子上，告説耶律德光說：“桑維綸上吊自殺。”耶律德光說：“我原無意殺掉桑維綸，桑維綸何必自己去死。”耶律德光到京師，派人驗尸，相信是吊死的，於是把尸體賜給桑維綸的家人，而他的財產都被張燕澤所掠奪。
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

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置大臣議契丹，致政稱臣，延廣獨不奉，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責，延廣謂契丹使者喬密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立，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晋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止子，取笑天下。”密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密，密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

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床、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裳、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溥，下至伴食刺史，重臣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饑死者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競尚如此。

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竇遇虜於武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騖促延廣援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芻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書呼置人曰：“延廣誣我來，何不解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調任鎮守河陽三城，升任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

高祖崩，出帝立，延廣出了力，十分誇耀自己的功勞。當初，出帝立位，契丹的大臣們議議契丹，送上表章自稱為臣子，延廣一人不同意，只是送信自稱孫子罷了，大臣們都知道這樣不行，而又不能強求。契丹果然發怒，多次以此責備邁，延廣對契丹使臣喬密說：“先皇帝是契丹所立的，現在的天子是中原自己冊立的，可以做孫子，但不能做臣子。而且晉有十萬口橫磨大劍，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止子，取笑天下。”密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密，密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更加憤怒。

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在延廣家中擺酒宴。延廣進獻的器服、鞍馬、茶床、椅榻都裹了金銀，用龍鳳圖案作裝飾。又進獻五千匹絹緞，一千四百兩絲綢，二十二匹馬，玉鞍、衣裳、犀牛角、玉器、金帶等，請求賜給隨行的官吏，上自皇帝的弟弟石重貴，下至伴食刺史，重臣從者各有差。皇帝賜延廣和他的母親、妻子、隨從、押衙、孔目官等人的禮物也等。當時天下旱災、蝗災井起，餓死的老百姓一年達十多萬人，而君臣如此窮奢極侈，相互誇耀攀比。

第二年春，契丹入侵，延廣隨出帝北征任御營使，兩軍在澶、魏之間相對峙。先鋒石公竇遇虜於武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騖促延廣增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個將領被重圍困，皇帝親自率兵救他們，三個將領纔得以逃出，都哭泣著訴苦。但延廣正掌握著親兵，仗恃功勞放肆專橫，將領們都由他調度，皇帝也不能控制。契丹曾對晉人呼喊說：“延廣叫我們來，為什麼不速戰速決？”這時，將領們都奮力作戰，而延廣未曾與敵人
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渊，以延廣從，皆無功。

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置酒作樂，惟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遂遣使張詢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遁。

德光召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擊晉軍渡河趙渚，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願應其家，未能引決，賜驢契至，乃與從事來鈴駿驍見德光於封丘，並丕見鍾。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鍾?”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敗，皆因爾也。”召喬宴其前言，延廣初不服，受從衣領中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條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錮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殆，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呜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碰面。契丹離去後，延廣獨自躲在營壘中不敢出來。自從景延廣一句話而使契丹和晉關係惡化，凡是號令征伐一概出自景延廣，晉的大臣們都不能參與，因此凡是契丹的書檄文告，都無不以景延廣爲藉口。契丹離去後，晉出帝回到京師，於是出調景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第二年，晉出帝到澶淵，讓景延廣隨行，都沒有功勞。

景延廣住在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晉日益削弱，估計一定不能對付契丹，於是通宵飲酒，大肆修建住宅，在園中設置歌舞藝人，爲所欲為。後來皇帝也後悔，遂派奉官張詢奉表向契丹稱臣求和，耶律德光回答說：“派桑維翰、景延廣來，割讓鎮、定二州給我，纔可以講和。”晉知道這不行，纔作罷。契丹到中渡，景延廣駐守河陽，聽說杜重威投降，於是返回。

耶律德光侵犯京師，到達相州時，派騎兵幾千人混在晉軍中渡過黃河直奔洛陽，以便抓獲景延廣，告誡說：“景延廣向南逃奔到吴，向西逃奔到蜀，務必追擊捉住他。”而景延廣擔心他的家人，沒有自殺，契丹騎兵突然到來，於是和隨從闔不駟馬到封丘見耶律德光，和闔丕一起被戴上枷鎖。景延廣說：“闔丕，是我的隨從，因職事跟隨我，有什麼罪而被戴上枷鎖?”闔丕於是被獲釋。耶律德光責難景延廣說：“南北雙方斷絕友好關係，都是因你。”召喬宴來對質他過去說過的話，景延廣開始時不承認，喬宴從衣領中拿出收藏的信，景延廣纔服罪。於是拿十件事實問景延廣，每承認一件事，拿給他一個象牙籌碼，給到第八個籌碼時，景延廣把臉貼在地上，不敢抬起头，於是大聲呵叱他並把他囚禁起來。準備送他到北方去，走到陳橋時，停在老百姓家中。晚上，景延廣窺伺看守他的人鬆懈了，伸手卡住自己的脖子而死，當時五十六歲。漢高祖時，贈侍中。

唉，從古到今禍福成敗的道理，沒有像晉氏這樣的明證了！它開始因契丹而興盛，最終被契丹消滅。但當它以叛逆對抗名正言順者，大業未
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将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强，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意解難，遂成金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裊結兵遠，敗約起爭，發自廷廣。然則金氏之事，維翰成之，廷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吴蠻

吴蠻字寶川，鄭州廬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至雲州，沙彥珣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蠻主州事，蠻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蠻出千契丹，而蠻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蠻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蠻，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

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與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輸，乃積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水清軍節度使。令溫將邵珂，素驕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鬱居無慮，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天平年後，令溫為水清軍節度使，契丹不能下，乃遣蠻率師以討令溫。蠻善擊矢，會天大寒，裂其帷幕，以衣士卒，士卒皆有之。珂因求見蠻，願自效，蠻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蠻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蠻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蠻守東門力戰，而左成，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是愚一個人的使命，徒恃口舌的強辨，使其契丹舉國興師動衆，像符契一樣應驗，解除危難建立晉國，在這個時候，桑維翰的功勞最多。到年輕的君主剛即位，戰事不斷，敗約引起爭端，事情起因於景延廣。因此晉氏的事業，桑維翰成就了，景延廣又敗壞了，兩人的用心不同，而遭受的災禍一樣，原因是什麼呢？大概立國始終名義不順，而和夷狄共事，常常見到災禍，見不到幸運。能不警惕嗎！能不警惕嗎！

晉出帝即位，與契丹絕交，河北各州都戒備，認爲貝州位於水陸要道，危急時可以轉運軍糧，於是在那裏屯積糧草數十萬，任王令溫為水清軍節度使。王令溫的牙將邵珂，一向驕橫狠毒難以控制，王令溫罷免了他的職務。邵珂鬱鬱無聊，於是暗中派人逃到契丹，說貝州積糧糧食很多但沒有軍隊防守，可以奪取。王令溫因事去京師朝見，心裏對邵珂很疑心，於是把他的兒子邵崇範作爲人質隨他去京師。晉的大臣們因為是吳蠻過去堅守雲州七個月，契丹不能攻克，於是派吳蠻為御馬前去代替王令溫守貝州。吳蠻善於安撫士兵，碰上天氣十分寒冷，就撕掉他的帷幕做衣服給士兵穿，士兵們都很喜歡他。邵珂於是對吳蠻，願意效力，吳蠻推心置腹地相信了他。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向南侵犯，包圍貝州，吳蠻命令邵珂把守南門。契丹包圍三天，四面猛攻，吳蠻從城上投下柴草把城梯和衝車差不多燒
右報珂反，變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憐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完了。不久邯珂從南門引契丹入城，吳巖正把守東門作戰，而手下人報告邯珂反叛，吳巖見城中已亂，就投井而死。而王令溫的家屬被契丹俘虜，晉出帝哀憐他，任王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來累任方鎮，周顯德年間死。王令溫，瀛州河間人。
新五代史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漢臣傳

蘇逢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漢高祖鎮守河東，父母皆為漢高祖從事，逢吉常代父母作奏記，遂名之為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

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逢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間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

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己任。然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賄賂，市權鬻官，跡者譴咄。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欲秦王從曠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
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遂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緋，貴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出使，至是還，逢吉意謂得之者重賂，遂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囊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并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崧第莊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之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甥之等，下獄，崧款自緩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

是時，天下多盗，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盗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盗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吝以謂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鄜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誅平隴縣十七村人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龍聞部有盗，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盗，入山中，皆被殺。於魯從後至，見民捕盗者，以為賊，悉擒之，斬其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龍為能，由是天下因盗殺人滋滥。

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厨進蔬，日飲珍肴。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鹵百家及州鎮皆織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托以它事告於高祖，杖殺之。有奇異的財物，就派人告訴李永吉，答應給他一個州，而索求他祖上的玉帶。李永吉以為沒有玉帶作解釋，蘇逢吉於是派人買了一條玉帶，價值幾千緋，要求李永吉抵價；前客省使王筠在晉末出使，到這時纔回來，蘇逢吉猜想王筠得到楚王的厚重財物，派人索求，答應給他一個州，王筠怏怏不樂，把口袋中裝的一半財物獻給他。但兩人都沒有得到許諾的州。

晉宰相李崧隨契丹北去，漢高祖進入京師，把李崧的宅第賜給蘇逢吉，而李崧在西京另有田産住宅，蘇逢吉於是都佔為己有。李崧從北方回来，因而把宅第契券獻給蘇逢吉，蘇逢吉不高興，而李崧的子弟多次口出怨言。後來，蘇逢吉就誘使入誤告李崧和弟弟李騫、李儀等人，投入獄中，李崧懸空自己冤枉自己伏罪：“和家僕二十人，圖謀藉漢高祖的陵墓為亂。”獄狀上報中書省，蘇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於是將李崧家滅族。

這時，天下盗賊很多，蘇逢吉親自起草詔書下發州縣，凡是盗賊所住本家和鄰居都滅族。有人對蘇逢吉說：“做盗賊被滅族，已不是先王的法制，何况鄰居呢!”蘇逢吉不顧頌地承認對，追不得己，惟是去掉滅族一項罢了。因此鄂州捕賊使者張令柔將平隴縣十七個村的百姓數百人全部殺死。衛州刺史葉仁龍聽說按撫區域中有盗賊，親自帶兵追捕。當時十多個村民一齊追趕盗賊，進入山中，盗賊都逃散了。葉仁龍隨後到，見追捕盗賊的村民，以爲是盗賊，把他們全部抓獲，剖斷他們的脚筋，把他們丟棄在山腳示衆，這些人長聲悲號，幾天就死了。聽到的人都為他們鳴冤叫屈，而蘇逢吉把葉仁龍當成能人，從此天下因做盗賊被殺的事就泛濫成災了。

蘇逢吉顯貴後，更加奢侈無度，稱中書堂的食是不能吃的，於是命令家厨進獻食品，每天都吃最精貴最好的。繼母死了，不服喪致哀。妻子武氏死後，暗示百官和各州鎮送纈緞做喪服。武氏的喪期未完，就任命他的兒子們做官。有一個庶出兄弟從外地歸來，沒有告訴蘇逢吉就見他的兒子們，蘇逢吉發怒，藉口別的事向漢高祖告
逢吉嘗從高祖征鄭，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濤欲請太祖與楊邠相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楊邠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

周太祖鎮鄭，不結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怒逢吉之晉己，已而會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輩粉矣!’

是時，貞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闇，謂司天台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坐人接死，無吉事也。’

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山里，夜與同舎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奉馬首，遺李崧被囚之所。廣順初，賜其子酉京莊併宅一區。

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荥澤人也。為人駢勇，走及奔馬。梁末，謂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靈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

狀，被用棍棒打死了。

蘇逢吉曾隨漢高祖伐雍都，多次在軍中發酒狂侮辱周太祖，周太祖很恨他。後來漢隱帝登位，蘇逢吉素來和李濤很好，暗示李濤請求罷免周太祖和楊邠樞密使的職務。李太后憤怒李濤挑撥大臣的關係，罷免李濤的宰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情都報告給他決定。蘇逢吉、蘇禹珪從此備位充數罷罷了。乾祐二年，加拜為司空。

周太祖鎮守鄭都，沒有免去樞密使之職，蘇逢吉認為樞密使的職責，由方鎮擇當不便，和史弘肇發生爭執，最終還是依照史弘肇的意見。史弘肇怒恨蘇逢吉和自己作對，不久在王章家中相見，蘇逢吉在座上發酒狂，史弘肇更加憤怒。蘇逢吉謀求出外任職來躲避他，不久又作罷，有人問他原因，蘇逢吉說：‘如果捨棄這裏離去，史公一旦處置我，我就粉身碎骨了。’

這時，漢隱帝年紀小，小人在他身旁弄權。史弘肇等人作威作福，皇帝和他手下的李業、郭允明等人都很憂慮。蘇逢吉每次見到李業等人，都用言語激怒他們，李業等人終於殺掉史弘肇，任蘇逢吉權知樞密院。正讓人起草詔書，聽說周太祖起兵，纔作罷。蘇逢吉晚上住在金祥殿東闇，對司天台官正王處訥說：‘昨晚未暝，就夢見李崧在一旁，活人和死人交接，沒有吉祥的事情。’周太祖到北郊，官軍在劉子陂被打敗。蘇逢吉在七里住宿，晚上和同宿的人暢飲，要刀準備自殺，被手下人勸止。第二天和漢隱帝逃跑到趙村，在老百姓家中自殺。周太祖平定京師，剖下他的頭示衆，正是在李崧被殺的地方。廣順初，賜給他的兒子酉京莊莊和一處住宅。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荥澤人。爲人驍悍勇猛，能夠追趕上奔馳的戰馬。梁末，徵召老百姓七戶出一個兵，史弘肇當兵，隸屬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統領禁兵，史弘肇任軍校。後來，漢高祖鎮守太原，讓他統領王節左右指揮，領靈州刺史。漢高祖在太原建立國號，代州王晉拒不受命，史弘肇攻破了他，因功拜為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歩軍都指揮使。
揮使。

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
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崔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
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

弘肇為將，嚴毅不言，麾下書少
忤意，立槕殺之。軍中為股粟，以故
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
無犯，兩京帖然。遣侍衛親軍馬步軍
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
蘇逢吉同受侵貳。

隨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
崇、永興趙思筠等皆反，關西用兵，
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
恐。弘肇出兵警衛，務行殺戮，罪無
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
者，輦轡斬於市。市有醉者悖其車
卒，誣其訣言，坐棄市。凡民抵罪，
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
斬之。又為斷舌、決手、斫筋、折足
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
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賢故將失職之家，
姑息奴僕，而厮養之輩，往往自
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黠，因緣
為奸，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
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債者之
淮南以鬻茶。福進貧乏，福進告黃
之，黃乃謀告福進得趙廷壽玉枕，以
遣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
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

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
耐，呼我為卒。”

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
千緡為獻。頻州賊場官麴溫與軍將何
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拯

這時契丹北歸，留下耿崇美在潞州進攻王守
恩。漢高祖派史弘肇先去攻打他，耿崇美戰敗逃
走，王守恩在潞州城向漢投降。而河陽武行德、
澤州崔令奇等人，都迎接史弘肇，親自前來歸
附。史弘肇進入河陽，漢高祖隨後到來，於是進
入京師。

史弘肇任將，嚴肅剛毅，沉默寡言，部下有
人曾稍有違背他的意願，立即鞭打致死，軍中人
人為此兩腿發抖，因此漢高祖最初起義時，史弘
肇行軍所到的地方，秋毫無犯，兩京安定。升任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高祖病情加劇，和楊邠、蘇
逢吉等人一起接受臨終委託。

漢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
趙思筠等人都反叛了，關西打仗，人心恐懼，京
城的老百姓，謠言流傳互相驚恐。史弘肇出兵警
戒探察，總是殺人，無論大小罪行都被殺死。這
時白天出現太白星，老百姓有人拾頭觀望的，立
即將他斬殺在街上。街上酒醉者悖逆一兵士，
謗告他訣言，被斬於街上。凡是百姓無辜獲罪
的，獄吏告訴史弘肇，僅用三個指頭示意，獄吏
即判腰斬。又定下割舌、破嘴、斷筋、斷足的刑
法。李崧因家奴告他謀反被族滅，史弘肇把他的
小女兒取來當作婢女使喚。於是以前有資望而今
失職的舊將人家，都姑息遷就家僮奴僕，而受人
豢養的人，常常自詡自許制約他的主人。侍衛孔
目官解暉狡猾熏黷，仗勢做壞事，老百姓無辜獲罪
的，沒有人敢上告申訴。燕人何福進有一個玉
枕，值錢十四萬，派僮僕賣到淮南以便買茶。僮
僕把錢藏起來，何福進鞭打僮僕索求，僮僕於是
謗告何福進得到趙廷壽玉枕，用來送給吳人。史
弘肇抓到何福進治罪，何福進被殺，他的部下分
別占有他的妻子兒女，登記没收他的家財。

史弘肇不喜歡賓客，曾說：“文人墨客叫人
難以忍受，稱我為兵。”

史弘肇統領歸德，他的副使等人每月大都用
私錢一千緡進獻。頻州賊場官麴溫和軍將何拯争
執官事，訟至三司，三司認爲麴溫對。何拯向
訴之弘肇，弘肇以謂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己，乃逼溫殺之，遂坐者數十人。

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戰兵，漸近小人，與後漢、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無行干托，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始鴻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 "健兒為國從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 " 悉取所賜還官。

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誓密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寶貞帝，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 "昨日廷諭，何為異同？今日與公飲此。" 遂令與邠亦舉大爵曰： "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 " 遂俱飲罷。弘肇曰： "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 " 毛錐子 " 安足用哉？ " 三司使王章曰： " 無 " 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 " " 毛錐子 "，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 " 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 " 弘肇矍然，驚，酒家倡，以為雅己，大怒，以醜言詆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方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 " 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 " 弘肇駭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

是時，李業、郭允明、後漢、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為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謀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史弘肇申訴，史弘肇認爲穎州是自己的屬州，而溫不首先告訴自己，於是追捕穎溫殺掉，受到牽連治罪的有數十人。

周太祖平定李守貞，推獎各個臣子，史弘肇拜為中書令。隱帝自關西停戰以來，漸近小人，和後漢、李業等人嬉遊沒有節制，而太后的親族熱衷干趨托情，史弘肇和楊邠逐漸壓制他們。太后有個老朋友的兒子謀求補任軍職，史弘肇就把他殺了。皇帝剛聽音樂時，唱給教坊使等人玉帶、錦袍，這些人前去辭謝史弘肇，史弘肇發怒說： " 士兵們為國家出征沒一點特別賞賜，你們這些人有什麼功勞，怎敢接受這些東西！ " 全部拿回賞給的物品歸還官府。

周太祖外鎮守魏州，史弘肇擬議密密同行，蘇逢吉、楊邠認為不行，史弘肇很怒恨他們。第二天，在寶貞帝中聚會飲酒，史弘肇舉起酒杯高聲向周太祖敬酒說： " 昨天朝廷上爭論，為什麼有何不同意見？今天和你喝下這杯酒。" 蘇逢吉和楊邠也舉起大杯酒說： " 這是國家大事，何必介意呢！ " 於是飲乾杯。史弘肇說： " 安定朝廷，平定禍亂，只須長槍大劍就行了，像 " 毛錐子 " 有什麼用呢？ " 三司使王章說： " 如果沒有 " 毛錐子 "，軍隊糧餉從哪裏徵集呢？ " " 毛錐子 "，是說毛筆。史弘肇沉默不語。另一天，在王章家中聚會飲酒，酒酣耳熱，猜拳舉行，史弘肇不會做，客省使閻晉卿挨着史弘肇坐，多次教他。蘇逢吉開玩笑說： " 座中有個姓閻的人，何必擔心罰酒！ " 史弘肇的妻子閻氏，是酒家歌女，因而認為是在譏諷自己，大怒，用醜話辱罵蘇逢吉，蘇逢吉不計較。史弘肇想毆打他，蘇逢吉先出去了。史弘肇起身找劍想追殺蘇逢吉，楊邠哭泣說： " 蘇公，是漢的宰相，你如殺了他，又把天子放在哪裡呢？ " 史弘肇駭馬離去，楊邠送他到家返回。從此將相之間如水火不相容。漢隱帝派王峻在公子亭擺酒讓他們和解。

這時，李業、郭允明、後漢、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為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謀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
必為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遂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延政殿東廂，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並族三家。

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橫，使汝曹倡遂橫死，今日吾得為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登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楊邠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邠頗勾押官，歷孟、華、鄭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衝，高祖即位，拜樞密使。

邠於出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邠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賂除吏，多謫。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爲可，乃入白，而深責逢吉所爲，凡門禁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

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庫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羣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

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駭。

漢隱帝很想除掉他。晚上聽到作坊中打造鍛甲的聲音，以為亂兵到了，通宵不能睡着。因此和業等人在宮禁中密謀除掉史弘肇。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史弘肇和楊邠、王章等人進朝，坐在延政殿東廂的廊屋中，數十個身披鍛甲的士兵從裏面衝出，抓住史弘肇、楊邠、王章殺掉，並把他們三家滅族。

史弘肇死後，皇帝坐在崇元殿召集群臣，聲稱史弘肇等人謀反，群臣没有人敢回話。又在萬歲殿召見各軍校，皇帝說：“史弘肇等人獨攬大權，讓他們常常擔心慘遭橫死，今天我能為你們作主了！”軍校們都下拜。周太祖登位，追封史弘肇爲鄭王，按照禮節送歸家鄉安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年輕時任州府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楊邠爲勾押官，歷任孟、華、鄭三州糧料院使。跟隨漢高祖任右都押衝，漢高祖即位，拜樞密使。

楊邠出身小官吏，不喜歡文人，和蘇逢吉等人中互相排擠忌恨。蘇逢吉勸誘李濤上疏罷免楊邠和周太祖的樞密使職務，楊邠哭泣着在李太后面前訴說，太后發怒，罷免李濤的宰相，加楊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這時，蘇逢吉、蘇禹珪往往根據私下賄賂任官授職，出現很多錯誤。楊邠任宰相後，事情無論大小，必定首先請示楊邠，楊邠認爲可以，纔進宮上報，而大力改變蘇逢吉的所作所爲，凡是因門第做官的，各司補選的官吏，都一概罷免。

楊邠雖然擅長做官的事，但不懂得有有關大局的道道，認爲治理國家，不過是錢庫充實，武器備罷了，禮樂文物都是虛華不實的東西。因此執掌國家大政而務求苛刻細繹，凡是前資官不能留在京師之外，而天下去的人，都要給憑證纔能出行。十天之內，人心擾亂，楊邠估計不能實行而作罷。

楊邠常和王章在皇帝面前議論政事，皇帝說：“事情施行之後，不要讓人說閒話！”楊邠於是說：“陛下只管不說話，有我在。”聽到這話的
栗。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與太
后私以問郅，郅止以為不可。帝欲立
所愛給夫人為后，郅又以為不可；夫
人死，將以後禮葬之，郅又以為不
可。由是惠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
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郅為人頗修靜，四方之路雖不
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絕賓
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
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
禍。周太祖即位，追封為弘農王。

王章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為州孔目
官。張令昭遂相度使劉延皓，童事令
昭。令昭敗，童婦詐白文珂與副招討
李周善，乃以童托周。周匿童褚中，
以獅駱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童
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
兵，補童孔目官，從之太原。

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
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滿方新造，
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閩西三叛
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童供饒軍旅，
未嘗乏絶。然征利不已，民甚苦之。
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
童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絹帳
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童減其出者陌
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
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
喜文士，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
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
俸賃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
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積估”，
童猶意不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
鹽、薯、酒麴法者，無多少皆抵死，吏
錄為訐，民莫堪命。己而與史弘肇等
同日見殺。

人為他發抖。李太后的弟弟李業請求任宣徽使，
皇帝和太后私下詢問楊邠。楊邠勸阻認為不行。
皇帝想立寵愛的給夫人為皇后，楊邠又認為不
行；夫人死後，準備按照皇后的禮儀安葬，楊邠
又認為不行。因此漢隱帝大怒，而手下人乘機陷
害他，和史弘肇等人同一天被殺。

楊邠為人十分倫理恬靜，雖不拒收各地賄賂的
財物，但往往拿來獻給皇帝。居家時謝絕賓
客，晚年纔稍稍和士大夫交往，招納賓客在門
下。懂得歷史傳記文章有用，於是責求官史抄
寫。不久，碰上災禍。周太祖登位，追封為弘農
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任州孔目官。張令昭驅
逐節度使劉延皓，王章追隨張令昭。張令昭失
敗，王章的岳父白文珂和副招討李周關係很好，
於是把王章托付給李周。李周把王章藏在袋中，
用駱駝駝到洛陽，藏在李周家中。唐滅亡，王章
纔出來，任河陽糧料使。漢高祖統率禁軍，補
王章為孔目官，隨漢高祖到太原。

漢高祖登位，拜為三司使、檢校太尉。漢高
祖死，漢隱帝登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這時，漢剛剛建立，在契丹掠奪之後，京師
財庫空虛，而閩西三叛起，周太祖在西方打
仗，王章供應軍糧，不曾匱乏斷絕。但徵收財利
搜刮百姓，百姓深受其害。過去老百姓一石稅糧
加送兩升作“雀鼠耗”，王章於是增加為租稅
一石加送兩斗作“省耗”；絹錢出納，都以八
十為一百，王章又減少三文放出去；州縣百姓
上訴田產，必定全州全縣復核，以便搜括暗藏的
田地。天下因此深受困苦。他特別不喜歡文士，
曾對人說：“給這些人一把算盤，不知道顛倒，
對國家有什麼好處呢！”百官的俸祿都取自供應
軍隊剩下的沒有用的東西，命令官吏兩高處估算
它們的價值，估算定了又增加，叫做“積估”，
王章還不滿意，往往再增加。老百姓觸犯鹽、
穢、酒麴法的，無論多少都抵罪處死，官吏假公
濟私做壞事，老百姓不能忍受。不久和史弘肇等
人同一天被殺。
劉鉉

劉鉉，巂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督府。鉉為人貪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己，時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

是時，江漢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沿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彌治，置刑獄，不問州縣。前為吏者，納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鉉乃一切禁之。然鉉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詐增民租，賦出鉉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遇鉉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鉉。鉉願兵在，莫敢有異意，乃授代還京師。

鉉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鉉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僕射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鉉悉舉趙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鉉妻裸裸以席自蔽，與鉉俱見執。鉉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當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曰：“與公共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終滅，盡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念之乎?”鉉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非。”是時，太祖方欲歸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裹馬傷甚，而軍士逼辱，迫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鉉，與李業等梟首於市，
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赐金陵庄宅各一区。

**李業**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任用，無忌憚。時天下旱，蝗，黄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官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入問攘除之法，延入對曰： “臣職天象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攘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 皇太后乃召希織佛書以攘之，一尼如廬，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詔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嶽、郭允明等狎昵，多為廢語相誹謗，放紙墨于宮中。太后數以災異戒帝，不聽。

時宣徽使閔，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使官孟儼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聚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巖、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閔晋卿等率兵拒威于澶州。兵未及，聞已至清州，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 聶請出府庫以軍，宰相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者餉錢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耀州，為人所殺。

**聶文進**

聶文進，井州人也。少為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大業等人一起斬首示衆，赦免了他的妻子兒女。周太祖登位，賜給金陵的莊宅各一處。李業，漢高祖皇后的弟弟。皇后有兄弟七人，李業最小，因此特別憐愛他。漢高祖時，任為武德使。漢隱帝登位，李業由於皇太后的緣故，更加專權，肆無忌憚。當時天下旱災、蝗災井起，黄河決口泛濫，京師大風拔起樹木，毀壞城門，官中多次見到怪物投來瓦石、搖動門扉。漢隱帝召司天趙延入問攘除的辦法，趙延回答說：“我負責天象時，考察它們的变化，以便考順逆吉凶罷了，求福消災的事，不是我能懂得的。但據我所知，恐怕是山魈作怪。” 皇太后於是召尼姑誦誦佛書求福消災，一個尼姑去廁所，回來後，悲號哭泣數天不省人事，等到蘇醒後請問她，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而皇帝正和李業以及聶文進、後嶽、郭允明等人親近，常猜謎語相互逗樂，在宮中放風箏。太后多次拿災異警告皇帝，皇帝不聽。

當時宣徽使閔、業欲得之，太后也派人諷大臣們同意。大臣楊邠、史弘肇等人都認為不行。李業因此怨恨不滿，率謀殺掉楊邠等人。楊邠等人死後，又派供奉官孟儼持詔書到魏州殺郭威。郭威起兵反叛，漢隱帝派左神武統軍袁巖、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閔晉卿等人率兵在澶州抵抗郭威。還未出兵，郭威已到清州，皇帝十分恐懼，對大臣說：“過去太草率了。” 李業請求拿出府庫中的錢財賞賜軍隊，宰相蘇禹珪認爲不行，李業在皇帝面前向蘇禹珪下拜說：“相公應為皇帝籌划不要吝惜府庫錢財。” 于是下詔賞賜京師士兵和隨郭威南下的漢州士兵每人錢千，督促他們的子弟寫信，以便告竊從北來的軍隊。到漢兵在北郊被打敗時，李業拿走國庫的金銀寶珠，帶着它們投奔他的哥哥保義軍節度使李洪信，李洪信拒不接受。李業逃到耀州，被人殺死。
屋，以為校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殿衛、大將軍，以奉職稱旨。周太祖為殿衛，甚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還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史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守郢都，文進等用事居中，文進之祐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祐等已死，文進點閹官籍，指麾殺戮，以為己功。周太祖在邸聞祐等遇害，初以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跡，乃大詫之。

周兵至京師，漢隱帝敗於北郊，太後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何害！”慕容彦超敗走，帝崩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漢帝遇弑，文進亦自殺。

後贊

後贊，兗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好遊，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漢帝亦愛幸之。楊邠等執政，尤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漢帝悔之，贊與允明等再伏侍帝，不欲左右言己短。漢兵敗北郊，贊奔兗州，慕容彦超執送京師，為首於市。

郭允明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家客，高祖愛之，以為翰林供奉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

允明使荆南高保融，率服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南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遺之，遣飛龍使。
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戴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廈，王章婿張殷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不久李業和郭允明謀殺楊邠等人，這天沒有雲，天色昏暗，濛濛霧雨像在哭泣，中午，載着楊邠等人十多具屍體暴露在街上。郭允明在朝堂西面廈屋親手殺死楊邠等人的子女，王章的女婿張殷血流逆注。漢隴帝在北郊被打敗，回到封丘門，不能進去，逃到趙村，郭允明從後追上，在百姓家中殺死漢隴帝，於是自殺。
新五代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懼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執漢帝詔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朴乃以故獨免。

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竊《平邊策》，曰：

唐失道而失両、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騷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制而至于懲，大制而至於滅。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失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奮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豎其財；恪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年少時考中進士，任校書郎，依附漢樞密使楊邠。楊邠和王章、史弘肇等人有矛盾，王朴眼見漢的建國時間不長，漢懼帝年輕孱弱，任用小人，而楊邠作為大臣，和將相們結怨，知道漢一定會亂，於是離開楊邠東歸。後來李業等人教漢懼帝誅殺權臣，楊邠和王章、史弘肇等人都被殺，這三家的門客多受牽連，而王朴因此一入得以幸免。

周世宗鎮守澶州，王朴任節度掌書記。周世宗任開封尹，拜王朴為右拾遺，任推官。周世宗登位，升任比部郎中，進獻《平邊策》，寫道：

唐失國之道而失去両、蜀，晋失國之道而失去幽、并二州。觀察它們之所以失地的原因，就能懂得平定天下的辦法。當失地的時候，君昏政亂，政治紊亂，軍隊驕橫，百姓貧困，近者在朝廷內作壞事，遠離皇帝的人在外面反叛，小事情不能控制就導致超越本分，大事情不能控制就導致過分，天下離心離德，人們不服從命令，失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定它的辦法，在於糾正唐、晋的過失罷了。一定要首先進用賢人斥退不賢的人，以便讓時政清明；任用能人除去無能的人，以便考察他們的才能；施恩惠講信用，號令嚴明，以便讓他們同心同德；獎賞功勞，懲罰罪惡，以便讓他們盡心盡力；勤
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昔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偏处先挠之，偏东则挠西，偏西则挠东，彼必弃走以救其弊，奔走之是，可以知彼之虚实。有此固守，攻虚则弱，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弱，则可制其地，不必大兵发去也，数大兵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发则我获其利。彼惧我，彼之北之友，即国家之所有。既得北之，即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言而平之。如此，则用力少而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吴、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患，可为后图。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皆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

臣书生也，不足以言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

迁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歳中，迁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這時，周世宗
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撻群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藩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寶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南，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授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南，以朴留守京師。

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曆書，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成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調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準，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

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並州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六年春，世宗遣朴視汴之口，作剛登位，銳意征伐進取，已經拒絕群臣的議論，親自在高平打敗劉旻，回來後更加用力整治軍隊，慷慨激昂有平定統一天下的大志。多次向大臣們詢問治國之道，挑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讓他們寫《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和《平邊策》，王朴列在人選中。而當時的文士都不希望皇上急於用兵打仗，認爲平定篡位叛亂的人，首先在於培養文德。惟有翰林學士陶穀寶儀、御史中丞楊昭儉和王朴都談論用兵的策略，王朴說長江、淮河一帶可以首先攻取。周世宗一向瞭解王朴，當看到他的議論宏偉，更把他看成奇才，召他商計天下大事，意見無不相合，於是下決心重用他。顯德三年，出征淮南，任王朴爲東京副留守。返回後，拜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升任樞密使。四年，再次出征淮南，任王朴留守京師。

周世宗在位的時候，對外從事征伐，而在內講求法治。王朴爲人聰明機敏多才多智，不只在當代的事務，至於陰陽律曆，都無不通通。顯德二年，詔令王朴校定曆書，於是刪除近代附會天命世俗荒誕不經的學說，設置通法、經法、統法，用歲率、軌率、離率、交率、朔策、望策、周率、變率等數字，推算日月五星的運行，寫成《欽天曆》。六年，又下詔令王朴考正雅樂，觀朴認爲十二律管互吹，難以反映真實的情況，於是按京房的說法製作律準，以九尺長的弦十三根，依律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和諧。

王朴性格剛強果斷，又受到周世宗信任，凡是做的事，當時沒有敢指責爲難的人，但人們也不能夠超過他。周世宗出征淮南，王朴留守京師，擴大新城，疏通道路，十分壯偉雄闊，現在京師的格局，大多是其規劃建成的。他考訂的音樂，用到現在不可改變。他陳述的用兵策略，不是是應付一時的策略。至於他論述各國興亡的次序說：「可以首先攻取淮南，並州是必死之寇，最後滅亡。」後來宋朝興起，平定四方，只有并州最後被制伏，都像王朴所說的那樣。
斗門，還，過故相李毅第，疾作，仆
于坐上，穿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
臨其喪，以玉銅叩地，大懈者數四。
贈侍中。

鄭仁諧

鄭仁諧字伯新，太原晉陽人也。初，
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為人驃勇而
好使酒，曾因醉怒仁諧，拔劍欲殺
之，左右皆奔走，仁諧植立不動，無
憶色，紹光驚動士地，撫仁諧曰：“
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
仁諧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
聞。

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
帳下，時時往造仁諧，與語甚歡。每
事有疑，即從仁諧問問，仁諧所對不
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為
樞密使，乃召仁諧用之，累官至內客
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議
畫，仁諧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
諧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
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為鎮寧軍
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
攻河東，仁諧留守東都。明年初，以
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
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笏而臨
之。

仁諧自其微時，常為太祖謀畫，
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
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
矜伐，為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
封韓國公，諡曰忠正。

扈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
學，善屬文。漢順初，舉進士高第，
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
其為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
國廢興治亂之跡為《運源賦》，甚詳。
又因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
返回時，拜訪舊相李毅的家，發病，倒在座上，
被人抬回後就死了，時年五十四歲。周世宗親臨
吊唁，用玉銅叩地，多次大聲痛哭。贈侍中。

鄭仁諧字伯新，太原晉陽人。最初，跟隨唐
將陳紹光。陳紹光為人膽悍勇猛而好因酒使性，
曾因喝醉酒對鄭仁諧發怒，拔出劍想殺掉他，手
下人都逃掉了，鄭仁諧直立不動，臉無懼色，陳
紹光把劍扔在地上。安撫鄭仁諧說：“你有器量，
必定會富貴，不是我能勝得上的。”鄭仁諧後來
脫離陳紹光而去，回到鄉里，侍奉母親以孝出
名。

漢高祖任河東節度使，周太祖為部下，常常
去拜訪鄭仁諧，和他交談很高興。每當事情有疑
問，就找鄭仁諧詢問。鄭仁諧的回答不曲從迎
合，周太祖更覺得他了不起。漢建立，周太祖任
樞密使，於是召用鄭仁諧，屢次升遷至內客省
使。周太祖在河中攻破李守貞，軍中的機務策
劃，鄭仁諧大多參與決定。周太祖登位，任鄭仁
諧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多次
升任至宣徽北院使，出任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
年，拜為樞密使。周世宗進攻河東，鄭仁諧留守
東都。第二年冬，因病而死。周世宗準備臨終致
哀，官吏說年歲不利於親臨致哀。周世宗不聽，
於是先用桃木，管帚掃除不祥而親臨致哀。

鄭仁諧從徵討時開始，常常為周太祖謀劃規
劃，到官居要職時，不曾有所建樹，而周太祖、
周世宗都很親信重用他，但也能謙謹好禮，不矜
持居功，受到士大夫的稱讚。贈中書令，追封為
韓國公，諡號為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年輕時好學，擅長寫
文章。漢順初年，考進士名列前茅，任為校書
郎，直史館。兩次升任至監察御史。他寫文章，
以文采豊富自鳴得意。曾編排歷代國家興亡治亂
的事迹為《運源賦》，十分詳備。又因遊相國寺，
看見庭院中竹子可愛，作《碧巖賦》，題寫在寺
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稷，久而不用，朴以問載曰：“載不為舍人，何也?”載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貞元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載能知人而朴不能薦士。

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寶懐、陶穀、徐台符等皆被任用。載居數人中，文譽最劣，尤無行。昭、懐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載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討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揚，至於京師，為木偶聾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為頌以獻，其獻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懐，而不為載之詭也。

咲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匠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者，賢之於奕，知其用而置之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弈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用弈，敗者之棋也；舉國用之，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丕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置、漢、而材智於壁上，世宗聽說了，派小黃門到壁旁抄錄，看了後說好，於是任為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升任翰林學士，賜緋衣，而載已病，不能入朝謝恩。過了一百多天，纔強忍病痛去學士院值班。世宗憐憫他，給假讓他回家，派太醫給他看病。

當初，載因文章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向宰相李稷推薦他，但很久不受重用，王朴因此問載說：“不任載為舍人，為何呢?”李稷說：“不是不瞭解他的才能，但載命薄，恐怕他不能勝任。”王朴說：“你作宰相，應以進賢退不肖的人為職責，為何說命薄呢?”不久召拜為知制誥。到任學士後，不到一年就病死，時年三十六歲。議事的人認爲李稷能瞭解人而王朴不能推薦賢士。

這時，天子英武，喜好招延天下奇才，而對文士尤其以禮相待，載和張昭、寶懐、陶穀、徐台符等人都受到任用。陶穀在這幾個人當中，文章最劣，尤其沒有德行。張昭、寶懐多次和皇上詣見，文采明麗，而陶穀只能先揣測皇上心意所在，以便谄媚取悅，事情無論大小，都必定稱頌讚美，以至於增建京城、做木偶耕夫、紫芝白兔一類的事，都作頌進獻，文辭大抵和俳諧戲子差不多。而載因不幸早卒，論議雖比不上張昭、寶懐，但卻不寫陶穀那樣阿諛奉承的文章。
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怨；置賢智於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嘔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嘆哉！

制度，擬議刑法，考訂律曆，講求禮樂遺文，所用的都是五代時的士人，難道都是在晉、漢時愚蠢怯弱，到周時方能才智俱全嗎？周只是懂得怎樣用人罷了。

亂國的君主，常常把愚蠢不賢的人安置在重要的位置上，而強求他們做不能勝任的事，暴露他們的缺點和罪惡；把賢智之士安置在下面，而淹沒他們的才能，讓君子、小人都不能處在他們應處的位置，而使自己陷於危險滅亡。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能夠把賢智之士安置在身旁，而疏遠愚蠢不賢的人，讓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身享安樂榮華。治與亂相差雖然很遠，但導致治亂的原因却相差不多，顛倒任用人才罷了。唉，從古到今治國之君少而亂國之君多，何況在五代時，士人得到君主賞識與得不到君主賞識，哪能感嘆得完呢！
新五代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 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鄂州壽張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前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術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為王鐵槍。

梁、晉爭天下為勁敵，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鬥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僱彥章領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俗話說："世亂識忠臣。" 的確如此呀！五代時候，不能認為沒有忠臣，我得到保全志節的義士三人，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鄭州紹張人。年輕時當兵，侍奉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前鋒馬軍使。梁末帝登位，升任濮州刺史，又調任澶州刺史。王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赤腳踏在荊棘上走一百步。手持一杆鐵槍，騎馬奔馳衝殺，迅猛如飛，而沒有別的人能舉起他的鐵槍，軍中稱他為王鐵槍。

梁、晉爭奪天下，彼此成為勁敵，惟獨王彥章心裏常常輕視晉王，對人說："亞次不過是鬥雞小兒罷了，哪裏值得懼怕呢！" 梁分魏、相六州為兩個鎮，怕魏州軍隊不聽從指揮，派王彥章率領五百騎兵進入魏州，屯駐在金波亭以防兵變。魏州軍隊果然作亂，晚上進攻王彥章，王彥章南逃，魏州人向晉投降。晉軍攻破澶州，俘獲王彥章的妻子兒女帶回太原，賜給他們住宅，供給的東西很齊備，秘密派使者召降王彥章，王彥章斬殺使者自絕後路。但晉人害怕王彥章在梁，一定要招降他，對他的妻子兒女更好了。

自從梁失魏、博二州，和晉沿黃河兩岸駐軍，王彥章常常擔任先鋒。升任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調任宣義軍節度使。這時，晉已完全占據黃河以北，用鐵鎖截斷德勝口，在黃河南、北兩岸修築兩座
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武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憲壅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緣問，彦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郢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強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絞。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彦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器，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舉鞂錨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撲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陝寨，聞彦章為招討使，驚曰：“彦章騷勇，吾豈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彦章兵少，力續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敘之，行二十里，而得方寨報者曰：“彦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微北城為筏，下楊劉，與彦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筏相及輟戰，一日數十接。彦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彦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张漢傑交通，彦章素剛，憤凝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嘆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奸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力結之。其破南城也，彦
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畧等
同彦章書而上己。失帝初議其事，
習而使者至軍，獨賑勞凝而不及彦
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
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
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攻之，乃罷彦
章，以凝為招討使。彦章驟至京師入
見，以符畫地，自陳勝敗之由，巖等
謂有司劾彦章不恭，勒還第。

唐兵攻兖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涿
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
師祗有保壼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不可用，乃以屬彦章，而以張漢傑監
之。彦章至逢坊，以兵少戰敗，退保
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
唐將夏魯奇素與彦章善，識其語音，
曰：“王鐵鋸也!”舉稍刺之，彦章傷
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
爾常以驢子待我，今日服乎?”又
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兖州而守中
都? 中都無壁塹，何以自固?”彦章
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
宗憤然，賜藥以封其創。彦章故人不
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莊宗愛其勇義，欲全活之，使人慰諭
彦章，彦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
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 且臣
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
暮事晋，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莊宗又遺明宗往諭之，彦章病創，臥
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
“汝非邀信烈乎? 我豈苟活者?”遂見
殺，年六十一。晋高祖時，追贈彦章
太師。

契約
與彦章同時有契約者，潞州之牙
城時，王彦章和段凝分別撰寫捷報奏聞，段凝派
人告訴趙巖等人隱瞞王彦章的捷報而上報自己
的，梁末帝聞初還懷疑這事，不久使臣到軍中，
只就賑賂酬勞段凝而不賞賜王彦章，士兵們都大
驚失色。到楊劉兵敗時，段凝於是上書說：“王
彦章飲酒輕敵纔導致兵敗。”趙巖等人從中日夜
諷諄他，於是罷免王彦章，任命段凝為招討使。
王彦章飛駕到京師進見，用手板在地上指畫，陳
述勝敗的過程，趙巖等人暗示有關官員彈劾王彦
章不恭敬，勒令他回家。

唐軍進攻兖州，梁末帝召王彦章，讓他把守
東路。這時，梁的強兵都歸屬段凝，京師祗有保
衛皇帝車駕的騎兵五百人，都是剛剛招募的士
兵，不能用，於是將他們歸屬王彦章，而以張漢
傑監督他。王彦章到逢坊，因兵少戰敗，退守
中都；又被打敗，和他的親兵一百多人拼死作
戰。唐將夏魯奇素來和王彦章關係很好，分辨出
他的口音，說：“這是王鐵鋸!”舉起長矛刺他，
王彦章傷得很重，戰馬仆倒，被抓獲。唐莊宗見
到他，說：“你常常把我看成小孩子，現在服輸
了嗎?”又說：“你是會打仗的人，為什麼不守兖
州而守中都呢? 中都没有壁塹，拿什麼固守?”
王彦章回答說：“大勢已去，不是個人的力量能
夠改變的!”唐莊宗感於凌駕，賜給他藥以便醫
治他的創傷。王彦章是個武臣，沒有讀過書，常
用俗語對人說：“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他對於
忠義，大概是出自天性。唐莊宗喜愛他的驍悍勇
猛，想保全他，讓他活下來，派人安慰曉諭王彦
章，王彦章推辭說：“我和陛下血戰十餘年，如
今兵敗力盡，不死又等什麼呢? 而且我受梁的恩
德，不死不能報答，哪有早晚服事梁晝上卻服事
晝的道理，這樣活着還有什麼臉面見天下的人呢!”
唐莊宗又派唐明宗前去開導他，王彦章因為創
傷，臥床不能起來，仰頭看着唐明宗，叫他的小
字說：“你不是邀信烈嗎? 我難道是苟且偷生的
人?”於是被殺，時年六十一歲。晝高祖時，追
贈王彦章為太師。
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鉞以澤、潞叛降於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語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饒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濟，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泣感。

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衆人戰河上，已建大號，聞繼鉞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鉞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劉仁瞻

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瞻者焉。

仁瞻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領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繼勗攻自壽春，遣遣將劉彦貞拒周兵，以仁瞻爲淮南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彦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瞻以爲不可，彦貞不聽，仁瞻獨按兵城守。彦貞果敗於正陽。

世宗攻壽州，圍之數月，以舟載土，自淝河中流筑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寨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炮舟竹龍皆唐莊宗任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時，裴約憑藉副將的身份守澤州。李嗣昭死後，他的兒子李繼鉞以澤、潞二州反叛，向梁投降，裴約召集他州中的人哭泣着訴說：“我跟隨已故的節度使二十多年，親眼見到他分發財物犒賞士兵，想要向梁報仇，但不幸早死。如今郎君還沒有辦完父親的喪事，就違背父親的意願，我能死在這裏，不能隨他歸附梁！”衆人都感動得落淚。

梁派遣董璋率兵圍他們，裴約和州中人抵抗堅守，向唐莊宗求救。這時，唐莊宗正和梁軍在黃河打仗，並已經建立國號，聽說李繼鉞反叛投降梁，露出十分憂慮的神色，到裴約一約沒有叛降時，高興地說：“我對李繼鉞何曾懼待？對裴約何曾厚愛？而裴約卻能夠辨別逆順！”望着符存審說：“我不吝惜把澤州讓給梁，一個州容易得到，裴約這樣的人才難得。你看着合適的機會，替我把裴約帶來。”符存審率領五千騎兵奔馳到遼州，而梁兵已攻破澤州，裴約被殺。

到周世宗時，又有劉仁瞻。

劉仁瞻字守惠，彭城人。父親劉金跟隨楊行密，任濠、滁二州刺史，以馳驍勇猛出名。劉仁瞻擔任將官，輕視財物，看重將士，法令嚴肅，從小略通兵書。在南唐做官，任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到之地都政治清明安定。李景讓他掌管親軍，任爲武昌軍節度使。周軍出征淮南，先派李穀從壽春進攻，李景派將領劉彦貞抵抗周軍，讓劉仁瞻領淮南軍節度使，鎮守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劉彦貞見周軍退卻，估計他們害怕了，緊追他們。劉仁瞻認爲不行，劉彦貞不聽，劉仁瞻獨自按兵不動守城。劉彦貞果然在正陽戰敗。

周世宗進攻壽州，把它重重包圍，用兩船相并載着炮，從淝河中流炮擊壽州城；又把數十萬根大竹子捆扎在一起，上面蓋上木屋，號稱“竹龍”，載上甲兵攻城，又決水寨之水流入淝河。用各種方法攻城，從正月到四月都未能攻下，而這年非常炎熱，大雨十多天不停，周軍營寨水深數尺，淮河、淝河暴漲，炮船竹龍都淹到南岸，
被李景的軍隊焚燒，周軍死很多人。周世宗東赴濠梁，讓李重進任廬、壽二州都招討使。李景
也派他的元帥齊王李景達等人在紫金山下扎寨，修築夾道連接城中。而李重進和張永德兩軍相互
猜疑不和，劉仁瞻多次請求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懼懮成疾。

第二年正月，周世宗又到淮河邊，全部攻破
紫金山下營寨，破其夾道，軍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暘之守將廣陵馮延箑
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
諧、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
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表表稱
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
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暘所
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瞻子宗
諫率其父兵，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
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奇之委中誤
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
守。

三月，仁瞻病甚，已不知人，其
副使孫羽詔為仁瞻書，以城降。世宗
命弁仁瞻至帳前，嘆惜久之，賜以玉
帶、御馬，復使者出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子之南伐，得
尔為多。"乃拜仁瞻檢校太尉兼中書
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而
卒，年五十八。

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
彰州郡王，以其子崇詔為懷州刺史，
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瞻卒，亦贈
太師。荊州故治蠻春，世宗以其難
効，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招武
軍，曰："吾以旌仁瞻之節也。"

唉，天下惡惡歳久矣！然士之不
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
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
可謂得其死哉！仁瞻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死而死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瞻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於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瞻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僕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像王彥章這樣的人，可以說是死得其所啊！劉仁瞻既然殺死他的兒子來表明自己的意志，哪有臨死變節的呢？現在的《周世宗實錄》載有劉仁瞻的降書，這是他的副使孫羽等人寫的。當周世宗時，王環為蜀國守衛秦州，很久都攻不下來，後來他力盡而投降，周世宗很是賞賜他的忠誠，但只封為大將軍。就周世宗對他們兩人厚薄不同並考察周世宗的制誥，可知劉仁瞻不是投降的人。從古到今忠臣義士難得啊！五代亂世之時，這三個人，或出身於士兵，或出身於僕國的臣子，真令人不勝感嘆啊！真令人不勝感嘆啊！
新五代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死事傳

唉！從開平到顯德，前後一共五十三年，而天下有五代，士人不幸生在這個時代，想要保全節操而永不受辱的人，必然很少了。在這個時代，如果用誓死守節和必定遠離塵世要求士人，那麼天下就沒有士人了。然而這個時代的習俗，把苟且偷生不顧富貴看成理所當然的事。至於儒生，把仁義忠信當作學問，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恥，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三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三人焉，而戰没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濤、史彦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張源德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置人也。少事遺，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漢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

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懷魏軍不從，乃遣劉𬩽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
賀德倫以魏，齊二州置軍。當是時，
源德為齊守貝州。齊王入魏，諸將欲
先擊貝州，齊王曰：“且城小而堅，
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邁之兵，
然與渾州相首尾，今齊州居其中而無
備，不如先取之，則渾州必失。”乃先
襲破德州，然後以兵
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齊軍奮
而圍之。

已而劉邁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
陽，齊軍攻破洛州，而齊州刺史來
昭、邢州節度使聞謬皆以城降焉，磁
州刺史崔昭、相州張筠、渾州戴思
遠皆棄城走。是時，晉已先下全
燕，而鎮、定皆附加焉，自河以北，
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
皆歸晉，獨貝一州，國之五年不可
下。源德守堅堅，而貝人聞蕃已盡有
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
源德不從，遂見殺。

源德已死，貝人謀曰：“吾聞吾
久，吾去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
吿于蕃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
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
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
盡殺之。

夏魯奇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
宗時，封姓名日李紹奇，其後莊宗賜
姓名者，皆復其故。故

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
藩，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
光於幽州，守光將軍延珪、元行範以
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鬥，輒不能
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

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駒軍于函
水，莊宗以百騎規敵，遇堅伏兵，圍
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
百餘人，身被二十餘瘡，與莊宗決圍
二州向晉投降。正當這個時候，張源德為劉駒守
貝州。晉王進入魏州，將領們想先攻打貝州，晉
王說：“貝州城雖小但堅固，攻打它卻難以倉猝
攻下。況且張源德雖然仗恃劉駒的軍隊，但和渾
州互為首尾，如今渾州在中間而沒有防備，不如
先攻佔渾州，那麼渾、貝二州的勢力被分開就容
易謀取了。”於是先擊破渾州，然後率領五
千上兵進攻張源德，張源德堅守，不能攻克，晉
軍挖戰壕包圍他們。

不久劉駒在故元城大敗，向南逃到黎陽，晉
軍攻破洛州，而齊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聞謬
都以城向晉投降，磁州刺史崔昭、相州張筠、
渾州崔思遠都棄城逃走。這時，晉軍已先攻克
燕全境，而鎮、定二州都歸附晉，從黃河以北，
太行山以東，四方千里，六鎮、幾十州的地方
全歸屬晉，惟獨貝州一個州，圍攻一年多不能
攻下。張源德的防守已然堅固，而貝州人聽說晉
已完全佔據河北，城中糧食快要吃完，就勸張源
德出城投降，張源德不聽，於是被殺。

張源德死後，貝州人商量說：“晉圍困我們
很久，我們無路可走而後叛投降，恐怕都不能幸
免。”於是告訴廣說：“我們想穿著鍍甲手持兵器
投降，得到赦免後纔放下武器，怎麼樣?”晉軍
同意了，三千貝州人出城投降，放下武器後，晉
軍四面圍攻他們全部殺死。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唐莊宗時，賜給姓
名叫李紹奇，後來唐莊宗賜給姓名的人，都恢復
了原名。

夏魯奇最初效力梁任宣武軍校，後來奔到
晉，任衛護指揮使。隨周德威在幽州進攻劉守
光，劉守光的將領延珪、元行範憑藉驍悍勇猛
自負，夏魯奇每次和他們二位將領爭鬥，都打得
難分難解，雙方軍隊都放下武器觀看。

晉攻下魏博後，梁將劉駒駐扎在洹水，唐莊
宗率領一百騎兵窺視敵情，碰上劉駒的伏兵，重
重包圍他們，幾乎不能脫身，夏魯奇奮力作戰，
親手殺死一百多人，身上二十多處受傷，和唐莊
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義州刺史。徙鎮陳於，授王彥章，莊宗壯之，封伯千匹，為後州州節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河陽。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使往詰之，魯奇乃得去。

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守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姚洪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

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隴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燼中。後璋卒攻破隴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塊黃炙，感恩不己。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絞其子，令壯士十人封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王思同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思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初為銀胡觝指揮使，任事奉指揮使。梁、晉相距千箇，思同為築壘楊劉，以功遷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勇敢，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士，然未嘗有戰功。

明宗時，以久次為北軍節度使。
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識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竇軫，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西京留守。

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奸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君，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士十以五弦誦思同，欲因其歡以通意。是時，諸鎭皆懼懐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士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諤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鎭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卸體，金瘡滿身，士卒固當從我矣。今先帝新喪天下，而朝廷信用奸人，離開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懽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西城，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兵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愼麾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鎭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彥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任雄武節度使。是時，吐蕃多次入侵，而秦州没有邊防堡壘，思同修建四十多個柵欄來防禦。過了五年，到京師朝見，唐明宗向他詢問邊防情況，思同指點山河，陳述形勢利害。思同離去後，唐明宗顧左右的人說：“人們說思同不識事，不識事的人能像這樣嗎?”於是纔知道他的才能，任命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討董璋，思同任先鋒指揮使，軍隊進入劍門，而後續的軍隊沒有跟上，思同和董璋交戰，不能取勝而撤退。石敬瑭罷兵，思同調任山南西道節鎮，不久又任京兆尹、西京留守。

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在鳳翔反叛，飛馬向四鄰傳遞檄文，聲稱奸臣幸先帝患病的時機，殺死秦王而擁立年幼的繼承人，侵蝕削弱宗室，動搖藩方，陳述自己起兵討亂的緣由。又派樂官家奴安士十拿五弦琴拜謁思同，想趁他高興時表明意向。這時，各方藩鎭都懷有觀望成敗的二心，得到潞王的檄書後，雖然上報朝廷，但不拒絕潞王的使臣。只有王思同將安士十和李從珂派來的推官郝諤等人押送到京師。唐愍帝賞識他的忠誠，就任命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集各鎮軍隊圍攻鳳翔，攻破東西關城。李從珂兵力弱小但守城很堅固，城外的士兵死傷很多，李從珂登上城牆向城外的軍隊呼叫哭泣說：“我跟随先帝二十年，大小幾百次戰鬥，鎧甲不離身，滿身傷痕，士兵們本來跟隨我。如今先帝剛剛逝世，而朝廷信用壞人，對親生骨肉挑撥離間，我究竟有什麼罪而受到討伐呢?”於是失聲痛哭。聽到哭聲的士兵，都悲傷憐憫他。興元張虔釗進攻西城，催戰很急，士兵苦於催督，掉轉兵器進攻張虔釗，張虔釗逃跑。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喊說：“潞王是我們的君主!”於是率兵從西門進城向李從珂投降。而王思同不知道，還在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愼煽動他的部下說：“城西的軍隊進城領賞了!何必再戰呢?”士兵們解下鎧甲丟棄武器，聲音傳到幾里之外，於是都進城投降。各個節鎮的軍隊都潰散了。王思同隻身逃走，到達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彥關閉
張敬達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殿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

唐清二年，契丹數犯邊，慶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噪譴石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上之。慶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瑭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從敬瑭鎮天平，遂以敬瑭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瑭為太原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瑭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炮以攻之，所為城棚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

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軍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瑭陣於西山，契丹以騎三千，革鞟木鍬，人馬皆不甲胄，以趙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斬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瑭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慶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瑭者，自晉安寨城門不讓他進城，於是逃到遼農。李從珂率兵東，來到昭應，前鋒軍兵追捕到王思同。李從珂責問："罪行能逃避嗎？"王思同回答說："我不是不明白跟隨大王就能活命，而是怕最終死後不能在地下與先帝見面。"李從珂是他的話感到羞愧，於是殺了他。漢高祖登位，追贈爲侍中。
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敘遠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眾如蟲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讙大往來。敘遠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敘遠意。敘遠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築囊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敘遠降，敘遠自以不忍背唐，而敘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敘遠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敘遠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敘遠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翟進宗 張萬迪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宗為靈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百營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賜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豈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辰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

判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眾力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數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虏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

的軍隊，從晉安寨往南，長一百多里，寬五十里，張敬達從軍中望去，只見旌幡相連如同黑雲起伏，四面用毛繩貫穿，掛上黃旗做警報，放出狗來回馳騁。張敬達軍中有晚上出去的人，就被契丹抓獲，從此封閉營寨不敢再出來。趙延壽等人都有二心，沒有救張敬達的意思。張敬達還有士兵五萬人，戰馬一萬匹，過了很久糧食吃完，只好削木築囊來喂馬，軍士吃死馬，不久馬

吃光了。副招討使楊光遠勸張敬達向晉投降，張敬達自認為不忍心背叛唐，而且救兵快到了，楊

光遠不斷催他，張敬達說：”各位為什麼逼我呢？

為什麼不殺掉我向晉投降？”楊光遠就殺死張敬達投降。契丹主耶律德光聽說張敬達死了，哀憐

他的忠誠，派人收葬他的屍體。

翟進宗、張萬迪都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最初的都在唐做官，後來在晉做官，翟進宗任淄州刺史，張萬迪任登州刺史。楊光遠反叛，用騎兵一百人脅迫他們兩個刺史到青州，張萬迪遵命，而翟進宗偏偏不服，楊光遠於是殺死翟進宗。晉出帝追封翟進宗為左武衛上將軍。到楊光遠被平定時，嚴恩赦免青州人，即使是楊光遠的子孫也都受到安慰寬免，而惟獨不赦免張萬迪，宣布

他的罪行把他殺掉。下詔尋求翟進宗的屍體，越

禮安葬他，喪事由官府出資辦理，任命他的兒子

翟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年輕時當兵，

效力廁任拱辰都指揮使。後來在唐做官，隨魏王

李繼岌攻破蜀，平定康延孝，因功任虢州刺史，

歷任隨、趙等八州的刺史。

晉開運元年，任祁州刺史。契丹侵犯邊界到

達榆林，經過祁州，沈斌認為契丹深入晉地，而

回歸的軍隊疲弱可以攻擊，就率本州軍兵攔擊他

們。契丹派精銳騎兵攻破城門，沈斌的士兵大多

戰死，城中沒有防備，契丹將趙延壽留下兵力，

向他發起猛攻。趙延壽投降沈斌。沈斌從城上罵

趙延壽說：”你們父子二人失算，身陷契丹，忍
之衆，残贼父母之邦，述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述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王清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左衛指揮使。後事晉為秦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二周曰：“從進開孤城以自守，其勢豈能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

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軍其北以相拒。而唐以精騎與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糧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可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遂與宋彦筠俱前，清與諸將戰，敗之，遂壇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彦超
史彦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駿捷。周太祖起魏時，彦超為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散不能拒，彦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厢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彦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

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援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彦超心率領犬羊般的士兵，殲害父母的邦國，我沈斌能為國家一死而已，不能效法你的所作所為！”不久州城失陷，沈斌自殺，他的家屬都陷没在契丹軍中。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開初效力唐任左衛指揮使。後來效力晉任秦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王清高行周攻打他。一年多没能攻克，王清對高行周言：“安從進開孤城防守，形勢怎能長久呢？”於是請求率先登城，就攻破了州城。

開運二年冬，隨杜重威在陽城作戰，王清因奮力作戰在步軍中功勞最大，晉升為檢校司徒。這年冬，杜重威駐扎在中渡橋南面，契丹軍在橋北面和他們對峙，而契丹軍派精銳騎兵沿着西山從晉軍背後繞出，向南攻打欒城，截斷晉軍供應軍餉的道路。王清對杜重威說：“晉軍危險了！現在距離鎮州五里，而在這裏死守，營寨孤立，糧食耗盡，將怎麼辦呢？請用兩千步兵作為先鋒，奪橋開路，您率各軍跟隨而來進入鎮州，就能防守了。”杜重威同意了，派他和宋彥筠一同前往，王清和契丹軍作戰，打敗契丹軍，搶占橋梁。這時，杜重威已有二心，猶豫不肯前進，宋彥筠也退走了，王清說：“我一個人死在這裡了！”於是奮力作戰而死。享年五十三歲。漢高祖登位，追贈王清為太傅。

史彦超是雲州人。為人武勇剽悍駿捷。周太祖在魏州起兵時，史彦超任漢龍捷都指揮使，率領士兵跟隨。周太祖進京登位，改任虎捷都指揮使，在晉州戍守。劉旻進攻晉州，州中沒有主帥，知州王萬散不能拒，彦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厢都指揮使，兼任鄭州防禦使。周、漢在高平交戰，史彦超任前鋒，率先攻陷敵陣，因功拜為感德軍節度使。

周軍圍漢太原城，契丹救援漢，從忻、代二州出兵。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彦超
為先鋒，戰終日，彥超勇奮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殺千餘人。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急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擊出之。乃為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

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诲惡晟，以謂守殷反者晟也，畫像準之，不可得，遂族其家。

晟奔于吳。是時，李昪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吃，邁人不能寒暄應酬，巳而坐定，談辯經生，聽者忘倦。昪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并為昇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昪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饒，每食不設凡案，使衆效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臘盤”，時人多效之。

周世宗征淮，李景懷，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貫副晟奉表，謫與晟等皆

先鋒，在汴口作戰，史彥超奮勇抗敵，馳馬左右出擊，四次突圍出來又被包圍，於是陣亡。

這時，周世宗在高平打敗漢軍，乘勝前進，圍城的戰役，將領們意見不一，因此攻城久而沒有成功。周世宗想解圍離去但還沒有決定，聽說史彥超戰死，於是急速回師，倉猝撤軍的時候，死亡損失很多士兵。周世宗既惋惜史彥超的死，又氣憤沒有戰功，有幾天憂慮憤懣不吃東西。追贈史彥超為太師，優撫他的家人。

孫晟原名孫鳳，又名孫忌，密州人。好學，文章有文采，特別擅長寫詩。年輕時做道士，住在廬山簡寂宮。曾經畫唐代詩人賈島的像挂在屋中，早晚敬奉。簡寂宮的道士討厭孫晟，把他當成妖怪，用棍棒把他驅趕出去。於是身穿儒生的服飾向北到趙、魏二州，在鎮州拜見唐莊宗，唐莊宗任命孫晟爲著作佐郎。

天成年間，朱守殷鎮守汴州，徵召他爲判官。朱守殷反叛，伏誅，孫晟於是棄棄妻子兒女，逃亡到陳、宋之際。安重海討厭孫晟，認爲唆使朱守殷反叛的就是孫晟，畫他的像懸賞捉拿他，沒能抓到，於是把他家族的人全殺掉。

孫晟逃奔到吳。這時，李昪正要篡奪楊氏國家，大量招納四方人士，得到孫晟，喜歡他的文章，讓他撰寫教令，因此而出名。孫晟口吃，碰上人不能寒暄應酬，不久坐定後，論辯機鋒四出，聽的人不知疲倦。李昪特別喜歡他，召他商議事情，常常合他的心意，任命他爲右僕射，和馮延巳一起任李昪的宰相。孫晟看不起馮延巳的爲人，常常說：“金碗玉杯而裝狗屎，行嗎?”孫晟效力李昪父子二十多年，官做到司空，家中更加富顯。每次吃飯不擺几案，讓家妓們各持一種食器，圍着他站着侍侯。號稱“肉臘盤”，當時很多人效法他。

周世宗征討淮南，李景懷害怕，起初派泗州下級軍官王知朗到徐州，捧國書求和，周世宗不答應。又派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徳明上表稱臣，仍不答應。於是派禮部尚書王崇貫爲孫晟的副使上表，鍾謨和孫晟等人都說李景懷願意割讓
言景願割據、滬、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
取豫、揚、滬、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
急。時等見世宗英武非尋敵，而師甚
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
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淮北
諸州。”世宗許之。遂供奉官安弘道
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謬與眾皆見
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
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
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
州，皆不能守，長兵復振。重進與永
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
反，世宗不聽。景知重進之相疑也，
乃以蠟丸書遣重進，勵其反。

初，景之奉使也，語崇質曰：“
吾行必不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杯
土也。”永陵者，墓也。及崇質還，
而景與鍾護倣至京師，館於都亭驛，
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
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
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景
問江南事。景不對，世宗怒，未有以
發。會重進以蠟丸書上，多詆周
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景來使
我，言甚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
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
召侍衛軍虞侯鍾護收景下獄，及其從
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景臨死，世宗猶
遣近臣問之，景終不對，神色怡然，
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
國耳！”乃就刑。景既死，鍾護亦貶
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其
忠，悔殺之，召拜鍾護衛尉少卿。景
已割江北，遂遣璞遣，而景聞景死，
亦贈魯國公。
新五代史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二

一行传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搆紈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於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豈果无其人哉？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败坏，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倐世远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贤有躯干于中而不表于外，或困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顚子之行，不過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节義，而沉沦于下，泯没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

處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以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禄，俯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昭明。勢利不屈其心，去不遺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昆。苟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唉，五代的祸乱到了極點，是《易傳》所謂的“天地閉塞，賢人隱退”的時代吧！當這個時候，臣子殺死他的君主，兒子殺死他的父親，而宦官們安享自己的俸祿而立身於朝廷，心滿意足地不再有廉潔知耻的品質，這種人到處都是。我認為自古忠臣義士大多出在亂世，因而奇怪當時值得稱道的人多麼少，難道果真沒有這樣的人嗎？雖然說干戈興起，學校廢置，而禮義衰微，風俗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然而自古以來天下不曾沒有賢人，我想一定有潔身自持的士人，痛恨世俗，遠遠離去而不能考究的。自古賢才有隱藏在心中而不表露在外面，有的困居在狹陋的街巷，棄身於荆棘草莽之中，即使像顏子那樣有德行，沒有遇上仲尼聲名就不能顯揚，何況社會多變故，而君子之道消亡的時候呢！我還認定必須有懷持才能，培養節義，却沉没於下層，泯没無聞的人。在傳記中尋找這樣的人，而混亂之世分崩離析，文字記載殘缺不全，不能再找到，僅僅得到四五個人罷了。

身處山林之中而和麋鹿作伴，雖不足以作爲正道，但與其享用別人的俸祿，低頭忍辱，內含惻隱，想得上心中無愧，放縱身體而開懷自得的人呢？我獲知有兩個人，名叫鄭遨、張昭明。權勢和利誘不能使他意志屈從，仕途去留不違背正義，這樣的人我找到一個，名叫石昆。如果對君主有利，因爲忠誠而遭受罪罰，又何必替自己辯白，有到死也不申辯的人，這是古代的義士，這樣的人我找到一個，名叫程福贊。五代亂世，
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為善，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謀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輙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禄遨，遨不願，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慕其行。

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腴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試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賂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昭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薦之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自絕而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棋，詩亦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繚素，相贈遺以為賓，至或圖寫其形，玩於屋壁，其所則遂而其名愈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至於兄弟、夫婦間之倫常關係，沒有不敗壞無餘的，而天理幾乎滅亡了。在這個時代，能夠在某一個地方我所修養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而影響流傳於天下的人，或許還有，但他們的事迹不昭著，因而無可記述，祇有他們的名字姓氏有的因記載在書上，我也不敢讓他們泯没，而其中略可記的，我找到一個人，名叫李自倫。編寫《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唐明宗的祖廟避諱遨，因此當時通用他的字。鄭遨年輕時好學，文辭敏捷。唐昭宗時，考進士及第，見天下已亂，產生了拂衣遠去的打算，準備帶上他的妻兒全和他一道歸隱，他的妻子不願跟隨，鄭遨於是進少室山做道士。他的妻子多次寫信勸鄭遨回家，他都把信扔進火中，後來聽說他的妻子、兒女死了，大哭一場作罷。

鄭遨和李振在過去相互友善，李振後來在梁做官，地位顯貴，想讓鄭遨做官，鄭遨不願去，後來李振獲罪流放南方，鄭遨步行一千多里去探望他，因此知情的人更加稱頌他的德行。

後來，鄭遨聽說華山有五粒松，松脂流進地下，一千多年後變成藥，能去除人體內作祟的三尸神，於是移居到華陰，想得到這種藥。和道士李道殷、羅隱之相交好，世人把他們看成三個高士。鄭遨種田，羅隱之賣藥為生，李道殷有釣魚術，下鉤不用魚餌，又能點化石頭成金子，鄭遨曾親試並無此術，但沒有向他求教，節度使劉遂凝多次拿寶物送給他，鄭遨一概也不接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署他，都不應召，就賜號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死，享年七十四歲。

鄭遨的節操高尚，遭逢亂世而不被榮利玷污，以至於棄妻子、兒女於不顧而隱去，難道不是自絕於世而十分珍愛自身的人嗎？但鄭遨喜好飲酒下棋，常常寫詩在人世間流傳，人們常把他的詩抄寫在白色紙箋上，作爲寶貝互相贈送，甚至於有人畫下他的像，挂在屋壁上審視玩味，他
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

張薦明

與邀同時薦明者，燕人也。少
以儒學遊河朔，後為道士，通老
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
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
以治天下也。”薦明大其言，延入內
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
官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
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
然合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
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
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
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
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
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
符翕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薦入朝
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
事至府上謁，薦使以楊彥朗“石”，
更其姓曰“右”。昂遂於庭，仰謂楊
彥朗曰：“內侍何以私害公！昂姓
‘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
衣起去，昂即趣出。解官遁於家，語
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
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

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
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
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
事污吾先人。

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
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
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
上閣門，上並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
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
卿。出帝即位，晋政日坏，昂屡上疏极谏，不听，乃称疾东歸，以壽終於家。昂既去，而晋室大亂。

程福質

程福質者，不知其世事。为人忠厚寡言而有勇。少为军卒，以战功累遷洧州团练使。晋出帝時，为奉国右厢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契丹軍隊入侵，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質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質以契丹兵且大至，而天子在军，京師虚空，不宜以小故動摇人聰，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質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質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質獄，人皆以為冤，福質終不自辨以見殺。

李自倫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户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備炎中格。按格，孝義族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壁，壁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勿忘。”敕以所居飛鳥營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九月丙子，户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聰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闔閥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楣，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諸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隆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樸，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巧以白而赤其四角，使孝不義者見之，可以從�心而易行焉。”

位，晋的朝政日益衰敗，石昂多次上疏極力勸谏，不被采纳，於是稱病東歸，在家壽終正寢。石昂離去後，晉室大亂。

程福質，不知道他的家世。为人沉黙忠厚少言語而有勇力。年輕時當兵，因戰功累官升遷洧州團練使。晋出帝時，任奉國右厢都指揮使。開運年間，契丹軍隊入侵，出帝北征，奉國士兵乘機在晚上放火焚營，想藉機作亂，程福質親自救火受傷，火被撲滅，作亂的人未能起事。程福質認為契丹大軍將到，而天子在軍中，京師空虛，不應因小事情動搖人心，因而隱瞞了這件事沒有上奏。軍將李殷的位次排在程福質之下，利於程福質離去而由他取代，於是誣告程福質和作亂的人合謀，要不然為什麼不上奏。出帝把程福質投進獄中，人們都認為他冤枉，程福質始終沒有为自己辯白而被殺害了。

李自倫，是深州人。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上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代人同住，奉詔按規定旌賞。依詔規定，表彰忠孝仁義之人，必定要首先加以檢查，忠孝的人終身免除徭役，全家仁義的一并加以表彰。得到本州審到鄉中老人程言等人稱說，李自倫的高祖叫李訓，李訓生李槃，李槃生李則，李則生李忠，李忠生李倫，李倫生李光厚，六代人同居屬實。”下詔以他們居住的飛鳥營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按規定立牌坊賜匾額加以表彰。

九月丙子，户部又上奏：“前登州孝義人家王仲昭六代人同住，為表彰他忠孝建有廳堂、步欄，前面樹立屏風，修建烏頭正門，門前兩柱高一丈二尺，塗染的柱子頂端覆蓋瓦楣，修築雙闕高一丈，在烏頭正門南面三丈七尺，兩旁種上槐樹柳樹，相距十五步，請仿照這一形式為李自倫旌表門閭。”下詔說：“這是從前的事，沒有令格。依據地勢所宜，外門修高些，門兩旁安放旌表木柱，左右修建臺，高一丈二尺，長寬方正相稱，塗成白色而四角用紅色，使不孝不義的人看見，可以產生悔改之心而改變他們的行爲。”
新五代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唐六臣傳

多麼厲害呀，自馬驪的災禍，可悲啊，該為它哭泣吧！但士人的生死，難道是一個人自己的事嗎？唐天祐三年，梁王想讓他寵愛的官吏張廷範做太常卿，唐宰相裴樞堅持說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延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自馬驪。凡懲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謫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为之空。

第二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抑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贻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進冊，乘輅車，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開道，在金旒殿朝拜梁。梁王穿龍袍戴皇冠向南而坐，大臣張文蔚、蘇循手捧冊書登上殿，讀完冊書後，大臣楊涉、張策手捧傳國玉印，大臣薛贻矩、趙光逢手捧金寶，依次登上殿，進讀完畢，退下殿堂，率領文武百官向北行大禮，再拜稱
張文蔚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遇逆，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縫紉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諫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

梁大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大祖北巡，留文蔚守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涉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脱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涉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俯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

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賀。

一個太常卿和國家相比哪個重要？假使裴樞等人不被誅死，尚且珍惜一太常卿職位，難道肯把國家讓給別人嗎？雖然裴樞等人的力量不一定能使梁不亡，但他們一定不會讓梁滅亡而讓自己獨自活下來。唉！梁的滅亡，賢人君子已經和它同歸於盡，那麼別的活着的人不過都是懦弱不賢、陰險狡猾、賣國謀利的人罷了。如果不是這樣，怎麼會在梁的朝廷受這樣的奇耻大辱呢！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最初因文章德行出名，考中進士。唐昭宗時，任翰林學士承旨。這時，天子微弱無力，制度已敗壞，張文蔚身居翰林，起草制詔下發各地，獨能遵循大體。唐昭宗受到洛陽，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害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縫紉相視以目，皆不自保，張文蔚竭力為他們辯護解脫，朝中士大夫大多靠他纔得以保全活下來。

梁大祖登位，仍然任命張文蔚為宰相，梁代初年的制度都是張文蔚裁定的。張文蔚在家也守孝道。開平二年，梁大祖巡視北方，留張文蔚守西都，暴病而死，追贈右僕射。

楊涉，祖父楊收，是唐懿宗時的宰相；父親楊巖，官做到兵部侍郎。楊涉考中進士，唐昭宗時任吏部尚書。唐哀帝登位，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出身在唐的名家，世代奉守禮法，而性格特別恭謹忠厚，不幸遂遭唐末的亂世。被任命為宰相那天，與家人相對而歎泣，望着他的兒子楊凝式說：“我不能躲開這個羅網，災禍快到了，必定會連累你們。”唐滅亡後，在梁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俯首低眉，無所作爲，罷相為左僕射，主持貢舉考試，幾年以後死去。

兒子楊凝式，著有文采，擅長公文與書信，在梁、唐、晉、漢、周五朝都做過官，常常
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

張策字少逸，河西頓毫不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故里，讀書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之，策時年十三，居同國，從之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諱邪!”同大驚異之。

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求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還初服，事父母以避亂，居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鄭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河中，策與諸將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窘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遷侍御史。以掌書記，遷韓建判事于太祖，太祖見而喜之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之掌書記，薦之於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兼中書侍郎。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起復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温雅，謂之“玉界尺”。晉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禎廟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

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因病辭官，住洛陽，官做到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燦煌人。父同，為唐容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故里，讀書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之，策當時十三歲，拜為侍御史。歳日，父同於 claro身旁，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當年十有，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諱邪!”同大驚異之。

張策從小喜好佛教敎，於是剃去頭髮做僧人，住長安慈恩寺。黃巢侵犯長安，張策纔還俗，事奉父母躲避戰亂，在鄉間過了十多年。召拜為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他任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河中，策與諸將與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窘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遷侍御史。以掌書記，遷韓建判事于太祖，太祖見而喜之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之掌書記，薦之於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兼中書侍郎。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起復為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

薛貽矩字晦用，河東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時為中尉韓全诲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飬還軍，哀帝遣貽矩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重改卜，皇帝方行善，善之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還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圖。在任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於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慷慨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附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渦河，太祖親征，欲倉唐九錫，群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

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慷慨。及昭宗遇弑，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諂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諂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事，又以司徒辭官居家。唐天成年間，在家中拜為太保，封齊國公，死，追贈太傅。

薛貽矩字晦用，河東虞喜人，在唐任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從岐州回長安，大殺宦官，薛貽矩當時為中尉韓全诲等人作畫像贊，受牽連被貶官。薛貽矩於是自己結交梁太祖，梁太祖在朝廷上替他說話，拜為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梁太祖從長飬回師，唐哀帝派薛貽矩前去慰勞，貽矩按臣子的禮節進見，梁太祖便禮讓他上臺階，貽矩說：“殿下的功德延及百姓，天、地、人三靈改變選擇，皇帝正要做善、禪讓的事，臣子怎敢違背?”於是自稱臣子行朝拜之禮，梁太祖側身避讓。薛貽矩返回，就催促唐哀帝讓位。梁太祖登位，拜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官拜為司空。薛貽矩在梁任宰相五年，死，追贈侍中。

蘇循，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為人乖巧奸佞，阿諛奉承，毫無廉恥，惟利是圖。在唐任禮部尚書。這時，梁太祖已殺掉唐昭宗，擁立梁哀帝，梁的故舊大臣都痛恨得咬牙切齒，有的低頭畏懼災禍，有的離開朝廷不願做官，而蘇循專門迎合梁以求進用。梁軍進攻楊行密，在渦河大敗，梁太祖急於懲殛，急於取代唐，想向唐索取贈予功臣的九錫，群臣沒有敢提出此議，只有蘇循一人進言說：“梁王的大功大德，是天命所歸，應當立即接受禪讓。”第二年，梁太祖登位，蘇循任冊禮副使。

蘇循有一個兒子蘇楷，乾寧年間考中進士，唐昭宗派學士陸扆覆核取消了他，蘇楷常常惱恨。到唐昭宗被殺後，唐的朝政一概出自梁，蘇楷任起居郎，和柳璨、張廷範等人相勾結，於是對張廷範說：“謚號是用來改變稱呼而以誠信為貴。以前官府給先帝的謚號叫‘昭’，名不副實，你是太常卿，我是史官，不能不說。”於是上疏反駁謚號。而張廷範原是梁的客將，曾謀求
書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竊亦以此怨
王，因下情疏廷詐，廷詐議曰：“臣
聞執事堅固之謂固，堅而不損之謂
固，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遂難之謂
固，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易昭宗皇
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

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
群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
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渥、張文蔚等
皆懼不能對，獨與張璞、薛
贻矩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
者。父父子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托，旦
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
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儒士以厚
風俗，父父子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
朝。”於是父子皆革田里，乃依朱
友諫於河中。其後，友諫叛梁降晋，
晋王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
官之闕，友諫遂徃至魏州。時梁未
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
王之意雖觀，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
者。循例安魏州，望州摩聽事即拜，
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萬
而稱臣，晉王大悦。明日又獻“畫日
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
度副使。久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
僕射。

杜，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
即位，大臣欲理其駁駁之罪，以憂
死。

杜晝

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晝者，字明
遠。祖審權，父讜能，皆為唐相。昭
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
宗欲讜能至臨風以自解。晝以父死無
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
長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
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胤判
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晝曰：“嵇康
做太常卿沒有得到，廷詐也因此怨唐，因而把蘇
楷的上疏下發給張廷詐，張廷詐論議說：“我聽
說處理政事堅牢穩固叫做恭，混亂而無損害叫做
靈，英武而不專制叫做莊，當政時遭難叫做閔，
因事有功叫做襄，請改易昭宗皇帝的謚號叫恭靈莊
閔皇帝，廟號叫襄宗。”

梁太祖登位後，在玄德殿設酒宴，對着群臣
自稱功德微薄不配承受天命，都是各位推舉擁戴
的功勞。唐的舊臣楊渥、張文蔚等人想愧畏懼，
俯身不能回答，只有蘇循和張璞、薛贻矩等人盛
贊梁王的功德，說梁王是順應天命符合人心的。
蘇循父子都自認為依附梁得到托身之處，朝夕
盼望，希望受到重用，敬翔特別憎恨他們，對梁太
祖說：“梁剛建國，應當進用正直的士人使風俗
淳厚，蘇循父子沒有德行，不能讓他們在新朝
中立身。”於是父子兩人都被勒令回到鄉里，於
是到河中依附朱友諫。後來，朱友諫背叛梁向晉
投降，晉王即將登位，尋求活着的唐的舊臣，以
補充官員的缺額，朱友諫於是派蘇循到魏州。這
時梁還有沒有滅亡，晉的將相們大多不願晉王登
位。晉王的打算雖然鋒芒畢露，將相大臣們沒有
人贊成這個主意。蘇循剛到魏州時，看見州府廳
堂就下拜，叫做“拜殿”。到進見晉王時，行舞
蹈禮拜呼萬萬而自稱為臣子，晉王非常高興。第
二天又進獻三十支“畫日筆”，晉王更加歡喜，
於是任命蘇循為節度副使。不久病死。唐莊宗登
位，贈左僕射。

蘇楷，同光年間任尚書員外郎。唐明宗登
位，大臣們打算審察他辯駁謚號的罪過，因為憂
慮而死。

當唐滅亡的時候，又有一個叫杜晝的人，字明
遠。祖父杜審權，父親杜讜能，都是唐的宰
相。唐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率兵侵犯京師，
唐昭宗在臨風殺死杜讜能為自己開脫。杜晝因父
親無罪而死，服喪時過度悲哀損害了身體；服喪
完後，身穿布衣戴頭巾，自暴自棄十多年。崔胤
主管鹽鐵時，徵召他為巡官，任命為京師附近的
縣尉，直昭文館，都不赴任。崔胤判戶部時，又
死，子綽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理情責之，乃仕。吾子令杜氏年時捕顯祭其先人同在廟乎？”杜氏乃為之起。累遷丈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宗即位，遷工部侍郎兼。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珪立，還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暁為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呜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哉？若今之眾位者也。由始至終，其人之將為不仁之士哉！予嘗至豫州漢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其人之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子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為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結黨天下賢人，子而立其事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儒不肖領領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誅；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誅；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誅。夫為君子者，故當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誅者，有不可誅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其實，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之罪，則無勿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召他任巡官，有人對杜晝說：“嵇康死後，他的兒子嵇紹自暴自棄不出來做官，山濤用道理説服他，纔出來做官。你忍心讓杜氏逢年過節同百姓一樣鋪上席子祭祀自己的先人嗎？”杜晝因此罷

唉！誰是最早編造朋黨之論的人呢？始作俑者未嘗無古諱，真可稱為不仁義的人啊！我曾到

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其人之姓名，以誇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子人而自誇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為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結黨天下賢人，子而立其事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儒不肖領領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

那些想使別人的國家空虛無人而除去它的君子的人，必定上奏説別人是朋黨；想孤立君主的勢力而蒙蔽君主耳目的人，必定上奏説別人是朋黨；想篡奪國家政權送給別人的人，必定上奏説別人是朋黨。作爲君子，歷來過失很少，小人們想加罪於君子，就有可以誣告者，有不可以誣告者，不能什麼都牽連到。至於準備把整個天下的好人，尋求其同類而全部除去，衹有指責他們為朋黨罷了。因此他們的親戚舊友，可以叫做朋黨；和他們交往的摯友，可以叫做朋黨；一起仕

宜求學的人，可以叫做朋黨；門生顧屬，可以叫做朋黨。這幾種人，都是他們的同類，都是好人。因此説：想使別人的國家空虛無人而除去它的君子，衹要用朋黨的罪名來加罪，就沒有能幸
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譾，稱譾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見引，見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譾，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乎下矣；見善不敢引，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侷侷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子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

鳴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懼哉！可不戒哉！免的人。好人和好人樂於相處，因爲他們是同一類的人，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因此聽說是好人就必定相互稱贊，相互稱贊就叫做朋黨；好人必定相互推舉，相互推舉就叫做朋黨。假使獲知是好人卻不敢稱贊，君主聽不到天下有好人；見到好人卻不敢推舉，那麼君主就不能見到好人了。好人日益疏遠，而小人日益進用，那麼作爲君主，悵然若失和誰商議治理國家的大計呢？因此說：想要孤立君主的勢力而蒙蔽君主耳目的人，必定會上奏朋黨的說法。一個君子存在，小人雖然人多勢眾，但必定有所顧忌，有不敢做的事。祇有讓他整個國家空虛而沒有君子，然後小人們纔能放肆地無所不為，漢和魏、唐和梁交替的時候就是這樣。因此說：能夠篡奪國家送給別人，是因爲這個國家沒有君子，整個國家空虛而沒有君子，是因爲用朋黨的罪名剪除了君子。

唉，朋黨的邪說，君主能不明辨嗎！

經傳上說“一句話可以讓國家滅亡”，就是說的這樣的事吧！能不懼警嗎？能不引以為戒嗎！
新五代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義兒傳

鳴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人異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利，以利合而相愛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難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日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李嗣昭　李繼哲

李嗣昭，本名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衙內指揮使。

陜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棣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唉！世道衰落，人倫敗壞，故而親疏之間的倫理違反了常規，骨肉之間大動干戈，異姓之人成了父子。開平、顯德五年之間，更換了五個朝代而實際上有八個姓氏，其中三個出於收養的兒子。其中有得勢的獲取天下，其次的建立功名、位居將相，難道不是借助於時代的空隙，因利益相同而互相依賴利用嗎！唐自稱沙陀，起自代北地區，唐主所結交的都是一代雄傑，又往往收為義子，號稱“義兒軍”，爭奪天下之時，大多利用他們來成就功業，等到滅亡之時也還是因這些人。唐太祖的義子很多，其中能夠記述的有九人：首先是唐明宗，其次是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孝、李存進、李存璋、李存賢。作《義兒傳》。

李嗣昭，原本姓韓，是汾州太谷縣百姓家的兒子。唐太祖外出打獵，到他家，見他家樹林中瀰漫著雲氣，覺得很奇怪，召他的父親詢問。他的父親說家裏剛生下個兒子，唐太祖於是送給他金銀縑帛而把嬰兒帶走，讓他的弟兄李克柔收養作兒子。最初取名叫李進通，後來改名叫李嗣昭。李嗣昭長得矮小，但膽魄勇力超過常人。開初喜好喝酒，唐太祖曾略微勸諭他，於是終身不飲酒。唐太祖喜歡他的恭謹忠厚，常常讓他跟隨着出兵打仗，任衙內指揮使。

陜州王珙和他的哥哥王珂在河中爭位，太祖派李嗣昭幫助王珂，在棣氏打敗了王珙，俘獲他的三個將領。梁軍救援王珙，李嗣昭又在胡壁堡
連，執其將一人。光和元年，澤州
李罕之襲潞州以降之，竟遣丁會應罕
之，嗣昭與會戰合山，執其將一人，
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會棄
李君慶攻梁澤州，君慶為梁所敗，
大祖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
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
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
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
大敗。

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
取孟、雋、趙、隰，因大舉擊晉，圍
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軍，會大
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
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
斬之。遂出陸地，取慈州，降其刺史
唐僖。又取隰州，降其刺史柴瓊。是
年，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
間攻梁晉、絳，戰平陸，執璘將一人。}
進攻蒲勝，梁朱友緯、氏叔琮
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等敗走，友緯
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
又敗。梁軍圍太原，而慈隰、汾州
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
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
以為不可，賑劉太妃亦言之，乃止。}
嗣昭棄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
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鎬、寧
皆已絕音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
內亡諸州，仍歲之困，孤城被圍者再。
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

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
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
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軍夾城以圍
之。梁太祖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
其使者，閉城拒守，逾年，莊宗始攻
破夾城。嗣昭完鎬兵民，撫養甚有思
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
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
打死他們，抓獲他們的一個將領。光化元年，澤
州李罕之襲取潞州向梁投降，梁派丁會接應李
罕之，李嗣昭和丁會在含山作戰，抓獲他們一個
將領，殺敵三千人，於是攻取澤州。光化二年，
晉派李君慶進攻梁的潞州，李君慶被梁打敗，太
祖用毒酒殺死李君慶，李嗣昭攻克潞州。三年，
從山東出兵，攻取梁洺州，梁太祖親自率兵進
攻他們，派葛從周在青山口設伏兵。李嗣昭聽
說梁太祖親自前來，棄城逃跑，在路途和伏兵遣
遇，因而大敗。

天復元年，梁破河中，抓獲王珂，攻取
晉、絳、趙、隰各州，於是大舉出兵攻打晉，包
圍太原。李嗣昭每天派精銳的騎兵出擊梁軍，碰
上大雨，梁軍解圍離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反叛
向梁軍投降，梁軍離開後，李嗣昭又攻取汾州，
斬殺李瑭。於是從陰地出兵，攻取晉州，使其刺
史唐僖投降。又攻取隰州，使其刺史柴瓊投降。
這年，梁軍向西侵犯京師，圍鳳翔，李嗣昭乘
機進攻梁的晉、絳二州，在平陽作戰，抓獲梁將
一人。進攻蒲勝，梁朱友緯、氏叔琮率領十萬
士兵迎戰他們，李嗣昭等人敗逃，朱友緯追擊，
晉派李存信率兵迎擊李嗣昭，李存信又被打敗。
梁軍於是包圍太原，而慈隰、汾三州又歸於
梁。唐太祖十分恐懼，策劃逃到雲州，李存信等
勸唐太祖逃到契丹，李嗣昭奮力爭執認為不
可以，幸得好太妃也這樣說，纔作罷。李嗣昭晝夜
不停地出奇兵攻打梁軍，梁軍解圍離去，李嗣昭
又攻取汾、慈、隰三州。這時，鎬、定二州都已
和晉斷絕交往而歸附梁。晉在外失去大國的援
助，在內損失許多州縣，連年之中，孤城兩次被
圍。在這時，李嗣昭奮力作戰功勞最大。

天祐三年，和周德威進攻梁潞州，使丁會
投降，任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派李思安率
領十萬軍隊進攻潞州，築築城牆包圍潞州。梁太
祖曾派人招降李嗣昭，李嗣昭殺掉使臣，閉關城
門堅守，過了一年，唐莊宗纔攻擊僞州。李嗣昭
保全安撫士兵百姓，優撫賢良很有恩德。梁、晉
在胡柳會戰，晉軍戰敗，周德威陣亡。唐莊宗害
怕，想收兵返回臨濮，李嗣昭說：“梁軍打勝了，
日夜想回家。如果我們收兵，讓他們休息，他們休整之後再出戰，我們拿什麼去抵擋？應當用精銳的騎兵騷擾他們，趁他們勞累疲乏，可以取勝。”唐莊宗同意了。這時，梁軍已登上無石山，唐莊宗派李嗣昭輾轉攻打山北，而親自率銀槍軍赴戰並呼喊說：“今天的戰鬥，攻占無石山的人取勝！”晉軍都爭相登山，梁軍急速下山，在山的西面布陣，晉軍從山上猛攻，大敗梁軍。於是晉在德勝築城。周德威死後，李嗣昭代理知幽州，過了幾個月，派李紹宏代替他。李嗣昭快要離去，幽州人都哭泣著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

十九年，從唐莊宗之位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唐宗出。是時，晉遣遺使張文禮於鎮州，謂為鎮州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誤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披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嗣昭諸子，繼徳長而懦，其弟繼鉞因之以自立，莊宗方與契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為昭義郡留後。繼鉞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鉞反，繼鉞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琮。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鉞事，繼鉞且見誅，因以語趙，趙亦遣其同為繼鉞入梁，梁未帝即拜繼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鉞將走契丹，會赦免，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鉞諫請曰：“兄為臣子，以反為名，復何面見天子？且國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栗，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鉞不聽。繼鉞母楊氏，善畜財，生居積行賄，官至百萬。當嗣昭為契丹以攻城破之，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
助焉。至是，乃齎銀數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繼初無惡意，為奸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賄賂劉皇后，劉皇后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賜。’由是莊宗釋繼緝。常從獵，寵信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之，繼緝懼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緝陰使人告繼緝，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己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皆為質于契，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為乎？’至是因并諫之。即遣人斬繼緝，以繼緝知潞州事。”

已而，召繼緝還京師，繼緝悉取繼緝妓妾珍玩，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皆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縛繼緝，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緝。節度副使李繼堯奪其軍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刭死。

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堯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黃金巨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為援，契丹求貸，高祖貸子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睪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李嗣本

嗣本，本姓張氏，雁門人也。世為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擊回軍，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財百萬。當李嗣昭被梁軍築城包圍一年多時，缺乏軍餉，楊氏的積蓄，多有救助。到這時，就帶領數十萬兩銀子到京師，重金賂賂宦官、樂師，宦官、樂師們都說：‘李繼緝原來沒有惡意，被壞人所誤罷了。’楊夫人也用賄賂見劉皇后，劉皇后為她說話：‘李嗣昭是功臣，應當受到恩典。’因此唐莊宗放了李繼緝。曾跟隨唐莊宗打獵，寵幸他無疑問。李存渥特別切齒憎恨李繼緝，多次誣陷責備他，李繼緝心懷不安，又賂賂宦官、樂師請求回到節鎮，唐莊宗不答應。李繼緝暗中派人告訴李繼遠，讓他與軍中作亂，希望天子派自己去平定，事情敗露，在天津橋處斬。他的兩個兒子曾作爲人質扣留在梁，唐莊宗消滅時捉到他們，拍著他們的背說：‘你們這樣小，就夠幫助你們的父親反叛，長大了又做什麼呢？’於是一併殺掉。隨即派人殺掉李繼遠，任命李繼遠知潞州事。

不久，召李繼遠回京師，李繼遠收取李繼緝的所有歌妓家妾珍寶，而沒有按時上路。他的弟弟李繼達發怒說：‘我的哥哥父子都被誅殺，而大哥不仁義，貪圖他的財產，奸淫他的妻妾，這是我不能容忍的！’於是穿上緞麻孝服，率領幾百騎兵坐守在戟門，派人進去殺掉李繼遠。節度副使李繼堯招募一千多人進攻李繼達，李繼達逃到城外，自刭而死。

李嗣昭有七個兒子，到唐明宗時，兒子李繼能因打死他母親的主管收藏的奴婢，奴婢家人上告變亂，說李繼能反叛，和弟弟李繼幂都被殺，只有一個兒子李繼忠幸免。李繼忠住在晉陽，楊氏積聚剩餘的財產還有數萬，晉高祖從太原起兵，召契丹支軍，契丹索取賂賂，晉高祖向李繼忠借貸以便湊夠。晉高祖登位，很想感謝他，任命為沂、棣、睪三州刺史，開運年間死。楊氏一生積聚財產，李嗣昭父子三人都依靠她。

李嗣本，原姓張，是雁門人。世代任銅冶鎮將官。李嗣本年輕時跟隨唐太祖，唐太祖很喜愛他，賜給他姓名，收養為兒子。跟隨攻打回軍，因戰功升任義兒軍使。跟隨攻擊破王行瑜，升
李嗣恩

李嗣恩，原本姓駱，吐谷浑部族人。年少時跟隨唐太祖，擔任騎馬射箭，任鐵林軍將，逐漸因戰功升任突陣指揮使，賜給姓名，收養為玄子。跟隨唐太祖在河西打敗康懷英，升任左厢馬軍都指揮使。跟隨李嗣昭在河中援救朱友謙，和樂進奮力作戰，長矛刺中他的嘴，仍不停戰。升任遼州刺史。跟隨唐莊宗攻入魏州，升任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鄺進攻太原，軍隊趁樂平，李嗣恩從後邊追擊，從別的路先進太原防守。劉鄺的軍隊離去，李嗣恩率兵在魏州和唐莊宗會師，跟隨在莘州作戰。升任代州刺史、石巖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死於太原。追贈太尉。

李存信

李存信，原本姓張，他的父親張君政，是回鹘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善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賜姓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存信每沮激之，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於莘縣，為劉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於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為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李存孝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

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擊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僑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信等以兵七千助罕之再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失等助晉。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信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威出山西，與孟方立爭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為多。

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讌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逃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塹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爾者出門!”梁駭将劉季穀引軍出戰，存孝舞鎧鎧之，李讌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使，孫揆在鎮，以孫揆三千為衛，袴衣大蓋，擁節先驅。李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孫揆過，縱騎擒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逐獲孫揆。是時，張濬、韓建伐晉，破陸地，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 tà，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陸地，瀋退保晉州，韓建據汾州。存孝攻晉州，瀋兵出戰，瀋兵敗，歸閭壁不敢出。存孝去，攻汾州。瀋、建皆走。

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鎧弓歲。

李存孝是代州飛狐人。原來姓安，名敬思。唐太祖征討代北時得到他，讓他在營帳中服役，賜給他姓名，作為養子，常常作騎將跟隨唐太祖。

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擊河陽，李罕之前來投晉，晉把李罕之安置在澤州，派李存孝和薛阿檀、安休信等人率七千士兵協助李罕之再擊河陽。梁也派丁會、牛存失等助晉。在溫縣作戰，梁軍首先扼制住太行山，李存孝大敗，安休信被俘。這時，晉已得到澤、潞二州，每年都出兵山西，和孟方立爭奪邢、洺、磁三州，李存孝都在軍隊中。孟方立死後，晉攻取三個州，李存孝的功勞最大。

第二年，潞州兵變，殺死李克恭歸附唐，梁派李讌在澤州進攻李罕之，李存孝率五千騎兵救援。梁軍對李罕之呼喊說：“你常常仗恃太原以活命，如今上黨已歸附唐，唐軍大量聚集包圍太原，沙陀人將沒有巢穴安身，你又依仗誰而不投降呢?”李存孝率領五百精騎，繞梁軍柵欄呼喊說：“我是沙陀眾尋求巢穴安身的人，等着拿你們的肉給軍隊吃，可以讓胖子出戰!”梁駭將劉季穀率軍出戰，李存孝揮舞長矛擒獲了他，李讌敗逃，李存孝追擊到馬牢關。回軍進攻潞州。唐任命孫揆為潞州節度使，孫揆是儒生，以梁軍三千人作衛護，儒服車蓋都很寬大，帶著符節走在前面。李存孝派三百騎兵埋伏在長子西崖谷中，等候孫揆的軍隊走過，攔腰攻擊截斷他們，擒獲孫揆而回。當初，梁派葛從周、朱崇節堅守潞州等待孫揆，得知孫揆被俘，都棄城逃去，晉於是又攻取潞州。這時，張濬、韓建攻伐晉，進攻陸地，晉派李存信、薛阿檀等人抵擋張濬，另派李存孝駐扎在趙城。唐軍在陸地圍戰敗，張濬退保晉州，韓建逃到瀋州。李存孝進攻晉州，張濬的軍隊出來迎戰，又被打敗，因而閉城不敢出。李存孝離去，進攻瀋州。張濬、韓建都逃跑了。
坐稽，手舞鉅槌，出於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為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為潞州留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漢，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邠州留後。是時，晋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為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晋軍輜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譏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於唐，間請兵以代置。唐命趙王王镕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攻其城，掘壕以圍之，存孝出兵衝之，壕不得成。裨將袁奉鉢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晋王爾。王俊堅城，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堅何為？’存孝以為然，縱兵成壘。壘成，深廣丈石，不可近，存孝遂窮。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臣王思，位至將相，豈欲與父子而附仇敵，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跽首諸罪曰：‘兄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懼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設事者十餘日。

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利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鶇殺君立。君立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遂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甲，盛着弓箭帶着長矛，手舞鉅槌，出入於戰陣之中，帶着兩匹戰馬，激戰之中換馬，上下如飛。當初，李存孝攻取潞州功勞最大，而唐太祖另外任命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李存孝任汾州刺史。李存孝自負其功大，竟幾天不吃飯。到驍超張漢時，升任邠州刺史。大順二年，改任邠州節度留後。這時，晉軍連年進攻趙的常山，李存孝常先鋒，攻克趙的臨城、元氏。趙王向幽州李匡威求救，李匡威兵到，晉軍就退去。李存孝素來和李存信有矛盾，李存信誣毀他說：‘李存孝有二心，常常避開趙不攻擊。’李存孝心懷不安，於是依附梁和趙交往，自己歸附於唐，於是請求會師攻伐晉。唐命趙王王镕援助他。第二年，趙和幽州產生矛盾，因害怕和晉講和，反而派三萬兵協助晉攻打李存孝。李存孝據城防守，唐太祖親自率兵來到城下，挖壕溝包圍他們，李存孝出兵衝擊，壕溝沒有挖成。偏將袁奉鉢派人游說李存孝說：‘你怕的不過是晉王罷了！晉王等壕溝挖成後，將留下軍隊離去，那時你們對手，即使有壕溝又能做什麼？’李存孝認爲對，聽任晉軍挖成壕溝。壕溝挖成，溝深壁高，無法接近，李存孝於是困於其中。城中糧盡，登上城壘呼喊說：‘我蒙受唐王的恩德，宜居將相，難道想捨棄父子之情而依附仇敵嗎？不過是李存信陷害我罷了。希望活着見唐王說一句話再死。’唐太祖哀憐他，派劉夫人進城安慰，趙說他，劉夫人拉着他一起返回，李存孝叩頭請罪說：‘我對於晉有功勞而無過失，到這步，都是李存信害的！’唐太祖呵叱說：‘你撰寫檄文百端歸罪於我，也是李存信害的嗎？’把他捆起來載在後車上，到太原，車裂分尸以示衆。但唐太祖愛惜他的才能，懼然若失憎恨將領們不能容下他，為此十多天不理政事。

康君立素來和李存信交好，當兩人關係惡化時，康君立每每協助李存信想僞僞他。李存孝死後，唐太祖和將領們下棋，說到李存孝，流淚不止，康君立却不以爲然，唐太祖大怒，用毒酒殺死了康君立。康君立最初任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驅逐段文楚，和唐太祖一起在雲中起兵，康
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李存進

存進，破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為義軍使。

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任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癡癡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筆竿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

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死，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守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壘。晉軍晨出剽掠，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追存進，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殲于陣。追贈太尉。

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使。漢韶從河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於河，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於蜀。事聖，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於蜀。

李存璋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閩，破黃巢，累遷義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僥僂軍士，軍士多犯法逋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内為下。
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
遣王構來，乘虛襲太原，存賢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都
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李存賢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抵，太祖撲黃巢於陳
州，得之，赐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元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
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
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於此
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
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
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
遷慈州。

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於河
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
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
貳，賊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
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多王
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
兵。

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
宗亦好角抵，嘗與王顧較而屢勝，頗
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
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
年春，幽州符存審病，莊宗置酒宮
中，嘗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
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
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
易卿。角抵之勝，吾不食言。”即日
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
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莊宗進攻夾城，在柏鄉作戰，因功升任汾州刺
史。唐莊宗和劉鄩在魏博作戰，梁派王構前
來，乘虛襲擊太原，李存賢率汾州軍隊進太原堅
守，因功升任大同軍都使，隨後任為節度使。天祐
十九年病死。追贈太尉。

李存賢，許州人，原姓王名賢。年輕時當
兵，擅長摔跤。唐太祖在陳州攻打黃巢，得到
他，賜給他姓名，收養作兒子。後來任義元軍副
兵馬使，升任沁州刺史。從前，沁州位於敵軍要
道，遷州城到南面一百多里處，憑據險要地勢建
立柵寨駐守。到李存賢任刺史時，說：“遷城躲
避敵人，哪裏是勇敢的人幹的事？”於是恢復舊
州。梁兵多次攻城，李存賢奮力守衛，梁軍始
終不能接近。升任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升
任慈州刺史。

天祐十八年，梁兵在河中進攻朱友謙，唐莊
宗派李存賢援救朱友謙。這時，朱友謙剛剛背叛
梁歸晉，而河中糧食少，人們多有二心，探子
於是對李存賢說：“河中人想殺掉你歸附梁，你
應當趕快離開。”李存賢說：“做國事而死，是我們
的志向，又有什麼遺憾呢！”終於趕走了梁軍。

李存賢進攻汾州，與在柏鄉作戰，因功升任汾州刺
史。唐莊宗和劉鄩在魏博作戰，梁派王構前
來，乘虛襲擊太原，李存賢率汾州軍隊進太原堅
守，因功升任大同軍防禦使，隨後任為節度使。天祐
十九年病死。追贈太尉。
新五代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伶官傳

呜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及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莊君之将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為兄弟，而皆背吾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諸侯東出，未及見贼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哉？抑本其敗敗之故而皆自於人欤？《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滅，為天下笑。夫祸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作《伶官傳》。

唉，國家興亡盛衰的道理，雖說是出於天命的安排，難道就不是人事的作用嗎？推究唐莊宗取得天下，和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世人傳說莊宗臨終的時候，拿出三支箭賜給唐莊宗並告訴他說：’梁，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擁立的，契丹和我相約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而歸附梁。這三件事，是我終身的遺恨。給你這三支箭，你不要忘了你父親的志願！’唐莊宗接受了這三支箭並把它們珍藏在太廟中。後來用兵打仗時，就派從事拿着少牢祭品到太廟禱告，請出箭來，裝在錦囊裏，背着箭走在軍隊前面，到戰勝歸來再送回太廟收藏。當唐莊宗用繩子捆綁燕王父子，用木匣裝上燕君臣的人頭，進入太廟，把箭還給先王而報告成功，那時意氣的旺盛，可說是豪壯極了！等到仇敵已經消滅，天下已經平定，一個人晚上呼喊，叛亂的人就四面響應，唐莊宗匆忙驚慌地向東逃出，還沒來得及看見賊軍而士兵已經逃散離去，君臣面向相顧，不知該回到哪裏，以至於割掉頭髮對天發誓，眼淚流下打濕了衣襟，多麼衰弱啊！豈不是取得了天下艱難而失去天下容易嗎？抑或推究他成敗的軌跡，而都竟是出自人嗎？《尚書》說：‘驕傲自滿招致損害，謙虛謹慎得到好處。’憂慮辛勞能使國家興盛，安逸享樂能使自身滅亡，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因此當他強盛的時候，天下的英雄豪傑沒有人能和他爭鬥；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樂官圍困他，居然身死國滅，被天下人嗤笑。禍患常常是從細小的事物中積累起來的，而智慧勇武又
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伶官傳 敬新磨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處子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

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為笑樂。

其於俳優顧也，嬖伶周匝為樂人所得。其後成名入汴，周匝寓於馬前，莊宗得之甚喜，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不得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庫校尉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既就，封實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屢以行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懶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棣州刺史。

敬新磨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

常常因自己溺愛的東西，哪裏能是伶人呢！因此作《伶官傳》。

唐莊宗既喜歡樂舞藝人，又懂得音樂，會作曲，到現在汾、晉之州市，大多能唱他作曲的歌，叫做“御制曲”的都是。他的小字叫亞子，當時有的人叫他亞次。又另取藝名自稱李天下。從他做王開始，直到做天子時，常常和藝人們在庭中嬉戲，樂官從此專權，於是導致滅亡。

唐莊宗在胡柳打仗時，他寵愛的樂官周匝被梁人抓住。後來消滅梁進入汴京，周匝到馬前拜見，唐莊宗見到他很高興，賜給他金銀綢帛，慰勞他的辛苦。周匝回答說：“我落到仇敵手中，而能活着回來，是教坊使陳俊、內庫校尉使儲德源的力量。希望求得兩個州報答這兩個人。”唐莊宗都同意任命他們做刺史。郭崇韜諫阻說：“和陛下共同奪取天下的人，都是英豪忠勇的人。如今大功剛剛告成，沒有一個人受到封賞爵位，卻先委任樂官做刺史，恐怕會喪失天下人心，不可以這樣做！”於是擱置了這一任命。過了一年，樂官們多次提出這件事，唐莊宗對郭崇韜說：“我已答應周匝了，這樣做讓我於見到他們三個人。你說得離譜，但應為我委屈施行。”最終任陳俊為景州刺史、儲德源為棣州刺史。

唐莊宗喜好打獵，在中牟打獵時，踐踏百姓的農田，中牟縣令攔着馬勸諫阻止，為百姓請求，唐莊宗發怒，呵叱縣令離開，將要殺掉他。樂官敬新磨知道這樣做不行，於是率領衆伶人追上縣令，把縣令抓到馬前斥責他說：“你身為縣令，偏偏不知道我們天子喜歡打獵嗎？怎麼放縱
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駕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

莊宗嘗與群臣游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在何?”新磨數前以手批其額。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額?”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倉卒而呼曰：“陛下母與兒女嗜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文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中國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

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彦瓊、郭門高三人为最。

景進

是時，諸伶入出宮掖，侮弄緝紳，群臣憤懣，莫敢出氣，或反相附托，以希恩恤，四方藩鎮，貨略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諫兄事之，呼為“八哥”。

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龍憲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老百姓種莊稼交納賦稅！為什麼不讓你的百姓挨餓空下這塊地，以便讓我們的天子駕騁打獵？你的罪應當被處死!”於是四圍請求求快行刑，樂官們一同附和，唐莊宗大笑，縣令纔得以免死離去。

唐莊宗曾與藝人們在庭上游戯，四下顧望呼喊說：“李天下，李天下在哪裡?”敬新磨急上前給了唐莊宗一耳光。唐莊宗變了臉色，左右的人都驚恐，藝人們也十分震驚害怕，一起抓住敬新磨責問說：“你怎麼敢打天子耳光?”敬新磨回答說：“李天下，只有一個人罷，又呼叫誰呢!”於是人們都笑了，唐莊宗很高興，重重賞賜敬新磨。

敬新磨曾在殿中奏事，殿廷中有很多惡狗，敬新磨離去，一條惡狗起身追他，敬新磨躲在柱子後呼叫說：“陛下不要放縱你的兒女咬人!”唐莊宗家世本是蕃夷，蕃夷人忌諱稱狗，因此敬新磨藉此譏諷他。唐莊宗大怒，拉弓搭箭將要射殺他，敬新磨急忙呼喊說：“陛下不要殺死我！我和陛下是連為一體的，殺了我不吉祥!”唐莊宗大驚失色，問他是什麼緣故，回答說：“陛下建國時，改年號為同光，天下都稱陛下為同光帝。同，就是同，如果救了我敬新磨，那麼‘同’就沒有光澤了。”唐莊宗大笑，於是放了他。

但當時的樂官，只有敬新磨最擅長滑稽取笑，他的笑話最出名，而沒有聽說他別的過失罪惡。那些敗政亂國的伶人，以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为首。

這時，樂官們進出宮廷，侮辱戲弄官吏，群臣憤懣憎恨，沒有人敢吐露怨氣，有的人反而依託樂官，來求恩寵，四方的藩鎮，争相行賄，而景進在其中最專權。唐莊宗派景進等人出訪民間，事情無論大小都上報。每當景進在殿中奏報事情，左右的人都叫退下，軍機國事都參與決斷，三司使孔諫把他當做哥哥事奉，稱他為“八哥”。

唐莊宗剛進入洛陽時，住在唐過去的宮室中，而宮女嬪妃不全。宦官們迎合旨意，多次說
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懼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官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姬，乃選進等采縣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奸，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姬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

魏王李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弟存乂，崇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略於友諱，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史彥瓊

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决於瓊，自留守王正言以下，皆俯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遼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諱又見殺。友諱子廷微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瓊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彦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重圍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穎都巡檢使孫鏞，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晝在宮中見鬼怪，互相驚駭，唐莊宗詢問祈禱消災的辦法，於是說：’過去唐末後宮中宮女上萬人，現在宮中空虛多怪，應當用人填補，纔能止絕鬼怪。’唐莊宗欣然贊同。後來到鄭都，於是遣景進等人挑選鄭都的美女一千人，來充實後宮。而景進等人藉機幹壞事，軍士的妻女因而逃跑失散的有幾千人。唐莊宗返回洛陽，景進用車載上千鄭都的美女一千人相隨，路上前後相連，男女無別。

魏王李繼岌攻破蜀，劉皇后聽信宦官的讒言，遣李繼岌殺郭崇韜。郭崇韜素來憎惡樂官，常常制裁抑制他們，樂官因此都為他的死高興。皇帝的弟弟李存乂，是郭崇韜的女婿，景進對唐莊宗進讒言說：’李存乂反叛了，替他的岳父報仇。’於是拘囚李存乂，把他殺掉。朱友諱以梁河中府而向晉投降，到唐莊宗入洛陽時，樂官們都向朱友諱諛媚，朱友諱拿不出來而推辭了。景進於是說朱友諱的壞話：’郭崇韜被殺了，朱友諱心中不安，必定會反叛，應當一併殺掉。’於是他們和他的將領五六人都被滅族，天下認為他們很冤枉。景進，官做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彦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得入于郛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

郭從謙

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亷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崔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從謙為養子。崔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憐憫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怒從謙曰："汝黨存乂、崔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盡其軍士曰："肆等之貧，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郓，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

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閩以拒。四月丁亥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省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軒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給他，說："賊兵還沒有到，到了再給你軍隊難道就晚了嗎?"不久賊軍到來，史彥瓊率軍登上北門，聽見賊軍的呼聲，十分恐慌，丟下他的軍隊逃跑，一人騎馬回到京師。趙在禮因此能進入郓都，叛亂成功，都是史彥瓊引起卻又縱容作亂的結果。

郭門高，名叫從謙，門高是他的藝名。雖然他是以藝人受到重用，但他曾立有軍功，因此任命他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是親軍。郭從謙因髪為姓郭，於是拜郭崇韜為叔父，而皇帝的弟弟李存乂又把郭從謙當作養子。郭崇韜死，李存乂被囚禁，郭從謙在軍中擺下酒，憐憫流涕，說這兩個人冤枉。這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在宮中值夜守衛，晚上策謀作亂，事情敗露被殺。唐莊宗對郭從謙開玩笑說："你的同黨李存乂、郭崇韜幸負了我，你又唆使王溫反叛，還想做什么呢?"郭從謙恐懼，退下後煽動他的士兵說："全部用掉你們的家財，吃肉喝酒，不要為以後作打算。"士兵們問他什麼原因，郭從謙於是說："皇上因為王溫的緣故，等待攻破郓都，全部活埋你們。"士兵們相信了，都願作亂。

李嗣源的軍隊反叛，向京師進軍，唐莊宗向東奔汴州，而李嗣源先到。唐莊宗到萬勝，不能入城而返回，士兵逃散，還剩下兩萬多人。過了幾天，唐莊宗又東奔汜水，打算把守關口來抵抗。四月丁亥初一，在中興殿接受群臣朝見，宰相對三刻罷。隨行護駕的黃甲馬軍在宣仁門、步兵在五鳳門擺開戰陣來等候。唐莊宗到內殿進食，郭從謙從軍營出來，露出刀、搭滿箭，迅速進攻興教門，和黃甲軍互相對射。唐莊宗聽說兵變，率領各軍衛士把亂兵趕出宮門，亂兵放火燒毀城門，攀着城壘攻入，唐莊宗殺死數十上百人。亂軍從樓上向皇帝射箭，皇帝受傷重，倒在絳霄殿軒下，從皇后到各王左右的人都逃跑。到午時，皇帝駕崩，五坊樂人善友，收聚樂器焚燒尸體。李嗣源進入洛陽，得到唐莊宗的骨殖，安葬在新安的雍陵。任郭從謙為景州刺史，不久殺了他。
《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傳》說：“你從這裏開始，必定在這裏結束。”唐莊宗喜好樂官，而被樂官郭門高殺掉，用樂器焚尸。能不相信嗎！能不引以爲戒嗎！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宦者傳

唉，自古以來宦官、宮女造成的災禍都十分深重！明察是非的人在災禍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懂得畏懼，昏庸暗昧的人災禍發生了還安然相處，以至於動亂滅亡不能悔改。即使這樣，也不能不引以為戒。因此作《宦者傳》。

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長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廢，幼孤，為內常侍張泰養子。僖宗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僖宗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僖以道意，因以爲河東觀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僖宗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東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

僖宗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於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諸將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敛手畏承業。

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賄賂、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
得。莊宗乃置酒池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澤起舞，舞罷，承澤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譏承澤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澤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之，承澤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元欽曰：“取劍來!”承澤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仇。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實從旁解承澤手令去，承澤奮拳毆實，罵曰：“閻實，朱温之贼，蒙晋知恩，不能一言之忠，而反詆譭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澤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澤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澤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澤第，慰勞之。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澤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澤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詔諸將即皇帝位。承澤方臥病，聞之，自太原南與至魏，譴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仇，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不得到錢。唐莊宗於是在錢庫中醜酒宴，醜喝到盡興，讓兒子李繼岌為張承業跳舞，跳完後，張承業拿出寶帶、幣帛、馬匹相贈，唐莊宗指著堆積的錢呼著李繼岌的小名對張承業說：“和哥缺錢，可以給他一堆錢，拿寶帶、馬匹做什麼?”張承業推辭說：“國家的錢，不是我的私財。”唐莊宗說話冒犯他，張承業發怒說：“我是老宣詔使臣，我並不是為兒孫打算，珍惜這些庫錢，不過是為了幫你成就霸業罷了！你如果想用錢，何必問我？錢用完了，軍隊散了，遭災的哪只是我一人呢?”唐莊宗望着元元欽說：“拿劍來!”張承業起身，拉着唐莊宗的衣服哭泣，說：“我接受先王托付的使命，誓死為家為國報仇。今天為你珍惜庫中的錢物而死，死得無愧於先王了！”閻實在一旁拉開張承業的手要他離開，張承業舉拳把閻實打倒在地，罵道：“閻實是朱溫的賊黨，蒙受晉的大恩大德，卻說不出一句忠實的話，反而阿谀奉承以取容嗎？”太后聽說後，派人召唐莊宗。唐莊宗性格很孝順，聽說太后召他，很害怕，於是倒兩杯酒向張承業謝罪說：“我酒後的過失，又得罪於太后。希望你喝下這兩杯酒，為我分擔過失！”張承業不願喝。唐莊宗進內宮，太后派人向張承業謝罪說：“小兒冒犯了你，已鞭打了他。”第二天，太后和唐莊宗都到張承業家拜訪，安慰賞賜他。

盧質嗜好飲酒，傲慢輕忽，從唐莊宗到各位王子大多受到他的侮辱怠慢，唐莊宗十分憎恨他。張承業趁空隙時請求說：“盧質嗜好飲酒不講禮儀，我請求為你殺掉他。”唐莊宗說：“我正在招納賢才以完成我的功業，你為何說這種錯誤的話呢?”張承業起身慶賀說：“大王能夠像這樣，天下不難平定了。”盧質因此幸免。

天祐十八年，唐莊宗已答應諸將要即皇帝位。張承業正臥病不起，聽說這事，從太原乘轎到魏州，諫阻說：“大王父子和梁血戰三十年，原希望為家為國報仇，而復唐之社稷。如今元兇還沒有消滅，就匆忙以尊貴的名號自居，這不是大王父子當初的心願，而且讓天下人失望，不可以這樣!”唐莊宗推辭說：“這是將領們的意
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敵，而天下所共忌也。今王誠能為
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
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嘗
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
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
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
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
本朝救使，先王時將軍也’，豈不臣
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
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
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
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
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
攻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
與賊謀兵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詔
書者，仁恭匿居翰太安山之北館以
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
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
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

莊宗即位，與郭崇韬並為樞密
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
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
已。

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
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應
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
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
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
書賜柱，指去“行”字，改為“一”“家”。
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
免。

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于至德
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
安，年七十一。

五代的文章俚陋，而史官之職責於

五代的文章俚陋，而史官之職責於
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難以誦誦。至於英雄豪傑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譜？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茫然無繼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哉！殆非宦者者之言也。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卑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彼其已信，然後懷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宿將列于朝廷，而人主以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宿將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懼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幄，則懼懼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禍福相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雄得借以為資而起，至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疏忠臣宿將於外，蓋其遙遠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至斯及矣，使其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廢了，傳記小說大多失傳，因此關於五代的事迹，往往首尾不完整，而夾雜着錯誤。至於英雄豪傑奮起力爭，戰爭的勝敗，國家興亡的時候，難道會沒有謀臣的策略，能言善辯的士人的論述？但卻不能在文字中找到這些材料，於是讓它們湮沒消失不能流傳到後代。然而只有張承業的事迹清楚地留在人們的耳目中，到現在老人們還能說說。張承業的議論堪稱傑出不凡啊！恐怕不是宦官能夠說得出來的。

從古到今宦官禍亂國家，它的根源比女色的災禍還要深遠。女人，美色罷了；宦官的危害，不只是一個方面。宦官管轄的事務親近而又熟悉，他們的心專横而又殘忍，能夠用小善來迎合人意，用小的恩信來籠絡人心，讓皇帝必信相信並且親近他們。等到已受到信任，然後再用禍福來威脅挟持皇帝。即使在朝廷有忠臣和博學之士，而皇帝卻認為他們距自己很疏遠，不如依奉他起居飲食、在其前後左右的人親近可靠。因此在皇帝前後左右的人日益受到親近，那麼忠臣和博學之士就日益受到疏遠，而皇帝的勢力就日益孤立。勢力孤立，那麼畏懼災禍的心情就日益急切，而把持皇帝的人就日益穩固，安危出自他們的喜怒，禍患隱藏在帷幕中，那麼過去所說的可靠的人，恰恰就是造成災禍的人。禍患深重後纔發覺，想和受到疏遠的臣子算計左右受到親近的人，慢了就會滋養禍患而加深，快了他們就會挾持皇帝作爲人質，即使有大聖大智的人也不能參與謀劃，即使謀劃了也不能做，做了也不能成功，至於最嚴重的情況，就是兩敗俱傷。因此大的禍患使國家滅亡，其次使自身滅亡，而使得奸臣強者能夠藉此作爲依靠而起來作亂，直至剷除整個宦官，全部殺掉他們，讓天下人高興而後作罷。這是從前的史書所載的宦官的災禍常常如此，不只是在一個朝代的事。作爲皇帝，並不希望在朝廷內滋生禍患而在外疏遠忠臣和博學之士，是禍患逐漸積累而事勢逼使其這樣的。女性的誘惑，如果不幸而不能醒悟，那麼就會遭受災禍；如果一旦醒悟，摘除了就行了。宦官造成的災禍，即使想要悔悟，卻不能摘除的情勢，
唐昭宗的事就是這樣。因此說它“比女色的災禍深重”，指的就是這點。能不驚惕嗎！唐昭宗信任親信宦官，因此纔會出現被幽禁在東宮裏的事。從東宮脫身後而和崔胤算計宦官，崔胤是宰相，眼見無能為力，於是向梁召兵，梁兵快到時，而宦官挾持皇帝逃奔到岐，梁兵包圍了三年，唐昭宗逃出後，而唐也就滅亡了。

當初，唐昭宗脫身後，梁王殺掉唐的所有宦官第五可範等七百多人，在京師外的宦官，詔令天下全部捕殺，但宦官多被各個節鎮藏起來不殺。這時，藩鎮盡暗篡國，都任用宦官做事，吳越國最多。到唐昭宗即位後，詔令天下尋訪過去唐代的宦官全部送到京師，得到數百人，宦官於是又當權，從而導致滅亡。這和尋找已經翻了的車，親自駕駛而重蹈覆轍有什麼不同呢！可為之悲哉啊！

唐昭宗沒有消滅梁時，張承業已經死了。後來張居翰雖任樞密使，但不管事。有一個宣徽使馬紹宏，曾賜姓李，頗受信用。但他誣陷誅殺大臣，貲沽財貨，專權作威，受到天下人怨恨，在皇帝身邊取寵，是豢養的宦官。這時，唐明宗從鎮州前來朝見，在京師奉朝請。唐昭宗頗為懷疑他有野心，暗中派馬紹宏窺視他的行動，馬紹宏反而把情況告訴唐明宗。唐明宗從魏州返回，天下人都知道災禍起於魏州，誰知道使唐明宗萌生二心，是從馬紹宏開始的。郭從銓兵破蜀後，唐昭宗聽信宦官的話而懷疑他。但郭從銓的死，唐昭宗不知道，都是宦官幹的。當這個時候，整個唐的精銳軍隊都在蜀，假如郭從銓不死，唐明宗進入洛陽後，難道沒有西面的憂慮？他還能平靜地取代唐嗎？到唐明宗即位時，又詔令天下全部捕捉宦官而殺掉。宦官逃亡到山谷中，很多人削髮做了和尚。逃到太原的宦官七十多人，全部被抓獲而在都城驟然殺掉，鮮血流滿庭中。

唐明宗晚年多病，王淑妃在宫中專權干預政事，宦官孟漢瓊趁機專權。秦王進宮見唐明宗已病危，出來後聽到哭聲，以為皇帝駕崩了，於是策謀發兵進宮，怕自己不能立為皇帝。大臣朱弘
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决，漢瓊遂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
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無恨而終。後愍帝奔于兗州，漢瓊西
迎愍帝干路，愍帝怨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
不能久而無騖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騖怠而浸入之。明宗非
僞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
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
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
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
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
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
並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昭等人正在商量這事，還沒有作出決定，孟漢瓊
急促進見唐明宗，說秦王反叛，就率兵誅殺他，
使秦王陷於大惡，而唐明宗因此含恨而死。後來
唐愍帝逃奔到兗州，孟漢瓊往西在路上迎接唐愍
帝，唐愍帝討厭他把他殺掉了。

唉！人置身於安樂之中，如果不是聖人賢
哲，就不能很久而不驕縱懈怠。宦官、女人的災
禍不是一天形成的，他們必定要窺伺驕縱懈怠的
時機再逐漸侵入。唐明宗不是只知享樂的君主，
但仍演這樣，是因爲他在位太久了。其餘的君
主大多是武人出身，到他們的子孫繼位時，在位
時間短而年不長，因此宦官來不及做什么。宦
官造成的大災害，大略可見了。惟獨張承業的議
論，傑出可喜，而張居翰改一個字救活了上千
人。君子對於人，如果有好的地方，沒有不贊取
的。我對於這兩個人認為有可取之處。取那些好
的，而戒備那些壞的，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喜愛
他們但明白他們的邪惡，憎惡他們但知道他們的
美好”。因此一并叙述他們導致禍敗的原因，寫
在《宦者傳》中。
新五代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雜傳(一)

王鏘

王鏘，其先回鶴阿布思之遺種，曰没諾干，為鎬州王武俊騎將，武俊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没諾干子曰末無社活，末無社活子曰昪，昪子曰延
 месте. 延子曰元遠，元遠子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昪以上三
世，常爲鎬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
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
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
卒。子鎬立，年十歲。

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
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铎據大同，
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并起而交
争。鎬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
業，士馬強而蓄積富，爲唐累世藩
臣。故鎬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
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
因鎬以聞。

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
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
擊趙，下臨城。鎬求救於李匡威，匡
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
存攻鎬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
將，而鎬未嘗臨軍，遣迫風都團練使
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
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
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鎬出兵救之，

王鏘，他的先人是回鶴阿布思的後裔，叫做没諾干，任鎬州王武俊的騎將，王武俊收他
作爲養子，於是冒姓王。没諾干的兒子叫末無社活，末無社活的兒子叫昪，昪的兒子叫延
遠的兒子叫紹鼎、紹懿，紹鼎的兒子叫景崇。從昪以上三代，常常任鎬州騎
將，從景崇以上四代五人，都任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做到守太尉，封爲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
卒。兒子王鎬繼位，祇有十歲。

這時，晉剛剛佔據太原，李匡威佔據幽州，
王處存佔據中山，赫連鐸佔據大同，孟方立佔據
邢臺，四方英雄豪傑都起兵相互爭鬥。鎬置身
其中，而繼承祖父百年家業，兵馬強而蓄積
豐富，是唐的世代藩臣。因此王鎬雖然年齡
小，但憑藉他的家世而佔據重要地位，四方各鎮
的廢立承繼，要向唐請求的，都藉王鎬上報。

自從晉出兵山東，攻破孟遷，奪取邢、洺、
磁三州後，景福元年，就大舉出兵攻打趙，攻克
臨城。鎬向李匡威求救，李匡威前來救援，晉
軍解圍離去。第二年，晉會同王處存進攻王鎬的
堅固、新市。晉王和王處存都親自率兵，而王鎬
不曾親臨軍中，派迫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
練使馬珂等人，把軍隊交給李匡威罷了。李匡威
在磁河作戰，晉軍大敗。第二年春，晉進攻天長
軍，王鎬出兵救援，在叱日嶺戰敗，晉軍於是出
敗於叱日橫，晉軍遂出井陘。鎬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

初，匡威於其弟匡儱之婦美而淫之，匡儱怒，及其救鎬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慟不敢隨，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涇州，鎬德匡威救己，使使人邀之，館於梅子園，以父事之。

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山川，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鎬去衛從，晨謁舘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鎬兩袖，鎬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鎬，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鎬方鬭舘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官，軍士閉門大噪，天雨震電，風暴拔木，屋瓦皆飛。居者墨君和望見鎬，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扶鎬千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走。匡儱雖憤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鎬甚急。鎬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鎬以盟，鎬遂與晋和。

其後梁太祖下邢、洺、磁三州，乃為書詔鎬，使告晉而歸梁，鎬依達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遣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糧重，得鎬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至山，聞詔遂從周曰：“得鎬至以與爾，當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臥幾卒，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鎬懼，顧其屬曰：“事急矣！今

軍井陘。鎬又向李匡威求救，晉軍解圍離去。

當初，李匡威喜歡他的弟弟李匡儱的妻子的美貌而和她淫亂，李匡儱發怒，到李匡威援救王鎬時，就引誘李匡威的軍隊作亂而自立。李匡威心中羞慟不敢返回，就把符印送歸他的弟弟，而準備逃奔到京師。走到涇州時，王鎬感激李匡威救命自己，派人邀請他，住在梅子園，像父親一樣事奉他。

李匡威的門客李正抱，年輕時遊歷燕、趙之間，每每在山川流連，喜歡它的山川。李正抱、李匡威都因為失去國家而百無聊賴，一道登上城西高閣，眺望山河，傷心地流下眼淚，於是李正抱和李匡威策議劫殺王鎬而取代他。於是號稱是忌日，王鎬斥責隨行衛士，早晨到館中慰問李匡威，坐下後，身披鎬甲的士兵從帷幕後面衝出，抓住王鎬的兩隻袖子，王鎬說：“我的國家靠你保存，確實沒有什麼能夠報答你的大恩大德，今天的事，這是我心甘情願的。”於是叩頭讓位給李匡威。李匡威素來看不起王鎬，認為他無能耐，就在王鎬上艷前往府上，準備接替他的職位。行經親事官時，士兵們閉門鼓噪，雷電狂風拔起樹木，屋上的瓦都飛起來了。居者墨君和望見王鎬，認出他來，從窗口中縱身躍出，從馬上攔住王鎬，背起他路跑，亂軍殺死李匡威。李正抱，燕人都逃跑了。李匡儱雖然恨他的哥哥，卻假裝用道義急切指責王鎬。王鎬既已失去了燕的援助，而晉軍又猛攻平山，逼迫王鎬結盟，王鎬於是和晉和了。

後來梁太祖攻克晉的邢、洺、磁三個州，於是寫書信招王鎬，讓他和晉結交而歸附梁，王鎬猶豫不能下決定。晉將李嗣昭又攻取洺州，梁太祖打敗李嗣昭，李嗣昭棄洺州逃走。梁獲取了他們的軍需物資，發現王鎬給李嗣昭的信，多談及梁的情況，梁太祖發怒，於是調兵到涇山，對葛從周說：“得到鎬就把它給你，你做我的先鋒。”葛從周到臨城，被飛箭射中，躺在車中，梁軍士氣低落。梁太祖親自率兵迫近城下，焚毀州城南關，王鎬害怕，望着他的僚屬說：“情況
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勝之。”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鈞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恥矣！且吾用鈞，而鈞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鈞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取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貴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疆，所以息兵，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乎！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大喜，起謂式曰：“吾言貫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鈞和。鈞以子昭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鈞趙王。

鈞祖母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鈞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 treason 被殺，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延隱監魏博將夏瑾，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驍捷，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滄、定，而莊宗由此益強，北破幽、燕，南並魏博，鈞常以兵從。鈞得晉人，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鈞為壽，莊宗以鈞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鈞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鈞子昭遷。

鈞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為前。當是時，諸鎮相藉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衣帟博帶，務

危急了，怎麼辦?”判官周式，是個能言善辯的人，回答說：“這種情況很難和他們硬爭，但可以以理取勝。”周式和梁太祖有舊交情，於是請求去梁軍。梁太祖看見周式，罵道：“我常常寫信招降王鎔，他卻不來，現在我到了這裡，他卻讓你說說客，譴了！況且我是我的仇敵，而王鎔依附他，我知道李嗣昭在城中，可讓他先出來。”於是拿出繳獲的王鎔給李嗣昭的書信給周式看，周式上前說：“梁是想奪取一個鎮州就作罷呢，還是想在天下成就霸業？況且稱霸的人用道義要求人而不得求私利，如今皇帝在上，諸侯們堅守自己的國土，和鄰國和睦相處，是為了停止爭鬥，並且讓百姓休養生息。過去晉公攻破袁紹，得到魏的將士寫信給袁紹的信，就全部燒掉了，這纔是英雄幹的事情啊！現在我知道沒有理由出兵，就拿李嗣昭作為藉口。況且王氏五代六公據有這片土地，難道沒有誓死報國的人，而要等李嗣昭嗎？”梁太祖十分高興，起身拉住周式的衣服撫慰他說：“我的話是開玩笑的。”於是請周式到上座，討論和王鎔各和。王鎔拿兒子王昭祚作人質，梁太祖把女兒嫁給他。梁太祖登位，封王鎔為趙王。

王鎔的祖母去世，各個節鎮都前往吊祭，梁的使臣看見晉的使臣在，回去說趙王有二心。這時，魏博羅紹威死，梁於是想全部佔據河北，開平四年冬天，派供奉官杜延隱監督魏博將領夏瑾，率兵三千人襲擊深、冀二州，任命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王鎔害怕，向晉求兵。晉人在柏鄉打敗王景仁，梁於是失去鎮、定二州，而唐莊宗因此更加强大，在北方攻破幽、燕二州，在南方吞併魏博，王鎔常常率兵跟隨。王鎔十分感激晉。第二年，在承天軍和唐莊宗相會，舉杯祝壽，唐莊宗因王鎔是父親的朋友，尊敬禮待他，飲酒盡興後為王鎔唱歌，拔出佩刀割斷衣襟發誓，答應把女兒嫁給王鎔的兒子王昭祚。

王鎔為人仁厚而不懶於打仗，從來不敢身先士卒，別的軍隊進攻趙，常常靠鄰國的軍隊救援。當時，各個藩鎮都在戰爭中疲敝不堪而只有趙安定，人們喜歡王氏的相安無事，市人士女都
穿著大的衣裳束寬腰帶，一意誇耀奢侈嬉戲游玩。王鍚在富貴方面特別驕縱，又喜好左道旁門，煉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錦繡牽帶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鍚同臥起。天祐十八年冬，鍚自西山宿龍茲莊，將還京，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
“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宿空，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鍚懼，遂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道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顧從王歸。”弘規繼而進曰：“攝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鍚不答，弘規呼鍚甲士斬希蒙首，擲於帳前，鍚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逾垣而入，鍚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鍚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鍚小子昭諫，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鍚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過湖南人李震，匿昭諫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岳為浮圖，易名紫隱。明宗時，昭諫已長，思歸，而鍚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宴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諫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

張文禮

張文禮者，狡猾人也，鍚所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鍚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

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鞏傳(一) 王鍚 張文禮
於梁也，趙故將符離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不報，擊敗諸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復戰敗，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珙等，折足歸于晋。趙人請而殺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 羅弘信
羅紹威字端已，他的先輩是長沙人。祖父羅讓，北遷為魏州黃鄉人。

父弘信，為牧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師樂安伯，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師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師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

梁太祖將攻晉，乞籤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兖、鄆，北敵青，晉道李存審救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詰弘信曰：“晋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兵擊李存審於莘縣，太祖遣弼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弟弘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大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再獲知他和張勾結，派趙的舊將符離與閻寶攻打他。張文禮家晚上有鬼哭，野河水變成了血，游魚都死了，張文禮害怕，患癰疽病而死。他的兒子張處瑾秘不發喪，抵禦堅守，打敗符離等人。唐派李嗣昭代替符離，李嗣昭中飛箭而死，又派李存進代替李嗣昭，李存進不久又陣亡，於是任符存審為招討使，纔攻破張處瑾。俘獲張文禮的妻子和兒子張處瑾、張處球、張處珙等人，折斷他們的腳押送到晋。趙人請求把他們剁成肉醬，在街市上將張文禮的屍體分割。

羅紹威字端已，他的先輩是長沙人。祖父羅讓，北遷為魏州黃鄉。

父親羅弘信，是牧監的士兵。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作亂，遂殺掉他們的軍帥樂安伯，擁立他們的將領趙文建為留後，不久又殺掉他。將官們不知道該擁立誰，於是聚衆呼喊說：“誰能做我們的主帥？”羅弘信從人群中走出來回答說：“我可以做你們的主帥。”羅弘信的外貌長得很奇特，臉色青黑，軍中人覺得他很異異，共同擁立他爲節度留後。唐昭宗登位，拜羅弘信爲節度使。

梁太祖將要攻打晉，向羅弘信請求買糧，羅弘信不給，因此產生矛盾。梁軍進攻魏州，攻取黎陽、洪門、衛縣。在內黃作戰，魏州兵五戰五敗，羅弘信害怕，請求結盟，纔作罷。這時，梁軍正在東攻兖、鄆二州，北面和晉對峙，晉派李存審救援朱宣，向魏州借道通行。梁太祖獲知後，派使臣告訴羅弘信說：“晉人的志向在河朔，軍隊返回時就會消滅魏州。”羅弘信認爲是這樣，於是出兵在莘縣襲擊李存審，梁太祖派葛從周援助他。梁兵抓獲晉王的兒子落落，送到魏州，羅弘信殺了落落，於是和晉絕交。梁太祖還是懷疑羅弘信有二心，就把羅弘信當作哥哥對待，常常派人去請卑的話貴的禮物去魏州通問致意。魏州的使臣到梁，梁太祖向北下拜而後接受禮物，對使臣說：“六兄比我年齡大一倍，我怎敢怠慢他。”羅弘信十分高興，認爲是厚待自己。因此梁太祖往來於燕、趙之間，最終佔據河北，魏州沒有成爲他的後患。羅弘信死，羅紹威繼任。
羅紹威好學，擅長書法，很懂得寫文章，聚集圖書數萬卷，開館招納四方士人。羅弘信在唐時，因他的祖先是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羅紹威继承父親的長沙郡王封爵。羅紹威剛剛繼位，幽州劉仁恭率十萬大軍進攻魏州，屠破州城，羅紹威向梁求救，在內黃大敗燕軍。第二年，梁太祖派葛從周會同魏州兵攻打滄州，攻取德州，於是老鶴陝敗燕軍，羅紹威因此感激梁救自己。

魏博從田承嗣開始纔有牙軍，牙軍世久益衆，至羅紹威時已有二百餘年，父子相承，世世代代互相聯姻用以結交外援。以前的軍師李閔、何全師、韓君雄、張安貞等，皆由牙軍所立，而皆遂殺之。羅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兵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陷，羅紹威號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佐作亂，羅紹威誅之，乃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派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至魏，羅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

羅紹威之女嫁 Máo Zǐ, 女名不詳。梁太祖遣將馬嗣勳東進東癹去iß，以長直軍千人追趙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羅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勳兵擊牙軍，兵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歴亭，聞之皆反，入壪、带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羅紹威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羅紹威始悔。

是年，太祖兵攻滄州，宿兵長蘆，羅紹威抵軍，自滄至魏五百里，至亭候，供帳什物自具，喪兵數十萬皆取足，羅紹威以此重困。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通理京畿事。
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鄭王。

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廬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凰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陸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陸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

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兄守文有隙，紹威勸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節，乃勝用兵十萬。”大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駭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

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威漕積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盡忠，遣將程厚、盧澄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強飯，如有不諱，當世貴爾子孫。使周翰監府事，尚其卿後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

三子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為楊師厚所逐，徙為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度使，年

紹威修建的太廟落成，加拜為守侍中，進封為鄭王。

梁太祖圍攻滄州沒有攻下，劉守光會晉軍攻破梁潞州。梁太祖從長廬返回，經過魏州，發病，躺在府中，將領們沒人能見到他，紹威怕梁太祖最終襲擊自己，於是趁空隙進見說：“如今四方戰亂，梁的憂患，是因有存在的緣故；唐家的天命已完，不如趁早奪取唐。”梁太祖十分高興，於是急忙返回。梁太祖登位，將要在洛陽建都，紹威挑選魏州的好木材營建五凰樓、朝元前殿，木材沿黄河浮水而上，很快到達京師。梁太祖贊嘆說：“我聽說陸何守護關中，為漢營建未央宮，哪裏比得上紹威不遠千里送木材，像是有神助似的，功勞遠遠超過陸何了！”賜給紹威寶帶及名馬。

燕王劉守光囚禁他的父親劉仁恭，和他哥哥劉守文有矛盾，紹威飛馬送信勸說劉守光等人向梁投降。梁太祖聽說後笑着說：“我經常攻打燕不能攻克，如今紹威寫封信，就勝過用十萬大軍。”梁太祖每當有大事情，多派使者向他請問，梁紹威也不時派人駭簡送信稟報梁太祖，使者在路上相遇，所說的事往往相同。

紹威因為魏州很久沒有用兵打仗了，願意砍伐安陽淇門的樹木造船，從黃河入洛，每年從水道運送穀物上百萬石，供應京師。梁太祖更加認為紹威盡忠盡力，派將領程厚、盧澄監督勞役。船還沒造成而紹威病了，於是上表說：“魏州是過去的大鎮，有很多外籍士兵，希望梁派一個有功的重臣親臨魏州，請求讓我歸家而死。”梁太祖急忙命令他的兒子羅周翰監理府事，告訴使者說：“快去，告訴你的主人，替我強迫自己多吃飯，如果去死，一定世世代代讓他子孫富貴。現在讓羅周翰監理府事，還希望他能病愈。”紹威在梁做官，累拜太師兼中書令，死時三十四，贈尚書令，賜謚號叫貞壯。

有兒子三人，羅廷規，官做到司農卿而死。羅周翰繼承父親的職位，乾化二年八月被楊師厚所驅逐，改任宣義軍節度使，死在任上，年齡十四。羅周敬代他任宣義軍節度使，年齡十歲，
十歲，徒鎭忠武。明年，為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有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唐安公主。

王處直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於聚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史，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

處存以父任為騷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閭以後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眾兵入關討賊。巢敗第一功，而收據城賊，李克用為第一；勸王僕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於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韋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

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鄆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兵還入城遂逐，鄆出奔靈，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漢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約而事梁，出餉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

其後梁兵攻王鎬，鎬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鎬，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

處直好武，而客有李應之者，妄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改任忠武軍節度使。第二年，任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任金吾大將軍，明宗任命他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死，年三十二。羅廷规娶梁太祖的兩個女兒，一個是安陽公主，一個是金華公主。羅周翰娶梁末帝的女兒，叫壽春公主，羅周敬也娶梁末帝的女兒，叫唐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父親王宗，善於聚財物，富擬王侯之家相比。任唐神策軍史，官做到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兒子王處存、王處直。

王處存因父親的緣故被任命為騷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閣殿軍等使。乾符六年，又拜為義武軍節度使。黃巢攻陷長安，王處存感憤流涕而哭泣，率領本鎮兵進關討賊。黃巢被擊敗後，推舉功勞，收復京城攻打賊軍，李克用功勞第一；救援王室，倡建大義，王處存功勞第一。乾寧二年，王處存死在任上，三軍依照河朔舊例，推舉王處存的兒子王處任留后，又拜為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處直任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

光化三年，梁軍進攻定州，王處派王處直率兵抵抗，在沙河大戰，被梁軍打敗。軍隊返回城中驅逐王部。王處出逃到晉，亂軍推舉王處直任留後。梁兵圍城，王處直派人告知梁，請求與晉絕交而事奉梁，拿出十萬匹絹犒賞軍隊，於是和梁結盟。梁太祖表奉王處直為義武軍節度使，累封為太原王。梁太祖即位，封王處直為北平王。

後來梁軍進攻王鎬，鎬向晉求救，王處直也派人到晉，願意與梁絕交而效力。晉兵救援王鎬，王處直率五千士兵隨行，在柏鄉攻破梁軍。後梁在北進攻破燕，在南攻取魏博，和梁在黄河岸作戰，十多年，王處直未嘗不率兵隨同作戰。

王處直喜好巫術，而有門客李應之，是個虛妄不實的妖人。王處直患病，李應之用邪道治愈
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為行營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處之於眾中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絳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徳為患，而莫能譏也。是時，幽州李匡經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經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誅處直諸親故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選士甲士姓名，自校長已上藏于別册，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

都為人狡侻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獻王鎬，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鎬，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鎬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詐莊宗母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蠍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都，當鎬之亡于晉也，都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都交通，使都北招契丹入塞以犄晉兵，且許召都為嗣，都聞之不說。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都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也，乃以厚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撾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了他的病，處直更加覺得神奇，讓他穿上道士的衣服，任命爲行營司馬，軍政事務無論大小，都取決於他。初當，李應之在隴邑撿到一個小劉雲郎，收養作兒子，而處直沒有兒子，於是把劉雲郎送給處直，而欺騙他說：“這個孩子生下來就很奇異。處直收養作兒子，改名叫王都，十分喜愛他。李應之因此更加驕横，於是登記管轄範圍內的壯丁，另建新軍，自己統率，在博陵坊修建住宅，四面開門，都用邪道方法。處直的將吏們知道他必定會造成災患，而沒有能譏阻。這時，幽州李匡經假道中山去京師，處直在城外埋下伏兵，以防備不測。李匡經離開後，甲士們進城圍困李應之的住宅，抓住他把他殺了，於是到處直那裏請求殺掉王都，王處直不同意。第二天，論功行賞，因而暗中記下甲士姓名，從隊長以上記登在另外的冊子上，後來藉別的事殺掉他們，共二十年，沒有一個幸免的人，但王處直最終被王都殺死。

王都為人狡猾詐娟，多陰謀詭計，王處直始命他爲節度副使。張文禮獻王鎬，唐莊宗出兵討伐張文禮，處直處和手下人商量說：“鎮州，是定州的屏障，張文禮雖然有罪，但鎮州滅亡了，定州不能獨存。”於是以派人請求唐莊宗不要出兵，唐莊宗拿出獲取的張文禮和契丹的書信給王處直看，說：“張文禮對不起我，不能停止出兵。”王處直有個侍妾所生的兒子王邠，當王邠逃到晉時，王邠也逃奔過去，晉王把女兒嫁給了他，任爲新州防禦使。王處直見唐莊宗一定要討伐張文禮，更生疑心，於是暗中和王邠交結，讓王邠到北方招契丹入塞以便牽制晉兵，而且答應召王邠爲繼承人，王都知道後不高興。而定州人都說不能召契丹，害怕給自己留下後患，王處直不聽。王邠自從逃奔到晉，常常怕王處直不能容忍他，因此十分高興，認爲藉這個機會可以取王處直之位，於是用重金賄賂引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州人都不願契丹出兵，小吏和昭訓勸說王都起兵反叛，王都於是抓捕王處直，把他囚禁在西宅，自任爲留後，凡是王氏的子孫以及王處直的將校差不多都被殺光。第二年正月初一
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噬其鼻，郄
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義
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鶴數百，巢麥
田中，處直以義德致之，而定人皆
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
室，鶴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
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
直果被廢死。

莊宗已敗契丹於沙河，追奔過定
州，與都相得甚歡，以子繼岌娶都
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回光二
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巨萬。莊
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
從。及明宗立，顧忌都為人，而安重
晦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
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
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
“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
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
州，都遂亦反，遣人以璽書招會，
徐、岐、漢、梓五鎮，約皆舉兵，而
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
與王詡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禦熾將萬
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鎭
將杜弘xCD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
敗。季璘，弘煦被執，晏球責曰：“吾
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煦對
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
心。”遂見殺，弘煦臨刑，神色自若。
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
之曲陽，都及禦熾得數騎遁去，聞都
不復出。

初，莊宗軍中聞得一男子，愛
之，使冠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
為子。明宗即位，安重晦出以乞段
清晨，王都到西宅拜見王處直，王處直奮起抓他
的胸，喊叫說：“反賊！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
但周圍沒有兵器，於是想咬他的鼻子，王都扯掉
衣袖跑了，王處直於是被殺。

當初，有黃蛇在碑樓出現，王處直認為是
龍，把它收藏起來祭祀，又有數百隻野鶴，在麥
田中築巢，王處直認為是自己的德政招來的，而
定州人都知道這些是不祥之兆，說：“蛇在山澤
中打洞，却住在人的屋子裏，鶴是築巢而居的
鳥，卻飛下來住在田中，這是小人竊位，而在上
的人失去位置的徵兆。”不久王處直果然被廢置
處死。

唐莊宗在沙河打敗契丹後，追擊時經過定
州，和王都相處得很高興，讓他的兒子李繼岌娶
王都的女兒，任命王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回光二
年，唐莊宗到鄴，王都前來朝見，賜給他錢財不
計其數。唐莊宗因李繼岌的緣故，對王都很好，
王都的請求無不答應。到唐明宗即位，十分討厭
王都的為人，而安重晦每每依照法令來約束他，
王都開始有別的打算。這時，唐兵攻打契丹，多
次往來於定州，王都給諸軍糧草不足，自己更
加不安。和昭訓為王都出謀道：“天子剛剛即位，
四方沒有歸附，這種形勢容易分離，可以考慮保
住自己的計劃。”不久朱守殷在汴州反叛，王都
於是以反叛，派人用璽書招會，徐、岐、漢、梓
五個節鎮，相約都舉兵反叛，而五鎮不響應。唐
明宗派王晏球討伐他。王都又約王詡契丹軍援
救，契丹派禦熾率一萬騎兵救援王都。王都派指
揮使鄭季璘、龍泉鎭將杜弘煦率兩千人迎接契
丹，被王晏球打敗。鄭季璘、杜弘煦被俘，王晏
球斥責說：“我曾派人招降你們，為什麼不投
降？”杜弘煦回答說：“我受中山的恩德有兩代
了，不敢有二心。”於是被殺，杜弘煦臨刑時，
神態自若。王晏球在望都駐軍，和王都以及契丹
軍作戰，在曲陽大敗他們，王都和禦熾帶着幾個
騎兵逃去，關閉城門不冉出來。

當初，唐莊宗在軍中收養一個男孩，很喜歡
他，讓他改姓李，名叫繼陶，收養在宮中作兒
子。唐明宗即位，安重晦把他趕出宮中，向段徊
徳，但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眾曰：“此莊宗太子也。”
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詔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荊棘為帳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 секр，鄭子延胤，與莊宗連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見、忻、漢、懇、隰州刺史。范延光反於鄭，晉高祖以延胤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

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王威北逃見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北為天子，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使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遂徙延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 刘仁恭

劉守光，澤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窪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瀛州長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逾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為弟匡彥所逐，仁恭聞亂，乃擁匡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敗走，奔晋，貶以為壽陽鎮將。

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

乞請，段徊也討厭他把他趕走。王都派人找到他，到這時，欺騙眾人說：“這是唐莊宗的太子。”給他穿上天子的衣服，讓他在城上巡視，來向王晏球的軍隊顯示，認識他的士兵說：“這是李繼陶。”一起罵他。王都住在城中，士兵少，只有用契丹的兩千人守城，稱呼荊棘為帳王，低三下四地事奉他。將領們有的想出城投降，王都嚴密守禦，沒有哪一天不殺人，因此堅守了一年。天成四年二月，城被攻破，王都和他的家屬都自焚而死，王氏於是在中山絕後。而王處存有個兒子王翦，王翦的兒子王延胤，和唐莊宗聯姻，為人驍勇猛，自從擔任軍校，能和士兵同甘共苦，唐明宗時，歷任貝、忻、密、澶、隰五州刺史。范延光在鄭還反叛，晉高祖以王延胤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攻破范延光有功，拜為彰德軍節度使。

當初，王處直被王都囚禁，小兒子王威北逃見契丹。契丹主對晉高祖說：“我想讓王威繼承他先人的爵位土地，怎麼樣?”晉高祖回答說：“按中原的法度，從將校到刺史，升為團練防禦使而後至節度使，請送王威回歸中原，逐漸進用他。”契丹主發怒說：“你從諸侯做到天子，難道是逐漸的嗎?”晉高祖得知後，於是改王延胤為義武節度使，說：“這也是王氏的後代。”後來移任鎮海而死。

劉守光是澤州樂壽人。父親劉仁恭，跟隨幽州李可舉，能挖地道來攻城，軍隊中稱為“劉窪頭”。逐漸因軍功升任為軍校。劉仁恭為人勇敢，喜歡說大話。李可舉死，兒子李匡威討厭他的為人，不願他在軍隊中，調他為瀛州鹵城縣令。瀛州兵變，殺死刺史，劉仁恭在縣中募兵一千人，討平了兵變，李匡威很高興，又任他為將領，讓他戍守蔚州。戍守的士兵超過期限得不到代換，都想回家，口出怨言。李匡威被弟弟李匡彥驅逐，劉仁恭聽說叛亂，於是帶領戍守的士兵攻打幽州，到達居庸關時，戰敗，逃奔到晉，晉任命他為壽陽鎮將。

劉仁恭多智謀權詐，善於事奉人，事奉晉王
將蓋寓尤譏，每對著蓋寓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無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

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傳，乃以仁恭為鎬州刺史，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

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請之，仁恭大怒，晉王使者，守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梁州，逐節度使盧彥威，攻取潼、巖、德三州。為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遣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語天子，竊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何至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

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思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百。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俘斬數百里。梁軍自遣達連攻之，破汾、唐二州，仁恭懼，復附晉。

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城，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以塗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為之攻滄州，以授梁圍，易晉破滄州，梁軍乃解去。

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婦充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今燕用塗土為錢，悉為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

的愛將蓋寓尤譏，每對著蓋寓哭泣，自稱：“在燕無罪，因受讒言被驅逐。”於是述說燕的虛實，陳述能夠攻取的計謀，晉王更加信任喜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

後來晉攻打羅弘信，向劉仁恭求兵，劉仁恭不給，晉王以書徵請之，劉仁恭大怒，逮捕晉的使臣，殺掉燕留得等人反叛。晉王親自率兵討伐他，在安塞作戰，晉王大敗。光化元年，派他的兒子劉守文襲擊滄州，驅逐節度使盧彥威，於是奪取滄、兗、德三州。替他的兒子向唐請求任命，唐昭宗遲疑不決，沒有立即答應，劉仁恭發怒，對唐的使臣說：“替我告訴天子，儀仗符節我自己就有，只是想要長安本色的罷了，為什麼多次請求卻得不到呢!”唐昭宗最終任劉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

劉仁恭父子率領兩鎮兵十萬人，號稱三十萬人攻打魏州，屠貝州城。羅思威向晉求救，梁派李思安救魏州，在內黃大敗劉守文，殺死五萬人。劉仁恭逃跑，梁軍追擊他，從魏州到長河，死尸布滿幾百里地。梁軍從此連年攻打他，攻破他的瀛、漠二州，劉仁恭害怕，又依附晉。

天祐三年，梁進攻滄州，劉仁恭徵調境内所有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男子，都在臉上刻字，稱“定霸都”，得到二十萬人，自備武器糧食，屯駐在瓦橋。梁軍以長城為堡壘，深溝高壘，劉仁恭不能接近。滄州被圍一百多天，城中糧食耗盡，相互吃人，分解骨頭燒火做飯，有的把泥土捏成丸子吃，死的人十有六七。劉仁恭向晉求救，晉王為他攻打滄州以攻取梁的包圍，晉軍破滄州，梁軍纔解圍離去。

但劉仁恭僥幸世道多變，因富貴而驕橫，在大安山修築宮殿，窮奢極侈，挑選燕地的美女住在裏面。又和道士煉丹藥，希望能夠長生不死。命令燕人用塗土做錢，把銅錢全部收斂起來，挖山洞藏起來，不久又殺掉工匠滅口，後人
莫知其处。

仁恭有爱妾麴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咎守光，逐之。梁开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守光自外将兵以入，攣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且因，即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被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穀渾兵四萬人戰于薊茲，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於陣而呼其眾曰：“母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

守文將史孫鶴、吕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殣土，馬相食其鬃尾，尙率城中積糧食以饑，號“宰務”，日殺以餬軍。久之，延祚力竭，遂降。

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為鐵箠、鐵繫，人有過者，坐之箠中，外燎以火，或剝剝其皮膚以死，燕之士逃帰于仡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吾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镕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曾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鬥，可恃之，吾當為主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進掠邢、洺，至於黎陽。守光聞晋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趙、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率二鎮以從之，然誰當不知道藏錢的地方。

劉仁恭有個愛妾麴氏，他的兒子劉守光和她通奸，劉仁恭發怒，鞭打劉守光，趕走了他。梁開平元年，派李思安攻打劉仁恭，劉仁恭在大安山，劉守光從外面率兵攻入，趕走李思安，於是自稱盧龍節度使，派李小喜、元行欽率兵攻打大安山，抓住劉仁恭把他幽禁起來。他的哥哥劉守文聽說父親被囚禁，就率兵討伐劉守光，到達盧臺時，被劉守光打敗，進軍戰於玉田，又被打敗，於是向契丹求兵。第二年，劉守文率契丹、吐穀渾四萬人在薊茲作戰，劉守光兵敗。劉守文假裝不忍心，走出陣面對眾人呼喊說：“不要殺死我弟弟！”劉守光的將領元行欽認同劉守文，驅馬上前把他捉獲，又把他囚禁在另一間屋子中，不久殺了他。

劉守文的將領孫鶴、呂兗等人，擁立劉守文的兒子劉延祚抗拒劉守光，劉守光包圍他們一百多天，城中糧食耗盡，一斗米值三萬錢，人們互相殘殺吃其肉，有的吃泥土，馬相互吃馬鬃馬尾，呂兗等人搜捕來城中飢民，餵給他們酒飯，號稱“宰務”，每天殺飢民來供應軍隊。時間長了，劉延祚力盡，於是投降。

劉守光歷來昏庸愚蠢，從此更加騷橫，製成鐵箠、鐵繫，對有過失的人，把他放置到箠中，外面用火烤，或者用鐵繫剝剝他的皮膚以致死，燕人都避離逃到別的地方。劉守光穿着赭黃色的衣袍，對他的將吏說：“我穿上這樣的衣袍而面向南方，能夠在天下稱帝嗎？”孫鶴急切諫阻認為不行。梁攻打趙，趙王王镕向劉守光求救。孫鶴說：“如今趙沒有罪，而粱伐之，諸侯救趙的軍隊，先到的稱霸，我怕燕軍還沒有出動，而晉已先攻破梁了，這是不能失去的機會。”劉守光說：“趙王曾和我結盟而又背叛了我，現在危急了纔來歸附我；而且兩隻老虎相爭鬥，可以等待其結果，我應做主莊子也。”於是不出兵。晉王果然救趙，在柏鄉大敗梁軍，進而掠奪邢、洺二州，到達黎陽。刘守光聽說晉以全國軍隊深入梁，於是整治軍隊戒嚴，派人游說煽動鎮、定二州說：“燕有精兵三十萬人，率領兩鎮跟從晉，
主此盟者？”曽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強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為之班師。

守光既為諸國畏其強，乃諷諸國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瑶、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告于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閻使者監拜守光河北使。守光又遣使者告適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閻使者監拜守光河北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大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易？”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難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分四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一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鑿于其庭，令曰：“敢誅者死！”孫鶴進曰：“渝州之敗，臣張王不殺之，今日之事，不敢不諳。”守光怒，推之伏鑿，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薊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日應天，以王瞳、齊涉為左右相。晉遼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覲，守光怒，殺之。

明年，晉遼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祇虒闢入，其遵、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千罰，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然而誰當主盟呢？”曽人對此很憂慮，商議曰：“過去夫差在黃池之會爭主盟之位，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國之利，而漢敗楚。如今我們跨越千里攻伐別人，而強燕在後面，這是心腹之患。”就因此回師。

劉守光認為各個節鎮畏懼他的強大，就暗中各鎮共同推尊自己，於是晉王率領天德宋瑶、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人，用墨制冊封尊劉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劉守光又派人告訴梁，請求任命自己為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州、定州、河東。梁派閻使者監拜劉守光為河北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冊大尉的禮儀，守光問道：“此儀式條文中為何不郊外祭天、改易年號呢？”有司回答說：“這是天子的禮儀，尚父雖然尊貴，不過是別人的臣子罷了。”守光發怒說：“我為尚父，誰應當做皇帝呢？況且現在天下四分五裂，強大的稱帝，弱小的稱王，我以兩千里地的燕，難道不能在一方稱帝嗎？”於是給梁、晉的使臣戴上刑具投入獄中，把大斧木砧放在庭上，命令說：“敢進諌的處死！”孫鶴進諌說：“渝州被攻破時，我蒙受你不殺的恩德，今天的事，不敢不諳。”守光發怒，把他推到木砧上，命令軍士剝他的肉吃。孫鶴呼喊說：“不出一百天，大軍當至！”命令堵住他的嘴而把他剁成肉醬。守光遂在薊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日應天，任命王瞳、齊涉為左右相。晉遼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覲，守光發怒，殺了他。

第二年，晉遼周德威率領三萬人，會同鎮、定二州的軍隊進攻燕，從祇虒闢入，燕的澶、涿、武、順各州都迎降投降。守光被包圍一年，多次被打敗，於是派客將王遵化寫信給周德威說：“我得罪了晉，迷途不知返，現在我病了，你好好的替我解釋吧！”周德威對王遵化說：“大燕皇帝還沒有在郊外祭天，怎麼就這樣了呢？我奉
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
已。於是，守光益窘，乃獻純千匹、銀
千兩、錦百段，遣將其將周遵業謂守光
d: "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
之常理；錄功有過，霸者之事也。守
光去官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溫下
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
守光不許。守光登城呼守光曰： "公
三晋賢士，獨不念人之危乎?” 遣人
以所乘馬易守光馬而去，因告曰：
“俟晉王至則降。” 晋王乃自臨軍，守
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
d: "今日趨上東耳，惟為所為也!”
守光有妻者李小喜，勸其母親，守光
因請侯佗日。是夕，小喜叛降於晉
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
其家族三百口。

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
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澶州，迷失
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遺其
妻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
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
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載之
d: "主人何不適之遷也?” 守光叩頭
請死，命械守光並其父仁恭以從軍。
軍還過趙，趙王王鎮會晉王，置酒，
酒酣請曰： "願見仁恭父子。” 晉王命
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
無懼色。

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
繩，獻於太廟。守光將死，泣曰：
“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
也，罪人不死，臣將訴於地下。” 晋
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 "因父故
兄，弟其骨肉，亦小喜交邪?” 晋
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
d: "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
命討伐僭位叛亂之人，不知別的。” 晉
守光更
加窘困，於是進獻一千匹錦、一千兩白銀、一百
段錦繡，派他的將領周遵業對周爾威說： "我
王以實情告訴你，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用有功
的人，寬恕有過失的人，是稱霸的人的事。守
光去年安自尊大，原本不能位在朱溫之下，哪裏
料到你們大國軍隊在外暴露一年，希望稍稍寬有
我們。” 周爾威不答應。守光登城呼周爾威
d: "你是三晉賢士，偏不爲別人的華急着急
嗎?” 派人用他自己騎的馬交換周爾威的馬離去，
於是告訴說： "等晉王到了就投降。” 晋王於是親
自到軍中，守光登城見到晉王，晉王問他準備
怎麼辦？守光說： "如今成了砧板上的肉，王
想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晉守光寵信的人李小
喜，勸他不要投降，守光因而請求等以後再
説。這天晚上，李小喜反叛向晉軍投降。第二天
早晨，晉軍攻破城，抓獲守光和他的家族三百
人。

守光和他的妻子李氏、祝氏，兒子劉繼
珣、劉繼方、劉繼祚等人，南逃到澶州，迷路，
走到燕樂地界，數天沒有得到吃的，派他的妻子
祝氏向農家乞討食物，農家覺得奇怪而盤問她，
祝氏以實情相告，於是被擒送到幽州。晉王正在
大肆犒勞軍隊，客將引見劉守光，晉王對他開玩
笑說： "主人避客為什麼這樣急呢?” 狄守光叩頭
請求處死，晉王命令給劉守光和他的父親劉仁恭
d:上刑具隨軍。軍隊返回時經過趙，趙王王鎮
會見晉王，置酒宴，酒酣耳熱時請求說： "希望
見到劉仁恭父子。” 晉守光命令解除械鎖讓他們出
來，帶他們到下座。喝酒吃飯神情自如，都没有
愧色。

晉王到太原，劉仁恭父子被用繩子捆着，獻
於太廟。劉守光將死，哭着說： "我死了沒有遺
憾，但教我不投降的人，是李小喜，有罪的人不
der，我將在地下申訴。” 晋王派人召李小喜，李
小喜瞪着眼睛說： "囚禁父親殺死哥哥，和骨肉
之親通奸，也是我李小喜教你的嗎?” 晋王發怒，
命令先殺掉李小喜。劉守光知道不能免死，大呼
d: "王準備恢復唐室成就霸業，為什麼不赦免
臣使自效？”其二子從旁諫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我讓我效力呢？”他的兩個妻子在一旁罵道：“事情已到了這地步，活着做什麼？希望先死！”於是都被殺死。晉王命令李存霸押解劉仁恭到雁門，刺他的心以祭先王墓，然後斬首。
新五代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雜傳（二）

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

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義將李鎮等敗行瑜於大唐鎭。明年，玫逆敗死。茂貞以功自鄜延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閰。鄜延東蔽，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臨州。僖宗遣茂貞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韓西閔王。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

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從茂貞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彦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諱曰：“但應軍情忽變，戎馬難管。徒令旬服生懼，因茲受命；未聞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
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强，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他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為身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貞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争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車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貞王率扈軍五十四都戰于監門，唐軍敗潰，貞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告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素與議者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皋驛，請殺讓能。議者曰：“臣故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紛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責州司户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

明，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遣宰相韓昭度、李 всяк，留其養子繼鸚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鸚與行瑜弟行實等争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鸚自繇。

晉兵已破王行瑜，遷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居此向宰相杜讓能問，杜讓能曰：“茂貞地大兵强，而唐的實力不能討伐他；鳳翔又靠近京師，容易給自己造成危害而難以後悔，以後即使想誅晁錯向諸侯謝罪，恐怕都不能夠了。”唐昭宗發怒曰：“我不能懦弱地坐着忍受凌辱！”於是責令杜讓能整治軍隊，而任命貞王李嗣周為京西招討使。命令下達後，京師市民都知道不行，一起聚集在承天門，阻止宰相請求不要出兵，爭相投擲瓦塊石頭打宰相，宰相下車而逃，丟失了他的印，人們心裏十分恐慌，唐昭宗的主意更加堅定。貞王率領扈軍五十四都在監屋打仗，唐軍戰敗潰散，李茂貞於是進犯京師，屯駐在三橋。昭宗到安福門，殺掉兩個樞密使向李茂貞請罪，求他罷兵。李茂貞素來與杜讓能有矛盾，於是說：“謀劃出兵的不是兩個樞密使，而是杜讓能。”在臨皋驛布兵，請求殺掉杜讓能。杜讓能說：“我過去說過，只有殺掉我纔能夠解除國難。”唐昭宗流淚灑濕衣襟，貶杜讓能為鄠州司户參軍，賜他死，李茂貞纔罷兵。

第二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死，他的兒子王珂、王珙相争自立。晉王李克用請求立王珂，李茂貞和韓建、王行瑜請求立王珙，昭宗不答應。李茂貞等人發怒，領軍三鎮侵犯京師，策劃廢掉唐昭宗，擁立吉王李保。沒有成功，而晉王也出兵，李茂貞害怕，於是殺掉宰相韓昭度、李 всяк，留下他的養子繼鸚率兵兩千在宮中值宿警衛而離去。晉軍到河中，繼鸚和王行瑜的弟弟行實等人争相劫持唐昭宗出逃，京師大亂，唐昭宗逃住在石門。李茂貞率兵到鄠縣，殺掉繼鸚為自己贖罪。

晉軍破王行瑜後，返回駐扎在渭北，請求攻打李茂貞。唐昭宗認為晉相距遠而李茂貞靠得近，因而想庇護他作爲僞恩，希望在危急時可以依靠；而且李茂貞已經殺死他的養子贖罪了，於是詔令晉軍罷兵返回。李克用嘆息說：“唐不殺掉李茂貞，憂患無窮！”

唐昭宗從石門返回，增募安聖、捧宸等軍一萬多人，任命諸王統率。李茂貞認為唐將要討伐自己，也整治軍隊請求朝見，京師百姓大為恐
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
帝不拒之，帝卒至三橋，軍潰，昭宗
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
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拜
茂貞尚書令，封岐王。
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
，宰相崔胤欲借禁兵誅諸宦者，陰
與僖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
茂貞之強，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
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
益驕不可制。
天復元年，劉召梁太祖以西，梁
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
幸鳳翔。繼筠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敗
，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倉盡，自
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
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餓人棄煮尸
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
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
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
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
設小屋，遣官人自置豆麥以供御，自
後官、諸王十六宅，凍餓而死者日三
四。城中人相與逃避茂貞，求路以為
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繼筠以
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
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
乎？”三年正月，茂貞與繼筠和，斬
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偏首梁軍，梁圍
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還而唐
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
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強者皆相
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
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鼓羽扇視
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
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
薄，下令催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
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

煩，居民都逃到山谷中。李茂貞於是侵犯京師，
唐昭宗派崔胤抵禦他，崔胤到三橋，軍隊潰散，
唐昭宗出逃住在華州。派宰相孫偓率兵討伐李茂
貞，韓建為李茂貞請求，纔作罷。過了很久，加
拜李茂貞為尚書令，封為岐王。
後來，唐昭宗被宦官廢除，重新登位後，宰
相崔胤打算藉助梁軍誅殺宦官，暗中和梁太祖商
議。中尉韓全誨等人，也倚仗李茂貞的強大，作
為外援，李茂貞派他的兒子李繼筠率領幾千士兵
護衛京師，宦官仗恃岐州軍兵，更加驕橫不可控
制。
天復元年，崔胤召梁太祖向西，梁軍到達同
州，韓全誨等人害怕，和李繼筠劫持唐昭宗逃到
鳳翔。梁軍包圍了一年多，李茂貞每次作戰就
敗，關閉營壘不敢出來。城中柴米都耗盡了，從
冬到春，下雪不斷，餓死凍死的老百姓每天上千
人。一斗米值七千錢，以至於燒人糞煮尸餓來
吃，父親吃自己的兒子，有人爭奪他吃的肉，就
說：“這是我的兒子，你怎能吃！”人肉每斤
值一百錢，狗肉每斤值五百錢，父親甘願吃兒
子，而人肉不如狗肉值錢。天子在宮中設置了一
個小屋，派官人自己煮豆麥供應天子，從後官、
諸王十六宅以下，凍死餓死的每天有三四個人。
城中人一起攔住李茂貞，請求他想辦法給生路，
李茂貞窮急，策劃把天子交給梁來換取解
圍。唐昭宗對李茂貞說：“我和六宮的人都一天
吃稀飯，一天吃湯餅，怎能不和梁和解呢？”三
年正月，李茂貞和梁締約和解，殺死韓全誨等二
十多個人，把他們的人頭送到梁軍，梁的包圍解
除。天子雖然得以出城，但梁又劫持天子東還而
唐滅亡，李茂貞不只使唐滅亡，也困住了自
己。
到梁太祖登位，諸侯當中勢力強大的都相繼
稱帝，惟獨李茂貞不能，只稱為岐王，開王府設
置屬官，封妻子作皇后，以天子儀衛上朝辦事，
進出模仿天子罷了。李茂貞住在岐，由於寬厚仁
慈、愛惜財物，老百姓較為安定，曾因土地畝賦
稅少，下令專賣油，於是禁止城門放松柴進城，
因為松柴可以做火炬，有藝人謠詠說：“我請求
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初，茂貞破楊守亮取獻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破圍也，獻元入于蜀；聞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

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書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巖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諡曰忠敬。

李從曎

從曎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曎為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及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

蜀平，繼岌遣從曎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曎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倉卒從曎，遣人誅之。從曎上書，言重厚收鳳翔，軍民無所依，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

從曎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懸以國民，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曎。廢帝入立，復以從曎為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董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興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蕃，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
楚威王薨，以兵属張讜伐晉，晉敗，建自金山返楚。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真助珂。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貴之，行瑜、茂真懼戰而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磧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遣。晉兵問罪三鎮，兵圍華州，建登城呼曰：“苞邑未常失禮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

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諏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迫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强，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興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

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鎬，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

唐僖宗自長安，韓建任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軍浩劫，户口流散，韓建小時候嘗見其處處種植，出入問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昏，乃使人探其所治，使為名目以視之，乃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得也。”因以通音韵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統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名姓郭，亦善隸書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

大順元年，以兵歸屬張浚攻晉，張浚失敗，韓建從尓山逃回。河中王重盈死，子王珂、王珙爭位，晉人支持王珂，韓建之王行瑜、李茂貞支持王珙。唐昭宗不同意，韓建等人大怒，率三鎮兵侵犯京師。唐昭宗召見韓建等人責備他們，王行瑜、李茂貞惶恐發抖不能言語，韓建獨自上陳述理由。於是殺宰相韋昭度、李磧等人，策劃廢除唐昭宗。恰逢晉出兵快要到了，韓建等人害怕，纔返回。晉軍向三鎮興師問罪，兵臨華州，韓建登城呼喊說：“我們國家對你們大國未嘗失禮，為什麼受到攻打?”晉人說：“你率兵冒犯天子，誅殺大臣，因此討伐你。”不久與晉言和。

乾寧三年，李茂貞又侵犯京師，唐昭宗準備逃奔到太原，停駐渭北，韓建派兒子韓允晝請求唐昭宗到華州。唐昭宗又想往鄜州，韓建在富平遂上唐昭宗，哭泣著說：“藩臣倔強不順，不止是李茂貞，如果捨棄進京師的地方而去偏遠的邊塞，皇上渡過黃河，就不能回來了!”唐昭宗也哭了，於是到華州。

這時，天子孤弱，唯有殿後軍和定州三都將李筠等人的士兵一千多人作衛衛，以各王統率。韓建已使唐昭宗到他鎮守的地方，於是想控制他，就請求罷免各王統率的軍兵，解散殿後軍，多次上表都沒有答覆。唐昭宗登上齊雲樓，向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首表達思親的感情，最後一首寫道：“野烟生碧樹，陌上行
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至，乃遣諸王自詣，建不見。諸王送建宅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欲誅李筠。昭宗大懼，遂詔殺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莘華，遣廷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至，建與中尉劉季述詐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呼叫，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游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崧。其父叔業謂建曰：“汝誠，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歎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鄭縣公，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

梁太祖以兵營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節以城降，太祖使存敬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己，建曰：“刕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

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還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畢歸，建臥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官人言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

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
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

當唐僖宗時，有托跋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

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律因時謬差，自非有大善善暴著千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獨夏未嘗為唐患，亦無大攻。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華、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

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即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為思諫之親疏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軍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魏國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為留後。

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通於契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軍於代州。恐彝超不妥，遂以邠州藥彦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事。梁太祖性剛烈暴躁，臣子們不敢進諫，祗有韓建不時進諫，梁太祖也寬容他。梁太祖在洛陽郊外祭天，韓建任大禮使。罷宰相任，外任許州節度使。梁太祖死，許州兵變，被殺，五十八歲。

李仁福，不知道他的家世。

當唐僖宗時，有個叫托跋思敬的人，任夏州偏將，後來因參加攻破黃巢有功，賜姓李氏，拜為夏州節度使。托跋思敬死，乾寧二年，任命他的弟弟托跋思諫為節度使。

自從唐末天下大亂以來，史官的實錄大多闕失。各節鎮議時機崛起，如不是有大善善暴著於世的，就無法從頭到尾地記述。這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各鎮的軍隊，四面並起而交相爭鬥，祇有黃巢沒有成為唐的禍患，但也没有大的功勞。朱玫作亂，托跋思敬和鄜州李思孝皆率兵屯駐在渭橋。後來，黃巢攻陷京師，王重華、李克用等人會同各鎮的軍隊討伐賊軍，托跋思敬參加攻破黃巢收復京師，但都不曾有可以稱道的事情，因此托跋思敬的世次、功過都不清楚而沒有傳下來。

梁開平二年，托跋思諫死，軍中立他的兒子托跋彝昌為留後，隨即托跋彝昌為節度使。第二年，他的將領高宗益作亂，殺掉托跋彝昌。這時，仁福任蕃部指揮使，帶兵戍守在外，軍中於是迎接仁福擁立他，不知道他跟托跋思敬的親疏關係怎樣。這年四月，拜李仁福為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在整個梁代，奉行唐朝曆法罷了。這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多次合兵攻打李仁福，梁軍就出兵救他。李仁福累官到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為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死，他的兒子李彝超自任為留後。

從李仁福時起，邊將多說李仁福和契丹勾結，恐怕會造成邊患。唐明宗藉他死的機會，於是任李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調彰武軍軍從進代他。怕李彝超不接受替代，派邠州藥彥稠率兵五萬人送安從進赴任。李彝超果
滎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彦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築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滎超外招朝項，抄掠進等糧草，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槊，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滎超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

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武，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不録，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於史。

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諒臣屬於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

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洙即以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

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衛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洙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崇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赐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然不接受替代，安進和項彦稠率兵包圍他，一百多天不能攻克。夏州城墙攻堅圍牢，老人傳說是赫連勃勃築土築築的，安進等人挖地道，挖到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李彝超從闕外招財，抄掠安進等人糧儲的路，從陝州以西，老百姓運送一斗糧一束草料，花費幾千錢，人們受不了，一路上都是愁苦之聲。唐明宗於是放棄而不攻打，任李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去世。

他的弟弟李彝興，屢經歸順至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年間，封為西平王，以後的事載於國史。
茂貞西連蜀兵會本攻雍、華，
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
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
乃散。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
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
不復東。

乾化四年，為其子彦淵所弑。崇
本養子李保衡，殺彥淵以降梁。

高萬興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
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為延州刺
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
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
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在會，
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
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
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

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
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
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
李彦容、坊州李瑋皆棄城走。梁
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
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己
而劉知俊叛，乃徙在節守同州，以萬
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貞明年間，
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
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
宗入洛，萬興自京師。同光三年，
卒于鎮。

楊崇本的妻子有美色，梁太祖用兵打仗，往
返於河中，曾經與她。楊崇本的妻子感到十分
羞愧難當，秘密派人去楊崇本說：“大丈夫不
能庇護他的妻子，我已成為朱公的女人了，沒有
臉見你，只有用刀子殺了結束生命罷了！”楊崇
本哭泣怒。後來梁軍解除對岐的包圍，楊崇本
的妻子得以出來，楊崇本於是又背叛梁而歸附李
茂貞。

李茂貞西連蜀兵會楊崇本攻雍、華二
州，關西十分震驚。梁太祖率兵向西到河中，派
郴王朱友裕攻打他，朱友裕到達永壽而死，梁軍
就回師。楊崇本屯駐在美原，梁太祖又派劉知
俊、康懷英等人攻打他，楊崇本大敗，從此不再
東征。

乾化四年，被他的兒子楊彦淵殺死。楊崇本
的養子李保衡，殺掉楊彥淵向梁投降。

高萬興是河西人。唐末，河西歸屬李茂貞，
李茂貞的大將胡敬璋任延州刺史，高萬興和他的
弟弟高萬金都侍奉胡敬璋任騎將。胡敬璋死後，
他的將領劉萬子代任刺史。梁開平二年，在州
南安葬胡敬璋，劉萬子在場，他的將領許從實殺
掉劉萬子，自封延州刺史。這時，高萬興兄弟都
率兵戍守在邊境上，聽說劉萬子被殺，率領部下
幾千人向梁投降。

梁太祖的軍隊駐在河中，派同州劉知俊
率兵接應高萬興，攻打丹州，擒獲刺史崔公實。
進攻延州，擒獲許從實。鄜州李彦容、坊州李
瑋都棄城逃跑。梁太祖於是任命高萬興為延州
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任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
使。不久劉知俊反叛，於是調牛存節守同州，任
命高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高萬興屢次升遷至檢
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貞明年間，高萬金
死，於是任高萬興為鄜延節度使，進封為延安郡
王，改封為北平王。梁滅亡，唐莊宗進入洛陽，
高萬興曾入朝一次。同光三年，死在任上。
萬興兄弟皆駿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戌兵降梁，梁取鄭、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

高允鈞 高允權
萬興子允鈞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
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贊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遂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開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温韜
温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將軍，冒姓李，名茂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義大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茂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

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闊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錦、繡、華裝，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坤風雨不可發。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侍宴晉駙馬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有之矣，不可失

高萬興兄弟都駿悍勇猛，卻不曾立下戰功，但以戌邊的軍隊向梁投降，梁攻取鄭、坊、丹、延等州是從高萬興開始的，因此他們兄弟二人世代都守護本土。

高萬興的兒子高允鈞代任他的職任。長興元年調任鎮守安國，又改任義成，清泰間年死。

高萬金的兒子高允權，開運中為贊施令，免職住在家中。這時，周密任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消滅晉，延州兵變，驅逐周密，周密堅守東城，而西城的軍隊擁立高允權為留後。聽說漢高祖在太原起兵，於是歸附漢，就任為節度使，廣順三年死。

溫韜是京兆府華原人。年輕時做盜賊，後來侍奉李茂貞，任華原鎮將，改姓李，名叫韜。李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任溫韜為刺史。義大祖圍李茂貞，溫韜降梁以耀州向梁投降，不久又叛梁歸附李茂貞。李茂貞又改華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任溫韜為節度使。末帝時，溫韜又背叛李茂貞向梁投降，梁改耀州為崇州，改鼎州為裕州，改義勝軍為靜勝軍，就任溫韜為節度使，恢復他的姓氏溫，改他的名叫昭圖。

溫韜在鎮七年，在他境內的唐宗室各個陵墓，都被挖掘，拿走裏面藏的金寶，而昭陵最牢固，溫韜從埏道下，見宮室規模宏偉壯麗，和人間一樣，中門是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全部收藏着前代圖書，錦繡、華裝，紙墨如新，溫韜全部取出來，於是流傳到人間，只有乾坤風雨無法打開。

後來朱友謙背叛梁，攻克同州，晉王率兵援救朱友謙而奔赴華原，溫韜害怕，請求改任別的節鎮，於是移任忠武。唐莊宗消滅梁，溫韜從許州前去朝拜，藉樂官景進獻納賂賜劉皇后，皇后替他說話，唐莊宗稱讚溫韜很好，賜給他姓名李紹沖。郭崇韜說：“這事劫掠陵墓的盜賊，罪行不能饒恕！”唐莊宗說：“已經寬恕他了，不能
信。”遂遣到鎮。

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呜呼，厚葬之弊，自秦漢已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福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為，而未知之極，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哉？然而聞温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

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整之，其將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殮，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厚作下宮，置守陵，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衣冕，通天冠、緯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失信。”於是派他回鎮。

唐明宗進入洛陽，溫韜和段凝一起都被收捕投入獄中，不久赦免，勒令回到鄉里。第二年，流放到德州，賜死。

唉，厚葬的弊病，自從秦漢以來，很多聰明英偉的君主，即使有高談善說善於遊說的士人，極力陳說厚葬的禍福利害，也有不能消除君主的迷惑的！難道不是富貴的欲望，沉溺在自己偏愛的事情中很深，而還沒有顯現的災禍，難以在無形中描述，不足以震動君主的心嗎？但聽到溫韜的事的人，可稍引以爲戒了！

五代的君主，常常死於非命，哪有時間顧及他們死後的事呢！祇有周太祖能從溫韜的災禍中引以爲戒，他臨終時，留書給周世宗，讓他用瓦棺、紙衣為自己殮尸。要安葬時，打開瓦棺給人看，安葬後，刻石告訴後代，不建地下宮殿，不設守陵，反覆叮嚀他的意思，十分懇切，但實錄沒有記載他安葬的厚薄。又以他活着時穿戴的衣冕、通天冠、緯紗袍各兩套隨葬，一套埋在京師，一套埋在澶州；又以他的劍、甲各兩件隨葬，一件埋在河中，一件埋在大名，沒有人能推知他的用意。
新五代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雜傳（三）

盧光稠 譚全播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

唐末，群盗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汹汹，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衆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為賦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師，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為帥。

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虞、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

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遣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盧光稠身材高大，外貌俊偉，無佗才能，而譚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常覺得盧光稠的為人非常常。

唐末，衆多盜賊在南方興起，譚全播對盧光稠說：“天下喧擾，這真是我們的好時機，不要枉自守着這貧賤過活!”於是一起招聚士兵做盜賊。衆人推舉譚全播作首領，譚全播說：“各位只是做賊呢，還是想建立功業呢？如果想建立功業，應當有個好統帥，盧公儀表堂堂，確實是你们的主人。”衆人假裝同意，譚全播發怒，拔出劍三次擊樹，砍斷了它，說：“不聽從命令的人就像這樹一樣!”衆人害怕，於是擁立盧光稠為統帥。

這時，王潮攻陷嶺南，譚全播進攻王潮，攻取他的虔、韶二州，又派盧光稠的弟弟盧光睦攻打潮州。盧光睦好逞勇猛而輕易進軍，譚全播告誡他要穩重，他不聽，譚全播估計他必定失敗，於是在他返回的路上埋伏奇兵。盧光睦果然敗逃，潮州人追擊他，譚全播率奇兵攔擊，大破潮州人，於於是攻取了潮州。

這時，劉巖在南海起兵，趕走盧光睦，率兵數萬人進攻虔州。盧光稠十分懼怕，對譚全播說：“虔、潮二州都是你奪取的，現在不是你就不能堅守。”譚全播說：“我知道劉巖容易對付!”於是挑選精兵一萬人，埋伏在山谷中，假裝在城南修治陣地，告訴劉巖會戰的日期。率領老弱士
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迫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攻戰功，全播
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

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諸命于
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
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
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
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
延昌而事之。延昌好游獵，其將黎求
開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
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
請命于梁。

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
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
稱疾築，閉門自守。彥圖疑之，使人
觀其動靜，全播應如常事以自免。彥
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
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
禦使。

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
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
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摯已取韶
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吴。

雷滿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凶悍勇
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
盗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
聚諸養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觴醲
酒，揮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匪
軍，諸兇從之，推滿爲帥。

是時，高駿鎮荆南，召滿隸麾
下，使以兇軍擊賊。駿征南，滿從
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義，遂據眾
州，請命于唐。昭宗以趙、朗為武賁
軍，拜滿節度使。

是時，澧陽人向慶殺刺史呂自牧
兵五千人出戰，正打得激烈時，假裝敗逃，劉慶
緊迫他們，伏兵突起，劉慶於是大敗。光稠論
戰功，譚全播全部推給將領們，光稠心裏更
加覺得他賢明。

梁初，江南、嶺表全部被吴和南漢分割占
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向京師請求任
命，希望疏通道路，輸送貢賦。梁太祖爲他設置
百勝軍，任盧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
建立鎮南軍，任命他爲留後。

開平五年，盧光稠病重，把符印交付給譚全
播，譚全播不接受。盧光稠死，譚全播擁立他的
兒子盧延昌而事奉他。盧延昌喜好游獵，他的將
領黎求開城門拒盧延昌回城，盧延昌被殺。
黎求於是謀劃殺死譚全播，譚全播害怕，稱病不
出來。黎求於是自立，向譚請求任命。

乾化元年，拜黎求爲防禦使。黎求暴病而
死，他的將領李彥圖自立，譚全播更加恐慌，於
是稱病重，閉門不與人交往。李彥圖懷疑他，
派人窺視他的行動，譚全播對著窺視他的人做出
生病的樣子纔幸免。李彥圖死，州中的人一起到
譚全播的住宅去，敲門請求他，譚全播纔重新出
仕，派使臣向梁請求任命，拜為防禦使。

譚全播治理虔州七年，有很好的政績，楊隆
演派劉信攻破虔州，把譚全播還回廣陵，死時八
十五歲。當盧氏還在時，劉摯已攻取韶州，到譚
全播被俘時，虔州就歸屬吳了。

雷滿是武陵人。爲人凶悍勇勇，文身斷髮。
唐廣明年間，湖南饑荒，盗賊興起，雷滿和同鄉
人區景思、周岳等聚集了諸南蠻幾千人，在大沼
澤中打獵，於是射獵覓酒，挑選座中英豪的人，
補設伍長，號稱土匪軍，蠻人們追隨他，推舉雷
滿爲主帥。

這時，高駿鎮守荆南，召雷滿在部下，讓他
率領蠻軍擊賊。高駿征南，雷滿跟隨到廣
陵，逃回，殺刺史崔義，於是占據朗州，向唐請
求任命。唐昭宗以澧、朗二州爲武賁軍，拜雷滿
爲節度使。

這時，澧陽人向慶殺刺史呂自牧占據澧州，
據澶州，而溪洞諸蠻宋昇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下下荆江，攻荆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洪出兵救洪，洪戰敗，溺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

滿嘗築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日：“蛟龍水怪皆窪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豎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

滿居朗州，引沅水筮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彦恭自立。彦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彦恭，恃眾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彦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彦雄等七人送于漢，斬于江市，彦恭卒于淮南，歲、朗遂入于楚。

鍾傳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浙，所在剽掠，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

是時，危全諫、韓師德等分據撫、吉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聳動，獨全諫不能下，乃自率兵圍之。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日：“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懸城再拜，祝曰：“全諫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諫聞之，明日乃亦聳動，請以女妻傳子匡時。

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

而溪洞諸蠻宋昇昌、師益等人，都起兵剽掠大湖以外的地方，雷滿亦用輕便船隻出没於荆江，攻攻州縣。楊行密在鄂州進攻杜洪，荆南成洪出兵救援杜洪，成洪戰敗，在君山被淹死。雷滿襲擊攻破荆南，不能守衛，焚烧掠奪殆盡纔離去。

雷滿曾在府中挖了個深池，有客人來訪，就在池上設宴，指着池水說：“蛟龍水怪都棲居在這裏，這裏是水府。”飲酒盡興，拿座上的器物投到水中，接着裸體進入水中，取出器物在水上嬉戲，很久纔出來，整理衣服再坐下，神態自如。

雷滿住在朗州，引沅水環繞城壘，上面修築長橋，作不能被攻破的安排。天祐中，雷滿死，兒雷彦恭自任。雷彦恭依附楊行密，也曾攻劫州縣，成了荆、湖的禍患。開平元年，馬殷出兵攻打雷彦恭，他依靠城堞的阻隔，一年多没能攻破。三年，雷彦恭投奔楊行密，馬殷捉獲他的弟弟雷彦雄等七人送到漢，在汴州街市上斬首，雷彦恭死在淮南，澧、朗二州於是歸屬楚。

鍾傳是洪州高安人。在州中任小校，黃巢攻掠江浙，各地盜賊興起，往往據據州縣。鍾傳率領州兵攻打賊軍，頻頻取勝，於是趕走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鍾傳為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也據據鄂州，楊行密多次攻打他，杜洪每每倚仗鍾傳首尾接應。過了很久，杜洪戰敗而死。

這時，危全諫、韓師德等人分別據據撫、吉州，鍾傳都不能呵斥他們，率兵攻打他們，纔稍稍聽從命令，惟獨危全諫不能攻克，於是親自率兵包圍他。城中晚上起火，將領們請求急速進攻，鍾傳說：“我聽說君子不趁人之危。”於是掃地祭天，對城再拜，祝禱說：“危全諫不投降，不是老百姓的罪過，希望老天滅火。”危全諫獲知後，第二天就聽從命令了，請求把女兒嫁給鍾傳的兒子鍾匡時。

鍾傳據據江西三十多年，多次拜授為太保、中書令，封為南平王。天祐三年，鍾傳死，其子
卒，子匿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
藩曰：“聶歸郎為節度使三年，吾將
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匿時爭
立，乞兵於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匿
時，匿時敗，被執歸廣陵。開平三
年，全藩等起兵江西，謀復匿氏故
地，全藩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
遂入于吳。

趙匡凝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
德讓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
反，德讓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
宗權崩敗，德讓乃以山南東道七州
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
困，聞德讓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
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
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讓功
多。德讓卒，子匿凝自立。

是時，成汭死，雷彦恭襲取荆
南，匿凝遣其弟匿明逐彦恭，太祖表
匿凝荆襄節度使，以匿明為荆南留
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
獨匿兄弟貢賦不絕。

匿凝為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
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
政有威惠。

太祖攻兖州，朱瑾求救於僖，僖
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凜，儼敗，與儼
等奔于淮南。僖王李克用遣人以書
幣假道于匿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
儼等。僖王使者為儼得，太祖大怒。
是時，儼已破兖、鄆，遣氏叔琮、康
懷英等攻匿凝，叔琮取泌，隨二州，
懷英取郢州，匿凝懼，請盟，乃止。

太祖欲昭宗，將謀代唐，匿凝
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匿凝對使者流
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他
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
敗漢北，匿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
行匿匡時自稱留後，向唐請求任命。危全藩說：
“聽任歸郎做了三年節度使，我將自己來做了。”
不久匿傳的養子匿延規和匿匡時爭位，向楊渥求
兵，楊渥派秦裴等人進攻匿匡時，匿匡時戰敗，
被押回廣陵。開平三年，危全藩等人在江西起
兵，策劃恢復匿氏舊地，匿全藩被楊隆演的將領
周本打敗，江西於是歸屬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父親趙德諱跟隨秦
宗權，任申州刺史。秦宗權反叛，趙德諱攻克襄
陽。梁太祖攻打蔡州，秦宗權多次被難攻，趙德
諱於是以山南東道七州投降。梁太祖最初鎮守宣
武時，曾被秦宗權圍困，聽說趙德諱投降，十分
高興，表奏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
節度行軍司馬。會合其軍隊攻打蔡州，攻破蔡
州，趙德諱功勞最大。趙德諱死，兒子趙匡凝自
立。

這時，成汭死，雷彦恭襲取荆南，趙匡凝
派他的弟弟趙匡明驅逐雷彦恭，梁太祖表奏趙匡
凝為荆襄節度使，任趙匡明為荆南留後。這時，
唐衰落，藩鎮不再尊奉朝廷，惟獨趙匡凝兄弟没
有停止進貢。

趙匡凝為人氣度相貌很雄偉，性格正直嚴
肅，喜歡修飾自己，頗為喜好學問，藏書幾千
卷，為政威嚴有恩。

梁太祖進攻兗州，朱瑾向僖求救，僖派史儼
等人率兵幾千人救援朱瑾，朱瑾失敗，和史儼等
人逃奔到淮南。僖王李克用派人送書信禮物向
趙匡凝借道，以派使者到楊行密那裏，要求放回史
儼等人。僖王的使者被楊抓獲，梁太祖大怒。這
時，梁已攻破兗、郢二州，派氏叔琮、康懷英等
人攻打趙匡凝，氏叔琮攻克泌、隨二州，康懷英
攻取郢州，趙匡凝害怕，請求訂盟誓，纔作罷。

梁太祖殺了唐昭宗，將要謀劃取代唐，怕趙
匡凝兄弟不從，派使者告訴他們，趙匡凝哭泣著
回答使臣說：“蒙受唐的恩德很深，不敢妄有別
的打算。”梁太祖派楊師厚攻打他，梁太祖率兵
在漢水以北殿後，趙匡凝戰敗，乘輕便小船投奔
楊行密。楊師厚進攻荊南，趙匡胤逃奔到蜀。
趙匡胤到達廣陵，楊行密見到他，開玩笑說：“你在節鎮時，輕車重馬，每年向朝廷輸送財物，現在被打敗了就回到我這裏嗎?”趙匡胤說：“我世代做唐的臣子，每年向朝廷貢納財物，不是向賊人輸送財物。如今因為不順從賊的緣故，力量盡竭纔到你這裏，只有由你決定我的生死罷了!”楊行密待他很好。後來楊行密死了，楊渥善待他無禮。楊渥正在設宴，吃青梅子，趙匡胤望着楊渥說：“不要多吃，會發小兒熱。”將領們認為他輕慢無禮，楊渥遷趙匡胤到海陵，後來被徐温殺死。趙匡胤死在蜀中。

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千奩，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賄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渥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於蜀。
新五代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雜傳（四）

朱宣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為業，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親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閩與破黄巢。後以鄠州，鄠州節度使薛崇緯，其將崔君為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為，遂據鄠州。宣以戰功，為鄠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位，宣天平節度使。

梁太祖鎮宣武，以兄弟宣。太祖新即位，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助鄠州，鄠州之兵救之，大破秦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擊懷蔡，亂。瑾，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有張晋，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所滅。

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賊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

朱瑾

瑾，宣從弟也。從宣居鄠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兗州節度
使齊克讓其為人，以女妻之。遂行親迎，乃選壯士為車夫，伏兵器車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脅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朱瑾為奉寧軍節度使。

朱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兗。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

太祖得宣將符瑾、何懷寶及兄弟瑾，乃遣瑾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瑾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為之詐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父瑾等，乃遣馬將劉捏送瑾人。瑾伏壯士橋下，舉騎迎瑾，揮手語瑾曰：“諸瑾獨來！”瑾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貪瑾先降，斬之，表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

瑾娶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鄄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僑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克。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度使齊克讓喜他的為人，把女兒嫁給他。朱瑾將要行親迎之禮，於是挑選強壯的士兵扮做車夫，在車中藏匿兵器。晚上到達兗州，伏兵出擊，俘虜齊克讓，自稱為留後。僖宗即拜朱瑾為奉寧軍節度使。

朱瑾和朱宣在汴州攻破秦宗權後，梁太祖指責朱瑾誘使宣武士兵回去，派朱珍進攻朱瑾，攻取曹州，又攻濮州，而梁太祖親自進攻鄭州。朱瑾兄弟互相往來救援，共十餘年，大小幾十次戰鬥，和梁太祖多次互有勝敗。

梁太祖急獲朱宣的將領賀瓊、何懷寶和朱瑾的哥哥朱瓊，於是把朱瓊等人帶到兗州城下，告訴朱瑾說：“你的哥哥被打敗了！現在朱瓊等人已經投降，不如速早歸附我們。”朱瑾假意說：“好。”於是派牙將胡規拿着降書禮物到軍門請求投降。梁太祖大喜，到延壽門和朱瑾交談，朱瑾說：“希望能讓朱瑾送書當官印。”梁太祖相信了，派客將劉捏送朱瓊前往。朱瑾在橋下埋伏壯士，一人騎馬迎接朱瑾，揮手對劉捏說：“讓朱瑾獨來！”朱瑾前去，埋伏的壯士抓到他，於是關閉城門，指責朱瑾首先投降，殺掉他，把他的頭拋到城外。梁太祖估計不能攻下，於是留下軍隊包圍他們而離去。

朱瑾據城自守，而和葛從周等人在城下作戰，朱瑾的軍隊多次被打敗，朱宣也在鄭州被打敗，於是向晉求救兵，晉派李承嗣、史僑等人率領騎兵五千人救援他們。梁太祖攻破朱宣後，就緊急奔赴兗州。朱瑾城中糧食耗盡，和李承嗣等人在豐、沛一帶掠奪糧食，梁軍忽然到來，朱瑾的將領康懷英等人以城向梁投降。朱瑾等人率領手下士兵急奔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接納他們。又奔逃海州，梁軍緊迫他們，於是逃奔到淮南。楊行密聽說朱瑾前來，十分高興，解下他的玉帶送給朱瑾，表奏朱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任命為行軍副使。後來，楊行密派龐師古、葛從周等人進攻淮南，楊行密任用朱瑾，在濟州大敗梁軍，斬殺龐師古。楊行密多次上表奏朱瑾為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温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之，妾歸自分，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為。

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逾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無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蹂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執其首與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撞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閼，因逾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

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涕，欣然就戮，聞者哀之。

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瘗之。是時，民多病餓，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遂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壟。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霧公塚。後温病，夢瑾挐弓射之。溫懼，繫其骨，葬韓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痘，厲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楊行密死後，楊渥和楊隆演相繼登位，都年少，徐溫和他的兒子徐知訓專權，懼怕朱瑾，想要除掉他，朱瑾於是策劃殺徐知訓。曾在每月初一派愛妾到徐知訓家問候，徐知訓強迫和他私通，他的愛妾回來訴苦，朱瑾更加憤憤不平。多次勸說楊隆演殺掉徐氏，以消除國家的禍患，楊隆演未能辦到。

不久徐知訓以泗州建立靜淮軍，任命朱瑾為節度使。快要出巡時，召他晚上飲酒。第二天，徐知訓到朱瑾家辭謝，朱瑾把他請進堂中，讓妻子陶氏出迎，徐知訓正下座，朱瑾用笏板打倒他，伏兵從門內衝出，殺掉徐知訓。開始，朱瑾把兩匹烈馬拴在庭中，徐知訓進來後就放掉馬，讓它們相互踢咬嘶叫，故外面没有人聽到發生的事變。朱瑾提着徐知訓的頭飛奔到楊隆演處，給他看，說：“今天為吳除掉禍患了！”楊隆演說：“這事不是我敢知道的！”匆忙起身入內。朱瑾氣憤地用徐知訓的頭撞擊柱子，提著劍出去，府門已經關閉，於是越牆而出，折斷了足。朱瑾眼見無路可去，大聲呼喊說：“我替眾人除卻禍害，而我自己一人為此而死！”於是自殺。

潤州徐知誥聽說變亂，率兵奔赴廣陵，把朱瑾家滅族。朱瑾的妻子陶氏臨刑時哭泣，他的妾說：“為什麼哭呢？今天將要見到丈夫了！”陶氏收住眼淚，高興地就刑，聽說此事的人都為她悲哀。

朱瑾名震長江、淮河一帶，人們敬畏他。他死之後，暴尸在廣陵北門，過路的人私下共同掩埋了他。這時，老百姓多害瘧疾，都取他墳墓上的土，用水服下，說病就好了，再加上新土，逐漸形成一個高壟。徐溫等人十分憎惡，挖出他的尸骨，投到霧公塚中。後來徐溫患病，夢見朱瑾拉弓射他。徐溫害怕，用網打撈朱瑾的尸骨，埋在塚側，在上面修建祠堂。當初，朱瑾曾患瘧疾，醫病的人看了，露出害怕的神色，朱瑾說：“只管治療，我不是因病而死的人。”到這時果然應驗。死時五十二歲。
為平盧軍牙將。唐肅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為黃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

敬武卒，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懷瓘。昭宗以師範年少，其下不服，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遣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蠻，洪以兵還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詐，遣人迎詰洪曰：“吾幼未能任事，特請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遽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詰其僕劉祁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爾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蠻，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

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聞昭宗於鳳翔，宦官馮延嗣等矯詔召諸將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將有兵，所以藩捍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將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郛與其弟師魯攻兗、密諸州。張震居厚以壯士二百為奧伏，伏兵中，西硃瑾軍，稱師範使者聘瑯，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盡疑其有異，詐與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郛遂棄從周取兖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抗梁。

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縯攻師範，友縯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範將。唐肅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在齊、棣二州間為監賊，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王敬武率兵擊破他。王敬武回師追逐安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

王敬武死，王師範年歲尚小，他的棣州刺史張蠻反叛。唐昭宗認為王師範年輕，下面不服從，於是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王師範不接受替代，張蠻迎接崔安潛進入棣州。王師範派他的將領盧洪進攻張蠻，盧洪率兵回師襲擊青州，王師範假裝說好話，派人迎接，告訴盧洪說：“我年輕不能承擔政事，依賴將領們共同扶持我罷了。要不是這樣，就隨便你做什麼了。”盧洪認為王師範不能有什麼作法，迅速返回，沒有防備。王師範在路上埋伏軍隊，告訴他的僕從劉祁說：“盧洪來時，替我殺掉他！任用你做牙將。”第二天，盧洪前來，王師範出來迎敵，劉祁在座上殺掉盧洪，伏兵出動，全部殺掉其餘的士兵，於是急攻棣州，攻破張蠻，崔安潛逃奔回京師。唐昭宗於是拜王師範為節度使。

王師範聞為喜好儒學，藏書達萬卷，為政威嚴惠愛并重。梁太祖在鳳翔包圍唐昭宗，宦官韓全诲等人僞造皇帝的詔書召各鎮軍隊攻梁。詔書到達青州，王師範哭泣着說：“各鎮各有軍隊，是用來捍衛天子的，如今天子危急受辱，而各鎮反而用軍隊自衛；我即使力量不夠，卻應當以此決定成敗。”於是派使者向楊行密求兵。這時，梁已在東面攻克兗、鄆二州，王師範於是派劉祁和他的弟弟王師魯分別進攻兗、密各州。派張居厚率壯士二百人扮作車夫，在車中藏下武器，向西奔赴梁軍，自稱王師範的使臣出使梁，打算趁機劫持殺掉梁太祖。張居厚到達華州東城，華州將領崔敬思懷疑他們有詐，剖開車子觀看，見有武器。張居厚於是殺掉崔敬思，率兵攻打西城，未能攻克而返回。劉祁襲逐葛從周攻取兖州，而平盧各州都起兵進攻梁。

後來，梁太祖從鳳翔回師東還，派朱友縯攻打王師範，朱友縯陣亡。又派楊師厚攻打，屯駐在臨朐。王師範率兵逼近他們，楊師厚假裝膽怯
李罕之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為盜。

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駿，駿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遁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為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為副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不敢出戰，秘密派人假稱說：“梁軍少，正向鳳翔求兵，如今糧食快要吃完了，肯定要回師。”王師範信以爲真，於是派王師魯率領全部軍隊進攻，楊師厚拒守而不迎戰。王師魯退兵，楊師厚追擊到聖王山，王師魯大敗，遂倖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攻下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

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於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仇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揮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憫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是陳州項城人。爲人騐悍勇猛，氣力勝過幾個人。年輕時求學，讀書不成，去做和尚，因他強橫無禮，所到的地方都不收他。於是在酸棗街上討飯，街上的人不給他，李罕之把討飯的器具扔在地上，撕裂衣服，又去做盜賊。

這時，黃巢在曹、濮二州起事，李罕之於是去依附他。黃巢北渡長江，李罕之和他的部下逃跑到淮南，自願歸附高駿，高駿表奏他爲光州刺史。一年多後，秦宗權猛攻光州，李罕之不能守，逃回項城，收拾他的殘餘人馬，在河陽依附諸葛爽，諸葛爽任李罕之爲懷州刺史。黃巢敗逃後，諸葛爽向唐投降，僖宗拜諸葛爽爲東南面招討使，讓他攻打秦宗權，諸葛爽表奏李罕之爲副使，率兵屯駐宋州，又表奏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派孫儒進攻河南，李罕之兵少，向西
灘池，築壘官軍，剽掠而去。乏之壁
灘池。

歲餘，諸葛亮死，其將劉封立其
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崔，經處
事之凶勇難制，以兵攻之，乏之返擊
走捷。乏之追至壘城，陳舟于澨水，
將渡河，道遭張宣拒之河上，言反背
經，與乏之合攻河陽，為乏所敗，退
保懷州。已而諸葛侶陷河陽，仲方奔于
梁。梁兵擊走仲方，乏之襲取河陽，言
取河南，皆附于梁。

乏之與宣皆蜀叛將，事已成，乃
相與交臂為盟，誓同休戚不相忘。乏
之御軍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
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為積聚。
乏之用兵，言嘗供給之乏。乏之得取
無已，言言苦之，不能輸，乏之召言
軍吏督責之，言益不平。乏之悉兵攻
置、絳，言夜襲河陽，乏之奔晉。晉
表乏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
助乏之攻梁。言求救於梁。乏之敗於
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
乏之留其子屬事，乃立晉州，日以
兵鈍懷、孟關，啖人為食。居民屯聚
於雲山，乏之悉攻殺之，立幟其上，
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
東，顧倚乏之為捍蔽。李茂貞等犯京
師，克用以兵至潁北，逗宗以克用為
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乏之為副。破
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

乏之自以功多於置，私謂崔寓
曰：“自吾脱身河陽，賴崔容我，未
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
若倚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
而後歸老，幸也！”寓為言之，克用
不對。佗日，諸鎮揮兵將，未嘗及乏
逃到灘池，孫儒燒毁宮殿，剽掠後離去。乏之
在灘池駐守。

一年多後，諸葛侶死，其將領劉封立諸
葛侶的兒子諸葛仲方。諸葛仲方年少，事情都
托付給劉封，劉封憂慮乏之凶猛武勇難以控
制，率兵攻打他，乏之反擊打跑劉封。乏之
追到贛州，據沱水開戰船，將要渡過黃河，劉
封派張宣在黃河拒守，張宣反而背叛劉封，和
乏之合攻河陽，被劉封打敗，退保懷州。不久諸
葛侶攻陷河陽，諸葛仲方逃奔到梁。梁兵打跑諸
葛侶，乏之襲擊攻取河陽，張宣攻取河南，都歸
附梁。

乏之和張宣都是背叛諸葛侶的將領，事情
已成，就相互拱手結盟，發誓休戚與共永不相
忘。乏之嘗御衆人沒有法度，性情苛刻暴躁，
很不得人心。而張宣善於統治軍隊，教導百姓種
植，盡力積聚財富。李克用以兵打仗，張宣曾補
充他物資的不夠。乏之求取沒有限度，張宣頗
為苦惱，不能輸送，乏之召張宣軍中官吏鞭打
責求，張言更加忿忿不平。李克用率領全部軍隊
攻打晉、絳二州，張言趁夜晚襲擊河陽，李克
用逃奔到晉。晉表奏李存孝之為澤州刺史，派李存孝
率三萬士兵協助李存孝之進攻張宣。張言向張求
救。李存孝在河陽被打敗，於是回到太原，李克
用把七請到營帳中。李存孝的兒子李頗事奉晉，
就回到澤州，每天派兵在懷、孟二州之間掠
奪，以人為食。城中居民屯聚在摩雲山，李存孝
之全部攻殺他們，曾在上建立營寨，當時人稱為李
摩雲。這時，晉正在攻取山東的土地，頗為倚仗
李存孝之作屏障。李茂貞等人侵犯京師，李克用率
兵到澨河以北，唐僖宗任李克用為邠州四面行營
都統，表奏李存孝之為副都統。攻破王行瑜，加檢
校太尉，食邑一千戶。

李存孝之自認為對晉功勞大，私下對崔寓
說：“自從我在河陽脫身，幸賴晉收容我，没能有什
麼報答晉的；現在我快老了，沒有作爲了。如果
我王衰懶我，給我一個小鎮，讓我罷兵養病然後
回家養老，多幸運啊！”崔寓替他上報，李克用
不回答。另一天，各鎮挑選守將，未曾選到李存
之，罕之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懽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執罕之賓待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鳴矣！”

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遂入潞州，使人啓置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僕佗疾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置守將馬浚、伊鋟等，遣子顯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

罕之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顯與莊宗游，甚狎。後罕之背梁死歸梁，晉王怒，欲殺顯，置與之駿馬，使奔於梁。太祖得顯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顓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未嘗誅友珪，顓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潼州刺史。事唐，歷衛、隴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將明中，潞州節度使高達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為先鋒。爽為其將劉廣所敗，廣為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

昭義軍管轄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所在潞州。孟方立位為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強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己與方立之仇，因徙其軍于邢州。而邊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洺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為澤潞節度使，方立為邢、洺、磁三州自為昭義軍。

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窺山東，孟方立多次派李存孝等人出兵窺伺山東，邢、
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矣。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氛黮，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镕以攻晉，鎬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吳信信攻晉遠州，而鎬以併故不能出兵。兵既失利，吳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

方立將石武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書信用之。吳信之敗也，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晉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鎬州，方立未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滏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駛入邢州，閉塞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鴆卒。

軍中以其弟洎州刺史遷留後，求救於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沬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

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閉降，以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澤，以還歸于梁，梁太祖怒其反覆，殺之。

王珂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弟重簡子珂爲後。重簡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以珂重簡子，立之。

重盈子陜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争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

潞、磁三州的百姓差不多被俘掠乾淨，幾千里不毛之地，多年來不再耕作蠶桑。孟方立以孤城自守，向梁求救，梁正在東面進攻兗、鄆二州，不能救援他。文德元年，孟方立向王鎬求兵攻打晉，王鎬答應了。孟方立於是派他的將領吳信信攻打晉的遙州，而王鎬因別的原因不能出兵。軍隊既已失利，吳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打他們。

孟方立的將領石元佐，善於用兵而足智多謀，孟方立曾信用他。吳信信被打出後，石元佐被晉將安金俊捉住，安金俊待他很好，向他詢問攻打邢州的策略，石元佐說：‘孟方立善於據守而邢州城堅固，如果進攻，必定不能如願。應當猛攻他的鎬州，孟方立前來救援，就可以打敗他。’安金俊認爲對。駐軍於滏水西面，孟方立果然率兵前來救援，被安金俊打敗，奔入邢州，關閉城門不再出來。外無援兵，城中糧食快要吃完了，孟方立晚上出來巡視州城，向守備的士兵發令，守城的人都不響應，孟方立明白不行了，於是回去喝下毒酒死去。

軍中推選他的弟弟洺州刺史孟遷任留後，向梁求救。梁太祖派王虔裕率騎兵三百人協助孟遷守城，孟遷捉住王虔裕向晉投降。晉將孟遷的家族遷移到太原，任命他爲汾州刺史，後來任澤潞節度使。

天復元年，梁派氏叔琮攻打晉，出天井關，孟遷開閉投降，爲梁兵引路攻打太原，沒能攻克。氏叔琮的軍隊返回經過潞州，帶着孟遷回到梁，梁太祖討厭他反覆無常，殺了他。

王珂是河中人。他的叔父王重榮，率河中兵攻破黃巢，對唐有功勞，拜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沒有兒子，把他的哥哥王重簡的兒子王珂作爲繼嗣。王重榮死，弟弟王重盈繼立，王重盈死，軍中就因王珂是王重榮的養子，擁立他。

王重盈的兒子陜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和王珂爭立，珙、瑤寫書信給梁太祖，說王珂是過去王氏的奴隸，小字叫忠兒，不應繼立。王珂也向晉求援，晉人向朝廷上報，唐昭宗
朝，昭宗以晋故，許之。而珙、瑶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為援，行瑜等文交結，昭宗報以重幣與錫於唐，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嶽等而去。珙、瑶旋收兵河中，河求援於眾，行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殺瑶而過，於是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河為河中節度使。會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河攻珙陝州。珙為人慘刻，數裨將舉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

時，珙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請召樑兵以兵西，梁太祖因王珂在河中，懼為患，乃唐張存敬、侯言、京大繩之，曰：‘為我持縛珂來！’張存敬等兵出金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綰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絳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虜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晉矣！大人何忍而不救耶？’晉王報之曰：‘樑兵為阻，衆寡不敢，救之則並晉倉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為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政正，詔議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未公案約以見攻，其勢不於是罪；若罪之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於河，將歸於京師。

珂夜登城論守陣者，守陣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縊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據家夜濟，百人可退，大事即去。不若速明以諫諭軍中，願從

由於晉的緣故，答應了。而王珙、王瑶也在西面交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做後援，王行瑜等人交相上奏章爭辯，唐昭宗回答說王重華與晉對唐曾有大功，業已答應，不能改變。王行瑜等人發怒，率兵進犯京師，殺死宰相李嶽等人而離去。王珙、王瑶聯合軍隊在河中攻打王珂，王珂向晉求援，晉兵往西討三鎮，途中攻克絳州，殺掉王瑶而去，到達渭河北面，攻破王行瑜。唐昭宗最終任王珂為河中節度使。晉王嫁女給王珂為妻，遣李嗣昭率兵在陝州協助王珂攻打王珙。王珙為人慘酷刻薄，曾殺人後把頭扔到跟前，仍然談笑自如，他的部下深感痛苦。副將李璠趁王珙戰敗，殺掉王珙，自稱留後。

這時，珙已攻克晉、定二州，將要移兵往西，而唐昭宗被劉季述廢棄，京師大亂。崔胤暗中召樑兵西來，梁太祖因王珂在河中，怕他成爲後患，於是望着張存敬、侯言，把一根大繩子給他們，說：‘替我把王珂綁來！’張存敬等人率兵出金山，攻破晉、絳二州，派何綰率兵把守，斷絕晉的援助。張存敬包圍河中，王珂向晉告急，晉因何綰的緣故不能前進。王珂於是派讓的妻子帶信告訴晉王說：‘賊軍氣勢如此，我很快就要向樑討食了！大人怎麼忍心不救援呢？’晉王回答說：‘樑軍設置屏障，寡不敵衆，如果救你就連晉都要一起滅亡，你不如與王郎自己歸附朝廷。’王珂於是寫信給李茂貞說：‘天子剛剛擾亂反正，詔令議論不相互侵犯以便安定王室。現在朱公背約攻打我們，他的矛頭不止對着我們，如果我們一朝滅亡了，那麼西北各鎮就不是各位所願堅守的！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作爲接應。’李茂貞不答覆。王珂無計可施，於是在黄河造船，準備回到京師。

王珂晚上登城瞭望守城的人，守城的人亦不來睬他。牙將劉訓晚上到王珂寢室中報告事情，王珂呵斥他說：‘軍隊要反叛了嗎！’劉訓於是脫下衣服把自己纏進來說：‘你如果有懷疑，就先斬斷我的手臂！’王珂說：‘事情危急了！有什麼辦法呢？’劉訓說：‘你如果帶着家人晚上渡河而逃，人們必定爭搶渡船，一個人驚
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為然。

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寶，以母王氏，故重寶為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倀梁王來，吾將贊命。”存敬乃退舍，使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寶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縊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握手唏唏，乃従珂於汴。太祖以珂是婿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觀，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

王瓊

瓊，重寶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瓊為吏。瓊事梁，為諸衛大將軍，秦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瓊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瓊自梁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兩年，大小百餘戰，瓊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瓊復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郢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瓊曰：”使吾保此者，瓊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朐，瓊驅率士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瓊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命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姻親，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瓊以憂

張，大事就完了。不如到天亮時把實情給軍隊講明，願意跟從你的還有一半人。如不這樣，就姑且作投降之狀來穩住梁軍，慢慢考慮投靠誰。”王珂認爲行。

梁太祖自從同州向唐投降後，就依附王重寶，因爲母親姓王，因此就把王重寶當舅舅對待。王珂於是登城對張存敬呼喊說：”我和梁王有家世之舊，你們的軍隊應該退去三舍，等梁王來了，我將會降命。”張存敬於是退兵，派人馳馬到洛陽稟報梁太祖。梁太祖到河中，先到城東，在王重寶的墓旁哭泣後纔進城。王珂想反邦兩手牽着羊進見梁太祖，梁太祖對他說：”太師阿舅的恩德何時能忘記，你如果以亡國的禮儀見我，太師會怎麼說我呢?”王珂在路上迎接梁太祖，握着手哽咽不已，於是還王珂到汴州。梁太祖因王珂是晉王的女婿，懷疑他對自己有二心，派王珂西行覲見皇帝，到達華州時，派人往旅舍中把他殺了。

王瓊是王重盈的兒子，梁太祖捉住王珂後，自任河中節度使，以王瓊為吏。王瓊在梁做官，任諸衛大將軍，秦寧、鎮國軍節度使。梁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替賀瓊任北面行營招討使。這時，晉已在德勝築城，王瓊從濟陽渡過黃河攻打澶州，不能攻克，退屯澶州境內，扼守黃河上流，和晉人相持一年多，大小一百多次戰鬥，王瓊最終無戰功，梁末帝派戴思遠替代他，王瓊又任開封尹。
卒，赠太子太师。

趙犨 趙昶 趙珝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
牙將。犨幼與群兒戲戰中，部分行
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
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
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
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
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

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
都，犨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
而黄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
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
犨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
史。已而巢陷長安，犨語諸將吏曰：
“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
必襲其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
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
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
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
孟楷據項城，犨擊破之，執楷以歸。
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

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
盛，乃悉眾圍犨，置書通，鏖人之肉
以為食。犨人怒，犨語其下曰：“吾
家三世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
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
此時。”陳人皆奮躍。犨樹城北三里
為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
餉，欲以久蔽之，其兵號二十萬。陳
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
皆不識其器。犨創意理之，弩矢激
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
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
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犨擊敗
巢將黃勍子子華。子華有積粟，犨恃以
為餉，及勍敗，巢乃解圍去。

太師。

趙犨，祖先是青州人。世代任陳州牙將。趙
犨小時候和一群孩子在道路上遊戲，部署軍隊，
像將帥一樣指揮，即使大孩子們都聽從他的節
制，他的父親趙叔文見了，驚奇地說：“使我家
光大的人，是這個孩子!”到成年後，善於使用
弓劍，為人勇猛果敢，看重義氣，刺史聽說他的
才能，召他到軍中。屢經升遷任忠武軍馬步軍都
虞候。

王仙芝侵犯河南，攻陷汝州，將要侵犯東
都，趙犨率兵打敗他們，王仙芝於是向南離去。
不久黃巢起兵，所在州縣，往往陷入賊軍手中。這
陳州豪傑幾百人，一起到忠武軍，求趙犨做刺史
以保護自己，忠武軍表趙犨為陳州刺史。不久
黃巢攻陷長安，趙犨對諸將吏們說：“按我的估計，
黃巢如不被長安市人所殺，就必定會殺掉衆人東
逃，我們州恰好在其要道上!”於是以整治城池以
作防守準備，把六十里以內的百姓都遷移到城
中，挑選他們的子弟，配給武器銃甲，任命他的
弟弟趙昶、趙珝為將。黃巢失敗，果然東逃，先
派孟楷據項城，趙犨攻破項城，抓獲孟楷歸
來。黃巢隨後到，聽說孟楷被俘，大怒。

不久秦宗權以蔡州歸附黃巢，黃巢氣勢很
盛，於是率領全部軍隊包圍趙犨，設置春臼石
磨，磨爛人肉為食物。陳州人恐慌，趙犨對他的
部下說：“我家三代都是陳州將領，一定能保住
這裏。你們這些男子，應當在死中求生，建功立
業，未必不在此時。”陳州人都踊躍振作起
來。黃巢在城北三里修寨稱八仙營，修建宮
室，設置百官，堆聚糧餉，打算長期圍困他們，
軍隊號稱有二十萬。陳州人過去有幾百張大弩，
都廢壞了，年輕的弩工都不認識這些武器。趙珝
設計修復它們，弩箭遠射五百步，人馬都被射
穿，因此黃巢不敢逼近。包圍三百天，趙犨糧餉
快要吃完，於是向梁求兵。梁太祖和李克用都親
自率兵會聚陳州，在西華打敗黃巢的將領黃勍。
西華有存糧，黃巢仗恃作為軍餉，到黃勍被打
敗，黃巢纔解圍離去。
梁太祖入陳州，趙犨兄弟在馬前迎接拜見，十分恭敬。但趙犨暗中明白梁太祖必成大事，於是心存忌憚，作托孤之計。以梁援已死，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梁尚太祖為大將軍，任利州節度使。黃巢已去，唐宗糧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趙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軍、宗糧皆被，唐昭宗即以陳州爲忠武軍，拜趙犨節度使。黃巢已病，乃以位與其弟趙光義，後數月卒。

趙犨為大將軍，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趙犨饒克供億，未嘗少懈。趙犨卒，軍代立。

趙犨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決戰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趙犨已降建德，取同、華，徙趙犨為同州留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卒于家，陳人設之罷市。

趙犨的次子趙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冀塵使，與張漢傑、張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大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隴，故親信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

初，友珪殺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

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巖，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相嗟嘆，欲及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飲食必費萬錢。
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遂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未帝患之。師厚死，曾與租庸判官邵賢議曰：“魏為唐患，百年有餘，自先帝時，重用兵，以攻滅羅氏，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為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則知後人不為師厚也？不若分相、魏為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為然，乃分相、澶、衛為昭德軍。牙兵作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

是時，梁將劉鄧等與莊宗相距澶、魏之間，兵數敗。莊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為朝廷無異藩鎮，如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顧惟以為不可，曰：“今府庫無備，若能守城，若行郊社，則必實貴；是取虚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諳，乃佐師幸澤室，而莊宗取楊劉，或諠：“礪兵入東都矣。”或曰：“撿兵水矣！”或曰：“下鄂、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退朝，遂不果郊。

鎮州張文禮殺王镕，派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懼矣。”顧惟以為然，梁與漢契皆以為不可，乃止。其後石敬瑭用段凝，皆叛梁也。

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為，登國樓以問群臣，或曰：“重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先洛陽，保國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莊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過去，魏州牙兵驕，多次作亂，羅紹威全部殺掉他們。梁太祖死，楊師厚誅逐羅氏，占據魏州，又設置牙兵兩千人，梁末帝擔憂此事。楊師厚死，趙巖和租庸判官邵賢商議說：“魏州成爲唐的患，一百多年了，自從先帝時，就曾切齒恨羅紹威，因他先恭敬而後倨傲。如今先帝剛死，楊師厚又成爲陛下的憂患，之所以這樣，是因爲魏州地大兵多。陛下不藉這個機制控制魏州，怎知後人不爲楊師厚呢？不如分相、魏二州爲兩個鎮，那就沒有北顧的憂患了。”梁末帝認爲對，於是分相、澶、衛為昭德軍。牙兵作亂，以魏博向晉投降，梁因此失去全部河北。

這時，梁將劉鄧等入和唐莊宗在澶、魏間相對抗，軍隊多次被擊敗。趙巖說：“古代稱王的人必定在郊外祭祀天地，陛下登位以來並沒有在郊外祭天，議事的人認爲朝廷和藩鎮一樣，像這樣怎能威重天下？如今雖然失去河北，天下幸好安定，希望陛下盡力施行。”顧惟認爲不行，說：“如今府庫空虚，竭力搜刮民財供給軍隊，如果行郊祀祭天大禮，就必須賞賜財物；這是誘取虛名而遭受實際的災害。”梁末帝不聽，於是準備車駕到西京，而唐莊宗攻取楊劉，有人傳言：“晉兵攻入東都了！”有人傳言：“撿兵水了！”有人傳言：“攻下鄖、濮二州了！”京師狂風拔起樹木，梁末帝十分恐懼，隨行的官吏相視而哭，梁末帝纔返回東都，於是沒能在郊外祭天。

鎮州張文禮殺王镕，派人告訴梁說：“我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那麼晉兵就疲憊了。”顧惟認爲對，趙巖和張漢傑都認爲不行，纔作罷。後來貶黜王彦章任用段凝，都是趙巖出的力。

唐莊宗的軍隊將到汴州，梁末帝惶恐迷亂不知所措，登上建國樓問問群臣，有人說：“晉率孤軍遠道而來，勢必難以持久，即使讓他們攻入汴梁，也不能堅守。應當前往洛陽，據守險要，召集天下軍隊，慢慢謀取，勝負還不能肯定。”梁末帝猶豫不決，趙巖說：“形勢已經如此，一
何人可保！”未帝卒死於樓上。

當帝與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丕，丕因顧其左右曰：“吾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許吾為？”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韜素所善段凝奏誅韜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福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福福異也。老子曰：“福兮福所倚，福兮福所伏。”後世之言福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為惡而受福，為得福？惟君子之福非福也，未必不為福；小人求非福者，未當及福，此自然之理也。始，福以自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締利，自謂知所托矣，安知其族與梁俱滅也？福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賊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吕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憤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麾下數十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

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天子方以遠重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辞行襲行軍司令，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

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祚守金
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
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
在岐，稱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晦
遣中官郝文景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
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景
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
勣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
度使。

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
幸，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
田中鹹實自生。唐衰，梁必興，尤
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
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

州，馮行襲驅逐他，於是據住金州。唐昭宗就以
金州為戎昭軍，拜馮行襲為節度使。唐昭宗在
岐，稱太祖率兵西行，中尉韓全晦派宦官郝文景
等二十多人在江淮召兵，以抵抗梁太祖，馮行襲
已歸附梁，於是全部殺掉郝文景等人。梁太祖在
襄陽攻打趙匡凝，馮行襲派兒子馮勣率水軍在
均、房二州會合，因功升任匡國軍節度使。

馮行襲為人嚴酷，缺少恩惠，而所到之地每
每碰上好運，境內乾旱有蝗災，飛鳥就吃掉蝗
蟲；年成不好，田中就自己長出野稻穀。唐朝廷
衰落，他知道梁必定興盛，尤其盡心盡力事奉
梁，官做到司空，封長樂郡王，死後贈太傅，諡
號為忠敬。
新五代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雜傳(五)

氏叔琮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大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

大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大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聳于洞溝，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難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叔琮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寮兵萬人會叔琮於晉，友寮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遂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石倉，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

氏叔琮是開封尉氏人。擔任梁騎兵伍長，梁兵在陳、許二州間攻打黃巢，氏叔琮作戰多次立功，梁太祖認為他威武雄壯，讓他統率後院馬軍，隨梁太祖打徐、兗二州，上表奏爲宿州刺史。讓他攻襄陽，多次被擊敗，降爲陽翟鎮遏使。過了很久，遷任曹州刺史。

梁太祖攻克河中，攻取晉、絳二州，晉王派使臣致信梁太祖求和，梁太祖認爲晉的書信語言輕慢，於是派氏叔琮和賀德倫等人攻晉。氏叔琮從太行山進兵，攻取澤、潞二州，出石會，在洞溝駐營，時間長了糧食吃完，纔回師。表奏爲晉州刺史。

晉人又攻取絳州，進攻臨汾，氏叔琮挑選兩個眼高深、有鬚鬚的強壯士兵，在襄陵路旁牧馬，晉人以為他們是晉兵，路上混雜行進，等到晉人懈怠時，擒獲兩個晉人回來。晉軍十分驚慌，以為有伏兵，於是退兵屯駐在蒲縣。梁太祖派朱友寧軍隊一萬人會合氏叔琮抵禦晉，朱友寧想休整士兵等待，氏叔琮說：“敵人聽說救兵到了必定會逃跑，跑了哪還有什麼戰功呢?”於是趁晚上出擊晉人，晉人大敗，追趕到太原。梁太祖十分高興地說：“攻破太原沒有氏老不行。”不久軍隊中發生大瘟疫，氏叔琮班師，下命令說：“患病不能走的就燒死他。”患病的人害怕，都說沒有病，於是率精兵殿後而返回石倉，留下幾個騎兵，把大將的旗幟樹在高高的山岡上，晉兵疑心他們有埋伏，就不敢追擊。過了很久，移任保
昭宗還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彦威等劫昭宗，已而殺之。

李彦威
李彦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穎二州刺史。昭宗下洛，拜右龍武統軍。

初，劉季述僞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昭宗反正，以為太子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舊封為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疏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常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他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猶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僕從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殺之？"因泣下，嘗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還于東都，為僞所逼，而晋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祐。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恐，恐昭宗奔他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適翔至洛，告李嚴及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彦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大殺之，趙橫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擁柱而走，太持劍及之，昭宗崩。詰至河中，太祖孫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耶！"太祖至洛，流彦威、叔琮避南，使張廷範殺之。彦威臨刑大呼大軍節度使。

唐昭宗還洛，拜右龍武統軍。梁太祖派叔琮和李彦威等人殺唐昭宗，不久又殺了氏叔琮。

李彦威是壽州人。年輕時跟隨梁太祖，為人聰穎有悟性，善於揣摩人意。梁太祖疼愛他，收養作兒子，冒姓朱，名為友恭。歷任汝、穎二州刺史。昭宗到洛陽，拜為右龍武統軍。

當初，劉季述僞唐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唐昭宗恢復帝位，認為皇太子年幼無知，被賊人擁立，寬恕了他，恢復他過去的德王封爵。唐昭宗從岐返回，梁太祖見李裕眉清目秀，討厭他，對宰相崔胤說："德王曾被劉季述立為天子，怎麼能還活着呢？你告訴天子殺掉他。"崔胤上奏，唐昭宗不同意，有一天拿這事詢問梁太祖，梁太祖說："我怎敢說這事，崔胤想出賣我罷了。"唐昭宗遷到洛陽，對蔣玄暉說："德王是我的愛子，朱全忠為什麼想殺掉他？"於是哭起來，把指頭咬出了血。蔣玄暉全部告訴了梁太祖，梁太祖更加討厭李裕。

這時，唐昭宗改年號為天祐，還到東都，這是被梁逼迫的，而晉人、蜀人認為天祐這個年號不是唐建立的，不再稱用，只稱天祐。王建也傳檄於天下，出兵討伐梁。梁太祖十分害怕，怕唐昭宗出奔到別的鎮，率兵七萬到河中，暗中派適翔到洛陽，告訴李嚴及氏叔琮等人，讓他們殺掉唐昭宗。八月壬辰，李嚴及氏叔琮率龍武兵守衛宮禁中，晚上二鼓時，率兵一百人叩宮門上奏事情，夫人裴正一開門問道："奏報事情怎能使兵進來？"龍武牙官史大殺掉裴正一，奔赴椒蘭殿，問唐昭宗在哪裏，唐昭宗正喝醉酒，起身逃跑，史大持劍追他，唐昭宗穿着單衣擁柱而逃，史太的劍刺中了他，唐昭宗死。詐告送到河中，梁太祖假裝驚駭，倒在地上哭號，罵道："你們這些奴才辜負了我，讓我後世背上惡名嗎！"梁太祖到洛陽，把李嚴及氏叔琮流放到嶺南，派張廷範殺了他們。李彦威臨刑時大
曰：“賣我以減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簡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

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景姹，言當
彦威等殺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坑，瘞于龍興寺北，
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漢王為首，葬以一品禮。)

李振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李振

振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
述謀廢昭宗，遂其侄希正因梁邸吏程
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
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
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驚然曰：“
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
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
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與巖
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大天皇，立
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大祖用兵在
邢、洛間，季述詐為太上皇詣大祖，
大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
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
也。今聞陸作亂，天子危蹙，此正仗
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遣使者，
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
返正，大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

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
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為，振曰：“
獨不聞漢張遼乎？織與曹公為敵，
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
不以私仇殺人也。今梁王欲成大
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
呼道：“出賣我而殺人滅口，這合天理嗎?”回頭
望着張廷簡說：“盡力做吧，你也快趕上了。”於
是被殺。不久恢復他原來的姓名。

唐莊宗時，得到唐原來的宮人景姹，述說當
李彥威等人殺唐昭宗時，各王宗屬數百人都遇
害，而挖了一個坑，一同埋在龍興寺北，請求合
為一個冢而改葬他們。詔令以已故的漢王為首，
按一品官禮節安葬。

李振字興緒，他的祖父李抱真，任唐潞州
節度使。李振任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李
振興起於浙東，未能成行，於是在西歸。經過梁，
獻策平調梁太祖，梁太祖留下他。梁太祖兼領
郢州，上表奏李振為節度副使。

李振到長安奏事，住在梁王在京城的官邸。
宦官劉季述策謀廢黜唐昭宗，派他的侄子劉希正
通過梁王府邸官吏程巖見李振說：“如今主上嚴
酷急躁，誅殺無辜的人，中尉懼受災禍，將要
行廢立大事，請求你和各位王府官吏同心協力安
定中外，怎麼樣？”李振驚駭地說：“百歲奴僕也
要事奉三歲的主人，你們敢這樣做嗎！如今梁王
擁有百萬軍隊，正依仗大義尊奉天子，你們不要
做這種不吉利的事！”李振返回，劉季述最終和
程巖等人廢黜唐昭宗，把他囚禁在東宮，稱為太
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這時，梁太祖用兵
於邢、洺州間，劉季述僞造太上皇的詔書告知
梁太祖，梁太祖猶豫不決，不知怎麼做，李振
說：“豎刁、伊戾作亂，成為先稱霸的人的依托。
如今宦官作亂，天子危急受屈辱，這是你仗義立
功的時機。”梁太祖恍然大悟，於是拘囚劉季述
的使臣，派李振到京師見崔胤，商量救出唐昭
宗。唐昭宗復位，梁太祖十分高興，握着李振的
手說：“你的計謀成功了！”

王師範在青州向梁投降，派李振去替代王師
範，王師範懷疑畏懼，不知所措。李振說：“難
道不知道漢代的張遼嗎？張遼和曹公為敵，但
却不歸附袁紹而歸曹公，是因他知道曹公的志
向遠大，不因其私仇殺人。現在梁王正想成就大
事業，難道會因過去的恩怨殘害忠臣嗎?”王師範
自詠，乃西歸梁。
昭宗遷洛，授往來京師，朝臣皆觀目，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
加謾譏。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
降。時人目振為賤梟。
太祖之獻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
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
問所以待友恭等宜何，振曰：
“昔嘗司馬氏殺魏君而誅齊成濟，不然
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
而殺之。
振常舉進士成通、乾符中，連不
中，尤懼唐公卿，及裴懌等七人賜死
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當自言
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淪流也。”太
祖笑而從之。
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書。友圭
時，以振代段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減
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
“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
常人爾！”己而伏誅。
裴迪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
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
司空裴邃判度支，辟為出使巡官。都
統王鍾鎮滑州，裴迪汴、宋、鄴等州
供軍院使。鍾為租庸使，辟租庸招納
使。
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
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
乃榜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
一切任迪。
太祖西攻岐，王師築謀襲汴，遣
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
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
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啇，遣朱友
寧以兵巡究，郾、項，以故師宂難實發而
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
的疑慮瞭然自解，於是西歸梁。
唐昭宗遷到洛陽，李振往來於京師，朝臣們
都對他側目而視，李振見了他們就像無人一樣。
稍有小怒，必定加以譏譏誅斥。因此李振一到京
師，朝廷就必定有貶降官吏的事。當時人把李振
看作是賤梟。
梁太祖殺唐昭宗，派李振到京師和朱友恭、
氏叔琮商量。唐昭宗死，梁太祖問李振應該怎樣
對待朱友恭等人，李振說：“過去晉朝司馬氏殺
魏的君主，同時殺掉成濟，不這樣，拿什麼堵住
天下人的嘴？”梁太祖於是歸罪朱友恭等人而把
他們殺了。
李振曾在咸通、乾符年間舉進士，連讀考試
不中，尤其憤恨唐的公卿，到裴懌等人被賜死於
白馬驛時，李振對梁太祖說：“這些人曾自稱清
流，可以把他們扔到黃河中，讓他們變成淪流。”
梁太祖笑着照辦了。
梁太祖登位，累官遷戶部尚書。朱友圭時，
以李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唐莊宗滅梁入汴，
李振拜見郭崇韜，郭崇韜說：“人稱李振是一代
奇才，我今天見了，不過是普通軍人罷了！”不久
伏法被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聰明機敏，
善於治理財賦，精通簿書。唐司空裴邃判度支，
徵召他為出使巡官。都統王鍾鎮滑州，遣請裴
迪任汴、宋、郾等州供軍院使。鍾任租庸使，
辟為租庸招納使。
梁太祖鎮守宣武，徵召為節度判官。梁太祖
在各地用兵，常常留下裴迪調撥軍需錢賦。梁太
祖於是在官府門前張榜，把軍中事務留給自己處
理，而把財政獄訟等一切事務交給裴迪。
梁太祖西攻岐州，王師築謀襲汴，派壯
士苗公立送信到汴，暗中窺探虛實。裴迪召苗公
立詢問東西面的情況，苗公立變臉色，於是屏退旁
人秘密追問他，完全瞭解了情況。裴迪來不及上
報，派朱友審率兵巡測兗、鄆二州，因此王師築
雖然暗中作亂，但事情最終未能成功。梁太祖從
“迎便叶貳功臣”，将吏于见，太祖目
迪曰：“叶貳之功，维裴公有之，他
人元不足譲也。”

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
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歳告老，以司
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
初名肇。为人性敏，有口辩。事梁太
祖为都管制判官。申据執秦宗權，欲送
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
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薊州視之，震
遂骑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
免。還白太祖曰：“臣不足譲，為其
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震後果
为郭璠所杀。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
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溏
破黃巢，獻誠而已，宗權不足恃，左
拾遺徐彥楷亦請所在斬決。太祖遣
震奏事京师，往復論列，卒保宗權。
太祖德之，表为度節度副使。

昭宗幸洛門，太祖遣震由畿略間
道奉表行在，昭宗赐其名震。太祖已
破兖、郓，遂攻吳，大败于清口。太
祖懼諸鎮乘間圍己，乃議杜洪、鍾
傳、王師範、錢鏐等為元帥，且
求兼領晉州。昭宗初不許，震強辯，
敢大言，語讎不遜，昭宗卒許梁以晉
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晉州留後。

昭宗還洛，震入為河南尹、六軍
諸衛副使，以病去，守太子太保致
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
位，加太師，卒。

孔循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
孤，流落于汴州，富人李讋聞之，
養以为子。梁太祖镇宣武，以李讋为
岐返回，將吏們都賜以“迎便叶貳功臣”，将吏
們進見，梁太祖看着裴迪说：“叶貳”的功勞，
祇有裴公具有，別的人不配承受。”

裴迪入唐，累官遷太常卿。梁太祖登位，召
拜为右僕射，一年後請老歸家，以司空退休，死
在家中。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原名韋肇。為
人强悍機敏，能言善辯。事奉梁太祖任都統判
官。申據捉住秦宗權，想送於太祖那裏，又想
親自獻於京師，又想挾持秦宗權奪取他的軍隊。
梁太祖派韋震到蔡州察看，申據派騎兵三百人迎
接韋震，想殺掉他，韋震施計得以幸免。回報報
告梁太祖說：”申據不值得擔心，為他出謀劃策
的牙將裴涉，是個妄庸碌碌的人。”申據後來果
然被郭璠殺掉。郭璠把秦宗權送到梁太祖那裏，
梁太祖想要張揚這件事，請求向唐進獻俘虜，唐
朝廷因時溥攻破黃巢，祇進獻死者的左耳罷了，
秦宗權不值得獻俘，左拾遺徐彥楷也上疏請求就
地斬決。梁太祖派韋震到京師奏報事情，反覆論
争，最終把秦宗權作爲俘虜獻給京師，梁太祖感
激他，上表舉任他為節度副使。

唐昭宗到石門，梁太祖派韋震從虢州、略州
由小路送表章到行宮，唐昭宗賜給他名字震。梁
太祖攻破兖、郓二州後，就攻打吳，在清口大
敗。梁太祖害怕各鎮乘機算計自己，於是暗示杜
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人舉薦自己任元帥，
而且請求兼領晉州。唐昭宗起初不答應，韋震極
力辯白，敢於誇大言辭，語言多不恭敬，唐昭宗
最終允許把晉州給梁，梁太祖於是兼領四鎮，表
奏韋震為晉州留後。

唐昭宗還都洛陽，韋震入朝為河南尹、六軍
諸衛副使，因病成的啞巴，以太子太保辭官退
休。梁太祖接受禪讓，改為太子太傅。梁末帝登
位，加太師，死。

孔循，不知道他家世代是什麼人。從小孤
苦，流落到汴州，富人李讋得到他，收養作兒
子。梁太祖鎮宣武，把李讋作爲養子，孔循於是
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兄乳母有愛情者，養
循為子，乳母之姓趙，循又冒姓為趙氏，名殷衡。洪武末遷洛陽，太祖
盡去天子左右，悉以張人代之，以王殷為宜徴使，循為副使。

循與蔣玄裕、張廷範等公與獻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裕有隙，哀帝即
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請于太祖曰：“玄裕私侍何太后，與廷範
等奉天子郊天，冀延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
哀帝遣裴迪慰軍，太祖見迪，怒甚，
迪退，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
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裕與宰相
柳璨相次駁至自解，璨曰：“自古
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
還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尊
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
乎?”窘懼，駁去。太祖遣循與王殷
獻何皇后，因殺殷及玄裕、廷範等，
以循為樞密副使。

唐亡，事梁為汝州防禦使、左衛
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
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
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
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
馴，其禮如一，而討其人曰：“先至
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

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
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畿者，循
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詔天下除
畿，許民得造軸。

循爲人柔佞而陰猾，安重誨尤親
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
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
曰：“公爲樞密之臣，不宜與皇子
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
冒姓朱。稍稍長大後，在梁太祖營帳中供事，梁
太祖兒子的乳母有喜愛他的，收養孔循作兒子，
乳母的丈夫姓趙，孔循又冒姓爲趙，名叫殷衡。
唐昭宗東遷到洛陽，梁太祖全部去掉天子手下的
人，完全用張人手下的人代替他們，任命王殷爲
宜徴使，孔循爲副使。

孔循和蔣玄裕、張廷範等人共同參與殺死唐
昭宗的陰謀，後來孔循和蔣玄裕有矛盾，唐哀帝
登位，將要在南郊祭祀，孔循於是和王殷向梁太
祖進讜言：“蔣玄裕私下侍奉何太后，和張廷
範等人奉天子在郊外祭天，希望延長唐的國
統。”梁太祖大怒。這時，梁兵攻打壽春，大敗
而回，唐哀帝派裴迪犒賞軍隊，梁太祖見到裴
迪，很憤怒，裴迪返回，唐哀帝不敢去郊外祭
天。封梁太祖爲魏王，備辦九錫法物，梁太祖拒
不接受。蔣玄裕和宰相柳璨繼續急勸到梁爲自己
開脫，柳璨說：“自古以來帝王的興起，必定有
封國，而唐之所以沒有立即讓位，是因爲應當先
建國，設九錫，然後禮讓帝位。”梁太祖說：
“我不由九錫而做天子，行嗎?”柳璨害怕，飛馳
離去。梁太祖派孔循和王殷殺何皇后，又殺掉柳
璨和蔣玄裕、張廷範等人，任命孔循爲樞密副
使。

唐滅亡，在梁任職，爲汝州防禦使、左衛
大將軍、租庸使，方纔改姓孔，名叫循。唐莊宗
時，權知汴州。唐明宗自從魏兵反叛後南逃，唐
莊宗往東出汜水，孔循兩面觀望，派人北門迎
接唐明宗，在西門迎接唐莊宗，供給營帳牲口糧
草，對兩方禮節相同，而告誡他的人說：“先到
的人讓他進城。”唐明宗先到，於是接納他進城。

唐明宗登位，任命爲樞密使。唐明宗到汴
州，孔循留守東都，百姓有觸犯酒類的，孔循
殺了他的全家，唐明宗知道他們冤枉，於是詔令
天下廢除酒類禁令，准許老百姓可以製造酒類。

孔循替人表面溫和諂媚而實際陰險狡猾，安
重誨尤其親近信用他，大凡孔循說的話，沒有不
采用的。唐明宗曾打算讓皇子娶安重誨的女兒，
安重誨拿這事問孔循，孔循說：“你是掌管國家
樞密的臣子，不宜和皇子聯姻。”安重誨相信他,
白明宗，求女為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譯始悉其為人，出循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大尉。

孫德昭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為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元州將壯其所為，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

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詭譎諸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遁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亂，民皆賴以為保。

德昭以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誥、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為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輦斬之，承誥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喧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懼其首入。已而承誥等悉見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鎭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誥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烟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

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為捍

於是作罷。而孔循暗中派人稟告唐明宗，請求把女兒嫁給皇子，唐明宗就讓宋王從厚娶孔循的女兒。安重誥從此開始憎惡他的為人，以孔循出任忠武軍節度使，改任橫海節度使，死於任上，年四十八，贈大尉。

孫德昭是鹽州五原人。父親孫惟最，具有雄才大略。黃巢攻陷長安，孫惟最率領鄉里的子弟，得到義兵一千人，向南攻黃巢於咸陽，興元州將認爲他的行為很雄壯，把州兵兩千人增派給他。因他參與破賊有功勞，拜為右金吾衛大將軍。

朱玫在京師作亂，僖宗到興元，孫惟最率兵攻擊賊軍。累官升任鄜州節度使，留在京師護衛。鄜州將吏到京城請求孫惟最到鎮赴任，京師百姓幾萬人和神策軍又攔路挽留他，不能出行，改為荆南節度使，在京師處理事務，分管神策軍，號稱“扈駕都”。這時，京師動亂，百姓都靠他作爲保障。

孫德昭因父親恩蔭被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唐昭宗，把他幽禁在東宮，宰相崔胤策謀復興昭宗帝位，暗中派人尋求可以共同成就事業的義士，孫德昭於是和孫承誥、董從實響應崔胤，崔胤撕下衣襟書寫結盟。天復元年正月初一，還沒有天亮，劉季述將要上朝，孫德昭在路旁埋伏甲兵，攔擊他的車馬把他殺掉，孫承誥等人分別搜索他的全部餘黨。唐昭宗聽見外面喧譁，非常恐懼。孫德昭駕馬趕到，敲門說：“劉季述被殺了，皇帝應該復位!”何皇后呼道：“你可進獻逆賊的頭來!”孫德昭把劉季述的頭扔進去。不久孫承誥等人都取來劉季述餘黨的人頭進獻，唐昭宗相信了他們。孫德昭打破門鎖救出唐昭宗，登上丹鳳樓復位，因功拜為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稱“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和孫承誥等人都拜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凌煙閣懸掛畫像，都留在京師，號稱“三使相”，恩寵無比。

這時，崔胤正打算誅殺唐的宦官，在外和梁交結作爲依靠，而宦官也倚仗李茂貞作保護，
梁、岐兩方交相爭鬥。冬十月，宦官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誘、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衆踞及百官保東街，起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鬥鵞絃送之。

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

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衛大將軍。未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誘、從實至鳳翔，與宦官俱見殺。

王敬彲

王敬彲，穎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穎間，刺史不能拒，敬彲遂代之，即拜刺史。敬彲為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槍重三十斤。

穎州與淮西為鄰境，數為唐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彲不可下，由是穎旁諸州民，皆保敬彲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穎州戶二萬。

梁太祖攻淮南，道過穎州，敬彲供饌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彲為淮州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敗歸，過穎，大雪，士卒飢凍，敬彲乃沿淮積薪為作糜粥給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彲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

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彲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梁、岐兩方交相争鬥。冬十月，宦官韓全誨劫持唐昭宗到鳳翔，孫承誘、董從實都隨行，而孫德昭獨親附梁，於是率兵衆踞及百官保東街，催促梁兵西進，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鬥鵞絃送他。

梁太祖到華州，孫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奏孫德昭為同州留後，將要出行，京師百姓又請求把他留下，於是任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孫德昭把他的士兵八千人歸屬梁太祖，梁太祖更加感激他，讓他先到洛陽，賜給一處上等住宅。

唐昭宗東遷，拜為左威衛上將軍，因病免職。梁太祖登位，用烏銀帶、官袍、笏板、名馬賞賜他。病稍痊愈，任命為左衛大將軍。未帝登位，拜為左金吾大將軍而死。孫承誘、董從實到鳳翔，和宦官們一起都被殺死。
太祖攻取河中，因王氏的舊恩錄用他的子孫，表奏為牙將，太祖尤愛之。

唐遷洛陽，殷為宣微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孫玄暠等有隙，因讒之太祖，言玄暠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詐應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殺之謀，何太后時在禁中，為玄暠等言：“梁王稱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諷玄暠令徵召太后，太祖殺玄暠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置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除恥，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

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為武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璋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本姓楊。太祖詔削官爵，還其姓，遂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太祖攻取河中，因王氏的舊恩錄用他的子孫，表奏為牙將，太祖尤愛之。

唐遷洛陽，殷為宣微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孫玄暠等有隙，因讒之太祖，言玄暠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詐應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殺之謀，何太后時在禁中，為玄暠等言：“梁王稱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諷玄暠令徵召太后，太祖殺玄暠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置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除恥，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

平民朱友珪和殷殷善，朱友珪殺梁太祖自立，拜殷為武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替殷，殷不受代。王璋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本姓楊。太祖詔削官爵，還其姓，遂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太祖攻取河中，因王氏的舊恩錄用他的子孫，表奏為牙將，太祖尤愛之。

唐遷洛陽，殷為宣微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孫玄暠等有隙，因讒之太祖，言玄暠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詐應復，太祖大怒，哀帝為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殺之謀，何太后時在禁中，為玄暠等言：“梁王稱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諷玄暠令徵召太后，太祖殺玄暠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置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除恥，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

平民朱友珪和殷殷善，朱友珪殺梁太祖自立，拜殷為武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替殷，殷不受代。王璋亦王氏子，懼為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本姓楊。太祖詔削官爵，還其姓，遂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新五代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雜傳(六)

劉知俊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

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

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澶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

李思安為夾城攻澶州，久不下。太祖顧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澶，夾城已破，復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大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

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間逢人

劉知俊字希賢，是徐州沛縣人。年輕時事奉時溥，時溥和梁人相互攻戰，劉知俊和他部下二千人向梁投降，梁太祖任命他爲左開道指揮使。

劉知俊容貌雄壯英邁，能夠披甲上馬，揮舞寶劍攻入敵陣，勇敢超出各將之上。在這個時候，劉開道名重軍中。歷任海、懷、鄭三州刺史，跟隨梁太祖攻破青州，因功表成爲匡國軍節度使。

邠州楊崇本率兵六萬人進攻雍州，屯駐在美原。這時，梁太祖正和各將進攻澶州，劉知俊不等命令，就和康懷英等人打敗楊崇本，斬殺二萬人，逮捕戰馬三千匹，抓獲偏將一百人。

李思安築夾城進攻澶州，很久不能攻克。梁太祖罷免李思安，拜劉知俊爲行營招討使，未到澶，夾城已被攻破，改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在幕谷打敗邠、岐二州軍隊。這時，延州高萬興背叛楊崇本向梁投降，梁太祖派劉知俊會同高萬興，攻克丹、延、鄜、坊四州，加官檢校太尉兼侍中，封爲大彭郡王。劉知俊的戰功越來越高，梁太祖性格多猜忌，多次殺害將領們，王重師無罪被殺，劉知俊更加畏懼，不能安定。梁太祖攻克鄜、坊二州後，派劉知俊再次進攻邠州，劉知俊因軍糧供應不上沒有成行。

梁太祖到河中，派宣徽使王殷召劉知俊。他的弟弟劉知浣任親軍指揮使，暗中派人告訴劉知
告知俊以不宜来。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之，其都，執於推字於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故殺我？”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建滅之，臣非不為，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譏曰：“朕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執殺卿，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挾己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

太祖遣劉駿、生米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大軍。遼遼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

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問之，茂貞負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攻茂貞，取秦、興、隴、隴、平州。建既得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子孫，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園織織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車之歌，尤能棄難其聲以自喜。後去微位，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為宣武都押衙。

光啟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遠來，且不虞吾之速至

俊不宜前來。知俊於是反叛，向李茂貞稱臣，率兵攻進興、華州，獲衛劉傑送到鳳翔。梁太祖派人對知俊說：“我待你夠好了，為什麼背叛我呢？”知俊回答說：“王重師沒有對不住陛下而建滅之，我不是背叛你的恩德，只是怕死罷了！”梁太祖又派人告訴他說：“我固然知道你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殺王重師，是劉傑誤了我，致使其到這地步，我難道不恨不得此事嗎？如今劉傑已死，不能擔當責任。”知俊不回答，率兵截斷潼關。

梁太祖遣劉駿、生米節進攻知俊，知俊於是逃奔到李茂貞處。李茂貞的土地狹小，無處安薦他。派他西攻大軍。遼遼告急，梁太祖派康懷英、寇彥卿等人進攻邠寧以牽制他。梁知俊在昇平大敗康懷英，殺梁將許從實。李茂貞十分高興，任命知俊為涇州節度使，派他進攻興元，攻取興州、鳳州，包圍了西縣。

不久李茂貞左右的人妒忌知俊的戰功，藉事挑撥他們，李茂貞奪取了他的軍隊。劉知俊於是逃奔到蜀，王建任命他為武信軍節度使，派他回師進攻李茂貞，攻取秦、興、隴、隴、平州。王建雖然待劉知俊很好，他想暗中妒忌他的才能，曾對手下人說：“我老了，快死了，劉知俊不是你們所能控制的，不如趁早對付他！”而蜀人也都嫉恨他。劉知俊面色黑，而他的生年是丑年。王建的那些子孫，都用“宗”、“承”取名，於是在里巷中編為歌謠說：“黑牛出園織織斷。”王建更加討厭他，於是被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年輕時擅長哀挽歌謠，特別能使歌聲蒸騰動人而自我欣賞。後來去做盜賊，和梁太祖一道都跟隨黃巢。梁太祖鎮守宣武，任命他為宣武都押衙。

光啟四年，東都張全義襲擊河陽，驅逐李罕之，李罕之召晉兵包圍河陽，張全義告急。這時，梁軍在魏，於是派丁會和葛從周等人率領一萬人救援。丁會等人到達河陰，商議說：“李罕之預料我們不敢渡過九鼎，因我們兵少而遠道趕來，而且不會料到我們很快就到了。出
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沈水，卒之大敗，河陽圍解。

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弘信於內黃。梁軍攻時潰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守，會縱泒水浸其東，城壞，筠降。兖州未破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

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滑州降梁。會自河陽及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

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會宗遇弑，會與三軍叛卒發哀。梁軍攻燕澶州，燕王守光乞師于晉，適人為攻澶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

莊宗立，以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大師。

賀德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帝以魏兵素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為天雄軍，以德倫為節度使。遷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道孔目吏聞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前，牙兵親威相訐別，哭聲盈塲。效節軍將張彦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殲破之。況我六州舊為藩府，未其不意，攻其不備，這是兵家取勝的策略。”於是渡過九鼎，直奔河陽，在沈水作戰，李罕之大敗，河陽解圍。

大順元年，梁軍攻打濮，丁會和葛從周攻破黎陽、臨河，又在內黃與羅弘信接。梁軍在德州攻擊時潰，派丁會另外攻打宿州，刺史張筠閉城守，丁會在汴水東嶺淹灌宿州東城，城墙垮塌，張筠投降。兖州朱瑾率兵一萬多人襲擊單父，丁會和朱瑾在金鄉作戰，大敗朱瑾。

光化二年，李罕之背叛晉，在潞州向梁投降。丁會從河陽進攻晉的涇州，攻克了它。於是任命丁會為昭義軍節度使，丁會率領梁太祖多猜疑，幾年來常患痛病。

天復元年，梁太祖又起用丁會領兵陳州節度使。唐昭宗被殺，丁會和三軍穿白衣致哀。梁軍進攻燕的徐州，燕王劉守光向晉求兵，晉兵為他攻打陳州，丁會於是向晉投降。晉王帶領丁會回到太原，賜他上等住宅，職位在諸將之上。

唐莊宗登位，任命丁會為都招討使。天祐七年，因病死於太原。後唐立國，追贈太師。

賀德倫是河西人。年輕時任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節度使，賀德倫隨梁太祖征伐，因功累官升遷平盧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死，梁太祖因魏州兵勢難以控制，於是以分相、澶、衛三州建置昭德軍，任命張筠為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為天雄軍，任命賀德倫為節度使。派劉鄩率兵六萬人渡黃河，聲稱進攻鎮定，王彥章率騎兵五百人進入魏州，屯駐金波亭以防變亂；分魏州牙兵一半進入昭德。租庸使派孔目官審核魏州兵籍，檢查核對倉庫。賀德倫催促牙兵上路，牙兵的親屬和他們相互訐別，哭聲充滿道路。效節軍將張彥同他的部下商議說：“朝廷因我們軍隊強盛，倉庫充實，設計使它殲破。何況我們六州過去是藩鎮，不曾遠出河門，一旦離開親
第十四列傳第三十二 賀德倫 閱寶

寶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指與夜攻金波亭，彦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於樓上，縱兵大掠。

末帝遣供奉官扈糾駭至諭綱彦，許以刺史。彦謂糾駭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鉞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鄴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糾駭，言彦狂蹶不足畏，宜促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彦，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反，彦怒曰：“僕僕兒敢如是耶！”乃召羅紇威故吏司空願曰：“為我作奏，若復依遠，則渡河負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煬死，鎮人請降，遣魏以兵定鎮州，非有偽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駭還。”戒彦勿爲朝廷生事。

彦乃以楊師厚鎭魏州嘗帶招討使，過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詔以詔書，彦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將曹延隱奉書莊宗。

莊宗入魏，德倫以彦逼己，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彦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峻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潰，承業懼德倫為変，殺之。

閱寶

閱寶字瓊美，鄭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粱。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人，辭別鄉里，活着不如死去。”於是一道在夜裏進攻金波亭，王彦章逃出。黎明，魏州兵進攻內城，殺死五百多人，抓獲賀德倫送到樓上，放縱士兵大肆劫掠。

梁末帝派供奉官扈糾駭馬趕到魏州開導張彦，用刺史職位相許。張彦對扈糾駭說：“替我回報皇帝，三軍兵士沒有辜負朝廷，朝廷辜負了三軍，分割六州没有道理，所以纔導致動亂。只要把六州歸還給魏，而詔令劉鄴回師，皇帝就可以高枕無憂。”扈糾駭返回，說張彦狂妄不值得懼怕，應催促劉鄴的軍隊攻打他。梁末帝派人曉諭張彦，說處置已經確定，不能再改變。使臣多次往返，張彦發怒說：“奴僕小兒膽敢如此嗎！”於是召羅紇威的舊官吏司空願說：“替我寫奏章，如果再反覆不定，那就渡過黄河俘虜他們算了！”梁末帝下詔以好的言辭答覆他，說：“王煬死後，鎮州人請求投降，就派劉鄴率兵平定鎮州，沒有別的原因，如果魏州覺得不便，就召劉鄴回來。”告誡張彦不要給朝廷惹事。

張彦於是因楊師厚為魏州節度使時曾兼招討使，過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詔以詔書，彦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逼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將曹延隱奉書莊宗。

唐莊宗入魏州，賀德倫因張彦逼迫自己，派人中向唐莊宗訴苦，唐莊宗在臨清殺掉張彦而後進入魏州。改賀德倫任大同軍節度使。走到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下他。王檀進攻太原，賀德倫的部下大多投奔王檀，張承業怕賀德倫變亂，殺了他。

閱寶字瓊美，是濮州人。年輕時任朱瑾的牙將，朱瑾逃到淮南，閔寶向梁投降。梁太祖時，任諸軍都虞候，常常跟隨各將征伐，不曾獨自立下戰功。到梁末帝時，任命閔寶為保義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賀德倫在魏博向晉投降，晉軍攻
置军攻下涪、磁、相、卫，移兵围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将五百骑救寛，温至内黄，遇晋军，乃降之。晋遣温将所降梁军至城下招寛，寛遂降之。晋王拜寛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天平军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位在诸将上。

梁，晋西虏拓，梁军败。庄宗欲引兵退保黄河，寛曰：“夫决胜料势，决料料势，势既得，断在不疑。今梁兵势蹙，其势可破；胜而骄怠，其势可知。此不可失之时也。”庄宗嘆曰：“微公，几敗吾事。”乃整军復戰，遂敗梁兵。

十八年，晋军討張文禮於鎬州，以寛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寛戰敗，退保趙州。晉王益發兵，追討寛王，仍以寛為鎬州節度使，兼侍中，知樞密院事，封為普安王。寛天福中，進封為太原王。

康延孝
康延孝，代北人也。為太原軍卒，有勇力，欲為寛軍。末帝遣捉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群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於唐。見寛於城東，寛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寛延孝為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

寛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之德，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奸邪，以入金多為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彦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主政，而忠臣勇士皆見疏斥，此其必亡之勢也。”寛宗因問梁計如何，曰：“臣在寛時，賈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溫、灃、洛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彦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隴、定；王彦章以京師禁衛擊晉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寛宗初聞

克洛、磁、相、衛四州，移兵包圍邢州。梁末帝派捉生都指挥使张温率军五百骑救援寛，张温到内黄，遇上晋军，于是向晋投降。晋派张温带领投降的梁军到城下招降寛，寛遂就向晋投降。晋王拜寛为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天平军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位在各将之上。

寛，晋在胡柳作戰，晋軍大敗。唐莊宗想退兵保守臨濮，閭寛說：“取勝要估計形勢，決戰要估計軍情，軍情、形勢已到了，決斷在於不遲疑。如今梁兵困窘危急，他的形勢必可破；打勝了就驕傲懈怠，這種軍情一見即知。這是不可失去的時機。”唐莊宗拜謝說：“要不是你，差一點壞了我的事。”於是整軍再戰，終於打敗梁兵。

十八年，晋軍在鎮州討伐張文禮，任命閭寛為招討使。第二年三月，寛實戰敗，退守趙州。差愧氣憤引發瘧疾而死，追贈太師。寛天福中，追封為太原王。

康延孝是代北人。是太原的士兵，有罪逃亡到雬。梁末帝派段凝駐軍在黃河邊，任命康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見梁末帝任用許多小人，知道他必定滅亡，於是率領一百騎兵投奔到唐。在朝城進見唐莊宗，唐莊宗解下御衣、金帶賜給他。拜康延孝為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

唐莊宗屏退衆人向康延孝詢問梁的情況，康延孝陳述說：“梁末帝懦弱無能。趙巖是其女婿，張漢傑是其婦家的人，都專權用事。段凝奸邪，因進獻黃金多而任為大將，從他父親時就有的名聲，將領，地位反在他之下。王彦章是驍勇的將領，派張漢傑監督他的軍隊而制約他。進用人小，而忠臣勇士都被疏遠排斥，這是梁必定滅亡的勢勢。”唐莊宗又詢問梁的計謀如何，回答說：“我在寛時，暗中聽說他們的商議：約定在冬天十一月大舉出兵，派董璋率領陝、虢、溫、硃的軍隊從石會出發以進攻太原；霍彦威率關西、汝、洛的軍隊掠邢、洛以進抵隴、定；王彦章率京師禁衛軍攻打晉州；段凝率黄河邊的軍隊抵擋隆
延考言榮必亡，且，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考曰：“榮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鄜趨汴，出其不意，擒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榮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考策，自鄄入汴，凡八日而滅榮。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

三年，征蜀，以延考為先鋒排陣判院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梓州江浮橋，延考造舟以渡，進取綿州。旋復斷綿江浮橋。延考招撫使李嚴曰：“吾連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戰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橋造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知也。”因與鄭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格果以蜀降。延考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

蜀平，延考功為多。左廕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考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問延考，延考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面相從，反俯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考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考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考謂璋曰：“公復俯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下。”唐莊宗最初聽康延孝說梁必定滅亡，很高興。到聽說榮要大舉出兵，害怕了，說：“那將怎樣抵禦他們呢？”康延孝說：“榮兵雖衆人衆，分開後就沒有多餘的人了。我請求等他們分開後，率鐵騎五千人從鄜州奔赴汴州，出其不意，撲其空虛無防之地，不過十天，天下就平定了。”唐莊宗覺得他的話十分豪壯。後來董璋等人雖沒有出兵，但榮兵全部歸屬段凝屯於黃河邊，京師空虛無防，唐莊宗最終用康延孝的計策，從鄜州攻入汴州，只八天就消滅了榮。因功拜爲鄭州防禦使，賜給姓名叫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

三年，征伐蜀，任命康延孝爲先鋒排陣判院使，攻破鳳州，攻取固鎮，降服興州。和王衍在三泉交戰，王衍敗逃，斷斷柵江浮橋，康延孝造船渡河，進取綿州。王衍又斷綿江浮橋。康延孝對招撫使李嚴說：“我們軍隊千里遠來，攻服別人的國家，利在速戰速決。趁王衍驚恐的時機，只需有一百騎兵突過鹿頭關，他們就會急忙迎降。如果修橋造梁，必定停留幾天，讓王衍得以閉關為備，那勝負就不能預知了。”於時李嚴乘馬渡江，隨他們渡江的軍士有一千多人，於是入鹿頭關，攻取漢州，住了三天，後面的軍隊纔趕到。王衍的弟弟王宗弼果然在蜀投降。康延孝屯駐在漢州，以等待魏王繼岌。

蜀平定，康延孝功勞最多。左廕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考下，但特別受到郭崇韜的重用。郭崇韜每有軍務，單獨召董璋和他商議，而不問延考，延考大怒，責董璋說：“我有平蜀的功勞，你們怎樣能跟隨後面，反而俯首於郭公門下，我是都將，豈能按照軍法殺掉你嗎？”董璋向郭崇韜陳訴，郭崇韜解除董璋的軍職，表奏他爲東川節度使，康延孝更加憤怒說：“我頂着弓矢刀刃，跋涉艱難險阻，平定兩川，董璋有什麼功勞能做節度使！”於是進見郭崇韜說這樣不行。郭崇韜說：“李紹琛反了嗎？還敢違背我的調度！”康延孝懼怕而退下。第二年郭崇韜死去，康延孝對董璋說：“你又在哪家門下俯首事奉呢？”董璋請求哀憐而免禍。
繼岌，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諒無罪見殺。友諒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謬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諒與我俱背晉以歸唐者，友諒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諒舊將，知友諒被族，皆號哭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來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轎車。

李繼岌回蜀，命令延孝率一萬二千人殿後，走到武連，聽說朱友諒無罪被殺。朱友諒有個兒子朱令德在遂州，唐莊宗派使臣詔李繼岌即誅殺他。李繼岌不派延孝去，而派董璋去，延孝已自疑，到董璋經過延孝軍時，又不謁見他，延孝大怒，對他的部下說：“南平梁，西取蜀，其謬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如今郭公已死，我豈能活下來？而友諒和我都是背叛晉歸附唐的人，朱友諒的禍次及我矣！”延孝的部下都是朱友諒的舊將，聞知朱友諒被滅族，都在軍營門前號哭訴說：“朱公無罪，二百口家被殺，舊將往往跟着被殺死，我們死定了！”延孝於是集合他的兵衆從劍州返回蜀，自稱為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急衆向蜀人傳檄文，幾天之間，兵衆達到五萬人。李繼岌派任圜率七千騎兵追趕他們，在漢州追上，會合孟知祥來攻他們，延孝戰敗，被擒獲，載於囚車上。

任圜在軍中置酒，引囚車到座上，孟知祥大喜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脱身歸命，遂擁兵強。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韬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閥門受戮。願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數車至鳳翔，莊宗遣宦官殺之。
新五代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雜傳（七）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軍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賞鈔為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植。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

罕之出兵攻晉、绛，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遂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己，由是盡心焉。

是時，河南遭黃巢、孫儒之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拔荆棘，勸耕植，躬親巡食，勞民畎畨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諡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
全義初名宜，唐昭宗賜名全義。僖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

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親率同伍，身先士卒，月進獻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襄陽，南逃，還洛，幸全義會節度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懼賊不敢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炭以為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餌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

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盧氏明敏有口辯，遙入見，厲聲曰：“宗胤，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種地，拾得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時衰行，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豈復多言。”

全義性篤，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陳州刺史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

初，全義為李罕之之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為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晉亡，莊宗入洛，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賞之曰：“卿家弟侄，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涕泣。年老不能遠遊，遭人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繼岌等皆兄弟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致劉皇后以自托。

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於南郊而不及，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白南郊儀仗已具。莊宗大

張全義原名張宣，唐昭宗賜名張全義。僖亡，張全義事奉梁，又請改名，梁太祖賜名張宗奭。梁太祖性格猜忌，晚年尤其嚴重，張全義事奉他更加謹慎，最終以此而免。

自從梁和晉在河北作戰，軍隊多次敗逃，張全義就收聚士兵鎧甲戰馬，月月進獻以補充不足。梁太祖在陝州兵敗，路上患病，返回洛陽。到張全義的會節度避暑，住了十天，張全義的妻女都被迫與其淫亂。他的兒子張繼祚恨之入骨，不能控制自己，想刺死梁太祖，張全義制止他說：“我被李罕之的軍隊包圍在河陽，以木炭為食，空有一匹馬，準備殺掉作糧食，死在朝夕之間，但梁兵救出我們，得以活到現在，這種恩不能忘。”張繼祚纔作罷。

曾有人對梁太祖談起張全義，梁太祖召張全義，他的用意無法預料。張全義的妻子劉氏聰明機敏有口辯，急忙進見，嚴厲地說：“張宗奭不過是種田老翁罷了！守河南三十年，開荒種地，聚積財賦，協助陛下創業，如今已老邁無用，已經沒有作为了，而陛下疑心他是為什麼呢？”梁太祖笑着說：“我没有惡意，你不要多說了。”

張全義在梁做官，累拜中書令，食邑達一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陳州刺史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為魏王。

當初，張全義被李罕之之敗，他的弟弟張全武和他的家屬被晉兵抓獲，晉王供給他們田宅，待他們很好，張全義常常暗中派人到太原通消息。到晉滅亡，唐莊宗進入汴梁，張全義從洛陽來朝見，以泥糊頭等待治罪，唐莊宗安慰他說：“你家弟侄，有幸又相見了。”張全義伏地流涕。年老不能上前跪拜，派人扶着他登堂，犒賞飲宴，盡歡歡樂，命皇子繼岌、皇弟繼岌等人都把他當哥哥對待。張全義於是不用梁賜給的姓名，請求恢復他的原名。而張全義還不能安心，於是重金賄賂劉皇后，把自己托付給她。

當初，梁末帝到洛陽，準備在南郊祭天而未成，當時的儀仗法物還在，張全義於是請莊宗駕臨洛陽，說南郊儀仗法物已準備好。唐莊宗非常
悅，加拜張全義為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唐莊宗於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齊王。

初，唐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斫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所大容。唐莊宗以為然，罷去墓鬭而已。

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山莊醒酒石，德裕孫延吉，因托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為讒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聰聰，以先詔者為直，民頗以為苦。

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無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諱皆已見殺，明宗自鎬州來朝，獻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為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獻。

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諱

朱友諱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祿澤池鎭，有罪亡去，為盜石漚、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為陝州軍校。

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高興，加拜張全義為太師、尚書令。第二年十一月，唐莊宗到洛陽，在南郊祭天但禮器法物沒準備好，於是改在來年二月，但不用過去的話責備張全義。因爲皇后的緣故，對他更好，多次到他的府第，命皇后拜張全義為父親，改封為齊王。

當初，唐莊宗消滅梁，打算挖梁太祖的墳墓，開棺戮尸。張全義認為梁雖是仇敵，但現在已經將他全家滅掉，足夠報仇了，開棺戮尸，不是帝王以大度示天下。唐莊宗認爲對，無是罷去墓鬭而已。

張全義的監軍曾得到李德裕平泉山莊的醒酒石，李德裕的孫子李延吉，於是托張全義再次索取。監軍憤怒地說：“自從黃巢作亂以後，洛陽園宅不能再保，費里斯平泉山莊一個石頭呢！”張全義曾在黃巢賊軍中，認為這是誣陷自己，因而大怒，上奏鞭殺監軍，天下的人都認爲冤枉。他處理獄訟，以首先申訴的有理，老百姓頗感痛苦。

同光四年，趙在禮在魏反叛，元行欽討賊無功，唐莊宗想親自率兵討伐，大臣們都諫阻認為不行，於是說唐明宗可以率兵。這時，郭崇韜、朱友諱都已被殺，唐明宗從鎬州前來朝見，張全義將他安置在自己家中，唐明宗懷疑他，不想派他去討伐。群臣堅持請求，不答應；最後張全義竭力辯解，唐莊宗纔答應。不久唐明宗到魏後果然反叛，張全義憂慮而死，時年七十五歲，賜諡號忠獻。

其子張繼祚，官做到上將軍。晉高祖時，和張從賓在河陽反叛，罪該滅族。而宰相桑維翰因為他的父親桑珙曾事奉張全義，於他有恩，請求保全他們，不答應，但只是殺掉張繼祚和他的妻子兒女罷了。

朱友諱字德光，是許州人。原名朱簡，在涇池鎭當兵，有罪逃離，在石漚、三鄉之間作盜賊，過往的商人旅客都深受其苦。過了很久，離去為陝州軍校。

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刻殘酷，和他的弟弟王珂爭奪河中，戰敗，他的牙將李璠和朱友諱
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太祖表陣代珙。珙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珙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珙。

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遼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為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

太祖遇赦，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於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雀嶺，夜乘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醉宿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

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年，友謙遣其子全德新同州，遂節度使程全譽，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命以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𬩽討討之，𬩽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全德為同州節度使。

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巨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鹹封恩死罪。以其子全德為遂州節度使，全鎭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

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聞其精兵，命其子全德將以從軍。及郭崇勗
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
友謙以為可打，聞兵自備。”又言：
“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
于燦者，以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
死，謀與存乂為郭氏報冤。” 莊宗初
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
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
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
國，而以媾死，我不自明，誰為吾言
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為變
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仍友謙
義成軍節度使，派朱守殷夜以兵圍其
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彼
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
思同殺令賓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
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
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
族當死，願無及於平人。”乃別其婢
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
取其鈔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
不知為何語！”魯奇亦為之懶。

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
謙族誅，天下冤之。

袁象先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
王詠己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
駙馬都尉，尚太祖妹，為是萬安大長
公主。象先以梁緱為宣武軍內外馬步
軍都指揮使，歷宿、洺、陳三州刺
史。大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
馬步軍都指揮使。

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東
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論禁
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
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
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
驍軍將劉遇遇戍于偃州，以其軍作
亂，友珪遣霍彦威擊敗于邵陵，其餘
說：“唐兵最初出征時，朱友謙以是討伐自己，
檢閱軍隊作防僞。”又說：“和郭崇韜謀反。”進
而說：“郭崇韜之所以在蜀反叛，是把朱友謙作
為內應。朱友謙見郭崇韜死了，謀劃和李存乂
一道替郭氏報仇。”唐莊宗最初懷疑這事，樂官、
宦官們經常說他的壞話。朱友謙聽說後十分恐
懼，準備進京為自己辯明是非，將吏們都勸他不
要去。朱友謙說：“郭公對國家有大功，因別
人說壞話而死，我不替自己辯白，誰為我說話!”
於時單車進朝。景進派人僞造叛變的書信，誣告
朱友謙謀反。唐莊宗疑惑，於是改朱友謙任義成
軍節度使，派朱守殷晚上率兵包圍他的住所，把
朱友謙趕出徽安門外，殺了他，恢復他的姓名。
詔魏王李繼岌在遂州殺死朱令德，王思同在許
州殺朱令賓，夏魯奇在河中把他的家屬殺掉。
夏魯奇到友謙家，友謙的妻子張氏率領他的
宗族兩百多人見夏魯奇說：“朱氏宗族應當處死，
希望不要濫殺平民。”於是和奴婢僕人一百人告
別，率領宗族一百人就刑。張氏進屋取出鈔券給
夏魯奇看，說：“這是皇帝頒賜的，不知寫的什
麼話!”夏魯奇也為此羞愧。

朱友謙死後，他的將領史武等七人都因朱友
謙牽連被滅族，天下的人都認為他們冤枉。

袁象先

袁象先是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詠己的
後代。父親袁敬初，是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娶
梁太祖的妹妹，這就是萬安大長公主。袁象先因
為是梁王的外甥，任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
使，歷任宿、洺、陳三州刺史。梁太祖即位，屢
經升遷至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梁太祖被殺，朱友珪即位。梁末帝留守東
都，以大事和趙巖商量，巖說：“這事易如反
掌，只須有招討使楊令公一句話曉諭禁軍，就可
成事。”梁末帝就派人到魏州，把計謀告訴楊師
厚，楊師厚派副將王舜賢到洛陽和袁象先商議，
袁象先答應了。這時，龍驍軍大將劉遇遇在懷州
戍守，率領他的軍隊作亂，朱友珪派霍彦威在鄴
陵打敗他，其餘的士兵逃散，追捕他們很緊。
兵奔散，捕之甚急。未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違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為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懼，不知所為，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為福也。”軍士謂曰：“王言是也。”未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未帝即位，拜象先領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

象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未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斬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撫其資數十萬，賜唐將相、伶官、宦官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贈太師。

袁正辭

袁象先之子，正辭官至制史，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千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為飛龍副使。唐憲帝時，獻錢五千萬，領衡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千萬，求為真刺史。拜衡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恃，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恥，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

正辭積錢盈屋，屋中常有聲如
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有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錦，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朱漢賓

朱漢賓字續臣，亳州譙縣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歿於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恤之，以爲養子。

是時，梁方東攻兖、郓，亳州朱瑾募其軍中騷勇者，詣雙燕于其側，號“雙燕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雁”。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

唐莊宗時，漢賓爲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漢賓因出游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惠，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漢賓歡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

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弟之。其後漢賓滅，漢賓數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術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漢賓有力。

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宗所厚，惡之，以爲右衞上將軍。安重诲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诲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

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贈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

段凝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暹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亦頂頂。人們以爲是妖怪，勸他散財以消災。正辭曰：“我聽說物類發出聲音，不過是尋求它的同類罷了，應當增加錢財，聲音就必定停止。”聽到的人都傳爲笑話。

朱漢賓字續臣，亳州譙縣人。父朱元禮任軍校，隨梁軍作戰，在清口陣亡。朱漢賓爲人有膽量勇力，梁太祖因他的父親戰死，哀憐他，把他收作養子。

這時，梁正東攻兖、郓二州，亳州朱瑾招募軍中騷勇猛的人，在他們臉上刺上兩隻雁，號稱“雙雁都”。漢賓獲知後，就重新挑選數百勇士，號稱“落雁都”，任漢賓爲指揮使。到漢賓顯貴後，人們還叫他“落雁”。漢賓在梁任天威軍使，歷任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

唐莊宗滅梁，罷朱漢賓爲右龍武統軍，對他很不看重。後來唐莊宗因出遊到他的府第，朱漢賓的妻子有美色而又賢慧，趁機在左右侍奉，送進酒食，演奏歌舞，唐莊宗很高興，逗留到晚上二更纔離開，朱漢賓自此受寵。

當初，朱漢賓在梁，和朱友謙都是梁太祖的養子，而朱友謙年長，朱漢賓把他當哥哥對待。後來漢賓滅，朱漢賓多次致書朱友謙，求友謙不答覆，朱漢賓對此恨恨在心。後來朱漢賓被除族，人們都認爲朱漢賓出了力。

唐明宗即位，因朱漢賓受唐莊宗厚待，討厭他，任命他爲右衞上將軍。安重海專權，朱漢賓依附於他，結爲親家，因此又得以擔任昭義軍節度使。安重海死後，朱漢賓被罷爲上將軍，於是以太子少保退休。

朱漢賓爲將，不曾有戰功，而處理政事能夠守法，喜好施捨，人們頗爲喜愛他。清泰二年死，六十四歲。贈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賜諡號貞惠。

段凝是開封人。原名段明遠，後來改名段凝。任暹池主簿。父親事奉梁太祖，因事治罪被
祖，以事坐徒。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

凝為人謹行，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勳甚盛，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勳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得罪死。遷凝為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拒河上。梁以王彦章為招討使，凝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為奸。彦章為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彦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彦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彦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為招討使，軍於王村。

是時，唐已下鄭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瀧，以隔絕唐軍，號“瀧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南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傑馳召凝於河上，漢傑中道塗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曰：“故梁奸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僞弄權柄，残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北庭無愧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善進納諸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軍錢數十萬，有司譏其價，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為卿所制，不得自由！”終於職。
莊宗遣李紹宏監督諸將備契丹，軍瓦橋關，以詐事紹宏，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遼兵進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疑招討，莊宗使紹宏奏方略，紹宏請備禦。其故，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

山南節度使王建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為留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歸於庭，伏甲暮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曦兵亦至，襄州平，以前代帝使，徙亳、安二州。

周知裕

周知裕者，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知裕來事守光兄守文。守文又攻殺守瞻，乃與張獲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文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據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

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戰所得，及兵將歸梁者，皆以報知裕外。唐莊宗派李紹宏監督諸將防備契丹，軍駐扎在瓦橋關，詐騙事奉李紹宏，李紹宏派商於段凝可以重用，郭崇韜每每勸說不行。調任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叛，李紹宏請求以段凝為招討，唐莊宗令段凝以奏表作戰計劃，段凝請求任用的將佐，都是他的舊黨，唐莊宗懷疑他，纔作罷。唐明宗即位，勒令他回到鄉里。第二年，流放到遼州，賜死。

劉玘是汴州雍丘人，世代任宣武軍牙將。梁太祖為宣武節度使，劉玘從士兵補為隊長，逐漸以戰功升為牙將，任襄州都指揮使。

山南節度使王建被亂軍殺死，亂軍推舉劉玘任留後，劉玘僞裝答應他們，第二天在庭中宴請士卒，在帳幕中埋伏甲兵，酒宴中間，擒獲作亂的人殺掉。恰逢梁派遣陳曦的軍隊也到了，襄州平定，因功拜為襄州刺史，改任亳、安二州刺史。

梁末帝時，任賜州觀察留後，一共八年，天天和晉人交戰。唐莊宗滅梁，劉玘前來朝拜，唐莊宗慰勞他說：“劉侯沒有疾病吧？你住在晉陽的南郊很久了，不早來通消息，今天來拜訪我，不是晚了嗎？”劉玘叩頭謝罪，遣送他回鎮，於是任命為節度使，改鎮安達。天成元年，以史敬瑭代替他，劉玘返回京師，還沒有到，拜為武勝軍節度使，因病死在途中，贈侍中。
裕。梁、晉相拒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

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奬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紛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滬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恱之，加以教誨，由是稍革。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

陸思鐸，震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樊城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

梁、晉相拒河上，思鐸錨其姓名於箭筈以射置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

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於陳州。
新五代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雜傳（八）

趙在禮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效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暘作亂，推其將楊仁晉為首，仁晉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適垣而走，暘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

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邪？」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賊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

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郢，軍
桓，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襲京師，在禮留於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鄭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晳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洛陽。歷鎮泰寧、匡國、天平、武義、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郡府羅列，積貨巨萬。

晋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以撫契丹，勿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授昭武慰，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翌，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駭至洛陽，遇契丹將刺等，拜於馬首，刺等兵共暴之，詆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契丹大臣多為契丹所殺，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捏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彦威

霍彦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俊爽，養以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朱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

李茂貞遣梁叛将劉知俊攻邠州，彦威固守逾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彦威屢敗，降為陜州留後。

莊宗滅梁，彦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於梁崇元殿，彦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彦威等
尋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待吾飲，乃卿功也。”彦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戮賊，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
宗愛其為人，甚親厚之。

其後，趙在禮反，彦威別討趙在禮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
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使張破敗率
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
富貴之時。況爾天子親軍，姬效賊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
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
在剔除。且聞破敗之後，欲盡坑魏博
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
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
子帝河南，令公鎮河北。”明宗涕泣
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今公不欲
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
識尊卑！”彦威與安重诲勸明宗許之，
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彦威獨不
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
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
威所將五千人守城西北隅不動。居二
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
縣，謀欲還鎮州，彦威、重诲勸明宗
以兵南向。

莊宗崩，彦威從明宗入洛陽，首
率群臣勤進，内外機事，皆決於彦
威。彦威素與段凝、溫祚有隙，因擅捕
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诲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
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
時？”彦威乃止。明宗卽位，乃赦凝、
彥威等人舉酒對唐明宗說：“這些人都是以前的
強敵，今天陪我飲酒，乃是你的功勞。”霍彥威
等人惶恐不安地伏在地上請求處死，唐莊宗安慰
他們說：“我和總管開玩笑罷了，你們不要怕。”
賜名姓為李紹真。第二年，改任武寧節度使，
隨唐明宗攻打契丹，唐明宗喜他的為人，對他
十分親近優待。

後來，趙在禮反叛，霍彥威在邢州單獨討伐
趙太，攻破趙太，回軍歸屬於唐明宗討伐趙在
禮。明宗的軍隊叛亂，跟隨馬直軍使張破敗率士
兵殺死將校，放火焚燒軍營，大聲喧嘩。唐明宗
呵叱他們說：“自從我當統帥十多年，有什麼對
不起你們！如今很快就可攻破賊城，是你們樹立
功名、取得富貴的時機。何況你們是天子的親
軍，反而向賊軍效力嗎！”軍士回答說：“城中
的人有什麼罪，戍守的士兵想回家却回不去！天
子不加寬恕，立志剿除他們。而且聽說攻破魏州
之後，打算全部活埋魏博各軍，我們原本無心反
叛，只是怕死而已！如今要和城中軍隊合，打
退各鎮的軍隊，請求天子在黃河以南稱帝，令公
你鎮守黃河以北。”唐明宗流着淚開導他們，亂
兵環繞着他呼喊說：“今公你不願在黃河以北稱
帝，那別的人就會佔據它，我們這些人是虎狼之
輩，哪裏懂得尊卑貴賤！”，霍彥威和安重海勸唐
明宗答應他們，於是率兵進城，和趙在禮會合，
霍彥威一人沒進城。唐明宗進城，和趙在禮擺酒
大宴，而唐明宗所率的軍士還有在城外的，聽說
明宗反叛，都潰散而去，唯有霍彥威率領的五千
人駐扎在州城西北角按兵不動。過了兩天，唐明
宗又出城，得到霍彥威的軍兵，於是前往魏縣，
打算返回鎮州，霍彥威、安重海勸唐明宗率兵向
南。

唐莊宗駕崩，霍彥威隨唐明宗進入洛陽，首
先率領群臣勤進，朝廷内外機要大事，都決於
霍彥威。霍彥威素來和段凝、溫祚有矛盾，於是
擅自抓捕段凝、溫祚投入獄中，準備殺掉他們，
安重诲說：“段凝、溫祚的罪惡，天下人都知道，
但主上正平定內難，以恩信昭示天下，哪裏是你
報私仇的時候呢？”霍彥威纔作罷。唐明宗即位，
霍知温，故歸田里，已而卒贈死。

霍知溫改任平遼節度使。朱守殷反叛，被誅殺，霍知溫派使者馳騁獻兩箭為質，明宗賜兩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霍知溫是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霍知溫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以明經及第，遭世亂，依霍知溫，自霍知溫為僕裨時已從之。霍知溫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驅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霍知溫喜其義，所歷方鎮，常數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霍知溫以此得少過失。當時諸鎮郭召屬，皆以霍為法。

天成三年冬，霍知溫卒于鎮。是時，明宗方患于近郊，青州馳騁奏霍知溫卒，明宗涕泣還宮，駕故，仍終其月不舉樂，赠霍知溫太師，諡曰忠武。房知溫

房知溫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

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扈从之。天成元年，拜秦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盧州。明宗遣諸軍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晊等攻晝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絳州而北戍後，楊師厚有節度使，復置鎮將效節軍。唐未帝時，師厚為梁祟。師厚卒，以閻德儉代之。未帝患魏軍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鎭。魏軍由此作亂，閻德儉叛梁而降晝，梁遂失河就赦免段凝、溫韜，放回鄉里，隨後終於被賜死。

霍知溫改任平遼節度使。朱守殷反叛，被誅殺，霍知溫派使者馳騁獻兩箭為質，明宗賜兩箭為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霍知溫是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霍知溫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以明經及第，遭世亂，依霍知溫，自霍知溫為僕裨時已從之。霍知溫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驅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霍知溫喜其義，所歷方鎮，常數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霍知溫以此得少過失。當時諸鎮郭召屬，皆以霍為法。

天成三年冬，霍知溫死於方鎮。是時，唐明宗正在近郊打獵，青州派人馳騁報告霍知溫死訊，唐明宗哭泣回宮，停止上朝，並整月不奏樂，贈霍知溫太師，賜谥號忠武。房知溫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年輕時因勇猛有力被任為赤甲都官健，後來歸屬魏州馬軍，逐漸升遷為親隨軍指揮使。唐莊宗攻取魏博，得到房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任命為澶州刺史，歷任曹、貝二州刺史，防守瓦橋關。

唐明宗從魏州返兵向南，房知溫首先趕去投奔他。天成元年，拜為秦寧軍節度使。第二年，任北面招討使，屯駐在盧州。唐明宗派諸軍前去接替房知溫還鎮，守軍效節軍將龍晊等人攻殺房晝。效節，是魏州的軍隊。魏州自從絳州而北戍後，楊師厚有節度使，復置鎮將效節軍。在梁未帝時，楊師厚幾乎成了梁的禍患。楊師厚死，以閻德儉代替他。梁未帝擔心魏州軍隊強大難以控制，和趙巖等人策劃分相，魏為兩個鎮，魏州軍隊由此作亂，閻德儉背叛梁而向晝投降，梁於是失去黃河以北的土地。唐莊宗自從得
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減粟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附魏，而驕縱無忌，常懼怒眾，至廁殿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怒，不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蕎代在禮，而遺鎮守節度指揮北戎軍。軍發之日，不給兵器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士士頗自懼。明年，明宗遣蕎代知温戍，而知温意尤不樂。盧州戍軍窩東為城，密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動，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之，執留知溫，知溫囑曰：“結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大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騎兵，於是盡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詔而問之，徒鎮邢、邢如侍中，鎮鎮天平、平盧。

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為副使，慶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慶帝起兵鳳翔，慶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竊位之意，謂其司馬李沖曰：“吾有幾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業，功必有成。”沖曰：“今天子脆弱，上下離心，徵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沖請撲去而西以觀之。”及沖至京師，慶帝已入立，沖即奉表稱賀，還動知溫入朝，慶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臨軒遣策。其在外者，正衛命使，而鹺薄、鼓吹、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到魏州兵後，和梁在黃河邊作戰，多次立下戰功，向他的軍隊許諸減粟而給予重賞。到梁亡時，魏州軍隊雖然多次受到賞賜，但驕橫放蕩，貪得無厭，常常心懷怨恨，皇甫聞作亂，劫趙在禮到齊州，都是這支軍隊幹的。唐明宗即位，趙在禮為天雄軍節度使，因魏州軍隊素來驕橫，他常常懼怕災禍，居不安身，暗中派人向唐明宗訴訟，請求解職離去。唐明宗於是命皇子李從蕎代替趙在禮，而派魏州效節軍九指揮赴北防守盧臺。軍隊出發那天，不供給兵器鎧甲，只是在長竿上繫著旗幟作隊伍的標志，士兵們十分疑惑不解。第二年，唐明宗派劉就代替知溫戍守，而知溫知其不樂意。戍守盧臺的軍隊在河的東西兩岸修築兩寨，主震剛到，和知溫在東寨會見，正在玩賭輸贏的遊戲，效節軍士動亂，在門外喧嘩，知溫知就騎馬奔出。亂軍擊殺劉就，拉着馬頭挽留知溫，知溫囑他們說：“騎兵都在西寨，今天只有步軍，恐怕無所作也。”知溫隨時躍馬登船渡河進入西寨，率騎兵把作亂的人全部殺死。唐明宗下詔，在魏州把他們的家屬全部誅殺，共有九指揮三千多家數萬人，被殺到漳水邊殺掉，漳水因此變了顏色。魏州騖橫的軍隊，從此絕跡。唐明宗知道動乱因知溫而起，開釋而不追問，把他改任武寧節度使，又兼侍中，歷任天平、平盧節度使。

当初，唐明宗任北面招討使，而知溫任副使，唐廢帝當時為副将，事奉知溫十分恭謹，後來因喝醉酒而失去歡心。到唐廢帝在鳳翔起兵，唐廢帝出逃，知溫乘機有竊伺皇位之意，對他的司馬李沖說：“我有幾屋子錢，養兵數千人，憑藉時機舉義兵，必定會成功。”李沖說：“如今天子懦弱，上下離心離德，潞王的軍隊聲威很盛，事情不可預知，我李沖請求帶着奏表去西面覓探情況。”等李沖到京師，唐廢帝已入京師即位，李沖就奉表祝賀，回來勸說知溫入朝，唐廢帝慰勞他賞賜十分丰厚。知溫還鎮被封為東平王。太常上言說：“策拜王公，皇帝臨軒遣策。其在外者，正衛命使，而鹺薄、鼓吹、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在任職的人，在前殿委派使臣，而儀仗、鼓吹樂器、車駕、器物不出
都城，考察舊例沒有明文規定。如今北平王德遠，東平王知溫受封道策，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駕車、法物赴本道，禮儀還還有司。”

知溫在鎮，常厚施其民，積貨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擊鼓，游從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

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缗、絹布三萬匹、黃金一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讀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貨者，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

王晏球字瑋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閹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閹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濮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滅之于河隴，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

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指揮使。梁遣捉生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噪，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卻。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貪臣破賊。”遂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

梁、澶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虞，拜齊州防禦使，改瓦橋關。
明宗兵變，自鄭而南，適人犯聂
表，聂率從至洛陽，拜為歸德軍節度
使。定州王都反，以聂為招討使，
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同討之。都遣人
北招契丹，契丹遣趙鎔將萬騎救都。
賈詵得趙鎔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
樂，自引於定州。而契丹自他道入定
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
敗，收餘兵會賈詵趣曲陽，都乘勝追
之。賈詵至永水次，方坐胡床指麾，
而都衆掩至，賈詵與左右十餘人遂
射之，都衆稍卻，而後軍亦至。賈詵
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棄弓矢、用短
兵，回顧者斬。符彦卿以左軍攻其
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
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
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趙
鎔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張隱以
七千騎益都，賈詵遇之唐河，追擊至
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
自中國而西，強於北方，北方諸狄無
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遠契丹者，
未嘗少得志。自賈詵敗退不歸，又
走張隱，其餘軍棄城逃走，村落之人
以鋤耰自守，無復敵者。張隱與數十
騎遊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鉞
擒執。明宗下詔責罰契丹。契丹
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張隱等，辭甚
卑遜，輟斬使以絕之。於是，中
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
自賈詵始也。

王宗兵變，從鄭都向南，派兵招王晏球，
王晏球跟隨到洛陽，被拜為歸德軍節度使。定州
王都反叛，明宗任命王晏球為招討使，和宣徽
南院使張延朗等人討伐他。王都派人去北面招引
契丹人，契丹派趙鎔率一萬騎兵救援王都。王晏
球率領趙鎔等人的軍隊快到了，留下張延朗屯駐
於新樂，自己在望都迎擊契丹。而契丹從別的路
進入定州，和王都出其不意地攻打張延朗，張延
朗大敗，收拾殘兵會同王晏球奔赴曲陽，王都乘
勝追擊他們。王晏球先到水邊，正坐在胡床上指
揮，而王都兵衆突然到來，王晏球和手下十多人
接連發箭向他們射擊，王都兵衆稍稍退卻，而後
面的軍隊也到了。王晏球站在高岡上，命令將
領們都把弓箭裝在袋子裏，使用短兵器，回頭看
的人殺頭。符彦卿率左軍攻打敵軍左面，高行珪
率右軍攻打敵軍右面，中軍騎兵抱着馬項馳入王
都軍中，王都於是大敗，從曲陽到定州，死尸橫
陳，去棄甲仗有六十多里地。王都和趙鎔躲進城
中，不敢再出來。契丹又派張隱率七千騎兵增援
王都，王晏球在唐河和他們相遇，追擊到滿城，
斬殺一千人，殺獲戰馬一千匹。契丹自從中原多
戰事以來，在北方稱強，北方各國族無論大小都
畏懼服從他，而中原的軍隊碰到契丹軍隊的時候，
不曾稍稍得志。自從王晏球攻克趙鎔，又
趕走張隱，契丹剩下的兵全部逃到村落，村落的
百姓用鷹胰棍棒到處擊殺他們，不留有活口。張
隱和數十個騎兵逃到幽州西面，被趙德鉞抓獲送
到京師。唐明宗下詔責罰契丹人。契丹後來多
次派臣到中原，請求歸還張隱等，言辭十分
謙卑恭敬，而唐總是斬殺契丹使臣拒絕他們的請
求。在這時，中原幾乎聲威大震，而契丹氣勢稍
稍衰落囑服，這是從王晏球開始的。

王晏球攻打定州，很久沒有攻克，唐明宗多
次派人催他破賊，王晏球認為不能急攻。他的副
將朱弘昭、張虔倩等人揚言說：「王晏球膽怯
了！」於是驅使軍隊進攻，軍隊果然被打敗，被
殺傷三千多人，從此將領們不敢再談進攻。王晏
球於是讓士兵休養，靠三州賦稅為食，他拿出全
部俸祿置辦牛肉酒食，天天和將領們大宴享。
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鮮卑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謖能以城降，自焚死。

王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鮮卑，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稱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大尉。

安重霸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晋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

重霸為人狡詐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之為親将。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托。梁末，蜀取李茂貞、成、隴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闊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已上道，無如之何。

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隴三州降唐，明宗以之為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還，卒于潞州。過了很久，王都城中糧食吃完，先放出城中百姓一萬多人，多次和鮮卑商議突围逃跑，沒有成功，王都的將領馬謖能以城投降，王都自焚而死。

王晏球為將有機智謀略，善於安撫士兵。他攻打鮮卑，既狙轉敗勢而取得成功，而各個大將都想乘勝攻取王都，王晏球回軍，自按兵不動，終於靠持久戰使王都崩潰。從天成三年四月王都反叛，到第二年二月纔攻克王都，軍中不曾殺戮一個人。他因攻破王都，有功，被拜為天平軍節度使。又改任平盧節度使，屢絀升遷至兼中書令。當年死去，享年六十二歲，贈大尉。

安重霸是雲州人，最初和唐明宗都事奉晉王。安重霸獲罪逃到梁，又逃到蜀。

安重霸為人狡詐詭詭，多智多謀，善於事奉人。蜀王建任命他為親將。王衍即位，年歲小，宦官王承休專權，安重霸和王承休深交以把自己托付給他。梁末末年，蜀攻取李茂貞的秦、成、隴三州，安重霸勸王承休請求為秦州節度使，王衍任王承休為節度使，安重霸為他的副使。安重霸和王承休大量收取秦州花木獻給王衍，請王衍東遊。唐魏王的軍隊伐蜀，王承休十分恐懼，向安重霸問計，安重霸說：“劍門是天下險要，即使有精銳的軍隊，也不能通過。但你受國家的恩德，聽說國家有難不能不去，願意和你一道西去。”王承休歷來親近信任他，以為是這樣。王承休整軍將要出發，秦州人送他他們，在城外營帳中暢飲。酒筵結束，王承休上路，安重霸站在王承休馬前，辭別說：“秦、隴不能失去，願意留下來為你把守。”王承休已經上路，拿他沒辦法。

唐軍攻破蜀後，安重霸也獻秦、成、隴三州向唐投降，唐明宗任命他為閬州團練使。罷職，為左衛大將軍。過了很久，任為匡國軍節度使。唐廢帝時，任京兆尹、西京留守，改任大同節度使，因病罷官返回，死在潞州。
王建立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候將。莊宗當道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殺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逃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並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恙，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立與安重诲素不協，定州王都率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诲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與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诲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譜，群臣左右謀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因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

建立數上書言，不許，乃自詣京師，闖至後樓謁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譜所搢，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譜譊汝邪！”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

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賜以肩輦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

建立好殺人，其晚年始懺悔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
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應立已卒，子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置。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貨，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於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席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而守恩方詣謁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部新留守謂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為，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後漢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諭之，群臣惶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作為治，而法制網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謫然無復紀綱，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戌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於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顚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網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弊！是以善為天下贈尚書令。

子弟王守恩，因父親的恩蔭補官，遂漸升遷，為諸衛將軍。王建立死後，在潞州安家，王守恩從京師得假歸，而契丹消滅了藩。昭義節度使張從恩和王守恩是親家，於是任王守恩代理巡檢使，讓他守潞州，而張從恩去見契丹人。張從恩離去後，王守恩藉機剽掠劫奪張從恩的家財，獻潞州向漢投降。漢高祖即位，任命王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改任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守恩性貪婪鄙俗，人們深感痛苦。當時周太祖以樞密使身份率領白文珂等軍隊往西平定三個反叛的節鎮，回軍經過洛陽，王守恩以節度使宰相自居，坐轎子迎接。周太祖發怒，當天以札子命白文珂代替王守恩為留守，而王守恩正往謁謁謁，坐在客位等候接見，而官吏急速來奏報新留守到府中辦事了。王守恩大驚失色，不知所措，於是罷官離去，在京師奉朝請。

後來漢隱帝殺史弘肇等人，召群臣上殿安慰開導，群臣惶懼，沒有敢說話的人，只有王守恩上前對答說：『陛下纔睡醒了吧。』聽的人都嚇得縮頸無言。顯德年間，任左金吾衛上將軍而死。
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端也，可不戒哉！

康福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薊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

福為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嘗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福密使安重诲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

重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實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武以謂重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護，乃拜福為夏州刺史，朔方、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瞭所擠。明宗再召重武為福更佗鎮，重瞭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抨邪！”明宗怒，謂福曰：“重瞭違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尹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逐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幟，不覺福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輜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錦織、羊馬甚衆，由是威名大振。

福居重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駒，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瞭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已登極點而覈到此地步哉！因此善於為天下考慮的人，不敢忽視細微的事，而常常杜絕不好的苗頭，能不引以爲戒哉！

康福是蔚州人，世代為軍校。康福以騎馬射箭事奉晉王，任副將。唐莊宗曾說：“我家靠養羊牧馬爲生，康福的相貌像胡人而又肥胖，胡人應去養羊牧馬。”於是令康福在相州牧馬，任小馬坊使，一年後馬匹繁殖得很快。唐明宗從魏州返回，軍隊經過相州，康福獻上小坊馬二千匹歸順明宗，明宗的軍勢因此更加強盛。唐明宗即位，拜他為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隨從劉訓討伐荊南，無功而回。

康福爲將没有别的才能，擅長各種蕃夷語言，唐明宗曾召他進便殿，向他打聽外族的情況，康福就用蕃語回答。福密使安重诲討厭他，常常警告康福說：“不要隨意奏報事情，我會殺掉你的！”康福害怕，請求出外任職。

靈武韓洙死後，他的弟弟韓澄繼位，而偏將李從實作亂。韓澄上表請求朝廷任命將帥，而安重诲認爲靈武深入蠻夷境土，任軍帥的人大多遇害，於是拜康福爲靈州刺史，朔方、河西軍節度使。康福進見唐明宗，哭訴被安重晦排擠。唐明宗召安重晦替康福改別的鎮節，安重晦說：“康福做刺史沒有功勞而任節度使，還敢有所選擇嗎！”唐明宗發怒，對康福說：“安重晦派你去，不是我的意思。我會派兵保護你，別擔心。”於是派將軍尹柔率兵護衛康福。走到方渠時，羌人果然出兵攔擊康福，康福派兵打跑他們。走到青岡峽，遇上大雪，康福登山望見河谷中的煙火，有吐蕃數千個營帳，沒有發覺康福到來，康福把他的兵分成三路，出其不意襲擊他們。吐蕃人非常驚駭，丟下馬營帳逃跑，把他們差不多全部殺盡，繳獲很多玉器、銅錦錦帛、羊馬，因此聲威大震。

康福在靈武三年，常常豐收，有馬四千匹，蕃夷部族敬畏服從。論事的人懷疑康福有二心，安重晦也說康福必定會背叛朝廷。唐明宗派人對
郭延魯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鎔，以勇戰事著，累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

延魯以善槊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宋徙順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以沁州者九年，民到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還道攀號。天福中，拜星州刺史，卒于官。

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延魯縉下，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郭延魯說：“我沒有什麼虧了你而想背叛我！”康福說：“我有什麼虧了你而想背叛我！”康福說：“我蒙受國家大恩，誓死沒有二心。”於是乞請回朝，康宗不答應。康福再次上奏章，就隨奏書而回，康宗不加罪於他，改任他為彰義節度使。歷任靜難、雄武節度使，充任西面都部署。

晉高祖時，康福改任河中節鎮。被替代返回京城，死在京師，贈太師，賜諡號武安。

康福世世代代本為蠻夷人，蠻夷中以帝王為貴，因此自稱為帝王。康福曾因病患病在館中，部屬幕僚進來探病，見他蓋著衾幃，相視低聲開玩笑說：“錦衾爛矣！”康福聽見，發怒說：“我是帝王，怎能說我是布族？”聽見的人全都笑他。

郭延魯是沁州綿上人。父親郭鎔，以驍悍勇猛效力於晉，多次立下軍功，任沁州刺史九年，當政有惠於百姓，州中人思念他。

郭延魯因擅使長矛而為將，屢經升遷為神武都知兵馬使。宋改順反，親征攻汴州，因率先登城之功任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屢經升遷為復州刺史。延魯感嘆地說：“我父親在沁州九年，百姓至今想念他。我現在有幸能做刺史，怎能忘記我父親的志願。”因此更以廉正公平自勵，百姓很信賴他。任官期滿，州中人請求他留下，皇上不許，都攔路抓住車子號哭。天福年間，拜為單州刺史，死在任上。

在當時，刺史都憑藉軍功拜授，論事的人常論及此事，認為天下正多變故，民力困敝的時候，不應任用武夫為刺史，他們仗恃軍功放縱部下，為害不小。而郭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稱於時。

唉，五代的百姓怎麼能夠忍受啊！向上要交納急需的兵賦，在下又受到苛刻盤剝聚斂的困擾。自從唐莊宗以來，方鎮進獻的事情逐漸興起，到了晉就記不勝記了。那時“添都”、“助國”的財物，動輒以千數計算。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賄賂，沒有不出於進獻的。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他們的子孫都相率用家財謀求
家貧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刺史之職，進獻財物多的人得到大州肥地。大概從天子開始都以賄賂為能事，那麼作他們的百姓又怎能忍受呢！在這個時候，像郭延魯這樣的遵守法紀、公正廉潔的官吏，確實難得而可貴啊！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盗，巢陷長安，以溫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桑蠶枝折。乃之蒲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於家。後歲餘，開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之。

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鎮、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為患，溫琪徙於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逾月不能破，梁末帝加溫琪善守，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諡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

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為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為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能朝，願留閭下，以為左駙衛上將軍。卒，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募閭。佗日，明宗
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温顖聞之懼，謂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度使。唐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

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從簡

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襄為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隄，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嘆曰：“彼猛士，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

從簡善中流矢，鎧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遂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聞其聲，而從簡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毅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鎮、汝、許、金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畏，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侮，明宗亦不之責。

唐興兵於鳳翔，從簡與諸軍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帝釋之，拜颍州團練使。唐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唐興還洛陽，從簡即降。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傅。

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溺捕民間到事，安重誨誅：“能替代的職官僅有樞密使了。”唐明宗曰：“行。”安重誨不能作答。華溫琪誅誘謗害，有幾個月稍病不出。不久任乃為鎮國軍節度使。唐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

天福元年死，贈太子太傅。

從簡是陳州人。世代以宰桑為生。從簡從小到年長在軍，力敵數人，擅長使用長矛。唐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隄，唐莊宗喜愛他的勇武，因功累遷至步軍都指揮使。唐莊宗和梁軍對陣，梁軍中有執大旗在陣中出的人，唐莊宗登上高丘望見那人，感嘆說：“那是個猛士，誰能替我奪取他的旗幟呢？”從簡於王前請往，唐莊宗捨不得他，不同意。從簡暗中率領幾個騎兵，飛馳奔入梁軍陣地，奪下那人的旗子返回，軍中都擊鼓喧呼，唐莊宗認為他很勇敢，賞賜十分豐厚。

從簡曾中飛箭，箭頭射入股骨中，令醫者取出箭頭。醫者沒有好藥，打算擊他的骨頭，人們都認為不行。從簡就讓他擊骨，醫者遲疑不忍下手，從簡叱令他快擊，手下人見了，都好像受不了這樣狠毒的療法，而從簡談笑自如。但他為人剛烈暴躁難以控制，唐莊宗每每枉法宽容他。多次升遷到蔡州防禦使。唐明宗時，歷任鎮、汝、許、金州防禦使。唐明宗曾告誡他說：“富貴當愛惜，但你却不能保持。先帝能寬恕你，我恐怕不能。”從簡性本難改，唐明宗也不責求他。

唐廢帝在鳳翔起兵，從簡和各軍圍圍他，不久軍隊潰散，從簡東逃，被抓獲。唐廢帝斥責他不投降，從簡說：“事奉君主不敢有二心。”唐廢帝放了他，拜為潁州團練使。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將親征，召他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唐興還洛陽，從簡即降。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

從簡好食人肉，所至之地常暗中收捕民
張筠，海州人也。世代以家資為商。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州刺史。梁兵攻沒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薯。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

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為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彦琳入問疾，筠又避不見。彦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彦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彦琳無反狀，召彦琳誡之，陽從筠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内，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駙衛上將軍。

筠弟筠，當筠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筠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元，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筠乃斷威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

初，筠代康懷英為平水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官爵，多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韶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筠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使者延嗣殺之，問小孩來吃。許州富人有玉帶，想得到它却不能，派兩個兵晚上去富人家中殺人取玉帶。士兵晚上跳過塘頭，隱藏在樹叢中，看見那夫婦倆相敬如賓，那兩個士兵感嘆說：“我公想奪他們的珍寶，而殺這樣的人，我們必定逃不脫。”因而跳出來告訴夫婦倆，讓他們趕快獻上玉帶，接著越塘離去，不知他們去了哪里。

張筠事奉節度使時溥為宿州刺史。梁兵攻打時溥奪取宿州，俘獲張筠，喜其善辯聰慧，任為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經升遷為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為昭德軍，任命張筠為節度使，由於這個原因魏博軍反叛歸附於薯。晉王攻取相州，張筠棄城逃跑。後來被任命為永平軍節度使。

梁滅亡後事奉唐，仍然是京兆尹。隨郭崇韜伐蜀，為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定後，拜為河南尹，移任興元節度使。張筠曾患病，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來探病，張筠又推辭不見。符彥琳懶緩張筠已死，就請求交出牌印。張筠發怒，令手下人收捕符彥琳投入獄中，以反叛的罪名上報。唐明宗知道符彥琳沒有反叛，召符彥琳放了他，假裝調任張筠任京西留守，令守城門的人不讓進城，張筠到長安不能進去，於是朝拜京師，被任命為左駙衛上將軍。

張筠的弟弟張筠，當張筠任京兆尹時，被任命為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張筠西伐蜀，留張筠守京兆。蜀平定後，魏王李繼岌回師，到達興平，而唐明宗從鄭州起兵，京師大亂，張筠就截斷威陽浮橋抗拒李繼岌，李繼岌於是自殺。

當初，張筠代康懷英任永平軍節度使，而康懷英一死，張筠就掠奪他的家財。又在唐的舊宮挖掘，得到很多金玉。有個偏將侯莫陳威，曾和溫韶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在渭南，張筠奪取他的全部行李。而王衍自蜀到達秦川，唐莊宗派宦官向延嗣殺掉他，向延嗣乘機
之，延嗣因南得蜀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捉之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宝皆取之。由是兄弟皆巨富。然筠生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为歛敛，民赖以安。而筠嗜酒贪鄙，歷近、密二州刺史。晋出帝时，以将軍市馬於回鶻，坐馬市中式，有司理其價直，筠性鄙，因鬱鬱而卒。

筠居洛陽，擁其貨，以酒色聲妓自娛，其子倜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為免。卒，歸太子少師。

呜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今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旣，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弑，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继岌之存亡，於張筠無所利害，筠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筠形起甚以為德，而待筠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筠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以兵東，明宗未必得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筠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時文

楊時文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西州王師範，師範好學，勤書萬卷，使楊時文事之。時文為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時文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時文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時文為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

時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貪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時文
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
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 高祖反意已決，彥
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
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
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
耶律德光立高祖於太原，以兵送至河
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
德光亦愛其為人。明年，拜感德軍節
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
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增歲大
鐵，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右金吾
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
師。

李周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
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弟也。父矩，遭
世亂不仕，嘗謂周曰：“將郝用武之地，
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
門。”

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勇
聞。是時，帝、晉兵爭山東，群盜充
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嶽
將徒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
周意憐之，為送至西山。有盗從林中
射嶽，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
孰敢犯爾?” 偷聞其聲，曰：“此李周
也。” 因各潰去。周送嶽至太原，嶽
謂之曰：“吾少學星雲，且工相人。
子方頭腫深，眉目疏鬣，身長七尺，
真將相也。吾占天象，必有天下，
子宜留事我，以圖富貴。” 周以母老
辭歸。

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洺，
晉王柲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
嶽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為萬勝
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
節度副使。後來晉高祖因受到懷疑被調任，想要
拒命不去，拿這事詢問楊彥詢，楊彥詢不敢正面
回答，就說：“太原的實力，能和唐抗衡嗎？您
自己考慮吧！”高祖反叛的主意已打定，楊彥
詢也不敢再說。晉高祖手下人因楊彥詢有不同意
見，想殺掉他。晉高祖急忙制止他們，說：“只
有副使一人，我自願擔任他。”纔免死。

這時，晉高祖向契丹求兵，契丹耶律德光
在太原設立晉高祖，率兵送到黃河邊。楊彥詢任
宣徽使，多次在敵帳中出入，耶律德光也喜歡他
的為人。第二年，拜為感德軍節度使，又入朝為
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改鎮國
節度使，鎮上大饑荒年，為政對百姓有恩惠。因
患風濕病罷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死時年七十四
歲，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是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
度使李抱真之弟也。父親李矩，遭逢亂世不做
官，曾在李周說：“邯鄲是用兵打仗的地方，如
今世道不平，你應從軍以振興我們家族。”

李周十六歲時為內丘捕賊將，以勇敢聞名。
這時，梁、晉軍隊爭奪山東，盜賊們充斥道路，
出行的人必須以兵器自衛。內丘人盧嶽將要遷家
到太原，住在旅舍中，彷徨不敢前行，李周可憐
他，把他送到西山。有個盜賊從樹林中用箭射盧
嶽，射中了他的馬，李周大喊道：“我在這裏，
誰敢這樣?” 盜賊聽見他的聲音，說：“這是李
周。” 於是各自散去。李周送盧嶽到太原，盧嶽
對他說：“我年輕時學星象曆法，而且擅長相面。
你的長相方臉形高鼻梁，眉目疏暢，身高七尺，
確實是將相的面相。我占卜天象，在必定據有天
下，你應留下事奉我，以求富貴。” 李周以母親
年老辭別回去。

這時，梁派葛從周攻克邢、洺州，晉王在
青山口築柲寨駐兵，李周不知該去哪裡，纔想起
盧嶽的話，到青山歸附晉，晉任命李周為萬勝
黃頭軍使。後來跟隨征伐常常立功。跟隨在柏鄉
鄉，先登，遂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為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遣 tù 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擯楊劉，以巨艦絞河，斷晉南援。周遣人馳往莊宗求救，謂曰：‘周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為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絞三日。莊宗以巨筏積薪，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

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京東，遣，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為張萬進親信，萬進入梁，為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為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鄴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晉。

莊宗即位，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駙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遂與帥劉延皓，給郭延光討之，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

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作戰，首先登城，升為匡霸指揮使，守楊劉。李周作為將領很勇敢，他對於用兵，善於防守，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梁兵進攻李周，李周堅守。過了很久，李周獲知母親去世，回家奔喪，唐莊宗派別的將領代替李周把守，幾為梁兵攻破，唐莊宗於是遣李周回東堅守，纔得以不被攻破。後來梁人攻破德勝後，趁機東向楊劉，用巨艦絕黃河，截斷晉的軍備供應。李周派人駱馬奔赴唐莊宗求救，請求每天行軍一百里奔赴急難，唐莊宗笑着說：‘李周替我堅守，擔憂什麼!’每天行軍六十里，一面走一面打獵，說：‘李周不靠梁將能對付的。’等趕到時，李周已絞三日。唐莊宗用大木筏堆上柴草澆上油，順流而下放火焚梁艦，梁兵解圍散去。唐莊宗見到李周慰勞說：‘要不是你，將領們就被梁軍擒去了!’李周歎任相、蔡二州刺史。唐明宗時，拜為武信軍節度使，改任靜難節度使，歷任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到之地多善政。

晉高祖時，又鎮靜難，罷官回家。晉出帝到達澶淵，派李周留守東京，返回，拜為開封尹。死時七十四歲，贈太師。
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於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鄆，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謂以禍福，延光乃出降。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樞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恥，其所求請，高祖顧裁抑之。處讓為光遠言：“此事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 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

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期年，起復為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李承約

李承約字德儉，蘇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以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奮，晉王以為匡弼指揮使。從破夏軍，戰臨清。以功累遷洺洲刺史，潁州團練使。

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為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論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改姓。明宗大喜，即拜承約為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左龍武統軍。

謀軍事。不久副招討使張從賓在河陽反叛，劉處讓分兵攻破張從賓。回軍，和楊光遠攻打鄆州，一年多不能攻克。後來范延光有投降的想法而又遲疑不決，劉處讓進城，用禍福利害開導他，范延光於是出來投降。

唐的制度，樞密使常以宦官擔任，自梁用敬翔、李振，到唐莊宗纔開始用武臣擔任，權勢超過將相。晉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任樞密使，劉處讓和宦官們對此心懷不滿。楊光遠討伐范延光，因為晉的重兵掌握在自己手中，舉動十分驕橫放肆，他請求的事，晉高祖頗有刪減壓制。劉處讓對楊光遠說：“這不是皇上的意思，都是因為桑維翰、李崧等人妒忌你而已!” 楊光遠大怒。罷兵後，楊光遠見晉高祖，申訴桑維翰等人敗壞自己，晉高祖迫不得已，罷免桑維翰等人，任劉處讓為樞密使。

劉處讓在職，大凡陳述的事情，多不符合旨意。劉處讓為母親服喪，晉高祖就不再授他任樞密使，把樞密使的官印交給中書，廢除了樞密使的職位。劉處讓居喪一年，復官，又任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因病而死，六十三歲，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蘇門人。年輕時事奉劉仁恭，任山後八軍巡檢使，統領騎兵二千人。劉仁恭被他的兒子劉守光拘囚，李承約率領他的騎兵逃奔到鄆，晉王任命他為匡弼指揮使。隨晉王攻破夏軍，在臨清打仗，因功多次升任洺、滄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

天成年間，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唐明宗拜授李承約為涇州節度副使，派他前去窺伺毛璋的動靜。李承約見到毛璋，用禍福利害開導他。後來唐明宗派人代替毛璋，毛璋即時接受了。唐明宗十分高興，於是拜李承約為黔南節度使。李承約用恩信信義安撫各蕃夷部落，勵進百姓種田栽桑，興辦學校。過了幾年，應當替換，黔南人到京師請求留下他，以此准許再留一年。後召回朝為左衛上將軍，改任左龍武統軍，拜為昭義軍節度使，又任左龍武統軍。
天福二年，任左駙衛上將軍。多次告老，不准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縣人。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數年，盧將解其所守，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汝兵守我者三百騎耳，汝其將，其兵必散也。且平州去盧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為阱，窪以石灰。明日，盧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阱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猾，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糧，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

晋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嘆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耶！”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徵檄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嘆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天福二年，升任左駙衛上將軍。多次告老，不准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是州人也。为人有勇悍，而能折节下士。事晋王为五院军校。梁、晋战柏郮、胡柳，皆有功，拜黄甲指挥使。

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时，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第，渔猎公私，以利自入，金禁部曲不许，厚其给养，使掌家事而已。除深州防御使。

唐废帝起兵凤翔，驰遣四邻，四邻未有应者，独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见废帝，往来计事。废帝即位，德之，拜保义军节度使。晋高祖起太原，废帝以金为太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

高祖入立，徙镇建雄，拜为上将。天福五年卒，赠大帅。

张廷蕴

张廷蕴，广封襄邑人也。少为宣武军卒，去事，投州军校。常徙州征伐，先登力战，金帅满秩，州主之。以将前黄甲二十指挥步军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检使。是时，州主在魏，以刘皇后从行，刘氏多藏其下境人不法，人无敢言者，廷蕴取收而斩之。

杨立叛于瀛州，州主崔明宗为招讨使，元行钦为都部署，廷蕴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将兵为前锋。廷蕴至瀛，首已数，即率兵百馀逾澶军城，城守者不能御，遂破瀛州。明旦，明宗元行钦收张，崔明宗心颇怜之。廷蕴以功授羽林都指挥使，南怀远三州刺史、金、颍、韩、墉州四镇防御团练使、左监门卫上将军。开运年间，以疾卒。

廷蕴武人，所识不过数思，而平生重文士。尝从明宗破破邺州，获判官赵凤，廷蕴谓曰：“吾视汝为便士，可无预也。”凤以实对，廷蕴

相里金字奉金，是州人。为人勇猛强悍，而又能屈己礼待士人。事奉晋王，任五院军校。梁、晋在柏郮、胡柳交战，他都有战功，授黄甲指挥使。

同光年间，拜忻州刺史。这时，各州州守都任用武人，多用人自己家仆主管仓件事，侵吞公私财物，利益落入私人，相里金独自禁止家仆参与与事，供给他们丰厚的给养，只让他们管理家事罢了。升任深州防御使。

唐废帝在凤翔起兵，驰马发送檄书给四邻，四方没有响应，只有相里金第一个派遣官薛文遇上见唐废帝，往来自商计事。唐废帝登位，感激他，拜为保义军节度使。晋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废帝拜相里金为太原四面步军都指挥使。

晋高祖登位，改任建雄节度使，拜为上将。天福五年死，赠大帅。

张廷蕴是开封襄邑人。年轻时在宣武军当兵，离去后在奉晋，逐渐被任军校。常随唐庄宗征伐，勇往直前，奋力作战，满身伤痕。唐庄宗认作他很勇敢，任为贤前黄甲二十指挥步军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检使。这时，唐庄宗在魏州，带刘皇后随行，刘氏常放任她手下的人侵扰百姓无法无天，没有人敢说什么，张廷蕴则把他们抓来杀掉。

杨立在潞州反叛，唐庄宗派唐明宗任招讨使，元行钦任都部署，张廷蕴任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为前锋。张廷蕴到潞州，天色已晚，率领一百多士兵越过城濠登上城墙，守城的人不能抵抗，于是攻破潞州。第二天亮，唐明宗和元行钦收张，唐庄宗心对他说很不高兴。张廷蕴因功授羽林都指挥使，南怀远三州刺史、金、颍、韩、墉州四镇防御团练使、左监门卫上将军。开运年间，因病而死。

张廷蕴是个武人，识得的不过几个字，而平生看重文人。曾随唐明宗破破邺州，获判官赵凤，张廷蕴对他说：“我看你的样子必定是个儒生，不必隐瞒了。”赵凤如实回答，张廷蕴
丞相於明宗。後為貴為相，數進延遜
於安重護，重護屢言之，明宗以延遜
破遜之際，終恨之，故終不乘豎節。
延遜素康，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
貴。

馬全節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
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指揮使。趙
在禮反鄭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
使。明宗即位，歷博州兗州刺史、金州
防禦使。漢帝時，蜀人攻金
州，州兵數百，全節僱家財，與士
卒堅守，蜀人去，漢帝召全節，以為
澶州留後。

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為領軍
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
叛附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
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昪將李承
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
承裕，斬首三千餘級，生擒千餘人。承
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
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
餘兵並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
曰：“吾撫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
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
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
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
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

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
兵間。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
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潞、魏之間，全節
別攻白團城，破之，獲七百人。克秦
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
月，契丹敗于威城，引兵分道而北，
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
月，徙為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
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
丹于衛村。急忙把他推薦給唐明宗。後來趙範貞為宰相，多
次向安重護推薦張廷遜，安重護也多次為他說
話，唐明宗因對張廷遜攻破潞州不滿，始終忌恨
他，因此最終沒有讓他執掌鎮節大權。張廷遜素
來清廉，歷任七州，死的時候，家中沒有留下多
餘財產。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唐同光年間，
馬全節任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在鄭都反叛，任馬
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唐明宗登位，歷任博州兗
州刺史、金州防禦使。漢帝時，蜀人攻打
金州，州兵數百人，馬全節僱家財，與士兵
一道堅守，蜀人離去後，漢帝召馬全節，任命
為澶州留後。

晉高祖登位，就授馬全節為領軍
節度使，改任安遠節度使，接替李金全。李金全反叛
歸附李昪，晉高祖出兵三萬人，派馬全節和安審
暉討伐他，李金全南逃。昪的將領李承裕守安
州，馬全節與李承裕在州南作戰，大敗李承裕，
殺敵三千人，活捉一千多人。李承裕棄城而逃，
安審暉追到雲夢，抓獲李承裕和他的士兵二千
人，馬全節殺掉一千五百人，把其餘的士兵和李
承裕獻到京師。李承裕對馬全節說：“我在城中
掠奪，所得數以百萬計的財物，將軍你都拿去
了。我見到天子，必定這樣申訴然後就刑。”馬
全節害怕，於是殺了李承裕，晉高祖置之不理，
改任馬全節為昭義節度使。又改任安國節度使。
跟隨杜重威討伐安重榮，因功移任義武節鎮。

自從晉出帝和契丹關係惡化，馬全節一直在
軍中。開運元年，任行營都虞候，契丹和晉的大
軍在澶、魏間相抗衡，馬全節另外攻白團城，攻
破了，俘虜七百人。攻克泰州，俘虜二千人，收
降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在威城被敗，引兵
分道北逃，馬全節在定豐打敗他們，抓獲他們的
將領安暉。七月，調任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
杜重威任招討使，任馬全節為副使，在衛村
大敗契丹。
全節為人謙謙，侍奉母親很孝順，他
當政決斷事情，必依法而行。當初，調任到廣
州，經過元城，穿着白色長衫拜見當地縣令，州
里引以為榮。

開運二年，改任順國節度使，沒到任而死，
時年五十五歲，贈中書令。

皇甫遇

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
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
壽分兵大掠，攻破樂城、柏鄉等九
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
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
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同馬全節、安
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鎮安
陽河南，遇與慕容彦超率數千騎前
視賊。遇渡漳河，遂勸數萬，轉戰十
餘里，至榆林，為賊所圍，遇馬中箭
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
知敏為賊所擒，遇謂薀超曰：“知敏，
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薀超躍馬
入賊，取之而還。賊兵與遇戰，自午
至未，解而復合，益生兵，勢甚
盛。遇聞薀超曰：“今日之勢，戰與
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
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

馬全節為人謙虛謹慎，侍奉母親很孝順，他
當政決斷事情，必依法而行。當初，調任到廣
州，經過元城，穿着白色長衫拜見當地縣令，州
里引以為榮。

開運二年，改任順國節度使，沒到任而死，
時年五十五歲，贈中書令。

皇甫遇是常山真定人也。為人
勇猛有力，擘鰓善射。少從唐明宗征
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
暴，以誅斬為務，賓客僚佐大多棄官逃離，
以避其禍。

晉高祖時，歷任義武、昭義、建
雄、河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
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
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厢排陣使。
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
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
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
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
指揮使。

開運二年，契丹侵犯西山，派先鋒
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
壽分兵大掠，攻破樂城、柏鄉等九
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
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
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同馬全節、安
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鎮安
陽河南，遇與慕容彦超率數千騎前
視賊。遇渡漳河，遂勸數萬，轉戰十
餘里，至榆林，為賊所圍，遇馬中箭
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
知敏為賊所擒，遇謂薀超曰：“知敏，
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薀超躍馬
入賊，取之而還。賊兵與遇戰，自午
至未，解而復合，益生兵，勢甚
盛。遇聞薀超曰：“今日之勢，戰與
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
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
是死，是死決戰，還足以報效國家。”張從恩和將領們奇怪皇甫遇探視軍情沒有回音，都說皇甫遇已陷入契丹軍中了。不久有人飛馬報告皇甫遇被圍，安審琦率兵準備前往，張從恩懷疑報信的人有詐，不想去，安審琦說：“成敗在天，應當
和你共同承擔責任，即使契丹軍不來，我們如
果失去皇甫遇，又有什麼臉面見天子!”於是率
騎兵渡河，各軍都跟隨北進，距離契丹軍兵十多
里時，契丹軍望見救兵趕來，就解圍離去。皇甫
遇和安審琦等人收兵回南，契丹也都北去。這
時，契丹兵已深入內地，人馬都很困乏，他們返
回時，將領們不能追擊，而張從恩率皇甫遇等人
退保黎陽，契丹軍因而得以逃離。

三年冬，任命杜重威為都招討使，皇甫遇任
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駐在中渡。杜重威已暗中
向契丹投降，在帳幕後埋下伏兵，召全部將領就
座，告訴說向契丹軍投降，皇甫遇和將領們驚愕
不能回答。杜重威拿出降表，皇甫遇等人低頭依
次寫上自己的名字，隨即命令士兵放下武器出
來投降。契丹派皇甫遇和張彦澤先到京師，皇甫遇
走到平棘，斷喉而死。

唉，梁滅亡而梁祚死，不能列為爲節義而
死之士；晉滅亡而晉祚死，不能列為爲國而
死之士，我難道沒有用意嗎？梁篡奪唐，用敬翔
的計謀最多，由兒子幫助父親殺掉他的祖父，行
嗎？他不受斧鉞之誅，就是幸免了。當晉兵向契
丹軍投降時，士兵們原本不知道，到命令他們放
下武器時，哭聲震天，那麼投降難道是他們的願
望嗎？假使皇甫遇奮力伸臂而起，在座中殺掉杜
重威，即使不幸不得被害，那還算得上死得其所，
他的節義功業難道不令人凜然起敬嗎？既然
俯首從命，使君主的國家一道滅亡，即使死了也
不能够贖罪，哪裏值得珍視呢！君子對於人，或
者推己及人予以寬恕，或者全責備。寬恕，因而
向善自新的道路寬廣；求全責備就很難得了，因
為難得，因此纔可貴。然而要懂得哪些是可以寬
恕的，哪些是可貴的，難道不又是一件難事
嗎！
安彦威

安彦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從唐明宗扈下。彦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彦威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鎮鄭，彦威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彦威遷捧聖指揮使，領軍國軍節度使。

晋高祖入立，拜彦威北京留守，彦威以郎歸德。是時，河决滑州，命彦威塞之，彦威出私財募民治堤。遷西京留守，遇歲大饑，彦威賑撫餓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餓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礦，拜彦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彦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

彦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彦威名常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

李瓊，澶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晋高祖嘗侍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自引去，而晋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殊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遁，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涉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茅拔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

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以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侯，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中二州刺史。出帝時，為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

安彦威字國俊，是代州崞縣人。年輕時在唐明宗的手下當兵。安彦威擅長射箭，很懂兵法。唐明宗為天平、宣武、成德節度使，常任安彦威為牙將，因恭謹忠厚受到信任。唐明宗登位，皇子從榮鎮守鄭都，安彦威任護聖指揮使。任命李從榮判六軍，安彦威升任捧聖指揮使，兼任寧國軍節度使。

晋高祖登位，拜安彦威為北京留守，改任歸德節度使。這時，滑州河水決堤，命令安彦威堵塞，安彦威拿出自己的錢招募百姓修堤。升任西京留守，碰上大饑荒年，安彦威救濟安撫飢民，有犯法的百姓，都受到寬大，飢民很愛戴他，不忍流亡。他為母親服喪，悲戚哀痛超過禮制要求。晉出帝與契丹毁約，拜安彦威為北面行營副都統，安彦威拿出全部家財佐軍用。因病死在京師。

安彦威和安太妃是同一宗族，晉出帝把他當國舅侍衛，安彦威不曾以此炫耀。到他死時，太妃臨喪哭泣，人們纔知道他們同宗，當時人更加稱賛他的謹慎持重。

李瓊是澶州饒安人。年輕時任騎將，和晉高祖隸屬於唐明宗軍中。同光二年，契丹侵犯邊塞，唐明宗出軍涿州，遇上契丹軍隊，和他們交戰不能取勝，將領們各自逐漸退去，而晉高祖孤軍作戰不停，契丹軍逐漸合攏包圍他。李瓊拉着他晉高祖的衣服和他一起逃跑，到達劉李河追兵快趕上，李瓊涉水先到南岸，晉高祖走到河水中流，馬跌倒，李瓊用長矛拉出他，又把自己騎的馬讓給晉高祖，而步行保護他，跑了十多里，纔得以逃脫。

唐明宗在魏州兵變而南進，李瓊隨晉高祖率三百騎兵先赴汴州。晉高祖任保義軍節度使，任命李瓊為牙隊指揮使。晉高祖建國，任命他為護聖都虞侯，賜給他很多的金銀紬帛，而不封給他官爵，李瓊鬱鬱不樂。過了很久，拜為相、中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任棣州刺史。楊光遠反叛，寫信招李璉，李瓊拒不接受。升任洺州團練使，
遷洺州團練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

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貨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千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遂入頌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

景巖從事熊熟，為人多智，陰察景巖縱橫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懾之，因詐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入朝京師，慨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邠州邠州，遂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入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巖為寶己，遂讙巖獲己玉帶，巖坐貶商州上津令。巖懼景巖道害之，道亡，匿山中。

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遂還故里。而州人甚富，李允權，李允權之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黨頑司家富牧近郊，尤富強，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恥之。允權妻巖時歸省，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益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巖反而殺之，年八十餘。巖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又任護聖右廂都指揮使。

晉滅亡，契丹攻入京師，任李瓊為威州刺史，到達鄭州，遇僧兵殺之。

劉景巖是延州人。他家歷來富有，能以家財和豪傑交遊。在高萬金手下手當兵，後來任丹州刺史。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徵調百姓七家出一則民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快發時，劉景巖派人激怒他，義兵作亂，殺掉楊漢章，迎劉景巖為留後。高祖登位，就拜劉景巖節度使。

劉景巖的從事熊熟，為人多智多謀，暗中察覺劉景巖橫行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懾之，於是告訴劉景巖，詐以邊地不能長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說邠、涇州多好田，將獲利百倍，應當多買田地財利，使自己富有。劉景巖相信了他，一年多，獲利很多。劉景巖派熊熟去京師朝拜，熊熟於是說：‘劉景巖不宜留邊，可調到內地。’於是調劉景巖到邠州，熊熟入朝拜為補闕，而劉景巖又改任保義節度使，沒多久，又移鎮武勝。劉景巖知白熊熟出賣了自己，於是設告熊熟隱藏了自己的玉帶，熊熟因此被貶為商州上津令。熊熟因為劉景巖攔截謀害他，途中逃跑，躲進山中。

開運三年，劉景巖罷去武勝節度使，以太子太師辭官，住在華州。契丹侵犯京師，以周密鎮守延州，劉景巖纔返回故里。而州中人驅逐中密，僱立高允權，高允權的內孫女劉士，是劉景巖的孫女。劉景巖有良田、上等宅第，僮僕很多，黨頑人仕家族在近郊畜牧，尤其富強，劉景巖和他們來往，高允權對此很擔心。高允權的妻子逢年節時回家探望，劉景巖對她說：‘高郎一縣令，而有秦州，他能久住嗎？’高允權更加討厭他，而心中又貪圖他的田產宅第，於是誣陷他謀反謀殺他，死時八十多歲。巖子劉行琮，任德州刺史，罷，留在京。
師，亦被誅。
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為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師，也被誅殺。
次子劉行謙，是高允權妻子的父親，替他上奏說他不是劉氏的兒子，纔免於被誅殺。
新五代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雜傳(十)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署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李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鄴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鄴。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獻之，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晉州，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

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懷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管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

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為唐明宗親貴，以骁勇善騎射，常從唐明宗征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義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邪，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惭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為右衛上將軍。

晋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暘殺節度使周壇，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暘曰：“暘降，以為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戰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暘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暘聞金全來，果南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暘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

暘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無，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元和呼曰：“王暘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達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多次引導契丹騷擾幽、薊一帶地方，掠掠那裏的百姓，將中原的紡織技術全部教給契丹，契丹因此更加强盛。同光年間，契丹多次派遣契丹騎兵在塞上出入，攻掠燕、趙，人們沒有安寧的年歲。後唐兵駐守涿州，一年四季運送軍需，從瓦橋關至幽州，重兵偵察，常常苦於契丹的襲擊，成爲後唐的禍患十餘年，都是盧文進的作爲。直到南逃後，他纔伏身匿跡，力求恭謹，禮待文土，懼恐謙恭得不夠。他所談論的，不過是近代朝廷儀儀、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祖先出自吐谷渾。李金全年輕時被唐明宗收養，因爲驍悍勇猛擅長騎馬射箭，時常跟隨唐明宗征戰，因功拜為刺史。天成年間，任彰義軍節度使，任職期間一時貪婪殘暴。罷職歸來，貢獻馬數十匹，過了幾天，又進獻戰馬，唐明宗對他說：“你擔心馬太多嗎，為什麼多次進獻呢？而且你在涇州的政績如何，莫不是拿養馬當政事吧？”李金全羞慚得不能回答。調任鎮守橫海。過了很久，罷為右衛上將軍。

晋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暘殺掉節度使周壇，晉高祖派李金全率兵一千人前往，下詔書招降王暘說：“王暘如果投降，就任命為唐州刺史。”又把信箭進城曉諭安州，不殺一人，又告誡李金全說：“不要讓我失信。”李金全進沒到到，襄州安從進討王暘一定逃往江南，率精兵攔截要路。王暘聽說李金全要來，果然南逃，被安從進的軍隊殺死。李金全後到，捉得王暘餘黨幾百人，都送到京師。

王暘作亂，在城中大肆劫掠三天，李金全貪圖他劫掠的資財，因而擒獲他的將領武克和等十多人把他們殺掉，武克和呼叫說：“王暘首作亂，還向他真誠發誓，任命為刺史；我們有什麼罪，反而要殺害呢？如果是朝廷的命令，拿什麼表示誠信？如果是將軍違背詔書而殺掉投降的人，你也將不免一死！”晉高祖沒有追究，隨即任命李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
金全左都督衔明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僞令圖諱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宛編，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鸩仁沼，仁沼腹痛而死。

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遼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詐京師訖其父，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詣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詐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於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釔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為天威統軍。

漢廢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為昪入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沂陽。昪之諸將皆錫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

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贊為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佐之。從榮驕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李全左都督衔明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僞令圖諱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宛編，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鸩仁沼，仁沼腹痛而死。

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遼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詐京師訖其父，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詣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詐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於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釔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為天威統軍。

漢廢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為昪入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沂陽。昪之諸將皆錫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

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贊為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佐之。從榮驕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李全左都督衔明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僞令圖諱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宛編，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鸩仁沼，仁沼腹痛而死。

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遼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詐京师訖其父，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詣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詐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於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釔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為天威統軍。

漢廢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為昪入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沂陽。昪之諸將皆錫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

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贊為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佐之。從榮驕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李全左都督衔明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僞令圖諱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宛編，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鸩仁沼，仁沼腹痛而死。

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遼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詐京师訖其父，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詣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詐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於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釔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為天威統軍。

漢廢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為昪入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沂陽。昪之諸將皆錫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

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贊為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佐之。從榮驕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李全左都督衔明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僞令圖諱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宛編，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為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鸩仁沼，仁沼腹痛而死。

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遼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詐京师訖其父，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詣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詐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於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釔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為天威統軍。

漢廢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為昪入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沂陽。昪之諸將皆錫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於厚之善，以諷勸之。從厚不悦，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厚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備。馮贄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以從厚故，亦不之責也。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率兵戍興元。

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詡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圖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暐攻城東，破其兩闕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詡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詡，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暐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暐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忠臣姓名以示。”從珂即書曰：“可為寧節度使。”

唐廢帝御立，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為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暐

尹暐者，應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為高祖主朝，與暐遇于道。暐時猶為嚴衛指揮使，侍先卒，不為高祖屈，馬上横鞭揮之。高祖怒，白廢帝暐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廢高祖入立，罷為右衛大將軍。延光反，以書招暐，暐懼，出奔淮南，為人所殺，有子勗。

王弘賢

王弘賢，不知其世家何人。唐明宗時，為合陝二州刺史、右千牛
衛將軍、衛州刺史。

憲王自從河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憲帝恟，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京師，駕御前導者不避，憲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憲帝即下馬懟哭，謂敬瑭曰：“憲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贊，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駕駒前見弘贊曰：“主上危迫，吾威厲也，何以圖全？”弘贊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贊嘆曰：“所謂大木將頹，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即可知也。難遂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且以弘贊語白憲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於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婿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捍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

弘贊奉帝居于州廢。弘贊有子巖，為殿直，憲帝入立，遺巖持錦與弘贊。初，憲帝在衛州，弘贊令市中酒家獻酒，憲帝見之，大驚，遽棄子地，久而蘇，弘贊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惶。”憲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巖持錦至，因使酒家獻之，憲帝飲而不疑，遂崩。

弘贊後事鎮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

憲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率兵東到陝州。唐愍帝害怕，連夜領一百多騎兵出逃，到達衛州東面七八里時，正趕上晉高祖去京師朝拜，引馬開道的人毫不避讓，唐愍帝派手下人呵叱他，回答說：“這是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唐愍帝隨即下馬痛哭，對石敬瑭說：“憲王造反，康義誠等都背叛我，我無所依靠，長公主教我在路上迎接你。”晉高祖說：“衛州刺史王弘贊，是個老將，而且很懂時事，請去和他商計。”隨即馳馬前去見王弘贊說：“主人危急困迫，又是我的親戚，怎樣求得保全？”王弘贊說：“天子避難，自古就有，但將相大臣跟着他嗎？”回答說：“沒有。”“國寶、車駕、法物跟着他嗎？”回答說：“沒有。”王弘贊嘆息說：“所謂大樹將倒，不是一根繩子所能維係的。如今擁有萬乘之國的君主，率領一百騎兵出逃，而沒有一個將相大臣跟隨，那麼人心去就由此可知了。即使想要復興，哪能行呢！”就隨晉高祖到驛舍拜謁唐愍帝。晉高祖準備把王弘贊的話告訴唐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上前對晉高祖說：“主上，是唐明宗的愛子，您，是愛婿，您在這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在哪裏，您也助賊造反嗎？”於是抽出佩刀刺殺王弘贊，晉高祖的親將陳暉和他們格鬥，沙守榮和陳暉戰死，奔弘進也抹頸自殺。晉高祖因而把皇帝的隨從兵士全部殺掉，留下皇帝一人在驛舍而離去。

王弘贊事奉皇帝住在州署。王弘贊有兒子王巖，任殿直，唐愍帝登位，派王巖拿毒酒給王弘贊。當初，唐愍帝在衛州時，王弘贊命令街市酒家獻酒，唐愍帝看見後，大驚失色，突然倒在地上，很久纔蘇醒，王弘贊說：“這人是酒家，希望獻酒以解無聊。”唐愍帝接受了，從此每天獻一觴酒。等到王巖帶着毒酒來時，於是讓酒家獻酒，唐愍帝毫無疑心地飲下，於是死去。

王弘贊後來在晉任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辭官居家，死，贈太傅。
少柔知書，通於吏事，為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處光怨謗，以書交為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 Heal 事。其後趙德釗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書交判官。

王晏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後為北面轉運使，改萊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

晋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討範延光於靈州，黃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户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黃交為三司使。議者請倣天下民田，宜得益租，黃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徵，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鍾。從進平，徙黃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

契丹犯京師，留黃翰而去，黃復以黃交為三司使。已而契丹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黃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黃交不用。

隱帝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為裨校，以力

一些書，精通官吏事務，任唐興令，補為范陽牙校。劉處光稱帝，任命劉審交為兵部尚書，劉處光失敗，回到太原，唐莊宗任命他為從事。從來趙德釗鎮守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書交判官。

王晏球討伐王都，任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定，拜任遼州刺史。又任北面轉運使，改任萊州刺史，因母親年老離職。母親去世，悲哀哀痛超過禮制要求，多年沒有調任。

晉高祖登位，楊光遠在魏州討伐範延光，劉審交又任供軍使。這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一年多後，三司更加繁瑣多弊，於是又合為一，拜任劉審交為三司使。議事的人請求查檢天下百姓的田地，應該能增加租稅，劉審交說：“租稅有定額，而天下近年沒有閑田，老百姓的苦樂，不可能齊一。”於是作罷，沒有查檢，老百姓依此不受困擾。升任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外出察看民田，見百姓耕作的農具簡陋，於是取來河北的農具作範模，替百姓重新鑄造農具。安從進被平定，調任劉審交到襄州，又調到青州，都有政績。罷任返回。

契丹侵犯京城，留下蕭翰離去，蕭翰又讓劉審交任三司使。不久蕭翰徵召許王李從益守衛京師。漢高祖在太原起義，李從益征召高行周抵抗漢高祖，高行周沒有來。李從益的母親王淑妃和眾臣商量迎接漢高祖，有人認為在京師的燕兵還有幾千人，可以守城等待高行周。淑妃不同意，商議沒有結果。劉審交上前說：“我是燕人，現在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益於是罷兵不設防備，派人往西南迎接漢高祖。漢高祖到來，罷免劉審交而不加任用。

漢隱帝時，劉審交擔任汝州防禦使，有能幹的聲名。乾祐三年死，七十四歲。州人聚集在靈柩前哭泣，上疏請求留葬近郊，讓百姓每年能夠祭祀。下詔特贈太尉，建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年輕時憑勇猛有力從軍，事奉唐莊宗、唐明宗，任副校，因奮力作戰有功拜
戰有功拜刺史。

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澶州節度使。晉州張彥溫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命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割飲，求刃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

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行周

高行周字尚質，豳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為其弟匡義所殺，晋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令闗，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思繼等聞晋兵為匡義报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匡義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弟為先鋒，思靜為中軍，施為後軍。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決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誣，由是晉盡誅思

為刺史。

晉天福年間，隨楊光遠在魏州討伐范延光，又隨杜重威在鎮州討伐安重榮，都有功。歷任貝州、澶州節度使。澶州張彥澤為政苛暴殘虐，老百姓大多流亡，周以是改為寬恕，詢問百姓的疾苦，廢除苛刻有害的二十多件事，老百姓又都回來了。歷任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都有政績。定州橋壞了，老百姓的租車翻下橋去，周周說：“不整修橋梁，是刺史的過失。”於時賄賂百姓糧食，為他們修治橋梁。

杜重威向契丹投降，契丹軍隊經過鎮州，兵臨城下呼叫周周出降，周周哭泣着說：“蒙受晉朝的大恩，不能死戰而獻城投降，有什麼臉面南行見君主和士大夫呢！”於是飲酒，索刀想要自殺，家人阻止他，逼他出去投降。契丹任命周周為武勝軍節度使。

漢高祖登位，調任鎮守武寧。死在任上，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豳州人。世代為懷戎守將。父親高思繼。高思繼兄弟都以武勇在北邊稱雄，任幽州節度使李匡威的守將。匡威被他的弟弟匡義算計，晋王打算討伐作亂的人，商議說：“高思繼兄弟在孔令闗，有三千士兵，這是後患，不如派人招納他們。高思繼為我們所用，那就沒有什麼事不能成功。”李克用派人招納高思繼兄弟。燕地風俗重義氣，高思繼等人得知晉兵為李匡義報仇，於是欣然從命，擔當晉兵的前鋒。李

匡義得知高思繼兄弟都反叛了，於是棄城逃跑。李克用讓劉仁恭守幽州，任命他的一個哥哥為先鋒都指揮使，高思繼任中軍都指揮使，一個弟弟任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別掌管燕兵。李克用臨別對劉仁恭說：“高思繼兄弟，勢力壓倒一方，成為燕地禍患的，必定是高氏，應好好提防。”李克用留下晉兵一千人作為劉仁恭的護衛。而晉兵常常犯法，高思繼等人多次誅殺他們。李克用責問劉仁恭，劉仁恭控告高氏，因此後晉把高思繼兄弟全部殺死。
從兄弟。

仁宗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為牙將，
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
下，稍長，補以軍職。仁宗被囚，守
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
背盟，遣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
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
援，而麾下兵叛戈道，推行欽為幽州
留後，行欽曰：“吾所懼者行珪也。”
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彊之。兵過
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
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
謝曰：“與君俱公公將，而忍叛之?
吾當為劉氏也，尚何顧吾子耶！”行
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
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
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
吾以降晋。”父老皆泣，願以死守。
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縱
行周駭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
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
晉。莊宗時，歷朔忻嵠三州刺史、
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

行珪性貪鄙，所為多不法，副使
范延策，為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
不聽，衡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
珪先覺之，因潛徙康兵於佗所。戍兵
叛，趙巖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
追而殺之。因謨奏延策同反，並其子
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
太尉。

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鎮明宗帳
下，初為裨將，趙德勳識之，謂明宗
曰：“此子貌厚而心，佗日必大貴，
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
明宗東襲鄭州，行周將前軍，夜遇
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
劉仁恭讓高思繼哥哥的兒子高行珪擔任牙
將，而高思繼的兒子高行周年齡十多歲，也收養
在手下，長大些後，補任軍職。劉仁恭被囚禁，
劉守光登位，任命高行珪為武州刺史。後來劉守
光背盟，遣兵攻打他。劉守光的將領元行欽在
山後放馬，聽到劉守光即將被包圍，立即率領所
的馬前去援救，而手下的士兵在路上反叛，推舉
元行欽為幽州留後，元行欽說：“我怕的人是高
行珪。”於是派人去懷戎，抓到高行珪的兒子囚
禁起來。軍隊經過武州，招納高行珪說：“劉守
光可取而代之。你應當隨我前去，不然，將殺掉
你的兒子。”高行珪婉言拒絕說：“我和你都是劉
公的將領，而忍心背叛他嗎？我應當為劉氏出
力，那裏還能顧及我的兒子呢！”元行欽就率兵
包圍高行珪。一個多月，高行珪城中糧食吃完，
他召集眾人告訴說：“我不是不芳父老揚親守城，
現在劉公的救兵不來，怎麼辦？你們可以殺掉我
向晉投降。”父老們都哭起來，願意死守。這時，
高行周恰巧在高行珪在武州，就連夜把高行周緊
在繩子上放下城，馳馬到晉去見唐莊宗，唐莊宗就
派唐明宗救援武州。等趕到時，元行欽已解圍離
去，高行珪於是向晉投降。唐莊宗時，高行珪歷
任朔忻嵠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唐明宗登
位，調任鎮守威勝、安遠。

高行珪性格貪婪鄙劣，所作所為多不合
法，副使范延策，為人剛直，多次規勸他，高行珪不
聽，對他銳絕在心。不久有守兵策劃反叛，高行
珪事先有所覺察，因而暗中把兵庫中的武器轉移到
別的地方。守兵叛亂，跑到兵庫最も武器却一無
所得，於是潰散逃去，高行珪追殺他們。乘機誣
奏范延策一同反叛，連他的兒子都被殺，天下人
都認為他們冤枉。高行珪死在任上，贈太尉。

當高行珪向晉投降時，高行周在唐明宗手
下，最初任副將，趙德勳知道他有本事，對唐明
宗說：“這人外貌厚道而又小心謹慎，以後必定
大富大貴，應當好好對他。”梁、晉軍駐扎在黃
河邊，唐莊宗派唐明宗東襲鄭州，高行周率領前
軍，晚上遇雨，軍中將士都想停止不前，高行周
天贊我也！驅人侍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
驅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绛州。

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
遷鎮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領
彰武、昭義。

晋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
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行營都
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
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
時，李彦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
鎮。

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翰又棄
去，召唐故將王從益入汴。而漢高
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
漢，行周嘆曰：“衰世難幹，況兒戲
乎!”乃不從。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
令，徙鎮天平軍，封臨清王。周太祖
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
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
為軍卒。唐、晉之際，為護聖指揮
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
至鎮州，契丹留麻藇守鎮州而去，晉
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
進等謀逐麻藇，使人召再榮，再榮遲
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
之。麻藇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
乃推為留後。

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
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
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
崧取其財。李崧謂曰：“公等親被契
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藇者，乃
衆人所為，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
說：“這是老天幫助我們！郾州人仗恃有雨，不
會防備我們進攻，宜當出其不意。”隨即連夜馳
馬渡過濟河，進入郾州城，郾州人纔發覺，高行
周於是攻占了郾州。唐莊宗滅梁，高行周因功任
端州刺史，升任鎮州刺史。

唐明宗時，參與平定朱守殷，打敗王都，升
任臨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任彰武、昭義
節度使。

晉高祖時，任西京留守，調任鎮守天雄。安
從進叛亂，任命高行周為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
叛亂，調任鎮守歸德。晉出帝時，代景延廣擔任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這時，李彦韜、馮玉等專
權，高行周於是請求回到鎮鎮。

契丹滅晉，留下蕭翰守汴京，蕭翰又棄逃，
召後唐原許王李從益進入汴京。而漢高祖在太
原起兵，李從益派人召見高行周，打算讓他抵抗
漢兵，高行周嘆息說：“衰亂的世道難以輔助，
何况是兒戲呢！”於是没有奉命前去。

漢高祖進入京師，加封高行周守中書令，調
任鎮守天平軍，封為臨清王。周太祖登位，封為
齊王。去世，贈尚書令，追封為秦王。有個兒子
叫高懷德。

白再榮，不知他的祖先是誰。年輕時當兵。
唐、晉之際，任護聖指揮使。契丹侵犯京師，白
再榮隨契丹北歸，到達鎮州時，契丹留下麻藇駐
守鎮州而離去，隨行的晉人大多留在那裏。沒過
多久，李筠、何福進等人商議起走麻藇，派人召
白再榮。白再榮遲疑不決不願去，軍士逼迫他，
於是趕去，共同進攻麻藇。麻藇逃跑，將領們因
白再榮名位最高，於是推舉他為留後。

白再榮出身於軍隊，貪婪而沒有計謀。這
時，李崧、和凝等人都隨契丹留在鎮州，白再榮
率兵包圍他們的住所，逼迫他們，又想害死李崧
奪取他的家財。李崧對他說：“你們親受契丹的
苦楚，擔憂死都來不及。然而趕走麻藇，是大家
一起做的，不只你的功勞。如今剛求得生路，
路，而逮捕宰相，此契丹所或不为。然它日至京师，天子问宰相何在，何以对之？”白再荣默然，乃止。而史载
之事及其者取其财，士人谓之“白麻金”。

高祖即位，拜白再荣为留府，遇
义成军节度使。罢还京师。周太祖以
兵入京师，军士攻白再荣于第，悉取其
财。已而前啓曰：“士卒事公祗麾
下，一旦无礼如此，亦復何面见公
乎！”乃斩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
帛缠而葬之。

安叔元

安叔字胤宗，沙鉑三部落人
也。少善骑射，事唐庄宗，以战安
指揮使。明宗时与討王都，拜秦州刺
史。从击契丹，为先锋都指挥使，以
功拜振武军节度使。历静难、横海、
安国、建雄四镇。叔于状貌堂堂，而不
通文字，所为鄙俚，人谓之“没字
碑”。

晋出帝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
契丹犯京师，晋百官迎见耶律德光于
赤县，叔于出班言，德光叱曰：“是安
没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诚款，
吾今至此，当与汝一吃饭处。”叔于
再拜，乃以白振国军节度使。

高祖入立，罢归京师，自以常
私附契丹，颇惭愧惶。以太子太师致
仕。

周太祖兵入京师，军士大掠，叔
于家资已尽，而军士意其有所藏者，
搜掠不已。伤重，归于洛阳，卒，年
七十二。
新五代史卷四十九

列传第三十七

雋光麟

雋光麟字季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傥有奇气。梁、晋相距于河上，景珂率麾下人守淮定砦，晋人攻之，逾年不能下，景珂卒战死。光麟时年十岁，为晋兵所掠，明宗爱其颖悟，常以自随。

光麟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高祖时，歷蘟阳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逵，以光麟为青州防禦使。光麟招輯兵民，颇有恩意。契丹滅晋，遣光麟知曹州。許王従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登位，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

光麟为人沈默多谋，事繼母以孝闻。雖貧，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粗衣纔食，與均無異，光麟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静休息为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烦軍府。既卒，州人上书乞立祠，不许。

馮暐

馮暐，魏州人也。為效節軍卒，

雋光麟字季基，濮州鄄城人。他的父親雋景珂，風流倜儻有膽量有氣魄。梁、晋在黃河相對抗，雋景珂召集并率领麾下人守御水定砦，晋人攻打他們，一年多不能攻克，雋景珂最終戰死。雋光麟當時十歲，被晉兵掠去，唐明宗喜歡他聰明穎悟，常常讓他跟着自己。

雋光麟事奉後唐，官做到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任搆窗州刺史、西京副留守。晉出帝打敗楊光逵後，以雋光麟為青州防禦使。雋光麟招聚兵民，很有恩德。契丹滅晉，委派雋光麟管理曹州。許王李從益進入汴京，任命他為樞密使。漢高祖進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登位，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死在任上。

雋光麟為人沉默寡言、足智多谋，事奉繼母以孝順出名。雖然顯貴，但不積聚財產，常借官舍居住，蕭然僅蔽風雨。為使親族和睦，粗衣粗食，同甘共苦，雋光麟處之泰然，天天和賓客們以飲酒聚書為樂事。處理政事，務必以寬靜休息為本。病危，告誡他手下的人，死後即把尸體送回洛陽，不要久留以免拖累軍府。死後，州人上書請求留下安葬，建立祠廟，沒有准許。

馮暐，魏州人。在效節軍當兵，因功升任隊

馮暐，魏州人也。為效節軍卒，
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執以執長亡入梁軍，王彦章以是我勇，釋之麾下。梁亡，唐莊宗改職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侍、興州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執從晉高祖討董璋，軍至劍門，執門兵守，不得入，執從佑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晉州刺史。

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追執滑州，不克，遂入干魏，為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為保軍節度使，徙鎮靈武。晉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籠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貢支錢六千萬，自開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眾。青岡、土橋之間，氐、羌剽掠道路，商旅必行必兵。執至之，则推以恩信，部族懷信，止息侵犯，然後廣田地以為轉輸，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

時項拓拔彦超為大族，諸族懇背常以彦超為去就。執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為起第於城中，賜於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千匹。見執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執於是始覺彦超有惠己意。

是時，出帝昏亂，馮文、李彥韜等用事，執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執即請曰： "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自衛。" 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州，蕃夷稍稍來詣，執顧首領一人，指其長。唐莊宗進入魏州，和梁在黃河邊相拒抗，馮順作爲隊長逃到梁軍中，王彥章認爲馮順狡擊勇猛，把他收歸部下。梁滅亡，唐莊宗寬恕馮順沒有追究，讓他跟隨唐明宗討伐楊立。魏王李繼岌平定蜀後，馮順多次升遷任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在東川反叛，馮順隨晉高祖討伐董璋，軍隊到達劍門，執門有兵把守，不能進圍，馮順從別的路迂迴到劍門闊左翼，將蜀地守兵消滅殆盡。恰逢晉高祖班師，拜晉州刺史。

天福年間，范延光在魏州反叛，晉高祖派馮順襲擊滑州，沒能攻克，馮順於是進入魏州，為范延光守城。不久出城投降，被拜為義成軍節度使，調任鎮守靈武。靈武自從唐明宗以後，買馬賃糧，召來部族，供應賞賜軍士，每年花費支錢六千萬，自開以西，轉輸供給，老百姓承受不了勞役，因此流亡的人很多。青岡、土橋一帶，氐、羌族搶劫搶劫，商人旅客出行必須有軍隊保護。馮順一到任，就廣施恩信，族族感激他的恩惠，停止了侵奪，然後推廣屯田以便節省運送軍餉的費用，修整倉庫、亭館一千多處，大多出自俸錢，不增加百姓的賦稅，轄區內太平無事，晉高祖下詔書表彰他。

黨項拓拔彥超是最大的部族頭領，各族的順逆常常看拓拔彥超的去留。馮順來到後，拓拔彥超前來拜見，於是留下他，為他在城中修建府宅，給予豐厚的賞賜，務求滿足他的心意。拓拔彥超既已留下，各部族爭相用羊馬來貿易，一年就有馬五千匹。後晉見馮順馬多而且得到各部族擁有，反而認為是禍患，調任他鎮守靜難，又調到保義。年內，又召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節度使，馮順到此時纔發覺後晉有猜忌自己的意思。

這時，晉出帝昏庸糜爛，馮文、李彥韜等人專權，馮順違心地奉他們，因而得以再次鎮守靈武。當時王令溫鎮守靈武，失去各部族的人心，成爲很大的邊患。馮順就請求說： "如今朝廷事務繁多，必定不能用兵支援我。希望能自己招募士兵作爲護衛。" 於是招募士兵一千多人，抵達梅州，各部族漸漸來拜見，馮順望着一名首
斜陽說：“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遂取銘銘，若將玩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薛將軍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雲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雲以言詰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雲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戊戌橋闊，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嘗為人騾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与其徒鬪為亂，劫其都將楊仁晟曰：“爾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何計之逮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遽，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挾二首以詰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於禮以爾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張。”又曰：“吾殺萬家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

領，指他的佩劍說：“這是板橋王氏的劍嗎？我聽說王氏劍是天下的利劍。”俯身從首領手中取出劍，好像要賞賜，乘機殺死首領，跟隨首領的十多個騎兵都被殺了。副將藥元福說：“現在到靈武還有五六百里遠，怎麼辦？”雲暉笑着說：“此人是部落中的豪傑，是部族所依賴的人，我能夠殺他，其餘的人難道敢動彈嗎！”不久各部族都率兵卡住道路，雲暉用言語開導他們，祇有首領被殺的一個部族請戰，於是交戰并趕走了他們，各部族於是不敢妄動。雲暉來到靈武，安撫邊境各部，經歷十多年，恩信大顯。官做到中書令，封為陳留王。廣順三年去世，追封為衛王。子叫薑繼業。
始。明宗即位，曽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为刺史。

晋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選已乘便，張鎮來朝，曽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恤我乎？不然，我起坐中！”曽在禮，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飲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

契丹犯閩，曽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曽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並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曽病瘖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曽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抵，以屠狗為生。後去為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為兗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兗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塞使。契丹滅齊，拜景思秦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兗州行軍司馬，後為沿淮巡檢。

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詐殺人。景思有奴，當時求所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詐稱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賄。有甲一屬，為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箇，軍籍、糧簿而已。
吏閥而寛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願、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反，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

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為效順指揮，以景思為指揮使，復戍淮南。周師伐淮南，以功領潤州刺史，遷濠州刺史，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衆為盗，鄉里恥之，符彥超遣人以赂招置麾下。彥超鎮宣武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軍衛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進為府校。高祖鎮河東，因以從之，每有急，進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貴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厢都指揮使。進歿，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進德元年秋，以疾卒，贈太師。

呜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獵人也！雖其附托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合横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獲僞節，何其甚哉！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軍人登記簿、糧簿而已。小吏同情而寛免之，王進思請求戴枷鎻到京師為自己辯白。王進思有僕從王知權在京師，聽說王進思被告，就去見史弘肇，希望先把自己關進獄中來表明王進思沒有反叛，史弘肇憐憫他，把王知權送到獄中，每天用酒食款待。王進思戴枷鎻上路後，顧、亳二州的人跟隨到京師共同為他辯白。史弘肇於是審訊那個奴僕，他完全認罪，於是上奏處死僕，放了王進思。

後來王進思隨周世宗在高平作戰，周世宗把所得到的漢降兵幾千人編為效順指揮，任命王進思為指揮使，又在淮河戍守。周軍攻伐淮南，王進思因功兼任潤州刺史，升任濠州刺史，周軍攻打濠州，王進思因傷重而死，追贈為武清軍節度使。
國家得到它就重要，在亂世小人於得到它就不重要嗎？抑或因機緣、因喪法，抑或未嘗没有有，而亂世尤多，到了極點，就成這樣嗎？難道還有超過這種情況的嗎？當這時，統治國家的，長的不過十幾年，短的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清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子書進事，所以衰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使，以思為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從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兼施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為事，而性鄙儉。

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食于思家，以思為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遷漢以取貴富。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叔父，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錦州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終息十萬兩，願以封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逾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州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僧隱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爲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
為主。

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呂方譚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爲游奕使。方譚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譚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譚於雲中，方譚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

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諸其人民北去。方譚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譚義武軍節度使。

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譚朝行在，從遷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於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列傳第三十八

雜傳（十二）

王峻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曹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簡文帝，選為燕山郡守。太和末，除黃門侍郎，遷侍中、尚書右僕射、都督北雍州諸軍事。及簡文崩，遂遣使奉表於世宗。世宗以峻為相州刺史。及世宗崩，高宗即位，始除廷尉卿。先是，世宗崩，高宗即位，王峻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峻到州，未踰月，於路聞帝崩，遂發喪。峻至州，王謹固表，請放服。及高宗崩，始復舊任。後轉中書侍郎，領吏部，兼著作。及高宗崩，高祖於省中聞之，乃賜峻絹一百匹。註曰：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父親王豐，為樂曹將。王峻年輕時靠擅長唱歌事奉樂曹將張筠。張筠因被魏將馬樂所殺，王峻便逃往秦国。高祖使趙肅追捕王峻，王峻見到趙肅便投降。趙肅見了王峻，王峻與他相談甚歡。趙肅見王峻有才，便將他推薦給高祖，王峻便得到了高祖的重用。王峻在高祖身邊做了很多重要事，後被封為魏國公。後王峻被判了罪，被高祖免職。這時高祖就拜王峻為右僕射，王峻在高祖身邊做了很多重要事，後被封為魏國公。後王峻被判了罪，被高祖免職。
便宜從事。別遣陳思達、康延昭自烏巢出緬州與邢會。峻至緬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緬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義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不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侍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知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兖州慕容彦超反叛，若陛下出清水，則彦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退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自緬州，前鋒報過蒙陰，峻大喜，謂其屬曰：”蒙陰，義、緬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部下至贊州一舍，冬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

從討慕容彦超，為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

峻與太祖俱起于幷，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議，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懼。鄭仁義、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僕從，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彦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月，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來，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
下聲言嚴厲，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俛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駱入謁。

峻於樞密院起營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為?”太祖曰：“樞密院層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慚不能對。

峻為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沃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顯官、陳同代李穀、范質為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侯假間，當為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趙道，泣曰：“峻俁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

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考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録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録送史館，自此始。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邠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

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去宣召王峻。陳同回來奏報說：“王峻的主意稍有鬆動，但請求陛下聲稱要準備車駕，像是要去請他的樣子，那麼王峻必定出來。”周太祖盡力照辦。王峻聽說周太祖要來，於是駕馬進見。

王峻在樞密院修建館堂，非常奢華，邀周太祖臨幸，周太祖賜予十分豐厚。周太祖在內院建一小殿，王峻就上奏說：“宮室已經很多，修小殿做什麼?”周太祖說：“樞密院的房屋不少，你又何必修建?”王峻羞愧不能回答。

王峻任樞密使兼宰相，又請求兼任平盧節度使。已經接受任命，剛到任所又請求借左藏庫紡織一萬匹，周太祖都極力順從他。又請求用顯官、陳同取代李穀、范質兼任宰相，周太祖說：“任用和辭退宰相，難道能倉猝行事？應當慢慢考慮。”王峻不斷進請，言語漸漸不恭敬。中午時分，周太祖還未進食，王峻爭執不停，這時正是寒食假，周太祖說：“等到寒食過去，會替你辦的。”王峻纔退下。周太祖於是不能忍受，第二天到便殿，召百官都進殿，隨即把王峻囚禁在別的處所。周太祖見到趙道，哭泣著說：“王峻欺凌我，不能忍了!”王峻隨即被貶為商州司馬，死在貶所。

王峻被貶黜後，周太祖因王峻監修國史，計他記載不實，因而宣召史官取來按日記錄政事的册子查看，史官推托說宮禁中的事不是外人可以知道的，害怕因泄漏而獲罪。王峻被貶官後，李穀監修國史，因而請求命令近臣記錄宮禁中的事交付史館，於是命令樞密直學士到樞密院簿錄并送交史館，從此開始這樣做。

王殷，大名人。年少時當兵，因軍功屡升為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隨范延光在魏州討伐張令昭，因功拜任祁州刺史。晉天福中，調任原州刺史。

王殷事奉母親以孝順出名，想和人出游，必定事先告訴母親，母親不認可的，不曾敢去。等到任刺史時，政事小有過失，母親責備他，王殷就取來刑杖交給婢僕，在母親面前捶打自己。母
親死後服喪，晉高祖下詔書讓王殷起復，任命為
憲州刺史，王殷請求服完喪。完喪後，晉出帝任命他為
東郡太守。王殷被任用為東郡太守。

後來隨漢高祖討伐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鐵自口出而不死，高
祖嘉之，以侍衛步軍指揮使，領
寧江軍節度使。

契丹侵犯邊境，漢派王殷率兵屯駐澶州。漢
　　高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
　　弘義殺殷於澶州，又詔郭崇忌周太祖
　　干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
　　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
　　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海
　　受職節度。殷囑務收斂，大祖聞而惡
　　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庫
　　儲蓄豈少邪？汝為國家用，足矣。”
　　殷不聽。
　　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
　　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
　　壽節，殷求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
　　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
　　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殿握兵
　　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
　　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幼疾，
　　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瀛德殿，殷入
　　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
　　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
　　州。

劉詞
　　劉詞字文謙，大名元城人也。
　　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
　　魏博，與梁戰於河，詞以軍功為經節
　　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
　　十餘年。
　　唐廢帝時，詔諸州鎮選勇者充禁
　　軍，詞得選為禁軍校。從破張從賓、
　　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
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
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溢州刺
史。後軍討安進，為薊州行營都虞
候，以功遷溢州團練使。徙房州，歲
餘，為政不苛，人頗便之。詔居暇
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
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輟忘之？且人
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
國！”

漢高祖時，復為奉國右廂都指揮
使。漢軍討李守貞千河中，詔以侍衛
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為行
營都虞侯，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

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平
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詔而止之
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詔不聽，
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為隨駕都
部署。及班師，以為河東行營副都部
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
五，贈侍中，諡忠惠。

王環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
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
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
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為鳳州節度
使。

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
訓攻秦、鳳州，數為環所敗，大臣皆
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
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
無功而返，吾有懼焉。”乃決意攻之。
周兵糧道頗艱，环遣兵五千出堂倉抵
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
命偏隊班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
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
待其歸。蜀兵遇建雄，戰不勝，退
走堂倉，伏發，盡糧之，由是蜀兵守
諸城堡者皆潰。

隨馬全節攻克安州，因功升任指揮使。隨同杜重
威攻克鎮州，因首先登城之功拜任溢州刺史。晉
軍討伐安進，他擔任襄州行營都虞侯，因功升
任溢州團練使。調任到房州，一年多，為政不騷
擾百姓，人人都覺得便利。劉詞空閑時，常常穿
着鎧甲，頭枕戈而臥，對人說：“我靠它們取
得富貴，難道能一天忘了它們嗎？而且人的性情
容易積習難改，如果一旦筋力怠惰，有事時來
什麼報國！”

漢高祖時，又任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在
河中討伐李守貞，劉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
江軍節度使，任行營都虞侯，因功拜任鎮國軍節
度使。

周太祖登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繼鎮
守安國、河陽三城。世宗在高平作戰，樊愛能
等軍敗南逃，碰上劉詞並勸阻他說：“軍隊敗
了，不可以前進了。”劉詞不聽，反而催兵前進，
周世宗嘉許他，任命他為隨駕都部署。到回師後，
任命為河東行營副都部署，調任鎮守永興。第二
年死在任上，享年六十五歲，追贈為侍中，賜號
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因勇猛有力為孟知祥
駕車，到孟知祥在蜀越分稱帝時，讓他掌管衛
兵。晉開運年間動亂時，秦、鳳、階、成四州都
歸入蜀，孟昶任命王環為鳳州節度使。

周世宗登位，第二年，派王景、向訓攻打
秦、鳳二州，多次被王環打敗，大臣們都請求停
戰。周世宗說：“我想統一天下成一家，而風聲
教化不能到達秦、鳳二州，如今已出兵，無功而
回，我對此感到羞恥。”於是以決意進攻。周兵運
糧的路很艱險，孟昶派兵五千人出堂倉到黃花
谷爭糧道。王景、向訓事先知道他們前來，命
令排隊張建雄率兵二千人把守谷口，另派副將
率強兵一千人繞到他們後面，埋伏在堂倉等待他
們返回。蜀兵在前面遇上張建雄，交戰不勝，退
逃到堂倉，伏兵出動，把他們全部殺死，因此把
守各城堡的蜀兵都潰散了。
初，蒙恆派遣秦州節度使高處偽率兵援助王環，還沒到，獲知堂倉兵敗，也潰逃而回，高處偽隸屬判官趙邠閉城門，不讓他進去，高處偽於是逃奔成都，趙邠於是獻城投降，成、階二州相繼也投降了，惟獨王環堅守一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王環，嘆曰：「三州巳被，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捕，雖不能死，亦志其所事也，用之可勤事君者。」乃拜環為右驍衛將軍。

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為攻取賊城水寨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怒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為水戰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汴，世宗待環益不疑。而環之將許文輝、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賞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為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壘，為麟州刺史。從阮為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為牙將，後以為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侯。

漢高祖入洛，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德扆為府
州團練使。

周太祖入立，從阮屢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折德扆為府州團練使。

周太祖登位，折從阮依序調任宣義、保義、靜難三鎮節度使。顯德二年，罷任回到京師，走到洛陽時去世，贈官為中書令。
新五代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雜傳(十三)

朱守殷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巋儉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陸私長短以相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之守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蠢才，果誤子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許。

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校京師，恃恩驕恣，凌侮權貴，與伶人盡進相為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諫朱友諫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圍其第而殺之。

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於私第。莊宗方撫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於魏。

莊宗棄朝，守殷將騎軍屯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攻破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朱守殷，年輕時事奉唐莊宗為奴僕，名叫會兒，唐莊宗讀書，會兒常在一旁侍奉。唐莊宗即位，把他收養的人編為長直軍，任命朱守殷為軍使，因此不曾經歷戰陣的考驗。但他喜好談論別人的隱私長短來取信莊宗，唐莊宗認爲他忠誠，升任蕃漢馬步軍都虞候，派他守德勝。王彥章攻打德勝，朱守殷沒有防備，於是南城失守，唐莊宗罵他：“蠢才，果然誤了我的事！”唐明宗請求對朱守殷施行軍法，唐莊宗不接受。

同光二年，朱守殷兼任鎮武軍節度使。這時，唐莊宗剛進洛陽，朱守殷巡檢校京師，仗恃恩寵驕橫放肆，凌辱功臣元老，與伶人盡進相外相應。魏王李繼巖殺掉郭崇韜後，進諫諫言朱友諫和郭崇韜謀反，唐莊宗派遣朱守殷包圍朱友諫的家把他殺掉。

這時，唐明宗從鎮州前來朝拜，住在自己家中。唐莊宗正受衆多小人的蠱惑，猜忌大臣，就派朱守殷察視唐明宗的動靜。朱守殷暗中派人告訴唐明宗說：“職位太高的臣子自身危險，功勞傾蓋天下的人受不到賞識，你可說是位高功顯了。應當自己謀劃返回藩鎮，不要去碰禍患！”唐明宗說：“我不過是洛陽的一個普通人罷了，能做什麼！”不久唐明宗終於在魏州反叛。

唐莊宗去東面討伐，朱守殷率騎兵在宣仁門外接駕。郭從謙作亂，攻破興教門入城，唐莊宗急召朱守殷等軍，朱守殷按兵不動。唐莊宗獨自和各位王子宦官一百多人射殺賊軍，朱守殷等人
守殷等终不至，方移兵据北邙山下，闻楚庄王已崩，乃驰入都中，遂载典仪，归于故里，不复出。朱守殷正移兵在北邙山下休息，听说楚庄王已死，随即驰还东宫，选载嫡妃、财宝而还，放纵士兵劫掠，派入催朱明宗入洛阳。

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明年，迁宣武军节度使。九月，明宗诏幸汴州，议者喧然，或以为征吴，或以为军警候有司强者，将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以请拜使马彦超，闭城反。明宗行至京水，闻守殷反，遣兵兵其城，汴人聞门入延光，守殷自杀其族，乃引颈命左右斩之。明宗至汴州，命葬其尸，葬于士七日，闽入洛阳。

守殷之将反也，召都指挥使马彦超与计事，彦超不从，守殷杀之。明宗疑彦超之死，以其弟承祚为洺州长史。

董璋

董璋，不知其世族何人也。少与高季兴、孔德均之州人李遵家信。梁太祖镇宣武，李遵为子，是为李彦璋。梁太祖，璋以军功为指挥使。晋李继韬以洺州叛降梁，李遵璋攻下泽州，即以璋为刺史。

梁亡，董璋为守邠宁节度使，与郭崇韬相善。郭崇韬伐蜀，以璋为行营右厢马步军都虞候，军中事皆与参。蜀平，以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孟知祥镇西川。其后，二人有异志。安重诲居很用事，议者多言知祥必不为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称璋忠义，重诲以之然，颇优宠之，以璋益贤之。

天成四年，明宗幸天门南郊，诏两川贡助南郊物五十万，使李仁矩赍安重诲书往谕璋，璋辞不肯出，只出十始终没去。朱守殷正移兵在北邙山下休息，听说楚庄王已死，随即驰还东宫，选载嫡妃、财宝而还，放纵士兵劫掠，派入催朱明宗入洛阳。

唐明宗登位，拜授朱守殷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第二年，升任宣武军节度使。九月，唐明宗下诏幸淮南，议者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是征吴，有的认为是东面的诸侯有太倔强的，将要处置他们。朱守殷尤其不安，于是杀掉指挥使马彦超，闭城门反叛。唐明宗走到京水，听说朱守殷反叛，派兵攻其城，朱守殷的士兵飞驰逼近城下，汴人闻门放火延光，朱守殷的亲兵杀掉他的族人，于是伸长脖子命令手下人杀掉他。唐明宗到达汴州，下令鞭打他的尸体，割下头颅在街上示众五天，送回洛阳示众。

朱守殷将要反叛时，召都指挥使马彦超和他商议，马彦超不听命，朱守殷杀掉他。唐明宗哀怜马彦超的死，任命他的儿子马承祚为洺州长史。

董璋，不知他的祖先是谁。小时候和高季兴、孔德均之州人李遵家信。梁太祖镇守宣武，李遵为子，是为李彦璋。梁太祖，璋以军功为指挥使。晋李继韬以洺州叛降梁，李遵璋攻下泽州，即以璋为刺史。

梁亡，董璋在唐任邠宁节度使，与郭崇韬相善。郭崇韬伐蜀，任董璋为行营右厢马步军都虞候，军中事大小，皆与参。蜀平，以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孟知祥镇守西川。后来，两人有二心。安重诲在朝中专权，议者的人多说孟知祥必定不能替唐出力，而能制服孟知祥的人是董璋，常常称董璋的忠义，安重诲认为那样，很优宠他，因此董璋更加骄横。

天成四年，唐明宗在南郊祭天，下诏书让两川进贡用于南郊的财宝五十万，派李仁矩带着安重诲的信前去告诉董璋，董璋言辞不顺拿出财
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董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董益懼慢，使者還，多言董須反。董誦迎之，乃私誘將吏為兩川刺史，以樞兵為其牙衛，分佈諸州。又分光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阆州。董及知祥覺唐緱已，且削其地，遂謀反。董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臣扼守劍門關於七寨，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塊，火炙之，或封肉釘之，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董攻陷阆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

初，董等反，獨賀隆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疏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顧等，兵久無功，而關以西饑亂不給，遠近勞敝，明宗患之。安重诲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誦遂得罪，敬瑭亦斬。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威、東川將劉澄西歸，諭董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董，欲與俱謝過自歸。董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董由此疑知祥實之。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董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曜代還邊，董邀留之。至是，董執董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璫，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郢州，罷兵方扼楊劉，其前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自請行，乃擁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物，祇背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想殺掉李仁矩，李仁矩哭泣哀求得以幸免，回去說董必反。後來使臣到東川，董更加傲慢，使臣回去，大多講述董想反叛的情況。安重誦對此擔憂，於是逐漸挑選將吏擔任兩川刺史，以樞兵為刺史牙衛，分佈在各州。又分割阆州設置保寧軍，任命李仁矩為節度使，派姚洪率兵一千人隨李仁矩戍守阆州。董和知祥察覺董疑心自己，而且割削他們的土地，於是合謀反叛。董因而替他的兒子娶知祥的女兒以便相互結交。又派遣部將李彥臣扼守劍門關於七寨，於關北增設關，號稱永定。凡是東歸的唐守兵，都留留在他們，或劃逃跑的人，用鐵籠關起來，用火烤他們，或割肉釘之，挖心來吃。長興元年九月，孟知祥攻陷遂州，董攻陷阆州，抓獲李仁矩、姚洪，把他們全部殺掉。

初，董等反，獨賀隆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疏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董等，兵久無功，而關以西饑亂不給，遠近勞敝，明宗患之。安重誦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誦遂得罪，敬瑭亦斬。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威、東川將劉澄西歸，諭董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董，欲與俱謝過自歸。董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董由此疑知祥實之。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董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曜代還邊，董邀留之。至是，董執董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
然。三月，梁遣王彦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搒數
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宋之數月，稍為獄吏所獲。莊宗入
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

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幸汴州，至濮陽，朱守殷反，延光
曰：“守殷反逆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駕至
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於城
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
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
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
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
并為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
對曰：“騎兵三萬五千。”明宗撫髀嘆
曰：“吾兵開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
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
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
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
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
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
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駿馬
而瘠吾人，此吾所懼也!”

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
而邀諛。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
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隴州刺
史劉遇恥親入獻策，言絳、銀二州之
人，皆有內懼之意，請除二刺史
見唐莊宗將書呈上，並言：“如今康延孝雖有
投降的打算，但扼守楊劉的梁兵很強大，不可打
他的主意。不如在馬家口修築堡壘以便聯絡汶
陽。”唐莊宗同意他的看法。堡壘建成，梁派王
彦章急攻新壘。唐明宗派范延光從小路去求援
兵，晚上到達黃河，被梁兵抓獲，送到京師，投
進獄中，拷打幾百次，用刀威脅，范延光始終不
肯吐露實情。拘囚幾個月後，他逐漸受到獄
吏的保護。唐莊宗進入汴州，獄吏去掉他的枷
鎖，迎拜並放了他。唐莊宗見到范延光，很高
興，拜任檢校工部尚書。

唐明宗時，范延光擔任宣徽南院使。唐明宗
去汴州，到達濮陽時，朱守殷反叛，范延光說：
“朱守殷反叛的事剛剛暴露，如果不趕緊攻擊，
讓他作好了準備，那麼城池堅固將難以靠近。因
此趁人沒有防備時攻擊，沒有比急攻更好的，我
請求給我五百騎兵，飛馳到城下，以神速駭駭
他。”於是率騎兵五百人，從傍晚急馳到半夜，
行軍二百里，在朱守殷的城下交戰。黎明，唐明
宗也飛馳而到，汴州軍隊望見天子的車駕，於是
打開城門，而范延光先進城，還在巷戰，殺傷很
多，朱守殷死，汴州平定。

第二年，升任樞密使，出任成德軍節度使。安
重誨死，又召范延光和趙延壽同任樞密使。唐
明宗問范延光馬匹有多少。回答說：“騎兵有三
萬五千匹馬。”唐明宗撫髀嘆說：“我在軍隊
中四十年，唐太祖在太原時，馬匹不過七千，唐
莊宗攻取河北，和梁家在黃河交戰，馬纔一萬
匹。如今有馬三萬五千匹卻不能統一天下，我老
了，馬多又怎麼樣呢!”范延光乘機說：“我曾
計算過，一匹馬的花費，能養步兵五人，三萬五千
匹馬，吃掉十五萬士兵的糧食。”唐明宗說：
“喂肥了戰馬而餓瘦了我的士兵，這是我感到羞
愧的!”

夏州李仁福死，他的兒子李彝超自立而希
望做節度使。唐明宗派安從進代替他，李彝超不
接受代任的命令。用兵攻打他，很久不能攻克。隴
州刺史劉遇恥親入獻策，言絳、銀二州之人，皆有內懼之意，請除二刺史
以招降之。廷光曰：“王師罪之，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夏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夏，不能守也。”遂疑群自駭入說彝超使出降，廷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費，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廷光從容沮止之。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諸異議，藏於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廷光以嚴法制之，廷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繼王。廷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廷壽陰察廷光有避禍意，亦違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廷光復登鎮後，而用朱弘昭、韓儒為樞密使。已而秦王率兵見誅，明宗崩，繼王反，殺繼帝，唐室大亂，弘昭、儒皆及禍以死。宋帝復詔廷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廷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

廷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侍衛張生，張生賛曰：“蛇，龍類也，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廷光微時，言其必貴，廷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詭中，遂以其言為然，由是顯貴異志。

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廷光以兵二萬屯達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廷壽先降，廷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史以便招降之。廷光說：“朝廷大軍問罪，原本針對李彝超，夏州被攻破後，綏、夏二州難道值得擔憂！如不攻破夏州，即使得到綏、夏二州，也不能夠把守。”劉遂凝又請自駭入說李彝超讓他出來投降，廷光說：“一個劉遂凝，萬一失去，不值得可惜，可惜的是朝廷的體統。”這時，王淑妃專權，劉遂凝兄弟和淑妃有舊交，正依仗她蒙受恩寵，所有建議無不採納，而大臣們因淑妃的緣故，大多不敢爭執，唯有廷光從容自如地阻止他。

唐明宗患病，不能管理朝政，京師的人，各種議論喧議不安，有的逃竄到山谷中，有的寄匿在軍營裏，官府不能禁止。有人勸廷光用嚴厲的刑法制之他們，廷光說：“應當以靜制動，可以稍作等待。”不久唐明宗的病勢有所緩解，京師纔安定下來。

這時，秦王手握兵權十分驕橫，宋王軟弱並且不在京師，議事的人多歸心於繼王。廷光擔心大禍臨頭，於是請求罷職離去。趙廷壽暗中窺察廷光有避禍的想法，也急忙請求罷職。唐明宗再三挽留他們，兩人的言辭更加懇切，跟着哭起來。唐明宗迫不得已，就把他們兩人都罷免了。廷光又鎮守成德，而任命朱弘昭、韓儒做樞密使。不久秦王起兵被殺，唐明宗死，潞王反叛，殺掉趙廷壽，唐室大亂，朱弘昭、韓儒都遇禍而死。唐末帝又下詔書讓廷光擔任樞密使，拜任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作亂，誘逐節度使劉延皓，朝廷派廷光討伐平定了他們，就任命他為天雄軍節度使。

廷光曾經夢見大蛇自臍鐵進其腹中，進去一半而拉出它，拿這事問他手中的侍衛張生，張生稱道：“蛇，龍類也，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廷光微時，言其必貴，廷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詭中，遂以其言為然，由是顯貴異志。

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廷光以兵二萬屯達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廷壽先降，廷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廷光說：“朝廷大軍問罪，原本針對李彝超，夏州被攻破後，綏、夏二州難道值得擔憂！如不攻破夏州，即使得到綏、夏二州，也不能夠把守。”劉遂凝又請自駭入說李彝超讓他出來投降，廷光說：“一個劉遂凝，萬一失去，不值得可惜，可惜的是朝廷的體統。”這時，王淑妃專權，劉遂凝兄弟和淑妃有舊交，正依仗她蒙受恩寵，所有建議無不採納，而大臣們因淑妃的緣故，大多不敢爭執，唯有廷光從容自如地阻止他。
延光賀表又頒後諸侯至，又其女為未
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
延光為龍清王以慰其心。

有平山人祕曇者，為成德軍節度
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後温其為契丹
所虜，曇乃謀殺溫其家族，遂之一
穴，而取其家黃巨萬計。曇高祖入
立，以曇為齊州防禦使，彫其黃裝，
道出於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曇
不納，延光怒，遣兵伏境上，伺曇
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黃，以成逆
者誤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
幸汴州。

天福二年六月，延光叛反，遣其
牙將孫錳、澶州刺史馮淵，以兵二萬
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
招討使，引兵自澶州渡胡梁攻之。楊
光遠無謀，兵行以婦人十餘自隨，張
蓋搖扇，酣飲飲食自若，軍吏苦大
熱，皆不為用。延光欲自引兵，詢得其
謀，誘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
溺死，錳、淵退走入魏，閉壁不復
出。

初，延光自反未決，而得暴疾不
能興，錳乃乘延光不在，乃延光反，
延光惶惑，遂従之。高祖聞延光用錳
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曾從
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
已非我敵，況錳等兒戲邪？行取獨子
爾！”乃決意討之。

延光初無必反意，錳等敗，延光
遣牙將王知新黃表自歸，高祖不見，
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
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降書
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
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
師老糧匱，宗正丞石岳上書極諫，請
位，延光的賀表又遠在諸侯之後到達，而且他
的女兒又是唐未帝兒子李重美的妃子，因此就心
懷不安。晉高祖加封范延光為臨清王以使他安
心。

有個平山人祕曇，擔任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
的衙內指揮使，後來董溫其被契丹俘虜，秘曇就
把董溫其的家族全部殺掉，埋在一個坑裏，奪得
他的家財以萬計。晉高祖登位，任命秘曇為齊州
防禦使，秘曇帶着他奪得的財產，取道魏州出
來。范延光暗中派人致信招納他，秘曇不接受，
范延光發怒，挑選士兵埋伏在疆界上，秘曇經
過，在夏津殺掉他，奪了他的全部財資，以戍守
巡邏的士兵誤殺了他上報。因此晉高祖懷疑他勢
必作亂，於是前往汴州。

天福二年六月，范延光終於反叛，派御牙將
孫錳、澶州刺史馮淵，率兵二萬人到黎陽，征戰
滑、衛二州。晉高祖任命楊光遠為招討使，率兵
從澶州渡過胡梁攻打他。孫錳輕佻沒有計謀，行
軍中隨身帶着十多個娼妓，打着傘傴傴扇，一面
酣唱，一面飲食，神態自如，士兵苦於天熱，都
不為他出力。楊光遠捉到一個探子，探聽到他們
的情況，就引誘孫錳等人橫渡黃河，渡了一半時
攻打他們，士兵很多被淹死，孫錳、馮淵逃進魏
州，關閉營壘不再出戰。

當初，范延光還未決意反叛時，而得暴病不
能起來，孫錳於是暗中召馮淵進城，逼迫范延光
反叛，范延光惶惑不安，就聽從了他們。晉高祖
聽說范延光用孫錳等人反叛，笑着說：“我雖說
不會打仗，也曾隨唐宗奪取天下，攻堅破強的
事經歷很多了。像范延光已不是我的對手，何況
孫錳等人的兒戲呢？很快就要捕獲這小子了！”
於是決意討伐他們。

范延光當初並沒有必定反叛的打算，孫錳等
人被打敗，范延光派牙將王知新帶着奏表自願歸
順，晉高祖不接見，把王知新交付武德司。范延
光又附陽楊光遠上表請求投降，沒有答覆，范延
光於是堅守。晉用兩百支箭射信到城中，全部赦
免魏州人，招募能斬殺范延光的人。但魏州城堅
固難以攻克，攻打了一年多沒能攻下，兵疲糧
乏。
赦延光，願以車船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懇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高祖赦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乃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責以與群臣無問，然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徵使者到延光家，謂曰：“上聞處讓來時，已有契丹使者至，北朝皇帝問蜀魏博反臣何在？恐不能制，當鎖以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擊其廂歸河陽，其行輦重盈路，光遠利其貨，果囂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奸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諸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先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貨。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輦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於 Datos 橋，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椁，頭顱皆碎。初，秘壇殺董溫其取其貨，延光又殺瓊瓊而取之，而終以貨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
李彦珣

當範延光反時，有李彦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彦珣附之，從賓敗，彦珣終於魏。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彦珣在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彦珣以招之，彦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彦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彦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呜呼，甚哉，人性之懸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倦，緩而不迫，欲民習之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之，習見惡則安於之。而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飆起，父不得有其子，子不得養其親。故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殘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彦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彦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為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哉！《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彦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妻繼英

妻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任商、閩，為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為左監門衛上將軍。

繼英子婦，呉延昭女，自明宗

當範延光反時，有個叫李彦珣的人，擔任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在河陽反叛，李彦珣歸附他，張從賓失敗，李彦珣逃奔到魏州，范延光任命他為步軍都監，派他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道李彦珣是邢州人，他的母親還在邢州，就派人到邢州，抓來他的母親帶到城下，讓李彦珣看，以便招降他，李彦珣望見母親，親自把母親射死。等到范延光出城投降時，晉高祖拜李彦珣為房州刺史，大臣們說李彦珣殺死母親應當處死，晉高祖認為赦令已傳出，不能失信。後來李彦珣犯貪污罪被殺。

啊，人的本性必須警惕流於習俗是多麼重要啊！因此聖人對於仁義有很深的理解，他們進行教化，勤勉而不倦怠，舒緩而不急迫，想使百姓逐漸習慣而自己趨向仁義，以至於時間久了一旦相安成俗。但百姓無知，經常見到善就安於行善，經常見到惡就安於作惡。五代的動亂，由來已久。自從唐朝衰敗，兵禍饑荒不斷，父親不能養育兒子，兒子不能瞻養他的父母。開始的時候，骨肉之間不能互相保護，大概是事出不幸，因此禮義日益廢棄，恩愛日益淺薄，這種習俗長久了就導致風氣大壞，以致父子之間自相殘害。五代的時候，這樣的禍害說都說不完。人之常情没有人懂得愛他的親人，沒有人懂得憎惡不孝，但李彦珣彎弓射死他的母親，晉高祖隨後又赦免了他，不只李彦珣自己不懂得這是最大的罪惡，而晉高祖也對此心安理得不以爲怪，難道不是積習太久纔導致這樣的嗎！《論語》說：“性相近，習相遠。”到達極點，使得人心不如禽獸，能不悲哀嗎！像李彦珣這樣的罪惡，而心安理得不以爲怪，那麼晉出帝殺死父親，也難怪普天下都不知道這是大逆不道了。
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侯，延光遣人以蠟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潘、延袤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前。而許州節度使李從簡以延光之反，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

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溫氏之初欲殺己也，反諷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殺之。從賓敗，繼英為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

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巡邏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為不可，重榮棄已許願，母、兄謀共殺願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又發又中。其母、兄亦許，重榮以巡邏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

重榮雖武夫，而識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於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駱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射殺之。宗誅殺他的父親韜，延沼兄弟就被免官居住在許州，心中常懷怨恨。等到范延光反叛時，欽繼英有個弟弟任魏州千城都虞侯，范延光派人帶着蠟書招納欽繼英，欽繼英於是派溫延沼進魏州見范延光，范延光非常高興，讓他暗中謀取許州。溫延沼和弟弟溫延濟、溫延 cJSON招募一千不得志的人，期望他們攻取許州。而許州節度使李從簡因范延光的反叛，擔心有響應的人，防備很嚴。溫延沼還沒來及出兵，范延光蠟書的事泄露到京師，欽繼英惶恐不安，於是出逃到許州。晋高祖下詔招降撫慰他，讓他官復原位，欽繼英害怕而不敢出。

溫氏兄弟謀殺欽繼英而主動歸順，溫延沼因他女兒的緣故不忍心。張從賓在洛陽反叛，溫沼兄弟於是和欽繼英都去汜水投奔張從賓。欽繼英得知溫氏最初想殺掉自己，就向張從賓説告溫延沼兄弟，張從賓就把他們殺掉了。張從賓失敗，欽繼英被杜重威殺死。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祖父安從義，利州刺史。父親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

安重榮有力氣，擅長騎馬射箭，任振武巡邏指揮使。晉高祖在太原起兵，派張穎暗中招納安重榮，安重榮的母親和兄弟都認為不行，安重榮已經答應了張穎，母親、兄弟商量一同殺掉張穎以便阻止安重榮，安重榮說：“不行，我應當為母親占卜。”於是豎起一支箭，距離一百步射它，說：“石公做天子就射中。”一箭就中；又豎一支箭來射，說：“我做節度使就射中。”一箭又中。他的母親、兄弟纔同意，安重榮率一千巡邏騎兵反叛進入太原。晉高祖登位，拜任安重榮為成德軍節度使。

安重榮雖是武夫，但通曉做官吏的事務，下面的人不能騙他。有一對夫婦控告他們的兒子不孝，安重榮拔出劍交給那位父親，讓他自己殺掉兒子，那位父親哭著說：“不忍心！”他的母親在一旁大罵，奪下他的劍追殺兒子，問她，纔知道是繼母，安重榮呵斥他的繼母出去，隨後把她
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冦富，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常謂人曰： "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 稱為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幸，高祖奉之愈謹，重榮寖然，以謂 "若中原以尊夷狄，固已敵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所恥也！" 故以此非詐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倨傲，不為之禮，或殺之。是時，吐渾自氏族留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並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其責執，多為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使奉契丹書以兵二千索地並、易、恥、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退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枌，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之為指揮使賈章，誅之以反，童女尚幼，欲捨之，女曰： "家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但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即死！" 遂殺之。鎮人於是高重榮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偽，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而加封爵。

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剌過鎮，重榮盛怒之，拽剌言不遠，重榮怒，執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上表曰： "臣昨據熟吐渾自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眾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豆盧被部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輪、馬馬七十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害，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霍令諸蕃，點開武壯，辦具軍

射死。

安重榮出身行伍，突然富貴，又見唐廢帝、晉高祖皆從藩侯奪得國家，曾對人說： "天子難道有種嗎？兵強馬壯的人就能做天子！" 雖然懷有二心，但沒有表露出來。這時，晉高祖和契丹約定為父子，契丹很驕橫，晉高祖對他們更加謹慎，安重榮憤憤不平，認為 "委屈中原而尊奉夷狄，使已窮困的百姓更加貧乏，而滿足契丹貪得無厭的欲望，這是晉的萬世恥辱！" 多次拿這些話指責誣誣晉高祖。契丹使者來往經過鎮州，安重榮張開兩腿坐着諷誣他們，不給他們行禮，有時還捕殺他們。這時，吐渾自氏臣服歸屬契丹，受契丹殘暴虐待，安重榮引誘他們入塞。契丹多次派使臣質問晉高祖，並索求被殺的使臣，晉高祖對使臣鞠躬低頭，受到質問更加奉謹，多說好話替自己開脫，而姑息安重榮不加責問。於是派使臣張慎率兵兩千搜索并、鎮、恥、代、四州山谷中的吐渾人，把他們全部驅逐出塞。吐渾離去後又來，安重榮最終接受他們，乘機招聚逃命的人，督促百姓種枌，養馬一萬匹，所作所為更加驕橫。因發怒殺死指揮使賈章，誣陷他反叛，賈章的女兒還年幼，想放過她，她說： "我家三十口都死於兵亂，活着的只有我和父親，如今父親已死，我怎能忍心獨自活着，情願去死！" 於是殺了她。鎮州人因此責備賈章女兒的剛烈，而知道安重榮必定敗亡。安重榮很不安分地追求享樂，認為金魚袋不夠珍貴，就把玉刻成魚形來佩戴。娶兩個妻子，晉高祖順從他並加封爵。
慕容，期以上秋南向。诸蕃部族恐上天不已，败出家族，愿先自归，其诸部
胜兵众可万。又据沿河党项、山
前后逸越利诸族首领皆遣人送契丹
所授告身、敕牒、旗麾来归款，皆皆
诈告时，愿治兵甲以报怨。又据朔州
度副使赵崇烈辞使刘山，以城来
归。窃以诸蕃不招而自至，朔州不
攻伐而自归，众有来情，益由天意。
又念陷诸将等，本自勋劳，久居官
黄，没身身需，委勤不休，企切足
廷，思归可语，苟闻德施，必尽篡
戈。”其表数千言。又为书以遣朝廷
大员，四方藩镇，皆以契丹可取为
言。明祖患之，为之幸恭，除重荣
日：“前事与前同，皆所以为天下
计，今吾以天下计之，知一以一镇
之，大小不等，无自异焉！”重荣谓
晋无如我何，反倒否决。重荣虽欲契
丹为言，反悔遣人与幽州度使刘勉
相结。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
整，期两败之，欲因以窥中原，故不
加怒于重荣。

重荣将反也，其母又以不为可，
重荣曰：“为母悖之。”指其堂下幡竿
龙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则中
之。”一发而中，其母乃笑。魏哀
刘录献水鸟五色，重荣曰：“此凤
也。”署之以沾。又使人取大铁鞭以
献，问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
鞭死。”号“鞭石郎君”，出则以鞭前
驱。镇之城门布列铁胡人，无故故自
落，铁胡，重荣小字，虽甚恶之，然
不悟也。

其冬，安重进造襄阳，重荣闻
之，乃亦建兵。是时，镇州大旱、
蝗，重荣聚饥民数万，驱以塞壁，声
言入朝。行至长城市家堤，高祖遣
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将赵彦之与
灭，希望先来归附，他们各部的强兵可千万。
又得悉黄河南的契兵，山前后的不，越利
各族的首领都派送契丹授给他们的告身，敕
牒、旗麾前来投诚，都哭泣诉苦，希望整治武器
报效。又得悉朔州节度副使赵崇烈辞使刘
山，以城归附。我称诸蕃部族不招自至，朔州不
攻自归，虽然出自人们的愿望，但也出自天
意。又考虑到身陷蕃地的将领们，原本都各有功
劳，久处富贵，陷入困境，受不了残酷虐待，企
足盼望朝廷，思归之心可以理解，假使听到朝廷
tov契丹的檄文，必定全部倒戈相告。”他的表
文有数千字。又写信给朝廷大臣，四方藩镇，都
说可以攻取契丹。晋高祖对此担忧，为筑临蕃
都。回答安重荣说：“前代和契丹和亲，都是为
天下考虑，如今我以天下向他们称臣，你以一个
藩镇抗拒他们，大小不称，不要自取羞辱！”安
重荣认为晋不能把他怎么样，于是决心反叛。安
重荣虽拿契丹作为结口，但暗中派人和幽州节度
使刘勉相勾结。契丹也认为出晋多事对自己有利，
庆幸安重荣作乱，希望他们两败俱伤，想藉势窥
伺中原，因此没有对安重荣发怒。

安重荣将要反叛时，他的母亲又认为不行，
安重荣说：“为母亲占卜。”指着他堂下幡竿上的
龙口仰射箭，说：“我据有天下则中
之。”一箭中，他的母亲就同意了。魏哀
刘录献五色
水鸟，安重荣说：“这是凤。”把它养在后潭中。
又派人铸造大铁鞭进献，谎骗他的百姓说：“鞭
有神，指人，人就死。”号“铁鞭郎君”，外
出就拿铁鞭作前驱。镇州城门守关的铁制胡人，
无故自故掉下头来，铁胡，是安重荣的小名，虽
然他很忌讳此事，但没有醒悟。

这年冬天，安重进在襄阳反叛，安重荣获
知，于是也举兵反叛。这年，镇州大旱，又闹蝗
灾。安重荣招聚饥民几万，驱迫他们去郓都，
声称朝见天子。走到宗城破家堤，晋高祖派杜
重威迎战，交战后，将将趙彦之和安重荣有矛
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晋軍，其鎧甲鞍銜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
殺而分之。重榮聞漢之降，大懼，退入于帳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
潰兵凍凜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運，以牛馬革
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
下，重榮以五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賜，命漆其首送于契
丹。改以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恆州，
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
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
間，為儒駱馬軍都指揮使，領黃州刺
史。明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
使，未嘗嘗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
州，從進首以兵往，卒亦無功。愍
帝即位，從領宿衛，為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愍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
殺權密使馮賢，送款於從進。愍帝出
奔，從進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
于郊。清泰中，徙鎮中山東道。晉高
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懶，藩
鎮多務，過為嘜息，而藩鎮之臣，或
不合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
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
鄴，從進已屬異志，恃江為險，招集
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輪運出襄陽
者，多擅之，遞遞商旅，皆就以充
軍。與安重榮隇相結托，期為表裏。
高祖患之，謀從進，使人謂曰：
“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遷鄉里，已徙
上黨。朕從青州以侍問，鄉誠樂行，
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祖父、父親都在
唐任騎將。安從進最初隨唐莊宗在軍中，任護駱
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唐明宗時，任保
義、彰武軍節度使，未曾嘗兵征伐。李彝超在夏
州自立，安從進曾一人率兵前去，最終也沒有戰
功。唐愍帝登位，調任順化，任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愍王在鳳翔反叛，安從進巡檢京師，殺掉樑
密使馮賢，向李從珂投誠。唐愍帝出逃，李從珂
將到京師，安從進率領百官在郊外列隊迎接。清
泰中，調任鎮守山南東道。晉高祖登位，加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

晉高祖取天下不順，常因此感到羞愧，
藩鎮多務，對他們過於放縱，而藩鎮的臣子，有
的心懷不安，有的羨慕晉高祖的作爲，認為反叛
就能成大業，因此在位七年，而反叛的事發生六
次，安從進最後反叛，但都不能幸免。自從范延
光在雞國反叛，安從進就已有二心，依仗河江天
險，招集亡命之徒，增置軍隊武器。南方運送進
貢的財物途經襄陽的，多擅自留用，阻截商人行
客，把他們都殺戮充軍。安重榮暗中勾結相互
依托，約定裏外相應。晉高祖對此擔心，考慮調
動安從進，派人對他說：“東平王建立前來朝
拜，希望回到鄉里，已經調他去上黨。我空出青
州的職位等你去，如果你確實願去，我就下制
淮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宽容之。
其子弘超任官苑副使，居京师，从進
請賜駕歸，遂不返。王令謙、潘知麟
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進最久，
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
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崖死。

天福六年，安重榮殺契丹使者，
反叛者，反反見，高祖為之幸鄭，鄭王
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
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
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
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數十鈔通
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

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
鄭王以空名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
之，從進引兵攻鄭州，不克，進至湖
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
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
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逾年
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
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
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為防禦，
贈太師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嵯啜，
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棃，為唐
莊宗騁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
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
為人病瘡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
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為薊、遼、
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

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
大將蔚剌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
通和，遣使者求蔚剌等，明宗與大臣
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
蔚剌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
詔。”从進回答說：“把青州移到漢江南南面，我
就赴任。”晋高祖也宽容他。他的兒子安弘超任
官苑副使，住在京師，安從進請求賜他休假，回
來後就不讓他再去。王令謙、潘知麟，都是安從
進的牙將，跟隨安從進最久，知道他必定失敗，
懇切地勸阻他。安從進讓兒子安弘超和王令謙游
南山，酒興正盛時，讓人把王令謙推下山崖摔
死。

天福六年，安重榮殺契丹使者，反叛的跡
象暴露，習高祖因此駕臨郓都，鄭王召重貴留
守京師。宰相和凝說：“陛下將要北去，安從進
必定反叛，拿什麼制服他?”習高祖說：“你的意
見如何呢?”和凝說：“我從兵法上得知，先於他
人的就能取勝於人。希望用空白敕書十多道交給
鄭王，有危急就指派將領前去討伐。”

安從進獲知習高祖北去，就殺掉潘知麟反
叛。鄭王以空白敕書命令李建崇、郭金海等人討
伐他，安從進率兵進攻鄭州，沒有攻克，行進到
湖陽，碰上李建崇等人，十分驚駭，認為太神
速，又被野火焚燒，於是大敗。安從進率幾十個
騎兵逃回襄陽。習高祖派高行周圍他，過了一
年糧食耗盡，安從進自焚而死。被抓他的兒子安
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到京師，習高祖登樓接
受獻俘，在街頭示衆後殺掉他們。降襄陽為防禦
州，贈王令謙忠州刺史，潘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父親叫阿嵯啜，大概是沙陀
部人。楊光遠原名阿棃，任唐莊宗的驍將，跟隨
周德威在新州和契丹交戰，斷了一隻手臂，於是
被廢置不用。過了很久，任命他爲幽州馬步軍都
指揮使，戍守瓦橋關。楊光遠頭斷臂，不識文
字，但明辯多智，長於吏事。唐明宗時，任薊、
瀛、冀、易四州刺史，以善於治理著稱。

當初，唐兵在中山攻破王都，抓獲契丹大將
蔚剌等十多人。不久契丹和中原和好，派使臣索
求蔚剌等人，唐明宗和大臣們商議，都打算把他
們歸還契丹，惟獨楊光遠不同意，說：“蔚剌等
人都是北狄善戰的人，他們失去蔚剌等人就像失去
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
吾利也！”明宗曰：“著人重盟誓，已
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
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言，卒不遣
增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威軍節
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
行營都虞候，後契丹於雲、應之間。

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
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
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
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
而出降。耶律德光見之，獰曰：“爾輩
大是惡漢也！”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
誘己，猶為謙言以對，德光曰：“不
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
邪！”光遠等大懾伏，德光問曰：“誰
否？”皆曰：“甚懼。”曰：“何懼？”
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
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之。”
置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
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拜為偉
偉之色，常有所畏懼者，高祖疑其有
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
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幾死得其所，
此常為愧爾！”由是高祖以爲忠，
頗親信之。

范延光反，以爲國府都招討使，
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
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
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
其子侯酋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
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
翰惡之，數爲之言。光遠自魏來朝，
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
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
兼鎭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
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己爲晉疏
斥。所養部曲千人，撫法犯禁河、洛

了手腳一樣；而且他們在這裏住了很久，熟知中
原的情況，送他們回去難道對我們有利嗎？”唐
明宗說：“著人看重盟約，既然已跟我們和好，
難道會對不住我們？”楊光遠說：“我怕後悔來不
及啊！”唐明宗賞賞他的意見，最終沒有送回前
剌等人。楊光遠從易州刺史升任振威軍節度使。
清泰二年，調任鎮守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
在雲、應二州之間抵禦契丹。

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末帝派楊光遠協助張
敬達，任太原四面招討副使，被契丹打敗，退守
晉安寨。契丹包圍他們幾個月，人食馬料都光
了，就殺馬來吃，馬殺光了，就殺掉張敬達出來
投降。耶律德光見到了他們，奚落說：“你們真
是惡漢兒。”楊光遠和將領們開始不懼他在讒
諂他們，還用謙恭的話回答他，耶律德光說：
“不吃鹽和奶酪，吃了一萬匹戰馬，難道不是惡
漢兒嗎！”楊光遠等人羞憤得低頭，耶律德光
問道：“怕不怕？”都說：“很怕。”問：“怕什
麼？”回答說：“怕你帶我們進入蕃地。”耶律德
光說：“我的國家沒有土地官爵安置你們，你們
盡力事奉呂吧。”晉高祖任命楊光遠為宣武軍節
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楊光遠進見，假裝
遜遜不樂的樣子，像是有所遺憾，晉高祖疑心他
有什麼不滿的，派人問他，回答說：“我對富
貴没有什么不滿足，只是不如張生幾死得其所，
爲此我常常羞愧罷了！”因此晉高祖認爲他忠
誠，十分親近信任他。

范延光反叛，任命他爲魏府都招討使，很久
不能攻克，晉高祖就用別的計策降服范延光。而
楊光遠自己覺得手握重兵在外，以爲晉高祖懼怕
自己，開始放肆驕橫。晉高祖每每容他，挑選
他的兒子楊承祚娶長安公主，他的次子楊承信等
都越級授予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討厭
他，多次諫諭他的不是。楊光遠從魏府前來朝
拜，一再指責桑維翰專權難以控制。晉高祖迫不
得已，將桑維翰免職外放相州，也將楊光遠調任
西京留守，兼鎭河陽，剝奪他的軍權。楊光遠開
始十分怨恨起來，暗中用財寶親結契丹，訴說自
己被晉疏遠排斥。他養的軍隊一千人，在河、洛
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
拜承祐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
位，拜太師，封壽王。

是時，晉有少，括天下以佐
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
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
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
而承祐自單州逃，出帝即以承祐為
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
慰安之，光遠益囂，乃反。召契丹入
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
丹。

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遠。
交之，濮州觀察判官寶儀記事軍
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
渡，使僕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
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
甫遇以為兵萬人沿河而下。僕果引契
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
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
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威城，亦
敗。

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
卿東討，光遠據城固守，自夏至冬，
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懼
首以呼德光曰：“皇帝誤光遠邪!”其
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
在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投之紙
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
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
官丘濬、親將杜延壽、楊耀、白延祚
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請罪。承
信、承祚皆詭曰自歸，而光遠亦上章
請死。出帝以其子為侍衛將軍，賜
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群臣皆以為不
可，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
省副使何延祚殺之於其家。延祚至其
間逢法犯禁，比寇盜更厲害。天福五年，封鎮
守平盧，封為東平王。楊光遠請求讓他的兒子隨
行，於是拜任楊承祚為單州刺史，楊承勳為萊州
防禦使，父子一起東去，車騎相連幾十里。出帝
登位，拜為太師，封為壽王。

這時，晉的馬少，靠搜括天下馬匹充實軍
隊，景延廣請求取回楊光遠以前借的官馬三百
匹，楊光遠發怒說：“這些馬是先帝賜給我的，
怎能又拿回去，這是懼我反叛!”於是策劃作
亂。而楊承祚自單州逃，出帝就任命楊承祚
為淄州刺史，派使者賜給玉帶、御馬安慰他，楊
光遠更加囂横，於是反叛。招引契丹進犯，攻陷
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也叛降契丹。

這時，出帝與耶律德光在澶、魏二州間相
拒，澶州觀察判官寶儀在軍中記述事情，出帝
說：“現在不用重兵大將把守博州渡，假使周儒
得以引契丹東過黃河和楊光遠會合，河南就危險
了!”出帝於是派李守貞、皇甫遇率兵一萬沿
黃河而下。周儒果然引契丹軍從馬家渡橫渡黃
河，正在修築營壘，李守貞等人猛攻他們，契丹
大敗，於是和楊光遠隔絕。耶律德光聽說黃河上
軍隊大敗，和在威城決戰，也被打敗。

契丹北去後，晉出帝又派李守貞、符彥卿東
討楊光遠，楊光遠據城堅守。從夏到冬，城中人
e吃人差不多快吃完了。楊光遠北望契丹，叩頭呼
叫耶律德光說：“皇帝誤了我楊光遠啊!”他的
兒子楊承勳勸他出降投降，楊光遠說：“我在
代北時，曾用紙錢祭天，投進去就沉了，人們
說我該做天子，姑且等待時機，不要隨便議論。”
楊承勳知道不行，於是殺掉節度判官丘濬、親將
杜延壽、楊耀、白延祚等人，劫持楊光遠把他幽
禁起來，派人送降表等待治罪。楊承信、楊承祚
都到京城自己請罪，楊光遠也上章請求一死。晉
出帝任命他的兩個兒子為侍衛將軍，賜給楊光遠
詔書，許諾不處死他，臣子們都認為不行，於是
下令讓李守貞隨意處置。李守貞派客省副使何延
祚把他殺死在家中。何延祚到他家時，楊光遠正
第，光遠方聞馬于厥，委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塞降契丹，使爾家世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我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

承勳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德光減置，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讒而食之，乃以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漢高祖遣光遠守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僑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石碑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阿啶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אוקטובר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楊，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僻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呓，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癡天子、跛腳皇后耶？”相傳以為笑。然而光遠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為賊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在馬厩看馬匹，何延祚派一個都將進去對他說：“天子的使臣在門口，想回去報告天子，但沒有進貢的東西。”楊光遠說：“什麼意思？”回答說：“希望得到你的頭而已！”楊光遠罵道：“我有什麼罪？過去我獻晉安塞向契丹投降，使得你家代代做天子，我也希望終身富貴，反而如此負心！”於是被殺，以病死上報。

楊承勳在晉任鄭州防禦使，耶律德光滅晉，派人召楊承勳到京師，斥責他劫持父親，把他切成肉塊吃了，於是任命楊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追贈楊光遠為尚書令，封為齊王，命令中書舍人張正僑撰楊光遠墓碑銘文賜給楊承信，讓他留在青州刻石。石碑立起後，天降大雷，擊斷了石碑。

阿啶啜原本不是姓氏，後來改名беренчар而姓楊。楊光遠原名楊，清泰二年，官府建議把犯唐明宗廟名諱偏旁的都改名，於是賜名光遠。楊光遠既是禿頭，而他的妻子又是跛子，人們因此說：“從古到今難道有禿頭天子、跛腳皇后嗎？”相傳為笑柄。然而招來夷狄成爲天下最大的災禍，最終消滅晉氏，創傷中原三十多年，都是楊光遠造成的。
新五代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雜傳(十四)

杜重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
晋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
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
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
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鄆，重威
從高祖討延光，徒領忠武，加同平
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

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于宗城，重
榮為偃月陣，重榮擊之不動。重威欲
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
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
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
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
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
敢出。重威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
軍節度使。

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
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
貨，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
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遣使入寇，重威
擅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
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
之，未嘗出救。

開運元年，加封杜重威為北面行
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泰州，破滿城、遂
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遣兵擊之，重

杜重威，朔州人。他的妻子石氏，是晉高祖
的妹妹，晉高祖登上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授任
杜重威為舒州刺史，讓他統管禁軍。跟隨侯益在
汜水打敗張從賓，因功授任潞州節度使。范延光
在鄆都反叛，杜重威跟隨晉高祖收服范延光，調
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調領天平，升任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

安重榮反叛，杜重威在宗城迎戰，安重榮擺
偃月陣，杜重威攻打不動。杜重威打算稍稍後撤
等待時機，偏將王重胤說：“兩軍剛交戰，後退
的先敗。”於是分兵三路，杜重威先命左右隊攻
打對方的兩翼，戰鬥激烈時，王重胤又率精兵攻
d打對方的中軍，安重榮部將趙彥之前來投奔，安
重榮於是大敗，逃回鎮州，關閉營壘不敢出戰。杜
重威攻破鎮州，因功授任杜重威為成德軍節度
使。

杜重威是軍人出身，沒有德行而又不懂為將
的謀略。攻破鎮州後，將府庫的積蓄和安重榮的
資產全部奪取，自家吞沒，晉高祖雖然知情却没有
追究。到晉出帝和契丹絕交後，契丹連年進犯，杜重威閉城自守，所屬州縣城邑大多受到屠
殺。胡騎驅趕他成千上萬的百姓經過城下，重威
登城瞭望，却没有出城營救。

開運元年，加封杜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第
二年，率領軍隊攻打泰州，攻破滿城、遂城。
契丹已撤軍到達古北，回師攻擊，杜重威等南
威等南走，至陽城，為虜所困，賴符彦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僞語曰：
“速賊得命，更望復子乎？”乃收馬馳歸。

重威居鎬州，重執其民，戶口凋敝，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為鄜州留守。而鎬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錄以官，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
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藉没邪！”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稱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拆木以供爨，餓粟席以狹馬馬，重威兵行泥濘中，溯發供饑，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鎬、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交渉河而軍。偏將宋從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彦筠遂敗，清戰死。轉逓使李毅教重威以三脚木為橋，寡
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
重威不許。

契丹遣騎兵夜井西山擊鑑城，斷
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
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詐契丹諸降。契
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
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
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回
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
士飾于棚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
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
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繒袍，便衣以
示諸軍，拜重威太傅。

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
逃，到達陽城，被契丹軍圍困，幸虜符彥卿、張
彥澤等人藉大風之勢奮力出擊，契丹大敗逃走。
將領們想再追擊，杜重威用俚語說：“碰上敵軍
而逃脫性命，還指望再得個兒子嗎？”於是收兵
馳馬而回。

杜重威在鎬州，大肆搜括百姓，使鎬州人調
敝，又懼契丹前來進犯，於是連接上表請求回到
京師，史官亦有清官，就急忙上路，朝廷不能
制止，就授任杜重威爲鄜州留守。而在鎬州留守
私人的糧十多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向百姓議買
糧食作爲軍備，於是登記上報，給他幾萬匹絲
緞作抵償，杜重威大怒說：“我是不反叛的人，
怎能登記沒收財產！”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稱以瀛州投降，又任
命杜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這年秋天，天下大
雨成災，大雨六十多天不停，餓死的人充斥道
路，居民們拆除木器用來燒飯，銼磨藥席喂養牛
馬，杜重威的軍隊在泥水中行進，調發百姓供應
軍需，遠近愁苦不堪。杜重威到達瀛州，高牟翰
已棄城逃去，杜重威退兵屯駐武彊。契丹侵犯
鎬、定二州，杜重威向西急行軍至中渡橋，和契
丹隔著渇河布陣。偏將宋從筠、王清渡河奮力
作戰，而杜重威按兵不動，宋從筠因此被打敗，
王清陣亡。轉運使李毅教杜重威用三腳木建橋，
招募不怕死的士兵過河攻打賊軍，將領們都認為
對，惟獨杜重威不同意。

契丹派騎兵連夜沿着西山攻打鑑城，截斷杜
重威軍隊的後路。這時，杜重威已有二心，而運
糧通運被隔絕，於是暗中派人去向契丹請求投
降。契丹人十分高興，許諾拿中原讓杜重威稱
帝，杜重威信以爲真，於是埋伏甲兵，召集將領
們宣佈向虜軍投降。將領們驚愕不已，因上將先
投降，於是都從了命。杜重威拿出降表讓將領們
簽名，於是命令士兵在棚寨外擺開陣勢，士兵們
還喜歡跳躍以爲是要與敵決戰，杜重威告訴他們
糧食吃完出去投降，士兵們都脫下鐵甲大哭起
來，聲震原野。契丹賜給杜重威紅袍，讓他穿上
巡視軍隊，授任杜重威爲太傅。

契丹侵犯京師，杜重威率晉兵屯駐陳橋，士
重威密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俯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賄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餘，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受之，遂遣鄭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帳內為別。

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將軍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燕，其亡者奔於鄭。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鄭，聞燕兵見殺，乃勦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平蔡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

重威食盡，屑麥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史，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

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瓘、弘璨、弘瑾死於市，市人譁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脅肉，斯須而盡。

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與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

兵飢寒交迫，不能忍受痛苦。杜重威在街上出人，街上的人跟着罵他，杜重威低頭不敢仰視。契丹據京師，掠獲城中錢財賞賜軍隊，將相都不能幸免，杜重威應當交錢一萬緡，於是向契丹訴苦說：“我率晉軍十萬人先投降，還不能免死嗎?”契丹人一笑答應了，派他回鄭都。第二年，契丹返回北方，杜重威和他的妻子石氏到契丹帳中告別。

漢高祖平定了京師，授任杜重威爲太尉、歸德軍節度使，杜重威害怕，不接受任命。漢高祖派高行周進攻他，没能攻克，漢高祖於是親自率兵攻打他。又派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見他，杜重威不從命，而漢兵多次戰敗，包圍他一百多天。當初，契丹有一千五百名燕兵留在京師，漢高祖從太原進入京師，有人舉報說燕兵將要反叛，漢高祖把他們全部殺死在平蔡，逃亡的燕兵投奔到鄭都。燕將張璉先率兵兩千到鄭都，聽說燕兵被殺，就勦杜重威堅守。漢高祖殺掉燕兵後，為此後悔，多次派人招降張璉等人，張璉登城呼叫，說：“平蔡的誅殺，燕兵有什麼罪？既然不能活，請以死守城!”

杜重威糧食吃盡，磨麥來吃，不少老百姓越過城牆出來投降，都面無人色。杜重威於是派判官王敏和他的妻子相繼請求投降，漢高祖准許。杜重威穿着白衣服出來見漢高祖，漢高祖赦免杜重威，授任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將張璉和杜重威的將吏全部殺掉，而收錄他們的私財，帶着杜重威回京師。

漢高祖病重，環視大臣說：“好好提防杜重威!”漢高祖去世，封鎖消息沒有發喪，大臣們共同殺掉杜重威和他的兒子杜弘瓘、杜弘璨、杜弘燧，將尸體拋到街市，街上的人都踢尸大罵，官吏不能禁止，肢裂尸體，任意踐踏，一會兒就不見尸體了。

李守貞，河陽人。晉高祖鎮守河陽，讓他擔任客將，後來曾追隨晉高祖，晉高祖登上帝位，任他爲客省使。在安州監督馬全節的軍隊打敗李金全，因功授任宣徽使。
出帝即位，揚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薌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築於河東。守貞駕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復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將史元等悉以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除諸職領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慷慨敦敘其餘類。而光遠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嚴密使桑維翰綱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盧璧守貞，詔取盧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

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社重威為前部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契丹素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棄園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賛，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泰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遂，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

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

晋出帝登位，揚光遠反叛，招引契丹進犯。李守貞任義成軍節度使，任侍衛親軍都虞候，隨同晉出帝抵達澶州。麻薌率奇兵進入鄆州，渡過馬家口，在黃河東南修築栅寨駐軍。李守貞率軍前去打敗他們，契丹兵大多被淹死，獲獲馬數百匹，俘虜副將七十多人。轉領泰寧軍節度使，率兵二萬人討伐揚光遠。揚光遠投降，他原來的部下守貞將揚光遠的全部財寶、美女、好馬獻給李守貞，李守貞感激他，暗中把守貞安置在屬下。當時，凡是出兵攻破賊兵，必定有恩詔赦免賊兵餘黨。而揚光遠的餘黨十多人都在逃命，正緊急追捕他們。嚴密使桑維翰延誤恩詔，很久不下達。議事的人舉報守貞藏在李守貞那裏，下詔書捉拿守貞殺掉，李守貞大怒，於是和桑維翰產生矛盾。

平定賊兵後施行賞賜，李守貞全部用黃黑色的茶葉染木賞給他們，軍中士兵大怒，用絲綢裹上它們做成成人，掛在樹上示眾，說：“這是李守貞的頭。”李守貞因功授任同平章事，把揚光遠的舊宅賜給他，李守貞奪取那邊的官舍民宅大加整治，成為京師最好的宅第。晉出帝親臨他家，宴飲賞賜的恩禮，超過了其他將領。

契丹進犯，晉出帝再度親往澶州，杜重威任北面招討使，李守貞任都監。晉兵一向驕橫，而李守貞、杜重威曾將都沒有節制，軍隊行營所到之地，當地居民餓死的馬匹被一搶而空，甚至連草木都糟蹋光了。他們剛出兵時，有賞賜，叫“掛甲錢”，到班師回朝時，又加以慰勞賞賜，叫“卸甲錢”，軍隊出入的花費，常常不下三十萬，因此晉軍公私都很困窘。李守貞和杜重威等人攻下泰州，破滿城，殺死二千多人。返回後，李守貞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

這時，晉出帝派人帶信招趙延壽讓他回國，趙延壽詐稱想回來，希望得到晉兵的接應，而契丹高牟翰也詐稱以瀛州投降，晉出帝信以為真，命令杜重威等人率兵接應他們。當初，晉大臣都說杜重威不忠誠，心有怨恨，不能任用，於是用李守貞。這時，杜重威鎮守魏州，李守貞曾率兵
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渡河，重威
侍之甚厚，多以戈戟甲釜秦之。出帝
嘗謂守貞曰： "卿常以家財散士卒，
可謂忠於國者乎！" 守貞謝曰： "皆重
威與臣者。" 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
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
于武彊。契丹寇鎬、定，守貞等進於
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
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
平軍節度使。

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
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
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
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
僧庸頑以方術陰于守貞，為言有非常
之相，守貞乃决計反。而趙思緯先以
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
大喜，以為天人相應，乃發兵西據潼
關，招誘眾雑，所至破發。漢遣白文
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
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緯遣人推守貞為
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
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
牽漢。

文珂等攻景崇、思緯等久無功，
隱帝乃遣權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
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緯、景崇，
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
彦珂謂威曰： "三叛連衡，以守貞為
主，守貞先敗，則思緯、景崇可傳勝
而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
後，思緯、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
矣。" 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

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
兵，過道家問策，道曰： "君知劉
乎？" 威少無賴，好蒱博，以爲道識
之，艴然而怒。道曰： "凡博者錢多
則多勝，錢少則多負，非其不善博，
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
往來經過魏州，杜重威待他很優厚，常用戈戟銀
甲、金銀絲織贈送他。晉出帝曾對李守貞說：
"你常常家財散發給士兵，可以說是忠於國家的
人了！" 李守貞回答說： "都是杜重威給我的。
" 乃引請和杜重威一同北去。於是以求和杜重威一
同北去。於是最終仍

與思緯先以京兆反，派人拿紅黃色的衣服送給李守貞，李守貞非
常高興，認爲天人都應驗了，於是出兵西去占據
潼關，招誘草莽寇盜，到處都發生叛亂。漢派白
文珂、常思等人出兵攻打他。不久王景崇又以
鳳翔反叛，王景崇和趙思緯派人推舉李守貞做秦
王，李守貞以宦官委任王景崇等人。又派人暗中
送蠟丸書給吳、蜀、契丹，要他們出兵牽制漢。

白文珂等人進攻王景崇、趙思緯等人久無戰
功，漢隱帝於是派樞密使郭威率領禁兵統領白文
珂等人，監督他們攻打。將領們都請求先攻打趙
思緯、王景崇，郭威還未拿定主意。到達華州
時，節度使扈彦珂對郭威說： "三個叛將聯合，
以李守貞為主，李守貞先被打敗，那麼趙思緯、
王景崇就會應聲而敗。如果捨近求遠，讓李守貞
在後面攻擊，趙思緯、王景崇在前面抵抗，那漢
兵就必敗了。" 郭威認爲對，於是先攻打李守貞。

這時，馮道罷相在河陽，郭威剛出兵時，
到馮道家拜訪請問計策，馮道說： "你懂得博戲
嗎？" 郭威年輕時無賴，好蒱博，認爲馮道識
諷他，羞憤發怒。馮道說： "凡是博戲，錢多就
贏，錢少就輸，不是輸家不善於博戲，之所以
輸，是由於財勢不夠的緣故。如今聯合各將的軍
一城，絶其多少，胜败可知。”威大悟，議以速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
册，慣其城三面，而闖其南，發五縣
之，以於其城外以三手。守貞出其兵壟
城，威復率所留，守貞鼓起往之，
守貞兵常失之，皆如時年，
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
食。威曰：“可矣。”乃為期日，督兵
面攻而破之。

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何，總倫
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気於，
候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
為然。會有將吏大義，守貞指畫虎圖
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
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

張彥澤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
居陽山，又徙太原。彥澤為人驍悍兼
忍，目有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
以善射為義將，數從莊宗、明宗戰
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
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
廷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
彰義。

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咎辱
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
以歸彥澤。彥澤上書請殺之，其掌書
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
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
澤所厚，多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
之，因共議式，而迫之曰：“不速去，
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
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
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
隊攻打一座城，比較力量大小，勝敗可以料定。”
郭威豁然開悟，計議以持久戰圍困李守貞，於是
和將領們分成三個陣巢，在守貞城外三面築
城，而在城南留下缺口，調動五個縣的丁夫修築
長城連接三個陣巢。李守貞出兵破壞長城，郭威
就命人把壞的地方修補好，李守貞隨即出城爭
奪，李守貞的士兵常常損失十分之三四，如此一
年多，李守貞城中士兵所剩無幾，而糧食又吃
盡，殺人來吃。郭威說：“行了。”於是定下日
期，督促兵士四面出擊，攻破了城池。

當初，李守貞召見總倫問他能否成事，總倫
說：“大王自當據有天下，但天象和你對應的地
區正有災難，等人快要殺光時，大王的事業就成
功了。”李守貞信以為真。曾和將吏們暢飲，李
守貞指着畫虎圖說：“我有天命就能射中它的腳
掌。”拉弓一箭射中，將吏們都下拜祝賀，李守
貞更加自負。

城被攻破後，李守貞和妻子兒女自焚而死，
漢軍進城，在煙灰中斬下他的頭，傳送到京師，
在南市上示衆，他的餘黨都被分尸。

張彥澤，他的祖先是突厥人。後來移居陝
山，又移居太原。張彥澤為人驍悍兇殘，眼珠黃
而晚上有光，看人就像猛獸一般。因善於射箭任
騎將，多次跟隨唐莊宗，唐明宗攻戰征伐。和晉
高祖結為姻親，晉高祖時，已任護聖右廂都指揮
使、曹州刺史。參與討伐范延光，拜為鎮國軍節
度使，年內，調任鎮守彰義。

張彥澤為政殘暴，常對他的兒子發怒，多次
鞭打羞辱他。兒子逃到齊州，州中捉到他送至京
師，晉高祖把他交還張彥澤。張彥澤上奏請求殺
掉他，他的掌書記張式不願為他起草奏章，多次
勸諫阻止他。張彥澤發怒，拉弓射張式，張式快
步躲開纔免於難。張式素來受到張彥澤厚待，
常常把事情交托給他，因此張彥澤手下的小人一
直都嫉恨他，乘機共同誣誣張式，而且威脅他
說：“不趕快離去，必定遇害。”張式於是逃走。張
彥澤派指揮使李興率領二十名騎兵追趕他，告
史以兵援之邠州，节度使李周留式，驰驛以聞，詔流式商州。彦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關謁諸，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恠在不測。”
高祖不得已，與之。彦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

高祖遣王周代彦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彦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泾人残破之狀，武父鑒詣闕詣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伏闕上疏，論彦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武父鑒、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歸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闕門連疏論之，不報。

出帝時，彥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還右武衛上將軍，又還左神武統軍。自契丹與聶戰河北，彦澤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德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貯水，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鉅，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薊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敢處暴矣! 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拒契丹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迫至衛村，又大敗之，契

誠他們說：“張式如果不願回来，就必須取他的頭來！”張式到達邠州，刺史用兵護送他到邠州，節度使李周留下張式，駄馬上報，下詔流放張式到商州。張彥澤派司馬鄭元昭到朝廷論議請求，希望一定得到張式，而且說：“張彥澤如果得不到張式，禍患難以預測。”晋高祖迫不得已，把張式交給他。張彥澤得到張式，將張式剖心、裂喉、斷手腳，然後把他殺掉。

晋高祖派王周接待張彥澤，任彥澤為右武衛大將軍。王周奏報張彥澤所犯二十六條罪行，並述說涇州人残破的狀況，張式的父親張鑒到朝廷爭訴冤情，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都上殿上疏，論說張彥澤殺死張式之冤案，都没有理睬。李濤進見高祖重切規勸，高祖說：“張彥澤是功臣，我曾許諾不殺他。”李濤高聲說：“張彥澤的罪行如果可以容忍，那麼範延光的鐵券又在哪裏！”晋高祖發怒，起身離去，李濤跟在後面不停地規勸，晉高祖迫不得已，召見張式的父親張鑒、弟弟張守貞、兒子張希範等人，都授官職，為此免除涇州百姓的賦稅，免除雜役一年，下詔書歸罪自己，而張彥澤只削減官階、降低爵位而已。於是曹國珍等人又和御史中丞王易簡率領三院御史到朝廷接連上疏論理，沒有答覆。

晋出帝時，張彥澤任左龍武軍大將軍，升任右武衛上將軍，又升任右神武統軍。自從契丹和聶在河北交戰，張彥澤在軍中，多次立下戰功，拜為彰德軍節度使。和契丹在陽城作戰，被契丹包圍，而軍中無水，挖井就壞，加上天飢大風，契丹順風揚塵，攻勢十分凶猛，張彥澤軍中非常恐懼。張彥澤詢問將領們，將領們都說：“現在敵軍憑藉順風的優勢，而我們處在下風，應等風向回轉後纔能作戰。”張彥澤贊同這種意見。將領們都已離去，偏將薊元福獨自留下，對張彥澤說：“現在軍隊十分飢渴，假如等到風向回轉，我們就成俘虜了！而且逆風作戰，敵人必定認為我們不會這樣做，這就叫出其不意。”張彥澤就拔掉障礙，奮力作戰，契丹逃跑奔走二十多里，逃到衛村，又大敗契丹，契丹逃去。
丹邁去。

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彥澤馬軍都排陣使。彥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趣鎮州。彥澤為先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棄河而還。

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河，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衛佐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官中火發，出帝以劍擊後官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傅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於內門，登樓視貳，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開。彥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戒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

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舆，宮監、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符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慈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帝取内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恐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島氏公主私賜守門者，得入與帝飲，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遂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

開運三年秋，杜重威任都招討使，李守貞任兵馬都監，張彥澤任馬軍都排陣使。張彥澤在鎮、定二州間往來，在泰州打敗契丹，殺敵二千人。杜重威、李守貞進攻瀛州沒有攻克，退至武彊，聽到契丹興兵進犯，驚惶疑惑不知所措，而張彥澤恰好趕到，論說可以破虜軍的情況，於是和杜重威等人西赴鎮州。張彥澤做先鋒，到達中渡橋，已被敵軍佔據，張彥澤又奮戰奪橋，敵軍稍稍敗退，於是棄河而還。

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反叛投降契丹，張彥澤也投降了。耶律德光侵犯京師，派張彥澤和傅住兒率領兩千騎兵先進京師，張彥澤兼程飛駿，到達黃河，摘下馬鞍連夜渡河。壬申傍晚五更時，從封丘門破關而入。一會兒，宮中起火，出帝持劍據守後宮十多人將赴火自盡，被小吏薛超抱住。張彥澤從寬仁門傳進耶律德光和皇太后的信，於是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守衛於寬仁門，登樓看見賊軍，張彥澤呼叫他下來，打開所有城門。張彥澤在明德樓前屯駐軍隊，派傅住兒進去傳達契丹君主的命令，出帝脱下黃袍，穿着白衣服下拜兩次接受命令。出帝派人召見張彥澤，張彥澤推辭說：‘我無臉見陛下。’又派人召見他，張彥澤笑而不答。

第二天，將皇帝遷到開封府，皇帝和太后、皇后坐著轎子，宮妃、宦官十餘人都步行隨隨。張彥澤派控鶴指揮使李符率兵監守，內外不能通消息。皇帝和太后上給耶律德光的表章，都事先拿給張彥澤看後纔敢派人送去。皇帝想拿幾段內庫的絲綢，主管的人說：‘這不是皇帝的東西。’不給。又派人向李崧要酒，李崧說：‘我家有酒不敢吝惜，只是擔心陛下憂愁急躁，喝了有難以預測的災禍，所以不敢進獻。’皇帝的姑姑島氏公主私下贿赂守門的人，得以進去和皇帝談別，回家後上吊而死。耶律德光渡過黃河，出帝想到郊外迎接，張彥澤不同意，派人告訴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回答說：‘天上沒有兩個太陽，難道有兩個天子在路上相見的事嗎?’於是作罷。
當初，張彥澤到京師，李濤對人說："我的災福到了！與其逃到漢倉而不免，不若往見之。" 濤見彥澤，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

彥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從騎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 "赤心為主"。遍糾出帝，遂擊內庫，軒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遂發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瞑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熙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勢取之。彥澤與閩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

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詣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繫絃杖哭，隨而詶詶，以杖朴之，彥澤俯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刳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懸其肉而食之。

啓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鬍鬽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況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恆疾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之兵，懆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扯裂腸脻，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竄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

唉，後晉之事很醜惡，而罪惡也達到了極點！它的禍亂滅亡隨之而來，是必然的道理。假使杜重威等人不反叛向敵人投降，它也未必就不滅亡；然而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是從景延廣一人開始的，而最終導致晉的禍患，是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三人。看到杜重威、張彥澤的死，而晉人之所以那麼稱心快意，就可以知道他們對這些人的痛恨怨怒，不止一天了。至於爭奪已經殺戮的屍體，割成碎肉，剔出腦髓來吃，裂尸踐踏，瞬間化為烏有，是多麼過分啊！這是自古以來沒有過的。然而在當時，晉的所有軍隊都在北方，國家的存亡，決定於這三個人的勝敗，那麼
之如彼，世方任之如此，而终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他們的責任可說夠重大了。大概天下人那樣憎惡他們，普又這樣信任他們，而且始終不能醒悟，這難道不是人們所說的“面臨亂亡的君主，各有自認為賢良的臣子”嗎？
新五代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雜傳（十五）

王景崇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執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晋，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蓄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

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鄭，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在以見高祖，願留軍中效用，為高祖攻戰之策，甚有辦，高祖乃奇其材。

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奮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滁，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鶴入貢，言為虎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鶴。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
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返。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

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殺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母妄發，禍及於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

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路邠等，陰以事告景崇。已而益拜閤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己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曙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訓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曙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鶴，為曙將藥元福、李從所敗。曙攻鳳翔，城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曙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裹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濟圍而出以爲應。曙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

明年，守貞、思訓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一之計可乎？吾聞趙曙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贊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遂明，贊燒東

蜀兵正侵犯南山，王景崇攻破蜀兵，追到大散關而返回。漢高祖於是下詔任命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

王景崇到達鳳翔，侯益沒有入朝的打算，而恰好漢高祖去世，有人勸王景崇可以迅速殺掉侯益，王景崇考慮到客指接受先帝的命令而年輕的君主不知道，猶豫不決。侯益的從事程渥，和王景崇是同鄉，有舊交，前去游說王景崇說：『我和你為老朋友，我的職務不過是幕僚，而你已經顯貴了，怎麼想用陰謀誣害人而取代他呢？侯公父子詭信幾百人，你不要輕舉妄動，災禍快到了！除了我，誰會給你說這些。』於是王景崇很不願誅殺侯益，侯益因而逃走，王景崇十分後悔沒有殺掉他。

侯益到京師，漢隱帝剛登位，史弘肇、楊邠等人專權，侯益於是重金賄贈楊邠等人，暗中藉故中傷王景崇。不久侯益被拜爲閤封尹，王景崇心中不安，暗示鳳翔的將吏請求讓自己掌領府事。朝廷擔心他，拜任王景崇為邠州留後，任命趙曙為鳳翔節度使。王景崇於是反叛，殺光侯益的家屬，和趙思訓共同推舉李守貞為秦王，漢隱帝就命令趙曙討伐他們。王景崇西招蜀人援助，蜀兵到達寶鶴，被趙曙的將領藥元福、李從打敗。趙曙進攻鳳翔，挖濠溝包圍他們，幾次率精兵挑戰，王景崇閉門不出。趙曙於是命令一千士兵潛入城南十里處，僞造蜀兵的旗幟，沿南山而下，聲稱蜀中救兵到了，一會兒烽火揚起，王景崇信以為真，於是命令幾千人圍困而出作接應，趙曙設下埋伏等着他們，王景崇的軍隊大敗，從此不敢再出城。

第二年，李守貞、趙思訓相繼都被打敗，王景崇的門客周璨對王景崇說：『你能堅守這裏，是因為有河中、京兆。如今都失敗了，又依靠什麼呢？不如投降。』王景崇說：『的確拖累你們了，但事情危急，我想用個萬一成功的計策行嗎？我聽說趙曙的精兵都在城北，現在讓公孫贊等人燒燬城東門僞稱投降，我率牙兵攻打他們城北的軍隊，縱然不能成功而戰死，也比束手就擒好。』周璨等人都贊成這樣做。黎明，公孫贊燒
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肇率眾降。

趙思縮

趙思縮，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鎮呂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縮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賀詔，以西事屬之。

思縮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屬兵已譜子午谷，景崇用思縮兵擊走之。遂與思縮俱西，然以非己兵，懼思縮等有二心，欲欲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稍風其旨。思縮屢堅請先就以率眾，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縮，景崇不聽，與俱西。

高祖遣使者召思縮等，是時釋益東來朝，思縮以兵從益東歸。思縮謂其下常彦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必死矣，奈何？”彦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遂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迎益，飲于郊亭。思縮前曰：“兵跡開幢，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撫其家屬。”益信之以然。思縮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縮親之，奪其佩刀殺之，並殺門者十餘人，遂開門劫庫兵以叛。

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縮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縮為晉昌軍節度使。晉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縮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賚，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縮取其膚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膚至千，則勇無敵矣！”

思縮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

毁東門假裝準備投降，而府中起火，王景崇自焚了，公孫肇於是向趙暘投降。

趙思縮，魏州人。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的牙將。漢高祖即位，調趙謙鎮守永興，趙謙到京師朝拜，留下趙思縮的士兵幾百人在永興。漢高祖派王景崇到永興，和齊藏珍率兵迎護回譜入朝，暗中把西面的事交托給他。

王景崇到達永興，趙謙雖已進朝，但他所召引的屬兵已佔據子午谷，王景崇用趙思縮的士兵趕走他們。於是和趙思縮一道去西，但因不是自己的士兵，懼怕趙思縮等人懷有二心，就想在他們臉上刻字讓他們跟隨自己，而又難以開口，於是稍微暗示他的意思。趙思縮高聲請求先給他臉上刻字以便率領衆兵，齊藏珍討厭他，暗中勸王景崇殺掉趙思縮，王景崇不同意，和趙思縮一道西去。

高祖遣使臣召見趙思縮等人，這時釋益入京朝拜，趙思縮率兵跟隨釋益東歸。趙思縮對部下常彥卿說：“趙公已在別人手中，我們到了，將一起死，怎麼辦呢？”彥卿說：“事情發生了隨便，不要預言。”侯益到達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迎益，飲酒，趙思縮上前說：“士兵住在城東，而將士們的家屬都住在城中，希望放士兵進城帶走他們的家屬。”侯益信以為真。趙思縮和部下進城，有個州校坐在城門口，趙思縮親打他，搶過佩刀把他殺掉，並斬殺十多個守門的人，於是開上城門搶劫庫中武器反叛。

漢高祖派郭從義、王峻討伐他，一年多沒能攻下，而王景崇也反叛了，和趙思縮一起向李守貞投誠，李守貞任命趙思縮為晉昌軍節度使。漢隱帝派郭威西去監督各將的軍隊，先在河中包圍李守貞。過了幾個月，趙思縮城中糧食吃盡，殺人來吃，每次犒賚宴請，都殺掉幾百人，在廚房中宰殺就如豬羊一樣。趙思縮取出人膚用酒吞下，對他的部下說：“吃膚達到一千個，就勇猛無敵了！”

趙思縮沒有辦法了，招募人修建地道，準備
慕容彦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姬弟也。嘗為宋國夫，交趾黑胡髯，號聞熙僧。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覃、被、棣四州，坐濱州造逆受縛，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赦，得減死，流於房州。

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彦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鎭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彦超為副。彦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彦超欲速進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遣親信。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果塞口以自訴。高祖知其鉅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

逃到蜀中，他的判官陳讓能對趙思紋說：“你對國家沒有什麼大惡，祗是怕死纔這樣做而已！如今國家三方用兵，勞民傷財没完没了，如果確實能夠翻然悔悟效順國家，自己率先歸附，將功補過，或許還能活命；如果坐守危城，不過是等死而已。”趙思紋贊同他的话，於是派教練使劉珪到郭從義處請求投降，而派部將劉篤入朝呈交投降表。朝廷拜任趙思紋為鎮國軍留後，促其赴任，趙思紋逗留不去。蜀中派入招趙思紋，趙思紋將奔蜀，而從義又殺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圍之。從義因入城召趙思紋，趙思紋上道，至則擒之。思紋問道：“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紋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是時，漢兵頓據城下已久，重威
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
隙，而彦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
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
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
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
不敢受，高祖遂遂建言請之曰：“吾
當為爾徙彦超。”行周乃受，而彦超
徙鎮秦寧。

隱帝乃殺史弘肇等，又遣人於魏
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
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兖，彦超及食，
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
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
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鋒，遣其妻
子登陣以召北兵，可使解甲。”彦超
諫曰：“益老矣! 此懦夫之計也。”
隱帝乃遣彦超副將，兵於北郊。周
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彦超力戰于七
里，隱帝出戰，太祖使人告彦超善
衛帝，彦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
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
“官家元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
明日隱帝復出戰軍，彦超戰敗奔兖
州，隱帝遇弑于北郊。

高行周的怒氣纔漸漸消了。

這時，漢兵在魏州城下已停留很久，杜重威
的防守更加堅固，將領們都知道不能攻取，正在
等待機會，而慕容彦超獨自說可以迅速進攻，漢
高祖認為不錯，因此親自督促士兵急攻，死傷一
萬多人，於是彦超不敢再議進攻。後來杜重威出
城投降，漢高祖任命高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高
行周推辭不敢接受，高漢祖派蘇逢吉告訴他說：
“我會為你調走慕容超的。”高行周纔接受任
命，而慕容彦超調任鎮守秦寧。

漢隱帝殺掉史弘肇等人後，又派人到魏州殺
周太祖和王峻等人，怕不能成事，召集將領們前
來保衛京城。使臣到達兖州，慕容彦超正在吃
飯，放下勺筷就上路。周兵侵犯京師，開封尹侯
益對漢隱帝說：“北兵這次前來，他們的家屬都
在京師，應當閉閉城門挫敗他們的銳氣，讓他們
的妻子兒女登上短垣招降北兵，可以使他們放下
武器。”慕容彦超譏諷侯益說：“侯益老了! 這是
懦夫的計策。”漢隱帝於是派慕容彦超為侯益的
副手，率兵到北郊。周兵到後，侯益在晚上反叛
向周投降。慕容彦超在七里奮戰，漢隱帝出來犒
賞軍隊，太后派人告訴慕容彦超要好好保衛皇帝，
慕容彦超口氣很大地回答說：“北兵能做什麼?
我在戰陣上大喝一聲，可坐着不動就使他們回軍
營去。”又對漢隱帝說：“陛下要是宮中無事，明
天可以出來看我打仗。”第二天漢隱帝又出來慰
勞軍隊，慕容彦超戰敗後逃向兖州，漢隱帝在北
郊被殺。

周太祖登位，慕容彦超心中不安，多次進獻
財物，周太祖回贈他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他，
稱呼慕容彦超為弟弟而不叫名，又派翰林學士
魯崇諫去安慰開導他，慕容彦超心中更加疑惑懼
怕。不久劉旻在太原自立為王，出兵攻打晉、遼
二州，周太祖派王峻在西面打仗，慕容彦超也乘
機謀反，派押衙鄭麟至京師請求入朝，周太祖知
道有詐，親手寫詔書准許入朝。慕容彦超又稱
他管轄的地區內盜賊很多而沒有走，又僞造高行
周寫給他的書信呈送朝廷，信中言語都指斥周的
過失，像是想共同反叛的人。周太祖核驗信上的
彦超又遣人南結李昪，昪為出兵攻泗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旻攻置、..
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慕容彦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兖州平，太祖詔贈開陽侯為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為秘書監。
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雜傳(十六)

傳曰： "禮義廉恥，是國家的四個準則；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善乎，管仲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為，則天下有不亂，國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叡》，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患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數？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諭：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予虛言也哉！

傳曰： "禮義廉恥，是治理國家的四個準則；這四個準則沒有確立，國家就會滅亡。" 管仲的話說得多好啊！禮義是治理國人的根本法則，廉恥是人們立身的根本節操。大概沒有廉潔，人們就無所不取；沒有羞恥，人們就無所不爲。像這樣做人，那麼災禍動亂、失敗滅亡，也就無所不至，何況做大臣的人卻無所不取、無所不爲，那麼天下還有不亂、國家還有不亡的嗎！予讀馮道所寫的《長樂老叡》，見其自述引以爲榮，他可說是沒有廉恥的人了，那麼天下國家就由此可知了。

我在五代發現三個保全節操的士人，十五個為國事而死的臣子，而奇怪那些身穿儒服的士人以學古自稱，卻有很多人享受別人的俸祿、在別人的國家中任職，但却使忠義的節操，祇是出自武夫士兵，難道在儒士中果真沒有這樣的人嗎？難道不是節操高尚的士人憎惡時代的動亂，鄙薄這樣的世道而不願出來嗎？抑或是掌管天下的君主不值得顧念，而没有人能夠使他們出來嗎？孔子認爲： "十家人的城邑，必定有忠信之人存在。" 難道是沒有根據的空話嗎？

我曾讀到五代時的一篇小說，記載王凝的妻子李氏的事情，作爲一個婦人還能這樣，就可推知世上確曾有這樣的人而没能被發現。王凝住青、齊二州間，任虢州司戶參軍，因病死在任上。王凝家素來貧窮，一個兒子還年幼，李氏帶著她的兒子，背着他的遺骸回家來。向東經過開封時，在旅舍停下，旅舍主人見這個婦人獨自帶
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男子用耶？不可以一手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路入见其容而嗤之，或为弹指，或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为赐药封斋，厚赐李氏，而告其主人者。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馮道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刘守光为参军，守光败，去事官者张承业。承业为河东军，以冯为巡官，以其文学寓之晋王，河东节度掌书记。庄宗即位，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道为人生自刻苦为俭约。当晋南梁间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絮而已。所得俸禄，与僕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人之子女者以之道，道不能却，案之别室，访其主而遣之。其解学士居父丧于景城，遇岁饥，悉出所有以赒乡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负薪。有荒其田不耕者，与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潜为之耕。其人後来谢，道殊不以为德。服除，复召为翰林学士。行至汴州，遇赵在礼乱，宗自魏镇兵还，犯京师。孔循勅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诏赴阙，豈可自留！”乃疾趋至京师。

庄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为，问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何在？”重诲曰：“为学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为明殿学士，迁兵部侍郎。年余，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相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驚失，不敢怠於書畫，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凡蹈危者，屢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之：“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殺貴養農，殺賤傷農。”因詠文士董仲舒《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詣館說其義，嘉納之。

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嫉壘。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衡州，道率百官迎潞王入，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愍帝猶在衡州，後三日，愍帝始至謝覲，己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逾年，拜司空。會滅唐，道又事晋，晉高祖拜道為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改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泰威，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謂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無老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靈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
謂。周滅漢，遂又事周，周太祖拜道為太師，兼中書令。

世故能成行以取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

世祖德光曾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之？"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宗滅中國之人，藉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無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為，遂陽立湘陰公義為漢嗣，遂迎於徐州。道未至，大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道能紛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眉意。

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恥於凋盡，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除喪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道前事九君，未嘗諂諂。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遂曰："陛下未可比太師奉朝請。周消滅漢，馮道又在周做官，周太祖拜馮道為太師，兼中書令。

馮道年慈時能匡正自己的行之而獲於世人的稱贊，等到繼任大臣後，尤其致力於領重處世待物，事奉四姓十個君主，越來越以舊德自居。但當時的士人無論賢愚都景仰馮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

世祖德光曾問馮道曰："怎樣纔能拯救天下的百姓？"馮道用玩笑話回答說："這樣的時代佛出來了也不能救，只有皇帝能救。"人們都認為契丹沒有殺盡中原的人，是靠馮道這一句話說得好。周兵反叛，侵犯京師，漢隱帝已死，周太祖認為漢的大臣必定會擁戴自己，及至見到馮道時，馮道根本没有這個意思。周太祖素來對馮道下拜，這次也迫不及待對他下拜，馮道接受下拜就跟平常一樣，周太祖的雄心逐漸沮喪，知道漢不能取代，於是假立湘陰公劉赟為漢的繼承人，派馮道去徐州迎接劉赟。劉赟還沒到，周太祖率兵北到澶州，舉兵反叛，於是取代漢。議事的人說馮道能夠挫敗周太祖的陰謀而延緩它，始終不拿晉、漢的滅亡責備馮道。但馮道對喪君亡國的事也從未在意。

當這個時候，天下大亂，少數民族相交侵略，百姓的生命，比身體倒掛還危急，馮道偏偏自稱"長樂老"，著書幾百言，陳述自己歷事四姓君主以及在契丹得到的階官爵，引以爲榮。自稱："孝順家人，忠於國家，做兒子，做兄弟，做臣子，做師長，做丈夫，做父親，有兒子，有孫子。時而開卷，時而飲一杯酒，品賞飲食、繚觴音樂，享受顏色，在當代平安年老，老而自樂，有什麼快樂能像這樣？"他的自述大抵如此。

馮道以前事奉九個君主，都不曾直言規勸。周世宗剛登位，劉旻進攻上黨，周世宗說："劉旻小看我，以為我剛登位而國家有大喪，必定不能出兵迎戰。而且善於用兵的人常常出其不意，我當親自率兵攻打他。"馮道於是懇切勸阻，認為不行。周世宗說："我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人無論大小都親自出征。"馮道說："陛下不能
唐太宗。” 世宗曰： “劉旻烏合之衆，
若遇我師，如山壓卵。” 道曰： “陛下
作得山定否?” 世宗怒，起去，卒自
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
定三關，武之振自高平始。其
擊旻也，道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
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諡曰
文懿，追封瀛王。

道既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
孔子同壽，其謂之稱譽蓋如此。道
有子言。

李琪 李珽

李琪字台秀，河西媼煌人也。

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
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
後葬。珽馬臥臥臥中，聞者哀憐之。服
除，還拜御史。詔南城於辯纂書記。
吴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洪與馬殷等救
洪。洪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為洪謀
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樑糧倍之，
緩急不可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
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
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
解矣。” 洪不聽，果敗，溺死。趙匡
凝鎮襄陽，又裨掌書記。太祖破匡
凝，得珽，喜曰： “此真書記也。” 太
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
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
知曹州。曹州素難理，前刺史十餘
輩，皆坐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
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
病，行襲有兵者二千，皆故蕃卒，太
祖懼之。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
切諫，行襲怒，讒以賊下獄，欲誅
之。乃遣珽代行襲為留後。珽至許
州，止傳舍，懸其將吏，行襲病甚，
欲使人代受詔，珽曰： “東首加服，
禮也。” 乃卽軒內見行襲，道太祖語，
和唐太宗比。” 周世宗說： “劉旻的軍隊是烏合之
衆，如果遇上我的軍隊，就像高山壓在鳥蛋上一
樣。” 馮道說： “陛下能山不動嗎?” 周世宗發
怒，起身離去，最終還是親自率兵攻打劉旻，果
然在高平打敗劉旻。周世宗攻取淮南，平定三
關，威武精神的振奮就從高平開始。他攻打劉
旻，看不起馮道，不讓他隨行，任命他為周太祖
山陵使。安葬完周太祖後馮道就死了，享年七十一
三歲，諡號叫文懿，追封為瀛王。

馮道死後，當時的人都共同稱贊嘆息，認為
他和孔子壽命相同，當時人大抵就是這樣喜歡為
他延譽。馮道有個兒子馮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壄煌人也。

他的哥哥李珽，在唐末考中進士，任監察御
史。遭逢母親的喪事，貧窮無法安葬，供乞討然
後安葬。李珽飢得躺在家中，聽說此事的人都哀
憐他。服完喪，回朝廷為御史。詔南城於辯纂書
記。吳兵圍杜洪，梁太祖派於杜洪和馬
殷等人救援杜洪。於杜洪用大船載兵幾萬，李珽
為於杜洪謀說： “如今一艘船載甲兵一千人，乾
糧加倍，緊急時不能行動，如果被敵人牽制，那
麼武陵、武安必定成爲你的後患。不如率強兵屯
駐巴陵，堅守營壘不和他們作戰，吳兵糧食耗盡
後，就解圍了。” 于杜洪没有采納，果然失敗，死
在水中。趙匡凝鎮守襄陽，又徵召他爲掌書記。
梁太祖攻破趙匡凝，接到李珽，高興地說： “這
人是真正的書記。” 梁太祖登位，授任考功員外
郎、知制誥。李珽估計梁太祖不想先用過去的官
吏，堅決推辭不受命，出京治理曹州。曹州素來
事務繁多難以治理，以前的刺史十多人，都因罪
廢置，李珽到後，以善於治理聞名。升任兵部郎
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患病，馮行襲
有兵者兩千人，都是過去的蔡州兵，梁太祖怕發
生兵變。馮行襲爲人嚴刻殘酷，從事魏峻直言勸
諫，馮行襲發怒，用貪污受賄罪誣陷使他入獄，
想殺掉他。於是派李珽接替馮行襲任留後。李珽
到達許州，住在客舍中，慰問許州將吏，馮行襲
病重，想派人代替他接受詔書，李珽說： “頭朝
行(si)裹(guo)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jun)改，立出之，遂戳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辨吾事。”会岁饥，盗讧(hong)滋，宗(zong)间，曹州尤甚，太祖复遣(huan)珽治之。珽至素赋，得大校张彦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诛之。召拜左(zuo)諌议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顾(gu)珽曰：“何谓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为北齐所废，今在陈留。”太祖平生不爱儒者，闻珽语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骑常侍，侍讲。袁象先讨贼，珽为乱兵所杀。

琪少董进士、博学宏辞，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董瑀同為宰相。瑀性畏慎周密，琪倜(tuo)儻(jian)負氣，不拘小節，二人所寢所異同。琪内結趙巖、張漢傑等为助，以故瑀言多沮。瑀尝掎(kui)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为守，瑀所發，末帝大怒，欲黜黜之，而瑀等解救，乃得罢为太子少保。

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恶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食panels充，莊宗以朱書御誓百僚封上。琪上書数千言，其説浸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彦威、孔循東即加朝服，這是禮儀。”於是於卧室裏見馮行薌，轉述梁太祖的話，馮行薌感動得哭泣，解下印绶(jiu)交給李珽。李珽於是審理魏峻的冤案，立即放他出獄，回去報告梁太祖，梁太祖高興地說：“李珽果然能替我辦事。”恰逢今年荒，盗贼在汴、宋二州間搶劫，曹州尤其嚴重，梁太祖又派李珽去治理。李珽到任後搜索盜賊，抓到大校張彥珂、李珽的外甥李郊等人，以及牙兵一百多，全部殺掉。宣召拜任爲左諌議大夫。梁太祖去河北，到達内黄，回頭對李珽說：“爲什麼叫内黄?”李珽說：“河南有外黄、下黄，因此這裏叫内黄。”梁太祖曰：“外黄、下黄在那裏?”李珽說：“秦有外黄都尉，在今天的雍丘；下黄被北齐廢置，在今天的陳留。”梁太祖一生不喜歡儒士，聽了李珽的話非常高興。朱友珪登位，授任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伐賊軍，李珽被亂兵殺死。

李琪年輕時考中進士，博學宏辭科，幾次升任至殿中侍御史，和他的哥哥李珽都以文章聞名。唐滅不，事奉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四方征伐，所下詔書，都是李瑒寫的，落筆就合梁太祖的心意。梁末帝時，任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董瑀同任宰相。董瑀性格膽小謹慎周密，李瑒豪爽負氣，不拘小節，兩人多有不同。李琪在朝廷內結交趙巖、張漢傑等人作為佐助，因此董瑀的話多被阻廂。董瑀曾指摘李琪的過失。李琪偏袒的官吏應當擔任要官，李琪改試爲守，被董瑀告發，董瑀末帝大怒，想放逐他，而趙巖等人救解，纔得以罷爲太子少保。

唐莊宗消滅梁，得到李琪，想讓他做宰相，而梁的舊臣大多忌恨他，於是任命爲太常卿。升任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食尤盡，莊宗以朱書御誓百僚封上。李琪上書數千言，其説浸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為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彦威、孔循
等諸改國號, 維土德。明宗武君, 不
曉其說, 問何謂改號, 對曰: “莊宗
受唐錫姓為宗屬, 既昭宗以立, 而號
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 宜改號以自
新。”明宗疑之, 下其事群臣, 群臣
依違不決。時議曰: “殿下宗室之賢,
立功三世, 今興兵向闕, 以赴難為
名, 而欲更易統號, 使先帝便為路
人, 則哀然梓宮, 何所依往!”明宗
以爲然, 乃發喪成服, 而後即位。以
琪為御史中丞。

自唐末喪亂, 朝廷之禮儀, 天子
未嘗視朝, 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
官日至正衙者, 傳聞不坐即退, 獨大
臣奏事, 日一見便殿, 而侍從內諸
司, 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 乃詔
群臣, 五日一親宰相入內殿, 謂之
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 請罷五日起
居, 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 “五日
起居, 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 不可
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
天子日御殿見群臣, 日常參; 朔望見
食諸陵寝, 有思慕之心, 不能臨前
殿, 則御便殿見群臣, 曰入閤。宣
政, 前殿也, 謂之衙, 衙有仗。紫
宸, 便殿也, 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
御紫宸也, 乃自正衙復仗, 由閤門而
入, 百官俟朝於衙者, 因随以入閤, 故謂之入閤。然衙, 朝也, 其禮尊;
閤, 宴見也, 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開閤, 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
望, 故正衙常廢仗, 而朔望入閤有
仗, 其後習常, 遂以入閤為重。至出
御前殿, 猶謂之入閤, 其後亦廢, 至
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
臣五日一入閤, 中興殿, 便殿也, 此入
閤之遺制, 謂之起居; 朔望一出御
文明殿, 前殿也, 反謂之入閤, 琪皆
循等人請求改換國號, 不再承襲土德。唐明宗是
個武人出身的君主, 不懂他們的意思, 問什麼叫
改號, 回答說: “唐莊宗接受唐的賜姓成爲唐的
宗族, 接續唐昭宗而登位, 因而國號爲唐。如今
唐的天命已經斷絶, 應改變國號自我更新。”唐
明宗對此疑慮, 設這事交給群臣討論, 群臣或贊
成或反對意見不統一。李琪議論說: “殿下是宗
室的賢人, 三代立功, 現在興兵來朝, 以奔赴國
難爲名, 而想改變國號, 使先帝成爲路人, 那麼
孤獨的棺木, 去那裏依托!”唐明宗贊同他的看
法, 於是穿上喪服發喪, 然後登位。任命李琪爲
御史中丞。

自從唐末喪亂以來, 朝廷的禮儀敗壞, 天子
不曾上朝, 而入閤的制度也廢棄了。常參官每天
到正衙, 聽說不坐衙就退下, 只有大臣奏報事
情, 每天在便殿接見一次, 而侍從內各司, 每天
兩次朝拜而已。唐明宗剛登位, 就下詔書給群
臣, 五天一次隨宰相到內殿進見, 叫起居。李
琪認爲這不是唐的舊例, 請求廢除五日起居, 而
恢復每月初一、十五入閤的舊例。唐明宗說:
“五日一起居, 是我想藉以多次召見群臣的緣故,
不能廢棄。而每月初一、十五入閤可以恢復。”
但唐的舊例, 天子每天到殿堂接見群臣, 叫“常
參”; 初一、十五向各陵墓進獻祭食, 有思慕先
人的心情, 不能到前殿, 就到便殿接見群臣, 叫
“入閤”。宣政是前殿, 叫做“衙”, 衙有儀仗。
紫宸是便殿, 叫做“閣”。皇帝不到前殿而到紫
宸, 是從正衙叫來儀仗, 由閤門進入, 百官在前
殿候朝, 因而跟隨進見, 因此叫“入閤”。但前
殿是朝廷, 禮儀尊嚴; 便殿是宴見賓客的地方,
禮儀簡單。自從乾符以後, 因爲動亂而禮儀闕
失, 天子不能每天接見群臣而在初一、十五接
見, 因此前殿日常廢棄儀仗, 而初一、十五到便
殿進見卻有儀仗, 後來習以爲常, 就把到便殿進
見看得更重要。至於到前殿, 還叫做“入閤”, 後
來也廢棄了, 到這時纔恢復。但有關部門不能
論正此事。大凡群臣五天一次到中興殿進見, 這
是在便殿, 是入閤流傳下來的制度, 而叫做“起
居”; 初一、十五到文明殿, 這是在前殿, 反而
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敷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

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附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托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孔循、鄭廷詔之，乃止。還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

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注還洛，琪當率百官至東門，而師至僣縷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議以定州為真定，罰俸一月。霍彦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彦威故變將，而琪故梁相也，故彦威在梁事不日冊，為馮道所駁。

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郷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坧

鄭坧，唐朝宰相崔鴻之孫也。其父諱，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坧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坧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薦諸大臣宰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叫做“入閣”，李琪都不能糾正。李琪又建議說：“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議論事情，而內殿起居，見一面就退出，想進言的人，無法自己陳述，不符合希望多次見到群臣的本意。”唐明宗於是下詔在起居日有事要談的人，准許自行出列陳述。又下詔百官依次輪流對對。

這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管事，安重誨的侍從騎兵經過御史臺門時，殿直馬延誤撞了他，安重誨就在御史臺門口殺掉馬延然後上報。李琪任中丞，懼怕安重誨不敢彈劾糾察他，又怕諫官論，於是托宰相任圜先告訴安重誨然後糾察此事，但還是模棱兩可不敢直言其事。豆盧革等人罷相，任圜議論任命李琪為宰相，而孔循、鄭坧阻撓此事，於是作罷。李琪升任尚書右僕射。李琪於上書申告中書，稱《開元禮》“僕射上報事情那天，中書、門下率百官送呈”。中書下達給太常徵詢意見。禮院說《開元禮》沒有“送上”之文，而李琪已解除新近任命的職務，再次提出上述禮儀，卻沒有同意。

唐明宗討伐王都，攻破定州後，從汴州返洛陽，李琪應當率領百官到上東門，而請求到僣人師迎接。他的奏章說“打敗契丹凶黨，攻破真定逆城”，因誤把定州寫成真定，罰一個月的俸祿。霍彥威去世，下詔書讓李琪撰寫神道碑文。霍彥威是梁的舊將，而李琪過去是梁的宰相，叙述霍彥威在梁的事情不稱“僞梁”，被馮道駁回。

李琪為人講信用，喜歡稱揚別人的善行。年輕時以文章出名，也因此自負。顯貴後，就在牙板上刻下金字“前郷貢進士李琪”，時常放在座旁。為人缺乏穩重，不懂進退處世的原則，因此多次受到當時人的誣毀。以太子少傅退休居家，去世，享年六十歲。

鄭坧，唐代宰相崔鴻的孫子。父親鄭彥，任河南尹張全義的判官。鄭坧年輕時依附張全義住在河南，多次考進士不中，張全義把鄭坧托給有關部門，纔得以考中。唐昭宗時，任監察御史。梁太祖登位，拜為左補闕。薦舉大臣因張全義的緣故多次推薦他，幾次升遷任中書舍人、翰
人，翰林學士奉旨。梁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唐莊宗自鄭州入汴，未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敬翔等相持不決，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計如何，珏曰：“願陛下傳國寶謁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事急矣，實因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也。”於是左右皆大笑。

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監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郭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珏為節為相，而安重诲以故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禦密使孔循。循言事簡，與珏善。因言珏故相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鄭都，軍士怨怒，大臣顧於為言。明宗不省，遣使以土其。明宗不言，一日往還，皆相擊，獨珏稱賢，以為當行。趙鳳言於安重诲，重诲驚懼，入見明宗，明宗亦勸之，乃詔館其行。而珏又稱賛之，以為宜罷。

珏在位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羸，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曰：“我有病，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古文。澠溝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赴閩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
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二 雍厯(十六) 李愚

李愚進士。宏詞科，為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稱愚賢，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

衡王友諫，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之兄也，卿獨長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

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為統制官。蜀道阻险，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行荒忽，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鶴，招討判官陳又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殺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

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思制，道鄙其辭，僣為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廷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斂飲茶，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賜之。

潞王反，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可侯太后旨也？”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陽。考取進士、宏詞科，任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李愚又前往山東，和李延光相處很好，李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為侍講，多次稱贊推薦李愚，李愚因此受到召用。過了很久，拜為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

衡王朱友諫，是梁末帝的哥哥，梁大臣李振等人都和他下拜，惟獨李愚只作長揖，梁末帝因此責問李愚說：“衡王，我都對他下拜，你僅僅作揖，行嗎？”李愚說：“陛下按家人的禮節見他，那麼下拜是應該的；我對他沒有什麼私恩，難道該隨便下拜嗎？”因論事違背皇帝的意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

唐莊宗滅梁，李愚到京師朝拜。唐的公卿大夫素來知道李愚學古，很看重他，拜為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徵用李愚為都統判官。蜀道險阻，議者以謂宜緩兵待時機進攻，招討使郭崇韜拿這事請李愚決斷，李愚說：“王行荒忽，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郭崇韜認為他說得對，而所到之處都迎接他們並投降，於是消滅蜀。當初，軍隊到達寶鶴時，招討判官陳又推說有病請求留下，李愚高聲說：“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退。如今大軍跋涉天險，人心容易動搖，正好殺掉他示衆。”從此軍中沒有人敢說要留下。

唐明宗登位，多次升遷任兵部侍郎承旨。唐明宗在南郊祭天，李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起草加恩制，馮道看不起他的文辭，降他為太常卿。任圜罷相，於是拜李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愚任宰相，不修建宅第，而借延賓館居住。李愚有病，唐明宗派宦官探望他，看見他用的破舊帷席，四壁蕭然，唐明宗感嘆不已，命令供給宴會使用的帷帳賜給他。

潞王反叛，侵犯京師，唐愍帝連夜出逃。第二天李愚和馮道到端門，聽說皇帝已經出逃，而朱弘昭、馮贇都已死去，李愚想到中書處等待太后確定去留，馮道說：“潞王已到處張榜招安，現在就快到了，怎能等太后的命令？”於是一道出去迎接潞王。唐廢帝登位，罷免馮道，讓他出
州，以劉昫為相。性情褊急，而愚素
剛介，動輒速戾。昫與馮道相家，愚
父子此故翊，兩人遂相誣讕，乃俱
罷。愚守左僕射。

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
愚為相，欲依古以創制，乃請頒《唐
六典》於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官
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
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
以時事，而以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南
愍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
此妨饑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
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
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
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

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
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
京師，愍帝出奔於衡州。宰相馮道、
李愚集百官于天宣殿，將迎潞王于
郊，京師大恐，都人藏匿，百官久而
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
導草箋進，導曰：“潞王入朝，郊
迎可也，若勤進之事，豈可輕議哉！”
道曰：“勤進其可已乎？”導曰：“今
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動人，若潞
王不朝，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
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
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
未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
檢使安從進率百官班迎，百官紛然
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
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
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箋。

導後事遷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
卒，年七十六。

守同州，任命劉昫為宰相。劉昫氣量小、性情
急躁，而李愚素來剛強耿直，動不動就逕逆劉
昫。劉昫和馮道是親家，李愚多次譏諷劉
昫，兩人於是相互指責大罵，因而都被罷免。李
愚任左僕射。

當時，戰爭剛剛爆發，天下多事，而李愚任
宰相，想按照古代的制度來治理國家，於是請求
頒布《唐六典》給各部門，讓他們各盡其職，州
縣官士人，作鄉飲酒禮，當時認為這樣做太迂
腐而未采用。唐愍帝登位，主治國，多次召集
學士，詢問時事，而認為李愚迂腐，不曾問他什
麼。唐愍帝也認為李愚等人無所事事，常常看着
宰相說：“這是喝稀飯的和尚！”藉此說他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清泰二年因病去世。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唐末考中進士，任監
察御史。唐滅亡後事奉梁，多次升遷任左司郎
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職。

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升任中書舍
人。潞王從珂從鳳翔率兵侵犯京師，唐愍帝
出逃到衡州。宰相馮道、李愚在天宮寺召集百
官，準備到郊外迎接潞王，京師十分恐懼，人
們都逃亡隱藏起來，衆官員很久聚集不起來，只
有盧導和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讓盧導起草箋表勸
潞王登位，盧導說：“潞王入朝，到郊外迎接可以，
至於勸他登位的事，難道可以隨便議論嗎！”
馮道說：“勸他登位可以作罷嗎？”盧導說：“如今
天子在外逃亡蒙受風塵，匆匆就把皇位拿來勸他
人即位，如果潞王守節不改變主意，反而用忠義
責備我們，那我們用什麼話回答？而且皇上和潞
王，都是太后的兒子，不如率領百官去宮門，
聽太后的吩咐。”話未說完，有人報告說：“潞王
到了。”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促百官來迎接，
百官紛紛前去。潞王在正陽門外停下，馮道又
催盧導起草箋表勸潞王登位，盧導像起初那樣回
答。李愚說：“我們是罪人，盧舍人的話是對的。”
盧導最終沒有起草箋表。

盧導後來事奉晉任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去
世，享年七十六歲。
司空颜

司空顏，蜀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趙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彦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汗懼背，不能下筆。彦怒，推正言下榻，謂曰：“銳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顧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顏為亂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張彦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彦以其易易，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

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顏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觧權軍府事。顏為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顔屢以法繩之。顔有侄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司空顏，蜀州清陽人。唐僖宗時，考進士不中，後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死，去梁任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守天雄，司空顓辭官前去依附他。楊師厚死，賀德倫代任。張彦作亂時，命令判官王正言起草奏書詆毀梁的君臣。王正言素來不擅長文辭，又被刀尖逼迫，汗流浹背，不能下筆。張彦大怒，把王正言推下床榻，罵道：“蠢漢羞辱我！”望着文字官吏詢問誰能起草奏書，官吏們就說司空顓是羅王時的掌書記，於是駝馬召他。司空顓被亂兵搶走衣服，就用破衣服遮蔽形體來到，他見了張彦作長揖，神態自如，揮筆成文，而言辭十分淺近鄙俚，張彦因他寫得通俗易曉，非常高興，就賞給他衣服、僕人、馬匹，於是任他爲賀德倫的判官。

賀德倫以魏博向晉投降，晉王兼領天雄，仍舊任司空顓爲判官。梁、晉在黃河對峙，常常讓司空顓代理軍府事。司空顓爲郭崇韜所憎惡，郭崇韜多次說他受贿。都虞候張裕常有過失，司空顓多次繩之以法。司空顓有個侄子在梁，派家奴去召他，張裕抓到他的家奴，說他和張通信，唐莊宗把他滅族。
新五代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雜傳(十七)

劉昫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暄，皆以好學知名燕、趙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子都所因，昫兄暄亦為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儀，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詔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唐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初，唐帝入，問三司使王玫：“諸廢之數幾何?”玫曰：“其數百萬。”及黃以貧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亂政尤甚，乃勸人書簿，核其虛實，殘詐贓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債年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汙陷一切蠲除，民間頗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怒。

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溫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諫昫曰：“劉昫，涿州歸義人。劉昫風度儀容優美，和他的哥哥劉暄、弟弟劉暄，皆以好學聞名於燕、趙一帶。後來任定州王處直的觀察推官。王處直被兒子王都囚禁，劉昫的哥哥劉暄也被仇家殺死，劉昫於是避難到滄州。唐莊宗登位，拜昫太常博士，任命昫為翰林學士，唐明宗時，幾次升遷至兵部侍郎任職。唐明宗素來看重劉昫而喜愛他的風儀，升任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到中興殿門告謝。這天大祠不坐朝，劉昫進端明殿告謝。劉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爲宰相，當時人都以此爲榮。唐廢帝登位，升任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當初，唐廢帝登位，問三司使王玫：“錢庫有多少錢?”王玫說：“有數百萬。”等他讓他拿錢賞賜軍隊時錢卻不到十分之一，唐廢帝大怒，罷免王玫，命令劉昫兼判三司。劉昫性格明辨，而痛恨三司侵吞之弊太嚴重，於是在帳簿上勾抹計算，核對虛實，把殘剩的租賦和積留的欠債全部免除。過去官吏們僥幸有多年的欠債隱瞞而不上報，藉以支持州縣索取賄賂，到劉昫把債務全部免除後，民間歡喜感恩戴德，而三司官吏們都很沮喪怨恨。

在這之前，馮道和劉昫是親家而同任宰相，馮道罷相，李愚代替他。李愚素來討厭馮道的爲人，凡有稽考失誤的事，必定指斥譏諷劉昫說:
“此公親家翁所為也！” 劉昫生性缺少寬容，而李曽又特別剛強耿直，於是相互詆毀。宰相府的官吏忌恨兩人的剛直，於是共同張揚此事，唐廢帝得知後，將兩人一起罷免，任命劉昫為右僕射。這時，三司官吏們提着官印聚集在月華門外，聞言麻煩劉昫，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劉昫在宰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襲。馮道改居儉為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為居儉詠詞，有“聞名心懼”之語，劉昫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今式，子何罪也？”當時聞者皆諷以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史等僕射立中丞御史下，詔謁史以故事，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署僕射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侯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

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年間，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昌，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主次，吏自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

“這是你的親家翁幹的！” 劉昫生性缺少寬容，而李曽又特別剛強耿直，於是相互詆毀。宰相府的官吏忌恨兩人的剛直，於是共同張揚此事，唐廢帝得知後，將兩人一起罷免，任命劉昫為右僕射。這時，三司官吏們提着官印聚集在月華門外，聞言麻煩劉昫，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劉昫在宰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襲。馮道改居儉為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為居儉詠詞，有“聞名心懼”之語，劉昫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今式，子何罪也？”當時聞者皆諷以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史等僕射立中丞御史下，詔謁史以故事，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署僕射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侯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

晋高祖时，张从宾反，杀皇子重乂于洛陽，乃以昫为东都留守，判盐铁。开运年问，拜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判三司。契丹犯京师，昫以目疾罢为太保，是岁卒，年六十。

卢文纪

卢文纪字子持，其祖简求，为唐太原节度使，父嗣昌，官至右补阙。文纪举进士，事梁为刑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唐明宗时，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主次，吏自诸道进奏官贺，文纪问：“当如何？”吏对曰：“朝廷在长安时，进奏官见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诸侯
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郡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圖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喧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令床端笏，宰吏通名賛拜，既出，還怒不自勝，詐於內使安遙語。文紀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閤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官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容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謝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

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鄭，文紀以鄭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鄭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速假。已而鄭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鄭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

久之，為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頤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箋挿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貢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貢，朝廷遷就方鎮，借為他們住所，大夫、中丞上任時，進奏官到客位通報姓名，用茶酒招待他們而不拜見大夫、中丞，相傳作成例。”文紀曰：“我雖然德行淺薄，怎敢破壞過去的制度？”因而派官告之他們進來拜見。進奏官們揮臂喧嘩想要離去，迫不得已進去拜見，文紀坐在床榻上握着手板，御史官吏通報姓名後唱禮下拜，退出後，進奏官們憤怒難忍，向內使安遙申訴。安遙說：“我不知道慣例怎樣，可以向朝廷上訴。”於是以一道到閤門求見，上狀申訴。唐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官比於外的什麼官？”趙鳳說：“相當於州縣發遞知後後一類。”唐明宗發怒說：“不過是小吏罷了，怎能輕辱我的執法官！”都處以杖刑而遣送回去。文紀又請求全部恢復對朝廷内外官員的校考法，將相由天子親自書寫校考，詔令雖然頒布施行，然而官吏最終沒有執行。一年多後，升任工部尚書。

盧文紀素來和宰相崔協有矛盾，崔協任於鄭為工部郎中，文紀因為與自己父親的名同音，非常生氣，于鄭赴官府參拜上司，盧文紀不見他，因而長期請假。不久於鄭奉命出使還沒出發，盧文紀就出來處理事務，于鄭因憂郁醉酒上吊自殺；盧文紀因此被貶為石州司馬。

過了很久，任秘書監、太常卿。奉命出使蜀，經過鳳翔，當時唐廢帝任鳳翔節度使，盧文紀身材魁梧、聲音宏亮悅耳，唐廢帝覺得他不同一般。後來唐廢帝登位，想挑選宰相，向手下人詢問，都說：“盧文紀和姚頤有威望。”唐廢帝於是寫下全部清廉有聲望的官吏姓名放在琉璃瓶中，晚上燒香祝天，用筷子挿起寫有姓名的紙條，第一張就是盧文紀，高興地任命他為宰相，於是拜任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這時，天下多事，唐廢帝多次因此責備盧文紀。盧文紀因而請求廢除五天一次進見問安，恢復唐的舊例，開延英殿，希望能夠從容奏議天下大事。唐廢帝認爲五天一次進見問安，是唐明宗用來接見群臣的，不能廢棄，而在便殿議論國事大事，可以從容不迫，何必要在延英殿。因而
時詔閥門請對。

晉高祖起太原，廬帝北征，過拜
徽陵，行仗舍，顯文紀曰：“吾自鳳
揚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為相，
然于議事，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
至此，卿宜如何?” 显文紀皇恐諫罪。
廬帝至河陽，文紀勸廬拓橋自守，不
聴。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
遷太子太師，致仕。

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
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
為人儒暗，少好學，學邃深，為文章。
舉進士，為唐鄭王從Describe河中觀察支
使。從Describe楊業所逐，罷居于京師
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Describe京兆
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為觀
判官。王從Describe舉兵反，與將吏韓昭
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
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從為便?” 胤
孫曰：“君命召，不亟駕。今大王為
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
鎮，臣子之忠也。” 左右皆笑其愚，
然從Describe心獨重之。廬帝入立，以為户
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
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
司空自唐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
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
宰相職也，當與參大政，而宰相盧文
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
胤孫皆不能矣。時劉昫亦罷相為僕
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
班當在僕射前。” 胤孫責御史台條例，
謇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
下詔凡是宰相有事，隨時可到閤門求告同皇帝談
話。

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廬帝北征，經過徽陵
時拜祭，在儀仗駐地休息，望着顯文紀說：“從
我在鳳翔認識你，就不把你當一般人對待，自從
你任宰相以來，請問衆人的意見，都說能達到太
平無事，如今使我落到這個地步，你該怎麼辦
呢?” 显文紀惶恐不安地告罪。唐廬帝到達河陽，
文紀勸廬拓守橋梁，沒有采纳。晉高祖登位，
罷為吏部尚書，幾次升遷任太子太師，辭官
居家。

周太祖登位，到顯文紀家中拜他為司空。去
世，享年七十六歲，贈司徒。
常侍在前。”胤孫即判凜狀施行，劉
州大怒。崔居僞言於朝曰：“孔昭
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僞射
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
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僞射乎！孔
序病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僞言，
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
號為“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
不開口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
已。

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
勢已危迫，胤孫自以來朝在行，人皆
冀其有所建言，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
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

胤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斥浮屠
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
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譏之
曰：“佞隋至不佞，乃來佞佛。”隋
秦，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
“公素慕韓愈為人，而今諛佛之論，
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
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
傅以為笑。

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於洛陽，周
高祖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為胤
孫語言者。初，崔協為明宗相，在位無
所發明，既死，而有傳語其家，胤孫
又然。時人聞之曰：“生不能言，死
而後語”云。

姚頡

姚頡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
少孤，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
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之以為奇，以其女妻
之。舉進士，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唐莊宗滅梁，復復州司馬，已
而以相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
左丞。唐帝欲採宰相，遣當時清望官
知名於世者，得梁文紀及頡，乃拜頡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姚頤為人仁愛，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觀觀無所為。唐制吏部分為三銖，尚書一人曰尚書銖，侍郎二人曰中銖、東銖。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銖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銖合為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頤與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銖為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違途宰相，喧訴不遂，頤等無如之何，雖帝為下詔書停止。

晉高祖立，罷頤為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貨，尸不能斂，官爲贈贈乃能斂，聞者哀憫之。

劉岳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之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卒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

梁滅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銖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贈之，貧者不能輸銖，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敕甲。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者所以告誡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

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賤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
任贄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贄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鬼圍冊》爾。”《鬼圍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聞也，故岳舉以謔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

初，鄭餘慶嘗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射、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義，通知古今之士，共裁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顥、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鄭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

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馬鎬

馬鎬，不知其世已，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和劉岳在他後面，馮道走路經常回頭看，任贄問劉岳：“馮道為什麼回頭看？”劉岳說：“丟了《鬼圍冊》而已。”《鬼圍冊》，是鄉間學校郯俚儒生教田夫牧童讀的書，因此劉岳拿來譏誚馮道。馮道聽說後大怒，調任劉岳為秘書監。後來李愚任宰相，升任劉岳為太常卿。

當初，鄭餘慶曾采納唐代士人百姓的吉凶書疏格式，及雜當時家人的禮儀，著《書儀》兩卷。唐明宗見其中有為父母守喪沒有滿期而召任職務、為死去的男女舉行婚禮的制度，嘆息說：“儒生是用來鼓勵孝悌而敦厚風俗的，而且沒有戰事，為父母守喪沒有滿期就召任職務行嗎？結婚是吉祥的禮儀，用在死者身上行嗎？”於是下詔書讓劉岳挑選精通古今典章制度的博學之士，共同刪定《書儀》。劉岳和太常博士段顥、田敏等人增刪這本書，而內容粗俗郯俚，都是當時的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失去本來面目，但也不時有古代禮制的遺風。後來亡失了，更加不能考究它們的始末，其中的婚禮迎親，有女子坐在丈夫鞍上同打一個髻髻的說法，尤其荒誕不經。公卿士大夫家，往往沿用這種禮儀。時間長了，又更加以訛傳訛、錯誤可笑，這樣的例子非常多。

劉岳死在任上，享年五十六歲，贈吏部尚書。兒子叫劉溫叟。

唉，人們喜好講究禮儀已到極點了！在上的人不用禮儀來人們作示範，使得人們不能見到禮儀的本來面目，而傳布民間習俗中錯誤的禮儀，還忠誠懇切地推行它。五代干戈動亂，沒有時間致力於禮儀已經很久了。唐明宗是個武君，出身於夷狄，又不懂文字，卻能有意使百姓懂得禮儀。而劉岳等人都當時的儒生，結果無所辨明，只把沿襲那本書加以增刪罷了。但後代士人百姓的吉凶禮儀，都拿劉岳增刪的書作標準，而在流傳中又遺失十分之三四，能感嘆得完嗎！

馬鎬，不知道他的家世。年輕時考中明經科，又考中宏詞科。奉事梁朝任太常少卿，以通曉禮儀著稱於世。唐莊宗時，多次升遷任中書舍人。
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
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編
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
廟，光武皇帝立四廟于南陽，諸如漢
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
禮部尚書薺頣等諸如編議。宰相鄭廷
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謂皇帝尊其
祖諱漢宣皇帝，父為孝
仁，謂下有司定諱四代祖考為皇，
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
丕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
崇皇帝。總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
帝，惟有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
不可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編
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
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
愛自嬴秦，已兼廕號，朕居九五之
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
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
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諸議
憤為皇帝，曾高為皇。宰相鄭廷合群
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
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
為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
時，尊皇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
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
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諱旨，而
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
州。”

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
決於編。編又言：“繭麻喪紀，所以
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
推而遂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
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
九月，非是。”廟制下其議，太常博
士段頴議：“嫂服給假為大功者，今文
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
者五。《禮》，嫉舅皆服小功，今皆大
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唐明宗登位，繼承
唐太祖、唐莊宗却不建親廟。馬缟說：“漢代諸
侯王繼承皇位的人，必定另建親廟，漢光武皇帝
在南陽建了四所親廟，請依照漢的舊例，建親廟
表示孝道進行祭祀。”唐明宗把他的意見下發，
禮部尚書薺頣等人請求采纳馬缟的建議。宰相鄭
廷等人擬議尊漢桓帝、漢靈帝作比照，認為漢靈
帝尊奉他的祖父漢宣帝劉竇為孝元皇，父親劉
竇為孝仁皇，請令下冊令有關部門審定諱號，四
代祖父皆稱皇，依照漢的舊例修建園陵。事情下
達給太常，博士王丕議說漢桓帝尊奉他的祖父
為孝穆皇帝，父親為孝崇皇帝。馬缟認為孝穆、
孝崇有“皇”而無“帝”字，只是吳的孫皓尊奉
他的父親孫和為文皇帝，不能效法。右僕射李琪
等人的情意見同馬缟。唐明宗下詔說：“五帝
的禮儀不相承襲，三王的樂制不相沿襲，只有
‘皇’和‘帝’，不同時代稱呼不同。從嬴秦開
始，就已兼稱這兩個不同的名號，我身居帝位，
為億兆民衆所尊奉，怎麼能給皇帝二字於微小的
我，而對先世又吝惜一字?”於是命令宰臣大臣
召集百官於中書，各抒己見。李琪等人請求尊奉
祖廟為皇帝，曾祖、高祖為皇。宰相鄭廷綜合衆
人意見上奏說：“禮儀不是從天而降而是根據人
情，可用可不用，有減少有增加。現在議事的人
引古為證，把漢代作為依據，漢代的制度，又依
據什麼?開元時，尊奉皋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
王為興聖皇帝，都在京師建廟，這是唐家的舊
例。我請求四代祖父都依詔旨加上‘帝’字，而
在京師建廟。”於是下詔書同意加“帝”字，而
在應州建廟。”

劉岳修改《書儀》，他增删的部分，都由馬
缟定奪。馬缟又說：“繭麻等喪服的禮制，是用
來區別親疏遠近，辨明嫌疑誤會的。《禮》書記
載，叔嫂間不服喪，是因為推論起來關係疏遠的
緣故。唐太宗時，官府議定為哥哥的妻子穿小功
喪服五個月，現在官府給喪假是穿大功喪服九個
月，這是不對的。”唐豐帝下發他的意見，太常
博士段頴議論說：“嫂子服喪給假穿大功喪服
九個月，是令的規定，令文和禮書的不同不正
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縊，令皆小功。禽、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成又議曰：“喪，與其易也，
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
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
《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
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
則兄子之妻疏，因尊則嫂非卑，嫂服
大功，其來已久。今，國之典，不可
滅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
並以《禮》、令之遵者定議。詔尚書
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
“今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
乃假卒附令，而數無年月，諸凡喪服
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大常具五服
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縊始
也。

編，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絳
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
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
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
部尚書。

崔居儉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懋、父墓
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
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
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

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
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
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
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
居儉以祖譚謚，辭不受，宰相馮道即
依居儉為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
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
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

居儉自幼為生，居顯官，衣常
一處，而有五種不同的喪服。《禮》書記載，姨
舅都穿小功喪服，令文中都穿大功喪服。妻父母
婿外甥都穿縊麻喪服，令文中都穿小功喪服。禮
書、令文的不同就像這樣。”右贊善大夫趙成又
建議曰：“喪禮，與其輕易穿喪服，寧肯心中悲
戚。《儀禮》中的五種喪服，有的是從名分上制
定的，有的是從尊卑上制定的，推恩引義，各
有所當。根據《儀禮》為哥哥的兒媳穿大功喪服，
現在為嫂子穿小功喪服，這就輕重失次了。從名
義上看那麼哥哥的兒媳疏遠，從尊卑上看那麼嫂
子並不卑下，為嫂子穿大功喪服，由來已久。令
文是國家的法典，不能廢棄。”司封郎中曹琛，
請求下發他的意見，並依照禮書、令文的不同之
處審訂。下詔書讓尚書省召集百官議論。左僕射
劉昫等議論說：“令文對喪服沒有正式規定，
而為嫂嫂服喪給大功假，是假期寧肯依照令文，
而敕令沒有年月，諸凡喪服都以《開元禮》為
準，交由太常草擬五服制度，附在令文中。”令
文中有五服，是從馬缟開始的。

馬缟，唐明宗時曾因覆核獄訟不當，貶為絳
州司馬。又任太子賓客，升任戶部、兵部侍郎。}
盧文紀任宰相後，覺得他是迂腐儒生而看不起
他，改任國子祭酒。去世時，享年八十歲，贈兵
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祖父崔鑑，父親崔墓都是
唐代名臣。崔居儉的文辭優美，風骨清秀，年輕
時考中進士。梁貞明中，任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任刑部侍郎、太常
卿。

崔氏自從後魏、隋、唐以來和盧、鄭都是一
等世家大族，吉凶的事，各自有家禮記載。到他
們的後代子孫，專門以門望自負，受到世人嫉
恨。唐明宗逝世，崔居儉按慣例作為禮儀使，崔
居儉因祖父名叫墓，推辭不接受，宰相馮道就授
崔居儉任秘書監。崔居儉歷任兵、吏部侍郎、尚
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去世，享年七十
歲，贈右僕射。

崔居儉不善謀生，身居顯官，常常缺衣少
崔悦

崔悦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悦，唐末為刑部郎中。悦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州，不游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詔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瓘微召他為掌奏記。

悦性至孝，其父渝病，不肯服藥，曰：“生有命，何用藥為?” 悅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悦輒迎拜門外，涕泣而告之，遂終不服藥而卒。悦居喪哀毁，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逾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

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贊舉。初，悅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事爭之，維翰頗不悦。而悦少專於文學，不能莅事，維翰乃命悅知貢舉，悦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氣而語簡，謂悅曰：“孔英來矣。” 悅不喻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

五年，高祖詔大常復文武二舞，詔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禮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著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於元殿，延設宮縣，二舞在內，登歌在上。文舞者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絲 Ini，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執籥，右手持雉羽。持引路大旗的二人。武舞

食，去世時貧窮得不能安葬，聽說的人都爲他悲哀。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親崔涿，唐末任刑部郎中。崔涿年輕時好學，涉獵經史，擅長文辭。顛覆亂世，居官滑臺，十餘年不去里巷游玩，很少有人認識他。梁欽明三年，考中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瓘徵召他爲掌奏記。

崔悦生性很孝順，他的父親崔涿患病，不願吃藥，說：“生死有命，吃藥做什么?” 崔涿多次請醫送藥，都不接受。每當有探病的賓客，崔涿就在門外迎拜，哭泣着告訴他們，崔涿最終不吃藥而死。崔悦守喪過於悲哀傷了身體，守喪期滿，唐明宗任命他爲監察御史，他不接受，一年多內兩次任命，纔接受。幾次升任都官郎中、翰林學士。

晉高祖時，他以戶部侍郎的身份擔任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贊舉。當初，崔悅任學士時，曾起草制書，被宰相桑維翰修改。崔悅因唐代慣例，學士起草的制書如被改動就應當免職，於是援引經典據理力争，桑維翰很不高興。而崔悅從小致力於文章學問，不能辦事，桑維翰於是任命崔悦掌管贊舉，崔悦果然不能稱職。當時有個進士孔英，素來品行醜惡，爲當時人憎惡。崔悦受命管理贊舉後，去見桑維翰，桑維翰素來傾顧，神態莊嚴而語言簡練，他對崔悦說：“孔英來了。” 崔悦不懂他的意思，認爲桑維翰屬意於孔英，就讓孔英考上了，受到衆人非議，就被罷免學士，拜爲尚書左丞，升任太常卿。

五年，晉高祖下詔書命太常恢復文武兩種舞蹈，詔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從唐末動亂以來，禮樂制度亡失已經很久，崔悅和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人共同草定。這年冬至，晉高祖在崇元殿朝會，殿廷設置宮縣，文武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行列，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絲 Ini，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執籥，右手持雉羽。持引路大旗的二人。武舞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銜絲布大袖。
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新五代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雜傳（十八）

和凝

和凝字成績，鄭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遂隱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訥，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貨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聦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壺徵召為沒事。壺與唐莊宗於胡樓，壺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壺，麾之使去。凝曰：“大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壺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壺由此得免。壺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喧剽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徵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譎，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

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為翰林學士承旨。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高祖將幸郫，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郫，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将何以待之？”凝曰：“先人之廟，所以奉人也。諸為宣敕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然。是時，鄭王為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敕。高祖至郫，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敕命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既高祖方幸郫，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

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鑲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名次為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二，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焉。

趙構

趙構字玄輝，華州華陰人也。為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構掌書記，自是從榮常以構從。

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賛成之，或獨憚形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昏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譭去之，以構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為相。

晉高祖將要去鄭都，而襄州安從進反叛的跡象已經敗露。和凝說：“陛下去鄭都，安從進必趁這個時候反叛，那怎麼辦呢？”晉高祖說：“你準備拿什麼對付他？”和凝說：“先發制人是戰勝對方的辦法。請寫下宣敕十道，交給鄭王，一有急就任命將領進攻。”晉高祖認為不錯。這時，鄭王任開封尹，留下來沒有跟隨去鄭都，於是把宣敕交給他。晉高祖到達鄭都，安從進果然反叛，鄭王就用宣敕任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人討伐他。安從進認爲晉高祖剛到鄭都，沒料到晉兵如此神速，走到花山時，遇上李建崇等人的軍隊，以為是天兵神將，於是敗逃。晉出帝登位，加封和凝右僕射，一年多後，罷免平章事，遷任左僕射。

漢高祖時，拜為太子太傅，封為魯國公。顯德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贈侍中。

和凝喜好打扮車馬服飾，寫文章以多為富，有集子一百多卷，曾自己刻板傳世，有見識的人大多非議他。但他性生性樂於行善，喜好稱道後進之士。唐的慣例，任知貢舉的人旁獲録取的進士，以自己考中進士時的名次為重。和凝考中進士時是第五名，後來任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名。後來范質位至宰相，封為魯國公，官做到太子太傅，都和和凝相同，當時人以此為榮。

趙構

趙構字玄輝，華州華陰人。為人純樸忠厚，風度儀表優美。事奉梁將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任保義軍節度使，以趙構為掌書記，從此調任常常讓趙構跟從。

晉高祖將要在太原起兵，詢問眾將吏，有的贊成，趙構偏偏露出畏懼的神色，勸晉高祖不要反叛。晉高祖雖然沒有採用他的意見，但心裏很愛他。晉高祖登位，拜任他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累升遷至中書令。出任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這時，晉出帝愚昧無知，馮玉、李彥韜等人專權，和桑維翰爭權，於是共同誣謗擊走了桑維翰，認爲趙構柔順容易控制，因此又推薦他為宰相。
契丹滅晉，營從出帝北徙謫中，營於元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將軍左丞田敏使於契丹，遇契丹於幽州，營見敏不自勝。營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契丹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大祖悉之，贈營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

馮玉字瑾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瑾為河東節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判官。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私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請之，玉出為颍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遂還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决於玉。玉書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决。玉除中書舍人盧質為工部侍郎，桑維翰以資望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

玉為相，四方賄，積資巨萬。契丹滅晉，張彦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貨一夕而盡。明日見彦澤，猶謝笑，自言願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賞。彦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

盧質字子傑，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為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後去游太原，晉王以為河東節度掌書記。
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莊宗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為相。質性疏達，不欲任責，因固辭不受。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横海。初，質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陰王，既而鴟殺之，葬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塚，稍廣其封，以時壇講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諡，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黃不來幸為哲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為質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

秦王從榮因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秦王反鳳翔，愍帝發兵討之，悉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愍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愍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愍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諸率民財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言併起，因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愍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苦怨。

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質和張承業等人商定立唐莊宗為繼承人。唐莊宗將要登位，任命盧質為大禮使，拜為行臺禮部尚書。唐莊宗登位，欲讓盧質做宰相。盧質生性懶散僕逸，不願擔任責任，因而堅決推辭不受。拜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升任戶部尚書、翰林學士。跟隨唐莊宗平定梁，暫代判租庸，升任兵部尚書，後來任學士承旨，又賜賜“論思匡佐功臣”封號。天成元年，拜為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為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相繼鎮守河陽、橫海。當初，質篡唐後，封唐哀帝為濟陰王，不久用毒酒害死他，埋在曹州。同光三年，唐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逝世，於是作罷。沿襲舊制，稍稍增土堆，按時獻祭罷了。盧質於是建議修廟追加諡號，諡號叫做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叫做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到文明殿，派盧質奉冊在曹州建廟。而議事的人認為爾王不幸被賊臣奪立，而唐昭宗、何皇后都被梁殺死，因而亡國，不宜稱“昭宣光烈”，而且立廟稱宗卻不進入太廟，都不對。共同以此非難盧質，大臣們也知道這樣不行，於是上奏請求取消廟號。
呂琦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袤，為幽州節度判官。節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袤為謀主。己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袤見殺。守光怒袤，並族其家。袤年十五，見執，將就刑，袤書客趙玉為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縲繯去。玉與袤俱走，袤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

袤為人美風儀，少喪其家，遊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袤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幽州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

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史盜所監物，下軍巡，獄吏尹訓納路反其獄，其冤家訴于，下御史臺按驗，得証讞，奏攝詣赴臺。詔為安重誅所庇，不與，袤訟不已，訴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

長興間，廢帝失守河中，袤居漳化坊，與袤同巷，袤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袤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袤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益。袤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 blevo巟等助都，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levi巟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復遣使者求禿levi巟等，其辭甚盡，袤明其剝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屢欲求和。袤因言：“方今之勢，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父親呂袤，任幽州節度判官。節使劉守文和他的弟弟劉守光率兵相互攻打，劉守文戰敗而死，那裏的官吏百姓擁立他的兒子劉延祚為宗主，以呂袤為主要謀臣。不久劉延祚又被劉守光打敗，呂袤被殺。劉守光恨呂袤，一并把他的家減族。呂袤十五歲，被抓到，將要行刑，呂袤過去的門客趙玉欺骗監刑的人說：“這人是我的弟弟。”監刑的人相信了，放呂袤離去。趙玉和呂袤得以一起逃跑，呂袤雙足無力不能行走，趙玉背着走，走過衆多里地，改名換姓，在路上討飯，得以幸免。

呂袤風度儀表俊美，看重氣節，年幼失家，在汾、晉間游學。唐莊宗鎮守太原，任命他為代州軍事推官。後來任幽州趙德鈞的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

唐明宗時，任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史監管的財物，投進軍中監獄審理，獄吏尹訓接受賄賂推翻訴訟，他的冤家向朝廷申訴，下令御史臺查核，發現尹訓受賄，上奏抓捕尹訓到御史臺。尹訓受到安重誅庇護，沒有交給御史臺，呂袤不斷奏請，尹訓畏罪自殺，訴訟纔明辨，因此活下來的人很多。一年多後，升任禮部郎中、史館修撰。

長興間，唐廢帝在河中失守，廢帝住在清化坊，和呂袤同在一個巷子，呂袤曾多次前去拜訪他。後來唐廢帝登位，對呂袤很好，拜為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這時，晉高祖鎮守河東，有二心，唐廢帝為此擔心，呂袤和李崧都作他的顧問，幫助出了許多主意。呂袤說：“太原的禍亂，必定向契丹求助，不如先制它。”自從唐明宗時王都在定州反叛，契丹派禿levi巟等援助王都，而被趙德鈞、王晏球打敗，禿levi巟等都被送到京師。後來契丹多次派使者索求禿levi巟等，言語十分謙卑恭敬，唐明宗就殺掉使者不予理睬。而東丹王又逃進中原，契丹因此多次想求和。呂袤接著說：“當今的形勢，不如和契丹講和，依照漢
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張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契以琦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賜帛十數萬緞，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廣帝大喜，佗日以琦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誚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之詩，以譏琦等。

廣帝大怒，急召琦、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曰：“臣等為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耶？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全守所以養之調胃，又輸以資賊，可乎？”琦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琦強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帝之怒定，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雖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遂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寝。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為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

琦事貶為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

趙王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視藥扶侍，及卒，為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

琦有子琦，端、端。

薛融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
高祖徙邸，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侯，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懼不敢言，獨李從容對曰：“臣本儒生爾，軍屬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

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左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郎中。

明宗時，擢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鄭，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闔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頭，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

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死而剖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襦布，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太原抗拒任命，召見賓侯，問以可否，而座中人有的贊成，有的恐懼不敢話，惟獨薛融從容自如地回答：“我薛融原是儒生而已，軍事的事，不曾學習，進退存亡的道理，難道能輕易說嗎！”晉高祖沒有責備他。

晉高祖登位，拜為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經升遷為左諫議大夫，升任中書舍人。薛融說：“文辭不是我所長的。”於是推辭不接受。當時下詔修洛陽宮殿，薛融上疏急切諫阻，晉高祖贊揚並采纳了他的意見，隨即下詔停止修建宮殿。升任御史中丞，改為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去世，享年六十歲。

何澤，廣州人。父親何鼎，唐末任容管經略使。何澤年輕好學，擅長歌詩。考中進士，任洛陽令。唐莊宗喜好獵，多次足踏民田，何澤就潛身於草叢中等唐莊宗，擔着他的駱駝阻說：“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怎麼能放縱打獵遊樂損害衆多莊稼？這樣讓老百姓拿什麼交租賦，讓官吏怎樣監督百姓耕作？陛下如果不聽取我的意見，希望賜我死在馬前，讓後世知道陛下的過錯。”唐莊宗大笑，因此停止了打獵。授何澤為倉部郎中。

唐明宗時，多次上書論事。唐明宗駕臨汴州，又想到鄭都，而人心不安，大臣們多次勸說都不釆納；何澤拜伏在宮闕下急切諫阻，唐明宗贊揚他，拜為吏部郎中、史館修撰。何澤表面上雖然直言不諱，而內心其實奸邪詐媚，曾在內殿請安，朝班退下後，獨自留下，用手板敲打額頭，北望呼叫說：“英明的君主，英明的君主！”聽見的人都譏笑他。

五代時，老百姓苦於用兵打仗，常常因親人患病而割下自己腿上的肉來治病，有的已經死了還在守護墳墓的小屋中割下乳房，以便設法免去州縣賦役。戶部每年下達免除賦役的文書，不可勝數，而貴令州縣出紙，號稱“免紙”。何澤上書論說它的害處，唐明宗下詔全部廢除戶部免紙。
晋高祖入立，召为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樸

王樸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孙。父龑，官至右司郎中。樸舉進士，為右補闗。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樸擢隨州司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晋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樸宗契丹，樸當奉使，嘆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頽於穹盧乎？”因辭不行，坐是待任。逾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好學。為寧晉、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貞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為從事。明宗時，為尚書郎。安重誨為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閤人事，出入閨門乘輿轎車。

何澤和宰相趙鳳有舊交，多次向趙鳳表訴私衷，請求任命他為給諫。趙鳳看不起他的為人，任命他為太常少卿。敕命還沒發布而何澤已事先知道，就署上新官名上章申訴。他的奏章下到中書省，趙鳳等人說：“何澤還沒有被任命受職就以新官自稱，輕侮朝廷，請依法處理。”於是以太僕少卿身份退休，住在河陽。何澤當時已經七十餘歲，僅希求升官，隨即派奴婢宣子到朝廷投書論事，請求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來驕縱，常常為不軌，於是釀成災禍，這是從何澤開始的。

晋高祖登位，徵召他為太常少卿，因病死在家中。

王樸字秀山，太原人。唐左僕射王起的曾孫。父親王龑，官做到右司郎中。王樸考中進士，任右補闗。唐滅亡，仕梁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擢樸隨州司馬。起用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晋高祖時任兵部尚書。這時，樸把契丹當父親事奉，王樸應當奉命出使契丹，感嘆說：“我雖然没有才能，又怎能從眾帳中跪拜？”因而推辭不去，因此被停職。過了一年以太子少傅身份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八歲，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為人聰明機敏好學。任寧晉、樂壽縣令，有政績，縣中人立碑頌揚他。郭崇韜鎮守成德，徵召他為從事。唐明宗時，任尚書郎。安重誨任樞密使，推薦史圭為直學士。按舊例，直學士職位雖然清閑，但承領文書，參加掌管衆多事務，和判官沒有差別。安重誨素來不知書，依靠史圭作顧問，就請求准許史圭上殿侍立。樞密直學士上殿是從史圭開始的。史圭改任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安重誨敗死，史圭出任貝州刺史。罷免回到常山，閉門謝絕人事交往，出入里巷都乘坐有屏軒的車子。
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鈔事，有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撫參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為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者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遂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為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

敏父威式，年七十餘，而其王父年九十餘，皆在鎮，敏乃求為興唐尹，事章、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遏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澶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

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儉帝在懐州，趙德钧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儉帝問計從臣，敏曰："晋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吾？吾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蕊曰："敏之近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甚堅，築城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部萬金，自遼沿山冒冦中而趨官寨，且戰且行，得其半途，則事濟矣！"蕊為言之憲宗，憲宗莫能用。然入皆壯其大言。

李晟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病發於首卒，贈右僕射。升任吏部侍郎，分知鈔事，有名幹的稱譽。因病罷，死在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年輕時在州中做官，代理參軍。劉守光作亂，龍敏逃避到滄州，於是在梁客居，很久沒有調任。龍敏素來和馮道交好，馮道任唐莊宗的從事，於是暗中去依附他。監軍張承業對馮道說："聽說你有客人，可以和他一道來。"馮道讓龍敏拜見張承業，張承業推舉龍敏擔任監軍巡官，讓他掌管奏記。唐莊宗登位，召拜為司門員外郎。

龍敏的父親龍威式，七十多歲，而他的祖父九十幾歲，都在鎮，龍敏於是請求任興唐尹，事奉祖父、父親，以孝順聞名。為母親服喪，離職。趙在禮反叛，催逼龍敏出來處理事務。唐明宗登位，趙在禮鎮守滄州，龍敏纔又得以守喪。服完喪，多次升遷為兵部侍郎。

馮贇留守北京，推舉龍敏為副留守。馮贇任樞密使，龍敏被授為吏部侍郎。這時，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向契丹請求援兵。唐僑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駐在晉安，形勢十分危急。唐僑帝詢問隨他的臣子有什麼辦法，龍敏說："晉仗恃的是契丹。東丹王是失去國家的君主，現在在京城，如果用兵送東丹王從幽州進入西樓，契丹將有內顧之憂，哪有閒暇援助晉？晉失去契丹的支援，大事就完了。"又對李蕊說："我龍敏是燕人，能夠瞭解趙德鈞。趙德鈞為將領，依順壕溝守城，一心鼓勵士兵罷了。要讓他身當大敵，奮不顧身，不是他的才能。何況有二心呢？聽說現在皇帝的馬還有五千匹，希望得到壯馬一千匹，勇猛的士兵一千人，和勇將部萬金一一道，從遼沿着山路進入契丹境内而前往官寨，一面走一面打，能夠走完一半的路程，事情就成功了。"李蕊替他告訴唐僑帝，唐僑帝沒有采用。但人們都認為他的話語豪壯。

在晉歷任太常卿，出使到吳越。這時，出使吳越的人，見到吳越王都要下拜，龍敏偏偏對他作揖。返回，升任工部侍郎。乾祐元年，頭上發瘡而死，贈右僕射。
新五代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雜傳（十九）

李崧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崧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崧所當。”柔私使崧代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爲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

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聰纘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遣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日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時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國判三司，用崧爲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

李崧，深州饒陽人。崧年幼時聰明機敏，能文章，任鎮州參軍。唐魏王李繼岌任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委任推官李崧爲掌書記。李崧對掌書記呂柔說：“魏王是皇子，是天下的希望，掌管書奏的職務，不是李崧所能勝任的。”呂柔擅自讓李崧代替李崧，把他寫的文稿拿給盧質、馮道看，馮道等人都覺得好。於是任命李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

李繼岌和郭崇韜伐蜀，任命李崧爲掌書記。李繼岌攻破蜀後，劉皇后聰纘者言，暗中派人到蜀，叫李繼岌殺掉了郭崇韜，當時軍心不安。李崧進見李繼岌說：“大王爲什麼要做這樣危險的事情？如果確實容不下郭崇韜，到洛陽殺他就晚了嗎？現在軍隊在外五千里遠，沒有看見一尺詔書就殺死大臣，動搖人心，這是招亂。”李繼岌說：“我也後悔，怎麽辦呢？”李崧於是召來三四个書吏，登上樓撤掉梯子，晚上用黃紙僞造詔書，倒蓋上都統印，第二天黎明告訴各軍，軍心纔安定下來。

軍隊返回，李繼岌死在路上。李崧回到京師，任國判三司，用崧爲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
入雁門，明宗遂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懼，欲以康義誠應選，范延光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樞密。晉高祖深德之，有疾遣人謝延壽曰：“為浮屠者，必合其終。”蓋欲使延壽終於己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延壽匿異國民家，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内艱，起復。

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延壽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晋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延壽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為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將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使詣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為侍衛使，延壽亦數稱重威之才，於是漢高祖以延壽為親，深恨之。延壽之詐以騙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於中度，延壽遂以死。

契丹兵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延壽為人，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延壽一人而已!”乃拜延壽為大師。契丹北還，命延壽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荅棄鎮州，延壽與馮道等得還。延壽不悅，又為怨者譭之，言延壽為契丹所厚，故延壽遇漢樞臣，常楊楊為謙謙，莫敢有所忤。

漢高祖入京師，以延壽賜蘇逢吉，延壽家處亂，多埋金寶，遂吉悉有之。而延壽之以其與逢吉子弟同處，酒酣，出怨言，以為奪我第。延壽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逢吉本是不善。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
延亙為驪駝賈，多乾貨其貨，駱苦貨之。延亙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亙告變，言延亙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駱丸書通守貞。遂吉遣人召澄至第，從容告之，澄不知免，乃以幼女托澄吉。遂吉送延亙待衛獄。澄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澄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誇伏，族誅。

李鎬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延亙。李鎬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亙。

李鎬，唐宗室子也。其伯父楊事唐，咸通間為給事中。鎬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詐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為禮。乃易其綠衣，更為絳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鎬，鎬留為從事。其後鎬撰高祖誌自立，議議請唐莊宗於太原。鎬為人利口故言，乃陰為莊宗畫文可破之策。後文德敗，莊宗以鎬為支使。

莊宗即位，拜鎬宗正卿，以李瓊為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瓊、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请置台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請課，莫能考按。有民詐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赂宗正卒，瓊、瓊不復詳考，遂補為令。民即持觴詐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壊地。民訴于官，酷，楊邠、史弘肇常恣用刑。李瓊之僕人葛延遇為李瓊做買賣，常常侵吞他人的資財，李瓊鞭打斥責他。葛延遇長孫在蘇逢吉的部下李澄家，把事情告訴李澄。這時，漢高祖將安葬在京師，河中李守貞反叛。李澄於是唆使葛延遇報告作亂，說李瓊和他的外甥王凝謀謀趁安葬高祖將放火燒京師，又用駱丸書勾結李守貞。蘇逢吉派人召李瓊到家裏，從容自如地告訴他，李瓊知道不能幸免，於是把幼女托付給蘇逢吉。蘇逢吉送李瓊到侍衛獄。李瓊出來騎在馬上，跟隨他的人離去了，沒留下一人，李瓊氣憤地說：“自古以來難道有不死的人，難道有不滅亡的國家嗎！”於是自己編造罪狀伏罪，被滅族。

李瓊素來和翰林學士徐台符友好，後來周太祖登位，徐台符告訴宰相馮道，請求殺掉葛延遇，馮道因葛延遇多次受到赦免僥倖，感到為難。僥倖使王峻聽說後，讚揚徐台符有義氣，於是上奏誅殺葛延遇。
不能决，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在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錢
不學無術，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為河中節度副使。

明宗即位，以錢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錢意頗希大用，嘗謂馮
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為
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雖
不才，嘗侍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
邸，論才數業，何待僕人？而久置班
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
楊溥謀者見錢言事，錢謂安重诲曰：
“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
可以召也。”重诲信之，以玉帶與謀
者使為信，久而無效，由是貶錢兗州
行軍司馬。

錢與唐廢帝有舊，廢帝時，為兵部
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
謂必用己為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諧
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為時用久矣。
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從從
諧求寶貨入獻以為賀。從諧與馬紅裝
拂二、獵貔皮一，因發鎭置酒，問其
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
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
丞姚顥，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諧
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錢，謂與
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鎭懼失色。還，
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

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
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鎭乃求為太常
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
資。”朝士傳以為笑。

鎭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
位，拜鎭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
八，贈太傅。
貿緬

貿緬，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

貿緬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乙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緬采次傳聞，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時之末，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征伐攘攘，天下多事，故緬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跡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貿緬長於史學。唐代從唐武宗以後無實錄，史官的職務被廢置，貿緬搜集編纂傳聞，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正倉唐末，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征伐攘攘，天下多事，因此貿緬的編纂有很多缺誤的地方。但在喪亡動亂的時候，事跡粗存梗概，也對史家有所裨益。

貿緬長於史學。唐代從唐武宗以後無實錄，史官的職務被廢置，貿緬搜集編纂傳聞，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正值唐末，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征伐攘攘，天下多事，因此貿緬的編纂有很多缺誤的地方。但在喪亡動亂的時候，事跡粗存梗概，也對史家有所裨益。

貿緬，鎮州獲鹿人。年輕時為進士不中，州中舉薦他為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守成德，推薦他為趙州軍事判官，升任石邑令。

貿緬，鎮州獲鹿人。年輕時為進士不中，州中舉薦他為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守成德，推薦他為趙州軍事判官，升任石邑令。

貿緬，鎮州獲鹿人。年輕時為進士不中，州中舉薦他為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守成德，推薦他為趙州軍事判官，升任石邑令。
張允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州為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伐張文禮，允為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為魏州功曹。越在職除節度推官，歷涇、兗二鎭掌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唐廢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掌六軍，以允為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

晉高祖即位，屢進天下，允為《服懲論》以獻曰：‘管子曰：‘凡教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也，無教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也。’又漢之吳楚叛，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教爾！’蓋行教不以為恩，不行教不以為無恩，設有罪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築德音而宥過，開徑來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若假有二人之詐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亦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為，曰：‘國將救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農捨惡人而改災為福，則是天又善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鳏寡，正刑罰而已也。’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喜。
正喜好臣子提意见，看了十分高兴。

张允在汉任史部侍郎，汉隐帝杀戮大臣，京师皆恐，张允常退朝不敢回家，止于相国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师，张允匿于佛殿承尘，坠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

王松，父徽，为唐僖宗宰相。松举进士，后唐时，历刑部郎中，唐末，从镇方镇。晋高祖镇太原，辟松为度判官。晋高祖即位，拜右谏议大夫，累拜工部尚书。出帝北还，萧翰立徽王从益为京师，以松为左丞相。汉高祖入洛，先遣人驰报东京百官皆授伪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台悉征百官伪教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仪自请，以语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书令也。”闻者笑之。后松子仁寀为李守贞河中支使，守贞反，松以子故上书自陈，高祖悯之，但使解职而已。松有田城东，岁时往来京师，以疾卒。

裴綜

不迎不送。人或問之，嘲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席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有送迎之理？”人亦以他為當。

王仁裕

王仁裕字德叟，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俊秀，以文辭知名。俄聞，廟時為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襲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為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唐廢帝棄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置於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中檄諸鎮，詔書、告命皆在裕之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裕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譚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

王仁裕天生通曉音律，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秦雲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門昇龍門外，音聞于內，人以为神，喜爲詩。其少也，箸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洗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有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

仁裕與和凝在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皆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裴羽

裴羽字爽化，其父贊，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爲河南
銳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

唐明宗時，為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為海風所夾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镠與安重诲有隙，陸方絕錢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镠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歸。銳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銳，銳惘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銳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妻裴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

羽，周太祖時為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琪為之稱譽，薦為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顥方舉進士，文紀謂廷曰：『吾嘗譽子才，貢舉進士，當求實效，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溺，生子方齞，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溺，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廷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為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遷虞部郎，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

廷為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爱，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桓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安尉。在梁任御史臺主簿，改任監察御史。

唐明宗時，任吏部郎中，和右散騎常侍陸崇出使閩，被海風吹翻到錢塘。這時，吳越王錢镠和安重海有矛盾，唐正拒絶錢镠的朝貢，裴羽等人被扣留一年，而陸崇因病而死。後來錢镠派裴羽回去，裴羽請求載上陸崇的尸體一道回去。錢镠最初不答應，裴羽用言詞打動了錢镠，錢镠悲傷地答應了他，因而交付表書給裴羽表示自己要歸附。唐明宗得到錢镠的表書非常高興， Lauderdale 裴羽為陸崇護喪到京師，把他的行裝送回他家，士人都稱贊裴羽的義氣。

裴羽，周太祖時任左散騎常侍，去世，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年輕好學，曾帶着賦謁梁宰相李琪，李琪因此稱譽他，推薦他任即墨縣令。馮道作相，和王延是老朋友，召拜為左補闕。升任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知制誥。吏部尚書盧文紀與前宰相崔協有矛盾。這時，崔協的兒子崔顥正考進士，盧文紀對王延說：『我曾在朝廷稱譽你，貢舉挑選士人，應當講求實效，不要憑虛名錄取人。過去有個越人善於游泳，生個兒子剛滿一百天，他的母親就把他浮在水上。人們覺得奇怪就問他，她說：‘他的父親善於游泳，兒子必定能游泳。’像這樣行嗎?』王延退下後笑着說：『盧公的話，是因崔協而說的，恨別人的父親就牽連到兒子嗎!』第二年，選崔顥中甲科，人們都稱贊他公道。多次升遷為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王延為人看重信譽，和他的弟弟王規相友愛，五代的時候，人們都稱贊他的家法。
司直。明宗時，廢不用。

高祖以太原拒命，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續築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君面而樹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續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續築之，遇《乾》，曰：“南瞻折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

天福三年，重續上言：“曠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宜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覈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儀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為歳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異愈甚。臣�رج合二曆，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靖、張文皓等考核得失。仁靖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

重續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漏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為一刻，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午後未四刻十分為午。由是漏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詆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蜀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他道仕進者，不必為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

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廬，延義隨虞至鎮州。李筠、白再築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猶述數術贊成之。

周太祖自備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滥，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銜等，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悽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馬重績死時六十四歲。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父趙省躬精通數術，在蜀中避亂。父親趙溫珪，跟隨蜀王建任司天監，每次為王建占卜吉凶，小有不合，都加以責問。趙溫珪臨死時，告諭他的子孫說：“數術，是我們家世代的家業，但我內亂國做官，獲罪而幾乎被處死多次了！子孫們如能以別的辦法進入仕途，就不必從事數術了。”但趙延義年輕時也以數術在蜀任司天監。蜀滅亡，再仕唐為星官。

趙延義兼通三式，很善於給人看相。契丹滅蜀，趙延義隨契丹到鎮州。李筠、白再築商量驅逐麻荅回漢，正猶豫不決，趙延義建議數術贊成他們的做法。

周太祖從魏州率兵進入京師，周太祖召見趙延義問道：“漢的國運短暫，是出於天命嗎?”趙延義說“稱王的人安撫天下，應當用仁德恩澤，而漢的刑法很殘酷，濫用刑罰，天下喊冤，這就是它滅亡的原因!”這時，周太祖正用兵包圍蘇逢吉、劉銜等的家，想把他們滅族，聽了趙延義的話感到毛骨悚然，因而寬免了他們的族人，兩家得以保全。趙延義在周任太府卿、判司天監，因病去世。
新五代史卷五十八

考第一

呜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上）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歳，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厘，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漢命羲和，及見於《書》，中星閣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干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始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獻？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
五代初年，因襲唐朝原來的曆法，采用《崇玄曆》。至唐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歲首。初，唐建中時，衛士曹士蒼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舊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與《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

周世宗即位，外伐瞿唐，內修法度。詔明殿學士王朴，通曆數，於是詔王朴撰定曆法。一年多後，王朴奏曰：

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作之；天道之運，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春秋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天國家者，覆載立極，必設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樂樂興，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刑義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焉，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度數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

五代之初，因襲唐朝原來的曆法，采用《崇玄曆》。至唐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歲首。初，唐建中時，衛士曹士蒼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而行之五年，就因差誤不能用，而重新使用《崇玄曆》。周廣順年間，國子博士王處訥，在家中私撰《明玄曆》。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舊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時，可考見的曆家，祇是這些。而《調元曆》法非古曆法，《明玄曆》祇藏於家中，《萬分曆》祇流行於民間，這些曆法都不值得記述。而《永昌》、《正象》、《齊政曆》，都祇用於蜀國和南唐，現今也亡佚了，不再看得到了。
自唐之季，凡歷數代。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漫數，汩　　

自唐末以來，其經歷了幾個朝代。天日　　
差錯混亂，將近百年。天的數，陳列混　　
亂。陛下依次考察古道，敬畏上天，咨詢百　　
官，振興失傳的典禮。我雖沒有才能，哪敢　　
不奉詔命。於是總括萬象制定曆法，觀察　　
日月、星星以確立上元，元，測量圭箋以察　　
驗節氣，審察月亮出現在東西方以定每月的　　
第一日，弄清日月運行的軌道以推算月的運　　
行，校驗運行快慢以推算星的位置，考察黃　　
道的斜正，辨別天勢的升降，而日食月食就　　
詳知了。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　　
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　　
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　　
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　　
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　　
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　　
五之，得期數。過之者，謂之氣　　
盈；不及者，謂之朔虧。至於應　　
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　　
為經法。經者，常行之法也。百　　
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　　
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　　
法，得七十二百，謂之統法。自　　
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　　
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　　
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　　
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十二　　
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　　
元者，年、月、日、時皆甲子；　　
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　　
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

古人，置圭於陽城，以其近　　
洛也。蓋尚懸其中，乃在洛之東　　
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　　
影，南距遼北，北距橫野，中得　　
凌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　　
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　　
置箭，測岳臺暴漏，以為中數。

古代立圭於陽城，因陽城接近洛陽。還　　
不滿意它的中心，在洛陽偏東。開元十二　　
年，派遣使者在天下各地考察日影，南到林　　
邑，北到橫野，中間得到凌儀的岳臺，與南　　
弦北弦相應，處在大地中間。大周建國，在　　
汴州定都，立圭置箭，測量岳臺日影時刻，　　
作為中數。日影時刻準確，那麼太陽所到之
暴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

日月皆有盈缩。日盈月缩，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缩，则先中而朔。自古於脷之法，率皆平行之数；入眾既有时次，而又弱弱不倫。《皇極》舊術，則期期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疏遠而多失。今以月離脷骨，同脷校定，日蹉脷骨，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为九限。每限損益，衰微有倫。脷脷之法，可謂審矣。

赤道者，天之絨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黄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黄道内，半在黄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黄道，謂之正交；入黄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则比黄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则比黄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则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難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黄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

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處，氣候的相應變化，都獲得了。

日月都有盈衰。日盈月衰，就先於中數而為朔日；月盈日衰，就先於中數而為朔日。自古根據月亮出現在東西方以定朔日的方法，通常都是平行的數字；入眾既有以前的次第，而又衰微不合倫次。按《皇極》舊法，則期期而難用。按以後各種曆法，則疏遠多失。現今根據月亮經過東西方，隨脷校定，太陽運行東西方的度數，臨用時加減。所獲得的，為入離定日。一天中間，分成九限。每限增損，衰微有倫次。根據月亮運行東西方以定朔日的方法，可謂準確了。

赤道是天的紐帶。勢圓而平，紀宿度的固定數字。黃道是太陽的軌道。一半在赤道内，一半在赤道外，離極二十四度。當它與赤道接近時，則勢斜；當它與赤道遠離時，則勢直。正當勢斜的時候，太陽運行應慢；當勢直的時候，太陽運行應快。因此春分秋分前後加減度，夏至冬至前後減度數。九道是月亮運行的軌道。一半在黃道內，一半在黃道外，離極遠六度。出黃道叫正交，入黃道叫中交。如果正交在秋分的位次，中交在春分的位次，就比黃道斜。如果正交在春分的位次，中交在秋分的位次，就比黃道更直。若正交、中交在夏至冬至的位次，勢就斜斜。因此比較離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遠近，來考察斜正，就得到加減的數字。自古以來雖有九道的說法，大概也是知道而不詳盡，祇有承襲的文詞，而沒有推算的功用。現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中間，分為九道；總共七十二道，而使日月沒有隱藏它的斜正的位勢。九道的方法，可以說明白了。

星的運行，接近太陽而速度就快，遠離太陽而速度就慢。離太陽極遠，就力盡而停
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
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退；自留
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
為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
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作變
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
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
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
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
可得而知之矣。

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
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
之相掩，與暗虛之所射，其理有
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
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正，天勢
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
則交虧得其實矣。

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
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
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
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平交
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
因言曆有九曜，以為注曆之常
式。今并削而去之。謹以《步
日》、《步月》、《步星》、《步發
離》為四篇，合為《曆經》一
卷，《曆》十一卷，《草》三卷，
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
以作《欽天曆》。

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
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
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
知。

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
年正月朔旦為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
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
十二算外。留。自古以來各種曆法，分段不合實際，升
降沒有標準；今日行分尚多，第二便停留
了；自停留而後退，祗用平行，仍以入段行
度為入曆的數字，都不符合本來的道理，於
是導致乖戾。今校正每天的行分積，作爲
變段。然後自速而漸遲，勢盡而停留。自停
留而運行，也是積微微少而後增多。另立各
段變曆，以推求變化差異，交會相合。星運
行的快慢，可以知道了。

自古以來代代相傳，都說離去交會十五
度以下，就有日食月食。殊不知日月的相互
遮掩，與暗虛所射，道理不同。現今根據日
月徑度之大小，校去離去交會的遠近，根據
黃道的斜正，天勢的升降，測度仰視、旁視
的分數，那麼交會盈虧就得見真實情況了。

我考覈前代，沒有食神首尾的文字。近
來根據司天卜祝的小小技巧，不能舉出它的
大概，就作爲等接的方法。大概是從借用，
以求簡捷，於是交會有逆行的數字。後學之
人不能詳盡知道，於是說曆有九曜，作爲注
曆的固定格式。今一并削去。謹以《步日》、
《步月》、《步星》、《步發離》為四篇，合成
《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
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作爲《欽天
曆》。

從前在唐堯時候，敬順上天。陛下考察
曆象日月星辰，是唐堯之道。天道微妙幽
遠，不是小臣所完全知道的。

周世宗稱賞此奏。詔司天監用《欽天曆》
以第二年正月朔旦為開始。

演紀上元甲子，距離現今顯德三年丙辰，共
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三十五。

象策：七，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四十。
辰則：六百；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北方七星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一度。參：一十度。西方七星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南方七星宿一百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爾率，以遠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為氣積。統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也。以氣積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月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為閏餘。用減月積，為朔積。統法而一，為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次朔朝。

日躔入晷：
置爾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為日。歲中以下為盈；以上，減去歲中為縮，即天正常日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朓朒：
置加時入薦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朓朒數，為日躔朓朒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為日度；命赤道虚八算外，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為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強，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為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各三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
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为分。经法而一，为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减。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经法而一，为度。夏至前後各九限以减赤道宿，春分秋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为黄道宿及分。就其分为分、大、小之数。

黄道日度：

置天正中气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各为所入率相乘，皆以统法通之，所入率乘其分以从之。经法而一，为分；合统法，为度。用减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气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及分也。加歳中，以黄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时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分，减去半法，为午後分；不足，反减，为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经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减。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满统法从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气午前分，便为午中入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减歳中，为午中入缩曆日分。累加一日，减歳中即去之，盈缩互命，为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暑：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为分；分十为寸。用损益其下中暑数，为定数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损益率乘之，如统法而一，用损益其下晨昏分，即所求晨昏定分也。用损加、益减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减昏，为日出入分。各以辰则除，为辰

经法而一，为度。夏至冬至前後各九限以减赤道宿，春分秋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为黄道宿及分。就其分为少、大、半之数。

黄道日度：

设天正中气加时日躔赤道宿度。各自與所入率相乘，都以统法通之，所入率乘其分以从。经法而一，为分；合统法，为度。用减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气加时日躔黄道宿度及分。加歳中，以黄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时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设夏至冬至分，减去半法，为午後分；不足，反减，为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经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减。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满统法从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设天正中气午前分，便是午中入曆日分。在午後的，以午後分减歳中，就是午中入缩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歳中就除去，盈缩互命，就是每日午中入曆。

岳臺中暑：

设午中入曆分，以日损益率乘，如统法而一，为分；分十为寸。用以损益下中暑数，为定数。

晨昏分：

各设入曆分，以日损益率乘，如统法而一，用以损益下晨分，就是所求晨定分。用以损加、益减下昏分，就是所求昏定分。

日出入辰刻：

设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减昏，为日出入分。各以辰则除，就是辰数；餘满經法，为
數；餘滿經法，為算；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為晝分。用減統法，為晝分。各滿經法，為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為辰數；經法除，為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為更用分。又五約之，為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為辰，滿經法為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為距中分。盈統法，為度。加午中日躔，為昏中星；減之，為曉中星。

赤道内外數：
置入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内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内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内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台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為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百五百一十三，為其地戴中數，以赤道内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暑：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為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為暑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暑法而一，為地用分。相從為暑分，分十為寸，即得其地中暑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就是日出入辰刻。

晝夜刻：
設入入分，以日出分減，就是晝分。用減統法，就是晝分。各滿經法，就是晝夜刻。

五夜辰刻：
設昏分，以辰則除，就是辰數；以經法除，就是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就是甲夜辰刻。辰分加一倍，以五除，就是更用分。又以五除，為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為辰，滿經法為刻，就各得五夜辰刻。

昏曉中星：
設昏分，減去半統，用以乘軌率，以統法除，就是距中分。滿統法，為度。加午中日躔，就是昏中星；減午中日躔，就是曉中星。

赤道内外數：
設入分，以其日損益率乘，如統法而一，用以損益其下内外數；如不備損，就反損；内外互命，就得到所求的内外定數。

九服距軌數：
設距岳台的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為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為地戴中數。以赤道内外定數內減外加，就是九服距軌數。

九服中暑：
設距軌數，以二十五乘，以一百三十七除，為天用分。設置此數，以二十二乘，以六除，用四千減，為暑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暑法而一，為地用分。相從為暑分，分十為寸，就得到地中暑。

九服刻漏：
用經法通軌中的一半自相乘，如地戴中數而一；用以乘二百六十三，以經法除，為漏法。通
三，經法除之，為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向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為漏分。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為其地辰分。減統法，為昏分。置日辰分，各如岳表數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十四。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離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十四。

中準：一干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弦望：

置入曆分，以日躔月離定數，躔減、胎加之，程節除之，為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弦望為定數。

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定數，躔減、
月加朔弦望常分，為定日。定朔加時入後，則進一日。定朔加時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初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為閹。

朒望加時度日：

各置日躔入儀，以日躔月離數定數，陰減、陽加之，為定朔加時入儀。以適月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為定數。置定朔儀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朔入交之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離數定數，陰減、陽加之，為入交常日。置月離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陰減、陽加分，即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之，為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道八節，各有一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二道，即以所起限為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殿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復與黃道相會，謂之

月離加朔弦望常分，為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就進一日，有交見初就不進。弦望初加時日未出，就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也如此。元日有交，就用消息確定。定朔與後朔干同的，大；不同的，小；無中氣的為閹。

月離入交：

設月積，以交率除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之日。以望策累加，以盈交策除，就是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離數定數，陰減陽加，為入交常日。設月離離數定數，乘經法，平離而一，陰減陽加常分，就是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十九而一。又以統法除之，為入交度。用以減去朔加時度，就是朔前月離正交黃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因此月有九道。黃道八節，各有九限。如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二道，就以所起限為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正半交之宿。此後也是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又與黃道相會，叫做中交。自中交到正交，也是如此。各設所入限度，乘以限率，為泛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夏至冬至之宿限數相
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为泛差。其
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数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
二分之宿限数乘之；皆如经法而一，为黄道差。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
九限为减，中交前後各九限为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为加，中
交前後各九限为减。凡月正交
後出黄道外，中交後入黄道内。其半
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黄
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黄道内：皆以
差为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黄道内；
秋分之宿後，出黄道外：皆以差为
减。四者泛差，以黄道差减之，为赤
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
差为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为
减。以黄赤二差加减黄道，为九道宿
次，就其分为少、大、半之数。八
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黄道宿度，各以所入
限度乘之，亦乘其分，经法约之，
为泛差。用求黄赤二差，以加减之，即
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
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时月
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望望加时日相距之度，以軌中
加之，为加时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
度，命以其道宿次，既所求也。自望
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月離月離入曆，加半統，减去
定分，各以日躔月離度定数，皓
减，蝕加之，即所求也。

乘。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春分秋分之宿限数相
乘：都如经法而一，为黄道差。在冬至之宿後，
正交前後各九限为減，中交前後各九限为加。在
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为加，中交前後各
九限为减。月正交後出黄道外，中交後入黄道
内。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黄道
外；秋分之宿後，入黄道内：都以差为加。在春
分之宿後，入黄道内；秋分之宿後，出黄道外；
都以差为减。四除泛差，去黄道差减，为赤道
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都以差为加。半交
前後各九限，都以差为减。以黄赤二差加减黄
道，为九道宿次，就其分为少、大、半之數。八
節各九道，七十二道為一周。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减之，为
前；不足，反减，为后。用乘其日離
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為度，為晨昏
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為晨昏
月度。

晨昏象增：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
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
減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
積，為加；不足，反減之，為減。以
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
為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
次，即所求。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黃
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
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
五百五十六而一，為分；滿經法為
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
黃道內，即所求月去黃道內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
下，為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為交
前；皆以統法通之，為距交分。朔視
距交分，陽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陰道
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
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
下，月入蝕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
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為距午
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
下，以減半統；以上以加，朔定分：
為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
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
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
晨昏月度：
設日晨昏分，減去定分，為前；不
够，反減，為後。用來乘日離程，統
法而一，滿經法為度，為晨昏前後度。前
加後減加時月，就是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設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
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
減，就是所求度數。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
積，為加；不夠，反減，為減。除以距
後象日數，用以加減每日離度，為定度。
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
次，就是所求度數。

月去黃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黃
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都以經
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乘以餘數，五
百五十六而一，為分；滿經法為
度。行陽道，在黃道外；行陰道，在
黃道內，就是所求月離黃道內外度。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
下，為交後；以上，用以減交中，為交
前；都以統法通之，為距交分。朔視
距交分，陽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陰道
一萬零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
視距交分陰陽道，都在六千九百九十五以
下，月入蝕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減去半統；半統以
下，則用半統減定分：為距午分。乘以十一，除
以經法，其所得小於半統以下，用半統減它；以
上加，朔定分：為日食加時定分。望以日晨分與
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三百一
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
分，為月食加時定分。
五，餘以損益定分，為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内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為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畫分以乘之，半畫分而一；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為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為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後前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為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畫分而一，以加常準，為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為陰道定準；減中限，為陽道定準。不足減者，反減之，為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為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為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日陰道，亦為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為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陽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為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為日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強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著；以上，用減食限，為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為月食之大分；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命小分以半及強弱。

日食常準：

設中準，與那日赤道内外數相乘，除以二千五百一十三，為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畫分相乘，半畫分而一；赤道內減中準，赤道外加中準，就是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設日躔入曆，通以經法，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為夏至冬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為春分秋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為春分秋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為夏至冬至前。各以三除，夏至冬至前後減二千七百七十二，春分秋分前後加二千七百七十二，就是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相乘，半畫分而一，用以加常準，就是定準。

月食分：

比照距交分，中準以下，都食盡；以上，用以減食限，為距食分。設置此數，以五百二十六除，為月食大分，其餘為小分。命大分以十為限，用半、強、弱等定義小分的量。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减四千七百八十；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减六百四十七，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下，用减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减五百一十七，为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减三百八十七，为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减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减七百一十一，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减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减五百六十七，为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减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四而一；用减四百一十七，为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为定用分。以减朔望定分，为虧初。加之，为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为辰；經法除之，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此常數也。立春前，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前，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黃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
偏南：此九道斜正也。黄道比常数所偏差少，九道比黄道所偏北又四分之一；皆据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后，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数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所求也。

带食出入分：

视其日出入分，在虛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即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减復末定分，为带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虛初定分减出入分，为带食差。各置带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为带食之大分；餘为小分。

食入更筹：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昏分减之；皆更用分而一，为更数。餘，筹用分而一，为筹数。

《钦天》步五星行

歳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用以定初、甚、末的方位，就各得所求。

带食出入分：

看那日出入分，在虛初定分以上，復末定分以下，就带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以下的，以出入分减復末定分，为带食差。食甚在出入分以上的，以虛初定分减出入分，为带食差。各設带食差，以距食分乘，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五除，为带食大分，餘为小分。

食入更筹：

各設初、甚、末定分。晨分以下，加以昏分；昏分以上，减去昏分：都更用分而一，为更数。餘，筹用分而一，为筹数。

木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変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table>
<thead>
<tr>
<th>变段</th>
<th>增日</th>
<th>变度</th>
<th>变脣</th>
</tr>
</thead>
<tbody>
<tr>
<td>晨见</td>
<td>一十七</td>
<td>三三十七</td>
<td>二二二十四</td>
</tr>
<tr>
<td>順疾</td>
<td>九十</td>
<td>一十六六十三</td>
<td>一十一二十三</td>
</tr>
<tr>
<td>順退</td>
<td>二十五</td>
<td>九</td>
<td>一二十九</td>
</tr>
<tr>
<td>前留</td>
<td>二十六</td>
<td>三十二</td>
<td>一</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退遲</td>
<td>一十四</td>
<td>一</td>
<td>一十二</td>
</tr>
<tr>
<td>退遲</td>
<td>二十七</td>
<td>四</td>
<td>四三十八</td>
</tr>
<tr>
<td>退遲</td>
<td>二十七</td>
<td>四</td>
<td>四三十八</td>
</tr>
<tr>
<td>退遲</td>
<td>一十四</td>
<td>一</td>
<td>一十二</td>
</tr>
</tbody>
</table>

<table>
<thead>
<tr>
<th>後留</th>
<th>二十六</th>
<th>三十二</th>
<th>一</th>
<th>一</th>
<th>二十八</th>
</tr>
</thead>
<tbody>
<tr>
<td>順遲</td>
<td>二十五</td>
<td></td>
<td>二</td>
<td></td>
<td>二十九</td>
</tr>
<tr>
<td>順遲</td>
<td>九十</td>
<td>一</td>
<td>一十六</td>
<td></td>
<td>一十一</td>
</tr>
<tr>
<td>夕伏</td>
<td>一十七</td>
<td></td>
<td>三</td>
<td></td>
<td>三十七</td>
</tr>
<tr>
<td>二</td>
<td></td>
<td></td>
<td>二</td>
<td></td>
<td>二十四</td>
</tr>
</tbody>
</table>

火星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暦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暦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空。

<table>
<thead>
<tr>
<th>變段</th>
<th>變日</th>
<th>變度</th>
<th>變暦</th>
</tr>
</thead>
<tbody>
<tr>
<td>晨見</td>
<td>七十三</td>
<td>五十三</td>
<td>六十八</td>
</tr>
<tr>
<td>順遲</td>
<td>七十三</td>
<td>五十一</td>
<td>一</td>
</tr>
<tr>
<td>次遲</td>
<td>七十一</td>
<td>四十六</td>
<td>六十九</td>
</tr>
<tr>
<td>次遲</td>
<td>七十一</td>
<td>四十五</td>
<td>三十三</td>
</tr>
<tr>
<td>順遲</td>
<td>六十二</td>
<td>一十九</td>
<td>二十九</td>
</tr>
<tr>
<td>前留</td>
<td>八十六</td>
<td>九</td>
<td>一</td>
</tr>
<tr>
<td>退遲</td>
<td>一十一</td>
<td>一</td>
<td>五十八</td>
</tr>
<tr>
<td>退遲</td>
<td>二十一</td>
<td>七</td>
<td>四十六</td>
</tr>
<tr>
<td>退遲</td>
<td>二十一</td>
<td>七</td>
<td>四十六</td>
</tr>
<tr>
<td>退遲</td>
<td>一十一</td>
<td>一</td>
<td>五十八</td>
</tr>
<tr>
<td>後留</td>
<td>八六九</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順流</td>
<td>六十二</td>
<td>一十九二十九</td>
<td>一十八二十</td>
</tr>
<tr>
<td>次流</td>
<td>七十一</td>
<td>四十五三十三</td>
<td>四十二五十八</td>
</tr>
<tr>
<td>次疾</td>
<td>七十一</td>
<td>四十六六十九</td>
<td>四十四一十七</td>
</tr>
<tr>
<td>順疾</td>
<td>七十三</td>
<td>五十一一</td>
<td>四十八三</td>
</tr>
<tr>
<td>夕伏</td>
<td>七十三</td>
<td>五十三六十八</td>
<td>五十五十八</td>
</tr>
</tbody>
</table>

鎭五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土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变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晕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晕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金星
周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变率：四百二十万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晕率：二百六十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晕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table>
<thead>
<tr>
<th>变段</th>
<th>变日</th>
<th>变度</th>
<th>变晕</th>
</tr>
</thead>
<tbody>
<tr>
<td>夕见</td>
<td>四十二</td>
<td>五十三四十</td>
<td>五十一十七</td>
</tr>
<tr>
<td>顺疾</td>
<td>九十六</td>
<td>一百二十一五十七</td>
<td>一百一十六三十九</td>
</tr>
<tr>
<td>次疾</td>
<td>七十三</td>
<td>八十三七</td>
<td>七十七二</td>
</tr>
<tr>
<td>次退</td>
<td>三十三</td>
<td>三十四条</td>
<td>三十二四十</td>
</tr>
<tr>
<td>顺退</td>
<td>二十四</td>
<td>一十一六十一</td>
<td>一十一二十四</td>
</tr>
<tr>
<td>前留</td>
<td>六六十九</td>
<td></td>
<td></td>
</tr>
<tr>
<td>退退</td>
<td>四</td>
<td>一二十二</td>
<td>空三十一</td>
</tr>
<tr>
<td>退疾</td>
<td>六</td>
<td>三六十五</td>
<td>一二十二</td>
</tr>
<tr>
<td>夕伏</td>
<td>七</td>
<td>四四十</td>
<td>一三十七</td>
</tr>
<tr>
<td>晨见</td>
<td>七</td>
<td>四四十</td>
<td>一三十七</td>
</tr>
<tr>
<td>退疾</td>
<td>六</td>
<td>三六十五</td>
<td>一二十二</td>
</tr>
<tr>
<td>退退</td>
<td>四</td>
<td>一二十二</td>
<td>空三十一</td>
</tr>
<tr>
<td>后留</td>
<td>六六十九</td>
<td></td>
<td></td>
</tr>
<tr>
<td>顺退</td>
<td>二十四</td>
<td>一十一六十一</td>
<td>一十一二十四</td>
</tr>
<tr>
<td>次退</td>
<td>三十三</td>
<td>三十四条</td>
<td>三十二四十</td>
</tr>
<tr>
<td>次疾</td>
<td>七十三</td>
<td>八十三七</td>
<td>七十七二</td>
</tr>
<tr>
<td>顺疾</td>
<td>九十六</td>
<td>一百二十一五十七</td>
<td>一百一十六三十九</td>
</tr>
<tr>
<td>晨伏</td>
<td>四十二</td>
<td>五十三四十</td>
<td>五十一十七</td>
</tr>
</tbody>
</table>

辰星
周率：八十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五，五十二。

水星
周率：八十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
五，五十二。
變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
十五，五十二。
變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table>
<thead>
<tr>
<th>變段</th>
<th>變日</th>
<th>變度</th>
<th>變層</th>
</tr>
</thead>
<tbody>
<tr>
<td>夕見</td>
<td>一十七</td>
<td>三十四</td>
<td>二十九五十四</td>
</tr>
<tr>
<td>順疾</td>
<td>一十一</td>
<td>一十八二十四</td>
<td>一十六四</td>
</tr>
<tr>
<td>順遲</td>
<td>一十六</td>
<td>一十一四十三</td>
<td>一十一十</td>
</tr>
<tr>
<td>前留</td>
<td>二六十八</td>
<td></td>
<td></td>
</tr>
<tr>
<td>夕伏</td>
<td>一十一</td>
<td>六</td>
<td>二</td>
</tr>
<tr>
<td>晨見</td>
<td>一十一</td>
<td>六</td>
<td>二</td>
</tr>
<tr>
<td>後留</td>
<td>二六十八</td>
<td></td>
<td></td>
</tr>
<tr>
<td>順遲</td>
<td>一十六</td>
<td>一十一四十三</td>
<td>一十一十</td>
</tr>
<tr>
<td>順疾</td>
<td>一十一</td>
<td>一十八二十四</td>
<td>一十六四</td>
</tr>
<tr>
<td>晨伏</td>
<td>一十七</td>
<td>三十四</td>
<td>二十九五十四</td>
</tr>
</tbody>
</table>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為周
數；不盡為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
率，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
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為次前年天正
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
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
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
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
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
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
之，餘滿統法為度。曆中以下，為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以曆率除，餘滿統法為
度。曆中以下，為先；以上，減去曆中，為後；
先；以上，減去曆中，為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先減、後加之，即各為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
以上，減去歲中，為在縮：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為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其為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遠伏行分。
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為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

就是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

先後定數：
設入曆分，乘以度損益率，經法而一，用以損益其下先後數，就是所求數。

常日定星：
設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都先減後加，就各為其段常日定星。設定星，以此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並命，得到逐段末日加時宿度。

盈縮定數：
設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歲中以上，減去歲中，為在縮：就是常日入盈縮曆。設曆分，乘以日損益率，經法而一，用以損益其下盈縮數，就得到所求盈縮定數。

定日：
設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為定日。以此年天正中氣加並命，就是逐段末日加時日辰。

入中節：
設定日，除以氣策，命起冬至，就是所入氣日數。

平行分：
設定日，以前段定日減末段定日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為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就是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起來折半，為此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餘減平行分，為此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平行分加倍為此段遠留行分。不近伏留段，都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起來折半，為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
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為疾段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為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為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為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為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為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為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為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欽天》步發發術

候策：五，五百二十四，四十五。

卦策：六，六百二十九，三十四。

外策：三，三百一十四，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一千二百五十八，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就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就減平行分，就是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不近伏留段，退行就以遲段近疾行分，為疾段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就加，少就減：都是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設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為此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為差率。累計此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為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為此段初末定行分。設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就累加、末少就累減，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為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用以乘此段日差；末多加初日行分，末少減初日行分，這就是日行分。合初日而折半，乘以所累計日，用順加、退減此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就是所求數。

候策：五，五百二十四，四十五。

卦策：六，六百二十九，三十四。

外策：三，三百一十四，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一千二百五十八，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table>
<thead>
<tr>
<th>月令</th>
<th>月份</th>
<th>季節</th>
<th>鷺角解</th>
<th>水泉動</th>
</tr>
</thead>
<tbody>
<tr>
<td>冬至</td>
<td>十一月中</td>
<td>虻角結</td>
<td>像始果</td>
<td>像始維</td>
</tr>
<tr>
<td>小寒</td>
<td>十二月節</td>
<td>雁北鄉</td>
<td>鴉始乳</td>
<td>鴉鳥厲疾</td>
</tr>
<tr>
<td>大寒</td>
<td>十二月中</td>
<td>鴉始乳</td>
<td>鴉鳥厲疾</td>
<td>水澤腹堅</td>
</tr>
<tr>
<td>立春</td>
<td>正月節</td>
<td>東風解凍</td>
<td>鳳雉始振</td>
<td>魚上冰</td>
</tr>
<tr>
<td>雨水</td>
<td>正月中</td>
<td>鳳祭魚</td>
<td>鴻雁來</td>
<td>草木萌動</td>
</tr>
<tr>
<td>氣侯圖</td>
<td>鳳始華</td>
<td>倉庚鳴</td>
<td>鷺化為鳴</td>
<td></td>
</tr>
<tr>
<td>春分</td>
<td>二月中</td>
<td>玄鳥至</td>
<td>雷乃發聲</td>
<td>起電</td>
</tr>
<tr>
<td>清明</td>
<td>三月節</td>
<td>桐始華</td>
<td>田蠻化為鴿</td>
<td>虹始見</td>
</tr>
<tr>
<td>殷雨</td>
<td>三月中</td>
<td>蒼始生</td>
<td>鳴鳩拂其羽</td>
<td>戴勝降于桑</td>
</tr>
<tr>
<td>立夏</td>
<td>四月節</td>
<td>蝕螸鳴</td>
<td>虻角出</td>
<td>王瓜生</td>
</tr>
<tr>
<td>小滿</td>
<td>四月中</td>
<td>苦菜秀</td>
<td>鳩草死</td>
<td>小暑至</td>
</tr>
<tr>
<td>芒種</td>
<td>五月節</td>
<td>蜕螂生</td>
<td>蜕始鳴</td>
<td>反舌無聲</td>
</tr>
<tr>
<td>夏至</td>
<td>五月中</td>
<td>鷺角解</td>
<td>蜕始鳴</td>
<td>半夏生</td>
</tr>
<tr>
<td>小暑</td>
<td>六月節</td>
<td>溫風至</td>
<td>蟲蟀居壁</td>
<td>厲乃學習</td>
</tr>
<tr>
<td>大暑</td>
<td>六月中</td>
<td>蘿蔔生</td>
<td>土潤溽暑</td>
<td>大雨時行</td>
</tr>
<tr>
<td>立秋</td>
<td>七月節</td>
<td>凉風至</td>
<td>白露降</td>
<td>寒蟬鳴</td>
</tr>
<tr>
<td>處暑</td>
<td>七月中</td>
<td>鷺祭鳥</td>
<td>天地始肅</td>
<td>禾乃登</td>
</tr>
<tr>
<td>白露</td>
<td>八月節</td>
<td>鴻雁來</td>
<td>玄鳥歸</td>
<td>羣鳥養羞</td>
</tr>
<tr>
<td>秋分</td>
<td>八月中</td>
<td>雨乃收聲</td>
<td>鳩蟲坯戸</td>
<td>水始瀰</td>
</tr>
<tr>
<td>寒露</td>
<td>九月節</td>
<td>鴻雁來賓</td>
<td>雀入水為蛤</td>
<td>菊有黃華</td>
</tr>
<tr>
<td>霜降</td>
<td>九月中</td>
<td>軍祭獸</td>
<td>草木黃落</td>
<td>鳩蟲咸伏</td>
</tr>
<tr>
<td>立冬</td>
<td>十月節</td>
<td>水始冰</td>
<td>地始凍</td>
<td>鳩入水為蜃</td>
</tr>
<tr>
<td>小雪</td>
<td>十月中</td>
<td>蟻藏不見</td>
<td>天氣上騰地氣下降</td>
<td>開塞成冬</td>
</tr>
<tr>
<td>大雪</td>
<td>十一月節</td>
<td>鳩鳥不鳴</td>
<td>虻始交</td>
<td>蘆挺出</td>
</tr>
<tr>
<td>交象圖</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冬至</td>
<td>《坎》初六</td>
<td>公</td>
<td>《中孚》</td>
<td>辟</td>
</tr>
<tr>
<td>小寒</td>
<td>《坎》九二</td>
<td>侯</td>
<td>《屯》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大寒</td>
<td>《坎》六三</td>
<td>公</td>
<td>《升》</td>
<td>辟</td>
</tr>
<tr>
<td>立春</td>
<td>《坎》六四</td>
<td>侯</td>
<td>《小過》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雨水</td>
<td>《坎》九五</td>
<td>公</td>
<td>《漸》</td>
<td>辟</td>
</tr>
<tr>
<td>震卦</td>
<td>《坎》上六</td>
<td>侯</td>
<td>《鼎》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春分</td>
<td>《震》初九</td>
<td>公</td>
<td>《解》</td>
<td>辟</td>
</tr>
<tr>
<td>清明</td>
<td>《震》六二</td>
<td>侯</td>
<td>《豫》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殷雨</td>
<td>《震》六三</td>
<td>公</td>
<td>《革》</td>
<td>辟</td>
</tr>
<tr>
<td>立夏</td>
<td>《震》九四</td>
<td>侯</td>
<td>《旅》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小滿</td>
<td>《震》六五</td>
<td>公</td>
<td>《小畜》</td>
<td>辟</td>
</tr>
<tr>
<td>芒種</td>
<td>《震》上六</td>
<td>侯</td>
<td>《大有》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夏至</td>
<td>《離》初九</td>
<td>公</td>
<td>《咸》</td>
<td>辟</td>
</tr>
<tr>
<td>小暑</td>
<td>《離》九二</td>
<td>侯</td>
<td>《遁》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大暑</td>
<td>《離》九三</td>
<td>公</td>
<td>《履》</td>
<td>辟</td>
</tr>
<tr>
<td>立秋</td>
<td>《離》九四</td>
<td>侯</td>
<td>《恒》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虧暑</td>
<td>《離》六五</td>
<td>公</td>
<td>《損》</td>
<td>辟</td>
</tr>
<tr>
<td>白露</td>
<td>《離》上九</td>
<td>侯</td>
<td>《巽》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秋分</td>
<td>《兑》初九</td>
<td>公</td>
<td>《貞》</td>
<td>辟</td>
</tr>
<tr>
<td>寒露</td>
<td>《兊》九二</td>
<td>侯</td>
<td>《歸妹》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霜降</td>
<td>《兊》六三</td>
<td>公</td>
<td>《困》</td>
<td>辟</td>
</tr>
<tr>
<td>立冬</td>
<td>《兊》九四</td>
<td>侯</td>
<td>《艮》外</td>
<td>大夫</td>
</tr>
<tr>
<td>小雪</td>
<td>《兊》九五</td>
<td>公</td>
<td>《大過》</td>
<td>辟</td>
</tr>
<tr>
<td>大雪</td>
<td>《兊》上六</td>
<td>侯</td>
<td>《未濟》外</td>
<td>大夫</td>
</tr>
</tbody>
</table>

七十二侯：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侯卦，以外卦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
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节，各以顺著加之，即土用事也。

没日：

中节分五千二百六十二秒六十五己上者，用减统法，为有没分。通气
策以乘之，气盈而一，满统法为日；
用减其气而命之，即所求没日也。

减日：

常月分朔虚已下者，为减分。以
月率乘之，除虚而——，盈统法为日；
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减日也。

右朴所撰《钦天曆經》四篇。《舊曆》亡其《步發歴》一篇，而在
者三篇，簡略不全，不足為法。朴曆
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義
叟。義叟為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
曆大備。義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
曆，嘗謂予曰：“前代造曆者，其法
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
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
治曆者，皆用其法，惟考分擬數而
已。至朴亦能自為一家。朴之曆法，
總日躔差為歷緯二曆，分月離為遲疾
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盛之消，以審
気成，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
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
分黃道八程，辨其內外，以撰九道，
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
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
而交會密矣。測岳台之中晝，以辨二
至之日夜，而時漏實矣。推星行之逆
順，伏留，使軌至有漸，而五緯齊
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
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亦不能廢也。”義
叟之言蓋如此，範者得以考焉。

金、冬水用事的開始。設四季之節，各以加


減日：

中節分五千二百六十二秒六十五以上的，用
此數減統法，為有没分。乘以通氣策，除以氣
盈，滿統法為日；用它加其氣的得數的定義，就
是所求減日。

以上是王朴所撰《钦天曆經》四篇。《舊曆》
遺失《步發歴》一篇，而存世的三篇，簡略不
全，不值得效法。王朴曆世上既少流傳，予曾問
著作佐郎劉義叟。義叟為我求得本經，然後王
朴曆非常完備。義叟好學憚書史，對星曆尤其
精通，曾對我說：“前代製造曆法的人，方法各
自不同而多有差異。到唐一行纔開始以天地中數
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於研治曆法的
人，都用他的方法，只是寫分擬數罷了。到王朴
也能自為一家。王朴曆法，總合太陽運行的度次
差為盈縮二曆，細分月離為快慢二百四十八限，
用以考察圓缺漸變的發展過程，用以審定朓橔，
而朔望準確了。校正赤道九限，變更率數，用以
推算黃道，使日行度次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
別內外，用以揆度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
即協調了。觀察天勢升降和軌道斜正，用以控制
食差，交會就嚴密了。測量岳台中晝，用以辨別
夏至冬至的日夜，測漏就符合實際了。推算星辰
運行的逆順、隱留，使舒緩迫急漸進，五緯就齊
備了。然而此曆還不夠宏大深遠簡便易行，便直
接急切地采取這曆法。至於它的長處，即使聖人
出現也不能廢棄。”劉義叟的話就是這樣，讀者
可加以考察。
新五代史卷五十九

考第二

司天考（下）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廢，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

然則天果與人乎？果不與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日：“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反。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極，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跡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

從前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完備。我述本紀，記載人事而不記載天變，我怎麼敢與聖人不同哉！史文雖不同，主旨確是一致的。

自從堯、舜、三代以來，沒有不順應天意而舉人事的。孔子删《詩》、《書》沒有删天變。聖人不棄絕天人關係，也不以天參與人事。棄絕天人關係就天道廢棄，以天參與人事就人事廢，因以常常保留而不究深。《春秋》雖記載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曾闡明其原因，因此他的弟子們，在後世不能有所述之。這樣的話，那麼天果真與人事有關嗎？果真與人事無關嗎？回答說：天，我不知道，實在於聖人的言論就可以了。《易》說：“天運行的規律是減損盈滿之流補欠虧，地運行的規律是改變盈滿而使欠虧充實。鬼神運行的規律是使盈滿受損害而使讓受受福，人類運動的規律是器益盈滿而喜好謙讓。”這是聖人窮究天人關係，最詳盡明白的。對於天地鬼神，就說不知道；可知的只是人罷了。太陽升頂就要西下，盛衰必定循環往復。天，我不知道，我只看到它對於物有虧有盈。草木成熟，會變衰落；在下的物，會升進流行。地，我不知道，我只看到物上有流動變化。貧圖盈的人禍很多，保持簡約的人福很多。鬼神，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人的禍福。天地鬼神，不可能知道它的內心，就根據表現在物上的現象來探測。因此根據可以看見的跡象來給個說法，這就是虧損盈滿、變化流動、災害福祿。至於
人，則可，故此言人情叫好惡。知與不知，
用語不同，參酌體會，與人有不同的。天果真參
與人事，不參與人事，則所不知。因它不可知，
所以常常敬而遠之；因它與人無所異
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
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
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
道順於上者。
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墜，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星、歲星相凌犯。十一月甲寅，地震。

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四月庚戌，金星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當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熖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熖惑犯右執法；己卯，熖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熖惑犯上相。己丑至于庚子，日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掩臣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熖惑犯氐。乙巳，月掩義相。二年正月甲戌，熖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熖惑犯鬾 YEARS。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于西北。己巳，熖惑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五月辛丑，熖惑犯房。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星、火星會於奎宿。二月丁丑初一日，有日食。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蓋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蓋心宿子星；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是月，宗人、宗正振振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八月癸卯朔，熖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熖惑犯右執法。庚戌，太亮出現許多小流星。九月甲辰夜，月食。丁未，天狗墜，聲音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星、歲星相凌犯。十一月甲寅，地出。
白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軫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熾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熾惑入哭星。十二庚戌，月有食之，既。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罅。八月己未，月犯南斗。乙卯，月犯嚢尸。九月辛酉朔，熾惑犯房，日食而隕。十一月壬戌，熾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熾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已，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晨犯端門。九月丙戌，眾星交流；丁亥，眾星交流而隕。戊子，太白晝見。丁末，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翼。三年四月庚辰，熾惑犯嚢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壢。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眾星交流。七月乙亥朔，眾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

應順元年二月丁酉，眾星流於西北方。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雨雹於京師。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犯天壇及哭星。月壬寅初一，熾惑犯房星，金、木在斗宿相凌犯。乙卯，有月食。四年正月癸巳，月進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在斗宿會合。三月壬辰，歲星凌犯牛星。六月癸丑，有月食，食盡。七月丁丑，月進入南斗。九月丙子，熾惑入哭星。十二庚戌，有月食，食盡。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初一，有日食。乙卯，太白凌犯天罅星。八月己亥，月凌犯南斗星。乙卯，月凌犯嚢尸星。九月辛酉初一，衆小星交流而隕。十月壬戌，熾惑凌犯氐宿。十二月丙辰，熾惑凌犯天江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凌犯羽林星。庚辰，月凌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凌犯房。四月甲寅，熾惑凌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已，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凌犯端門。九月丙戌，眾星交流；丁亥，各星交流而隕。戊子，白天出現太白星。丁末，打雷。十一月甲申初一，有日食。丙戌，太白凌犯翼。三年四月庚辰，熾惑凌犯嚢尸星。九月庚寅，太白凌犯哭星。十月壬申，白天出現太白星。十一月己亥，太白凌犯壁壢星。四年五月癸卯，白天出現太白星。六月庚午，各星交流。七月乙亥初一，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凌犯右執法星。乙未，有雷。

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於西北。四月戊寅，白虹穿過太陽。是月改元。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白天出現太白星。六月甲戌，太白凌犯右執法星。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京城下冰雹。冬十一月丁未，彗星出現虛危二宿，掃過天壇及哭星。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熰惑星凌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年己卯，熰惑犯上將。壬子，彗出於西，掃天市垣。八月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熰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熰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

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月有白虹。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熰惑犯天鰲。三月戊子，月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熰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申，熰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銀漢。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次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冰。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熰惑星凌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七月丙寅，有月食。十二月己卯初一，日旁有二白虹。三年三月壬子，日旁有二白虹。五月壬子，月凌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星凌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凌犯五諸侯星；五月丁未，太白星凌犯奧鬼中星。七月庚子初一，有日食。九月癸未，月掩畢宿。五年十一月丁丑，有月食。六年八月辛卯，太白星凌犯軒轅星。七年庚申，熰惑星凌犯上將星。壬子，彗星出現在西方，掃過天市垣。七年四月戊申初一，有日食。丙子，月凌犯房。十月庚戌，彗星出現在東方。丙辰，熰惑星凌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凌犯房星。
乾元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有日食。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宿子星。八月乙酉，镇星犯太微西垣。戊戌，岁犯右执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岁犯左执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昼见。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关；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将。九月壬寅，太白犯右执法。庚戌，太白犯镇。辛酉，镇犯右执法。丁卯，太白犯岁。镇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将、执法、内屏、侧者，旬已往但，至是岁十一月辛亥而出。甲寅，月犯昴。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房。六月乙卯，镇犯左掖。七月甲申，荧惑犯岁。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广德元年二月丁巳，太白犯咸池。己未，荧惑犯五诸侯。三月甲子，岁守心。己卯，荧惑犯鬼；壬午，荧惑犯天关。四月甲午，岁犯钩钤。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经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荧惑犯井钺；八月乙未，荧惑犯天镇。九月辛酉，荧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执法。十月壬辰，太白犯进贤。三年四月乙丑，荧惑犯虚垒；五月辛巳，荧惑犯上将；丙申，荧惑犯右执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冰。

頃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坠，有声如雷，牛马皆骇，京城以为晓鼓，皆伏鼓以应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参。十二月庚午，白虹贯日。癸酉，月有食之。

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记亦有详略，其日、月、五星之变，
大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没消散不常，尤難占稧。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毆、繩組、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昊火出楊林江水中，潤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於陰陽二氣相侵而形成的徵象，出没消散沒有固定，尤其難以占稧。而五代時，日有冠珥、環毆、繩組、負抱、戴履、背氣，十天之中常常出現七八次，多得記都記不完，而背氣尤其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瀰漫四方。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二白虹相對。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橫亘長空。這是尤其特異的。至於昊火出楊林長江中、潤地天空降豆之類，都不是中原耳聞目見的，不能詳悉記載。
新五代史卷六十

考第三

職方考

呜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鑑古稽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府，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千戈起而相攻，天下之勢，自員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存亡，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哉？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國，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屬。莊宗初起井、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漢、隴、成四州，而晉、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三十三州以爲屬。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全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十州以爲屬。劉氏之初，秦、鳳、
三代州建立後漢。石氏登位，獻十六個州給契丹，而得到後蜀的金州，又增設一個州，共以一百零九個州建立後漢。劉氏初年，秦、鳳、階、成四州又歸入後蜀，漢隱帝時增設一個州，共以一百零六個州建立後漢。郭氏取代後漢時，十個州歸入劉福，周世宗攻取秦、鳳、階、成、瀛、莫和淮南地區十四個州，又增設五個州而撤銷三個州，共以一百一十八個州建立後周。宋建立後因襲後周。這就是中原地區的大概形勢。其餘外屬各國的州，因強國弱國互相兼并，得失無常。到後周末年，閩國早已滅亡，而還有七個國家存在。從長江以南，二十一個州屬南唐；從劍門關以南，加上山南西道四十六個州，屬後蜀；在洞庭湖南北，十個州屬楚；在浙江東西，十三個州屬吳越；在南嶽南北，四十七個州屬南漢；從太原以北，十個州屬東漢；而荆、蜀、陝三州屬南平。合計中原所有，共二百六十八個州，而軍不包括在其中。唐的邊界很遠，以前的史書有詳細記載，而其中包括了廬陵、寄治、有名無實的州。五代亂世，文字記載不全，而不時有廢置歸井，又有新的陷於夷狄，詳細情況不能考究清楚。能夠考見的，列在下表中。

<table>
<thead>
<tr>
<th>州</th>
<th>唐</th>
<th>蕭</th>
<th>漢</th>
<th>周</th>
</tr>
</thead>
<tbody>
<tr>
<td>冀</td>
<td>都</td>
<td>都</td>
<td>都</td>
<td>都</td>
</tr>
<tr>
<td>洛</td>
<td>都</td>
<td>都</td>
<td>都</td>
<td>都</td>
</tr>
<tr>
<td>晉</td>
<td>有平昌。</td>
<td>都</td>
<td>有靈昌。</td>
<td>有永興。</td>
</tr>
<tr>
<td>燕</td>
<td>有奉常。</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扶</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青</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魏</td>
<td>有平盧。</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汴</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蕭</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漢</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登</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項</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窓</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營</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曹</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渡</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濟</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宋</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毛</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早</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福</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懷</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懷</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福</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隱</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滑</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厲</td>
<td>初曰重義，有後改為山南東道。</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均</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廣</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金</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隨</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府</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順</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復</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泰</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中</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郏</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南</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霸</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商</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晋</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秦</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赵</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魏</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韩</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赵</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晋</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魏</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赵</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韩</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赵</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晋</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魏</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赵</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韩</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赵</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晋</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魏</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赵</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韩</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項位</td>
<td>職</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北</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委</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成</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隋</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唐</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乾</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魏</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漢</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晋</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宋</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魏</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漢</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汉</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楚</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越</td>
<td>城</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逐</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槐</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胡</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麦</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落</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平</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武</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峡</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峨</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武</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靳</td>
<td>唐</td>
<td>有</td>
<td>契丹</td>
<td>契丹</td>
</tr>
<tr>
<td>井</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池</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池</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池</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餘</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餘</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餘</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餘</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餘</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餘</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餘</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r>
<td>餘</td>
<td>唐</td>
<td>有</td>
<td>有</td>
<td>有</td>
</tr>
</tbody>
</table>

卷六十 考第三 職方考
<p>| 演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和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光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黄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舒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断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鸟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薛 | 吴忠正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舒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奉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遂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通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洞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常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宣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盛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凌 | 吴武昌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昆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道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信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江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洪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涛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袁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曹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虞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范 | 吴 | 吴 | 南唐 | 南唐 | 有 |
| 建 | 閩 | 閩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江 | 閩 | 閩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斥 | 閩 | 閩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潭 | 閩 | 閩 | 南唐 | 南唐 | 有 |
| 泉 | 閩 | 閩 | 南唐 | 南唐 | 有 |</p>
<table>
<thead>
<tr>
<th>福</th>
<th>闽威武。</th>
<th>闽</th>
<th>吴越</th>
<th>吴越</th>
<th>吴越</th>
</tr>
</thead>
<tbody>
<tr>
<td>杭</td>
<td>吴越镇海。</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越</td>
<td>吴越镇东。</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西</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湖</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温</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台</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明</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府</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宁</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睦</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秀</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d>吴越</td>
</tr>
<tr>
<td>荆</td>
<td>南平荆南。</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r>
<tr>
<td>蜀</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r>
<tr>
<td>塞</td>
<td>蜀</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d>南平</td>
</tr>
<tr>
<td>益</td>
<td>蜀成都。</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洒</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彭</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蜀</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望</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周</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蓬</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闭</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剑</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宝</td>
<td>蜀剑南东川。</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通</td>
<td>蜀武信。</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果</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燕</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汝</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代</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江</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陆</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黄</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晋</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德</td>
<td>蜀</td>
<td>有后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邑</td>
<td>邑</td>
<td>有後邑</td>
<td>邑</td>
<td>邑</td>
<td>邑</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青</td>
<td>邑</td>
<td>有後邑</td>
<td>邑</td>
<td>邑</td>
<td>邑</td>
</tr>
<tr>
<td>雅</td>
<td>邑</td>
<td>有後邑</td>
<td>邑</td>
<td>邑</td>
<td>邑</td>
</tr>
<tr>
<td>鳳</td>
<td>邑</td>
<td>有後邑</td>
<td>邑</td>
<td>邑</td>
<td>邑</td>
</tr>
<tr>
<td>花</td>
<td>邑</td>
<td>有後邑</td>
<td>邑</td>
<td>邑</td>
<td>邑</td>
</tr>
<tr>
<td>文</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樂</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黔</td>
<td>蜀武在</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施</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雙</td>
<td>蜀鎮江</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忠</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湘</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興</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利</td>
<td>蜀昭武</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腔</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通</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渚</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温</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濱</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合</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昌</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巴</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川</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壹</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晉</td>
<td>蜀</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洋</td>
<td>蜀武定</td>
<td>有後蜀</td>
<td>蜀</td>
<td>蜀</td>
<td>蜀</td>
</tr>
<tr>
<td>潭</td>
<td>楚武安</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r>
<tr>
<td>衡</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r>
<tr>
<td>濱</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r>
<tr>
<td>朗</td>
<td>楚水犀</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r>
<tr>
<td>卷六十 考第三 職方考</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衙</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周行逢</td>
</tr>
<tr>
<td>道</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周行逢</td>
</tr>
<tr>
<td>永</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周行逢</td>
</tr>
<tr>
<td>會</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周行逢</td>
</tr>
<tr>
<td>具</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周行逢</td>
</tr>
<tr>
<td>融</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柳</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遵</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晓</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宜</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桂</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賀</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桐</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蒙</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墨</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富</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柳</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象</td>
<td>楚</td>
<td>楚</td>
<td>楚</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言</td>
<td>南漢事遠</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靈</td>
<td>南漢建武</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松</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桂</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封</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恩</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春</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新</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高</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夏</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雷</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韶</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蘇</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r>
<td>自</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d>南漢</td>
</tr>
</tbody>
</table>
汴州，唐故曰宣武郡。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后唐建梁，复为宣武军。晋天福三年升为东京，宋、周因之。

洛陽，梁、唐、晋、漢、周常以为都。故称東都。梁为西都。后唐为洛京。晋为西京，宋、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退洛，后再为岳阳。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后国军日永安。唐称梁，复为西京。晋废为晋昌军。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蔡州，故属宣武军节度。晋开运二年置信军。漢初，军废。周显德二年复置信军。

汴州，唐故称宣武军。後梁以汴州为開封府，建为東都。後唐改称梁，复为宣武军。晋天福三年升为东京，後漢、後周沿襲這個名稱。

洛陽，後梁、後唐、後晋、後漢、後周常作都城。唐故称東都。後梁称西都。後唐称洛京。後晋称西京，後漢、後周沿襲這個名稱。

雍州，唐故称上都。昭宗退洛，後後漢改京兆府曰大安，後国軍曰永安。後唐称梁，复为西京。後晋废为晋昌军。後漢改曰永興，後周沿襲這個名稱。

蔡州，故属宣武军节度。後晋开运二年置信军。後漢初，军废。後周显德二年又置信军。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唐初徙
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舊屬忠武軍節度。晉開
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
慶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
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
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名。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
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為忠義，
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舊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
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
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
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郢州，故屬漢國軍節度。梁開平
四年置定昌軍，貞明年改曰建寧。唐
改曰建雄。

金州，舊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
置武昭軍，已而廢之，遂入於蜀。至
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
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懷
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
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
貞，建為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
時，茂貞養子溫韶以州降梁，梁改耀
州為崇州，義勝軍改為靜勝。後唐復
為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
義軍，唐改曰彰武。

鄜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
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鄜州，置、
漢因之，至周廢。大名府，後唐曰興

宋州，舊屬宣武軍節度。後梁初，將宣武軍
節度遷到這裏。後唐改為歸德軍。

陳州，舊屬忠武軍節度。後晉開運二年置鎮
安軍。後漢初，廢軍。後周慶順二年復置鎮安
軍。

許州，唐舊稱忠武軍。後梁改稱匡國軍。後
唐滅滅後梁，又稱忠武軍。

洛州，唐舊稱義成。因避梁王父親的諱，
改稱宣義軍。後唐滅滅後梁，恢復了它的舊名。

襄州，唐舊稱山南東道。後唐、後梁之際，
改稱忠義軍。後來以延州為忠義軍，襄州復稱山
南東道。

鄧州，舊屬山南東道節度。後梁破趙匡
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後唐改稱威勝軍。後周改
稱武勝軍。

安州，後梁置宣威軍。後唐改稱安遠軍，
後晉廢軍。後漢復稱宣遠軍，後周又廢军。

郢州，舊屬漢國軍節度。後梁開平四年設置
定昌軍，貞明年改稱建寧軍。後唐改稱建雄
軍。

金州，舊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設置武昭
軍，不久廢軍，後歸入後蜀。至晉高祖時，又設
置懷德軍，不久又廢。

陝州，唐舊稱保義軍，後梁改稱鎮國軍，後
唐又稱保義軍。

華州，唐舊稱鎮國軍，後梁改稱感化軍，後
唐又稱鎮國軍。

同州，唐舊稱匡國軍，後梁改稱忠武軍，後
唐又稱匡國軍。

耀州，原是華原縣，唐末屬李茂
貞，建為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
時，茂貞養子溫韶以州降梁，梁改耀
州為崇州，義勝軍改為靜勝。後唐復
為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舊屬保大軍節度。後梁設置忠義軍，
後唐改稱彰武軍。

鄜州，唐舊稱大名府，設置天雄軍，五代都
沿襲該名。後唐改為鄭都，後晉、後漢沿襲這個
名稱，到後周時，廢除鄭都一名。大名府，後唐
唐，晉曰廣晉，漢、周復曰大名。

唐州，舊屬天雄軍節度。晉天福九年置鎮軍軍。

相州，舊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平，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舊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置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晉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晉之爭，或入于莊，或入于晉。梁以邢、洺、磁三州為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舊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置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因此在唐末有兩個昭義軍。後梁與晉國爭戰時，有的州歸入後梁，有的州歸入晉國。後梁以邢、洺、磁三州為保義軍。唐莊宗消滅後梁，改稱安國軍。

鎮州，舊稱成德軍。後梁初，“成”字讀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後唐改名武順，後晉復名成德。後漢置武順。後周復置成德軍，后漢又稱成德軍。

應州，舊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後晉置永安軍，後漢廢之，後周復置。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成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盧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州曰興州，後唐改名廣晉府，後漢、後周又稱大名府。

揚州，舊屬天雄軍節度。後晉天福九年置鎮南軍。

相州，舊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平，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舊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置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因此在唐末有兩個昭義軍。後梁與晉國爭戰時，有的州歸入後梁，有的州歸入晉國。後梁以邢、洺、磁三州為保義軍。唐莊宗消滅後梁，改稱安國軍。

鎮州，舊稱成德軍。後梁初，“成”字讀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後唐又改名成德軍。後晉復改稱順德軍，後漢又稱成德軍。

應州，舊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登位，因他是應州人，於是設置彰國軍。

新州，後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後晉置永安軍，後漢廢之，後周復置軍。

并州，後唐建為北都，軍名仍稱河東。

潞州，唐舊稱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成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盧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舊稱忠正軍，南唐改稱清淮軍。周世宗平淮南，又稱忠正軍。

五代之時，外屬各國之州，揚州曰淮南，宜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州曰興州，後唐改名廣晉府，後漢、後周又稱大名府。

揚州，舊屬天雄軍節度。後晉天福九年置鎮南軍。

相州，舊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平，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舊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置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於邢州，而澤、潞二州入於晉。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因此在唐末有兩個昭義軍。後梁與晉國爭戰時，有的州歸入後梁，有的州歸入晉國。後梁以邢、洺、磁三州為保義軍。唐莊宗消滅後梁，改稱安國軍。

鎮州，舊稱成德軍。後梁初，“成”字讀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後唐又改名成德軍。後晉復改稱順德軍，後漢又稱成德軍。

應州，舊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登位，因他是應州人，於是設置彰國軍。

新州，後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後晉置永安軍，後漢廢之，後周復置軍。

并州，後唐建為北都，軍名仍稱河東。

潞州，唐舊稱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成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盧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舊稱忠正軍，南唐改稱清淮軍。周世宗平淮南，又稱忠正軍。
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贑州曰續，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改，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於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臨州之鉅野、鄄城，兖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為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陽山、梁太祖鄉里也，置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為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陽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日崇州，唐同光元年改為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劃河中之聞喜、安邑、解縣為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寛州之末波、馬嶺三鎮為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日環州，顯德四年廢為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天縣。

磁州，梁改曰讃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治弓高。周顯德三年廢為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為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為名。初，五代之際，置鹽使於海傍，後為鹽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南、蒲臺屬縣為濱州。周顯德六年改置觀州，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為屬，尋廢。

棣州，周顯德六年克欒陽，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為屬。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為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為屬而治靜海。

揚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為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為屬而治延平。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為清湘縣，又割潭陽縣為屬而治清湘。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為屬而治之。

衡州，南漢劉龔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北漢劉龔割廣州之潁陽置，治潁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濮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酸棗，許州之濟源、陽陵，陳州之太康縣為屬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陽陵、太康五縣復其故，晉升汴州為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漢復其故。

長垣，唐改曰陽城。

黎陽，故屬滑州，晉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臨朐，故曰輔唐，晉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晉改曰臨朐。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在治之。梁改為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

通州，原是海陵縣的東境，南唐設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攻克淮南，升為靜海軍，後來設置通州，分通州地設置靜海、海門二縣為屬縣，州治在靜海縣。

揚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的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為屬縣，州治在高安縣。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的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為屬縣，州治在延平縣。全州，楚王馬希範設置，以潭州的湘川縣為清湘縣，又割潭陽縣為屬縣，州治在清湘縣。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設置，割杭州的嘉興縣為屬縣並作治所。

衡州，南漢劉龔割韶州的保昌縣設置桂州，州治在保昌縣。

英州，南漢劉龔割廣州的潁陽縣設置，州治在潁陽縣。

開封府過去統領六個縣。後梁開平元年，割滑州的酸棗、長垣、鄭州的中牟、陽武、宋州的襄邑、曹州的考城改為酸棗、許州的扶溝、陽陵、陳州的太康縣屬於它。後唐將酸棗、中牟、襄邑、陽陵、太康五縣仍割屬原來各州，後晉升汴州為東京，又割這五縣隸屬東京。
隸邢州。
平涼，故屬涇州。唐末涇州陷吐蕃，脅於平涼置涇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於平涼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涼縣，屬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涇州陷吐蕃，脅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鹽州咸寧，周廢。

祿山，故屬河中，唐割臨涇縣。洪水作城、昌義，周廢。

大名府大名，故曰魏郡。後唐改曰廣晋，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河；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德州領清，周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幕州。

武康，故屬湖州，周割隸杭州。

福州額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澤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為軍，六合為雄州，周復故。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江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郢州臨湘，漢改曰臨湘；菊潭、向城，周廢。

復州鬱陵，晉改曰景陵。

平涼縣，舊屬涇州。唐末，因涇州被吐蕃攻陷，脅於在平涼置涇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原平涼縣的安國、耀武兩鎮設置平涼縣，屬於涇州。

臨涇縣，舊屬涇州。唐末，因原州被吐蕃攻占，暫且在臨涇縣設置原州而以涇州兼管原州的百姓。後唐清泰三年，臨涇縣割隸原州。

鹽州咸寧，後周廢。

祿山縣，舊屬河中府，後唐割隸澤州。

慈州作城縣、呂香縣，後周廢。

大名府大名縣，舊稱貴鄉縣，後唐改稱廣藳縣，後漢改稱大名縣。

滄州長蘆縣、乾符縣，後周廢入清河縣；無棣縣，後周置保順軍。

安陵縣，舊屬景州，後周割隸德州。

德州頓丘縣，後晉置於清河縣。

博州武水縣，後周廢入聊城縣。

博野縣，舊屬深州，後周割隸薊州。

武康縣，舊屬湖州，後梁割隸杭州。

福州額清縣，後梁乾化元年，王審知以梅溪場設置。

蘇州吳江縣，後梁開平三年，錢鏐設置。

明州望海縣，後梁開平三年，錢鏐設置。

處州長松縣，舊稱松陽縣，後梁改稱長松縣。

澤州龍喜縣，後漢乾祐三年，馬希範設置。

天長縣、六合縣，舊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為軍，六合為雄州，後周復為縣，屬揚州。

漢陽縣，舊屬鄂州，後周設置漢陽軍。

江川縣，舊屬沔州，後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縣，後周廢入宜城縣。

郢州臨湘縣，後漢改稱臨湘縣；菊潭縣、向城縣，後周廢。

復州鬱陵縣，後晉改稱景陵縣。
監利，舊屬復州，後梁割據江陵
唐州慈丘，廢漢。
商州乾元，後漢改曰乾佑，割賜京兆。
洛南，舊屬華州，後周割商州。
隨州唐城，後漢改曰漢東，後唐復舊，後晉又改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駐鳳州固鎮，周置軍。
宋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脾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舊置而廢廢者，改割而復舊者，皆非史書。山川物產，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還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監利縣，舊屬復州，後梁割據江陵。
唐州慈丘縣，後周廢。
商州乾元縣，後漢改稱乾佑縣，割賜京兆府。
洛南縣，舊屬華州，後周割商州。
隨州唐城縣，後漢改稱漢東縣，後唐恢復舊名，後晉又改稱漢東縣，漢又恢復舊名。
雄勝軍，駐鳳州的固鎮，後周置軍。
宋州天水縣、隴城縣，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縣，後唐置。

自從唐代出現方鎮，史官都不在地理書中予以記載，這是因為他們認為方鎮是軍隊的事，不是職方職掌的緣故。然而後世沿襲，用軍來稱地方名，州名反而消失了。現在設置軍，只是用這種虛名的升建來表示州府的重要，這就不可以不加以記載。州、縣，有那唐朝過去有而在五代廢棄的，及五代時設置沿襲至今的，以及割據歸併的縣而現在沿襲的，都應該列，以備職方部門查考。其餘曾經設置而後廢除，曾經改割而後恢復舊有隸屬的州縣，都不值得記載。山川、物產、風俗，都是職方部門掌管的，但五代年代短促，沒有什麼變化，因此也不再記載，只記載這時的方鎮軍名，以便和以前的史書相互對照。
新五代史卷六十一

世家第一

吴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
黥髦盗賊，衰戰巍巍。吳暨南唐，奸
豪竊遼。墨除而富，遂除而貧，貧能
自強，富者先亡。閩隨荆高，楚開蠻
服。剥剝弗堪，吳越其尤。乍嘗輸
人，嶺南遭剝。百年之間，井起爭
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
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熾火息。故
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
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
符中，江、淮群盗起，行密以其盗見
獲，刺史鄧蠻奇其狀貌，釋繫縱之。
後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還隊長。歲
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
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好言，
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艴然曰：“惟
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
因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
刺史郎幼辯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
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
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
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
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

唉！自從唐王朝失去它的政權，天下人乘機
而起，刺面剝髪的罪犯和盜賊商販，都身穿皇袍
頭戴皇冠。吳國和南唐國，奸豪們竊取爭奪。前
後蜀國地勢險要而富有，東漢國地勢險要則貧
窮，貧窮卻能自強，富有的却先滅亡。閩國狹
小，荊南局促，楚國則開拓蠻人區域。人民不堪
掠奪，要數畝越國到達極點。把人看作可任意宰
割的牲畜，嶺南蠻人不幸遇上了劉氏的南漢。百
年之間，各地井起爭雄，山河阻隔，風俗不通。
俗語說：清風吹起，衆多雲霾消散；日月出來，
火把就會滅掉。因此說，真人產生，而天下就會
大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他長得高大有
力氣，手能舉起一百斤。唐朝乾符中，江、淮盗
賊起，楊行密作爲盜賊被抓起來，刺史鄧蠻覺得
他的外貌不同一般，締綁放了他。後來接受招
募當州兵，戍守朔方，還任隊長。年滿戍守歸
來，而軍吏討厭他，又讓他外出戍守。楊行密將
要出發，到軍吏住所拜訪，軍吏假装說他好話，
問楊行密去有什麼要求。楊行密激憤地說：‘只
是缺少你的頭罷了!’ 就斬下軍吏的頭，提着出
來，因而起兵作亂，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
郎幼辯棄城逃跑，楊行密就佔據廬州。

中和三年，唐朝就拜任楊行密為廬州刺史。
淮南節度使高駢受到畢師鐸的進攻，高駢表奏楊
行密任行軍司馬，楊行密率兵數千人奔赴高駢那
裏，走到天長，畢師鐸已經拘囚高駢，召宣州
秦兵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圃。韓師兵數萬擊行密，行密兵敗，棄其軍，師師兵凱，乘勝迫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師大敗，軍馬走入城，遂殺高賁，行密聞賁死，繕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及師師遂奔於興州，行密遂入揚州。

是時，城中倉課空虚，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相逐，棄諸棄之，居者封廬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擅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欲及師師遂入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而宗衡為偏将孫儒所殺，偏攻高賁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龜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騷亂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僕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易轄備之時也。海陵鎮使高賁，賁之舊將，必不為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賁，賁率兵入興州，行密欲使賁守天長，龜曰：“吾以賁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僕，無所用僕，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餓其衆。”行密因犒軍擒賁族之，得其兵數千。而孫儒殺秦兵，興師，兵以其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龜曰：“海陵難守，而盧州吾舊治也，城庫完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盧州。久之，未知所歸，問龜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龜曰：“鍾傳所據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兵之入興州也，召池州刺史趙瓘以宣州。今兵且至，嘗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為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趙，戰於葛山，大敗之。進圖宣州，趙瓘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秦兵入揚州，楊行密不能進城，屯駐在蜀園。師師兵數萬軍隊攻打楊行密，楊行密假裝失敗，放棄營寨逃跑。師師兵的士兵餘飢餓，乘勝爭相進入楊行密的營寨收繳軍物，楊行密掉轉軍隊攻打他們，師師兵大敗，一人騎著馬逃進城，於是殺掉高賁。楊行密獲知高賁被殺死，讓士兵穿上喪服向着城哭了三天，攻打揚州西門，秦兵和師師兵逃奔到東塘，楊行密於是進入揚州。

這時，城中倉庫空虛，飢餓的百姓互相處決而食，夫婦父子相互拉扯，去屠戶處賣掉，屠戶像殺豬羊一樣地剝刮他們。楊行密不能堅守，想逃跑。而蔡州秦宗權派他的弟弟秦宗衡掠地淮南，秦宗和師師從東塘返回，和秦宗會合，楊行密關閉城門不敢出來。不久秦宗衡被副將孫儒殺掉，孫儒攻破高賁，楊行密更加懼怕。他的門客袁龜說：“我們用新招集來的衆兵把守空城，而將領們很多是高賁的老朋友，我們沒有深厚的恩德和素來的信任有力地控制他們而讓他們心服。如今孫儒的士兵正氣盛，攻無不克，這正是各位將領腳踩兩隻船順強棄弱、選擇向背的時候。海陵鎮守使高賁，是高賁的舊將，一定不會為我們出力。”楊行密於是用軍令召高賁，高賁率領他的軍隊進入廣陵，楊行密想讓高賁守天長，袁龜說：“我們因疑心高賁纔召他回來，能再任用他嗎？而且如果我們能夠戰勝孫儒，高賁就没有用處，如果不勝不能戰勝孫儒，天長難道還能是我們的嗎？不如殺掉他，兼并他的衆兵。”楊行密藉犒賞軍隊之機獲高賁把他滅族，得到他的士兵數千人。不久孫儒殺掉秦兵、師師兵，兼并他們的軍隊攻打楊行密，楊行密想逃跑到海陵。袁龜說：“海陵難守，而盧州是我們過去管轄的，城堡完備，倉庫充實，可暫以後作打算。”楊行密於是逃到盧州。過了很久，不知該去哪裏，問袁龜說：“我想收拾武器日夜兼程，向西攻打洪州，行嗎？”袁龜說：“鍾傳剛據據江西，必然不能謀取，而秦兵進入廣陵時，召池州刺史趙瓘把宣州交托給他。如今秦兵已死，趙瓘失去依靠，而把守宣州不是他的本意，况且他的才能不能和你相比，宣州可以攻取。”楊行密於是率
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顯、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大順二年，取婺、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慶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孫儒老疾以弟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顯、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蔽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壘，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僱兵賊，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顔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敵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軍。

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顯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諸軍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為梁所攻，求救于晉，置遠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龔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汴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周錢鏐進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周錢鏐進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

龍紀元年，唐拜行密為宣州觀察使。行密派田顯、安仁義、李神福等人攻打浙西，奪取蘇、常、潤三州。大順二年，攻取婺、和二州。景福元年，攻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進入慶陵後，時間長了，也不能堅守，於是焚燬慶陵城。孫儒老病殘的百姓給軍隊吃，逼迫他的兵衆渡過長江，號稱五十萬人，攻打楊行密。田顯、劉威等將領一遇上孫儒的軍隊就被打敗，楊行密想逃到銅官。他的門客戴友規說：「孫儒這次來兵多氣盛，銳不可當，可以挫敗他，他的兵衆不可抗拒却可以持久來拖垮他們。如果躲避他們而逃跑，只能是束手就擒。」劉威也說：「背城堅壘的柵柵，可以不戰疲他。」楊行密認為不錯。過了很久，孫儒的士兵飢餓無食，又流行瘟疫，楊行密出動全部軍隊攻打他們，孫儒戰敗，被抓獲，快死時，抬頭望着劉威說：「聽說你想出這個計策打敗了我，如果我有像你這樣的將領，能被打敗嗎？」楊行密收降孫儒的殘兵數千，用黑衣蒙上鎧甲，號稱「黑雲都」，常常作爲親軍。

這年，重新進入揚州，唐拜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授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行密任田顯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前來歸附。分派田顯等人攻城掠地，從淮河以南、長江以東各州都被攻克。進攻蘇州，抓獲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投奔楊行密。當初，朱瑾受到梁軍的進攻，向晉軍求救，晉軍派李承嗣率勁騎數千人援助朱瑾，朱瑾被打敗，因而和李承嗣一道投奔楊行密。楊行密的士兵都是江、淮人，淮人體質輕弱無力，得到朱瑾勁騎的騎兵，軍隊更加振奮。這年，梁太祖派葛從周、龔師古進攻楊行密的壽州，楊行密在清口打敗梁兵，殺死龔師古，而葛從周收兵逃跑，被追到汴河，又大敗。五年，錢鏐進攻蘇州，在白方湖和周本開戰，周本戰敗，蘇州又歸入越軍。天復元年，派李神福攻打越軍，在臨安
年，遇李神福攻越之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領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鍾叛，襲宣州，及田頊戰于曷山，弘鍾敗，入于海，李神福自至東境迎之，使人謂弘鍾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利，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鍾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鍾為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鍾為昇州刺史。

是年，唐昭宗在岐，進江淮宣諭使李徯巡行密東南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為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杜洪於蔡州，神福敗之於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築來求救，梁王茂章救之，大敗李兵，殺朱友寰。友寰，梁太祖兄弟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數二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頊叛，僭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為討叛，頊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砦，頊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於吉陽。行密別遣臺澄擊頊，頊敗死。

初，頊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初定，思善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頊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為其將許再恩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頊攻錢鏐於杭州，頊克，而行密納錢鏐，命頊解兵，頊恨之。頊尝計事廬陵，行密諸將多就頊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頊怒曰：“吾欲我下獄也!”歸而遂謀反。

作戰，大敗越軍，獲獲他們的將領顧全武而回。二年，馮弘鍾反叛，襲擊宣州，在曷山和田頊作戰，馮弘鍾敗，準備逃入海中，行密親自到東塘撫他，派人對馮弘鍾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一仗挫敗，何苦將自己拋棄在海島？我的官府雖小，但還能容下你。”馮弘鍾感動哭泣，行密帶着十多騎，馳馬進入他軍中，任馮弘鍾為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馮弘鍾為昇州刺史。

這年，唐昭宗在岐，派江淮宣諭使李徯巡使李徯為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為吳王。三年，任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攻打杜洪，杜洪於蔡州，神福敗之於君山。梁軍進攻青州，王師築來求救，梁王茂章救援他，大敗李兵，殺死朱友寰。朱友寰，是梁太祖的兒子，梁太祖大怒，親自率兵攻打王茂章，號稱二十萬大軍，又被王茂章打敗。田頊反叛，襲擊昇州，抓獲李神福的妻子兒女回到宣州。楊行密召李神福討伐田頊，田頊派他的將領王壇迎戰，又送信給李神福，拿他的妻子兒女招降他。李神福說：“我從一個士兵跟隨吳王起家，現在任了大將，忍心背棄吳王的恩德而顧惜妻子兒女嗎?”立即斬殺田頊的使者自絕後路，士兵們獲知後都感動振奮。走到吉陽砦，田頊抓住了李神福的兒子李承鼎招降他，李神福呵叱手下人射殺他們，於是在吉陽打敗王壇的軍隊。楊行密另派臺澄攻打田頊，田頊敗而死。

當初，田頊和安仁義、朱延壽等人隨楊行密在微賤中奮起，到江、淮初定，考慮逐漸休養生息時，而這三人都猛悍難以控制，楊行密很想除掉他們，但沒有機會動手。天復二年，錢鏐因他的將領許再恩等人反叛而包圍他們，許再恩召田頊攻打錢鏐的杭州，快要攻克時，楊行密收納錢鏐的賄賂，命令田頊解兵休戰，田頊很遺憾。田頊曾向慶陵商討此事，楊行密的將領們很多人找田頊索求賄賂，監獄的官吏也要索求。田頊發怒說：“這些官吏是想讓我進監獄!”回來後就謀反。
吴世家 楊行密 楊渥

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
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
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
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
州，趙匡義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
卒，年五十四，諡曰文武。子渥立。
渥僭號，追尊行密為太祖武皇帝，陵
曰興陵。

楊渥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
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右衝指揮使
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
安仁義獲知後也反叛了，焚毀東塘襲擊常
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安仁義大
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
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
而伏兵果發，迫至夾國，仁義植柂解
甲而食，遇兵不敢迫，仁義復入潤
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
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為將，志誠
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書以射自
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
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
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
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
之，仁義猶豫未决。茂章乘其怠，穴
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

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
顧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
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
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
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棄成
而雉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
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
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
之廬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

安仁義亦聞之亦反叛了，焚東塘襲擊常
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安仁義大
罵他。安仁義停下他的軍隊說：“李遇都敢如此侮
辱我，他們必定有伏兵。”於是率兵撤退，而伏
兵果然出動，追到夾國，安仁義把旗幟插在地
上，脫下鎧甲吃飯，李遇的士兵不敢追，安仁義
又逃進潤州。楊行密派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
等人包圍他。吳軍中推朱瑾為長使，米志誠
擅長射箭，都是第一流的。而安仁義曾以擅長射
箭自負，說：“米志誠的十把弓，抵不住朱瑾的
一把長矛；朱瑾的十把長矛，抵不住我安仁義的
一把弓。”每次和王茂章等人打仗，必定射中後
纔出兵，因此吳軍怕他，不敢靠近。楊行密也想
招降他，安仁義猶豫不決。王茂章趁他鬆懈，挖
地道進城，抓獲安仁義，在廣陵殺掉。

延壽，是楊行密妻子朱氏的弟弟。田頵和
安仁義將要反叛時，楊行密懷疑他，於是假裝患
了眼病，每次接待朱延壽的使臣，必定假裝看錯
看昏什麼東西以便做給使臣看。有次走路，故意
碰上柱子倒地，朱夫人扶起他，很久纔蘇醒。哭
泣著說：“我的事業成功了卻失去了眼睛，這是
老天要廢棄我！我的兒子們都不配為我事，得
t到朱延壽把大業交給他，我就沒有遺憾了。”夫
人很高興，急忙召來朱延壽，朱延壽到，楊行密
在臥室門口迎接他，把他刺死，把朱夫人嫁了出
去。

天祐二年，派劉存進攻鄂州，焚毀州城，城
中士兵突圍出城，將領們請求猛打他們，劉存
說：“攻打他們又會躲進城，那城就更加堅固，
任他們離去，城就可以攻取。”這天攻破州城，
抓住杜洪，在廣陵殺掉。九月，梁兵攻破襄
州，趙匡義奔于行密。十一月，楊行密
卒，年五十四，諡曰文武。子渥立。
渥僭號，追尊行密為太祖武皇帝，陵
曰興陵。

楊渥

渥字承天，楊行密的長子。楊行密幾
次出巡為宣州觀察使。右衝指揮使
徐溫私下對楊渥說：“如今大王患病，却讓嫡長子外出
必有奸臣之謀，若它日召子，非邊使
者慎無應命。”穆涕泣謝溫而去。行
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
渥年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
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
許。渥與嚴可求入間疾，行密以隱議
告之，渥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行
密未出，而渥意作符假在案上，急
取遣之。渥見溫使，乃行。行密卒，
渥嗣立，召周隱曰：“汝，欲賣吾
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
以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

渥之入也，多奪宣州庫物以歸廣
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
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

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
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立，傳
養子延悦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
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
匡時及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
匡時。以秦裴為江西制置使。

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
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
師伐楚，敗于楊湖，楚人執存及知新
以歸。楚王馬殷聞其名，皆欲活
之，存等大罵曰：“昔歲宣城脫吾
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何事
汝以求活耶? 我豈負楊氏者?”殷知
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

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
千於宜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邁將
之。既入立，恐徐溫詎牙兵，召璠等
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渥與左衛都指
揮使孫頌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
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
視事，璠等侍側，渥、頌獠牙兵入，
任職，必定有奸臣的陰謀，如果哪天召你，不是
我的使臣千萬不要應召而來。”楊渥哭泣着告辭
徐溫離去。楊行密病重，命令判官周隱作符召楊
渥，周隱擔心楊渥年幼體弱不能擔任大事，勸楊
行密任用有威望的舊將代任主持軍政，於是推薦
大將劉威，楊行密沒有同意。徐溫和嚴可求進來
探病，楊行密把周隱的意見告訴他們，徐溫等人
非常震驚，於是到周隱那裏商討事情。周隱還沒
出來，而徐溫看見周隱寫的召符還在案桌上，急
忙取來給楊渥送去。楊渥見到徐溫的使臣，纔出
發。楊行密死，楊渥繼位，召周隱並道：“你是
想出賣我國家的人，又有什麼臉見楊氏呢?”於
是殺掉他。任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

楊渥進朝時，用車載了很多宣州倉庫中的財
物回到廣陵，當時王茂章吝惜不想給他，楊渥發
怒，命令李簡率兵五千人包圍他，王茂章逃奔到
錢塘。

天祐三年二月，劉存攻取岳州。四月，江西
鍾傳死，他的兒子鍾匡時代任，鍾傳的養子鍾延
誤怨恨不能繼任，率兵攻打鍾匡時。楊渥派秦裴
率兵攻打他們。九月，攻克洪州，抓獲鍾匡時和
司馬陳象而回，在街上殺掉陳象，赦免鍾匡時。
任秦裴為江西制置使。

梁太祖取代唐朝，改年號為開平，楊渥仍稱
天祐年號。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領水軍伐
楚，在瀏陽被打败，楚人抓獲劉存和陳知新而
回。楚王馬殷來聽他們的名聲，想讓他們
都活下來，劉存等人大罵馬殷說：“往年你在宣
城從我們刀下逃脫，今天的失敗，是老天要消滅
我們，我們肯跟隨你求活嗎? 我們難道是背叛楊
氏的人?”馬殷知道不能使他們屈服，於是殺掉
他們，岳州又歸入楚。

當初，楊渥進廣陵時，留下手下士兵三千人
在宣州，讓他的心腹陳璠、范邁統率他們。登位
後，討厭徐溫掌管牙兵，召陳璠等人組成東院馬
軍用來自衛。而徐溫和左衛都指揮使張頌都是楊
行密時的舊將，又有擁立楊渥的功勞，都討厭陳
璠等人侵奪他們的權力。四年正月，楊渥處理公
務，陳璠等人在一旁侍立，徐溫、張頌率牙兵闖
五年五月，温、頤共同派婆賊入安中殺溫，溫說群賊能反殺溫等者皆為刺史。群賊皆諾，惟紀桓不從，執溫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頤立。溫僭號，追尊溫為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楊隆演

隆演字鴻漸，行密第二子也。初名溫，又名頤。初，溫、頤之父溫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溫死，頤欲自立。溫患之，問其客雍可求，可求曰：“願雖剛愎，而暗於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頤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諸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頤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縉、李遇皆先王一人等也，公雖自立，未知此事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易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頤不能對。可求因趙出，書一教元申中，率諸將入賀，諸將皆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溫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頤面色皆沮，卒無能為，隆演乃得立。

頤由此與溫有隙，譏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謂温曰：“今揹移兵而出耶，行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説頤曰：“公與徐温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奪其胞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頤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進來，拉下陳穀等人，殺掉他們，楊溫不能阻止，因此不能控制政權而心中的氣憤不能發泄，徐溫等人心中也越發不放心。

五年五月，徐溫、張顔共同派婆賊入卧室中殺楊溫，楊溫勸說群賊：能反殺徐溫等人的都任為刺史。群賊都同意，祗有紀桓不從命，捉住楊溫吊死，當時二十三歲，諡號叫做景。弟弟楊隆演登位。楊鶴越分自立爲帝後，追尊楊溫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楊隆演字鴻漸，是楊行密的第二個兒子。原名楊溫，又名楊頤。當初，徐溫、張顔殺掉楊溫時，約定瓜分楊溫的土地做後梁的臣子，到楊溫死後，張顔想自立。徐溫對此擔心，徵詢他的門客嚴可求，嚴可求說：“張顔雖然剛愎自用，但做事愚蠢，這事容易對付。”第二天，張顔在府中藏列劍戟，召將領們商議事情，從大將朱瑾以下，都摒去隨行護衛的人然後纔能進去。張顔問將領們，誰是應當擁立的人？將領們没有人敢回答。張顔再三問，嚴可求上前密告說：“當今四境有很多憂患，不是你作主不行，但怕這樣做得太快了。而且現在在外的劉威、陶雅、李縉、李遇都是先王的人，你即使自立，不知這些人能否心服人奉你。不如輔佐擁立年幼的君主，以較長時間慢慢爭取，等到他們回心轉意，然後就行了。”張顔不能回答。嚴可求因而快步走出，寫了一張教令放在袖中，率領將領們進來祝賀，將領們不知他在作什麼。到拿出教令讓他們宣讀，纔知道是楊溫的母親史氏的教令，說楊氏創業艱難，而繼承王位的楊温身不幸，楊隆演依次應當繼位，告訴將領們不要辜負楊氏，好好事奉他。辭旨激切，聽的人受到感動。張顔氣色很沮喪，最終無能爲力，楊隆演於是得以登位。

張顔由此和徐溫產生矛盾，暗示楊隆演把徐溫調到瀏州。嚴可求對徐溫說：“如今捨棄衞兵而出任外郡，災禍快到了。”徐溫對此擔心，嚴可求因而遊說張顔說：“你和徐溫共同接受委任，議事的人說你搶奪了他的衞兵，是準備把他殺死在外，是真的嗎？”張顔說：“事情已經做了，怎
可求曰："甚易也。" 明日，從處與諸將連盟，可求陽賀雲："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揚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温，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弑溫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降臨僑位而已。

六月，檇李危全軒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降臨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石堅，時石方攻蘇州敗歸，懇不肯出，可求強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事。"若必見任，願無用羸、袍。乃將兵七千。戰於象牙潭，敗之，執全軒、彥章，而玕奔於楚，仔倡奔於錢塘。全軒至廬陵，諸將議曰："昔先主攻趙鍾，全軒屢屢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軒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干廬，道過全軒，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軒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軒卒以此敗。

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為大將，勤位已高，懷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吾豈未識，而驄至於是。"温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遽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蕩誇遇使自歸。蕩能停下否？"嚴可求訑："很容易。"第二天，隨張顥和將領們拜訪徐溫，嚴可求假意責備徐溫說："古人不忘一飯之恩，何况你是楊氏三代的將領，如今年幼的繼承人剛登位，多事之秋，能請求外任以便苟且偷安嗎？"徐溫也假意告謝說："你們挽留，那我就不同離開了。"因此徐溫沒有走。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關係好，察覺嚴可求有依附徐溫的打算，暗示張顥派門客晚上刺殺他，門客沒有刺中科可求。第二天，嚴可求到徐溫那裏，商量先殺掉張顥，暗中派鍾章挑選壯士三十人，去衙堂斬了張顥，趁火打擊了楊溫的事歸罪於他。徐溫從此專權，楊隆演只好是個傀儡。

六年，撫州危全軒反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都起兵反叛。楊隆演召嚴可求詢問可以任用誰去討伐。嚴可求推薦石堅，當時石方正攻打蘇州敗歸，羞恥不顧出，嚴可求強行起用他。石堅曰："蘇州的失敗，不是因爲膽怯，而是上將權力小，手下的人擅自指揮罷了。如果一定要任用我，我希望不要用副手。"於是請求給他七千士兵。在象牙潭作戰，打敗他們，抓獲危全軒、彭彥章，而彭玕逃奔於楚，危仔倡逃奔於錢塘。危全軒被抓到廬陵，將領們商議說："過去先主攻打趙鍾，危全軒多次給吳軍軍糧。"於是放了他沒殺。當初，危全軒想舉兵反叛時，錢鏐送王茂章到後梁，路上拜訪危全軒，對他說："聽說你想大舉出兵，希望能夠看看你的軍隊，以便知道行不行。"危全軒被問起兵陣法，和王茂章登城觀看，王茂章說："我素來事奉吳，吳兵分成三等，像你這樣的軍隊，只能相當於他們的下等兵將而已，非能增兵十萬不行。"而危全軒果然因此被打敗。

八年，徐溫兼任昇州刺史，在金陵整治水軍。宣州李遇從楊行密時就任大將，功助職位很高，氣傲徐溫專權，曾說："徐溫是什麼人？我都不認識，而突然到了這地步。"徐溫聽說後，發怒，派柴再用率兵護送王壇取代李遇，而且召他來。李遇疑心，不接受被替代的命令，柴再用包圍他，楊隆演派客將何蕩誇李遇讓他自己回
因是日：“公若欲反，可殺盡以示眾，若本無心，何不隨眾以出？”遂自以無反心，乃隨眾出，溫諷再用何其出，殺之，并族其家。

九年，徐溫率領將吏們進封楊隆演為太師、中書令、吳王。徐溫任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 occas 攻楚取州，執其刺史苑容。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壽春。十二年封徐溫為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乘政，而大事溫搖決之。冬，浚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

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楊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卻，朱瑾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為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十五年，徐溫興會洪、宣、信三州兵攻楚、韶，久之不克。棟病，以劉信代之。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諧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偃以止亂，遂乘政。

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除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隆演鸞衣簪髻為蒼鶴。知訓嘗使酒罵坐，譖侵隆演，隆演愧耻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挾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吴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吴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逾垣，折其足，遂自來。何瑾因而游說道：“你如果想反叛，可以殺掉我何瑾示衆，如果原本無心反叛，為什麼不隨我何瑾出，徐溫暗示衆再用等李遇到出來，就殺掉他，並把他家滅族。

九年，徐溫率領將吏們進封楊隆演為太師、中書令、吳王。徐溫任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 occas 攻楚取州，執其刺史苑容。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壽春。十二年封徐溫為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開始鎮守潤州。留下他的兒子徐知訓任行軍副使，執掌政權，而大事情由徐溫在遠地決斷。冬天，疏通楊林江，水中出火氣，可以燃燒。

十三年，宿衛將領李球、馬謙挾楊隆演登樓，奪取庫中武器以誅殺徐知訓，在門橋懸開戰陣。徐知訓和他們打仗，頻頻退却，朱瑾恰好從外歸來，帶着一個騎兵上前察看他們的戰陣，說：“這不值得一戰。”因而回頭願望一揮手，從外回來的士兵爭相前進，於是斬李球、馬謙，而作亂的士兵都潰逃了。十四年，徐溫調任治理金陵。十五年，派王禎會合洪、宣、信三州軍隊攻打虜、韶二州，很久沒能攻克。王禎病重，任劉信接代他。四月，副都統朱瑾殺掉徐知訓，朱瑾自殺。潤州徐知諧聽說作亂，率兵而入，殺掉後唐宜諭使李偃以制止叛亂，於是執掌政權。

徐氏專政時，楊隆演年幼懦弱，不能自立，而徐知訓尤其凌侮他。曾在樓上飲酒，命藝人高貴卿侍酒，徐知訓為參軍，隆演鶴衣簪髻為蒼鶴。徐知訓嘗使酒罵坐，譖侵隆演，隆演愧耻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挾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吴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逾垣，折其足，遂自
十六年，春二月，温率將吏請隆棣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温奉玉冊、寶綬尊禮隆棣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諡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誨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頴為翰林學士，盧操為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為左、右衛武衛衛，柴再用、錢鏐為左、右龍武衛衛，王令謀為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郢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绾為鎮東大將軍，文武官吏依次升位。封宗室成員都為郡公。

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誨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恆不能用其言。及知誨秉政，以其語泄，知誨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惴，謁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挫，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追隆棣僭號。
二年五月，楊隆演死。楊隆演年少繼位，徐氏專權，到建國稱王時，不是他的主意，常常怏怏不樂，過量飲酒，很少再吃什麼，於是得病死去。時年二十四歲，諡號叫宣。弟弟楊溥登位，越位稱帝後，追尊為高祖宣皇帝，陵墓叫肅陵。

楊溥

楊溥，是楊行密的第四個兒子，楊隆演建國時，封為丹陽郡公。楊隆演死，弟弟廬江公楊溔依次應當繼位，而徐氏執掌政權，不想讓年長的君主，於是擁立楊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為金陵府，拜楊溥為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内。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

三年，廬州宗滅梁。廬州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蘋以行。蘋見洛陽，唐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

四年，楊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來見，以白沙為迎鑾鎮。

五年，廬州遣諌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教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跪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矢已穿矣。

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温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諲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為同光主輾朝七日。

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進即皇帝位，溫未許而温病卒。十一月庚戌，遼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
皇帝，漢景皇帝，隆演宜皇帝。以徐知誥為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誥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

二年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江濱廣源王，淮濱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誥來朝，知誥謙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爲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誥爲金陵尹。溥加尊號睿聖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内，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爲中書令。

二年，冊其子江都王頒爲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為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濤爲臨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通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

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日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通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進江夏王璿奉冊禅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諡曰睿。

昇元六年，李昪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嚴兵守之，絕不通音問。景龍元年，李昪稱皇帝，年號永寧，嚴兵把守，絕不讓他們與人交往。時間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業，行密起兵立，亦資之。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業，行密起兵立，亦資之。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業，行密起兵立，亦資之。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業，行密起兵立，亦資之。
温前言，临战奔归，遂败越兵。十二年，封温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始就镇润州，以昇、润、宣、常、池、黄六州为齐国。温城益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训辅

温汉族于沪陵，而大事温遥决之。知训

为朱瑾所困，温收子知昭自润州入

遂得政。

温既好義多疑，而善用将吏。江西

利信围虞州，久不克，使人说谧全

出降，遣使报温，温怒曰：“信以

十倍之众，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说客

之议，何以代敌国？”答其使者而遣

之，曰：“吾与信信也。”因命济师，

遂破全军。人有诬信逗留留梁全军，

言信将反，信闻之。因自驱众至金陵

见温，温与信博，信敛骰子，声云

曰：“信欲背吴，吾将惩恶，苟无

二心，吾成千花。”温遽止之，一掷，

六子皆赤，温惭，自以酒饮信，然

终疑之。及唐师伐王衍，温急召信至

金陵，以左统军，托以内事，遂夺

其地。

温既见信者，惟骆知祥、严可

求，可求善筹画，知祥长于财利，温

尝以军旅问可求，国用问知祥，吴人

谓之“严、骆”。温亦不喜为智诈，

尤得吴人之心。初随行营破趐，睹

将皆争取金帛，温独捐余财，作粥以

食诸将。十六年，温请降请即皇帝

位，不许，又请即吴王位，乃许，遂

建国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

军事，封东海郡王。隆演卒，温卒

立其弟温。顺义七年，温又请温即皇

帝位，温未许而温卒，年六十六，

追封齐王，谥曰武。李昪僭号，以温

为义祖。
呜呼，“盗亦有道”，信哉！行密之书，称行密为人，宽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将蔡儁叛于酴州，悉毁行密坟墓，及儁败，而诸将皆请毁其墓以报之。行密叹曰：“儁以此为恶，吾岂复为邪？”曾使从者张洪负剑而侍，洪拔剑刺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陈绍负剑，不疑。又尝辱其将刘信，信忿，奔子儒，行密戒左右勿迫，曰：“信负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来。”明日，果来。行密起於盗贼，其下皆骁勇雄暴，而儒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近五十年，及镠已下，政在徐温。於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而徐氏父子，虽有余力，裴回三主，不敢轻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哉！

唉，“盗贼也有他们之道义”，是真的啊！杨行密的书，称杨行密的为人，宽厚仁慈，高雅而诚实，能够得到士兵的歡心。他的将领蔡儁在/Branch州反叛，全部毁掉杨行密家的坟墓，到蔡儁被打败时，将领们都请求毁掉他家的坟墓報復他。杨行密嘆息說：“蔡儁以此作恶，我难道又作惡嗎？”曾讓隨从张洪背着剑侍衛，张洪拔出剑刺殺杨行密，没刺中，张洪被杀，又任用张洪親善的陈绍作剑侍衛，没有疑心。又曾骂他的将领刘信，刘信忿怒不平，投奔孙儒，杨行密告诫手下人不要迫他，說：“刘信是辜负我的人嗎？他喝醉了離去，酒醒了必定又回来。”第二天，刘信果然回来了。杨行密出身盗贼，他的部下都是骁悍勇武、雄豪强暴的人，而樂於为他出力，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因此在位兩代人四個君主將近五十年。到楊渥以後，政權落在徐温手中。這時，天下大乱，中原有災禍，篡位殺君接连不断，而徐氏父子，以微不足道的欺诈力量，左右着三個君主，却不敢轻易除掉他們，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爲他們也有恩威在於國人中嗎！
新五代史卷六十二

世家第二

南唐世家

李昪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漢、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弋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誨。及壯，身高七尺，廣額隆顙。為人溫厚有謀。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遘，昪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税為戰守，昪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奮為勤儉，以寬仁為政，民稍譽之。昪監鎮潤州，以昪、池等六州為屬，溫聞昪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昇州刺史。昪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許。既而徐知訓為朱瑾所殺，溫还金陵，未及聞。昪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

昪事徐溫甚孝謹，溫嘗以其諸子不如昪，諸子數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昪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昪，以手爪格之，昪悟起走，乃免。後昪自潤州入覲，知訓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
徐知諫以其謀告昇，昇起憤去。知諫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始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昇貴，以彥能為撫州節度使。

知諫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昇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為謀客，士有艱旅於吳者，皆貸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懸者，往往購給之。盛夏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温雖遜朝廷，而吴人頗已歸昇。

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退行軍司馬徐玠敬勸昇以己子代昇，昇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昇秉政。會昇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為昇謀，謂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為右統軍。楊澤僧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

昇照見白癡，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遂詐昇陵見宋齊丘，謀弒代。齊丘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昇人，昇黜宗為池州刺史。

昇臨江王澤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澤，心實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澤為呂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澤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本。本，昇舊將也，聞澤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澤送金陵，見殺。

光守飲酒，又想謀害他，徐知諫把他的陰謀告訴李昪，李昪起身逃去。徐知諫把劍交給刁彥能，讓他追殺李昪，刁彥能追到途中，狡黠說沒有追上，李昪因此得以幸免。後來李昪顯貴，任刁彥能為撫州節度使。

徐知諫專權時，曾凌弱楊氏而驕橫輕慢將領們，因此被殺掉。到李昪執掌政權時，想籲絡人心，於是在寬刑法、推廣恩信，建延賓亭禮待四方士人，招來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人做謀士，旅居在吳的士人，都依次用他們。曾暗中派人瞭解民間無力操辦婚喪大事的人，常常周濟他們。酷暑時不曾在張蓋持扇，手下人進獻傘蓋，必定不接受，說：“人們還有很多暴露在酷暑中，我為什麼要用這個？”因此徐温雖然在遙控大政，而吳人都頗為歸向於李昪。

武義元年，拜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徐温的行軍司馬徐玠敬多次勸說徐温用自己的兒子代替李昪，徐温派兒子徐知詢入廣陵，謀議代替李昪執政。恰逢徐溫病死，徐知詢奔回金陵，徐玠反而為李昪出主意，用罪名誣陷徐知詢，斬他的客將周廷望，任徐知詢為右統軍。楊澤僧位稱帝，拜李昪為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任金陵節鎮，依照徐溫的規定，留下他的兒子李景通任司徒、同平章事，任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李昪為東海郡王。

李昪照着鏡子看見鬢鬚已白，回望他的役吏周宗感嘆說：“功業已就，而我已老矣，怎麼辦呢？”周宗明白他的心意，駭馬到廣陵見宋齊丘，商議钪位的事。宋齊丘認爲不行，請求殺掉周宗以向吳人謝罪，李昪與周宗為他州刺史。

吳臨江王楊濤，怨恨徐氏拋開自己而擁立楊澤，心中念念不平，到李昪將要謀取篡國時，先廢楊濤為呂陽公，派官吏率兵看守他。楊濤殺掉看守他的人，投奔廬州節度使本。本是李昪原來的大將，聽說楊濤到了，想收留他，被他的兒子周祚阻止。周本說：“這是我過去君主的郎君，怎忍心拒絕他！”於是親自出來迎接，周祚上門攔住周本不讓他出去，捆縛楊濤送到
五年，改封齊王。己酉，越諸國皆遣使勤進，並謂波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貞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十月，濁遣內侍楊瓊傳位於異，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尊誌曰：“受禪老臣之誥，謹上冊皇帝為尚思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溫為忠武皇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敖江王，知盟敵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勤進，歸而賦曰：“吾不誅竇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 憐憐而死。

二年四月，遷楊遵於潤州丹陽。以王煒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謙為丹陽宣，以嚴兵守之。

徐氏諸子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曰昇。自言唐僖宗子建王悟生趙，趙生李，為徐州判司；李生昇，乃自以為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諫為孝敬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諫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諫為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諫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溫為義父，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張居諫、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館。

楊遵卒於丹陽宣。楊遵之子楊瓊為吳太后時，昇以女妻之，及昇篡國，封其女為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楊遵卒，以瓊為壽化軍節度使，改元而以疾卒。

三年四月，穀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群臣請上尊號。昇曰：“尊號，非古也。” 不許。州、縣言民

金陵，楊瓊被殺。

五年，李昪受封齊王。不久閩、越各國都派使臣勸李昪登帝位，李昪認為人心已歸附自己。天祚三年，建立齊國，設置宗廟社稷，任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十月，楊遵派代理太尉楊瓊傳位給李昪，國號為齊，改元昇元。李昪上冊書尊楊瓊說：“接受讓位的老臣之誥，鄭重上冊封皇帝為尚思思玄弘古讓皇帝。” 追尊徐溫為忠武皇帝，封兒子李昪為吳王，封徐氏兒子徐知諫為江王，知謀敵王。周本和諸將到金陵祝賀登位，回來後嘆息說：“我不能殺掉纂國的人報答楊氏，現在我老了，難道能事奉兩個姓氏的君主嗎!” 憐憐而死。

二年四月，遷楊遵於潤州丹陽。任王煒為浙西節度使，馬思謙為丹陽宣，派士兵嚴格看守他。

徐氏的兒子們請求李昪恢復原姓，李昪諱遜自抑地說不敢忘記徐氏的恩德，把這議書下達百官商議，百官都請求恢復原姓，然後纔恢復李姓，改名叫李昪。自稱唐憲宗的兒子建王李佶生李超、李超生李志，任徐州判司，李志生李英格。於是自認為是建王的第四代子孫，改國號為唐。建唐高祖、唐太宗廟，追尊四代祖諫為孝敬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諫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諫為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諫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溫為義父，徐氏的子孫都封王、公，女兒、孫女都封為郡主、縣主。任門下侍郎張居諫、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率步兵騎兵八萬人在銅橋演練武事。
孝悌五世同居者，家家皆表门闾，复其县役；其尤盛者江州陈氏，族盛七百口，每食设广席，长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馀，共一牢食，犬不至，诸犬为之不食

四年六月，晋安州解解使李全反叛，送款于王，王遣郓州屯贵使李承裕迎之。承裕与晋将马光懿、安睿攻安亲，三战皆败，承裕与裨将段令皆死，都益光郡及其兵五百人被贼于京师，高祖厚赐之，遣还。高祖遣书高祖，复送光郡等，请以败军行法，高祖又遣之，以士卒临淮拒之，乃止。

六年，吴越国战于吴，黄其宫室、府库，甲兵皆备，群臣请乘其弊攻之，王不许，遣使吊问，厚赐其后。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既见天下乱久，常便以兵，及将篡，先与钱氏约，归其所执兵，钱氏亦归吴败求，遂通好不绝。

异客刘延已好论兵、大言，尝谓王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王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

七年，王卒，年五十六，谥曰光文肃武孝皇帝，庙号烈祖，陵号永陵。子景立。

李景

初名景通，景长子也。既立，又改名璧。徐温死，王专政，以鲁兵部尚书、参知政事。明年，拜为光禄卿，留为司徒，同平章事，与宋齐丘、王令谋居延陵，辅杨渥。王将篡国，召景归金陵为副都统。王立，封齐王。王卒，嗣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为皇太后，妃钟氏为皇后。封弟寿王景遂为燕王，宜城王景遂为鄂王，景遂前平王，为保宁王。秋，改父母、敬爱兄长并五代同堂的七家，都赐给门额旌表，免除徭役；其中江州陈家尤其兴盛，宗族七百口人，每次吃饭设大席位，老少按次序而坐共同进食，养狗一百馀，每在一处饲养，一条狗没有来，其余的狗都不吃饭。

四年六月，吴越国发生火灾，烧毁宫室、仓库，武器都被烧光，群臣请求趁机攻打他们，王不同意，派使臣哀吊慰问，尽力周济他们。钱氏自吴时历年来就是敌国，既见天下久乱不治，常以利害相攻，到将篡国时，先与钱氏和议，送回抓获的将士，钱氏也归还了吴的败将，于是不断朝下好。

王的客卿刘延已喜好谈兵、说大话，曾讥讽李说："韩信老矣怎么能成大事!"而李志在守护吴国旧有的土地而已，不再有经营天下的谋略，但吴人也赖以休息生息。

七年，李卒，卒年五十六岁，谥号光文肃武孝皇帝，庙号为烈祖，陵墓为永陵。儿子李景登位。
封景遂為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遂為燕王、副元帥，遂於
昇格前，與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燮
南昌王、江都尹。

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
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
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禍中。遇賢聆
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
我。”是時，南監劉謙死，子紹初立，
嶺南盗賊起，群盗千餘人，未有所
統，聞神當為主者，神言遇賢，遂共
推為主。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
永欽，置官屬，群賊眾皆絳衣，攻剽
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
虔州。”遂南攻康，節度賈浩不能禦。
遇賢據白雲洞，造官室，有賊十餘
萬，遂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威候嚴
思、通事舍人趙鎔率兵攻之。遇賢問
神，神不復語，賊皆懼，遂執遇賢
以降。

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
士，馮延巳為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
使，魏岑、査文徽爲副使。夢錫直宣
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
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
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
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
覺、査文徽得奏事，群臣非召見者，
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
報。侍衛軍都虞候崔詠聞而求見景，
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
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廷接疏
達，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
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
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已死，恐無復一
見顏色。”因泣下潸然，景爲之動容，
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從所下令。

初，宋齊丘爲昪謀篡揚氏最有
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李景遂為
燕王、副元帥，在李昇靈前發誓，約定兄弟代代
繼立。封他的兒子李翼爲南昌王、江都尹。

冬十月，攻破虔州妖賊張遇賢。張遇賢，
是循州羅縣的一個小吏。當初，有神降臨羅縣百
姓家，與人談禍福禍中。張遇賢向鬼神禱
告，神說：“張遇賢是羅漢，可以留下來事奉
我。”這時，南監劉謙死去，兒子紹初繼位，
嶺南賊群起，賊軍一千多人，沒有統領他們
的人，詢問神應當由誰發首，神說是張遇賢，於
是共同推舉他作主帥。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
改年號爲永欽，設置下屬官吏，賊軍都穿上大
紅色衣服，攻打剽掠嶺外，問神該去哪裡，神
說：“應該越五嶺攻擊虔州。”於是襲擊南康，節
度賈浩不能禦。張遇賢佔據白雲洞，建造官
室，有十多萬人，接連攻陷各縣。李景派洪州營
屯威候嚴思、通事舍人趙鎔率兵攻打他。張遇賢
詢問神，神不再說話，賊軍們都很恐懼，於是抓
住張遇賢投降。

李景任命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
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査文徽爲
副使。常夢錫當值宣政殿，專門掌管機密詔命，
而馮延巳等人都追求邪僻婢專權，吳人稱他們是
“五鬼”。常夢錫多次說這五個人不能任用，李景
不采纳。十二月，李景下令朝廷内外官員都委托
齊王李景遂參預決定，只有陳覺、査文徽得以
奏報事情，群臣沒有得到召見，不得入朝。給事
中蕭儼上疏急切諫阻，沒有答覆。侍衛軍都虞候
崔詠到門前求見李景，說：“我侍奉先朝三十年，
知道先帝之所以功成業就，都是因爲采用衆多賢
人的計謀，因此接見疏遠的臣子，不曾阻隔，但
就是這樣還是有下情不能上達的情況。如今陛下
剛登位，信任重用的是些什麼人？怎麼一下子就
和臣子們隔絕了！我老了快死了，怕是不能再見
你一次了。”於是鳴咽哭泣，李景爲他感動而改
變臉色，召他進來坐下，賜給他食物並安慰他，
於是廢除了所下達的命令。

當初，宋齊丘爲昪謀劃篡奪楊氏政權最賣
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易屬招之，乃出。易借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為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為相，而陳覺、魏岑等皆為齊丘所引用。而易與覺有隙，谮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為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已，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王延羲，文進自立。是時，延羲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中大亂，景因起亂遣文徵及待詔徐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救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徵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領從之亦殺其刺史黃紹頑，皆送款於文徵。

四年八月，文徵乘勝克建、汀、泉、漳、龍四州，設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為懷州節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留從允為清源軍節度使。易遂欲罷兵，而文徵、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陳覺自言可用兵助仁達等。景以覺為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遷至建州，遣命討建、信、耀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建、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興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仁達遣親於鶴越，鶴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鶴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仁達及延巳皆罪，宋齊丘又從九華山召回
陵。而冯延已方为宰相，宋齐丘复自
九華召为太傅，為稍解之，乃流其
贵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
請誅徳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
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
而景方以徳等疾兵東南，不暇北顧。御
史中丞江文蔚劾宰相冯延己，謫
議大夫魏岑亂政，與徳等同罪而不同
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
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已
為少傅、岑為太子洗馬。

五年，以景遂為太弟；景達為元
帥，封齊王；南昌王翼為元帥，封
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
澤報聘。

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
將朱元来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
全為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沭陽，聞
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隂帝少，
中國衰弱，淮北群盗多送款于景，景
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

八年，福州詐言“吴越戍軍隊作亂，
殺李仁達而遁”，遣人請建州節度使
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確下舟閩
江趣應之。福州以兵出迎。時曰：“
聞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
文徽曰：“前則生變，乘其未定，亟
取之。”留鎮屯江口，進至西門，伏
兵發，文徵被擒。景與越人戰，大敗
之，獲其將馬先進。景先進還越，
越亦歸文徵。是歲，楚王馬希廣為
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

九年秋，楚人因希萼於衡山，立
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
信州刺史邊鎬攻克，破潭州，盡遷馬
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為洪州節度
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為湖南
節度使。
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已、孫忌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
劉展見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巋出兵攻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
庫空虛，宰相馮延已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貸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
人皆怨而叛，其將劉宣攻邊鎭，鎭不能守，遂歸。
十一年，金陵大火逾月。   
十二年，大饑，民多疫死。
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
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盡據一
方，僭稱僞號。昔、漢之世，夷海未
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逆。金陵
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
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
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陵徐部，
述陽之役，直指可見。勸誘契丹，入
爲邊患，結連并雲，實我世仇。罪惡
難名，人神共怒。”乃拜李穀爲行營
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
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
劉彦貞爲神武統軍，劉仁瞻爲清淮軍
節度使，以距周師。李穀曰：“吾無
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
我背腹受敵。乃焚其數萬，退屯正
陽。是時周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將
退軍，曰：“吾軍欲，唐兵必追之。”
遂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
宜急擊之。”劉彦貞等聞將退，果
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
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彦貞等遂敗。
彦貞之兵施利刀於拒馬，雖以鐵索；
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
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
鼓敗之。世宗會于淝水之陽，徒浮橋
於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
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將王知
南唐世家 李景

朗至徐州，称唐皇帝奉书，愿效贡献，陈兵事之礼，世宗不答。景遣都副留守冯延鲁、光州刺史张绍、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讷皆聚城走；延鲁削发为僧，为周兵所获。光州裨将李福杀其刺史王承简降周。景益懽，始称天子以避周廟諡；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稿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緋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楊、秦。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為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

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并罷，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書曰：“自古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兹，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燕黎，相結四夷，凌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鍊，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撫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同訂獻款。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社稷重事，蕭瑟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事帝號，何異強使？倔薦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悦。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鋜、許文鑑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蕲、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楊、陳、和者皆却，諸將請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恕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諫者請閉壘，無得

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送國書來，願意獻納貢賦，行事奉兄長之禮節，周世宗不答覆。李景的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讷皆棄城逃；馮延魯剃頭髮為和尚，被周兵抓獲。光州裨將李福殺掉刺史王承簡向周投降。李景更加害怕，纔改名景以避周的宗廟諡諡；派他的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向周稱臣，進獻犒勞軍隊的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綢緞數千，請求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乞求換兵。周世宗不答覆，分兵襲擊攻克揚、秦二州。李景派人懷蠟丸書奔契丹求救，被邊將抓獲。光州刺史張承翰向周投降。

十四年三月，李景又派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向周進奉表奏，言辭更加謙卑順服，周世宗還是不答覆，以前派去的鍾謨等人連同孫晟、王崇質都被扣留在周兵。而鍾謨等人請求回去取來李景的降表，把江北土地全部奉獻，周世宗答應了，派王崇質、李德明等人回去，纔賜書李景說：“自從唐朝衰落，國家艱難，到現在七十多年了，群雄割據，各自頒布政令，擁有百姓，交結四方蠻夷，侵擾中原國土。中華不強，厄運相連，大凡有心之人，誰不憤慨！我擁有百州的富庶地址，擁兵三十萬，農戰兼修，士兵樂於效勞，如果不能夠恢復疆土，劃定疆域，就談論回答，真是如同兒戲。至於廢除帝號，對我稱臣，如孫權事奉魏、蕭時事奉周，古代雖有這樣的事，現在卻不用。我只是保留皇帝的稱號，又何關大局？如果决心向我稱臣，我也決不相逼。”李德明等人返回後，盛讚周世宗的英雄勇武，李景不高興。宋齊丘、陳覺等人都認爲割讓土地沒有好處，而李德明賣國謀利。李景發怒，斬李德明。派元帥齊王李景達和陳覺、邊鋜、許文鑑率兵奔赴壽春，李景達率朱元等人又奪得舒、蕲、泰三個州。夏天大雨，在揚、陳，和三州的周軍都退了，將領們請求在險要的地方攔截攻打他們。宋齊丘說：“攻擊他們會加深仇怨，不如放了他們作爲恩德。”告詔將領們閉壘營，不
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於壽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
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築揚州，并力以攻
善者，乃封府庫付主者，遣屬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
皆負薪糧，以送周師。

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兩道以禦壽州。二月，世宗復
南征，徙下蔡浮橋於壽口，為鎮淮軍，築兩城以儲淮。周師連破紫金山
諸寨。景達雖為元帥，兵事皆決於陳
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守貞
客，反覆難信，景達大將楊守忠代
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
軍皆潰，許文鎮、範鎮皆被執，景達
以舟兵奔淮南。劉仁瞻病且死，其
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
師。景達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
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刺
史郭廷聲告周曰：“臣不能守一州
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
世宗為之緩攻，廷聲遣人請命於景，
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
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
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於壽
州之北門。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
攻楚州，守將張彦卿、鄭昭業守城甚
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
洞屋穴城而焚之，城破，張彦卿、鄭昭
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
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
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屈身去其名
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
而歸命。

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
而屬敗甚急，獲水戰卒，乃造船艦數
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
得僱作戰，因此周軍都聚集在壽州。周世宗屯
駐在壽口，想再次到揚州，宰相范質以軍隊疲勞
哭泣着諫阻，纔回師，派李重進攻廬、壽二
州，向訓守衛揚州。向訓請求放棄揚州，並力攻
打壽春，於是查封倉庫交給主管的人，派李景原
來的大將在城中巡查，秋毫不犯而離去，淮人非
常高興，都背着乾糧，送給周軍。

十五年，李景達派朱元等人屯駐紫金山，修
築通道向壽州供應軍餉。二月，周世宗又南征，
移下蔡浮橋到壽口，設置鎮淮軍，北淮河修築兩
個城。周軍接連攻破紫金山各營寨。李景達雖是
元帥，但用兵打仗的事都由陳覺決斷。陳覺和朱
元歷來有矛盾，因爲朱元是李守貞的門客，反覆
無常難以信任，李景達大將楊守忠接替朱元，而
且召他回去。朱元感到憤怒，反叛降周，各軍都
潰散了，許文鎮、範文鎮都被抓獲，李景達率水兵
逃回金陵。劉仁瞻快要病死，他的副使孫羽等人
獻壽州向周投降。周世宗回師。李景派人焚毀揚
州，驅逐那裏的士人百姓離去。冬天十月，周世
宗又南征，於是包圍濠州，刺史郭廷義對周世宗
說：“我不能堅守一個州來抗拒朝廷大軍，但希
望向唐請命然後再投降。”周世宗為此延緩進攻，
郭廷聲派人向李景請命，李景準許他投降，於是
投降。又攻取泗州。周軍步兵騎兵幾萬人，水陸
並進，士兵們作《檀來》歌曲，歌聲傳到幾十里
外。十二月，屯駐在楚州北門。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換年號。周軍攻打楚
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守城很牢固，進攻四十
天沒能攻破。周世宗親自督兵在房屋中挖洞穿進
城墻點火焚燒，城墻被破壞，張彥卿、鄭昭業戰
死，周兵很憤懣，把城中人差不多殺光了。周軍
又攻取海、泰、揚三州。周世宗到迎鑾亭兵臨長
江，李景知道不能支撐了，而以自己屈身投降去
掉名號為恥辱，於是派陳覺進奉表奏，請求傳位
給他的長子而聽從命令。

當初，周軍南征時，沒有水戰的工具，不久
多次打敗李景軍隊，俘獲水戰士兵，於是修造戰
船幾百艘，讓投降的士兵教他們水戰，命令王環
下淮。李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船大，不能過，乃開老鶴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李景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覽表，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謂曰：“臣願遣國取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

世宗許之，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李景遂獻盧、舒、廬、黃，畫江以為界。五月，李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

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殺晟。時已罷兵，李景乃贈劉仁赡太師，追封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時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退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謨以謨為禮部侍郎、延興戶部侍郎。

李景為太子時，延興等皆出入東宫，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已言不可使延興等近太子，及景立，延興用事，夢錫每排斥之。謨既割地稱臣，有詔及朝廷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及，與嚴續素有隙。嚴覺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諫續以謝罪。唐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謨已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
之。世宗大驚，曰：“雖能為謀，是正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譏之，
言事奸詐，威怒，流放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誣黨與，放還青陽，賜死。
以大弟景遂為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為太子。

景因於兵，鍾譙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譙當得罪，
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

九月，燕王冀死，次子從嘉所為吳王，
在東宮。鍾譙説李從嘉輕肆，請立
李國公從善，李從嘉怒，不讀國子司業，
立從嘉為太子。世宗使人謂李從善曰：
“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
子孫計。”從善緘閟諸城，謀遷其都
于洪州，群臣皆不欲遷，惟樑密使唐
預贊之，乃封洪州為南昌，建南都。
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
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隘靡，皆不
能容，群臣日夕思歸，冀悔怒不已。唐
預贊懐，發疾卒。

六月，從善卒，年六十四。從嘉嗣
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
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諡曰明道崇
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
陵。

李煜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
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
而豐額聰敏，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
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吳王。
建隆二年，遷遷南都，煜為太子，
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
氏，父名素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
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
鄭王，從謙宜春王，從謙昭平郡公，
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
陰謀，希望赦免他。周世宗很吃驚，說：“依續
能出這樣的主意，這是忠於他的君主，我難道會
殺忠臣嗎？”鍾譙返回，告訴陳覺奸詐，李景
發怒，流放陳覺到饒州，殺了他。宋齊丘因爲是
陳覺的同黨獲罪，流放回青陽，賜他自殺。任命
太弟李景遂為洪州節度使，燕王李冀為太子。

李景因用兵打仗而很窮困，鍾譙請求鑄造大
錢以一當十，刻上“永通泉貨”四個字。鍾譙後
來獲罪，廢除了大錢。韓熙載又鑄造鐵錢，以
當二。

九月，太子李冀死，次子李從嘉為吳王，
住在東宮。鍾譙説李從嘉輕佻放肆，請求立熙國
公李從善，李景發怒，不讀鍾譙為國子司業，立李
從嘉為太子。周世宗派人對李景說：“我和江南，
大義已定，但擔心後代不能容下你，可以趁我在
世修築城隍，治理要害，為子孫後代作安排。”
李景於是營建各城，商議遷到洪州，群臣都不
想遷都，但有樑密使鍾譙贊成，於是升洪州為南
昌，建置南都。建隆二年，留下太子李從嘉監護
國政，李景遷到南都。而洪州狹小，宮廷官府營
察，都不能容下，群臣日夜思歸，李景悔恨不已。鍾譙羞恥害怕，發病而死。

六月，李景逝世，享年六十四歲。李從嘉繼
位，護喪回到金陵，派使入朝，希望恢復李景
的皇帝稱號，宋太祖皇帝准許了，於是在諸聖號明
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為元宗，陵墓為順陵。

李煜字重光，原名從嘉，是李景的第六個兒
子。李煜為人仁厚孝道，善於做文章，擅長書
畫，而額頭飽滿，牙齒整齊，一雙眼睛有兩個瞳
子。從太子李翼以上，李景的五個兒子都早死，
李煜按次序封為吳王。建隆二年，李景遷到南
都，立李煜為太子，留下他監國。李景死，李煜
在金陵繼位。母親鍾氏，外祖父名叫鍾泰章。李
煜尊崇母親為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
弟李從善為韓王，李從益為鄭王，李從謙為宜春
王，李從度為昭平郡公，李從信為文陽郡公。在
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已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内殿。

三年，泉州留從勛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勛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不許，不納。從勛聞賊渡洪州，懼以為篡已，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勛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

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殿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為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群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榖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吳，縠送至正陽，酒酣論訐，熙載謂縠曰：“江左用吾為相，當盡驅以定中原。”縠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南，命縠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為也。

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委

境内实行大赦。派中書侍郎馮延魯到朝廷進貢。下令各司四品以下沒有職事的官員，每天派兩人到內殿侍命。

三年，泉州留從勛死。李煜向周稱臣時，留從勛也到京師奉表進貢，周世宗因李煜的緣故，不接受。留從勛聰明，派他的兒子留紹基到金陵進貢，而留從勛病死，泉州人因而把他的家族一併送到金陵，擁立副使張漢思。張漢思年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起事，自稱留後，李煜就任命陳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年，開始使用銅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人常用十銅錢換一個銅錢帶出境，官府不能禁止。李煜於是下令一個銅錢值十個銅錢。拜韓熙載為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李仲遇為清源公，次子李仲儀為宣城公。

五年，命令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殿勤政殿學士，輪流在光政殿宿直。李煜與他們商談國事。李煜曾因韓熙載盡忠，能直言不諱，想任用他做宰相，而韓熙載後房歌妓小妾有幾十人之多，常出外舍私自侍奉賓客，李煜因此責難他，降韓熙載為右庶子，分司南都。韓熙載斥退全部歌妓小妾，單車上路，李煜感到高興留下他，恢復他的官位。不久歌妓們漸漸又回來了，李煜說：“我拿你沒辦法了!”這年，韓熙載逝世，李煜哭著說：“我最終未能任韓熙載為宰相。”想用平章事的禮儀追贈他，詢問前代有沒有這樣的例子？群臣回答說：“過去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於是贈韓熙載為平章事。韓熙載，是北海將家的兒子，最初和李縠關係好。唐明宗時，韓熙載南奔吳，李縠送他到正陽，酒酣論訐，韓熙載對李縠說：“江南如果用我做宰相，我會長驅而入平定中原。”李縠說：“中原王朝如果用我做宰相，奪取江南就像採取口袋中的東西罷了。”到周軍出征淮時，任李縠做主將，攻取淮南，而韓熙載未能有所作為。

開寶四年，李煜派他的弟弟韓王李從善到京師朝拜，於是被扣留沒有送回。李煜親自撰奏疏請求讓李從善回國，宋太祖皇帝不准許。李煜
為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五年，熠下令從書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諸王皆為國公，以尊朝廷。熠性騷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

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熠收下獄，佑自縊死。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詔熠赴闕，熠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熠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從。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熠僑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熠道公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

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熠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駭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事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大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真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鳴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僞僞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怪其區區擔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哉？

曾怏怏不樂，憂慮國勢窘困，每天和臣子們宴飲，愁思悲歌不斷。

五年，李煜下令降低規格，下詔書改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李煜性格非常奢侈，喜好聲色，又喜好佛教，高談闊論，不問政事。

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李煜收捕他投入獄中，潘佑上吊而死。

七年，宋太祖皇帝派使臣詔李煜去朝廷，李煜稱病不去，宋兵南征，李煜派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請求緩兵，不從。八年十二月，宋兵攻克金陵。九年，李煜被俘送到京師，宋太祖赦免了他，封李煜爲慶命侯，拜爲左千牛衛將軍。以後的事記載在本朝國史上。

我家世代住在江南，那裏的老人很多能談當時李氏的事情，說宋太祖皇帝出師南征時，李煜派他的臣子徐鉉到京師朝拜。徐鉉在江南，以名臣自負，他來到朝廷，想憑口舌保存他的國家，日夜考慮如何應對可謂詳盡之至。到他快要進見時，大臣們也先入朝請諫，說徐鉉博學多才善於辯論，應當對他有所準備。宋太祖笑着說：“只管去，不是你們所懂的。”第二天，徐鉉在殿廷拜見，抬起頭說：“李煜沒有罪，陛下出師沒有理由。”宋太祖慢慢召他升殿，讓他說完他的意見。徐鉉說：“李煜以小國事奉大國，就像兒子事奉父親，沒有過失，為什麼受到討伐？”他的話共計幾百句。宋太祖說：“你說父子倆成了兩家人行嗎？”徐鉉無法回答而退下。唉，了不起啊，他的話多麼簡練！帝王的興起，天下必定歸於統一。那些可以招徠的，就招徠他們；不能招徠的，就攻伐他們；對於僭位稱帝稱王的，必定掃蕩平定而後作罷。我讀周世宗的《征淮南詔》，怪他斤斤計較以前的事情，務必要比較是非曲直作為藉口，氣量多麼狹小！但周世宗的英雄勇武有值得人喜愛的地方，難道是替他寫詔書的人的過錯嗎？
新五代卷六十三

世家第三

前蜀世家

王建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隆眉廣額，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竊、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

黄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未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襲，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為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己而晏弘擁衆東歸，陝、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逵、李師泰等各率一部，西奔於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為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神策軍宿衛。

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爭鹽池。僖宗召軍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負玉冊以從。行至廬陵，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烟焰中過，宿坡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縣人。眉額凸出，額頭很寬，相貌奇偉。年輕時是個無賴，以宰牛、盜竊、販賣私鹽為業，鄉里人叫他“賊王八”。後來在忠武軍當兵，逐漸升為隊將。

黃巢攻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領鹿晏弘率兵八千人歸屬楊復光討伐賊軍，黃巢敗逃，楊復光把他的軍隊組成八都，每都率領一千人，王建和鹿晏弘都是都頭。楊復光死，鹿晏弘率八都西行至蜀，迎接僖宗，所到之處，搶劫掠奪，到達興元時，趕跑節度使牛襲，自稱留後。僖宗就任鹿晏弘為節度使，鹿晏弘任王建等八個都頭為所屬州的刺史。不久鹿晏弘率眾兵東歸，攻陝縣、許二州，王建和晉暉、韓建、張逵、李師泰等人各自率領一都，西奔到蜀。僖宗得到他們非常高興，號稱“隨駕五都”，把他們歸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田令孜把王建等人作爲養子。僖宗回到長安，讓王建和晉暉等人率領神策軍宿衛。
唐僖宗到達興元府後，田令孜認爲天子流亡，是由自己造成的，懼怕獲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是田令孜的同母弟弟，田令孜因而請求任西川監軍，楊復恭代任軍容使。楊復恭命王建出任壁州刺史，王建於是招集亡命及剽掠圍村镇，有衆七千，以攻闗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陳敬瑄對此擔心，問計於田令孜，田令孜說：“王八是我的養子，派人去召他，就可安置在你手下。”於是派人招王建。

東川顧彥朗與王建有舊，聞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職。”即以其家屬托彥朗，選鈔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盛誘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驚之。出兵助建，軍於棟州。盛誘遣將叔修立迎建，建擊敗之，遂進彭州。盛誘遣廣州刺史王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盛誘發兵七萬益兵，與建相持遂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諌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節度。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為水軍，拜建節度使。

韋昭度不接受代任，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附天子，靜中原以固根本，此讎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决，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懾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為食爾！”昭度自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
建即以兵扼剑门，两川由是阻绝。

山行章屯mock are建撃敗之，行章
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
而资、简、戎、茂、嘉、邛诸州皆
刺史降建。

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
曰：“老夫与公相厚，何嫌而至此！”
建曰：“军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
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
夜入建军，以节度观察使印授建。明
日，敬瑄开门迎建。建将入城，欲
张勋为都虞候，戒其军士曰：“吾以
张勋为虞候矣，汝等无犯其令，幸勤
而见我，我尚活汝，使其杀而後白，
吾亦不能诘也。”建入城，军士剽略，
勋杀百人而止。後建遣敬瑄子雅州，
使人杀之，复以令孜为监军，既而亦
杀之。

大顺二年十月，唐以建为检校司
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
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
抚等使。

东川彦朗卒，其弟彦暻立。唐
遣使者向宗道赐彦暻东川旌节，绵州
刺史常厚遣道以攻梓州，建遣李
简、王宗濬等讨厚。自彦朗死，建欲
图并东川而未有以发，及李简等讨
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暻必出犒
师，即舆俱来，无烦吾再举也。”简
等擊厚，败之钟阳，厚走还绵州，以
唐族节度道而求之。彦暻已得节，
解疾不出犒军。乾宁二年，建遣王宗
濬攻之。十二月，宗濬败彦暻於敟
林，斩其将邧璋，遂围梓州。三年五
月，昭宗遣将者袁易简诏建置兵，建
收兵还成都。彦暻节度使王肇以其地
恐懼，就留下符节给王建而東去。昭宗親征去
後，王建就派兵扼守劍門，兩川从此同中原隔
絕。

山行章驻在廣都，王建打败他，山行章逃
跑到眉州，献出眉州向王建投降。王建率兵攻打
成都，而资、简、戎、茂、嘉、邛等州人都殺
刺史向王建投降。

王建攻成都十分猛烈，田令孜登城呼叫王
建说：“老夫为你很好，为什幺怨恨我到了这
个地步！”王建说：“军容使与我有父子之恩，
心裏怎能忘！但我们的军隊討伐不接受任命
的人，这是天子的命令。”田令孜晚上進入王建
中军，把节度观察使印交給王建。第二天，陳敬瑄
打开城门迎接王建。王建將要入城時，任張勛為
都虞候，警告他的士兵说：“我任張勛为虞候了，
你們不要冒犯他的任命，如果張勛抓你們來見
我，我還能讓你們活，如果他對你們先殺後奏，
我也不能責怪他。”王建到城，士兵們殺掠奪，
張勛殺了一百人纔停止。後來王建把陳敬瑄遷到
雅州，派人殺了他；又任田令孜为监军，不久把
他也杀了。

大顺二年十月，唐任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
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
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

東川顓頊荣刊，他的弟弟顓頊頊立。唐
派宦官宗道弼賜顓頊東川旌节，綿州刺史常
厚獲宗道弼，攻打梓州，王建派李簡、王宗濬
等人讨伐常厚。自从顓頊荣死後，萧建圖谋吞并
東川而没有機會動手，到李簡等人討伐常厚時，
告誡説：“軍隊攻破常厚後，顓頊榮決定出來犒
勞軍隊，然後就和他一起回来，不要麻煩我再次
出兵。”李簡等人攻打常厚，在鍾陽打败他，常
厚逃回绵州，把唐的旌節交還宗道弼并放他出
來。顓頊榮得到旌節後，推辭説有病不出來犒勞
軍隊。乾寧二年，王建派王宗濬攻打他。十二
月，王宗濬在敟林打败顓頊榮，斬了他的將領邧
璋，於是包围梓州。三年五月，唐昭宗派宦官袁
易简詔令王建罷兵休戰，王建收兵回到成都。顓
降于建。

四年，宗放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隆等出岷，取渝、瀘二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鄭王為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代建為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領城已危，謂諸將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斷此劍！”及城將破，顧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濤為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放為節度使，於是並有兩川之地。

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官，宦官韓全诲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窮，求與梁和。建遣使聘茂貞，許以出兵為援，請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澤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荊、澧、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

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駭駭四方，會兵討建，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鳯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龍、龜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南節度使王審獻出他的土地向王建投降。

四年，王宗放又進攻東川，王建另派王宗侃、王宗阮等人出岷，攻取渝、瀘二州。五月，王建親自率兵攻打東川，唐昭宗派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令王建罷兵休戰。王建不接受詔命，於是賜授王建為南州刺史，任顧彥煬為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代王建任西川節度使。李茂貞拒不受命，這纔恢復王建的官爵。冬十月，王建攻破梓州，顧彥煬自殺。此間，顧彥煬的將領顧彥瑤見城已危在旦夕，對將吏們說：“事奉顧公當生死相隨！”指着他的佩帶的鐵劍說：“事情危急之下叛反的人，應當被這把劍殺掉！”到城快要被攻破時，顧彥瑤和顧彥煬召集將吏們飲酒，於是和他們一同死去。王建任王宗濤為東川留後，唐就任王宗放為節度使，於是全部占據了兩川地方。

這時，鳳翔李茂貞同時據有梁、洋、秦、隴四州，多次率兵侵犯唐王。天復元年，梁太祖的軍隊誅殺宦官，宦官韓全诲等人劫持天子到鳳翔，後梁兵包圍鳳翔，李茂貞閉城抗守一年多，勢力疲困，請求與後梁講和。王建乘機派人通好李茂貞，答應出兵援助，勸他堅守不要講和。又派王宗澤率兵五萬，聲稱迎接皇帝，攻打興元府，抓獲節度使李繼業，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於是獻出他的地盤向王建投降，這樣，王建兼并了整個山南西道。這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派他的弟弟趙匡明襲取荊南，王建乘這個機會，攻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王建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年號天祐，王建和唐隔絕而不知道，因此仍稱天復這個年號。六年，又攻取歸州，於是吞併了整個三峽。

七年，後梁耗滅唐，派使者招降王建，王建拒不接受。王建進而駭駭馬傳檄四方，會兵討伐後梁，各地知道他沒有誠意，都不響應。}

這年正月，巨人出現在青城山。六月，鳳凰出現在萬歲縣，黃龍出現在嘉陽江，而各州都稱說有甘露、白鹿、白雀、龜、龍的吉兆。秋九月己亥日，王建登上皇帝位。對他的兒子們為王，
位。封其諸子為王，以王宗侖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侍中書門下事，唐夔為樞密使，鄭公為御史中丞，張恪、王鐸皆為翰林學士，周清雅為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賊，而為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號召，所用皆唐之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恪，遂之子也。建謂左右曰：“吾為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帳等恩禮尤異，其餘宋昭等百餘人，並見信用。

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侖為大師。宗侖本姓甘氏，建為忠武軍卒時得之，養以為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侖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公等謀，求為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侖創業功多，優容之。唐夔本以舞僕見幸於建，宗侖尤易之，後為樞密使，猶名呼夔，夔雖內恨，而外奉宗侖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侖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也。”宗侖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夔，夔因激怒建曰：“宗侖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侖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並賜繭死。六月，以遂王宗胤為皇太子。建加尊號為武睿聖皇帝。七月，驍虞見武定。

二年，頒《永昌曆》。慶都嘉禾合穗。

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洛陽水中有龍之象。十月，麟見冀州。十二月，大任王宗侖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侍中書門下事，唐夔為樞密使，鄭公為御史中丞，張恪、王鐸皆為翰林學士，周清雅為成都尹。蜀恃天險而又富足，當唐之末，士人多想依附王建躲避戰亂。王建雖然出身賊盜，但為人足智多謀，善於欺詐，善於安撫士人，因此他比位稱帝後，任用的都是唐的名臣世族：如韋莊，是韋見素的兒子；張恪，是張遂的兒子。王建對手下人說：“我做神策軍將領時，宮中宿衛，見天子時召學士，隨後出外，恩禮親厚就像對幕僚朋友一樣，他們得到的禮遇不是將相能比的。”因此王建待張恪等人的禮遇尤其不同一般，其餘宋昭等一百多人，一併受到信任重用。

武成元年正月，王建在南郊祭天，實行大赦，改換年號，任王宗侖為太師。王宗侖原姓甘，王建在忠武軍當兵時撿到他，收養為兒子，後來因軍功逐漸升遷至武信軍節度使。王建的親生兒子王元懿等人逐漸成長後，王宗侖因為養子心裏感到不安，和鄭公等人商議，請求任命自己為大司馬，總領六軍，設置元帥府，授職凡是軍中事務根據情況處理後纔上報。王建因王宗侖創業功勞大，對他很寬容。唐夔原本作舞僕受到王建寵愛，王宗侖尤其看不起他，後來唐夔作了樞密使，王宗侖還直呼他姓名，唐夔雖然心中怨恨，但表面對王宗侖更加恭謹。王建知道後，發怒說：“王宗侖對我的樞密使直呼姓名，是要造反了。”王宗侖請求任大司馬，多次上奏，王建就此事向唐夔徵詢意見，唐夔藉機激怒王建說：“王宗侖是功臣，他的威望能夠讓人心服，陛下應當立即任命他。”王建心中更加生疑。王宗侖進來奏報事情，不斷替自己請求，王建叱令衛士擊殺他，並賜繭自殺。六月，立遂王王宗胤為皇太子。王建加封尊號為英武睿聖皇帝。七月，武定縣出現麟虞。

二年，頒布《永昌曆》。慶都縣稻子兩株合生一種。
敕，改明年為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為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儥為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為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唐僞敗，退保西縣，為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

二年，又加尊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為監軍也，遂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李仙讓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為獻。五月，樞道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已兄弟分天下，何卽我而為夷狄？”建怒，欲殺使者，張格曰：“此㮣有司之過也，不可以絕兩國之歡。”己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紹吊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未達。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黃龍見富義江。

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麟、馬見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伍，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識，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人獵騎奇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球掷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唐襲，建之妻也，元膺易之，屢諫于朝，建懼其交好，建戮之。二月，麟見文州。三月，麟見千牛翊馬。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王元膺，是王建之次子，原名王宗懿，後改名王宗坦，王建在位時曾得到銅牌子，上面刻有二十多個字，王建認爲是符識，因而用它來給兒子們取名，因此又改名叫王元膺。王元膺長得嘴像豬嘴，牙齒爲蟲蛀，多才多藝，能射中錢中小孔，曾自抱球拋到馬上，飛馳射球，無不中。十七歲，為皇太子，判六軍事，創立天武神機營，設置永和府，配置官屬。王建因王元膺年少任重，以自己之言行事，書大書告誡他，要他“一切學我做的，就可以保住國家”。又命令道士廣成先生成杜光庭做他的老師。唐襲，是王建寵信的人，王元膺看不起他，多次在朝廷上誹謗他，王建怕他們關係惡化，於是罷免唐襲。
乃罷龔樞密使，出為興元節度使。已而龔罷歸，元膺奏疏其過失，建益不悦。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嶶、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廢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齋及文錫齋，問建。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築入，建以問之，築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禦之，然後舉事乎！”建疑之，築請召兵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築召兵，以爲誣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築及文錫而哀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瑶、常謙率兵出拒築，與築戰神武門，築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翰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宋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為太子。白龍見邛州江。

四年，荊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龍見昌州。

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僔等攻岐，取其秦、鳳、隴、成四州，至大散關。梁使將劉知俊在岐，於是特以族來。

通正元年，遣王宗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龍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群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黃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
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

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年好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寧用房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决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去建故將。故將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為變，乃殺之。建因以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選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王衍 王宗弼 王宗壽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衡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王宗紀，幽王王宗訥，韓王宗智，莒王宗恪，信王宗傑，魯王王宗鼎，興王王宗澤，薛王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鸞得立為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为人方顴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氣之辭。元膺死，建以鰓王宗堅親疏，而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搔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者上官衍相最貴，又寵宰相張格賛成之，衍由是得為太子。

建卒，衍立，諡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為皇太后，後妹淑妃為皇大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賓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并争，而入職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

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嗣、宋

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實行大赦，改第二年年號叫光天，恢復國號蜀。

光天元年六月，王建死，時年七十二歲。王建晚年宮內有很多寵妃，賢妃徐氏和她的妹妹淑妃，都靠美貌進宮，專寵數年，勾結宦官唐文扆等干預朝政。王建年老昏亂，唐文扆判六軍事，事情無論大小，都取決於他。到王建患病時，率兵進宮宿衛，圖謀全部除掉王建的舊將。舊將們聽說王建患病，卻都不敢進見，過了很久，王宗弼等人只好推門而入，說唐文扆想作亂，於是殺了他。王建因老將大臣多許昌的老朋友，必定不會受到太子重用，想選擇適當的人輔佐太子，未成，而身已病危，於是任宦官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事。王建死去。太子登位，去掉“宗”字，單名衍。

王衍字化源。王建有十一個兒子，他們是衛王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王宗紀，幽王王宗聶，韓王宗智，莒王王宗恪，信王王宗傑，魯王王宗鼎，興王王宗澤，薛王王宗平。而鄭王王宗衍最小，他的母親是徐賢妃，因母親受到恩寵而得以立為太子，開崇賢府，設置屬官，後來改名叫天策府。王衍方下巴大嘴，垂手過膝，能看見自己耳朵，很有學問，能寫浮豔的文辭。王元膺死後，王建因鄭王王宗聶長得像自己，而信王王宗傑在兒子們中最有賢才，想在他們兩人中選一個立為太子。而徐妃專寵，王建年老昏亂，徐妃和宦官唐文扆唆使相的人上奏說王衍長相最高貴，又暗示宰相張格賛成他們，王衍因此得以做太子。

王建死，王衍登位，給王建加上諡號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王建的正妻周氏叫昭聖皇后，晚王建幾天死，王衍因而尊崇他的母親徐氏為皇太后，太后的妹妹淑妃為皇大妃。太后、太妃用教令賓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職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

王衍年少荒淫，把政事交給宦官宋光嗣、宋
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僖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作邵客；起宣華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隆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宣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言發泣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譏嘲之，坐上喧然。衍不能省也。

蜀人富而喜遊，常王氏晚年，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俯首即墜，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禁之。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著尖巾，其狀如雉。而後官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髭鬚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遊畫蛾山，官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狀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官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為聖德明孝皇帝。

二年冬，北巡，至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閩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舫，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

三年正月，還成都。

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寰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

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天雄軍，泰州也。承休以官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僖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作陪他遊樂的狎客；建宣華苑，其中有重光殿、太清殿、延昌殿、會真殿、清和宮、迎仙宮、降真亭、蓬萊亭、丹霞亭、飛鸞閣，瑞獸門；又建怡神亭，和狎客、婦人在其中日夜暢飲。曾於重陽節在宣華苑設宴，嘉王宗壽要他以國家爲重，話一出口就哭泣起來。韓昭等人說：“嘉王發酒瘋了！”狎客們都以不恭的言語譏諷嘲笑他，座上賓客爲之噱然。但王衍不能醒悟。

蜀人富裕而喜好遊玩，王氏朝末年，民間競相戴小帽子，僅能蓋住頂頭，低頭就掉下來，稱爲“危腦帽”。王衍認爲不吉祥，禁止戴這種帽子。而王衍喜歡戴大帽子，每次着便服到民間游玩，民間百姓憑大帽子就能認出他，因而下令國中都戴大帽子。又喜好裹尖頭巾，形狀像雞子。而後官婦女都戴金蓮花帽，穿道士的衣，酒酣脫下帽子，髪髻梳在頭頂兩旁，再抹上朱粉，號稱“醉妝”，國中的人都仿效她們。王衍曾和太后、太妃遊畫蛾山，官人衣服都畫上雲霞，望見她們飄飄若仙。王衍自作《甘州曲》，描述她們神仙一樣的風姿，在山谷中走上走下時，王衍常常自歌自唱，而且讓宮人們都爲他和唱。王衍登位的第二年，改年號爲乾德。

乾德元年正月，在南郊祭天，實行大赦，加封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

第二年冬天，去北面巡視，到達西縣，旌旗戈甲，連綿一百多里。回來時，從閩州沿江而上，龍舟彩船，照耀江水，所到之地命人大量供給財物，人們不堪重負。

三年正月，回到成都。

五年，建上清宮，塑王子晉的像，尊崇爲聖祖至道玉寰皇帝，又塑建和王衍的像，立在王子晉像的左右，又在正殿塑玄元皇帝和唐朝各位皇帝的像，準備馬車前去朝奉。

六年，任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就是泰州。王承休作爲宦官得到寵幸，任宣徽使，王承休的妻子嚴氏，是絕色佳人，王衍和她
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馳騁，行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皆錦衣翠，旗決不絕。來見其人物富盛，而行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行改元曰咸康。行自立，歲常置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妻氏於，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行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食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行不省。行至錦巖都唐師入其境，行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行留王宗弼守錦巖，遣王宗勖、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勖等至三泉，望風退步。行詔宗弼、宗儼、宗昱反與宗宗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行自錦巖遷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至七里亭，行迎官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昭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錦巖歸漢，登太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官宋光嗣、景潤澄、歐陽冕等殺之，函首送於繼岌。行即上表乞降，宗弼遣行於天啓。魏王繼岌至成都，行君臣面縛重熙，出降於七里亭。

莊宗召行入洛，賜行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行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鐸張格虞傳素等，翰林學士李昱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泰川驛，莊宗用伶人進計，遣宦官向延嗣詐其族。行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行詔劉氏，鬢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雄為養子。頑攻顧彥暉，宗弼常以建雄為之彥暉者，彥暉敗，建雄之始。建
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
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聖珍寶奉
魏王及郭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魏
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
數日，為崇韜所殺。
宗弼，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
姓，錄之為子。宗弼好學，工琴奕，
為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
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弼為太子太
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為淫
亂，獨宗弼常切諫之，後為武信軍節
度使。
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嘗以
書招之，獨宗弼不降。聞衍已御壁，
大震，從衍東還，至岐陽，以賔客守
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
“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弼
走漢池，聞莊宗遇弑，亡入熊耳山。不
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
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
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
之。宗弼得王氏十八，葬之長安南
三趙村。

王宗弼，原姓魏，名弘夫，王建收他為養
子。王建攻打顧彥暉時，王宗弼曾把王建的話泄露給顧彥暉，顧彥暉被敗，王建像原本一樣對
待他。王建快要病死時，王宗弼任太師兼中書
令、判六軍事，輔佐國政。王衍投降後，王宗弼
把蜀中珍寶奉贈給魏王和郭崇韜，請求任西川節
度使，魏王曰：“這是我家的東西，哪用你獻?
”過了幾天，被郭崇韜殺死。
王宗弼，許州民家子的兒子。王建因他和自
己同姓，收他作養子。王宗弼好學，擅長彈琴下
棋，為人恬退謙讓，喜好道家方術，在王建時任
鎮江軍節度使。王衍登位後，王宗弼任太子太
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王衍淫亂，只有
王宗弼常常直諫諫，後來任武信軍節度使。

後唐軍伐蜀，所到之地迎接投降，魏王曾寫
信招降他們，只有王宗弼不投降。聽說王衍已投
降，大聲痛哭，隨王衍東遷，到岐陽時，賔客看
守的人，得以親見到王衍，王衍眼淚打濕了衣襟，
說：“早聽你的話，豈有今天！”王衍死後，王
宗弼逃到漢池，聽說唐莊宗被殺，便逃進熊耳
山。天成二年，出山到京師，上書請求得到王衍
宗族的戶骨安葬。唐明宗賞識他的忠誠，任爲保
義軍行軍司馬，封王衍爲順正公，答應按諸侯的
禮儀安葬他。王宗弼得到王氏家族十八具尸骨，
安葬在長安南三趙村。

唉，自從秦、漢以來，學者們就常談吉祥的
徵兆，即使有明辨是非的人，也不破除這種迷信。我讀《蜀書》，讀到龜、龍、麒麟、鳳凰、
驃騮之類世人所謂稱帝稱王者的吉祥徵兆，無不
出現在他們的國家中，奇怪啊！但考察了王氏興
亡成敗的原因後，就可以明白了。或許有人認為
一個王氏還不能夠說明問題，那麼觀察一下當時
天下的治亂，就可以明白了。

龍作爲一種物，以不出現為神奇，以升雲行
天為得志。如今心安理得地透露出它的形體，這
就不神奇了；不升上天空而下落到水中，這就失
其原位。而又出現得那麼多，簡直可以興妖作怪
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黃帝時，有飛鳳來集，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至，舜之史官與共飲，及或於百川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為瑞也。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黃帝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論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麟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爭地，而魯公無道所涉地多，不可遍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合集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麟之也”。聖人已没，而異端之誣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鴻，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者，用遺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掖為王者，難致之瑞，而《戴經》雖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鸑鷟，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鸑鷟！”賈誼以謂鸑鷟者，文王之瑞；鸑鷟，鸑鷟官也。當鸑鷟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

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百千墨，此雖好
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就使得即使喜好吉祥之說的人也感到可疑。藉着這可疑之處攻破它，大概可以使迷信者對此事進行深刻反省吧。
新五代史卷六十四

世家第四

後蜀世家

孟知祥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從唐末，據邢、洺、磁三州，為晉所敗。晉王以遷守澤潞，契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唐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門使。前此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略戰，莊宗命知祥為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

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訃，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命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嘆曰：“繼岌前日乳臭兒也，乃能為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哉！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異產，充我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
卿親賢，故以相付。”

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翼義勝、定遠、駱錚、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

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織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為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拜侍中，乃以大僕卿趙季良貴官賜之，因以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素有舊，遂留之。

楊密使安重誨頜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為監軍，明宗入立，悉斥宦官，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為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偏裨，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垂欲以蜀再為功也。”掌書記毋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而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僉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鈞執鞭下，斬之。明宗不能誚。

是親戚又較賢明，因此把蜀地交托給你。”

同光四年正月戊辰日，孟知祥到達成都，而郭崇韜已死。魏王李繼岌率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叛，攻破漢州。孟知祥派大將李仁罕會同任圜、董璋等人的軍隊攻破康延孝，孟知祥抓獲康延孝的將領李肇、侯弘實及士兵幾千人回到成都。這時唐莊宗駕崩，魏王李繼岌也死了，唐明宗登位。孟知祥於是訓練士卒準備兵器，暗中在蜀稱王的打算。增設義勝、定遠、駱錚、義寧、飛棹等軍七萬多人，任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人分別率領。

當初，魏王回師時，孟知祥搜刮成都富人和王氏舊臣的家產，得錢六百萬織犒賜軍隊，還剩下二十萬。任圜從蜀進京任宰相，兼判三司，素來知道蜀中有剩下的錢。這年冬，孟知祥拜為侍中，於是唐明宗讓太僕卿趙季良帶着命官文告賜給他，順便任趙季良為三川制置使，督送蜀帥犒勞軍隊餘錢到京師，而且令他辦置兩川賦稅。孟知祥發怒，不執行詔命。但孟知祥和趙季良素有舊交，於是留下他。

楊密使安重誨很懷疑孟知祥有二心，考慮拿什麼辦法控制他。當初，孟知祥鎮守蜀時，唐莊宗以宦官焦彥賓為監軍，唐明宗即位，把宦官全部殺掉，罷免各道監軍。焦彥賓罷官後，安重誨又任客省使李嚴為監軍。李嚴以前出使蜀國，回去後就獻計伐蜀，蜀人都很憎惡他，而孟知祥也發怒說：“焦彥賓已依例罷免，而且各道都廢除了監軍，只有我軍設置，這是李嚴想靠蜀再次立功。”掌書記毋昭裔和將吏們都請求阻止李嚴，不接受他，孟知祥說：“我會有辦法等他來！”李嚴到達蜀境，派人送信等孟知祥的答覆，孟知祥帶著很多兵見他，希望李嚴害怕而不來，李嚴獲知後神態自如。天成二年正月，李嚴到達成都，孟知祥擺酒召見李嚴。這時，焦彥賓雖被罷免，人還在蜀，李嚴從懷中拿出詔書要孟知祥殺掉焦彥賓，孟知祥不聽命，因而斥責李嚴說：“如今各方鎮都已廢除監軍，你憑什麼來這裡？”用眼神示意客將王彥鈞把李嚴抓下去，殺掉了他。唐明宗不敢問問。
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於
大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燦
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
之。明宗既不能詰，而欲以恩信懷
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並
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

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
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
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瓊爲節度副使。
知祥得制書署之，表留季良，不許。
乃遣其將雷廷勳至京師論請，明宗不
得已而從之。是時，瓊行至綿谷，懼
不敢進，知祥乃奏瓊爲行軍司馬。

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
下峡，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
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瀚
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
重威以兵鼓噪，潰而歸，唐以詔書劾
重威，知祥奏請無咎，由是唐大臣益
以知祥爲必反。

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
仁矩黃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
唐謀欲困己，辭不肯出。久之，請獻
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
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
異志，聰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兩
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
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
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
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
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重裕
爲綿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
而重裕，重譜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
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
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
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
趙季良。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知

當初，孟知祥鎮守蜀時，派人到太原迎接自
己的家屬，走到鳳翔時，鳳翔節度使李從燦聽說
孟知祥殺了李嚴，以爲孟知祥反了，於是扣留
了他的家屬。唐明宗既不敢責問，反而想用恩寵
安撫他，於是派客省使李仁矩前去安慰勸說孟知
祥，并把瓊華公主和他的兒子盂昶等人送歸到他
身邊來。

孟知祥趁勢請求任命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
情無論大小，都和他一同決斷。三年，後唐調趙
季良任果州團練使，任何瓊爲節度副使。孟知祥
得到制書藏起來，上表請求留下趙季良，未被批
准。於是派他的將領雷霆魯到京師辯論請求，唐
明宗迫不得已而同意了。這時，何瓊到達綿谷，
害怕而不敢前進，孟知祥於是奏請何瓊爲行軍
司馬。

這年，後唐軍攻伐荆南，詔令孟知祥率兵出
三峽，孟知祥派毛重威率兵三千人戍守夔州。不
久荆南高季興死，他的兒子高從瀚請降。孟知
祥請求撤掉戍守的軍隊，未被批准。孟知祥暗示
毛重威率兵闖事，潰散而回，後唐下詔書審理毛
重威，孟知祥上奏請求不要審理，從此後唐的大
臣更加認爲孟知祥必定要反叛。

四年，唐明宗將在南郊祀天，派李仁矩責令
孟知祥資助禮錢一百萬緡，孟知祥察覺朝廷想
設計困迫自己，推辭不願出錢。過了很久，纔請
求進獻五十萬而已。當初，魏王李繼岌東歸時，
留下精兵五千人戍守蜀。自從安重譜懷疑孟知祥
有二心以來，聽取論事者的意見，任用自己親信
的人分守兩川所轄各州，每次任命守將，就派精
兵做他的牙頭，多的兩三千人，少的不下五百
人，以防出現緊急的事。這年，任夏魯奇爲武信
軍節度使；分東川的閬州建保寧軍，任李仁矩爲
保寧軍節度使；又任武重裕爲綿州刺史。李仁矩
和東川的董璋有矛盾，而武重裕是安重誨的表
兄，因此董璋和孟知祥都感到害怕，認爲朝廷要
討伐他們了。自從董璋鎮守東川，不曾和孟知祥
通消息，在這時董璋纔派人去求婚以便交結。而
孟知祥心裏憎恨董璋，想不答應，便就這事徵詢
趙季良的意見，趙季良認爲應當進行聯合以抗拒
朝廷，孟知祥這纔同意。於是共同上奏請求罷免召回朝廷派遣的節度使、刺史等人。唐明宗下詔好言安慰勸導他們。

長興元年二月，唐明宗在南郊祀天，加拜孟知祥為中書令。當初，孟知祥和董璋都有二心，而安重诲雖信言事的人，認為董璋盡心忠於國家，袛有孟知祥可疑，安重晦想靠董璋謀取孟知祥。這年九月，董璋先反叛，攻破閬州，擒獲李仁矩並把他殺掉。這月應聖節，孟知祥設宴，望着東北方再拜，趴在地上哭泣，淚下沾襟，士兵們都為之歎歎，明日遂舉兵反叛。

這年秋，唐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有官府稱前代公主受封，皆未出旗，無遣使就藩冊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秘書監劉岳為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孟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都招討使，夏魯奇為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瓊攻遂州，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瓊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峡取渝州。唐將攻劍門，殺瓊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瓊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而以聞軍正州守軍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也。”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軍，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為武信軍留後，遣人馳書告示敬瑭，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彦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為留後。

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為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運，每費一石不
能致一斗，道路嗟叹，而政請軍亦
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
之，以貴安重鎭。重鎭懼，遂自請
行。而重鎭亦以被縛得罪死。明宗謂
至知祥等反，由重鎭失策，及重鎭
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壘、進奉軍將
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
在京師者皆無恙。

知祥聞重鎭誅死，而唐厚待其家
屬，乃邀瑾欲同謝罪，瑾曰：“孟公
家屬皆存，而吾子孫獨見殺，我何謝
為！”知祥三遣使往見瑾，瑾不聽，
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説瑾，瑾益疑知祥
疑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
祥攻之。而瑾先襲破知祥漢州，知
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
其距橋。知祥得瑾卒，衣以錦袍，
使持書招瑾，瑾曰：“事已及此，
不可悔也！”瑾軍士皆噪曰：“徒睹我
於日中，何不速戰？”瑾即麾軍以戰。
兵始交，瑾倉皇將張守進棄兵，知祥乘
之，瑾遂大敗，走。過金雁橋，麾其
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
自古豈有殺父以求生者乎！寧俱就
死。”因與瑾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
之，不及，瑾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
縛死，知祥遂與有東川，然自瑾死，
知祥卒不遣使謝瑾。

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
破瑾，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
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
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
因間謀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
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
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
其子璋，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即遣
璋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撫之。
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留後、李仁罕為信軍留後、趙廷隱為保寧軍留後、張業為寧江軍留後、李 básico為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署制行事，議未決而環至蜀。知祥見環懼慢。九月，環自蜀還，知祥表，請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其餘制史已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知之發哀，遣閻府使劉政恩戍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進來朝。

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川八國雲南安抚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為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李昰為翰林學士。

三月，唐潞王奐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劍、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劍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劍奉賜起為僕，知祥手授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諡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孟昶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為兩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知祥崩，以昶為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昶已卒未秘，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李環回去探望他的母親，因而賜給孟知祥詔書招降安慰他。孟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為武泰軍留後、李仁罕為信軍留後、趙廷隱為保寧軍留後、張業為寧江軍留後、李 básico為昭武軍留後。趙季良等人因而請求知祥稱王，以署制行事，議未決而李環至蜀。孟知祥接見李環時傲慢無禮。九月，李環從蜀返回，明宗命得到孟知祥的奏表，表中請求任趙季良等人為五鎮節度，其餘制史以下，應讓孟知祥自己任命。又請求封自己為蜀王，而且告知福慶公主已死。明宗為她發喪，派閻府使劉政恩任宣諭使。劉政恩回覆使命時，孟知祥纔派他的將領朱進來朝。

四年二月癸亥，明宗下制書任孟知祥為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川八國雲南安抚制置等使。派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孟知祥為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以前在蜀的唐兵有幾萬人，孟知祥都充分供給他們衣食，這次趁機請求他們的家屬送來，明宗下詔明白開導而未准許。十一月，明宗下詔。第二年閏正月，孟知祥就即皇帝位，國號蜀。任趙季良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任樞密使，李昰任翰林學士。

三月，後唐潞王在鳳翔舉兵，唐愍帝派王思同等人討伐他，王思同的軍隊潰敗，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劍、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都以他們的領地歸附後蜀。四月，孟知祥改年號叫明德。六月，張虔劍等人到達成都，孟知祥設宴犒勞他們，張虔劍舉杯起身祝壽時，孟知祥感到手軟不能舉杯，於是發病，讓他的兒子孟昶做皇太子，代理國事。孟知昶死，諡號為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墓和陵。
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起以謂積尸屬分也，懷，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馥，馥曰：“按十二次，起井度至柳八度，為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在秦。晉威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乃止。

高宗好打球走馬，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采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詔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秦王官當濁清流，起詰以“何不言譯其人而任之?”左右譏以其言譯上書者，起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勤我拒諫耶!”

然起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寛厚，多優縱之，及其事起，益驕蹇，多違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起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並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

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專權。趙季良嚴肅地說：“如今強大的諸侯手握重兵，一心想使作亂，應當趕快擁立繼承的君主，絕他們的非分之想，哭泣沒有好處。”王處回於是和趙季良擁立孟昶，然後纔發喪。孟昶登位，沒有改年號，仍稱明德，到明德五年纔改年號為廣政。

明德三年三月，熒惑星遮掩積尸星，孟昶認爲積尸星指示蜀的分野，因此很害怕，想求福消災，就這事徵詢司天少監胡馥的意見，胡馥說：“按查十二星紀的位次，從井宿五度到柳宿八度，是鶉首星紀的位次，鶉首，指示秦地的分野，雖然屬於秦地，但不過是最南面的外圍罷了。前代熒惑星入鬼宿，報應在秦中。晉威和九年三月，熒惑星遮掩積尸星，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被殺。義熙十四年，熒惑星遮掩鬼宿，第二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被殺。但蜀中都無事。”於是纔作罷。

孟昶喜好打球跑馬，又好方士、房中之術，挑選很多良家女子充實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屢次切諫，孟昶徹底醒悟，當天就放出宮女，賜給韓保貞百萬黃金。有個上書的人，說應當選擇清高廉正的士人做御史臺官，孟昶嘆息說：“為什麼不選他那樣的人加以任用?”手下的人請求用這話責問上書的人，孟昶說：“我見唐太宗剛登位時，獄官孫伏伽上書論事，都受到賞賀採納，怎麼勸我拒絕意見呢!”

但孟昶年輕，不能親自管理政事，因為將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舊人，孟知祥寛厚，常常優容放縱他們，到事奉孟昶時，就更加疏橫放肆，常常違反法度，一意增廣宅第，侵奪良田，挖掘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其厲害。孟昶即位纔幾個月，就抓來李仁罕殺掉，並把他家滅族。這時，李肇從鎮任上前來朝拜，拄着手杖進見，稱病不下拜。當聽說李仁罕被殺時，趕忙放下手杖下拜。

廣政九年，趙季良死，張業更加專權。張業，是李仁罕的外甥。李仁罕被殺時，張業正掌管禁兵，孟昶怕他造反，於是任他為宰相，張業兼判度支，戶於設置刑獄，專門用殘酷的刑法
攘蜀人，蜀人大怒。十一年，裨與匡
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
回、趙廷諭相次自殺，由是故將舊臣
d 死。裨始親政事，於朝堂置繡以通
下情。

是時，契丹滅後，漢高祖起於太原，
中原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
秦、成、階三州附蜀，裨因遣孫漢
超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
將趙思绾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
皆送款于裨。裨遣張虔釗出大散關，
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
思绾。裨相昭裔切諫，以為不可，
然裨志欲窺關中甚切，乃遣安思謙益
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绾、景崇，虔釗
等皆被闕，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
卒以威彊。裨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
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
報其封，裨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
侍側，因並擒藻斬之。

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
舉。

十三年，裨加號寧文英武仁聖明
孝皇帝。封子玄喆為秦王，判六軍事；
次子玄珏為豳王；弟仁毅為雍王，仁謙
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豳王。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
州。裨以韓繼勳為雄武軍節度，聞周
師來伐，嘆日：“韓勳豈足以當周兵
邪！”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
為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
兵至，遽遣還奏事。裨問之，季札惶
懼不能達一言，裨怒殺之，乃遣高彦
倩、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高倩大
敗，走雲陽，於是秦、成、階、鳳復
入于周。裨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
東漢，以張形勢。

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
裨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
搜括蜀人，蜀人十分怨恨。十一年，裨和匡聖
指揮使安思謙合謀，將張業抓來殺掉。王處
回、趙廷諭相繼辭職，從此老將舊臣差不多都不在朝
了。裨遂開始親理政事，在朝堂上設置舉報箱
以便瞭解下情。

這時，契丹滅後，漢高祖起於太原，
中原多變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
州歸附後蜀，裨因而派孫漢超攻克鳳州，於是
全部佔據王衍的舊地。漢將趙思绾據永興、
王景崇據鳳翔府反叛，都與蜀殷勤應酬。裨術
派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
谷，按應趙思绾。裨的宰相韋昭裔深切諫阻，
認為不行，但裨決意要謀取關中，於是派安思
謙增兵東去。不久後漢誅殺趙思绾、王景崇，張
虔釗等人都被罷兵回，而安思謙因無戰功感到恥
辱，殺死很多士兵以壓服衆人。裨與翰林使王
藻謀殺掉安思謙，而邊吏有緊急奏章，王藻不
及時上報，就擅自拆封，裨對此大怒。裨殺
安思謙時，王藻正在旁邊侍立，因而把王藻一
捲柵殺掉了。

十二年，設置吏部三銓，禮部舉行貢舉。

十三年，裨加封號為睿文英武仁聖明孝
皇帝。封兒子玄喆為秦王，判六軍事；
次子玄珏為豳王；弟仁毅為雍王，仁謙
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豳王。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從秦州開始進攻。裨
術任韓繼勳為雄武軍節度使，獲知後周軍前來討
伐，嘆息說：“韓繼勳哪能抵擋周兵呢！”客省使
趙季札請求前去，於是任趙季札為秦州監軍使。　
趙季札到達德陽，獲知後周兵到了，就急忙馳馬
回來奏報。裨詢問他，趙季札惶恐不安說不出
一句話，裨發怒殺了他，於是派高彦倩、李廷
珪出堂倉抗拒後周軍。高彦倩大敗，逃跑到青
泥，於是秦、成、階、鳳四州也落到後周手中。　
裨害怕，分派使者出訪南唐、東漢，以張聲
勢。

二十年，周世宗把抓獲的後蜀軍俘虜送還，
裨也把抓獲的後周將胡立送到京師，因而致信
于世宗，世宗怒叱無臣禮，不答。

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謨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倳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寔，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偽無贈典，昶問李冕，冕曰：“昔唐德宗皇子葬，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寔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

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為皇太子。昶幸晉、漢之際，中原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鬻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行宮張遇以蠟丸書問行東漢，約出兵以援中國，遇為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又、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

昶遣王昭遠、趙彦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遠為童子。智遠善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遠入，知遠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為撫憲使。崔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崔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為通奏使知崔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咨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為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鎭之，昭遠手執鋭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李昊：“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萬守劍門。玄
劉光又攻夔州，守將高彥儒戰敗，閉城拒守。判官員濟勸他逃跑，高彥儒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背北，難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儒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顯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敵之。昶嘆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難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乃命李 mensajes 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炅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炅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率，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

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封楚王。其母李氏，為人明辨，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當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乃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懶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釗尚在。太祖大喜曰：“侯平劉釗，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酌地祝曰：“汝不能死壯烈，荷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
世家第五

南漢世家

劉隱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南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流、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

隱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為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覃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知軍政。隱卒，軍中推隱為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

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舊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曜、劉濤，李衡、周傑、楊洞津、趙光裔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

劉隱，祖父劉安仁，是上蔡人，後來遷到閩中，在南海做生意，於是在那裏安家。父親劉謙，任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離開廣州到湖、湘間掠奪，廣州表謙為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防禦梧、桂以西。一年多，有兵一萬人，戰船一百多艘。劉謙有三個兒子，叫劉隱、劉台、劉巖。

劉隱死後，廣州表奏劉隱代劉謙任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李知柔代任將帥，到達湖南，廣州將領盧琚、覃玘作亂，李知柔不敢前進。劉隱率封州兵攻殺盧琚、覃玘，迎接李知柔，李知柔徵召劉隱為行軍司馬。後來徐彥若接代李知柔，表奏劉隱為節度副使，把軍政委托給他。徐彥若死，軍中推舉劉隱為留後。天祐二年，拜劉隱為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為南平王。

劉隱父子從封州起家，遭逢世亂多變故，多次在嶺南建功，於是佔據南海。劉隱又喜好賢士。這時，天下已亂，中原的士人因爲嶺外最遠，是能夠躲避戰亂的地方，大多遷移到那裏。唐代的名臣舊死在南方的往往有子孫後代，或者當時在那裏做官遭遇世亂不能回去的人，都客居嶺南。王定保、倪曜、劉濤，李衡、周傑、楊洞津、趙光裔之流，劉隱都招納他們以禮相待，
官，署唐太學博士，漢帝望之子，以避亂往；衛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處遭任。皆居聲名矢，侍以賓客。僕
善星曆，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隕
數間以災變，僕恥以星術事人，常稱
無知，僕亦客之。永清初為邑管巡
官，秩滿客南海，隕常師事之，後以
為節度副使，及僕懸號，僕是薄吉在
法。為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
人焉。

乾化元年，進封隴南海王。是歲
卒，年三十八。弟奐立。

劉奐

奐，初名巖，漢承世子也。其母段
氏生奐於外舍，隸妻韋氏素妒，聞之
怒，拔劍而出，命持奐至，將殺之，
及見而悸，劍輒墜地，良久曰：此
非常也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
奐為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
尺，垂手過膝。

隴為行軍司馬，奐亦辟蘇王府詔
議參軍。隴鎮南海，奐為副使。隴
卒，奐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節度
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
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隴官爵授
奐，襲封南海王。

唐末，南海最後亂，僕宗以後，
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
除隴而已，自隴始亦自立。是時，
交州魚鼓、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
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
據虔州以攻嶺北，其弟光緯據潮州，
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鶴、新
州刺史劉洪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
制。隴攻韶州，奐曰：“韶州所恃者
光稠，擊之，虞人必應，應則首尾受
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隴不

王定保是客管巡官，倪曙是唐太學博士，劉清是
劉崇望的兒子，因躲避戰亂前往；李衡是李德裕
的孫子，任唐的右補闕，因奉命出使前往。都被
徵辟安置在幕府，作爲賓客對待。周傑擅長星相
律法，是唐的司農少卿，因避亂前往，奐屢次
向他詢問災變之狀，周傑恥於用星術事奉人，常
常稱病不起，隴也把他當成賓客。楊洞穀最初
任邕管巡官，任滿後客居南海，隴屢常把他當師
長事奉，後來任命他爲節度副使，到隴屢越稱
帝，為他陳述吉凶禮法。他建立國家制度的法
度，略有次序，都是任用這幾個人。

乾化元年，進封隴為南海王。這年逝世，
時年三十八歲。弟弟奐襲位。

劉奐，原名劉巖，是劉謙妾生的兒子。他的
母親段氏在外舍生下奐，劉謙的妻子韋氏歷來
妒忌，聰慧而發怒，拔劍而出，命人把奐抱
來，將要殺掉他，到見到奐後心內驚懼，劍就
落在地上，很久纔說：這不是一般的孩兒！”
三天後，最終殺掉段氏，收養奐為自己的兒
子。長大後，擅長射箭射箭，身高七尺，手垂下
來超過膝蓋。

隴任行軍司馬時，奐也被徵辟爲薛王府
詔議参軍。隴為南海節度使，奐任副使。隴
死，奐代立。乾化二年，授任清海節度使、
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
帝登位，把隴的官爵全部授予奐，襲封爲南
海王。

唐末，南海最後亂，唐僕宗以後，大臣出
任節鎮使，天下都亂了，無處可去，只有任官到
南海罷了，從隴開始也自立了。這時，交州
魚鼓、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
分別占據各管轄地域；盧光稠占據虔州攻打嶺
北，他的弟弟盧光緯占據潮州，兒子盧延昌占據
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鶴、新州刺史劉洪和江東七
十多個寨子，都不能控制。隴進攻韶州，奐說：
“韶州依賴的是盧光稠，攻打韶州，虔州人
必定接應，他來接應，我們就首尾受敵，這樣不
宜直攻而可以設計攻取。”隴不聽，果然戰敗
聰明，果敗而歸，因盡以兵士付葬。諸侯皆聞諸事，遂殺昌都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敗都氏，取漢、詔。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土政；

聰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聰，聰自梁初受封爵，襄正朔而已。”

貞明年，聰即皇帝位，中國大越，改元日乾章。追尊文安建皇帝，諡聖武皇帝，諡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為兵部侍郎，李衡為禮部侍郎，喻工部侍郎，趙光胤為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

議事傷本國，朝常快意思歸。聰乃聽光胤手書，遣使問道至洛陽，召其二子

探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為盡心焉。

聰性聰儒而苛俗，為刀鋸、支解、剝剝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

喜，不覺顛倒，垂涎唾沫，時為食人。又好奢侈，悉棄南海珍寶，

以為玉堂珠殿。

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内，改

國號漢。聰初欲僭號，愕王定保不

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

己，使倪頼勞之，告以建國。定保

曰：“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

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 聰

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知此，

宜其朕也!”

三年，冊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

馬氏，楚王殷女也。

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

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常。

七年，唐莊宗入汴，聰懼，遣官

苑使何詞入詣中國虞書，稱大漢國主

致書大唐皇帝。詔還，言事必亂，不

足憂，聰大喜。又性好粗大，嶺北商

而回，於是把行軍作戰的事全部交付給聰。聰

定各寨，於是殺掉昌都等人，換置刺史，

及後出兵打敗都氏，奪取漢、詔二州。又在西面

和馬殷爭奪容、桂，馬殷奪取桂管，俘虜唐土

政；聰與馬殷奪容管，驅逐巨昭，又奪取邕管。

聰，聰自從梁初受封爵以後，不曉使用梁的

紀年而已。

貞明年，聰即皇帝位，中國大越，改年

號為乾章。追尊文安建皇帝，諡聖武皇

帝，聰為襄皇帝，建立三廟。設置百官，任楊

洞為兵部侍郎，李衡為禮部侍郎，倪頼為工部

侍郎，趙光胤為兵部尚書，都任平章事。趙光胤

自以爲是唐的上等大族，以事奉僞國爲恥辱，常

常怏怏不樂想回去。聰於是模仿趙光胤的筆

述，派使臣從小路到洛陽，召他的兩個兒子趙

損、趙益和家屬全部來到。趙光胤非常驚喜，在

那裏爲他盡心盡力了。

聰聰聰明穎悟而又苛刻殘酷，設置刀鋸、肢

解、剝剝骨等刑罰，每每見到殺人，就喜不自

勝，口類自然顫動，流下唾沫，張口吸氣，人們

以爲他真是蛟蜃。又喜好奢侈，盡力搜集南海珍

寶，建成玉堂珠殿。

二年，在南郊祭天，境內實行大赦，改國號

爲漢。聰當初想僭號時，怕王定保不從，

派王定保出使荆南，到他返回時，怕他非難自

己，派倪頼去慰勞他，告訴他建國了。王定保

說：“建國應有建國的制度，我進南門時，清海

軍的門額還在，四方人士不取笑我們嗎！” 聰

笑着說：“我防備王定保很久了，却没有想到這

個，該他諷消我啊！”

三年，冊封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是

楚王殷的女兒。

四年春，設置選部，實行科舉考試，放進

士、明經科十多人及第，仿照唐制舊例，每年如

此。

七年，唐莊宗進入汴州，聰懼，派官苑

使何詞前去打聽中原虛實，稱大漢國主

致書大唐皇帝。詔還，言事必亂，不

足憂，聰大喜。又性好粗大，嶺北商
六十五 世家第五 南海世家 劉磐

六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
七奇賦》以美之。劉磐初名磐，又更曰
磐。

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
曰白龍，又更名磐，以應龍見之祥。
有胡僧言：‘調書：‘滅劉氏者磐
也。’’磐乃采《周易》‘飛龍在天’之
義為‘磐’字，音‘鸞’，以名焉。

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
兵敗於賀江，磐懼，以《周易》筮
之，遇《大有》卦，遂攻南郡，改元曰
大有。遂將蘇章等神風軍三千馀封
州，蓄以兩鐵索沉賀江中，為巨輪於
岸上，箇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破
敗而奔，楚人逐之，磐舉巨輪挽索鎖
楚舟，以強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三年，遣將李守豫、梁克貞攻交
趾，擒曲承美等。承美至南海，磐登
義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
為僞廷，今反面缚，何也？’承美頓
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顰子也。克
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

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
史李進，進遁歸。磐遣承旨程寶攻廷
藝，寶戰死。

五年，封子耀樞邕靈王，龜樞康
王，洪楚康王，洪熙晋王，洪昌越
王，洪貞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
王，洪樞萬王，洪果循王，洪暎息
劉磐常常召見他們，讓他們登上宮殿，顯示珍珠
寶玉的富有。自稱家原在關中威陽，以稱王龜
铩之地為恥辱，稱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這
年，雲南驛信鄭旻派使臣來送紅織白馬求婚，使
臣自稱是皇親母弟，清容布韋兼理，賜金錦袍虎
綸紋鎮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戶，持節
鄭昭淳。鄭昭淳好學善長文辭，劉磐和他遊宴賦
詩，劉磐和群臣都趨不上他，於是把劉磐的女兒
增城縣主嫁給了鄭旻。

八年，修建南宮。王定保進獻《南宮七奇
賦》來贊美它。劉磐原名劉磐，又改名號劉陸。

九年，白龍出現在南宮三清殿，改元號為白
龍，又改名叫劉磐，以應白龍出現的吉兆。有個
胡僧說：‘調書說：‘消滅劉氏的是磐。’’劉磐於
是用《周易》‘飛龍在天’的意思造‘磐’字，讀
音作‘鸞’，用來取名。

四年，楚人用水軍進攻封州，封州兵在賀江
被敗打，劉磐害怕，用《周易》卜，碰上《大
有》卦，於是在境內大赦，改元號為大有。派將
領蘇章率神風軍三千人援救封州，蘇章把兩條鐵
索沉到賀江中，在岸上造巨輪，修築大堤遮蔽巨
輪，用小船運戰，假裝失敗而逃，楚人追擊他
們，蘇章搖動巨輪挽起鐵索攔住楚人戰船，用強
弓在兩岸夾江射擊他們，把楚人全部射死。

三年，派將李守豫、梁克貞攻打交趾，擒
獲曲承美等人。承美至南海，磐登
義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
為僞廷，今反面缚，何也？’承美頓
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顰子也。克
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

四年，愛州楊廷藝反，攻打交州刺史李
進，李進逃回。劉磐派承旨程寶攻打楊廷藝，程
寶戰死。

五年，封兒子耀樞邕靈王，龜樞康
王，洪楚康王，洪熙晉王，洪昌越
王，洪貞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
王，洪樞萬王，洪果循王，洪暎息
王，洪邈高王，洪简同王，洪建益王，洪濒邦王，洪道尊王，洪昭宣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

九年，遣將軍孫德從攻象州，不克。

十年，交州王將攻公公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公來求乞師。遂封洪操為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洪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公，逆戰海濱，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艦船皆覆，洪操戰死，殺餘衆而還。

十五年，龐卒，年五十四，諡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紇立。

劉玢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玢子耀樓、龐圖皆早死，玢次當立。玢病臥病中，召右僕射王廓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養子非難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歎欷。幡為玢謀，出洪度以爲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既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玢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争之，福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

玢立，果不能任事。玢在殞，召伶人作樂，飲酒官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幙與倡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通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鎭遠館，裨將聶景忻、陳道座力戰，斬二王及眾而還。玢莫能

王，劉洪邈爲高王，劉洪簡爲同王，劉洪建爲益王，劉洪濟爲辨王，劉洪道爲貴王，劉洪昭爲宣王，劉洪政爲通王，劉洪益爲定王。

九年，派將軍孫德從攻打象州，沒有攻克。

十年，交州王將攻公公殺楊廷藝自立，楊廷藝原來的大將吳權攻打交州，公公前來求援。劉玢封劉洪操爲交王，出兵白藤攻進吳權軍隊。劉玢率兵駐扎海門，吳權已殺掉公公，迎戰於海口，張中賑上鐵樁，吳權的軍隊乘潮張進兵，洪操追擊他們，潮退後戰船返回，碰上鐵樁的船都翻了，劉洪操戰死，劉玢收集殘兵而回。

十五年，劉玢死，年五十四，諡號稱天皇大帝，廟號爲高祖，陵墓爲康陵。子劉玢繼位。
省，嶺東皆亂。

洪熙日益進擊破豪強為患。仍
亦傾瀦諸弟圖己，敎官守官門，入
者皆匿。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
道儀養勇士劉思潮、譚令權、林少
彥、少良、何昌延等，習為角抵以獻
珍。珍宴長春宮以聞之，珍醉起，道
儀與思潮等隨至殿門拉殺之，盡殺其
左右。珍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
殤。弟晟立。

劉晟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紹
珍，遂自立，改元日應乾，以洪昌為
兵馬元帥，知軍事，洪杲為元帥，劉
思潮等封功臣。晟既殺兄，立不順，
懼眾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眾。巳而
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防
外議。晟大怒，使者夜召洪杲，洪
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詔
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官，
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
害。”涕泣與家人詣別，然後赴召，
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
乾和，群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
道大光孝皇帝。

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
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客之。晟自
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
賢，眾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
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
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鸩殺之。而
諸弟次相次殺之。

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
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儀懼，不自
安，其友鄧仲以荀悅《漢紀》遣之，
道儀莫能曉，仲曰：“憨獠！韓信
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儀悟，
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儀、仲下
了。

劉洪熙已甚一日地進獻樂妓引誘劉珍荒淫放
縱。劉珍也很疑心弟弟們在算計自己，命令官
把守宮門，進來的人都脫光衣服搜身。劉洪熙、
劉洪杲、劉洪昌暗中派陳道儀養武士劉思潮、譚
令權、林少彥、林少良、何昌延等人，練習摔
跤，獻給劉珍。劉珍在長春宮設宴觀看他們摔
跤，劉珍喝醉起身，陳道儀和劉思潮等人隨他到
寢宮門口把他拉死，把他左右的人全部殺掉。劉
珍登位兩年，卒年二十四歲，諡號為殤。弟弟劉
晟登位。

劉晟，原名劉洪熙，封為晉王。殺掉劉珍
後，就自行登位，改年號叫應乾，任命劉洪昌為
兵馬元帥，知軍事，劉洪杲為副元帥，劉思潮等
人封為功臣。劉晟殺死哥哥後，登位不名正言
順，怕衆人不服，於是加重刑罰威脅衆人。不
久劉洪杲多次請求討伐賊賊，暗中勸劉晟殺掉劉
思潮等人以阻止外人的非議。劉晟大怒，派使者
在晚上召劉洪杲。劉洪杲知道不能幸免，於是留
下使者，入內沐浴，到佛像前禱告說：“我劉洪
杲想法錯誤，生在王宮，今天被殺了，後世當生
在百姓家，以免受到殺害。”哭泣著和家人詣
別，然後前去應召，一到就被殺死了。冬天，劉
晟在南郊祭天，改年號為乾和，群臣進上尊號為
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

二年夏天，派洪昌到海曲祭祀襄帝陵，到
昌華宮時，劉晟派盜賊把他刺死。劉晟自從殺死
劉洪杲後，從此和弟弟們產生矛盾，而劉洪昌最
賢明，是劉晟一直想立為太子的人，劉晟尤其忌
恨他，因此先遭杀害。鎮王劉洪澤居邕州，有
政績，這年鳳凰出現在邕州，劉晟發怒，派人用
毒酒殺死他。弟弟們都相繼被殺。

三年，殺死他的弟弟劉洪雅，又殺掉劉思潮
等五人。劉思潮等人被殺後，陳道儀害怕，感到
不安全，他的朋友鄧仲拿荀悅的《漢紀》送給
他，陳道儀不明白他的用意，鄧仲勸他說：“蠢
蠻子！韓信被殺而彭越被剁成肉醬，都寫在這本
書中！”陳道儀醒悟，更加害怕。劉晟聽說後大
獄，皆殺之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駁為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

五年，昌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曜、洪昭，同日皆見殺。

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齋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奏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濬新立，希聰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擊大敗於城下，覆軍於上，以土傳之，楚兵追城，悉陷陷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巂、巂、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

九年，又遣內侍潘崇微攻郴州，李景兵也在，與崇微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景益得志，遣巨象指揮使劉彦鳳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以降官遊獵，故時劉氏有南官、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潔、大薇諸官，凡數百，不可悉紀。官者林延遇，官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不復北省。常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訃刑，因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景嘆息而已。

十年，湖南王進達以兵五萬率眾渡江攻郴州，潘崇微敗進達於嶼石，斬首萬餘級。

十一年，景病甚，封其子繼興為衡王，繼興為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

十二年，景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請臣，求鉞鎚。昌濬者，權子也。權自登時據交州，遣洪撫攻怒，把陳道休、鄭仲投進獄中，都殺於市，把他們滅族。任命右僕射王駁為英州刺史，派人在路上殺掉他。

五年，劉晟的弟弟劉洪弼、劉洪道、劉洪益、劉洪濟、劉洪簡、劉洪建、劉洪曜、劉洪昭，同一天被殺。

六年，派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齋楚國求婚，楚不答應。鍾允章返回，劉晟說：“馬公還能經略南方土地嗎？”這時，馬希濬剛即位，馬希聰在武陵起兵，湖南大亂，鍾允章詳細陳述可以攻楚的情況。劉晟於是派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攻打賀州，攻克後，楚人前來救援，吳珣在城下挖大陷阱，在上面蓋上竹席，用泥土遮住，楚兵到了城下，都落在陷阱中，死了幾千人，楚人都逃跑了。吳珣等人進攻桂州和連、宜、巂、巂、蒙五州，都攻克了。劫掠全州而回。

九年，又派內侍潘崇微攻打郴州，李景的軍隊也在那裏，和潘崇微相遇交戰，在宜章大敗李景的軍隊，於是攻取郴州。劉晟更加得意，派巨艦指揮使彥惠率兵入海，搶劫商人的金銀寶箱修建宮殿獵物，因此當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潔、太微等行宮，共幾百座，不能一一列出。宮官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不復北省。常夜飲大醉，把瓜放在樂師尚玉樓的脖子上，拔劍斬瓜試劍，因而一并把他的頭砍下。第二天酒醒後，又召尚玉樓侍奉飲酒，手下人告訴他已經被他殺了，劉晟不過嘆息一聲罷了。

十年，湖南王進達出兵五萬率眾渡江攻郴州，潘崇微在嶼石大敗王進達，殺一萬多人。

十一年，劉晟病重，封他的兒子劉繼興為衡王，劉繼興為桂王，劉慶興為荆王，劉保興為祥王，劉崇興為梅王。

十二年，劉晟親自耕田行藉田禮儀。交州吳昌濬派使臣前來稱臣，請求賜予鉞鎚。吳昌濬，是吳權的兒子。吳權自從劉瞞時佔據交州，
之，洪撃而死，遂棄不復攻。策死，子昌先立，昌死卒，弟昌篡立，始稱
臣於呂。呂遂益中李固以繙節招
之，繙至白州，遂使人止呂曰：“海
渡為亂，道路不通。”呂不果行。呂
殺其弟洪越。

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軍
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至江
北，呂始惶恐，遣使修好於京師，為
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呂憂形於
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
間，出書占之，嘆曰：“吾當之矣!”
因為長夜之飲。

十六年，卜葬於雍州，運陵為
陵，軍親臨之。是秋卒，年三十九，
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
宗，陵曰昭陵。子遜立。

蜀

劉錦

錦，初名繼興，封衛王。遜卒，
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屬性剛急，
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親伶宦官、宦
婢延遇、瓊仙等。至錦尤惡，以謂群
臣皆自有家室，顧身顧，不能盡忠，
惟官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
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
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錦
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亂後官，不復出
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女，自言玉
皇降胡女身。錦於內殿設帳幄，陳寶
匣，胡子冠服遊冠，衣紫霞裙，坐帳
中宜符勞。呼錦為大子皇帝，國事皆
決於胡女，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
之。胡子乃為錦言：“澄樞等皆上天
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
丞鍾允營參政事，深嫉之，數誣詐宦
官，宦官皆畏之。

二年，錦祀天南郊，前三年，允
營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
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
劉錦派洪撃攻打他，洪撃戰死，於是放棄此地不
再進攻。呂拔走後，兒子呂昌先繼位，呂昌先死
後，弟弟呂昌篡位，同向劉晟稱臣。劉晟派給
事中李固以繙節招他，李固到白州，呂昌篡派人
阻止李固說：“海渡作亂，道路不通。”李固沒有
成行。劉晟殺掉他的弟弟劉洪越。

十三年，又殺掉他的弟弟劉洪政，到這時劉
呂的兒子都被他殺光了！顯德三年，世宗定
長江以北，呂晟感到驚慌恐懼，派使臣到京師
進貢，被楚人所隔，使臣不能前去，劉晟神色憂
慮。又曾自稱懂得星象，末年，月食於牽牛、織
女二星間，拿出卦書來占卜，嘆息說：“正應在
我身上!” 於是整夜飲酒。

十六年，在城北選擇墓地，運陵修墓，劉晟
親自去視察。這年秋死去，享年三十九歲，諡號
為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墓為昭陵。
兒子劉錦登位。

劉錦，原名劉繼興，封為衛王。劉晟逝世，
他作爲長子登位，改年號為大寶。劉錦性格剛愎
猜忌，不能信任臣下，而只信任他寵幸的宦官、
宮婢延遇、盧瓊仙等人。到劉錦就更加愚昧，認
為群臣都各有家室，顧惜子孫，不能竭盡忠心，
只於宦官親近可以任用，於是把政事交托給宦官
龔澄樞、陳延壽等人，以至於有想任用的臣子，
都閹割後纔任用。龔澄樞等人專權後，劉錦於是
和宮婢波斯女在後宮淫樂嬉戲，不再來管理
政事。陳延壽又引來女巫樊胡女，自稱玉皇降臨
樊胡女身上。劉錦在內殿設置帳幄，陳上寶物，
樊胡女頭戴着遊遊冠，穿著紫霞裙，坐在帳幕中
宣揚禎福，稱劉錦為太子皇帝，國事都決於樊
胡女，盧瓊仙、龔澄樞等人爭相依附她。樊胡女
於是對劉錦說：“龔澄樞等人都是上天派來輔助
t太子皇帝的，有罪不能責問。”尚書左丞鍾允營
參預政事，深深痛恨他們，多次請求誅殺宦官，
宦官都對他側目仇恨。

二年，劉錦在南郊祭天，前三年，鍾允營和
禮官登上祭壇，四周環視指揮安排，宦官許彥真
望見他們說：“這是在謀反啊!” 於是拔出劍登
四年，芝菌生宫中，野獸觸寝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符瑞獻群臣入賀。

五年，錦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內太師，居中專政。許效真既殺鍾允章，惡聲震樞筦者居己上，謀殺之。樞筦使人告許效真叛，族誅之。

七年，王師南伐，攻克郴州，眾所遺將暨顏蒼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姬始思廷瑀言，遣廷瑀以舟兵出洗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瑀執士卒，修戰備，懼人倚以爲良將。有諫者言無名書言廷瑀叛，罷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上祭壇，鍾允章迎面呵叱他，許效真駭馬跑掉，訣告鍾允章反叛。劉錦把鍾允章投進獄中，派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許效真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讐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許效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錦，并捕二子緝獄，遂族誅之。陳廷彝謂錦曰：“先帝所以得修陛下者，由盡殺群臣也。”鍾錦稍誅諸王，錦以過無，殺其弟桂王嶽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錦將邵廷瑀言於錦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至，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乱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鍾錦修兵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樞筦然莫以為慮，恐廷瑀言直，深恨之。
訴廷瑕無反狀，不能救，為立祠於漢口。

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青與州刺史姜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驪州丁緝舉兵擊破之，鎭授懷交州節度。

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令李煜喻鎭使稱臣，鎭怒，囚鎭使者鬱懷儀。

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鎭遣張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時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昭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鎭喜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鎭派潘崇徹先降。師次樑頭，鎭遣使諸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遜，鎭遣其右僕射趙澄奉表降。遂行，鎭惶迫，復令僕兵拒命。美等遣師，鎭遣其弟祥王保率文武詔安軍，不納。張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我國富貨貴，焚為火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鎭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懷樞匿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鎭遣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鎭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口見使臣，申訴邵廷琄沒有反叛情狀，但沒能救下他，為他在漢口修建祠廟。

九年，交州吳昌文逝世，他的副手呂處青和州刺史姜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驪州丁緝出兵攻破他們，鍾授懷交州節度使。

十三年，宋詔令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兵，軍隊在白霞駐紮。鎭派張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作爲防備。這年秋，潘美平定賀州，十月平定昭州，又平定桂州，十一月平定連州。鎭高興地說：“昭、桂、連、賀，原屬湖南，現在北方軍隊奪取它們，已夠了，不會再南征了。”他就是如此愚蠢！十二月宋軍平定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定英、雄二州，鎭派的將領潘崇徹首先投降。軍隊駐紮於龍頭，鎭派使臣求和，請求緩兵。二月，軍隊渡過馬遜，鎭派他的右僕射趙澄奉表請求投降。趙澄出發後，鎭惶惶不安，又下令調集軍隊抗拒大軍。潘美等人進軍，鎭派他的弟弟祥王孟保率文武官吏到潘美軍中投降，不被接受。張澄樞、李托等人商議說：“北方軍隊來前，只是貪圖我國的財寶罷了，如果我們將它燒成空城，不能駐軍，他們自然會回去。”於是焚毀他們所有的倉庫、宮殿。鎭於率領十多艘海船，載上全部珍寶、嬪妃，準備入海，宦官懷樞匿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鎭遣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鎭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
新五代史卷六十六

世家第六

楚世家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孟昱、劉建封將兵萬人屬其弟秦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僕將。宗權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乘方急攻宗權，宗權執創將，僕不欲還，宗衆欲趣之，僕怒，殺宗權，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僕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封掠食旁縣。僕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

封為僕，僕為先鋒，轉建封軍，略處、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湘南，次興陵。潭州刺史鄭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封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勳。建封取錦鍾甲於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僕兵戍還，開門內之，遂殺處訥，建封自稱留後。僕宗授建封湖南節度使，僕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勳求為邵州刺史，建封不許，蔣勳率兵攻湘州，建封遣僕擊敗於邵州。

建封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歡呼。軍卒陳薦妻有色，建封私之，薦怒，以鐵槌擊殺建封。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僕，佶將入府，乘馬輦駙馬，傷僕臂。佶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

馬殷字霸圖，是許州鄢陵人。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孟昱、劉建封率兵一萬人歸屬他的弟弟秦宗衡，攻取淮南，馬殷最初任孟昱的偏將。秦宗權等人在揚州攻打楊行密，未能攻克，又軍正猛攻秦宗權，秦宗權多次召孟昱等人，孟昱不想回來，秦宗權多次催促他，孟昱發怒，殺掉秦宗權，親自率兵攻取高郵，於是驅逐楊行密。楊行密據宣州，孫儒率兵包圍他，很久没能攻克，派馬殷和劉建封掠奪附近縣的糧食。孫儒戰敗而死，馬殷等人無處可去，於是推舉劉建

封為僕帥，僕為先鋒，轉建封軍，略處、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湘南，次興陵。潭州刺史鄭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劉建封等人到關，使守將蔣勳投降。劉

建封取來蔣勳的盔甲給先鋒兵穿上，打着他的旗幟，直奔潭州，到達東門，把守東門的人認爲是

關兵戍衛回來，打開城門讓他們進去，於是殺掉

鄭處訥，劉建封自稱留後。唐僖宗命劉建封為湖

南節度使、僕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勳請求任

邵州刺史，劉建封不同意，蔣勳率兵攻打湘州，

劉建封派馬殷到邵州攻打蔣勳。

劉建封是個庸人，不能統率部下，常常和部

downloads=595.2x842.2.png
立之。”諸將乃共殺觝，磔其尸，遺姚彥章迎駕於州。既至，信乘肩舆入府，殿拜謁於宣徽，命召殿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

唐尉遲幹為澤州刺史。殿道其將姚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滂攻嶺，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殿遣使聘於士攬，使者至境，可璠等不納。殿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僥士攬，盡取其屬州。殿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殿武安軍節度使。

初，孫儒攻宣州，殿弟虞為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其餘兵為“黑雲都”，以虞為指揮使。殿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諸於家子，虞曰：“殿弟也。”殿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當去乎？”虞不對。他日又問之，虞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孝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殿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嘆曰：“昔吾愛子之義，今吾得子之心矣。然為吾合國之歡，通商習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者！”乃厚禮遣虞歸。殿大喜，表虞節度副使。

行密遣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鄠州，殿遣姚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巳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殿。殿遣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於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於殿以求和，殿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忽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勇，可以共同擁立他。”殿領諸將於一同殺死陳貞，分割他的尸體，派姚彥章去邵州迎接馬殷。馬殷到後，張佶坐轎子進府，馬殷在庭中拜見張佶，張佶召馬殷上廷，於是率領將吏下廷，向北再拜，讓位給他，這時是乾寧三年。

唐封馬殷為澤州刺史。殿派他的將領姚彥暉、李瓊等人攻打連、邵、郴、衡、道、永六州，都攻克了。桂管劉滂治地方，派他的將領陳可璠、王建武等人率兵把守全義嶺。馬殷派使者出使劉滂，使臣到劉滂軍令時，陳可璠不讓進。馬殷發怒，派李瓊等人率兵七千人進攻，擒獲陳可璠等人和他們的士兵兩千多人，把他們全部活埋了，於是包圍桂管，僥劉滂，把他的屬州全部奪取了。殿表奏李瓊為桂管觀察使。四年，任命馬殷為武安軍節度使。

當初，孫儒在宣州被打敗時，馬殷的弟弟馬賓被楊行密抓獲，楊行密收羅孫儒的殘兵組成“黑雲都”，任命馬賓為指揮使。馬賓隨楊行密攻戰，多次立功，為人質樸穩重，不曾自耀功，楊行密喜愛他，問馬賓是哪家的兒子，馬賓說：“是馬殷的弟弟。”楊行密大驚失色說：“你的哥哥顯貴了，我現在送你回去行嗎？”馬賓不回答。另一天又問他，馬賓推辭說：“我是孫儒的敗兵，有幸您不處死我，不為您而死，不足以報答您。湖南是相鄰境界，早晚聽說馬殷的消息就够了，不願意離開您。”楊行密感嘆說：“過去我喜歡你的外貌，現在我懂得你的心了。既然這樣就盡力為我使兩國和好，相互商、接納有無以相互幫助，這也是報答我的方法啊！”於是用厚禮送馬賓回去。馬殷大喜，表奏馬賓為節度副使。

楊行密派將領劉存等人攻打杜洪，包圍鄠州，馬殷派姚彥暉、許德勳率水軍救援，不久杜洪戰敗而死，劉存等人就進攻馬殷。馬殷派姚彥暉在上游抵禦，副將黃璠率領三百艘戰船埋伏在瀏陽口。劉存等人多次作戰不勝，於是致信馬殷求和，馬殷想答應，姚彥暉說：“淮人多詐，準備讓我們鬆懈，不可信任。”便猛攻他們，劉存等人退走，黃璠率兵埋伏在瀏陽口的戰船攔江截擊，大敗劉存，劉存和陳知新戰死，秦彥暉攻取
梁太祖即位，聲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

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遣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吕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緝候、兵書，自言五世節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孫母曹曰：“吾與楚人為敵讎，吾常望其眾。

梁太祖即位，馬殷派使臣進貢，梁太祖封馬殷為侍中兼中書令，封為楚王。

荆南高季昌率兵截斷漢口，攔截馬殷進貢的使臣，馬殷派許德勳攻打他們的沙頭，高季昌求和，纔作罷。楊行密的袁州刺史吕師周前來投奔。師周，勇健豪俠，粗通緝候、兵書，自稱是五代家子，怕不能幸免，常常和酒徒聚眾狂飲，醉了就起身跳舞，慷慨悲歌哭泣起來。楊行密聽說，怕他有二心，派人察他的動靜。師周更加害怕，對他的偏將孫母曹說：“我和楚人是鄰裡的敵手，我常常望見他們營壘上的雲氣很美，不容易打敗。我聽說馬公是仁人，對士人有禮，我想逃命到楚行嗎？”孫母曹說：“你自

梁太祖即位，馬殷派使臣進貢，梁太祖封馬殷為侍中兼中書令，封為楚王。
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貴使史光憲。殷遣袁詵、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

殷初兵力尚寡，與揚行密、成汭、劉龔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齋。鬱日：“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揚行密，孫儒之仇，雖有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歡心。然尊王仗義，霸者之事，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誘諸敵，然後退保長安，蓄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黃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職務以貿茶，其利十倍。鬱又諷殷鑄鉄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力大完，數遷封爵。

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賓為靜江軍節度使，子希振為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内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鎔為司徒，崔顥為司空，拓跋常為樞密，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諡其曾祖稱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肅，立三廟於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殷馬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諡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馬希聲

馬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内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齋素敬殷以計利而楚以強，患之，當使謀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謀者詐希聲日：“季昌聞楚用高齋，大喜，以為亡馬氏者賀第二年的正月節，荆南高季昌抓獲他的進貢使臣史光憲。馬殷派袁詵、王環等人攻打他，到達城下，高季昌求和，纔作罷。

馬殷當初兵力還少，和揚行密、成汭、劉龔等相對峙，馬殷對此擔心，向他的將領高齋詢問計策，高齋說：“成汭地狹兵少，不值得我們擔心，而劉龔的目標在五管而已，揚行密是孫儒的仇敵，即使用萬金金財交給他，也不能得到他的歡心。但尊王仗義，是稱霸的人的事業，如今應當在內尊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在外向鄰敵誇耀，然後退而治軍務農，養精蓄銳等待時機而已。”於是殷殷纔向京師進貢，但每年進貢的不過是產的茶葉而已。於是從京師到襄、唐、郢、復等州設置茶務官，獲利十倍。高齋又勸殷鑄造鉄錢，以十當一個銅錢。又命令百姓自己製茶販給商人旅客，而徴收稅利，每年收入數以萬計。從此土地廣大，國力完備，多次要求封爵。

天成二年，請求建立行臺。唐明宗封殷殷為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的禮儀，請求按照封三公的禮儀用竹冊，於是派尚書右丞李序持符節用竹冊封他。殷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立國承制，自置官屬，任命他的弟弟馬賓為靜江軍節度使，兒子馬希振為武順軍節度使，次子馬希聲判内外諸軍事，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鎔為司徒，崔顥為司空，拓跋常為樞密，馬珙為尚書，文武皆進位。贈其曾祖父馬筠謚號文肅、祖父馬正謚號莊穆、父親馬元豐謚號景肅，在長沙修建三廟。長興元年，殷殷逝世，時年七十九歲，下詔說“殷殷官位爵位都很高，沒有可以追贈的，謚號武穆”罷了。兒子馬希聲繼位。

馬希聲字若訥，是馬殷的次子。馬殷建國，任命馬希聲判内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聽說馬殷的將領高齋稱為殷楚因此強大，擔心高齋，曾派人向馬殷挑撥離間，馬殷不聽從。馬希聲專權，挑撥的人對馬希聲說：“高季昌聽到楚重用高齋，十分高興，認為使馬氏滅亡的必
必欲也。”希聲素懼，為之然，遽奪
陳兵職，發怒曰：“吾事君王久矣，
亟棄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
人矣!”希聲聞之，由廷令殺髪。髪
老不復省事，莫知髪死，是日大霧四
塞，髪驚之，語左右曰：“吾當從孫
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髪不
殺有冤死乎?”明日，巨以狀白，髪
拊膺大哭曰：“吾荒不顧，而殺吾
弟耶!”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矣!”
明年髪薨。

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
使。希聲老聞梁大祖好食鷄，慕之，
乃日烹五十鷄以供膳。髪薨，希
聲不哭泣，領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
部侍郎潘起勸之曰：“昔阮籍居喪而
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
希聲卒，追封衛陽王。弟希範立。

馬希範

馬希範字寶規，髪第四子也。髪子
十餘人，嫡子馬振長而賢，其次希
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
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馬振棄官為
道士，居永嘉。希聲卒，而馬振以次
立，襲髪官爵，封楚王。開泰二年，
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髪夭
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髪故事。

髪範好學，善詩，文士慶光圖、
徐仲雅、李泰、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
髪時學士，髪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
徒，飲博歡歡，獨髪沉厚長者，上書
切諫，光圖等惡之。

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髪
高祖詔髪範出兵。髪範遣張少敵以舟
兵趨漢陽，潘徘五萬斛以領軍，金全
等敗，少敵乃旋。

溪州刺史彭士遷率錨、張諸蠻攻
定是高髪。”馬希聲素來愚蠢，信以爲然，急忙
削奪髪熙的軍職，髪熙言怒説：“我事奉君王很
久了，屢次經營西山，將老死在那裏，犬子逐
漸長大，能對人吼叫了!”馬希聲聽説後，假托
髪熙的命令殺了髪熙。髪熙年老不再理事，不
知道髪熙死了，這天大霧瀰漫四方，馬希感到奇
怪，對手下人説：“我曾跟隨孫儒，孫儒每次殺
害無辜，天必大霧，難道馬步軍獄有冤死的人
嗎?”第二天，官吏把情況告訴他，髪熙拍着胸
口大哭說：“我如此昏老，而殺死我的功臣!”望
着手下人説：“我也不久於人世了!”第二年髪熙
死去。

馬希聲即位，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髪
希聲曾聽說髪太祖好吃鷄，羡慕他，於是每天
烹制五十隻鷄供膳食。在上潢安葬髪熙，髪希
聲不哭泣，每頓吃幾碗鷄肉而起，他的禮部侍郎
潘起勸説他：“過去阮籍守喪吃蒸猪肉，世上難
道缺少賢人嗎!”長興三年，馬希聲死，追封爲
衛陽王。弟弟馬希範繼位。

馬希範字寶規，是髪的第四個兒子。髪的
兒子十幾個，嫡子馬希振年長而賢明，次子馬
希聲和馬希範同天出生，而馬希聲的母親袁夫人
有美色，馬希聲因母親受寵得以即位，而馬希振
棄官爲道士，住在家中。馬希聲死後，馬希範依
次繼位，承襲馬髪的官爵，後唐封爲楚王。清泰
二年，賜給弓箭、冠冕、劍。天福四年，加封馬
希範爲天册上將軍，依照馬髪的舊例開府承君命
處理政務。

馬希範好學，善於寫詩，文士慶光圖、徐仲
雅、李泰、拓拔常等十八人都是過去馬髪時的學
士，馬希範好奢侈，慶光圖等人都是淺薄之徒，
飲酒賭博喧囂，衆有拓拔常是深沉厚道的長者，
上書急切諫阻，慶光圖等人討厭他。

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反叛，晉高祖詔令
馬希範出兵。馬希範派張少敵率水軍奔赴漢陽，
運米五萬斛供給軍隊，李金全等人戰敗，張少敵
纔回師。

溪州刺史彭士遷率錨、張諸蠻部攻
澶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犯之，士愁大敗。勍等攻澶州，士愁走澶州，遣其子歸國大行于勍。浚州西接相州、祁陽，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歸國以為命，命學士李皋充之。於是以，南寧州刺異莫完然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首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張萬濤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

希範作春園、嘉宴堂，設費巨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譏以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誠帥人擁立希範曰：“先帝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人。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並、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福、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欲主土，為兒女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誠貶目視希範曰：“獨子終不可教也!”乃指奏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希範立。

馬希廣　馬希萼

馬希廣字德丕，是馬希範的同母弟弟。馬希範平生好拓拔常言謙，常入謁，希範呼問者指當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再入。”乃謝絕之。及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以希範。希範卒，常以希範以位奉其兄希萼，希萼不從。

馬希萼為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範將劉彥珪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打澶州，馬希範派劉勍、劉全明等人率步兵五千人攻打他們，彭士愁大敗。劉勍等人進攻澶州，彭士愁逃到澶州，派他的兒子彭師禹率其整個家族長向劉勍投降。湧州西邊與牂柯、祁陽接壤，南通桂林、象郡，馬希範於是修建銅柱表譴，命令學士李皋撰寫銘文。到這時，南寧州刺異莫完然率領他本部的十八個州、都雲首長尹懷昌率領他的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張萬濤率領他的夷、播等七州都歸附馬希範。

馬希範修建春園、嘉宴堂，設費巨萬，開始在國中增加賦稅，拓拔常急切譏之。是時，契丹滅，中國大亂，馬希範的牙將丁思誠在宮廷取代馬希範說：“先帝出身於軍伍之中，靠攻打戰勝這個州，倚賴朝廷制服鄰敵，傳國三代，占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人。如今天子被囚辱，中原沒有主人，這個时候確實是稱霸的人立功的時機。如果能舉國出兵，襄赴京師，倡義於天下，這是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業。怎么耗費國家財用而大興土木，求兒子之樂呢?”馬希範不接受，丁思誠瞪大眼睛看着馬希範說：“小子始終不可教啊!”於是卡住喉嚨而死。開運四年，馬希範死，時年四十九歲，諡號為文昭。馬希範繼位。
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宗泣曰：“吾兒也，為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宗於勢石，止之於
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宗忿然而去，乃遣使詔京師求封，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書慰勞謙解
之。希宗怒，送款於李邕，舉兵攻長沙。希宗遣劉彦瑋、許可瓊等築築之。

彦瑋敗希宗於漢州。希宗去，
誘漢洞諸蠻寇益陽。希宗遣崔珙囘以步卒七千屯湘湘玉澤以遙諸蠻。劉
彦瑋以舟兵趨武陵，攻希宗。希宗敗
於湄洲，希宗大懼，遣使請兵於京
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宗舟兵沿江
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
刺史王讌堅城不戰，希宗呼聲曰：“
吾昔約同同行，今何異心乎?”讌
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貴將異
心乎? 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 但
不敢不盡節。”希宗引兵去，下湘湘，
止長沙，屯水西。劉彦瑋、許可瓊屯
水東。

彭師晟登城望西北軍，入白希宗
曰：“武陵兵蕃，難以蠻毆，其勢易
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
千自巳溪渡江趨岳麓，候夜擊之。”
希宗以為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
宗，遂沮其議。明日，師晟詐可瓊計
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
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宗，
請殺之，希宗不聽。希宗攻長樂門，
牙將吳宏、楊瀚戰于門中，希宗少
虜，已而許可瓊奔走希宗，宏、瀚聞
之皆潰。

希宗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
之。希宗見之慟然曰：“此殺夫也，
豈能為恶? 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
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
了，不然應儘早除掉他。”馬希宗哭泣着說：“他
是我的哥哥，哪裏忍心殺他，分國而治就行了。”
於是率兵在勢石迎接馬希萼，在碧湘宮阻止他
們，送重禮讓他們回去。馬希萼氣憤地離去，於
是派使臣到京師請求封爵，請求設置官邸稱藩。
漢隱帝不準許，下詔書慰勞謙解。馬希萼發怒，
送降書給李邕，出兵攻打長沙。馬希宗派劉
彦瑋、許可瓊等人抵抗他。

劉彦瑋在壟射州打敗馬希萼。馬希萼離去，
引誘漢洞各部蠻夷侵犯益陽。馬希宗派崔珙囘率
步兵七千屯駐湘湘玉澤以遙諸蠻。劉
彦瑋率水軍奔赴武陵，進攻馬希萼。劉彦瑋在漢州
被打敗，馬希宗十分恐慌，派使臣到京師求兵，
漢隱帝不能出兵。馬希萼的水軍沿江而上，自稱
“順天將軍”，進攻岳州，刺史王讌堅守州城不
戰，馬希萼呼聲王讌說：“我過去約你同行，現
在為何變心了呢?”王讌說：“君王兄弟相互不
容，反而責備將吏變心乎? 希望君王進入長沙，
不要傷兄弟情誼，我不敢不盡臣節。”馬希萼率
兵離去，攻下湘湘，長沙停留，屯駐於江西
岸，劉彦瑋、許可瓊屯駐於江東岸。

彭師晟登城觀望江西的軍隊，進來告訴馬希
宗說：“武陵的軍隊騷擾，夾雜有蠻夷士兵，看
來容易攻破。請求命令許可瓊等人在山前開關陣
勢，我率步兵三千人從巴溪渡江赴岳麓山，等到
晚上攻打他們。”馬希宗認為行，而許可瓊已暗
中送降書給馬希萼，於是使彭師晟的建議落空。
第二天，彭師晟去許可瓊那裏商計事情，瞪大眼
睛呵叱他說：“我看你臉上有反紋，難道想投奔
賊人嗎!”拂袖而去，急忙告訴馬希宗，請求殺
掉許可瓊，馬希萼不聽。馬希萼進攻長樂門，牙
將吳宏、楊瀚在門中作戰，馬希萼稍受挫敗，不
久許可瓊投奔馬希萼，吳宏、楊瀚獲知後都潰逃
了。

馬希宗帶着妻子兒女藏在慈堂。第二天抓到
他們。馬希萼見了他們悲慟地說：“這是個蠢人，
怎麼能作惡? 不過是受手下人迷惑罷了。”望着
他的部下說：“我想讓他活着，怎麼樣?”他的部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希幹遂臣於李景，景冊封希幹楚王，希幹悉以軍政事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篇文章作亂。希崇遣酒壇陽門，希崇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轡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繚希幹，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暘、廖偃囚希幹於衡山，師暘奉希幹為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逐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順元年也。封希幹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

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幹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幹左衛衛大將軍，希幹右千牛衛大將軍，希幹、希濬、希知、希均皆為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 王進逵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初不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逵少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指揮使。

希幹攻希幹，以進逵為先鋒，陷長沙。長沙是歲論失，希幹使進逵以靜江兵嘗撫之，兵皆愁怨，進逵因反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開，進歸武陵。希幹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奮追之，及于武陵，奮戰大敗而還。進逵乃逐出留後馬光憲，迎於辰州以為帥，進逵自為副。已而希幹將徐威等作亂，縛希幹，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還貧士於金陵，因並召宣。宣不從，遣進逵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

下下事乾祐三年，馬希幹卒，相與立希幹子希遷為楚王。希幹有病，徐威等人放十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馬希幹就向李景稱臣，李景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馬希幹就向李景稱臣，李景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馬希幹就向李景稱臣，李景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馬希幹就向李景稱臣，李景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馬希幹就向李景稱臣，李景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馬希幹就向李景稱臣，李景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馬希幹就向李景稱臣，李景

乾祐三年，馬希幹自立。明後，漢隨帝崩，京師大亂，馬希幹就向李景稱臣，李景
周廣順三年，劉言奉表到京師，請求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己所迎立，不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時，劉晟取楚梧、桂、宜、澧等州，進逵因自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逵為武平軍節度使。

世宗征淮南，授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逵左右欲叔嗣求路，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逵面駡之，叔嗣懾沮，請其下日：“進逵貪暴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逵敗，見殺。

周行逢，周保保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瓚為軍校。進逵攻邊鎮，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襲救。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

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降進逵，周世宗以進逵為南面行營都統。王進逵攻打鄂州，路經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是王進逵舊時同僚，對待王進逵很謹慎。王進逵手下的人向潘叔嗣索求賄賂，潘叔嗣不給，手下人就說潘叔嗣的壞話，王進逵當面責罵潘叔嗣，潘叔嗣羞慚憤恨，對他的部下說：“王進逵貪暴而還，我們都要被殺掉了。”王進逵入鄂州，剛攻克長山，潘叔嗣率兵襲擊武陵。王進逵獲知後，乘輕舟回軍，和潘叔嗣在武陵城外作戰，王進逵戰敗後被殺。

周行逢是武陵人。和王進逵都在靜江軍當兵，事奉馬希萼任軍校。王進逵攻打邊鎮，周行逢單獨攻破益陽，殺李景的士兵兩千多人，擒獲將領李建期。王進逵任武安軍節度使，封周行逢為集州刺史，任王進逵的行軍司馬。王進逵和劉言產生矛盾，周行逢為他出謀策殺掉劉言。王進逵佔據武陵，周行逢佔據潭州。

顯德元年，封周行逢為武清軍節度使，暫代掌管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掉王進逵，有人勸他進入武陵，潘叔嗣說：“我殺掉王進逵，不過為了解救自己而已，武陵於我無好處。”於是他回到岳州，派他的客將李簡率武陵人到潭州迎接周行逢。周行逢進入武陵，有人請求把潭州交給潘叔
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

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縛之。大將十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概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公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眾，安得遂忘損歎問乎！”行逢強送之，以群妾濃脂層巖，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死爾。”行逢為少損。

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閩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

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嗣，周行逢說：“潘叔嗣殺死主帥，論罪應當處死，因爲是他迎立我，不忍心殺他罷了。如果把武安給他，這就是我讓他殺的王公了。”召任潘叔嗣爲行軍司馬。潘叔嗣發怒，稱病不去，周行逢發怒說：“這是又想殺我了！”於是假意把武安交給他，召他到州府接受任命，到後就殺了他。

周行逢過去是武陵農家的兒子，年輕時貧賤，沒有德行，常常激昂慷慨地說大話。到入主武陵後，能夠節儉自勤，而性格勇敢，殺人果斷，手下素來依仗功勞驕橫輕慢的將吏，一概繩之以法。大將十多人都策劃作亂，周行逢召集宴請將領們，飲酒過半，讓壯士擒下他們殺掉，境內的人都畏懼服從他。老百姓有過失無論大小都被處死，夫人嚴氏諫阻說：“人心有善有惡，怎能一概殺掉呢！”周行逢發怒說：“這是家外的事，婦人懂什麼！”嚴氏不高興，騙他說：“我們出賣的佃戶，因爲你顯貴了，多仗勢侵壓百姓，請讓我看看。”嚴氏到後就建房住下準備養老，交租時糾集青壯押送佃戶進城交租。周行逢前往看她，慰勞說：“我顯貴了，夫人何必使自己這樣勞苦呢！”嚴氏說：“你想過你做戶長時的情形了嗎？百姓交租晚了，常常受鞭打之苦，現在你顯貴了，應提前交租以給衆人作表率，怎能就忘了田間百姓呢！”周行逢強迫要她回去，讓衆妾拉着她上轎，嚴氏始終沒有留下的打算，於是說：“你執法太嚴而失去了人心，我之所以不圖留下，是因為一旦災禍發生，田間容易逃命罷了。”周行逢為此稍微減損了刑罰。

建隆三年，周行逢患病，召來他的將吏，把他的兒子周保權托給他們說：“我出身田間做閩兵，當時的十個人，都已被誅殺，只有衡州刺史張文表還活着，但他對沒能擔任行軍司馬常常悶悶不樂。我死後，張文表必定反叛，應當派楊師璠去討伐他。如不能討伐，就守城不要打仗，自動歸附於朝廷。”

周行逢死後，兒子周保權繼位。張文表獲知後，發怒說：“周行逢和我都出身微賤而立下功名，今天怎能向北事奉小孩子呢！”於是舉兵反叛，攻克潭州。周保權向朝廷求兵，同時任命楊
師璠討伐張文表，告訴他先父的話，激動慷慨，流淚哭泣，楊師璠也哭了，回望他的軍隊說：
“你們看見郎君了嗎？未成年就如此賢明！”士兵們振奮了，都願意效力。楊師璠到達平津亭，張
文表出來迎戰，楊師璠大敗張文表。當初，周保
權求兵時，宋太祖皇帝派慕容延釗討伐張文表，
軍隊未到而張文表已被楊師璠抓獲。慕容延釗軍
隊進入朗州，周保權全族到京師朝見，後來的事
記載在本朝國史中。
新五代史卷六十七

世家第七

吴越世家

钱镠

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也。镠幼时与群儿戏木下，镠坐大石指麾群儿为队伍，号令颇有时，群儿皆惮之。及长，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业。

镠性事钱镠起有子数人，与镠饮酒，起常禁其诸子，诸子多窃从之游。镠时有善术者，望见镠而有异气。镠见之于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镠求其人。起有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君密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招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避之，皆不至。术者过起家，镠适从外间至，起见之，起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是真贵人也！”起笑曰：“此是我家钱生尔。”术者召镠至，坐视之，视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镠曰：“子骨法非常，顾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求人，非有所欲也，直欲将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嫌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贫穷。

镠善射与槊，稍通图谶诸书。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
鎮鎭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鍊偽將，擊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鍊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敵，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八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鍊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鍊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鍊曰：“此可一用爾，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曰：“誰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鍊俱至廣陵。久之，鍊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駢還，鍊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及團練縣兵為八都，以鍊為都指揮使，成及為錢江都將。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鍊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鍊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膽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

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韶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孜、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鍊出水，成及夜穿奇兵破壁，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鍊，斬于會稽，族其家。鍊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
光啓三年，封錢鏐為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董昌為越州觀察使。是年，畢師璠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餉官薛朗為帥。浩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具軍禮郊迎，謁寶於樑亭，寶病卒。成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鎔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

昭宗拜鏐為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錢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為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鏐亦取黃、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為節度使，封為臨安昌王；杭州武勝軍，拜鏐為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為攻討，謀多出於成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為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為賓客。

景福二年，拜鏐為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禎王溫、巫蠱蠱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鏐將倪儒謂昌曰："當時謠言有羅平島主越人禎福，民間多圖其形狀，謂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郎监切戒昌以為不可，昌大怒，使人斬郎監，持其首至，罵曰："此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耶！"遂之軍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

光啓三年，拜鏐為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董昌為越州觀察使。這年，畢師璠拘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他的主帥周寶，周寶棄奔到常州，劉浩推舉度支催餉官薛朗為主帥。錢鏐派都將成及、杜稜等人攻打常州，奪得周寶而回，錢鏐備軍禮在郊外迎接，安排周寶在樓亭住下，周寶病死。杜稜等人進攻潤州，驅逐劉浩，抓獲薛朗，挖他的心祭祀周寶。錢鏐然後派他的弟弟錢鏐攻打徐約，徐約敗逃入海，錢鏐追擊殺掉他。

唐昭宗封錢鏐為杭州防禦使。這時，楊行密、孫儒爭奪淮南，和錢鏐在蘇、常二州之間作戰。過了很久，孫儒被楊行密殺掉，楊行密佔據淮南，攻取潤州，錢鏐也攻取蘇、常二州。唐升越州為威勝軍，任命董昌為節度使，封為臨安昌王；升杭州為武勝軍，拜鏐為團練使，任命成及為副使。成及字弘濟，和錢鏐共同攻戰討伐，計謀多出自成及，而錢鏐把女兒嫁給成及的兒子成仁琇。錢鏐於是任命杜稜、阮結、顧全武等人為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為幕僚。

景福二年，封錢鏐為鎮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叛。董昌歷來愚蠢，不能決斷事情，處理百姓案件，擲骰子決勝負，誰勝誰有理。妖人應禎王溫、巫蠱蠱等人，用妖言惑董昌，進獻鳥獸作為吉祥物。牙將倪儒對董昌說："過去民間謠語說羅平島主越人禎福，民間常畫羅平鳥祈禱祭祀，我看你的簽名和鳥圖相像。"於是拿出鳥圖給董昌看，董昌非常高興，於是他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年號叫順天，把他的士兵分為兩軍，中軍穿黃衣服，外軍穿白衣服，衣上大書"歸義"二字。副使黃竭急切告訴錢鏐，錢鏐認為不能這樣，董昌大怒，派人殺掉黃竭，拿他的頭來，罵道："這賊人對不起我，放著天子聖明時的三公不肯作，卻自己尋死！"把頭扔到廁所中。董昌於是寫信告訴錢鏐，錢鏐把董昌反叛事狀上奏朝廷。
昭宗下詔削聖僧官爵，封錫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錫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道其宰沈滂諭使之改過。

唐昭宗下詔削奪董昌的官爵，封錫為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錫曰：“董氏對我有恩，不能匆忙就討伐他。”率兵三萬屯駐在迎恩門，派他的門客沈滂勸說董昌讓他改過自新。董昌用二百萬犒賞軍隊，拘捕應智等人送到錫軍中，自己請求等待治罪，錫於是回師。董昌又抗拒命令，派他的將領陳願、崔溫等人屯駐在香巖、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錫遣將全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珝、湯道、袁邠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輾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將刺羽有隙，羽誣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

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錫，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錫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錫如越州受命，遷治錢塘，號越州為“東府”。

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檢校太師，改錫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錫素所居舊曰衣錫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錫遣其弟錫敗薊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錫圖形凌煙閣，升衣錫營為衣錫城，石(letter missing)山曰衣錫山，大官曰功臣山。錫游衣錫城，宴飲所居於錫營，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錫將軍”。

天復二年，封錫越王。錫巡視衣錫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conde和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錫令傳漢及其將馬 FirebaseDatabase，陳萬等閉門拒之。錫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錫與徐conde戰，斬首百餘級，徐conde屯於龍興寺。
吴越世家·钱镠

吴越世家·钱镠

第六章 钱镠

钱镠穿上传百姓的衣服，越城入城，派马燧、王桀、王 Educación et al. 分巡东门，命诸军守备。钱镠曰：“府不值得担心，忧虑的是淮南，徐安急时，必定会召淮南军来，祸患不小啊。钱镠是大丈夫，现在向他告难，必定会同情我们。”钱镠认为对。钱镠使人：“钱镠自去，必定不能成事，请求在各位公子中选一个可以和我同去的人。”钱镠说：“我曾想让钱元瓘和杨氏联姻。”于是派钱元瓘奉钱镠去见钱镠。徐安果然往宣州召田頵求救。钱镠等人到达吴越，杨行密把女儿嫁给钱元瓘，急召田頵返回。田頵取钱镠一百万钱，以钱镠的儿子钱元瓘作人质返回。

天祐元年，封钱镠为吴王，钱镠修筑功臣堂，立碑纪功，列各佐将校名氏于碑额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

梁太祖即位，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客闻钱镠拒梁命者，镠笑曰：“吾豈失为孫仲謀耶! 】遂受之。太祖尝问吴越入奏曰：“钱镠平生有所好乎?” 吏曰：“好玉带、名马。” 太祖笑曰：“真英雄也。” 乃以玉带一 匝、打球御马十匹赐之。江西危全諤等为杨渥所败，信州危仲侣奔於镠，镠恶其姓，改曰元。开平二年，加镠守中书令，改临安县为安国县，广义乡为衣锦乡。三年，加守太保。

杨渥将周本、陈章围苏州，镠遣其弟ODEV、镠救之。淮兵为水栅环城，以铜铃络之沈水中，断潜行者。水军卒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竹制腐，淮人用铃声索卓，福乃破，入城中，其出亦然。乃取其军号，内外夹攻，号令相应，淮人以为神，遂大败之。士等走，擒其将阖丘直、何明等。

四年，镠游衣锦军，作《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
遊來相迫隨。牛斗無字人無欺，吴越一王駕馬歸。”乾化元年，加鏌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鏌弟鏌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鏌舅王友珪立，冊尊鏌尚父。未帝貞明三年，加鏌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鈆隆稱取虔州，鏌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鏌詔書不名。

唐莊宗入洛，鏌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鏌玉冊、金印。鏌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吴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南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

明宗即位，安重誥用事，鏌致書重誥，書辭嫚，重誥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邁、鏌知使吳越，既還，改烏昭邁為重誥舞蹈，重誥乃奏削鏌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銅表問道自陳。安重誥死，明宗乃復鏌官爵。長興三年，鏌卒，年八十一，諡曰武肅。子元瓘立。

錢元瓘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顥。顥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顥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顥母書蔽護之。後顥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顥戰死，元瓘得歸。

鏌臥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鏌乃出管鑄數箋，召元瓘與之曰：牛斗無光人無欺，吴越王乘驕馬高車返回。”乾化元年，加鏌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在衣錦軍建立鏌生祠。鏌的弟弟鏌居湖州，擅自殺守將潘長，懼罪投奔到淮南。二年，鏌舅王友珪立，冊尊鏌為尚父。未帝貞明三年，加鏌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設置官屬。四年，鈆隆稱取虔州，鏌開始從海路向京師進貢。龍德元年，賜給鏌的詔書不稱名。

唐莊宗入洛陽，鏌派使臣進貢，請求玉冊。唐莊宗把他的請求下給官府商議，群臣都認為不是天子不能用玉冊，郭崇韜尤其認為不行，不久同意了，於是賜給鏌玉冊、金印。鏌於是任命他的兒子錢元瓘為鎮海等軍節度，自稱吳越國王，所住的地方改稱宮殿、官府稱朝，屬官都稱臣，在衣錦軍修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派使臣冊封新羅、渤海南王，對海中各國，錢鏌都給他們的君長授封職號。

明宗登位，安重誥專權，鏌致信安重誥，信中語言輕慢，安重誥大怒。這時，供奉官烏昭邁、鏌知使吳越，返回後，改烏昭邁為重誥舞蹈，安重誥於是上奏削鏌的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辭官。錢元瓘等派人從小路進獻裘綢上表自陳。安重誥死後，唐明宗纔恢復鏌的官爵。長興三年，鏌去世，終年八十一，諡號叫武肅。兒子錢元瓘繼位。

錢元瓘字明寶，年輕時被田顥當作人質。田顥反叛吳，楊行密會同越兵攻打他，田顥每當戰敗而回，就想殺掉錢元瓘，田顥的母親常保護他。後來田顥準備出戰時，對手下人說：“今天如果不勝，必定斬錢郎。”這天田顥戰死，錢元瓘得以回來。

鏌臥病不起，召來大將告訴他們說：“我的兒子都愚蠢懦弱，不配擔當以後的大事，我死後，你們自己挑選繼承人。”將領們流着眼淚，都說：“錢元瓘跟隨你征伐功績最大，其餘的兒子沒有人能趕上他，請求立他為王。”鏌鏌纔拿
“諸將許爾矣。”鏗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鏗故事。

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詠、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相沈崧設撰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官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官室逾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錢佐

佐字祐，立年十有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闔瑶，由是國中皆畏恐。

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儁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翦軾，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於李景，已而又叛，養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督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

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俶立。

錢俶

俶字文德。俶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僖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出幾匣子鑰匙，召來錢元瓘交給他說：“將領們都同意你了。”錢鏗死，錢元瓘登位，襲封為吳越國王，玉冊、金印，都依錢鏗時的舊例。

王延政在建州自立，閩中大亂，錢元瓘派他的將領仰詠、薛萬忠等人攻打他，一年多，大敗而回。錢元瓘也善於安撫將士，喜好儒學，善於做詩，讓他們的國相沈崧設撰能院，挑選吳中文人加以錄用。但性格尤其奢侈僭越，喜好建造宮殿。天福六年，杭州大火，把宮室差不多全部燒光，錢元瓘避火，火就跟着他燒，錢元瓘十分恐懼，因而患病精神失常，這年去世，當年五十五歲，諡號叫文穆。兒子錢佐繼位。

錢佐字祐，登位時十三歲，將領們都看不起錢佐，錢佐起初寬容他們，將領們逐漸不守法，錢佐於是在明州罷黜大將章德安、在睦州廢黜李文慶，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闔瑶，於是國中之人都感到恐懼。

王延羲、王延政兄弟相互攻擊，卓儁明、朱文進、李仁達等人自相翦軾攻殺，幾年來交戰不斷。李仁達歸附李綱，不久又反叛，李綱的軍隊攻打他，李仁達向錢佐求救。錢佐召集將領商量，將領們都不想去，錢佐激動地說：“我是元帥，而不能發兵嗎？我家一直養著你們這些將領，難道不願意先我而戰嗎？對我的話有異議的斬！”於是派他的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人率兵三萬，水陸並進援救李仁達。派遣將領，閩兵誓師，號令齊整。張筠等人大敗李綱的軍隊，俘虜斬首數以萬計，抓獲他們的將領楊業、蔡遇等，於是攻取福州而回，從此將領們都佩服他了。

錢佐登位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都依錢元瓘時舊例。開運四年，錢佐去世，時年二十歲，諡號叫忠獻。弟弟錢俶登位。

錢俶字文德。錢佐死後，弟弟錢俶按順序繼位。當初，錢元瓘在宣州作人質，以胡進思、戴僖等人跟從自己，錢元瓘登位，任用胡進思等人做大將。錢俶既年輕，胡進思把自己當作老將，
禮，及僂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信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謀以實太厚，信怒懸革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夜除，畫工獻《鍾馗馳鬼圖》，僂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僂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僂，囚於義和院，迎僂立之，僂居于東府。僂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

世宗征淮南，僂復攻堂，宣二州以牽李景，僂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從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侯史陳康不滿僂使，以諷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更言於僂。僂相國吳程遣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淮，與僂爭於僂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僂取其克宏敗，程帥將郡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從師渡淮，僂乃盡括國中丁益兵，使郡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通州以會期。

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昪據有江淮。吳越貢貿，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漂溺其使。顯德四年，紹興左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頔等使于僂，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且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僂兵甲旗幟、駝馬羊駝。很受尊敬禮遇，到錢僂登位後，頗為輕侮看不起他，胡進思憤懣不平。錢僂在碧波亭大閱兵，正依次行賞。胡進思上前諷阻說賞賜太重，錢僂發怒把筆扔到水中說：“拿財物賞給軍士，我難道私吞了，為什麼受到責備?”胡進思十分畏懼。

世宗征討淮南，詔令錢僂進攻堂、宣二州以制李景，僂於是進國中軍隊待命。李景聽說周軍將大舉出動，於是派使臣安撫，邊境上都戒嚴了。蘇州迎賔官史陳康不滿李景的使臣，假稱朝廷已經攻克各州，派使臣前來安撫了。緊急告訴錢僂，請求派兵援助。錢僂的宰相吳程匆忙調遣軍隊出動，宰相元德昭認為王師必定沒有渡過淮河，與僂在錢僂面前爭執，沒有改變前議。吳程等人進攻常州，果然被李景的將領柴克宏打敗，吳程的偏將邵可遷奮力作戰，邵可遷的兒子死於馬前，他還繼續作戰不顧，吳程等人僅僅單身逃走。周軍渡過淮河，錢僂於是徵召國中全部成年百姓補充軍隊，派邵可遷等人率領四百艘戰船、一萬七千水兵到通州會合周軍。

吳越自唐末建國以來，而楊行密、李昪佔據江淮。吳越交納賦稅，朝廷派遣使臣，都從登、萊二州航海前往，每年常常沖走淹沒他們的使臣。顯德四年，下詔派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頔等出使錢僂，世宗向他們宣布說：“朕此行决心平定長江以北，你們回來時就會走陸路了。”五年，朝廷大軍征討淮，正月攻克靜海軍，而尹日就等人果然從陸路返回。世宗平定淮南後，派使臣賜錢僂武器、鎧甲、旗幟、駝馬羊駝、駝馬羊駝。

錢僂擁有兩浙將近百年，那裡的人比其他各國的人更膽怯懦弱，而風俗喜好淫佚奢侈，苟且偷生，工藝精巧，自從錢镠在世時就常常對百姓加重賦稅，從事奢侈越分的事，下至鷹、魚、
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勝其苦。又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貨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僞勢益孤，始領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其書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為！”太平興國三年，詔書來朝，僞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呜呼！天人之際，為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卓犖亦多自托於妖祥，豈其惑惑愚眾，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讒髡盜賊，倡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為之傳數？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數？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數？是皆無所得而推數？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數？

蛋、禽，必定挨家挨戶按日收取賦稅，常常鞭打一人來追缴拖欠的賦稅，各案的官史就分別拿着賬簿站立在公堂上，凡賬簿上所拖欠的賦稅，報出多少數量，折合為鞭打的次數，依次報數而鞭打民戶，少的也被鞭打几十下，多的達到一百多，人們不能忍受痛苦。又搶得很多嶺南海商人的財寶。在五代時，常常不斷向中原國家進貢，到周世宗平淮南，宋朝興起時，荆、楚各國相繼歸附，錢俶的勢力更加孤立，便傾盡國家財富來進貢。宋太祖皇帝時，錢俶曾經來朝拜，宋用厚禮送他回國，錢俶心喜，增加進貢珍奇器物，不可勝數。宋太祖說：“這些不過是我倉庫中的財物罷了，何用進獻！”太平興國三年，詔令錢俶來朝，錢俶全族到京師，亡國。以後的事記載在本朝國史中。

唉！上天、人世的關係，難以說清啊。不只從古到今的術士喜好獵奇而僥幸說中，以至於英雄豪傑、草莽盜賊也常常以妖妄的徵兆自托，難道不是欺騙愚眾，有它的用處嗎？大概在興起的時候，並非有逐漸积累的功德辛勞，而服刑的罪犯、私營商賈，或崛起而成為王侯，而人們也樂於傳播這些妖妄之事吧？考覈錢氏立國的始終，並沒有功德恩澤布施一方，一百年之間，殘酷地役使百姓到了極點，其表現於天文象象的，難道不是妖妄嗎？這時四海分裂，人們經受不了這種暴虐，又難道都是這樣嗎？這都是無所得而推想出來的嗎？方術家的話，不應驗的多，應驗的少，而人們只是喜歡稱道那些應驗的吧！
新五代史卷六十八

世家第八

閔世家

王審知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為農。兄潮，為縣史。

唐末群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閔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遂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臨江，陷濠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康，潮曰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盗者，爲緒所脅，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

緒已見殺，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彦若爲政貪暴，衆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彦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卒，其婿范曄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曄，久不

王審知字信通，是光州固始人。父親王恁，世代務農。哥哥王潮，擔任縣的府吏。

唐末群盜並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閔緒聽說王潮兄弟有才能勇力，召他們安置在軍中，任命王潮爲軍校。這時，蔡州秦宗權正招募士兵擴充軍隊，於是任命王緒爲光州刺史，召他的軍隊一起攻打黃巢。王緒逗留不往，秦宗權出兵攻打王緒。王緒率領兵衆南逃，所到之處搶劫掠奪，從南康進入臨江，攻陷漳浦，有士兵數萬人。王緒性格猜忌，對有才能的部將，常常藉事殺掉，王潮很害怕。軍隊駐扎在南安，王潮遊說他的前鋒將領說：「我們之所以拋棄祖先的墳墓和妻子兒女而做盜賊，是受王緒逼迫罷了，難道這是我們的本來心願嗎！如今王緒過分猜忌，沒有才能的將吏必定被殺死，我們自己朝夕難保，更何況想成就大事呢！」前鋒將領徹底醒悟，和王潮相抱而哭。於是挑選十多個強壯的士兵，埋伏在竹林中，等王緒到來，跳出來抓住他，把他拘囚在軍中。王緒後來自殺。

王緒被除掉後，前鋒將領說：「使我活的人是王潮。」於是推舉王潮做主帥。這時，泉州刺史廖彦若爲政貪暴殘暴，泉州人深感痛苦，聽說王潮攻城掠地到他們境內，而行軍整齊嚴肅，那裏的老人一道攔路挽留他們，王潮就率兵包圍廖彦若，過了一年攻克了他。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奏王潮爲泉州刺史。景福元年陳巖死，他的女婿范曄自稱留後。王潮派王審知攻打范
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謂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暴見殺。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

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者十三四。

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好禮賢下士。王衍，唐相尋之子；楊沂，唐相逢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懿。子延翰立。

王延翰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弑，中原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勤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稱唐正朔。

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徵其三妾，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繋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

暴，很久没能攻克，士兵死傷很多。審知請求回師，王潮不准許。又請求王潮親臨軍隊，並請增兵。王潮回答說：“士兵和將領都死光了，我會親自前往。”王審知於是親自督促士兵攻破了范暴的城池，范暴被殺。唐就任命王潮爲福建觀察使，王潮以王審知爲副使。

王審知長得高大魁梧，高鼻梁方嘴，常常騎着白馬，軍中稱之爲“白馬三郎”。乾寧四年，王潮死，王審知代任。唐以福州爲威武軍，封王審知爲節度使，累官升遷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琅琊王。唐滅亡，梁太祖加拜王審知爲中書令，封爲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此時，楊行密佔據長江、淮河流域，王審知每年派使臣航海，從登、萊二州向進貢，使臣入海，翻船淹沒的常有十分之三四。

王審知雖然從盜賊起家，但爲人簡樸，喜好禮儀，對待士人謙和。王淡是唐宰相王溥的兒子，楊沂是唐宰相楊涉的弟弟，徐寅是唐代的著名進士，都依附王審知做官。又修建四所學校，教育閩中優秀的士人。招徠海上蠻夷商賈。海上的黃崎島，被波濤阻隔，一天晚上風雨雷電閃雷擊，劈開黃崎島成爲港口，閩人認爲這是王審知的德政所致，稱爲甘棠港。

王審知於同光三年去世，卒年六十四歲，諡號叫忠懿。兒子王延翰繼位。

王延翰字子逸，是王審知的長子。同光四年，唐封王延翰爲節度使。這年，唐莊宗被殺，中原多事，王延翰於是取來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給將吏們看，說：“閩，從古以來就是王國，現在我們不稱王，又等什麼呢?”於是軍府將士上書勸他登王位。十月，王延翰建國稱王，而仍承唐的紀年。

王延翰長得高大，美麗白皙如玉，他的妻子崔氏醜陋而淫亂，王延翰不能控制她。王審知的喪禮沒有到期，就撤掉祭品，又挑選很多良家女子做妾。崔氏性格妒忌，對長得美的良家女子，就把她們囚禁在另一間屋中，鎖上枷鎖，把樹木雕成人手來打她們的臉，又用鐵錐刺她們，一年
人。崔氏後病，見以崇而卒。

崔知巒子建州刺史延襄，本姓周氏，自崔知巒時與延襄不叶。延襄立，以其弟延釔為泉州刺史，延釔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襄、延釔皆以兵入，執延釔殺之。而延釔立，更名釔。

王釔

釔，崔知巒次子也。唐即拜鈐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閻王。

初，延襄與釔之謀殺延釔也，延襄之兵先至，已執延釔而殺之，明日釔兵始至，延襄自以養子，推釔而立之。延襄還建州，釔欲專郊，延襄面詔謂釔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釔銜之。長興二年，延襄率兵擊釔，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釔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旗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釔首盡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襄見執。釔謂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来！”延襄不能敵，遂殺之。延襄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於釔藩。

長興三年，釔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釔遂絕朝貢。

釔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竇宮以居之。守元謂釔曰：“竇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釔欣然從之，命其子繼雄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竇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竇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釔乃即皇帝位，受冊於竇皇，中害死八十四個人。崔氏後來患病，見被害的人作祟而死去。

王釔知巒的養子建州刺史王延襄，原本姓周，從王釔知巒時起就和王延襄不和。王延釔繼位，任命他的弟弟王延釔為泉州刺史，王延釔發怒。二人因貪婪作亂。十二月，王延襄、王延釔都率兵攻入，抓獲王延釔殺掉。而王延釔繼位，改名叫王釔。

王釔是王釔知巒的次子。唐時就任命王釔為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閻王。

當初，王延襄和王釔謀殺王延釔時，王延襄的軍隊先到，已經抓獲王延釔殺掉，第二天王釔的軍隊纔到，王延襄因為自己是養子，於是推舉王釔繼位。王延襄返回建州，王釔在郊外為他餞行，王延襄臨別對王釔說：“好好繼承先父遺願，不要麻煩老兄再來！”王釔對此懷恨在心。長興二年，王延襄率兵攻打王釔，大敗西門，派他的兒子王繼雄從海道攻打南門，王釔派王仁達抗拒他們。王仁達在船中埋伏甲兵，僞裝立起白旗請求投降，王繼雄相信了，登上船，伏兵出動，把他刺死，在西門懸頭示眾，他的士兵見了都潰散逃去，王延襄被抓獲。王釔譴責他說：“我没能繼承先父遺願，果然麻煩你老兄再來！”王延襄不能回答，於是殺了他。王延襄的兒子王繼昇守建州，聽說被敗，逃奔到錢塘。

長興三年，王釔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都是尚書令，如今都已逝世，請求授予我尚書令。”唐不答覆，王釔於是斷絕進貢。

王釔喜好鬼神、道家之説，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竇宮以居之。守元謂釔曰：“竇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釔欣然從之，命其子繼雄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竇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竇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釔乃即皇帝位，受冊於竇皇，
以黄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啓，國號
開。追諡纂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
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
府。而觀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
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
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貨以佐
用，閩人都怨。又為綽妖徐彦，曰：“
陛下左右多奸臣，不書諸鬼神，將
為亂。”鑰使見諧鬼於宮中。

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
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
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
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遭人問公
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佗苦也。’”
英以爲然。明日，諧鑰使諧英疾，
巫言：“入北廟，見英為神狀所訟，
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
鑰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
宜問其疾如何。”鑰套人問之，英曰：“
頭痛。”鑰以爲然，即以英下獄，命
文傑劾之，英自訟伏，見殺。英嘗主
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
怒。是歲，吳人攻建州，鑰遣其將王
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
得文傑乃進。”鑰惜之不與，其子繼
騰請與之以詐敵，乃以鑰車送文傑軍
中。文傑善數術，自古云：“過三日
可無患。”遂去聞之，疾恊二日而卒，
軍士踊躍，留文傑於市，閩人爭以瓦
石投之，鬢食立盡。明日，鑰使者
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為鑰造
鑰車，以謂古制疏闊，乃更其制，令
上下通，中以鐵芒內繋，動輒觸之，
既成，首被其毒。

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
鎮將留軍有功，而典親兵，鑰心忌
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
改年號龍啓，國號開。追贈王審知諡號為昭武
孝皇帝，廟號為太祖，建五廟，設置百官，以
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小，國用不足，任命中
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薛文傑常常察閱民間隱
事，給富人羅織定罪，而没收他們的家産以補充
國用，閩人都很怨憤。又有時伶人徐彦，說：
“陛下左右有很多奸臣，不書諸鬼神，將
為亂。”鑰使諧鬼於宮中。

薛文傑和內樞密使吳英有矛盾，吳英患病休
假，薛文傑對吴英說：“皇上因你身居宮禁，而
多次因病請假，準備罷免你。”吳英說：“怎麼辦
呢？”薛文傑藉機教吳英說：“如果皇上派人問你
的病，你應當說‘只是頭痛罷了，沒有別的
病。’”吳英信以爲然。第二天，薛文傑勸王錫派
巡人探訪吳英的病情，吳英說：“進入北廟，看
見吳英受到神顯王的審訊，說：‘你怎敢謀反？’
用金槌打他的頭。”王錫告訴薛文傑，薛文傑說：
“不可全信，應當詢問他的病情怎樣。”王錫派人
探問，吳英說：“頭痛。”王錫信以爲真，就把吳
英投下監中，命令薛文傑審問他，吳英自稱罪狀
伏罪，被殺。吳英曾統管閩軍，很得軍士之心，
士兵們聽說吳英被殺，都發怒了。這年，吳人攻
打建州，王錫派他的將領王延宗為救援，士兵們在
路上不願前進，說：“得到薛文傑纔前進。”王錫
捨不得薛文傑，不給，他的兒子王繼倫請求把薛
文傑交給士兵以救禍難，於是用軍車把薛文傑押
送到軍中。薛文傑擅長數術，替自己占卜說：
“過三天就沒有災患了。”押送他的人聽了，急駛
兩天就到了，士兵們歡呼踊躍，車裂薛文傑於街
市，閩人争相向尸體上投擲瓦塊石頭，割成肉塊
一下就吃光了。第二天，王錫的使者來到，赦免
薛文傑，已經來不及了。當初，薛文傑為王錫製
造軍車，認爲古代的軍車規格太寬鬆，於是改變
式樣，使上下相通，中間用鐵制向内，一動就碰
到鐵刺，做成後，薛文傑第一個受它的苦。

龍啓三年，改年號爲永和。王仁達替王錫殺
掉王延遵有功，而統領親兵，王錫心中著忌他，
曾問王仁達說：“趙高指鹿爲馬，愚弄秦二世，
以愚二世人，果有之邪？”王緘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為馬，非高能愚二世也。故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皆知之，豈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鐘徹，賜與金帛安之。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也。”卒以罪殺之。

王緘之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容。董知婢金鳳，姓陳氏，鍾徹之女，遂立以為后。初，鍾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鍾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鍾命鍾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得一歸郎？”

鍾婦春鸞有色，其子鍾鵬燕之，鍾已病，鍾鵬因陳氏以求春鸞，鍾快快與之。其子鍾鵬怒，謀殺鍾鵬，鍾鵬懼，與皇城使李梟圖之。是歲十二月，鍾梟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鸞來，傲以為證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鍾無恙，問梟殺可殷何罪，傲懼而出，與鍾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鍾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入，宦人不忍其苦，為殺之。鍾濳及陳后，歸郎皆為梟所殺。鍾立十年見殺，諡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王緘鵬

鍾鵬，鍾長子也。既立，更名杞，改元通文，以李梟判六軍諸衛事。

梟有弑君之罪，既立杞，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杞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梟殺之，梟其首于市。梟部曲千人叛，燒毀聖門，梟自首，奔於錢塘。

真有此事嗎?”王仁達說：“秦二世愚蠢，因此趙高指鹿為馬，不是趙高能愚弄秦二世。如今陛下聰明，朝廷官吏不到一百，起居動靜，陛下都知道，豈有膽敢作威作福的人，不過把他族滅罷了。”王緘羞憤，賜給金銀綢緞安慰他。退下後對人說：“王仁達的機智才略，在我這一世可以用，不能給後世留下隱患。”最終用罪名誣陷殺掉他。

王緘的妻子早死，第二個妻子金氏賢惠卻得不到回報。王審知的婢女金鳳，姓陳，王緘寵愛她，於是立她為皇后。當初，王緘寵幸的官吏歸守明，因美色受到寵愛，號稱歸郎，王緘後來患風病，陳氏和歸郎通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通過歸郎和陳氏通奸。王緘命鍾錦江工匠製作九龍帳，國中人唱道：“誰說是九龍帳，祇藏有一個歸郎!”

王緘的婢女春鸞有美色，他的兒子王繼鵬同她淫亂，王緘患病後，王繼鵬通過陳氏索求春鸞，王緘快快不樂地給了他。他的次子王繼鵬發怒，準備謀殺王繼鵬，王繼鵬害怕，和皇城使李梟算計王繼鵬。這年十月，王緘在大酺殿賜賞士兵，宴會中途發昏，說看見王延鸞來，李梟以爲王緘已經病重，於是命令武士先把李可殷殺死在家中。第二天早晨上朝，王緘安然無恙，問李梟殺死李可殷是什麼罪，李梟害怕退出，和王繼鵬率領皇城衛士攻入。王緘聽見擊鼓喧鬧聲，逃走藏在九龍帳中，衛士刺中了他而沒有死，宦人不忍見他受苦，替他斷了命。王緘和陳皇后、歸郎都被李梟殺死。王緘登位十年被殺，諡號為惠皇帝，廟號為太宗。

王繼鵬是王緘的長子。登位後，改名叫王杞，改年號通文，任命李梟判六軍諸衛事。

李梟有殺君之罪，擁立王杞後，心中常常自起疑心，養了很多敢死之士作防備。王杞對此擔憂，趁大宴軍隊的時機，埋伏士兵抓住李梟殺掉，把頭懸挂在街上示衆。李梟的部屬一千人反叛，燒毀聖門，奪走李梟的頭，逃奔到錢塘。
晋天福二年，王昶派使臣到京师进贡，晋高祖派散骑常侍盧遵册封王昶为国主，封他的儿子王繼恭为临海郡王。盧遵到都城中，王昶稱病不見，命令王繼恭主持接待他。又派中书舍人劉乙到馆舍慰勞盧遵，劉乙衣冠楚楚，氣宇昂然，帶了很多僕僕。另一天盧遵在路上遇見劉乙，穿着布衣草鞋而已，盧遵派人譏諷他說：“鳳閣舍人，為何如此窘迫呢！”劉乙羞愧，用手遮住臉跑了。王昶聽說後，氣憤盧遵貿然欺辱劉乙，盧遵返回時，王昶沒有回報。但他的兒子王繼恭派他的僚佐鄭元弼肆盧遵到京師進獻土產，送書信與晉大臣，說王昶想按照對等國家間的禮節相往來，晉高祖對他的不恭敬非常生氣，下詔揭露他的罪行，送回他的貨物不接受。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藉送其物而禁僕僕，於是令鄭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示大信，以來達人，臣將命無獻，願伏斧鑷，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昶也喜好巫術，封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輒以寶星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僞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於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遷丹。三年夏，昶見其居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齊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鸞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醫人陳玄以空名立僭實官。

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彌，而募勇士為衛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紱賞，獨厚於他军。控鶴都將盧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
延袤立之。延袤令其子繼業率兵襲其，及之；射殺數人，期知不補，柳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袤立，諡曰康宗。

王延義

延袤，恥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曜，遂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

曜自起世倔強難制，相王侯每抑折之，曜亦能推，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问以寶劍，起草以示曜曰：“此將何為？”曜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曜居旁色變。曜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曜思前言，而曜已死，命發冢戮其尸，瘞面如生，血流被體。

泉州刺史余廷英杀害驕州命探取良家子，曜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貢宴軍千萬，曜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不得劾。曜常嬌女，朝士有不質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詔議大夫鄭元弼切諫，諫謂元弼曰：“卿何如魏徵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徵公可矣。”曜喜，乃釋贊不笞。

曜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會沙王，自曜立，不交，屢舉兵相攻，曜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輦詣朝堂極諫，曜怒，召峻漳州司户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
 Liu Shaoxi's Birthday, He Became Emperor

The following is the text from the document.
人共謀殺祝範，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獲知後，也殺掉黃祐，迎王繼勳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鎮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師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

是時，南唐李景聞聞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眾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示眾曰："此非常人也。"被以哀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己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族於金陵，封鄢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

留從勳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勳為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勳亦逐李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縱封從勳為晉江王。周世宗時，從勳遣將蔡仲興為商人，聞道至京師，求置邸內居。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為界，遂不納，從勳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新五代史卷六十九

世家 第九

南平世家

高季興

高季興字贻孫，陝州陕石人也。本名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譔家僮。梁太祖初镇宣武，譔以入黃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日朱友譔。季興以友譔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譔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

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竊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懶，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閹璧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遺謀，願錄其後嗣。”太祖然之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豇城門告曰：“崇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開門出追崇軍，崇兵隨景後，後逸，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崇官，谥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顓州防禦使，復姓髙氏。

高季興字贻孫，是陝州陕石人。原名高季昌，避後唐獻祖的廟諱，改名高季興。高季興小時候做汴州富人李譔的家僮。梁太祖最初為宣武節鎮時，李譔為進獻資財得到寵幸，梁太祖收養他作兒子，更改他的姓名為朱友譔。高季興因爲朱友譔的緣故得以進見梁太祖，梁太祖對他的才能感到驚奇，命朱友譔把他作兒子收養，於是冒姓朱，補為制勝軍使，升任毅勇指揮使。

天復二年，梁兵攻打鳳翔，李茂貞堅守營壘不出來迎戰，梁太祖商議想收兵回到河中，惟獨高季興上前說：“天下豪傑注視此舉一年了，如今岐州人已經疲憊，攻破他們是早晚之間的事，而大王你所憂慮的，是他們躲在營壘中拖疲了我們的軍隊，這可以引誘使他們出來。”梁太祖覺得他的話很豪壯，命令高季興招募勇士，得到騎士馬景，高季興向他交代計策，帶着他拜見梁太祖。馬景說：“這次行動沒有回來的道理，希望錄用我們的後代。”梁太祖苦勸阻他，馬景堅持請求，纔出發。馬景率領幾個騎兵馳馬攻打城門報告說：“梁軍準備東去，前鋒已經離開了。”岐州人信以為真，打開城門出來追擊梁軍，梁兵跟在馬景後面進去，殺敵九千多人，馬景戰死。李茂貞後來和馬景和，唐昭宗出城，贈馬景官位，贈諡號叫忠壯。高季興因此出名。第二年，任命為宋州刺史。跟隨攻破青州，改任顓州防禦使，復姓髙氏。

在唐代末年，襄州趙匡凝在荆南襲擊攻破
彦章于荆南，以其弟匡明为留后。梁兵攻破襄阳，匡凝密于吴，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为荆南節度觀察留后。開平元年，拜季興為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当唐之末，为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域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輯維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鲍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薑、王保義等为賓客。

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自固，治城隍，設樓橹。以兵攻蠻、嶺，為蜀将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晋，以侵襄州，为孔勍所敗，乃於貞觀三年，始復進貢。梁滅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薑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為仇敵，河東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強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違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百于閭，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韬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來詣，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勸動來者。而反罵之，示天下以不重，且絶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吴、蜀，何者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悦，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而詔梁震彦恭，任命他的弟弟趙匡明为留后。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逃到吴，趙匡明逃到蜀，於是任命高季興为荆南節度观察留后。開平元年，封高季興为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管轄十個州，在唐代末年，被各道侵占，高季興初到時，只有江陵一個城罷了，經歷戰火之後，城邑凋零。高季興招徠安撫，人們都回來了，於是任命倪可福、鲍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薑、王保義等人爲賓客。

梁太祖駕崩，高季興見梁日益衰弱，於時計劃依賴軍隊鞏固自己，修治城壘，設置樓櫓。率兵攻打歸、峽二州，被蜀將王宗壽打敗。又出兵聲稱協助梁攻晉，以侵占襄州，被孔勍打敗，於是斷絕進貢多年。梁末帝寬容他，封高季興爲渤海王，賜給龍袍冠冕和佩劍。貞明三年，纔恢復進貢。

梁滅亡，唐莊宗入洛，下詔安慰開導高季興，司空薑等人都勸高季興到京師朝拜，梁震認爲不行，說：“梁、唐是世代仇敵，在黄河兩岸血戰近二十年，如今皇上剛滅梁，而大王你是梁朝舊臣，手握強兵，身居重鎮，親自入朝，就將要作俘虜了。”高季興不接受，留下他的兩個兒子，率騎士三百人作護衛，到洛陽朝見。唐莊宗果然想扣留他，郭崇詔諫阻說：“唐剛消滅梁得到天下，正以大信義昭示於人，如今四方諸侯相繼進貢，不過派遣子弟將吏前來，而高季興親自前來述职，做諸侯的表率，應當給予恩禮優待，以勸勵後來的人。如果反而拘囚他，就會讓天下人覺得我們心胸狹窄，而且會斷絕四方歸附我們的意願，不行。”唐莊宗纔作罷，用重禮送他回去。唐莊宗曾問高季興說：“我已消滅梁，想征伐吳、蜀，應從何處先征伐?”高季興說：“應當先征伐蜀，我請求率本道軍隊爲先鋒。”唐莊宗很高興，用手拍着他的背，高季興於是命令緝紡工把唐莊宗的手跡繡在他的衣服上，回去後當成榮耀。高季興離去後，唐莊宗心中後悔讓他回去了，下密詔令襄州劉訓算計他。高季興到達襄州，心跳，晚上奮鬬而出。已經離
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
"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
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 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 同光三年，
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
金帛四十餘萬，自岐而下，而莊宗之
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遴留蜀
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

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
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
季興為岐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
曾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
季興因諸夔、忠等州為屬郡，唐大臣
以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
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而與之，而
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
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
而唐別將西方鄧克其夔，忠、萬
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
吳，吴冊季興秦王。

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諡曰
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晦立。

高從晦

從晦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
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
興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
馬。季興卒，吳以從晦為荆南節度
使。從晦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
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為之請
命于唐，而從晦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
自歸，進賜金銀三千兩，明宗納之。
長興元年正月，拜從晦節度使，追封
季興楚王，諡曰武信。三年，封從
晦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

從晦為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
遣翰林學士陶穎為從晦生辰國信使，
從會宴祝望沙樓，大陳戰艦於樓下，
謂臣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
備，習水戰，以待師期。” 計畫，具
道其議，啟高祖大喜，後遣使賜以甲
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劫以從樹為
援，從樹外為拒，陰與之通。倩從
師致討，從樹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
進誘，從樹求郢州為屬郡，高祖不
許。

 решение, 

契丹滅晉，高祖起太原，從樹
遣人間道奉表勤進，且言漢得天下，
願乞郢州為屬，高祖以詔諭之。高祖
入汴，從樹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
祖不許。從樹怒，發兵攻郢州，為刺
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於
楚，假道荆南，從樹問敏中國虛實，
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癱，意欲以誘
敏，敏為之言：“杜重威悉以置戈甲降
服，唐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置兵
皆漢有也。”從樹不悅。敏以印本
《五經》遺從樹，從樹謝曰：“予之所
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 敏曰：
“至德要道，於此足矣。” 敏因讀《諸
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從樹以爲詐
己，即以大麾罰敏。

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之
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
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
興、從樹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
而諸道以書詐詐，或發兵加討，即復
遣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楚皆稱
帝，從樹所稱稱臣，蓋利其賜予。俚
俗謂為徙轆，得無愧玷者為駝子，猶
言無恥也，故諸國皆目為“高駝子”。

從樹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
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
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
獻。子保融立。從諧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高保融
保融字德長。從諧時，為節度副使，兼山州刺史。從諧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為勃海郡王。順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璽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將劉扶攻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書，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常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産，不足以效誠節，乃遣其弟保緇來朝，世宗益嘉之。

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於謭。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斤，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賜之。

保融性謹畏，無才術，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緇。其從叔從義謀為亂，為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大尉，諡曰貞懿。弟保勳立。

高保勳
保勳字省躬，從諧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勳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薄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勳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内外兵馬。十一月，保勳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沖立。

高繼沖
繼沖字成和。保勳卒，拜節度

兒子高保融繼位。高從諧有十五個兒子，長子叫高保勳，次子叫高保正，高保融是第三個兒子，不知他得以嗣位的原因。

高保融字德長。從諧時，任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諧死後，封為節度使。廣順元年，封為渤海郡王。順德元年，晉封為南平王。世宗征伐淮南，高保融派指揮使魏璽率兵三千人，出夏口作接應。又派客將劉扶致書信於南唐，勸他們歸附中原。李景稱臣，周世宗見到高保融給李景的信，非常高興，賜給他一百匹絹。荆南自從後唐以來，常常數年纔向京師進貢一次，而中間兩次斷絕。到周世宗時，沒有哪一年不進貢。高保融認為器物金銀繡緞，都是當地的常産，不足以表達他的誠意，於是派他的弟弟高保緇前來朝見，周世宗更加賞賜他。

當初，高季興到鎮時，梁用五千人做牙兵，衣物糧食都由梁供給。到唐明宗時，每年供給鹽一萬三千斤，後來就不在供給。到周世宗平定淮南後，命令泰州供給。

高保融性格迂腐遲緩，沒有才能，而事情無論大小，都交給他的弟弟高保勳。他的長叔高從義謀作亂，被他的同黨高知訓告知，把他遷徙到松滋殺掉。宋朝興起，高保融害怕，一年中三次進貢。建隆元年，因病去世，時年四十一，贈為太尉，諡號貞懿。弟弟高保緇繼位。

高保緇字省躬，是高從諧的第十個兒子。高保融死後，授高保緇為節度使。三年，高保緇生病，對他的將領梁延嗣說：“我患病臥床不起，兄弟中可把後事交給誰?”延嗣說：“你沒想到貞懿王嗎？先王病危時，把軍府事務交給你，如今先王的兒子高繼沖長大了。”高保緇說：“你說得對。”就任命高繼沖判内外兵馬。十一月，高保緇死，時年三十九歲，贈侍中。高保融的兒子高繼沖繼位。

高繼沖字成和。高保緇死後，授高繼沖為節
使。

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檀立，其
将张文表作乱，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
延隆等讨之。延頴假道荆南，约以
兵退城外。继冲大将李景威日： “兵
尚权谲，城外之约，不可信也。宜严
兵以待之！” 判官孙光憲叱之曰： “汝
峡江一民耳，安知成败！且中国自周
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圣宋
受命，真主出邪！王师岂易当也！”
因劝继冲去斥候，封府库以待，继冲
以兵然。景威出而叹日： “吾言不用，
大事去矣，何用生为！” 因扼吭而死。
延頴至，继冲出逆于郊，而前锋遽
入其城。继冲亟归，见家族甲马，布
列街巷，大耀，即诣延隆纳肆印，太
祖优诏复命继冲为节度使。

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继冲上
言示应时。九月，具文告三命，率其
将吏、宗族五百余人朝于京师，拜武
宁军节度使以卒。光憲拜黄州刺史，
其后事具国史。
新五代史卷七十

世家第十

東漢世家

劉旻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帝時，累加中書令。

漢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封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和，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漢帝遇弑，旻乃謀舉兵。

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自漢太后，立旻子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慮!”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勱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異其道所以立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劉旻是後漢高祖的同母弟弟。原名劉崇，長着漂亮的長鬚，眼睛中有兩個瞳仁。少時不務正業，貪酒好賭，曾被刺面當兵。漢高祖在晉任河東節度使時，任命劉旻爲都指揮使。漢高祖登位，任命他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隱帝時，多次加授至中書令。

漢隱帝年輕，大臣當政，周太祖任樞密使，剛剛討平三鎮叛亂，立下大功，而和劉旻歷來有矛盾，劉旻感到不安，對判官鄭珙說：“皇上年幼弱小，大臣當權，而我和郭公不和，事情會怎樣呢?”鄭珙說：“漢朝政事已亂了！晉陽的軍隊稱雄天下，而且地形險要牢固，靠十幾個州的賦税足夠自給自足。你是宗室的人，不在這時定下計策，以後必定被別人控制。”劉旻說：“你所說的，正是我的意思。”於是停止上交賦税，收羅天下豪傑，登記成年百姓入伍增加兵員。三年，周太祖在魏州起兵，漢隱帝被殺，劉旻於是謀劃起兵。

周太祖從魏州入京師，反叛的情狀已表露無遺，而漢大臣沒有立即推尊他，因此不敢馬上登位，於是棄官漢太后，立劉旻的兒子劉脽爲漢的繼承人，派宰相馮道到徐州迎接劉脽。在這時，人們都明白周太祖沒有誠意，惟獨劉旻高興地說：“我兒子做皇帝了，擔心什麼呢!”於是罷兵，派人到京師。周太祖年輕時低賤，在脖子上刺有飛雀，世人稱他爲郭雀兒。周太祖見到劉旻的使臣，詳細談了擁立劉脽的用意，於是指着自
曰： "自古豈有雌雄天下子？秦公無以我為疑。" 昊喜，益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驪曰： "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劉氏立矣。" 因勸李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豈得立，豈立而罷兵可也。李大罵曰： "豈腐儒，欲離間我父子！" 命左右牽出斬之。驪臨刑嘆曰： "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子，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 曰聞之，即並戮其妻子市，以其事白漢，上明無他。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豈為陰公。李遣牙將李晉奐書周太祖，求歸太原，而豈已死。李慟哭，為李驪立祠，歲時祠之。

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於太原，以子承釗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晉奐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豈約為父子，李遂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侄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札、政事令高勳以冊尊豈為大漢神武皇帝，並冊豈為皇后。兀欲性豪俊，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強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珙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札、高勳以自愛黃龍、九龍十二稟玉帶報聘。

已而兀欲為述札所載，述律立。李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附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馬為欲率兵五萬助豈。豈出險地攻晉州，為王峻所敗。是歲大寒，王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為折德扆所敗，德扆因取岢嵒軍。

周太祖崩，李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奐將鐵馬萬騎及奚己的脖子給使臣看，說： "自古以來哪有文身的天子？" 希望劉公不要疑我心。" 劉幑心喜，更加信以為真。太祖少尹李驪曰： "郭公興兵犯順君主，勢必不與漢的臣子，一定不會替劉氏擁立後代。" 因勸劉幑率兵下太行，控制孟津以待變亂，也許劉幑能夠登位，劉幑登位後乃罷兵。劉幑大罵： "李驪這個迂腐的儒生，想挑撥我們父子嗎！" 命人手下拉出去殺掉。李驪臨刑感嘆說： "我替蠢人出謀劃策，被殺確是應該的了！但我的妻子有病，不能獨自活着，希望和她一齊死。" 劉幑獲知後，就在街市上把他妻子一併殺掉，把這事向漢廷報告，表明沒有別的打算。不久周太祖果然篡漢，降封劉幑為沁陽公。劉幑派將軍李保至信於周太祖，請讓劉幑回到太原，而劉幑已經死了。劉幑痛哭，為李驪修建祠廟，逢年過節祭祀。

於是在周廣順元年正月壬寅日在太原即皇帝位，以兒子承釗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派通事舍人李晉奐秘密出使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和劉幑相約為父子之國，劉幑於是派宰相鄭珙致信兀欲，自稱侄皇帝，作爲叔父一般對待。兀欲派燕王述札、政事令高勳捧冊書推尊劉幑為大漢神武皇帝，並冊劉幑為皇后。兀欲性情豪爽，每逢漢使臣到來，就用酒肉招待，弄得使臣困窘不堪。鄭珙一向有病，兀欲強迫他喝酒，一天晚上醉死而死。但兀欲聽說劉幑自立為帝，很是慶幸中原多事，於是派他的貴臣述札、高勳帶着他自己喜愛的黃龍馬、九龍十二稟玉帶回訪。

不久兀欲被述札殺掉，述律繼位。劉幑派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出使述律，請求派兵進攻周。述律派楊奐率兵五萬人援助劉幑。劉幑從陝地出兵進攻晉州，被王峻打敗。這年非常寒冷，劉幑的軍隊又冷又餓，損失一半多。第二年，又進攻府州，被折德扆打敗，折德扆趁機攻取岢嵒軍。

周太祖駕崩，劉幑得知後很高興，派使臣向契丹求兵。契丹派楊奐率領鐵馬騎兵一萬和奚各
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晏。晏以張永為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灊州。灊州李筠遣穆令俊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灊州。

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晏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撲其意。自宰相遇道等素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績。晏亦列兵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渥居西偏，晏居其中。晏至軍中問外羌曰：“可拒敵，亦可輕動！”樊愛能曰：“時不可失，無妄言也！”晏欲去。晏將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晏怒曰：“老槲木，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東右軍，兵始交，樊愛能、何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駕，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晏自麾之，軍不進，晏遂敗。日暮，晏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

是時，周之高軍，劉詞將之，至後未至，而世宗親於速戰，戰已勝，劉詞自至，因乘勢追擊之，晏又大敗，軍糧盡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晏獨乘契丹黃龍，自陽襠城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為嚐導，誤途中陽，得依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於千城。楊渥怒，按兵而引不戰，故晏全軍而返。楊渥，為黃龍治廬，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世宗休軍濱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部族士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人援助劉晏。劉晏以張永為前鋒，親自率領騎兵三萬人攻打灊州。灊州李筠派穆令俊率步兵騎兵三千人在太平驛抵抗張元徽，張元徽打敗他們，於是包圍灊州。

這時，周世宗剛即位，他認爲劉晏聽到周有大喪而高興，而天子又剛登位，必定不能出兵，應當親自率兵出其不意而攻擊之。從宰相遇道等人大都說不行，周世宗主意很堅定。顯德元年三月親自出征，甲午，在高平作戰，李重進、白重贊率領左軍，樊愛能、何徽率領右軍，向訓、史彥超居於中軍，張永德率禁兵護衛皇帝。劉晏亦列成三個陣位，張元徽在東軍，楊渥在西軍，劉渥在中軍。楊渥望着周軍對劉晏說：“這是敵兵，不可輕舉妄動！”劉晏怒起長鞭說：“當機不可失，不要隨意亂說！”楊渥生氣離去。劉晏命令東軍先進，王得中勒住馬諫阻說：“南風很猛，對北軍不利，應稍作等待。”劉渥發怒說：“老軍書生，不要妄自敗壞我軍軍心！”隨即指揮張永徵、張元徵攻打周的右軍，軍隊剛交戰，樊愛能、何徵就退避，他們的騎兵亂了，幾千步兵扔下武器向張元徵叛降，高呼萬歲的聲音震動山谷。周世宗十分驚駭，親自督戰，士兵們奮力爭先，而風勢更強，劉渥親自揮動紅旗勵軍，軍隊不可阻止，劉晏於是被打敗。傍晚，劉晏收拾殘兵一萬人依靠山澗止息。

這時，周的後軍，由劉詞率領，在後面沒有趕到，而周世宗終於速戰，交戰已勝，劉詞的軍隊隨後趕到，於是乘勝追擊劉晏，劉晏又大敗，軍需器甲、車輛用具都被周軍缴獲。劉晏獨自騎著契丹黃龍馬，自陽襠嶺間道馳去，晚上在山谷中迷路，得到村民做嚐導，走錯了道奔往乎陽，從別的路回來，而張元徵陣亡。楊渥對劉晏深感憤怒，在西邊按兵不動，因此只有他全軍返回。劉晏回來，為黃龍馬修建馬廬，用金銀作裝飾，用三品馬料喂養，稱為“自在將軍”。

周世宗在潁州休整軍隊，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多人，軍威大振。進攻太
振。進攻太原，派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疾，世宗遣班師。

初，周師圍城也，詔遣王得中送楊衮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之。遣王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紹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並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助兵多少，得中言送哀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既而契丹敗符彥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

旻自敗於高平，以是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劉承鈞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為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竭之冤，義不為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仇。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敘境內，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

契丹遣高勳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穎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

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沖、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書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為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沖請筠原，派遣符彥卿、史彥超在北面控制忻口，截斷契丹援兵道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軍距城三百步，形成包圍圈，從四月到六月，攻城不下，而符彥卿等人被契丹打敗，史彥超戰死，周世宗急忙回師。

當初，周軍圍城時，劉旻派王得中送楊衮歸國，並趁機向契丹請求援兵。契丹出動騎兵三十萬人援助劉旻，派王得中先回來。到達代州時，代州將領桑紹殺掉防守使鄭處謙，獻城向周投降，并把王得中送到周。周世宗召問王得中契丹援兵有多少，王得中説祇是送楊衮回去，別無所求，周世宗相信了。不久契丹在忻口打敗符彥卿，王得中於是被殺。

劉旻自從在高平戰敗，不久被圍，因憂慮患病，第二年十一月死去，終年六十歲，兒子劉承鈞繼位。

劉承鈞是劉旻的次子。年輕時頗為好學，擅長書法。劉旻逝世，劉承鈞派人上表於契丹，自稱兒子。述律用詔書答覆，稱劉承鈞為兒，答應他繼位。當初，劉旻常對張元徽等人説：“我因爲漢高祖的業績，劉賁的冤仇，以道義不屈服於郭威，期望和你們盡力為國家報仇。至於在一方稱帝，哪裏是自己樹敵呢，怎能顧及我是什麼天子，你們又是什麼節度使？”因此他暫越稱帝仍然稱乾祐，不改元號，不設立宗廟，四季祭祠，祇用家人的禮儀。劉承鈞登位後，纔在境內實行大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在顯聖宮設立七廟。

契丹派高勳援助劉承鈞，劉承鈞派李存穎和高勳進攻上黨，一無所得而回。第二年，周世宗北伐契丹，攻克三關，契丹使臣前來告急，劉承鈞準備出兵，而周世宗回師，纔作罷。

宋朝建國，昭義節度使李筠反叛，派他的將領劉繼沖、判官孫孚向劉承鈞上表稱臣，拘拿他們的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到太原，求兵援助。劉承鈞想和契丹商議，劉繼沖轉達李筠的意見，
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圍柏谷，群臣咸之汾水。倉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 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遼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悦。漢宣徽使盧載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等不叶，承鈞遂宰相衡融和解之。

已而筠敗死，衡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 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 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遂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歸還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衡融，盧載，吾以恨爾。"

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為，棣州人，方類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藥酒褐服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封李守貞于河中，無為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握兵將位，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微杜渐也。" 畢由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才，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鯤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剌史，縛殺之。

自後世凡舉事必讜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責承鈞改元，授李筠、殺段常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請求不要用契丹軍隊。承鈞就親自率領他自己的軍隊出圍柏谷，群臣在汾水爲他餞行。倉射趙華說："李筠事輕舉妄動，陛下不考慮勝敗，舉國興師動衆，我實爲民憂。" 劉承鈞到達太平驛，封李筠爲遼西郡王。李筠見劉承鈞沒有儀仗護衛，不像帝王，後悔對他稱臣。李筠於是自述受周氏恩德，不忍心背離。而劉承鈞與周是世代仇敵，聽了李筠的話也不高興。派宣徽使盧載監督他的軍隊，李筠心中更加不滿，和盧載多不和，劉承鈞派宰相衡融替他們調解。

不久李筠敗死，衡融被押送到京師，宋太祖皇帝問衡融有關劉承鈞援助李筠反叛的情況，衡融言不遜，宋太祖命令用鐵杖擊他的頭，血流滿面，衡融呼喊說："我死得其所了！" 宋太祖望着手下人說："這是個忠臣。" 放了他，命令用好藥給他治傷。讓衡融寫信給劉承鈞，索求周光遜等人，約定也送衡融回太原，劉承鈞不答覆，衡融於是留在京師。劉承鈞對趙華說："不聽從你的意見，幾乎失敗了。但失去衡融、盧載，我感到遺憾。"

劉承鈞從此更加看重儒生，讓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郭無為是棣州人，方類鳥喙，好學博聞，善於論辯。曾穿著粗麻布衣衫為道士，住在武當山。周太祖在河中討伐李守貞，郭無爲到軍門拜見，詢問當代事務，周太祖覺得很奇特。有人對周太祖說："你是漢的大臣，手握重兵在外，而招納縱橫之士，這不是防微杜漸、深謀遠慮的方法。" 因此周太祖沒有接納他，郭無為離去，隱居於抱腹山。劉承鈞的內樞密使段常認識他，推薦他的才能，劉承鈞用諫議大夫的職位召用他，於是任命他爲宰相。五年，宿衛殿直頭目王隱、劉紹、趙鯤等人謀劃作亂，事情敗露後被殺，他們的供詞牽連段常，於是罷免段常的樞密使職務，任命爲汾州刺史，絞殺了他。

自劉燁時起，凡是行事必定禀報契丹，而劉承鈞登位後多從略。契丹派使者責備劉承鈞改變年號、援救李筠、殺死段常都不答覆，劉承鈞惶恐不安告罪。使臣到達契丹就被扣留，劉承鈞事奉契丹更加謹慎，而契丹對待劉承鈞更加輕
故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僱之意。地
狭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
乃拜五台山僧繼儒為鴻臚卿。

繼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
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死，削髮為浮
圖，後居五台山，為人多智，善商財
利，自是世頗以賢之。繼儒能講《華
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
五台當契丹界上，繼儒常得其馬以
獻，號“添都馬”，歲數百匹。又
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鑄銀取礦，烹銀
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
軍。繼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
老病卒，追封定王。

太祖皇帝嘗因世上諱者謂承鈞
曰：“君家與周氏為世仇，宜其不屈，
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之人
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
負。”承鈞道諱者復命曰：“河東土地
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
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
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謂諱者曰：
“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生。”故終其世不加兵。

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
立。

劉繼恩

繼恩本姓薛氏，父劍為卒，妾以
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劍婿也，
除其軍籍，置之門下。劍無材能，高
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吳女常居
中，劍罕得見，劍常怏怏，因醉拔佩
刀刺之，傷而不死，劍即自裁。吳女
後適何氏，生子繼元，何氏及吳女
皆卒。劍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
命承鈞養為子。

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
東漢世家 劉繼恩 劉繼元

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為不對。承鈞病臥勤政問，召無為，執手以後事付之。

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喪見事，皆居於勤政問，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廟。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臥駕中。供奉官候霸業率十餘人挺刃入閤，閉戶而殺之。郭無為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業並其黨。

初，承鈞之語郭無為也，繼恩怒無為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業之亂，人皆以謂無為之謀，霸業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為迎繼元而立之。

劉繼元

繼元為人敏。旻啜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鍾、鍾、鍾、鍾、鍾、鍾，於繼元為諸父，皆為繼元所殺，獨鍾以假僞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於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數者選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織紡，鈕繼鈞於柩前，超執而縳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

繼元立，改元曰廣運。師表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安國軍節度使。無為迫詔色動，而並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為仰天涕泣，拔佩刀欲自裁，為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為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師？”繼元曰：“義義抗之，而並人守益堅。宜者衡貴察無為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縳之。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曾對郭無為說：“劉繼恩純僕孝道，但沒有拯救世道的才能，怕是不能完成我家的大事。”郭無為不回答。劉承鈞病臥勤政問，召郭無為，拉着他的手把後事托付給他。

劉承鈞死，劉繼恩向契丹報喪而後登位。劉繼恩着喪服處理政事，起居都在勤政問，而劉承鈞過去的執事百司宿衛都在太原府官署。九月，劉繼恩設酒會見各個大臣和宗室子弟，喝完酒，躺在閤中。供奉官候霸業率領十多人持刀進入閤內，闔上門殺掉劉繼恩。郭無為派人用梯子登上屋頂進去，殺死候霸業和他的同黨。

當初，劉承鈞對郭無為說的那些話，劉繼恩抱怨郭無為沒有幫助自己，登位後，想驅逐他而未能施行，因此候霸業作亂，人們都認為是郭無為的陰謀，候霸業已死，滅了口而沒有知道真相的人了。郭無為迎立劉繼元。

劉繼元為人殘忍。劉旻的兒子十多人，都没有可以稱贊的人，當劉繼元繼位時，有劉鍾、劉鍾、劉鍾、劉鍾、劉鍾、劉鍾，是劉繼元的伯父、叔父，都被劉繼元殺掉，只有劉鍾靠假裝呆蠢得以幸免。劉承鈞的妻子郭氏，劉繼元兄弟從小把她當母親對待。劉繼元的妻子段氏，曾因小過失受到郭氏的責備，不久因病死去，劉繼元懷疑是郭氏殺了她。登位後，派僞僞的人范超謀殺郭氏，郭氏正穿着喪服在劉承鈞靈柩前哭泣，范超抓住吊死她，至此劉氏的子孫就沒有人了。

劉繼元登位，改年號叫廣運。宋朝大軍北征，劉繼元閉城固守，太祖皇帝下詔書招劉繼元出來投降，答應封他為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為任安國軍節度使。郭無為手捧詔書勸人，而並人和劉繼元手下的人都想堅守抵抗。郭無為仰頭望天痛哭，拔出佩刀想自殺，被手下人抓住。劉繼元親自下座拉住他的手，把他請到上座，郭無為說：“怎麼能用孤城抗拒百萬大軍呢？”他大概想動搖并人，而并人堅守的意志更加堅定。宦官衛德貴察郭無為有二心，報告劉繼元，劉繼元派人絞死了他。

當初，太祖皇帝命令引汾水浸灌城內，水從
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駅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瑾時在太原，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灌而後澆，則並人無類矣！’

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峰年老疾居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宋真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城門進入，而有堆積的草從城中漂出來堵塞了城門。這時，朝廷大軍在甘草地中駐扎，恰逢這年暑天多雨，士兵們大多患病，於是回師。宋朝大軍離去後，劉繼元疏通城下水流到臺駟澤，水退後城牆很多地方都塌了。契丹使者韓知瑾當時在太原，感嘆說：“宋朝大軍引水灌城，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如果先灌水然後抽乾，那並州人就死光了！’

太平興國四年，朝廷大軍又北征，劉繼元困窘，而並州人還想堅守。樞密副使馬峰年老有病住在家中，讓人抬進來見劉繼元，哭泣着用興亡的道理開導他，劉繼元於是投降。宋太宗皇帝登上城北高臺受降，任命劉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封為彭城公。以後的事都記載在本朝國史中。
新五代史卷七十一

世家第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

唉，唐虞、虞舜多麼興盛啊！三代時的帝王，功勞有餘而德行不夠，所以都重新開始以求自新，因此改變紀年，到了後世，就取年號建國。到僭位竊國交相出現，而稱號紛繁雜亂，就不能不加以區別了。五代十國時，稱帝改變年號的有七人。吳越、荆、楚，常常使用中土的年號。但我聽故老們說，吳越也曾稱帝改變年號，以查証這事不能證實，很懷疑是吳越的後代自己忌諱提到。另外收集aec、楚、南漢各國的書籍，記載和吳越往來的事很多，但沒有記載稱帝的事。祇發現他們封讓星石為寶石山的詔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可與吳越曾改變年號稱帝。辛卯是長興二年，本是錢鏐的末年，但沒有發現這個年號起始結的原因，因此不能詳盡羅列。錢氏到五代結束，曾對外尊奉中原國家，他難道是張軌一類的人嗎？十國都不屬於中原國家，它們是否稱帝改變年號，不值得去計較其中的得失，因此一併羅列。作《十國世家年譜》。
<table>
<thead>
<tr>
<th>乙已</th>
<th>三</th>
<th>六</th>
<th>六</th>
<th>二</th>
</tr>
</thead>
<tbody>
<tr>
<td>庚午</td>
<td>四</td>
<td>七</td>
<td>七</td>
<td>三</td>
</tr>
<tr>
<td>辛未</td>
<td>乾化元年</td>
<td>八</td>
<td>八</td>
<td>永平</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乾化</td>
<td>乾化</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是年，建立。</td>
<td>是年，建立。</td>
</tr>
<tr>
<td>壬申</td>
<td>二</td>
<td>九</td>
<td>九</td>
<td>二</td>
</tr>
<tr>
<td>癸酉</td>
<td>三</td>
<td>十</td>
<td>三</td>
<td></td>
</tr>
<tr>
<td></td>
<td>未立</td>
<td>二月</td>
<td></td>
<td></td>
</tr>
<tr>
<td></td>
<td>即位。</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甲戌</td>
<td>四</td>
<td>十一</td>
<td>十一</td>
<td>四</td>
</tr>
<tr>
<td>乙亥</td>
<td>乾明元年</td>
<td>十二</td>
<td>十二</td>
<td>五</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乾明</td>
<td>乾明</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乾明</td>
<td>乾明</td>
</tr>
<tr>
<td>丙子</td>
<td>二</td>
<td>十三</td>
<td>十三</td>
<td>通正</td>
</tr>
<tr>
<td>丁丑</td>
<td>三</td>
<td>十四</td>
<td>十四</td>
<td>天潢</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乾德</td>
<td>三</td>
</tr>
<tr>
<td>戊寅</td>
<td>四</td>
<td>十五</td>
<td>十五</td>
<td>光天</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是年，封立。</td>
<td>是年，封立。</td>
</tr>
<tr>
<td>己卯</td>
<td>五</td>
<td>十六</td>
<td>武昌</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乾德</td>
<td>三</td>
</tr>
<tr>
<td>庚辰</td>
<td>六</td>
<td>十七</td>
<td>十七</td>
<td>二</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乾德</td>
<td>三</td>
</tr>
<tr>
<td>辛巳</td>
<td>乾德元年</td>
<td>十八</td>
<td>順義</td>
<td>三</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乾德</td>
<td>乾德</td>
</tr>
<tr>
<td>壬午</td>
<td>二</td>
<td>十九</td>
<td>二</td>
<td>四</td>
</tr>
<tr>
<td>癸未</td>
<td>二</td>
<td>十九</td>
<td>二</td>
<td>四</td>
</tr>
<tr>
<td>庚初</td>
<td>同光元年</td>
<td>三</td>
<td>五</td>
<td>同光</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同光</td>
<td>同光</td>
</tr>
<tr>
<td>甲申</td>
<td>二</td>
<td>四</td>
<td>六</td>
<td></td>
</tr>
<tr>
<td>乙酉</td>
<td>三</td>
<td>五</td>
<td>安慶</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同光</td>
<td>同光</td>
</tr>
<tr>
<td>丙戌</td>
<td>明宗</td>
<td>六</td>
<td>二</td>
<td>天成</td>
</tr>
<tr>
<td>天成元年</td>
<td></td>
<td></td>
<td>宗正</td>
<td>天成</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是年，建立。</td>
<td>是年，建立。</td>
</tr>
<tr>
<td>丁亥</td>
<td>二</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戊子</td>
<td>三</td>
<td>二</td>
<td>大有</td>
<td>三</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己丑</td>
<td>四</td>
<td>大和</td>
<td>二</td>
<td>四</td>
</tr>
<tr>
<td>庚寅</td>
<td>长兴元年</td>
<td>三</td>
<td>长兴是年，伐立。</td>
<td>五</td>
</tr>
<tr>
<td>辛卯</td>
<td>二</td>
<td>三</td>
<td>四</td>
<td>六</td>
</tr>
<tr>
<td>壬辰</td>
<td>三</td>
<td>四</td>
<td>五</td>
<td>是年，伐立。</td>
</tr>
<tr>
<td>癸巳</td>
<td>四</td>
<td>五</td>
<td>六</td>
<td>龙啓</td>
</tr>
<tr>
<td>甲午</td>
<td>懿顺元年</td>
<td>六</td>
<td>后蜀明德</td>
<td>七</td>
</tr>
<tr>
<td>乙未</td>
<td>二</td>
<td>天祥</td>
<td>八</td>
<td>永安是年，伐立。</td>
</tr>
<tr>
<td>丙申</td>
<td>二</td>
<td>天祥元年</td>
<td>九</td>
<td>天祥</td>
</tr>
<tr>
<td>丁酉</td>
<td>二</td>
<td>南唐昇元</td>
<td>三</td>
<td>十</td>
</tr>
<tr>
<td>戊戌</td>
<td>三</td>
<td>二</td>
<td>十一</td>
<td></td>
</tr>
<tr>
<td>己亥</td>
<td>四</td>
<td>三</td>
<td>十二</td>
<td>永隆是年，伐立。</td>
</tr>
<tr>
<td>庚子</td>
<td>五</td>
<td>四</td>
<td>十三</td>
<td></td>
</tr>
<tr>
<td>辛丑</td>
<td>六</td>
<td>五</td>
<td>十四</td>
<td>是年，伐立。</td>
</tr>
<tr>
<td>壬寅</td>
<td>七</td>
<td>六</td>
<td>光天是年，伐立。</td>
<td></td>
</tr>
<tr>
<td>癸卯</td>
<td>八</td>
<td>保大是年，伐立。</td>
<td>六</td>
<td>懿乾是年，伐立。</td>
</tr>
</tbody>
</table>

十国世家年谱
<table>
<thead>
<tr>
<th>甲辰</th>
<th>開運元年</th>
<th>二</th>
<th>七</th>
<th>二</th>
<th>開運</th>
<th>六</th>
<th>開運</th>
</tr>
</thead>
<tbody>
<tr>
<td>乙巳</td>
<td>二</td>
<td>三</td>
<td>八</td>
<td>三</td>
<td></td>
<td>天穗三</td>
<td></td>
</tr>
<tr>
<td>丙午</td>
<td>三</td>
<td>四</td>
<td>九</td>
<td>四</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丁未</td>
<td>漢高祖有</td>
<td>五</td>
<td>十五</td>
<td></td>
<td>是年，叔</td>
<td></td>
<td></td>
</tr>
<tr>
<td>戊申</td>
<td>乾始元年</td>
<td>六</td>
<td>十一</td>
<td>六</td>
<td>乾祐</td>
<td>是年，儲</td>
<td></td>
</tr>
<tr>
<td>己酉</td>
<td>二</td>
<td>三</td>
<td>十二</td>
<td>七</td>
<td></td>
<td></td>
<td></td>
</tr>
<tr>
<td>庚戌</td>
<td>三</td>
<td>四</td>
<td>十三</td>
<td>八</td>
<td>是年，叔</td>
<td></td>
<td></td>
</tr>
<tr>
<td>辛亥</td>
<td>周武王</td>
<td>五</td>
<td>九</td>
<td>十四</td>
<td>九</td>
<td>廣順</td>
<td></td>
</tr>
<tr>
<td>壬子</td>
<td>二</td>
<td>五</td>
<td>十</td>
<td>十五</td>
<td>十</td>
<td>是年，叔</td>
<td></td>
</tr>
<tr>
<td>癸丑</td>
<td>三</td>
<td>三</td>
<td>十一</td>
<td>十六</td>
<td>十一</td>
<td>是年，叔</td>
<td></td>
</tr>
<tr>
<td>甲寅</td>
<td>願德元年</td>
<td>二</td>
<td>三</td>
<td>十二</td>
<td>十</td>
<td>廣順</td>
<td></td>
</tr>
<tr>
<td>乙卯</td>
<td>二</td>
<td>三</td>
<td>十三</td>
<td>十八</td>
<td>十三</td>
<td></td>
<td></td>
</tr>
<tr>
<td>丙辰</td>
<td>三</td>
<td>九</td>
<td>十四</td>
<td>十九</td>
<td>十四</td>
<td>是年，叔</td>
<td></td>
</tr>
<tr>
<td>丁巳</td>
<td>四</td>
<td>天會</td>
<td>十五</td>
<td>二十</td>
<td>十五</td>
<td></td>
<td></td>
</tr>
<tr>
<td>戊午</td>
<td>五</td>
<td>二</td>
<td>交季</td>
<td>二十</td>
<td>二十一</td>
<td>大齋</td>
<td></td>
</tr>
<tr>
<td>己未</td>
<td>六</td>
<td>二</td>
<td>二十二</td>
<td>二</td>
<td></td>
<td></td>
<td></td>
</tr>
</tbody>
</table>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

有人問：十國本來不是中原國家所有，但仍
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方、土國，皆非中國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土國，夷狄之可也。故土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不如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也。問者曰：四方、土國，皆非中國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不書，何也？曰：四方、土國，皆非中國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土國，夷狄之可也。故土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不如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也。問者曰：在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四夷也。四夷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濞當致書于周，求其子濞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濞之志不以亡漢為仇，而以失子為仇也。曰：漢庭章立濞為嗣，則濞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濞子也。濞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濞之世，猶稱乾祐，及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濞之志豈不與為仇也哉？然也有被加封爵號，而稱中原國家年號前來朝貢的，本紀中不記載，這是為什麼呢？回答說：不記載封號爵位，用以表明它們不是中原國家所有。它們來朝貢就像蠻夷朝貢，以蠻夷來記載就太過分了。問的人說：四方蠻夷、土國都不是中原國家所有，四方蠻夷的封爵、朝貢就記載，而土國却不記載，為什麼呢？回答說：從中原國家看蠻夷，他們看作夷狄是可以的。從五代君主看土國，把他們看作夷狄就不可以了。因此土國的封爵朝貢，不像蠻夷，就沒有可以記載的了。像夷狄一樣記載，那麼五代的君主不可以把他們當作夷狄。因此置於中原國家之外而不記載，表明它們自絕於中原國家。問的人說：置於中原國家之外而不記載，那麼東漢的建立為什麼要記載呢？回答說：我對於東漢，常常與其他九國的用語不同。《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濞當致書于周，求其子濞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濞之志不以亡漢為仇，而以失子為仇也。曰：漢庭章立濞為嗣，則濞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濞子也。濞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濞之世，猶稱乾祐，及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濞之志豈不與為仇也哉？
新五代史卷七十二

四夷附録第一

唉，夷狄的住地飲食，隨着水草、寒暑的不同而遷移變化，有君長部族的名稱而沒有有關世族的文字記載，至於憑藉弦弓毒矢，強弱相井，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定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奮起之治外，而窮靡制馭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録》。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強，為中國患。三代以後，見於《詩》、《書》。至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強。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契丹（上）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契丹阻習同類而異種。其居曰契羅，箇没里。没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薊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
是乙室活部，三是實活部，四是納尾部，五是頻没部，六是內會部，七是集解部，八是奚噬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追擊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擊星繼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死，即以良馬路任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追擊不任事，遂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

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閒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謀敗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地，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渡河，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巖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氏之計，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歸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於其旁，酒酣，羣臣附，遂立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契將篡唐，晉王李克用派人聳告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弟。李克
弟。克用赠以金帛甚厚，期共举兵攻梁。阿保机遣使自乘四匹。既歸而死约，道使徐为郭落老白梁。遂遣太府卿高頴、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还遣，阿保机遣使者解里起，以良馬、貂裘、朝鮮錦計裳，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僱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別以記事之稿，約共舉兵滅夏，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薊州，執其守將陸，方南向與契丹爭天下。遣李存矩攻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倉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薊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為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銅銃鐵汁轟之，中者輒燻燄。德威抵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為嗣源等所敗，乃解去。

契丹比伐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醉而咒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易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駿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

用帳贈金銀銅緞十分豐厚，約定和他共同出兵攻打後梁。阿保機送給晉一千匹馬。回去後就背約，派使臣募官官老通好後梁。後梁遣太府卿高頴、軍將郎公遠等人回訪。過了一年，高頴返回，阿保機派使臣解里起高頴一道，帶着良馬、貂皮、朝鮮錦計使後梁，獻表稱臣，求後梁冊封。後梁又派郎公遠及司農卿渾特帶着詔書回訪慰勞，另外贈給記有皇帝起居大事的書冊，約定共同出兵消滅晉王，然後冊封契丹為甥舅之國，又讓他們派子弟三百騎兵入衛京師。李克用知道後，十分憤恨。這年李克用患病，臨死時，把一支箭交給唐莊宗，希望一定要消滅契丹。渾特等人到達契丹，阿保機没能守約，後梁也不曾冊封他。直到後梁滅亡，契丹的使臣共來了四次。

唐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打晉的薊州，抓獲張武節度使李嗣本。這時，唐莊宗已得到魏博鎮，正向南和後梁爭奪天下。派李存矩出薊州北兵。李存矩到達祁溝關，軍隊叛亂，擁立副將盧文進攻殺李存矩，隨後逃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派盧文進的部將劉殷把守。唐莊宗派周德威攻打劉殷，而盧文進招契丹幾十萬人到來，周德威害怕，率軍離去，被契丹追上，大敗。周德威逃到幽州，契丹包圍他。幽、薊二州之間，契丹騎兵滿山遍谷，抓到的漢人，用長繩頭毆之，拴在樹上，晚上許多漢人自己解繩逃去。盧文進又教契丹做火炮車、掘地道、堆土山攻城。城中銅銃鐵汁轟向他們，被灑的人身上燒燄從馬上摔下。周德威拒守一百多天，唐莊宗派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人救援。契丹多次被李嗣源等人打敗，纔解圍離開。

契丹比伐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為勇，把屍體載到深山中，放在大樹上，三年後取其骨焚之，醉而咒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易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駿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

又規定婚嫁制度，設置官
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稱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漢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郾律。名年曰天賞。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二百里起北樓，南二百里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

唐莊宗討伐張文岌，包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州一旦失去，援兵必不至，選其子昭契丹，使入塞以牽制兵。郝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於燕曰：故趙王王錫，王趙六載，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越女，羅錦盈廷。張文岌得之而為薦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賢，曰：我有羊滿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兵強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及？」阿保機躍然曰：「張文岌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郝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後患不可召，而處直不顧。郝已去，處直以其子所為。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開國直，而州立，遂攻中山，渡河泊。郝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討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駛出，人馬精甲，光明燭天，趨騎愕然，稍卻，晉軍乘之，遂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軍皆陷没。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凜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幾其後，見其極處，環枯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嘆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號。阿保機於是越分稱皇帝，自稱天皇王。以他們宗室宮帳所在的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郾律。取年號叫天賞。把他們的住處稱為上京，在其中建樓，稱為西樓，又在東面千里處建東樓，北面三百里處建北樓，南面二百里建南樓，在四樓間往來打獵。契丹好鬼而尊崇太陽，每月初一、二，向東拜太陽，他們大聚會，處理國事，都以坐西面東為尊，四樓門屋都朝東。
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
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
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
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
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
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
海，坤迫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
大帶垂後，與其妻坐穹廡中，延坤
入賔。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
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
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
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
北，赴難京師，為眾所推，已副人
望。”阿保機仰頭大哭曰：“晉王與我
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
聞中原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
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
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
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
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
人事，其可得遽？”其子突欲在側曰：
“使者無多言，躍田鴻牛，豈不為
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
事？至如大天王得國而不代，豈強取
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
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
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
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所以敗也。吾
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
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
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
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
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
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
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
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
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
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
居然如此！”
契丹雖然一無所得而回，但從此很有窺伺中
原的打算。因擔心女真、渤海等族在他們後面，
想攻打渤海，而又怕中原兵乘虛而入，於是派使
臣出使後唐以通友好。同光年間，使臣兩次前
來。唐莊宗死，明宗派供奉官姚坤到契丹報
喪。姚坤到達西樓，而阿保機正向東攻打渤海，
姚坤追到慎州見阿保機。阿保機身穿錦袍，大帶
垂後，和他的妻子對坐在帳帳中，讓姚坤進來拜
見。阿保機問他說：“聽說你們黃河南北有兩個
天子，真的嗎？”姚坤說：“天子因魏州軍隊作
亂，命令總管令公率兵討伐他們，而變亂起自洛
陽，天子遇難的消息現在纔到這裏。總管回師到
黄河以北，到京師救難，受到衆人推舉，已得到
人們的認可了。”阿保機仰頭望天大哭說：“晉王
和我相約為兄弟，黃河南的天子，就是我的兒
子。前些時聽說中原動亂，我想用帶甲馬五萬騎
去援助我兒，可是渤海還沒除掉，沒法如願。”
又說：“我兒既然死了，理當讓我去商討，新天
子怎能擅自登位？”姚坤說：“新天子卒率兵二十
年，官做到大總管，率領的精兵有三十萬，天時
人和，能違背嗎？”阿保機的兒子突欲在一旁說：
“使臣不要多說，踏了別人的田而奪走別人的牛，
難道不是過錯！”姚坤說：“順應天下，難道能
和常人的事等同？至於像天皇王得到國家而不接
受替代，難道是強取的嗎？”阿保機就慰勞姚坤
說：“按理正當如此！”又說：“我聽說我兒有宮
女兩千人，樂官一千人，放鷹縱狗，嗜酒好色，
任用不賢的人，不憐惜百姓，這些是他失敗的原
因。我自從獲知他的災禍後，就全家戒酒，放掉
鷹、狗，取消並解散了樂官。我也有各部樂官
一千人，不是公宴就不用他們。如果我的所作所為
像我兒，那又怎能長久？”又對姚坤說：“我會漢
話，但對部族人絕口不說，怕他們效法漢人而變
得怯弱。”於是他告姚坤說：“你應當先回去，我
率領三萬騎兵在幽、鎮二州間和新天子會合，共
訂盟約，給我幽州，就不再侵犯你們了。”阿保
機攻打渤海，奪取他們的扶餘一城，作爲東丹
國，任他的長子人皇王突欲為東丹王。不久阿
欲為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到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後徙至西樓而還。

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為劉守光參軍，守光遣韓延徵於契丹。延徵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為謀主。阿保機攻取郡、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徵謀也。延徵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絳誅之。延徵懼，求歸幽州省其母。北遊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徵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為不可，延徵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左右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僧號，以延徵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幽。

耀居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諡曰大聖皇帝，復更其名曰僖。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並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撫慰使安念德聘襄。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鉞、前刺等以騎五百救都，都及禿鉞於曲陽，為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楊延徽益禿鉞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於唐河。延徽與數騎走，至幽州，為趙德釗所執，而晏球又破定州，擒禿鉞、前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鉞等三百餘人，而赦延徽，遷其族健者五十人為契丹直。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護其弟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光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

保機病死，述律氏諡喪回到西樓，立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為帝。姚坤跟隨到西樓纔返回。

當阿保機時，有個韓延徵，是幽州人，任劉守光的參軍，劉守光派韓延徵出訪契丹。韓延徵見到阿保機不下拜，阿保機發怒，扣留他不讓他回去，派他放牧羊馬。時間長了，瞭解到他的才能，召他談話，覺得他不同一般，於是用他為重要謀臣。阿保機攻打郡、室韋，征服各個小國，都是韓延徵的計謀。韓延徵後來逃回，跟隨唐莊宗，唐莊宗的客將王絳誅之，韓延徵害怕，請求回幽州探望母親。經過常山時，藏在王德明家中。隔了幾個月，王德明問他去哪裡，韓延徵說：“我想再逃回契丹。”王德明認為不行，韓延徵說：“阿保機失去我，就像失去了兩隻眼睛，折斷了手足，現在又得到我，必定歡喜。”於是又逃回契丹。阿保機見了他，果然大喜，認為他是從天而降。阿保機越分稱帝，任韓延徵為宰相，稱為“政事令”，契丹叫做“崇文令公”，後來死在契丹。

耀居之後改名德光。在木葉山安葬阿保機，諡號叫大聖皇帝，後來改名曰僖。德光登位三年，改年號叫天顯，派使臣帶着名馬出使後唐，並索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文。唐明宗優厚地待他，派飛勝撫慰使安念德回訪。定州王都反叛，後唐派王晏球討伐他。王都派人帶着蠟丸書跑到契丹求援，德光派禿鉞、前刺等人率五千騎兵救援王都，王都和禿鉞在曲陽攻打王晏球，被王晏球打敗。德光又派楊延徵增援禿鉞騎兵七千，王晏球又在唐河打敗他們。赫連和幾個騎兵返回逃走，到達幽州，被趙德釗抓獲，而王晏球攻破定州，擒獲禿鉞、前刺，都送到京師。唐明宗斬禿鉞等六百餘人，而赦免赫連，挑選五十多個壯健的人組成“契丹直”。

當初，阿保機死時，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他的母親述律氏派她的幼子安端少君到扶餘接替他，準備立他為繼承人。但述律氏尤其喜愛德光。德光智勇雙全，素來已令各部佩服，安
部，安端已去，而各部希速抱意，自
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长兴元年，自
扶餘反海奔于唐。明宗因赐其姓为东
丹，而更其名曰基麻。以其自东
底，乃以瑞州为径化军，拜基麻径
化军节度、瑞州观察置等使。其
部曲五人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
通，穆葛曰穆顺義，撒羅曰曹貫德，
易密曰易師仁，蓋檀曰盖来實，以
为
归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曾所獲赫
邀姓名曰狄懷惠，祖列曰列知恩，前
列曰原知恩，福郎曰暖懷造，渴失記
曰乙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
賜姓名。二年，更赐突厥姓李，更其
名曰賜華。三年，以賜華為義成軍節
度使。

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
北方。及始王都，為王毆球所敗，喪
其萬騎，又失赫邀等，皆名將，而述
律尤思思念突厥，由是畢紛厚蔭遣使
聘中國，因求歸赫邀、剪刺等，唐詔
鉅其使之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
無振。

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
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
并海東北，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
唐時置東西狄石、洛城、米磚、長
揚、黃花、紫籬、白狼等戍，以扼契
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嚴歲給
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
守為己利。自唐末幽、蓟割據，戍兵
廢散，契丹因得以出陷於，薊而幽、
蓟之人歲苦寇釁。自逐州至幽州百
里，人迹斷絕，轉輸常以兵護送，契
丹多伏兵陰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
趙德鉤鎮幽州，於陰溝置良鄉縣，又
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
破赫邀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
幽、蓟之人，始得耕牧，而轉輸可
端離去後，而各部迎合述律氏的心意，共同擁立
德光。突欲沒能繼位，長興元年，從扶餘航海投
奔到後唐。唐明宗因而賜他姓東丹，改名為基
麻。因他從遼東來，於是以瑞州為徑化軍，封東
丹基麻為徑化軍節度、瑞軍等州觀察置等使。他
的五名部下都賜給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
叫穆順義，撒羅叫曹貫德，易密叫易師仁，蓋檀
c叫蓋來實，任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給以前
俘獲的赫邀賜姓名為狄懷惠，祖列曰列知恩，前
列曰原知恩，福郎曰暖懷造，渴失記曰乙懷宥。
其餘當“契丹直”的人，都賜給姓名。二年，改
賜突厥姓李，改名叫賜華。三年，任李賜華為義
成軍節度使。

契丹自從阿保機時侵略消滅各國，在北方稱
雄。到救援王都時，被王毆球打敗，損失一萬騎
兵，又失去赫邀等人，都是名將，而述律氏特別
思念突厥，因此多次派使臣用謙卑的語言及厚禮
重金通好中原，藉此請求歸還赫邀、剪刺等人，
後唐往往誘殺了他們的使臣而不作答覆。這個時
候，中原的聲威幾乎重振。

距幽州北面七百里處有個榆關，東臨海，
北有兔耳、覆舟山。山勢都很陡峭，沿着海的東
北面，僅能過車，旁邊的土地可以耕種。唐時設
置東狄石、西狄石、洛城、米磚、長揚、黃花、
紫籬、白狼等戍，以此扼制契丹。戍守的士兵
常常自耕自食，只有衣服糧食每年由幽州供給，
時間長了都有田地住宅，養育子孫，把堅守當作
自己的利益。從唐末幽、蓟二州割據以來，戍守
的軍隊廢置散失，契丹因而得以出來攻陷平、營
二州，而幽、蓟二州的人每年深受契丹侵掠奪
之苦。從逐州到幽州一百多里，人迹斷絕，轉運
糧餉常常派兵護送，契丹常在鹽溝埋下伏兵攻奪
糧餉。唐莊宗末年，趙德鉤鎮守幽州，在鹽溝設
置良鄉縣，又在幽州東面五十里處建城，都派兵
戍守。到攻破赫邀等人後，又在東面設置三河
縣。從此幽、蓟二州的百姓，纔得以耕作放牧，
通。德光乃西徙横帳居採治治，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
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
軍禦之。應順、清泰之問，調發饑
餓，遠近勞敝。

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
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
敬達等討之。敬遠遣使求救於德光。
德光白其母曰： "吾嘗夢石郎召我，
而使者果至，豈非天耶！" 母召胡巫
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
契丹出雁門，車騎達數十里，將至
太原，遣人謂敬遠曰： "吾為爾今日
破敵可乎？" 敬遠報曰： "皇帝赴難，
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速來，而唐
軍甚盛，願少待之。" 使者未至，而
兵已交。敬遠又出，契丹夜出北門見
德光，約為父子，問曰： "大兵遠來，
戰速而勝者，何也？" 德光曰： "吾謂
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要衝，則事未可
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
必濟。且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
所以勝也。" 敬遠敗，退保
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亙、延
壽救敬遠，而德亙父子按兵圍柏谷不
救。德光謂敬遠曰： "吾三千人赴義，
義當先頭。" 乃築壇於城南，立敬遠
為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冊曰： "咨
爾子登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
父。" 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遠降晉。
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潼
州，趙德亙、延壽出降。德光謂曬高
祖曰： "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
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 临
訃，執手涕咽，脫白貂裘以衣高
祖，遣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
匹，戒曰： "子孫孫孫無相忘！" 時天
顯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
而運送糧餉的道路也暢通了。德光於是把宗室宮
帳西遷到採治治住下，出來寇掠雲、朔二州間。
唐明宗對此憂慮，任石敬瑭鎮守河東，總領大
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抵禦他們。應順、清
泰年間，調送糧餉，使遠近各地疲於奔命。

德光事奉他的母親很恭謹，常常站在一旁侍
候，國家大事必定先向她報告然後再施行。石敬
瑭反叛，後唐派張敬遠等人討伐他。石敬瑭派使
臣向德光求救。德光告訴他的母親說： "我曾夢
見石郎召我，而他的使臣果然前來，難道不是天
意嗎！" 他的母親召胡人巫師詢問吉凶，巫師說
吉祥，於是答應。是年九月，契丹從雁門出兵，
車騎連絡數十里，快到太原時，派人對石敬瑭
說： "我今天就替你破敵行嗎？" 石敬瑭回答說：
"皇帝前來救難，關鍵是要成功，不在快，大軍
遠道而來，而唐軍氣勢很高，希望稍等一下。" 使
臣還沒到達，而兩軍已經交戰。張敬遠大敗。
石敬瑭晚上出北門見德光，相約為父子，問道：
"大軍遠道而來，速戰速勝，是什麼原因？" 德光
說： "我認為如果唐兵能夠把守雁門而控制各險
要之地，那麼事情就不可預測。如今我的軍隊長
驅直入而沒有受到阻止，我知道必成大事。而且
我的軍隊人很多，難以持久，應該神速攻破他
們。這是我取勝的原因。" 張敬遠戰敗，退保晉
安寨，德光包圍他。後唐派趙德亙、趙延壽救援
張敬遠，而趙德亙父子在圍柏谷按兵不動。德光
對石敬瑭說： "我從三千里來驅來主持正義，好
事要做到底。" 於是在晉城南而築壇，立石敬瑭
為皇帝，親自脫下衣帽給他披戴上，冊文寫道：
"唉，兒子晉王，我把你當做兒子，我把我當做
父親。" 不久，楊光遠殺掉張敬遠向後晉投降。
晉高祖從太原進入洛陽，德光送到潼州，趙德
亙、趙延壽出來投降。德光對晉高祖說： "大事
已成。我命令大相溫隨隨你渡黃河，我也留在這
裹，等你進入洛陽後再北歸。" 臨別時，握着手
感嘆，脫下白貂裘給晉高祖穿上，贈送二匹好
馬，一千二百匹戰馬，告誡說： "子孫孫孫永不
相忘！" 這時是天顯九年。

晉高祖進入洛陽後，德光纔北歸，俘虜趙德
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朱文為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日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為薩縣令，劉守光破薩縣，得鈞得延壽並其母氏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為子。延壽為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為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强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子亦可。若玩愒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諫德光，求立己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澤州，鎭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懼不能對，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幽州。”述律曰：“幽州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契丹自唐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計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綿三十萬匹，其餘寳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而來。延壽至燕京，詔以延壽回，趙德鈞，幽州人，爲劉守光、劉守文效力任軍校，唐莊宗攻伐燕國時得到他，賜姓名日李紹斌。他的兒子趙延壽，原姓劉，常山人，父親劉邦任薊縣令，劉守文攻破薊縣，趙德鈞得到趙延壽並娶了他的母親氏氏，因而把趙延壽當成兒子。趙延壽這個人，資質秀美柔順，粗通書史，唐明宗把女兒嫁給他，稱爲興平公主。唐莊宗、明宗時，趙德鈞鎮守幽州十多年，因趙延壽的緣故尤其受到信任。趙延壽，唐明宗時任樞密使，罷職。到唐廢帝登位時，又任爲樞密使。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派趙延壽率兵討伐他。而趙德鈞也請求率鎮兵討賊，唐廢帝察覺他有二心，讓他從飛狐出兵攻打敵人後方，而趙德鈞南出吳兒，和趙延壽在西唐會師，趙延壽於是把軍隊交給他。唐廢帝任趙德鈞爲各道行營都統，趙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趙德鈞替趙延壽請求鎮州節度使一職。唐廢帝發怒說：“趙德鈞父子握強兵，請求大鎮，如能打敗契丹而攻破太原，即使代替我也可以。如果忽視敵寇要挾君主，只怕是犬兔皆亡。”因而派使者催促趙德鈞等人進軍。趙德鈞暗中派人通好德光，請求立自己做皇帝。德光指着黒帳前的巨石對趙德鈞的使臣說：“我已答應石郎了。這個石頭爛了，纔能改變。”德光到達潞州，囚禁趙德鈞父子而離去。德光的母親述律氏見到他們，問道：“你們父子爲什麼自己請求做天子呢?”趙德鈞羞慚不能回答，把田宅記載造册全部獻給她。述律氏問田宅在哪裏。回答說：“在幽州。”述律氏說：“幽州屬我了，哪用得着你獻給我?”第二年，趙德鈞死，德光任趙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爲燕王。
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
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德光遣中書令韓崇訓宛告高祖為英武明
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
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
世，奉之甚謹。

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
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
孫，數遣使者責責。進大臣皆恐，而
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諱。德光
益怒。楊光遠反幽州，招之。開運元
年春，德光領國南寇，分其衆為三：
西出雁門，攻并、代，劉知遠敗之
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傅州，以應光
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
屯元城，兵及黎陽。出帝親征，遣
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
德光與宴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
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威城。德光
臨陣，望見晉軍旗幟鲜明，而士馬嚴
整，有嫌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
言晉家兵馬已餓死，何其盛也！”
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道，
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
為二，一出榆州，一出深州以歸。二
年正月，德光復領國入寇，圍鎮州，
分兵攻下薊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
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
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殆
盡。契丹見高大木，謂曰：“吾知紫
袍補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
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
出征，遣張從愿、安審琦、皇甫遇等
禦之。遇前渡澤水，遇契丹，戰于榆
林，幾為所勝。審琦從後救之，契丹
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愿
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
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
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
稱臣，把表改為書，署稱“兒皇帝”，依照家
人的禮節。德光派中書令韓崇訓宛告晉高祖為英武明
義皇帝。晉高祖又派遣趙瑩、馮道等人以太常鹵
簿奉冊德光和他的母親尊號。整個晉高祖時代，
事奉德光很謹慎。

晉高祖死，出帝即位，德光對他不先報告
發怒，而且他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於是多
次派使臣責備後晉。後晉的大臣都很恐懼，而景
延廣對契丹使臣說話，偏偏又不恭敬。德光更加
憤怒。楊光遠在青州反叛，契丹招降他。開運元
年春，德光舉國南侵，分他的軍隊為三支：一支
西出雁門，攻打并、代二州，劉知遠在秀容打敗
他們；一支東到黃河，攻陷傅州，以便接應楊光
遠；德光和趙延壽一支向南，攻陷貝州。德光屯
駐元城，兵到黎陽。晉出帝親自出征，派李
守貞等人東馳馬家渡，打敗契丹。而德光和後晉
軍在黃河相拒，一個多月後，聽說馬家渡兵敗，
於是率領衆軍攻打後晉軍，在威城交戰。德光親
臨戰陣，望見晉軍旗幟鮮明，而兵馬嚴整，面有
畏色，對他的手下人說：“楊光遠說晉的兵馬已
餓死一半，為什麼如此強盛啊！”兩軍交鋒後，
相互死傷一半，戰陣上留下的斷箭頭，有寸多
厚。傍晚，德光退去，把他的軍隊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出潼州，一部分出深州而回。二年正月，
德光又舉國進犯，包圍鎮州，分兵攻克薊城等九
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城不敢出來。契丹向南掠
奪邢、洺、磁三州，到達安陽河，千里之內，幾
乎被燒盡一空。契丹軍見到大桑樹，罵道：“我
知道紫袍補出自你身上，我難道能讓你活嗎！”
把柴捆在樹上將樹燒毀。這時，晉出帝患病，不
能出征，派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人抵禦契
丹。皇甫遇先渡澤水，遇到契丹軍隊，在榆林交
戰，幾乎被契丹俘虜。安審琦從後面趕來救援
他，契丹望見炊煙飛起，說救兵到了，退去。而
張從恩畏懼膽怯，不敢追擊，也帶兵向南逃回黎
陽。契丹北去後，晉出帝的病稍有好轉，於是下
詔親自出征，駐扎在澶州，派杜重威等人北伐。
契丹回到古北口，聽說後晉軍快到了，就又率兵
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於陽城、衛村。晉軍餓渴，雖車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駝駱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答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暘假供奉官千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不許。然契丹亦自懼兵。德光母述律氏謂其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時安難？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有心，則我亦何惜通好！”遂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

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原，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盡置書，啚為好辭報晉，言身陷虜辛，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為漢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為晉應應，兵至漢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趙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圍屯武勝。德光聞漢州出兵，乃入寇漢州。重威屯西山，與德光夾漢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漢城縣，有騎卒千人，皆降於漢。德光每破漢州，而其人，面立文曰“奉救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備晉兵。重威等亦以赭袍賜重威。漢軍住契丹張彥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斛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當取一吃飯處。”德光向南，與杜重威在陽城、衛村交戰。晉軍憤怒，連日攻城，吃緊捻土中的水汁來吃。德光坐在奚車中，對衆人呼喊說：“晉軍全都在這裏了，可活捉他們，然後平定天下。”這時天風大作，後晉軍冒死攻打他們，契丹大敗。德光失去奚車，騎着一隻白駝駱逃跑。到了幽州，他的首領大將各殺百幾百，只趙延壽免死。這時，旱災蝗災並起，後晉人苦於用兵，於是議開封府軍將張暘任代理供奉官問候契丹，上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出言不遜。但契丹自己也討厭打仗了。德光的母親述律氏曾對後晉人說：“南朝的漢兒怎麼能安睡一會呢？自古以來只聽說漢人前來同蕃和好，沒聽蕃人前去同漢人和好。如果這次漢兒確有回心轉意，那麼我們又何必吝惜和好！”後晉也不再派使臣來，但多次寫信招趙延壽。

趙延壽見後晉衰落而天下動亂，曾有意窺伺中原，而德光也曾許諾趙延壽滅晉後擁立他。趙延壽得到後晉的信，假意說好話答覆後晉，說身陷胡虜中想回去，約後晉出兵接應他。而德光的將領高牟翰也詐稱獻漢州向後晉投降，後晉的君臣都很歡喜。三年七月，後晉派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人出兵，接應趙延壽，軍隊趕到漢州，高牟翰卻留下空城離去。後晉軍到達漢州下，見城門都閉著，疑心有伏兵，不敢進城。派梁漢璋追上高牟翰，梁漢璋戰死。杜重威等人的軍隊屯駐武勝。德光聽說後晉出兵，於是入侵漢州。杜重威向西屯駐中渡，和德光隔河駐軍。德光分兵，沿着西山出現在後晉軍後面，攻破漢城縣，縣中有騎卒一千人，都向契丹軍投降。德光每次抓到後晉人，就刺他們的臉，刺文是“奉救不殺”，放他們南歸。杜重威等人被論免罪食米，於是全軍投降。德光很高興，對趙延壽說：“得到的漢兒都給你。”於是將龍鳳赭袍賜給他，讓他穿上安撫後晉軍，也拿赭袍賜給杜重威。派傅住兒監督張彥澤率骑兵兩千人，先進京師。晉出帝和太后寫下降表，陳說自己的過失。德光派爾帶著他的親筆詔書賜給晉出帝說：“孫兒不要憂慮，保護給你個吃飯的地方。”德光快要
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撫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
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邪！”四年正
月丁亥朔，置文武百官，班于都城
北，望帝拜爵，素服紗帽以待。德光
被甲飲酒，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
侍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遭
通事宣旨諭眾曰：“我亦人也，可無
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
遂入華宮，宮中鸞妓迎駕，皆不顧，
夕出宿于赤門。封出帝為義侯，遷于
黃龍府。癸巳，入居華宮，以契丹守
諸門，殿廡廡廷皆磔犬掛皮，以警
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
乙未，置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
如晉儀，而牌裝左衽，胡馬奚車，羅
列階陛，置人俯首不敢仰視。二月丁
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
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
袍，執大圭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
大遼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

德光曾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為
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為先鋒，屢
捷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侯緯。德
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
言，因李崧以求為晉皇子。德光曰：“吾
於燕王者所愛惜，雖我皮肉，可
為燕王者用者，吾可割也。吾聞遼主子
是天子之子，燕王者豈得為之？”乃命
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瑀進擬廷對
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
中外諸軍事。德光素筆，命其錄尚書
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為中京留
守、大丞相，而廷對前為樞密使、封
燕王皆如故。又以瑀為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舊相
和疑並為宰相。瑀，明宗時翰林學士
到京師，官府請求準備法駕奉迎，德光說：“我
身披着鐵甲戴著頭盔，平定中原，太常的禮儀，
沒有時間管。”作罷不用。晉出帝和太后到郊外
奉迎，德光謝絕不見，說：“難道有兩個天子在
路上相見的嗎！”四年正月丁亥初一，晉後
之文武百官，在都城北面列隊，望着晉出帝朝拜
辯別，穿戴白衣紗帽等待路旁。德光身穿鐵甲
頭戴紗帽，在山崗上停下馬，百官拜伏等待治罪。
德光從封丘門入城，登上城樓，派翻譯向眾人宣
告說：“我也是人，不必害怕。我原本無心到這
裏，不過是漢兵帶我來的罷了。”於是進入晉宮，
宮中的嬪妃官女迎拜他，他都不予理睬，晚上出
宮住在赤門。封晉出帝為負義侯，遷到黃龍府。
癸巳日，入居後晉宮內，讓契丹兵把守各道門，
門廡廡廷上都殺狗並掛上狗皮，以方術壓邪。甲
午日，德光身着胡服到廣政殿處理朝政。乙未
日，穿戴上中原衣帽，百官行日常參拜禮，起居
依照後晉的禮儀，而牌裝左衽，胡馬奚車，羅
列在宮中階上，晉人低頭不敢仰看。二月丁已
初一，在殿廷上陳設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
常樂舞，德光頭戴通天冠，身穿綠色紗袍，手
持大珪處理朝政，實行大赦，改晉國為大遼國，
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

德光曾許趙延壽，消滅後晉後立他做皇
帝，因此契丹攻打後晉，趙延壽常做先鋒，搶掠
所得，全部拿來奉獻給德光和他的母親述律氏。
德光已消滅後晉，却没有立趙延壽的意思，趙延
壽自己不敢說，托李崧請求作皇太子。德光說：“對
燕王，我沒有什麼捨不得的，即使是我的皮
肉，能為燕王用的，我都可以割下。我聽說皇太
子是天子的兒子，燕王怎麼能做皇太子？”於
是命令給他升官。翰林學士張瑀擬立趙延壽為中京
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
中外諸軍事。德光素筆，命其錄尚書
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為中京留
守、大丞相，而廷對前為樞密使、封
燕王皆如故。又以瑀為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舊相
和疑並為宰相。瑀，明宗時翰林學士
士，晋高祖起太原，唐虞帝遣使督赵延寿進軍於圍柏谷，已而延壽為德光
所鎮，並獲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讚常思歸，逃
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説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
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使善待此人，
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
英一百而待如故，其愛之如此。德
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蝉冠，適三
品冠服，延壽與讚皆不願服。而延壽
別爲王者冠以自異。讚曰：“吾在上
國時，晋遣馮道奉冊北朝，道黃貂
冠，其一宰相延徵冠之，其一命我
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蝉
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親服，引，御
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悦，顧其
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
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
述律道人貴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
光。明殿，若中華陵寢下之制，其
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
明殿，置官屬職司，時時奉表起居如
生事，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
國有大慶吊，學士以先君之命作書以
賜國君，其書常日報兒皇帝云。

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通事
爲諸州鎭刺史、節度使，括借天
下錢帛以贍軍。胡兵入馬不給糧草，
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
“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
其毒，遂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
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
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
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錫，
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錫本無姓氏，
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
李崧顧以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

德光消滅後，晉復起，派他的部族酋豪和通事任
各州鎭刺史、節度使，搜刮天下錢財犒賞軍隊。
契丹兵人馬糧草供給不上，於是派千騎兵分赴
四野，劫掠百姓，號爲“打草穀”，東西兩三千
里之間，百姓深受其害，遠近怨聲載道。漢高祖
在太原起兵，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附漢，
德光十分懼怕。又天氣已熱，於是任蕭翰爲宣武
軍節度使。蕭翰，是契丹的大族，號稱阿錫，
他的妹妹也嫁給德光，而阿錫本無姓氏，契丹稱
蕭翰爲國舅，到後任他爲節度使時，李崧爲他取
姓名叫蕭翰，於是開始姓蕭。德光留下蕭翰鎮守
汴州後，就北歸，帶著後晉宮內各部門技藝人、
德光已留鎮守汴，乃北歸，以畧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隋陽渡河，行至湯陰，登臨死國，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頭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拒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褧鎮相州，得數十萬枚，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滄，見其井邑荒殘，笑謂眾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之罪也。”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譙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城，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畧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忔欲立，諡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

四夷附録第二

契丹(下)

兀欲，蓋丹王突欲之子也。突欲欲奔于唐，匹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也。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官女數人。契丹兵助蓋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槖繼旻、皇城使李彦幹殺突欲于其第。晋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

耶律德光消滅後晉，兀欲跟隨到京師。德光殺槖繼旻、李彦幹，抄沒他們的家財，全部拿來賜兀欲。德光死在澶城，兀欲和趙延壽以及大將們都進入鎮州。趙延壽自稱閩國國事，派人向兀欲索要鎮州的鈔金，兀欲不給他。趙廷壽手下的人都說：“契丹各部首领聚集，而謀議的人喧擾不安，必定有變，應當防備他們。如今中原的軍隊，還有一萬人，可用來攻打他們；不這樣，必定不能成事。”趙延壽猶豫不決。兀欲的妻子，趙延壽稱她妹妹。五月初一，兀欲召延壽及張瓊、李崧、馮道等置酒，酒飲行，兀欲謂延壽曰：“師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瓊等曰：“燕王謀反，鎮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輩，
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疾疫，痛命，燕王安得自擅邪？”彌等並去。兀欲招延壽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貨。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彌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彌以騎圍張彌宅，執彌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為節度使，何也？”彌對不屈，自縊之。是夕，彌卒。

兀欲為人俊偉，亦工畫，能飲酒，與賓士，德光嘗賜以玉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吾聞高僧衣被天下，有大功德，其子在我，我無所畏也，而人獲王背我歸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敗之。兀欲留其母於被守鎮州，先諸將相從行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穎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

述律為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從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地，中曰：“為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原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窘，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願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我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讓我掌管南朝軍國事，昨聽說他病不起，沒有遺囑，燕王怎能擅自行事呢？”張彌等人罷宴

地去。兀欲召趙延壽站在庭上責問他，趙延壽不能回答。於是有派人看管他，抄沒了他的家產。兀欲宣布耶律德光的遺書說：“永康王，是大聖皇帝的嫡孫，人皇王的長子，可在中京即皇帝位。”中京，是契丹對鎮州的稱呼。他派使者向各鎮報喪。蕭翰於知耶律德光死，棄汴州北歸，到達鎮州，兀欲已離開。蕭翰率騎兵圍張彌的住宅，抓住張彌責問說：“你曾教先帝不要用契丹人做節度使，為什麼？”張彌回答時沒有屈服，蕭翰把他關起來。這天晚上，張彌死去。

兀欲長相英俊魁梧，也擅長繪畫，能喝酒，喜好禮待士人，德光曾賜給他幾千匹絹，兀欲把絹分發掉，一天就送完了。兀欲登位後，先派人報告他的祖母述律氏。述律氏發怒說：“我兒平定後晉奪取天下，有大功勞，他在我的身邊的妻子當繼位，而人獲王領背我歸國，他的兒子難道能繼位嗎？”於是率兵迎擊兀欲，準備廢掉他。兀欲留下他的將領麻著守鎮州，他還把跟隨德光到鎮州的後晉將相們都留下，然後離去。讓翰林學士徐台符、李穎隨行，和他的祖母述律氏在石橋相拒。述律氏率領的士兵很多逃到兀欲那裏。兀欲於是將述律氏幽禁在祖州。祖州，是阿保機墳墓所在地。

述律氏為人足智多謀而又殘忍。阿保機死後，她將隨行大將等人的妻子全部召來，對她們說：“我在成寡婦了，你們聖賢該有丈夫嗎？”於是殺掉隨行大將一百多人，說：“你們可去跟隨先帝。”手下有過失的人，多被送到木葉山，在阿保機墓地殺掉，說：“替我在地下問候先帝。”大將趙思溫，原是中原人，因才智勇猛受到阿保機寵信，述律氏後來因事懼怒於他，派人送他去木葉山，趙思溫不願去。述律氏說：“你是先帝的親信，怎能不去見他？”趙思溫回答說：“和先帝親近的人沒有比得上你，你為什麼不去？”述律氏說：“我原想隨先帝到地下，因兒子年幼，國中多事，沒能去。但可以砍斷我一條手臂送去。”手下人急切諫阻，纔砍斷一隻手腕，
而释恩温不杀。初，德光之击晋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国用一汉人为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则汝得中国不能有，后必有祸，悔无及矣。”德光死，载其尸归。述律不哭而抚其尸曰：“待我中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后死于木叶山。

兀欲更名匹，号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禄。是岁八月，葬德光于木叶山，遣人至镇州召冯道、和凝等会葬。使者至镇州，镇州军乱，大将自再葬等逐出麻荅。据定州，已而悉其众以北。麻荅者，德光之从弟也。德光遗旨，以子邢州节度使，兀欲立，命守镇州。麻荅毛郁虐，多略中国。人，剥面，挟目，拔发，断腕而杀之。出常以鉛鏃剔封之具自随，寢处前後挂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镇、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冯道等乃南歸。

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馬敵人。其來也，马不嘶鸣，而甲仗有光，又月食，諸軍皆懼，以爲是時。雖破内丘而人馬傷死者半百。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谋入寇，諸曹大臣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札與太寧王喫里僧等率兵攻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札、喫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應暦，號天順皇帝，後更名曰。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岐和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畫則常醉，國人謂之“睡王”。

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而放過趙思温没有杀。當初，德光攻打後晋时，述律常反對他，說：“我國用一個漢人做君主行嗎？”德光說：“不行。”述律氏說：“既然如此，那麼你占領中原也不能統治它，以後必定有災禍，悔無及了。”德光死後，車子載着他的尸體回來，述律氏不哭，却撫摸着他的尸體說：“等我中國中人畜依舊時，然後再安葬你。”不久，兀欲囚禁她，她後來死在木葉山。

兀欲改名叫匹，號稱天授皇帝，改元年號叫天禄。這年八月，在木葉山安葬耶律德光，派人到鎮州召馮道、和凝等人會葬。使者到達鎮州，鎮州軍隊作亂，大將自再葬等趕跑麻荅，占據定州，不久全部北歸。麻荅，是德光的堂弟。德光消滅後晉，任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登位，任命他守鎮州。麻荅尤其殘酷暴虐，常常掠奪中原人，剝皮膚，挖眼睛，拔頭髮，砍斷手腕再殺掉，出入常隨身帶着鉛釘挑剔的工具，寢室前後掛上人的肝臟、小腿、手、足，而談笑自如。鎮、定二州的人都受不了他的殘害。麻荅逃去後，馮道等人纔南歸。

後漢乾祐元年，兀欲率領一萬騎兵攻打邢州，攻陷内丘。契丹入寇，常根據馬叫預測勝負。這次他們來時，馬不嘶叫，而且晚上馬發光，又碰上月食，契丹人都害怕了，認爲不吉祥，雖然攻破了内丘，但人馬死傷一大半。兀欲登位五年，招勸各部酋長，商量再次進犯，各部酋長都不願意。兀欲強迫他們。燕王述札和太寧王喫里僧等人率兵在大神淀殺掉兀欲。耶律德光的兒子齊王述律聽到作亂，逃跑到南山。契丹人攻殺述札、喫里僧，而迎立述律。

述律登位，改年號叫應暦，號稱天順皇帝，後來改名叫望。述律有病，不能接近婦人，在左右辦事的，多任用宦官。但喜好打獵飲酒，不問國事，每次暢飲，從晚上到黎明，白天常睡覺，國人叫他“睡王”。

當初，兀欲曾派使者出使後漢，使者到達中原時，周太祖登位。周太祖又派將軍朱憲回訪問
報聘，棄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威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艨艟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莫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莫，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匏者因其醉而殺之。

呜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南《日揮》，見世宗取瀛、莫，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識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軫寢之間，以僥倖一勝。前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殤，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復得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亦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者所可識也！

初，韓幹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聶爲翰林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妒，告翰謀反，翰見殺，聶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慶順三年，亡於中國，略能道其所見。
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遼狭，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鶴鳴山，云唐太宗北伐鶴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嶺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為永疎。’同行者皆憐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温。又行二日，渡遼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邊城溪，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早金，大如掌；金色艷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蓮，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巖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漸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因述律于橋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間而用布。有錦繡諸工作、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技、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原人，而並、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種，以牛糞覆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墨情。他說：“從幽州西北入居庸關，第二天，再向西北入石門關，關路陡狭，一人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要之地。再走三天，到達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中最高的一個山峰，是東臺。再走三天，到達新武州，向西北走五十里有鶴鳴山，據說唐太宗北伐時在這裏聽見鶴叫，因而用來給山取名。第二天，進入永定關，這是唐朝的故關。再走四天，到達歸化州。再走三天，登天嶺，嶺的東西連綿不斷，僅有一條北下的山路，四面望去十分高遠幽深，在黃雲白草之間，望不到盡頭。契丹人對我說：‘這裏叫做辭鄉嶺，可以向南再望一次，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了。’同行的人都痛哭起來，有的人哭得昏倒又醒過來。又走三四天，到達黑榆林，這時是七月，卻像深冬一樣寒冷。第二天，進入斜谷，谷長五十里，在高崖深谷中，抬頭看不見太陽，尤其寒冷。走出山谷後，來到平地，天氣漸漸暖和。再走兩天，渡過遼水河。第二天，渡過黑水河。再走兩天，到達邊城溪，天氣最暖和，契丹人在最冷的時候，就到這裏避寒。這裏水清泉冷，草像絲絨一樣柔軟，可以躺在上面睡覺。有很多奇花，記下兩種：一種叫早金花，手掌那麼大，金色輝人；一種叫青囊花，像中原的金蓮，而顏色近藍草，十分可愛。再走兩天，到達儀坤州，渡過巖香河。從幽州到這裏路上沒有方位里程標記，經過的方向不知是南還是北。再走兩天，到達赤崖，以前蕭翰和兀欲就是在這裏相遇，於是同述律在沙河作戰。述律兵敗而逃，兀欲追到獨樹渡，於是把述律囚禁在橋馬山。再走三天，就到達上京，就是所謂西樓。西樓有城屋市場，交易不用錢而用布。有製作錦繡的各種工匠、官宦、翰林學士、伎藝人、教坊樂人、角鬥士、秀才、僧人、尼姑、道士等，都是中原人，而並、汾、幽、薊四州的人尤其多。從上京東行四十里，到達真珠寨，纔吃到蔬菜。第二天，東行，地勢漸漸升高，西望平地上茂密的松林有幾十里遠。於是在平川，有很多草木，開始吃到西瓜，據說這是契丹攻破回纥得到瓜種，用牛糞覆棚種植，长得像中原的冬瓜那樣。
時間，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且羊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
自慶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蕉蔭，枝葉有芒
刺如箊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
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
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
兩高嶺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
野卉，有屋室碑石，日：‘陵所也’。
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
入。入而圍聞。明日開門，日‘拋
盡’，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
此所見同習怖律、葬德光等事，與中
國所記差異。
已而，斡得罪被錄，嶧與部曲東
之福州。福州，斡所治也。嶧等東
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
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衡
州，有居人三十餘家，契丹所屬中
國衡州人，築城而居之。嶧至福州而
契丹多憤懣，教其逃歸，嶧因得其諸
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干
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
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渾，色如血，
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有真，善
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
行以牛負貨，遇則列陣為屋。常作
鹿鸣，呼鹿而射之，食其毛肉。能臠
麋為酒，醉則舞之而睡，醒而後解，
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
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
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又，與契丹
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榆關
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
厥、回紇。西北至塗炭山，其人長
大，鬢首，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
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
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
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
大，而味甜。再東行，到達慶潭，纔有柳樹，而
水草豊美，有一種息且羊特別肥美，茶很粗，馬
不過吃十根就飽了。從慶潭進入大山，走十多天
出山，經過一處大樹林，兩三里長，都是蕉蔭
樹，枝葉上長有像箊羽一樣的芒刺，地上完全沒
有草。兀欲當時在這裏立帳，會同各部人安葬耶
律德光。從這裡往西南方走，每天走六十里，走
了七天，到達大山門，兩座高山相距一里，而有
高松沃草，珍禽野花，又有房屋碑石，據人說：
‘這是陵地。’兀欲進去祭祀，各部首領已手持
祭器的纔能進入。進去後門就關上了。第二天開
門，叫聲‘拋盡’，禮儀就結束。問這是什麼禮，
都保密不願說。”
胡巖所見同習怖律、安葬耶
律德光等事，和中原的記載很不相同。
不久，蕭翰獲罪被關起來，胡巖和他的部下
東去福州。福州，是蕭翰管的地方。胡巖等入
行，經過一座山，名為十三山，據說這裏西南距
幽州二千里。再東行，幾天後，經過衡州，有三
十多家住戶，大概是契丹俘虜的中原衡州人，在
這裏築城住下。胡巖到達福州，而契丹人很憤懣
他，教他逃回，胡巖因而得知各國種族遠近分
布。他說：‘從契丹國東面到海，有鐵甸族，這
一族野居用皮帳，族人剛勇勇猛。那裏草木很
少，水鹹而混濁，顏色像血，沉澱很久纔能喝。
再向東，是女真族，善於射箭，有很多牛、鹿、
野狗。他們沒有固定的住所，用牛駝負而行，遇
上雨就鋪開皮子作屋。常學鹿叫，喚出鹿死它們，
吃生鹿肉。能釀糜子做酒，一旦喝醉就得將
他捆起來讓他睡覺，酒醒後纔解開，不這樣，他
就會殺人。再往東南，是渤海國，再往東，是遼
國，風俗都和契丹大略相同。南面海裡，出產
魚、鹽。再往南，是奚國，風俗和契丹大略相
同，而那裏的人喜好殺人。再往南，就到達榆關
了，西南到儒州，都是過去漢人的地盤。契丹西
面則是突厥、回紇。西北到塗炭山，那裏的人長
得高大，頭髮長，酋長保留全部頭髮，用紫色袋
子裝着。那裏天氣極寒，水中出產大魚，契丹人
靠這種魚生活。又有很多黑、白、黃色的貂鼠
皮，北方各國都靠他們供應。那裏的人很勇敢，
西，轅夏，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
魴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
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
丹之先，常役回纥，後背之走黑車
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鹽突厥，
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日凍河，
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
銷冰乃得飲。東北，至纜劫子，其人
髦首，披布為衣，不戴而騎，大弓長
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
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纜劫
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
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
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
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
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
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
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
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
食生，而妻女人食。云昔有中國人至
其國，其妻懼之使逃歸，與其妻十餘
年，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篝，狗夫追
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逃
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擊百
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齋乾浹北行，窮
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鹽國以
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
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
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
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
城，得一人，能鐵句語，其言頗可
解，云地名稱利烏于邪壤。云‘自此
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
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

契丹謂懸曰：“夷狄之人豈能勝
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
鄰國不敢侵犯他們。他們的西面，是轅夏，轅夏
北面，是單于突厥，風俗都和匈奴律略同。再
往北，是黑車子，善於製作車帳，那裡的人懂
得孝義，土地貧瘠不太一樣。據說契丹的祖
先，曾被回鶻奴役，後來背離他們逃跑到黑車
子，纔開始學製作車帳。黑車子再往北，是牛鹽
突厥，身子像人腳像牛足，這裏尤其寒冷，有條
凍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結到河底，常常
用器皿燒化冰塊纔有水喝。牛鹽突厥往東北，到
達纜劫子，那裏的人頭髮長，披上布當衣穿，騎
馬不要馬鞍，用大弓長箭，尤其善於射箭，遇上
人就殺掉生吃人肉，契丹等國都怕他們。契丹若
五個騎兵遇上一個纜劫子人，就都會逃散。此國
三面都是室韋，第一種叫室韋，第二種叫黃頭室
韋，第三種叫兇室韋。那裹大量出產銅、鐵、
金、銀，人們都手巧，銅鐵器物都做得精美，
並善於織毛錦。此地很寒冷，馬小便到地上就
成了冰堆。再往北，是狗國，身子像人頭像狗，毛
髮很長，不穿衣服，徒手搏擊猛獸，說話像狗
叫，他們的妻 子都像人樣，會漢語，生男像
dog,生女像人,相彼婚,洞居,吃生食,而妻
子女女吃人食。據說曾有中原人來到該國，該國
人的妻子可憐他，讓他逃回去，給他十把筷子，
教他每跑十多里就扔下一根，狗丈夫追他
時，見到自家的東西，必定會銜回去，就不能追
了。”他說的就是這樣。又說：“契丹曾挑選二
十四百里馬，派十人帶着乾浹北行，要他們探索到
所能到達的地方。這些人從黑車子出發，經過牛
鹽突厥國向北，走了一年，經過四十三個城，那
些居民多用樹皮建屋，他們的語言沒人能翻
譯，不知他們的國土、山川、部族、名號叫什
麼。那裏的天氣，遇平地則溫和，遇山林則寒
冷。到第三十三城時，遇到一個人，會鐵句
話，他說的大多能聽懂，說地名叫頌利烏于邪
壤。還說‘從那裏往北，龍蛇猛獸和妖魔鬼怪成
群出沒，不能去了’。這些人纔返回。這是北荒
的盡頭了。”

契丹人某對懸牖說：“夷狄人哪能戰勝中原？
但後晉之所以被打敗，是因為君主昏昧而臣子不
忠。”因而對他詳細談起各國情況，說：“你回去都告訴漢人，讓漢人努力事奉他們的君主，不要受夷狄的擄掠，我國不是人住的地方。”胡謨回來後，記錄下來寫成《陷虜記》。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

四夷附録第三

奚

奚，本匈奴之別種。唐唐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餘。分為五部，一日阿餘部，二日啜米部，三日達質部，四日奴皆部，五日黑契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逾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

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其。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遏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蔭參賜劉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頻知耕種，歲遇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收，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粟以平底瓦鼎，煮穄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

去諸卒，子掃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反覓使朝貺。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女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雁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徳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殮之。後徳光滅晉，拽
剖常以兵従。其後不復見於中國。

自去諸徒鳦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併，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愍宗時，首領赫連鶴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騰勤，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為後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

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都山北石門為栅，莊宗為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晋高祖立，割雁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為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重榮，高祖恐懼，遂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井、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為緩急之用，陰遣徐重榮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朝貢。及後主與契丹絕盟，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召相距於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稱服。是歲大熱，吐渾多疾，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薊、石之間。劉知遠驅之，承福謀復出塞，遇重榮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匿等，其馬羊貨財巨萬計，皆籍没之，其餘衆以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

消滅後晉，拽剌曾率兵相隨。以後就沒有再出現在中原。

自從去諸徒鳦州，自立為西奚，而在琵琶川的東奚，也被契丹吞并，不能再單獨出現。

吐渾，原稱吐谷渾，有人說是乞伏乾歸的後代。自從後魏以來，名稱被中原知道，住在青海旁邊。唐至德年間，被吐蕃進攻，部族分散，內附的部族，唐朝把他們安置在河西。他們的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唐懿宗時，首領赫連鶴任陰山府都督，協助討伐騰勤，因功封大同軍節度使。後被晉王攻破，他的部族更加衰微，散居在蔚州境內。

唐莊宗時，有個首領白承福，依傍中山北面的石門修建築寨，唐莊宗為他設置寧朔、奉化二府，任白承福為都督，賜給他姓名叫李紹魯。直到後唐滅亡，常派使臣到中原朝貢。

晉高祖登位，把雁門以北割讓給契丹，從此吐渾被契丹奴役，深受契丹苛刻暴虐之苦。這時，安重榮鎮守成德，有二心，暗中派人招吐渾入塞，白承福等人於是從五臺進居中原。契丹耶律德光大怒，派使者責備晉高祖，晉高祖恐懼，派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井、鎮、忻、代等州山谷中的吐渾人把他們趕走。但後晉也深受契丹之苦，想得到吐渾以便緊急關頭有所援救，於是暗中派劉知遠鎮守太原，慰撫他們。整個晉高祖時期，白承福多次派遣使者朝貢。後來晉出帝和契丹絕交，召白承福進朝，封為大同軍節度使，待他很優厚。契丹和後晉在黄河邊相拒，白承福率兵隨晉出帝抗擊契丹。這年很熱，吐渾人很多患病而死，於是派白承福回太原，遷居到嵐、石二州之間。劉知遠逐漸侵辱他們，白承福策劃又逃亡出塞，劉知遠率兵包圍他們，殺掉白承福和吐渾的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匿等人，他們的羊馬資財，數以萬計，都被抄沒，其餘的人讓他的別部王義宗統領。吐渾於是衰微，不再出現。
初，唐以承福之族稱為熟吐渙。長興中，又有生吐渙杜每兒來朝貢，未 unnamed
知其國地、部族。杜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渙何夏刺前來朝貢，不知為生、熟吐渙，蓋皆微，不足考錄。

達靼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山有，自號達靼。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相、于越相相，咸通中，未至靺鞨心討觀勋。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赫連鐺等所敗，曹亡入達靼。後從克用入闗破黃巢，由是居靈、代之間。其俗善射，畜牧、馬、羊。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書通於中國者可見之。

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貿馬、羊。明宗封王都於定州，都督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圍炊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署之。長興三年，首領頭魚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乾于顯德，常來不絕。

黨項

黨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瀚，南界昌島，北鄰吐渙，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屋覆之。其人喜塩私而多壽，往往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聰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強。唐德宗時，黨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騫、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

當初，後唐把自承福族稱為熟吐渙。長興中，又有生吐渙杜每兒前來朝貢。杜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情況。到後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渙何夏刺前來朝貢，不知是生吐渙還是熟吐渙，大概都衰微了，不值得考究記載。

達靼，是靺鞨的後代，原在奚、契丹東北面，後來受到契丹進攻，部族分散，有的歸屬契丹，有的歸屬渤海，其餘散居在陰山的部族，自稱達靼。唐末時，名稱被中原所知。有每相相、于越相相等人，咸通中，周朱邪赤心討伐達靼。後來李國昌、李克用父子被赫連鐺等人打敗，倉皇逃到達靼。後來隨李克用進關攻破黃巢，從此住在雲、代二州間。他們的習俗是善於騎馬射箭，多養駱駝、馬。他們的君長、部族名稱，不能考見，只有曾和中原有過交往的人可以考見。

同光中，都督折文通，多次從河西前來進貢駱駝、馬匹。唐明宗在定州討伐王都，王都引誘契丹來攻，唐明宗詔令達靼進入契丹領土，以張聲勢，派宿州刺史薛敬忠帶着繳獲的五百五十個契丹圍炊和數百弓箭賜給雲州生界達靼，可見唐曾經役使他們。長興三年，首領頭魚率領四百多族人前來歸附。到顯德年間為止，常來不絕。

黨項，是西羌的後代。該國在《禹貢》所記載的析支地方，東到松州，西連西突厥葉瀚，南面和東北交界，北面和吐渙相鄰，占地三千多里。沒有城市，只有房屋，用皮毛氈子覆蓋。他們喜歡塩私而長壽，往往活到一百五六十歲。大姓有細封氏、費聰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強盛。唐德宗時，黨項各部相繼內附，住在慶州的稱為東山部落，住在夏州的稱為平夏部落。各部有大姓但沒有君長，相互不統一，散居在邠寧、鄜延、靈武、河西等地，東到隴、府二州之間。自從同光以後，強盛的大姓都各自前來朝貢。
明宗時，詔沿邊邊畽場市馬，諸夷皆入中土，而回鶻、黨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達人，馬來無飼玉皆售，而所飼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舞，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賞，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恱之，數以威言。乃詔吏善沿邊場售馬給，止其來朝，而貿易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晉、楚之間者，破犯邊為寇。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挽逼劫之，執其使者，賣之於軍，以易牛羊。明宗遣遣武康福、邠州襄彚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黎、韋氏、夔勒、彌勒、埋處、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遮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巨萬，及其所劫外國寳貨等，悉以賜軍士。由是貿易之患稍息。

時周太祖時，府州黨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汝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彦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鷄族強不可近，乃誔其族為僞。太祖遣使招諭之。野鷄族苦彌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駱軍擊野鷄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鷄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

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唐明宗時，詔令沿邊設置場務交易馬匹，各地夷人都到中原做買賣，而回鶻、黨項的馬最多。唐明宗為了招撫遠方各族，送來的馬無論優劣都買下，但買價常常高於馬的價值，往來館舍供給，途中費用加倍。他們每到京師，唐明宗到殿上專門接見，用酒食慰勞，喝醉後，就相互拉着衣袖唱歌呼叫，談論他們的風土人情取樂，隔離時曠時分地賞賜，每年花費上百萬。後唐大臣都對此擔憂，多次就此提意見。於是詔令官吏到沿邊場務買馬付錢，禁止他們來朝，而貿易販賣圖實賜，不能制止他們來朝。在晉、楚二州問的貿易人，多次侵犯邊地劫掠財物。自河西回鶻開始到中原朝貢，每次路經他們部落，就被他們攔截，使臣被他們抓獲，賣給別的部族，用來換回牛馬。唐明宗派豎武的康福、邠州的裴彌職等人出兵討伐他們。康福等人攻破阿黎、韋氏、夔勒、彌勒、埋處、骨尾和他們的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遮等族，殺死數千人，獻給牛羊以萬計，把他們劫掠的外國寳貨等物，全部拿来賜給軍士。從此貿易給中原地區帶來的禍患逐漸消除。

到周太祖時，府州跡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人都來朝貢。汝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彦欽貪其羊馬，侵擾各部，祇有野鷄族強大不能靠近，於是誘騙這一族侵犯邊地。周太祖派使臣招撫安慰他們。野鷄族深受郭彌欽之苦，不願從命，周太祖派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人討伐他們。張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曉夷情，速派軍攻打野鷄族，殺死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聽說張建武攻打破野鷄族，各自用牛酒犒軍，士兵們貪圖他們的財物，反而劫掠他們。三族共同引誘張建武的軍隊到包山，經過險峻地帶時，三族一起攻打他們，張建武的軍隊陷在崖谷中，死傷很多。周太祖發怒，加罪張建武等人，選良吏任慶州刺史，以便招撫三族。

其他各族，散處在沿邊界上的很多，但他們沒有國土、君長名號，因此無法記述。
突厥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前著矣。至唐之末，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世，書傳有事。同光三年，沈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熱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皆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前著矣。當唐朝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畜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處焉。三十六國。唐之軍、鎭、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唐天寶時，時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書遺使者至西域，見唐、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虜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羌夷分據其地，而不有其人民。惟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為回鶻牙帳，而涼州、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詔書詔命。自梁太祖時，著以湟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涼、瓜、沙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跋承襲及僧、道士、耆老楊通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襲曰：”吐蕃陷

突厥，他們的國土、君主世次、部族、名號、風物民俗，唐朝時已廣為人知。到唐末時，受到各夷侵佔，部族衰微離散。五代時，亦來朝貢。同光三年，沈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熱來。天福六年，派使臣薛同海等人來。共四次來朝，以後不再來了。但突厥在當時最微弱，又沒有幾次來朝，因此它的君長史書都失傳不能記述。

吐蕃，它的國土、君主世次、部族、名號、風物民俗，唐朝時已廣為人知。當唐朝興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中，涼州最大，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而人們富裕快樂。那裏的土地適宜馬生長，唐朝設置八個牧馬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處焉。三十六國。唐朝的軍、鎭、監、務，三百餘城，常常派中原士卒輪流戍守，而在涼州設置節度使掌管。安祿山作亂時，唐安史之亂起兵，盡召河西兵前去救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百萬華人陷於夷虜。唐文宗時，派使臣到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和過去一樣，而身陷夷虜中的人們見到唐朝的使臣，夾道歡迎呼喊，哭泣著說：“皇帝還想得起身陷吐蕃的百姓嗎？”這些人都是天寶時身陷夷虜者的子孫後代，他們的語言略有變化，但衣着服飾仍沒有改變。

到五代時，吐蕃已經衰微弱小，回鶻、黨項各羌夷分別侵占他們的土地，而不能親善那裏的百姓。中原王朝正處於衰亂時期，不能安撫保護他們，於是甘、涼、瓜、沙四州常主動與中原交往。甘州是回鶻牙帳，而涼州、瓜沙三州的將吏，還自稱是唐朝官員，多次前來請求任命。梁太祖時，曾以湟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並為甘、涼、瓜、沙等州觀察使。但雖有這個名稱，而涼州卻自立守將。後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派大將拓拔承襲和僧人、道士、耆老楊通等到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襲曰：”吐蕃陷
凉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為節度使，發湟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為突厥、項項所隔，驅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成入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以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置武馮曇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澤州押牙陳延暉薦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遷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入京師，因來請命師。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盗賊，爲兖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依衣養之，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師，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官，請募率府兵、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死谷首領沈念殷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榮、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有濟。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漢、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漢圍五十六年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於此，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人張義朝募兵赴走吐蕃，朝廷因而任張義朝為節度使，派鴻州兵二千五百人戍守。唐滅亡後，天下大亂，涼州因東面被突厥、項項阻隔，涼州兵於是以留下不能返回。如今涼州的漢人都是戍守士兵之子孫後代。”唐宗於是拜孫超為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以請命。幾年後，涼州人趨走李文謙，靈武馮曇派牙將吳繼勳代李文謙任留後，這時是天福七年。第二年，晉高祖派澤州押牙陳延暉送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同劫留陳延暉，立他做刺史。到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遷嘉施前去請求任命，後漢就以他爲節度使。折遷嘉施，是當地的豪強。後周廣順二年，折遷嘉施派人到京師賣馬，於是前來請求任命主帥。這時，樞密使王義權。王義之舊友申師厚，年輕時做盜賊起家，任兗州牙將，和王峻關係很好，後來王峻顯貴，申師厚穿着破衣蓬頭垢面，每天等候王峻出來，在王峻馬前下拜，訴說飢寒交迫，王峻沒有什麼表示。而折遷嘉施等前來請求任命主帥，王峻就建議說：“涼州深入夷狄，中原不曾任命官吏，請求招募能夠前去的府率府、供奉官。”一月多，沒有應募的人，於是上奏任申師厚爲左衛將軍，不久拜爲河西節度使。申師厚到達涼州，上奏推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死谷首領沈念殷等人和中原留下的人的子孫王廷翰、溫崇榮、劉少英爲將吏。又從安鎮到涼州，設立三州以控制各羌族，任用他們的酋豪做刺史。但涼州夷人和漢人雜居，申師厚是個小人，不能安撫親善他們。到周世宗時，申師厚留下他的兒子而自己逃回，涼州於是和中原隔絕。只有瓜、沙二州，直到五代結束，還時常前來朝貢。沙州，後梁開平年間有個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到唐莊宗時，回鶻前來朝拜，沙州留後曹義金也派使臣跟着回鶻前來，唐莊宗拜曹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後周天福五年，曹義金死，兒子曹元德繼位。到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都派使臣前來。周世宗時，又任曹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爲瓜州團練使。他們進貢的東西有：礦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
節度使，元常為瓜州團練使。其所
貢：磁砳、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
氈、金星張、胡柏株、大鸞砂、牦
羯、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聞，而其
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

而吐蕃不見於漢世。唐天成三年，
回鶻王仁裕來朝，吐蕃亦遣使
附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遣御端
明殿―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
“西去漢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
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著其
氈帽，亂發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
笑。至漢隴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
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
世、物俗，見於唐蕃矣。唐嘗以女妻
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
陵水上，後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
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
其餘東走，徙居吐蕃。是時吐蕃已
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

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
書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
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
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
史不見其使名號，梁拜易言等官
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
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
貢玉、馬，自稱“樞知可汗”，唐莊
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
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
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
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樞知國事
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
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為
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
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自五代
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
白氈、金星氈、胡柏株、大鸞砂、牦
羯、玉團。這些名稱都是從來人口中得
知的，至於他們的興
亡、世次，史書上都失去記載。

但吐蕃沒有出現於後梁。後唐天成三年，
回鶻王仁裕前來朝拜，吐蕃亦派使臣隨來，從
此多次到中原。唐明宗曾到端明殿接見吐蕃使
臣，詢問他們的牙帳在哪裏，回答說：“西距漢
州二千里。” 唐明宗賜給他們虎皮，每人一張，
都披上虎皮下拜，屈身轉動，氈帽掉下，亂發如
蓬，唐明宗和手下人都大笑起來。到漢隴帝時還
來朝拜，以後就不再來了，史書上也失去他們的
君主世次。

回鶻，給唐朝帶來的憂患尤其嚴重。它的國
土、君主世次、風物民俗，在唐朝已廣為人知。
唐朝曾嫁女給他們，因此他們世代把中土國君當
成國舅。國土原在娑陵水上，後來被黠戛斯侵
占，遷移到天德、振武軍之間，又被石雄、張仲
武攻破，剩下的人西遷，受吐蕃役使。這時吐蕃
已攻陷河西、隴右，於是回鶻分散安置。

五代時，居住在甘州、西州的回鶻曾被中原
所知，其中甘州回鶻多次前來，仍稱中原國王
為舅，中原用詔書答覆也稱回鶻為甥。後梁乾
化元年，派都督周易言等人前來，而史書上沒有
記載他們的君長名號，後梁封周易言等人官爵，
派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把他們護送回本土。到唐
莊宗時，王仁美派使臣前來，進獻玉、馬，自稱
“樞知可汗”，唐莊宗派司農卿鄭續持節冊封仁
美為英義可汗。這年，仁美死，他的弟弟狄銀繼
位，派都督安千想等人前來。同光四年，狄銀
死，阿咄欲繼位。天成二年，樞知國事王仁裕派
李阿山等人前來朝拜，唐明宗派使臣冊封王仁裕
為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冊封為奉化可汗。阿咄
欲，不知他跟狄銀的親疏關係，也不知他何時繼
位去世；而仁裕，直到五代結束，常來朝貢，史
書上也失去記載。它的土地出產玉石、牦牛、綠
野馬、獨峰駱、白貂牛、羚羊角、硝礦、胭脂
卷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回鶻 于闐

于闐，國立如世，物俗見於難。五代亂世，中原多故，不能推派四夷。其事自通於中國者，唯天君世，皆不可知。而于闐盡遠，去京師万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娑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

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業來貢紅鹽、鬱金、橐牛尾、玉髓等，晉遣供奉官張匡彝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誡為判官，冊封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彝等自靈州行二年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誡預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遂聖天世次也。

居誡記曰：自靈州過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洲與且里，日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元項牙臘，金剛鐵，紅鹽，犀酋，駱駝皮革。其地宜白麥、青稞麥、黃麻、蔥韭、胡荽，以犛駝耕而種。其可汗常在樓中，居是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披衣而入為禮。婦人總髻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織囊之。既嫁，則加鹻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鶴一聯，明宗命解繚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貢獻玉皆屬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器自此倍貴。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貴，但無何益好處。退返之。

于闐，國土、君主世次、風物民俗，唐朝已有記載。五代亂世，中原多變故，不能安撫招徕四夷。曾和中原交往的夷族僅留下名稱，他們的君主世次、興亡，都不能考知。而于闐尤其遠，距京師萬里之外。它的國土，西南面靠近葱嶺，和婆羅門為鄰國，而相距還有三千多里，南面和吐蕃連接，西北面到疏勒二百多里。

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派使臣馬繼業前來獻紅鹽、鬱金、橐牛尾、玉髓等，後晉派供奉官張匡彝代理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誡任判官，冊封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這年冬十二月，張匡彝等人從靈州走了一年到達于闐，到七年冬纔返回。而高居誡記下很多來去見到的各國山河，但不能詳李聖天的世次。

高居誡寫道：從靈州渡過黄河，走三十里，纔經過沙漠進入馬項領土，叫細腰沙、神點沙。到達三公沙，在月支都督帳中留宿。從這裏走四百多里沙漠，到達黑堡沙，沙漠尤其廣闊，於是登上沙嶺。沙嶺，是馬項的牙帳，酋長叫揺崖天
也，其昔曰捡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横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麴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碛，碛無水，载水以行。甘州人教置使者作駄蹄木漉，木漉四 $_[...]

子。渡過白亭河到達涼州，從涼州西行五百里到達甘州。甘州，是回鵝的牙帳。它的南面，群山連綿一百多里，是漢朝小月支的舊地，有別族，稱為鹿角山沙陀，據說是朱耶氏的遺族。從甘州西行，開始經過戈壁，戈壁中沒有水，帶着水遠路。甘州人教置使者做駄蹄木漉，木漉上有四個孔，駄蹄上也鑿四個孔連接木漉，駄駄蹄則用牦皮包上纔能走。向西北走五百里到達肅州，渡過金河，向西走五百里出大門關，再向西走五百里出玉門關，經過吐蕃土地。吐蕃男子戴中原帽，婦人辮髻，戴瑟瑟珠，云珠之好人，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原人，聞置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相時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寄也。其西，渡都鄉河日陽關。沙州西曰崆峒，其牙帳居胡盧灣。云崆峒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灣，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雪緣，乃得水。匡襲等西行入崆峒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置使者，匡襲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酸礆，無水，據地得流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樓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続州，綏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槃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酢。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巫神而好佛。聖天居處，每以紫
国家的东南面是益州、廬州、州，南面一千三百里是玉州，據說漢朝張騫探索到的黃河源頭出自于闐，而多玉的山就是這個山。”黄河的源流就從這裏出來，到于闐分成三條河：東叫白玉河，西叫緑玉河，再向西叫烏玉河。三條河都產玉，但顏色不同，每年秋天河水乾涸，國王先在河中撈玉，然後國人纔能撈玉。

從於闐渡黃河到達于闐，常常見到吐蕃族帳，而于闐常常與吐蕃相互攻擊。張彌等至于闐，聖天護質昭，之以安誓約，張彌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鑑來。

高麗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而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爵略可曉其義。唐末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咸平侍郎韓仲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封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使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好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校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權孝經》一卷，為問目，若今“正義”；《皇權》，述延年精穀；《雅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於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國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祚榮遣使者來，詔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詔授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置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盧雃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柞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渤海，原稱靺鞨，高麗的一支。唐高宗滅滅高麗，把他們遷移分散安置在中原，在平壤設置安東都護府統治他們。武后時，契丹進攻北邊，高麗一支大乞乞仲象和靺鞨酋長乞四比羽逃奔到遼東，在高麗故地分別稱王，武后派將領攻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也病死了。乞乞仲象的兒子祚榮繼立，於是併吞乞四比羽的族人，共有四十萬人，據挹婁，向唐朝稱臣。到唐中宗時，設置忽汗州，任祚榮爲都督，封爲渤海郡王，他的後代就稱爲渤海。他們的貴族姓大，開平元年，國王大達護派使臣前來，到顯德年間爲止常來朝貢。他們的國土物產，和高麗一樣。大達護的世次、興亡，史書失去記載。

新羅，是弁韓的後代。他們的國土、君主世次、風俗民俗見於唐朝。大族是金氏、朴氏，從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他的後代常做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派使臣前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派使臣前來。金朴英、金溥的世次、興亡，史書都失去記載。從後晉以後不再前來。

黑水靺鞨，原稱勿吉。後魏時被中原所知。它的疆域，東面到海，南面和高麗交界，西面和突厥接壤，北面和室韋相鄰，大概是以前肅慎氏的土地。他們分成幾十部，而黑水靺鞨處在最北端，尤其強勁勇悍，沒有文字記載。他們的武器，是角弓、楛木箭。同光二年，黑水靺鞨兀兒派使臣前來，後來常來朝貢，從登州航海出青州。第二年，黑水靺鞨胡獨鹿也派使臣前來。兀兒、胡獨鹿好像是黑水靺鞨兩個部落的酋長，各派使臣前來。而他們的部族、世次、興亡，史書都失去記載。到長興三年，胡獨鹿死，兒子桃李花繼立，曾向中原請求任命，後來就没再出現了。
南詔蠻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侄僕，乃以龜年為使，虎為副，僕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閩，得其要縁與唐為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

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任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虎，自言為南詔，乃遣詔還其所俘，僕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論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將軍李晉晚，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晉晚為國五軍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賓定撰為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烏昭遠為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種為生，而無城郭聚落，有所攻撃，則相屯聚。剖木為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常豆蔻二萬個、朱砂五百兩、蠶二百斤。

昆明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罽，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南詔蠻，見於唐朝。這一國在過去漢朝的永昌郡東面、姚州西面。僖宗到蜀，招募能夠出使南詔的人，招得宗室子弟李龜年和徐虎、徐虎的侄子徐僕，於是任李龜年為使臣，徐虎為副使，徐僕為判官，出使南詔。南詔住的地方叫苴咩城，李龜年等人不到苴咩城，而到善閩，要求和唐朝結為甥舅關係。僖宗許諾把安化公主嫁給他，南詔大喜，派人隨李龜年回來求公主，不久，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歸纔作罷。

同光三年，魏王李繼岌和郭崇韜等人攻破前蜀，得到王衍時俘獲的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到徐僕，自稱曾出使南詔。於是僕詔書歸還俘虜，派徐僕等人帶著金銀錦緞招撫南詔，用威德許諾他們，南詔不接受。到明宗時，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晉晚，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賓定撰為定遠將軍。第二年派左金吾衛將軍烏昭遠為入蠻國信使，烏昭遠未能到達而返回。

牂牁蠻，在辰州西一千五百里處，以耕種為生，而沒有城市聚落，受到攻擊時，就相互屯聚在一起。剖木為契。首領姓謝，名字見於唐朝。到天成二年曾來過一次，它的使臣叫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衣帽服飾同中原一樣，進獻兩萬顆草豆蔻、五百兩朱砂、兩百斤蠶。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出產羊、馬。那裏的人結着椎形髪髻、赤腳、披罽布，他們的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曾來過一次，首領稱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派使臣前來，使臣稱“若土”，隨牂牁而來。
占城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臘，北抵鸚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乗，象、馬；其食，稻米、水鳥、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董訥敬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阗、占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占城，在西南海上。土地方圓一千裏，東面到海，西面到雲南，南面和真臘相鄰，北面到取得鸚州。那裏的人，風俗和大食國相同。騎的是象、馬；吃的是稻米、水牛、山羊。神奇的鳥獸，有犀牛、孔雀。前代不曾和中原交往。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派使臣董訥敬前來，進貢八十四瓶猛火油、十五瓶薔薇水，進表寫在貝多樹葉上，用香木製成匣子。猛火油灑在物體上，遇水就起火。薔薇水，據說出自西域，用來灑在衣服上，衣服穿壞了香氣都不散。

五代時，四方夷狄出現在中原的，最遠的不超過于阗、占城。史書上記載的，西北面很詳細，東南面尤其簡略，大概是因為太遠了而很少去，而且不關中原的利害。